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四二冊目次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宋）羅從彥撰 年譜一卷（元）曹道振撰
元至正二十五年豫章書院刻本（卷四至六　八至十一配清鈔本） 〇〇一

雙溪集十六卷欒城遺言一卷（宋）蘇籀撰 清初鈔本 〇八一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宋）鄭剛中撰 首一卷末四卷 清康熙三十四年鄭弘能刻本 二五一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

（宋）羅從彦撰

年譜一卷

（元）曹道振撰

元至正二十五年豫章書院刻本（卷四至六 八至十一配清鈔本）

豫章文集十七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羅從彥撰。從彥字仲素、沙縣人。以累舉恩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初卒。淳祐間追謚文質。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編爲至正三年延平進士曹道振所編。以宋儒稱從彥爲豫章先生、因以名集。道振原序稱、郡人許源堂刻其遺集五卷。近得邑人吳紹宗稟、釐爲一十三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年譜一卷、凡一十八卷。此本乃明代重刻、前有成化八年張泰序。後有嘉靖甲寅謝鸞跋。遵堯錄八卷、集二程及楊龜山語錄一卷、雜著二卷、詩一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以年譜別置於前、不入卷數、故題爲十七卷。然第一卷雖列經解之目、而其文久佚、有錄無書、實止十六卷而已。

豫章先生文集序

昔龜山楊文靖公從程夫子于河南卒業辭歸程子歎曰吾道南矣言若是其幾也果前知乎哉龜山既南其傳則豫章羅先生一人而已豫章羅先生傳延平李先生李傳齊國朱文公聖人之道於是乎大明于天下程子之嘆其有開之先歟先生上承程楊二賢之傳下傳李朱二賢為天下正學之宗於前後相逮之時居中為傳統之會斯道之寄誠重矣澄心默坐體認天理之切其精實已乎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知者雖鮮而宗傳之統至先生切要精確愈久而彌章何程子前知之明邪先生之志在遵堯錄一書一祖三宗之謨烈名臣十賢之公忠行釋之所發推微之所明誠一代之大法君天下之軌範也別錄一卷乃二賢斥小人之論皆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議論要語如法律之嚴見先生之學不徒空言詩文皆發其自得之趣春秋指歸序推明伊川之意得聖人約修之本惜其書與首卷諸目俱亡何學者之不幸也觀附錄儒先所稱述惟悵惋耳即今所存而求之必有得其傳於文辭之表者矣然為朱子之學萬殊一貫體用一原行之以仁恕充之以廣大苟不究其師傳之統悉克底夫精實之極於斯集也可不致力以求之乎先生五世孫天澤建書院既得請前進士曹道振纂次先生文集鋟以傳世天澤子庭堅求序其端仰惟道學之宗豈膚譾所能任以昔嘗求先生遺言而交其後人用不敢辭而敬書之以著朱傳之所自云

至正二十七年龍集丁未正月庚辰祕

福建等處儒學提舉卓說序

豫章羅先生文集目録

卷第一
經解
詩解闕
春秋解闕
春秋指歸闕
春秋釋例闕
語孟師說闕
中庸說闕
卷第二
集録
遵堯録序
遵堯録一 太祖
卷第三
集録
遵堯録二 太宗
卷第四
集録
遵堯録三 真宗
卷第五
集録
遵堯録四 仁宗
卷第六
集録
遵堯録五 李沆 寇準 王旦 王曾
卷第七
集録
遵堯録六 杜衍 韓琦 范仲淹 富弼
卷第八
集録
遵堯録七 司馬光 程顥
卷第九
集録
遵堯録別録一 司馬光論王安石 陳瓘論蔡京
台衡録闕
按遺藁先生所著有台衡録今不存
卷第十
集録
二程先生語録
龜山先生語録
卷第十一
雜著
議論要語
卷第十二
雜著
春秋指歸序
韋齋記
誨子姪文
與陳默堂書
卷第十三
詩
觀書有感 自警

示書生
邀月臺
勉李原中五首
題一鉢庵
顔樂亭用陳默堂韻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送延年
和延年岩桂
賀田溪張公遷居
寄子靜長篇闕
獨寐龕闕
顔樂齋
送南劒王守
自述
挽吉溪吳助敎二首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靜亭
再用韻送延年
題德士退庵
和張公叙別
白雲亭闕
寄傲軒闕

卷第十四

附録上

事實即行實
問答
諸儒議論

卷第十五

附録中

繳進遵堯録狀　劉允濟
貼黄　前人
貼黄　前人
請諡羅李二先生狀　楊棟
諡議　陳協
覆諡議　周坦
諭告

卷第十六

附録下

見羅先生書　李侗延平先生
答羅仲素書　胡安國字康侯
答羅仲素書　陳淵
語孟師說跋　陳淵
韋齋記跋　石墪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羅革
題義恩祠壁　盛木
書議論要語卷後　羅博文
題羅仲素顔樂亭　陳淵
題羅仲素寄傲軒　陳淵
題羅仲素濯纓亭　陳淵
上舍辭歸　李延年
和羅仲素寄子靜長篇　陳淵
豫章先生遺藁序　胡清獻
二　馮夢得
豫章先生遺藁跋　黄大任
二　宋遇
三　教授劉將孫
四　經歷揭祐民

卷第十七

外集

延平書院誌
誌釋菜事　教授石八龢
燎黄祝文　通判丁鎔
祭文　劍守劉允濟

二　石公轍
三　高斯得
與教授公書　李侗延平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錄　前人
教授公復書
與教授公書　李侗
答延平先生書　陳淵默堂
又　前人

豫章羅先生文集目錄畢

至正乙巳秋沙陽豫章書院刊

豫章羅先生年譜

進士曹道振編次校正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

先生生 按先生行實及羅華題語孟解後官云先生享年六十四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與羅提竟錄狀云七十九年孤頴之嵗嚮々沫伸云云歲淳六年庚午馮夢得頴先生文藁云余後七十歲而生又云自生髮未燥時已知欽慕今六十五年矣以是知先生生於壬子歿於乙卯也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七歲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十五歲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二十三歲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二十七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三十歲

大觀元年丁亥

政和元年辛卯

先生四十歲

二年壬辰

先生四十一歲始受學于龜山楊先生之門 按龜山年譜是年龜山知蕭山縣延平羅仲素來學自公得伊洛之學歸倡東南從游之士肩摩跂踵晚得羅仲素遂語以心傳之秘於是公之正學益顯於世時公年六十

六年丙申

先生四十五歲郡人李侗始受學其門 按延平先生上先生書云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延平先生殁於隆興元年癸未年七十一以是知是年受學

七年丁酉

先生四十六歲見楊先生于毗陵 按先生書致指歸序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授學經解序蓋親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復觀也

重和元年戊戌

先生四十七歲自京師歸鄉 按劉願題龜山中庸義重和戊戌年五月余與仲素侍先生因自京師南歸又按先生春秋指歸序宣和之初自京師下歸鄉郡按宣字當作重

宣和元年己亥

先生四十八歲

六年甲辰

先生五十三歲作韋齋記 按韋齋記宣和癸卯朱喬年得尤溪尉治一室名曰韋齋之明年使人來求記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先生五十五歲遵堯錄成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先生五十六歲

紹興元年辛亥

先生六十歲

二年壬子

先生六十一歲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 按先生行實及延平志沙陽志皆云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胡文定公答先生書亦稱主簿足下惟石公轍誌先生稱承事郎惠州博羅縣尉當攷

八月上丁以郡守周綰之命領州諸生行釋菜禮見石公轍誌

五年乙卯

先生卒 按先生行實及沙陽志皆云先生卒于官子敦叙早殁貧不得歸者數年族人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持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寄骸遂寄殯于鄉人之開元寺又數年良門人李愿中始為歸葬于本郡羅源黃際坑之原然先生族弟華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卷後云享年六十有四自廣回卒于汀州試平路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亦云仲素死于道途又與前說不同未知孰是

寧宗嘉定六年癸酉

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乞賜謚又得先生墓於荊榛之中為修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給官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 內以六石備李中為祀事之費以給守冢者并寺僧與食撥出記事請生補附籍祭墓下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

楊棟奏請謚

七年丁未

賜謚文質

豫章羅先生年譜終

先生著述㫁多兵火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世所共見者郡人許源所刊遺書五卷而已道振不揆淺陋嘗欲搜訪為文集其年月可考則繫以為年譜又之弗就邑人吳紹宗蓋嘗有志於是近得其藁乃加叙次釐為一十三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年譜一卷凡一十八卷先生五世孫天澤遂鋟梓以壽其傳因識其梗槩于此若夫訂其誤而補其遺不無望於君子也至正三年歲在癸未二月甲子延平沙邑曹道振謹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一

經解

詩解

見先生行實及延平郡守劉允濟繳進遺書狀郡庠舊有墨本今不存

春秋解

見先生行實及劉允濟繳進遺書狀郡庠舊有墨本今不存又按延平書院志先生遺書有春秋集說疑即此書也

春秋指歸

春秋釋例

二書見先生行實及延平書院志沙陽志今不存道藁有春秋指歸序一篇見第十二卷

語孟師說

按先生遺藁有陳默堂跋先生語孟師說一篇又載羅草堂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卷後一篇篇中備舉明道伊川橫渠龜山則所集不獨二程之說也此書疑即所謂語孟師說今不存

中庸說

見先生行實今不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一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二

集錄

遵堯錄序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然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幾至重當共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宮等事復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邪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刻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為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竊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吳兢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聞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二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於閒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者附于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宏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累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若夫熙豐之弊亦歸于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輔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述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金人猶伏臣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採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

遵堯錄一

太祖

國初劉南交廣各僭大號荊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伏太祖垂意諸將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許便宜從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遣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夷情狀每夷狄入寇必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弔民伐罪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蓋世良由得猛士以守邊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

太祖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以齊州賦斂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多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帝召百姓入見便殿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曰無也帝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

掠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帝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之富貴也於是百姓感悅而去帝使人語漢超曰汝須要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太祖以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帝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免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帝曰爾誣害我忠良此才可貰死爾賞不可得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於是賞以一官

太祖以賀惟忠知易州及捍邊有功遷正使開寶二年又加本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惟忠在易州十餘年繕治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於北虜

太祖以李謙溥爲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并人不敢犯其境開寶三年移齊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以謙溥爲晉隰沿邊巡檢邊民喜之

太祖登寶位日有司捕得契丹二人帝曰汝等皆何人耶曰契丹遣來探事耳帝曰汝探國事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若朕腹中事汝可探乎特赦而遣之二人叩頭感泣而去

太祖建隆初邊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官給其直帝曰安邊示信其若此耶亟命止之還所盜馬自是戎人畏服不敢犯塞

開寶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妙骨慎思奉書求聘對崇德殿其從者十二人皆賜冠帶器幣太祖曰晉漢以來北戎強盛蓋由中朝無主受帝屢經否運已極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凉德所致也召見講武殿觀武士習射又燕長春殿

建隆元年太祖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餘萬斛可發以貸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振飢民若歲荐饑無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問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慮帝即命發廩貸民

臣從彥釋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民之所恃以爲養者以有食也所恃以爲安者以有兵也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昔孟軻氏以民爲貴貴邦本也故有民而後有食有食而後有兵自子貢問政孔子所答觀之則先後重輕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揚泗飢民多死者沈倫請發軍儲以貸之此最知本者也況軍儲又出於民乎夫以廩粟振民固有召和氣致豐稔之道然水旱無常萬一歲荐饑無所收取倫之言未爲不信也嗚呼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

太祖嘗擇官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詞學之外它無所預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無以易穆者遂遣之

太祖命諸將西征以地圖授王全斌等謂之曰西川可取否全斌曰臣仗天威遵廟算剋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

曰西川除在天上即不能得若舟車足跡可至以今之兵
力至即平爾帝壯其言謂全斌曰汝等果敢如此朕復何
憂卿發計日望捷書也所破郡縣止籍其器甲芻糧當為
朕傾府藏賞戰士耳故西師所向人皆效命動有成功若
席卷之易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為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斌等
入成都爭取玉帛子女倫獨廉清無欲蜀群臣有以珍
異奇巧之物為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
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武軍節度使初全斌以
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下常慮
平吳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為朕立法江南既平還卿
旄鉞又別出器幣錢貨數萬賜之

遁晉來攻時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晉普白太祖太祖曰
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避
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
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
始大震駭服帝之偉度

太祖將征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以名臣自負
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討謀思慮言語應對
之際詳矣又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才辯
宜有以待之帝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曰煜以小
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
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無對而退

太祖征江南時錢俶遣幕僚黃夷簡入貢召謂之曰汝歸語
元帥訓練甲兵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

我無惑人言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及江南平又召兩浙
使說曰俶克毗陵有大功今當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
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玉帛以見上帝豈食言
者乎

嶺南劉鋹性絕巧嘗自結真珠鞍為戲龍之狀以獻太祖臻
於奇妙帝厚賜之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
鋹初在國中多置鴆以毒臣下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
先至詔賜卮酒鋹心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
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
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帝笑曰朕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慚謝

左飛龍使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太祖召承進問曰莊宗以
英武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將士
驕縱惟務姑息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士必控馬首曰
兒郎輩寒冷望陛下救接莊宗即如所欲給之若是者非一
因而召亂蓋威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之致帝撫髀歎曰二
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
厭之性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
犯吾法惟有劍耳

太祖收蜀得將士之材者置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龍直
等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帝以御龍直扈從郊祀特
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乃擊登聞鼓院
上訴陳乞帝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焉
有例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

太祖初定天下掃五代之失日不暇給矣然猶命廷徹以宗
廟實儼典禮儀聶崇義正禮器和峴修雅樂旁訪儒術講

咨治道建隆元年太祖幸國子監因詔修飾祠宇及塑繪
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兖國公二贊二年以
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
賜之謂侍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
國初取士宗伯之司職而未設但擇名臣有聞望于禁掖臺
省者權典之太祖嘗謂近臣曰聞及第舉人呼有司為恩
門自稱門生見知舉官輒拜之此甚薄俗非惟公取士之
道又搢紳間多以所知進士致書主司謂之公薦欲塵誤
取虛譽當悉禁之翰林承旨陶穀以子邴及第詣閤門謝
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安有登進士第者亟命中書
覆試自今貢舉人有父兄食祿者奏名之時別析之
乾德元年詔諸置制舉三科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為師法其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
並許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共二千字已上取文理優
長者登焉
建隆四年將行南郊之禮太祖謂范質曰中原多故自有餘
年禮樂不絕如綫今天下無事時和年豐務在報神貢乎
備禮卿等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奉之意
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有事南郊先時霖雨彌旬不止至是
雲物晴霽觀者如堵耆白之民相謂曰我輩少屬離亂不
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至相對感泣翌還御五鳳樓
大赦有司請正一統太平之號帝曰今河東未平幽薊未
復而以一統為號無乃不可乎雖僭位漸已克定若云太
平朕所慚也
國初天下貢賦盡入齊藏庫乾德中所積充羨太祖顧左右
曰軍興飢饉須預為之備若臨事厚斂非長計也當於講
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
開寶二年秋有司言太倉儲廩止於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
仍率民船以資江淮糧運太祖大怒切責計司曰國無九
年儲曰不足汝不素為計度而使倉儲垂盡乃使分屯兵
師括率民船以饋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等何用苟有所
闕必罪爾取之三司使楚昭輔皇懼計不知所出乃詣晉
邸見太宗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帝許
之
太祖在周朝知李昉名及即位任以為相因語昉曰卿在先
朝未嘗傾[redacted]一人可謂善人君子者也
王著罷職翰林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
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由翰林學士遷
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於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
當諭以朕意勉赴所職儀於是再入翰林
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連典數郡無治聲太祖
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郢州團練使
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奏事語頗捷給類倡優帝問誰之子舜
封自言其父承業為教坊都知帝曰此雜類安得任清望
官蓋執政不為國家區別流品所致改授殿直
教坊使有衛得仁者以老求外任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
太祖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也豈可效之耶中書
擬上州司馬帝曰上州之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
可輕授止可於樂部轉遷耳乃授太樂書令
太宗在晉邸時嘗以錢五百千遺中丞劉溫叟溫叟不敢辭
貯於別室明年重午又以角黍遺之使人至見前所送錢
扃鐍如故還白其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溫叟

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乾德四年太祖宴宰相樞密使開封尹兩制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曰下民之愚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堯舜之用心也臣等不勝大幸

開寶初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太祖曰卿等國家舊臣能典心藩鎮以惠民為意乎獨王彥超進曰臣素無功能出於遭遇年已衰朽願歸丘園臣之志也[illegible]武行德向拱郭義袁彥等爭論疇昔功勳帝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也翌日皆罷鎮授以環衛

太祖修大內既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耳

臣從彥釋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堯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

太祖嘗盛暑中露臥抵夜左右請避之曰星月之下不可露臥也帝曰常人之情覩星月爛然則生悚畏至於閨室得欺之乎

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進曰陛下退朝略無笑語與常日不同臣不知其故也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太祖初好弋獵嘗狩於近郊逐走兔馬蹶而墜因以佩刀刺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游非馬之罪也自此不復獵矣

人所以懲惡夫爵賞刑罰乃天下之爵賞刑罰也豈陛下之爵賞刑罰也陛下豈得自專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普亦隨之帝入宮門普立於宮門不退帝乃寤卒可其奏

臣從彥辨微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賞所以勸功罰所以懲罪天下共之太祖時臣僚中有功當進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進此蔽於私者也普力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賞罰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疑者然古之善諫者不然優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其聽之也易於反掌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若普者不遇剛明之君能勿觸鱗乎嗚呼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壅其光明也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臣僚中有一人稱有急事請見帝亟出見之及覽奏乃常事耳帝怒曰此何為急事其人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鉞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其人徐跪地取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欲訟我耶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解於是賜以金帛慰勞而遣之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納君於善有面折之諫者則隨事箴規進養生之戒者則即時戒正不敢嘿嘿也太祖於後苑挾弓彈雀當時臣寮中有以急事請見者宜近是耶及犯帝怒因以齒之墜也而警以史官使人君動作不敢非禮莫大之益也

太祖嘗患趙普專政欲聞其過一日召翰林學士竇儀語及普所為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家召其諸弟張酒食語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

士屢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惡其進用因攻普罷之出
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
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臣從彦辨微曰趙普才器過人其謀斷足以立事成功
若其專政則信必有之以太祖之大度有容而惡其專
至召儀等問之則普之所爲可知也已古者進退人臣
自有道而宰相者乃輔天子以進賢退不肖者也不可
不謹也普身爲宰相使帝不得直道而行徒以勲舊脫
禍而多遜代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普則愧之矣
太祖嘗幸華州至龍興觀賜道士蘇澄隱衣一襲銀五百兩
絹五百匹澄隱戒行精至性穎悟博涉經史兼通釋典帝
問曰師年踰八十而容貌甚少是能養生也宜以其術教
朕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若帝王養生則異於
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
凝神太和昔黄帝享國永年務得此道也帝大悅故有是賜
臣從彦辨微曰賜予雖出於人君之仁要受其賜必有
以稱之可也澄隱善養生吐談可喜不肯以其術市恩
以誤至尊其論帝王養生則以無爲無欲凝神太和言
之此羽衣中之最賢者也帝命賜衣一襲足矣至若金
帛之賚似未有以處之澄隱不知受辭何耶蓋方外之
士與儒者不同辭受取舍非所以責澄隱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三

集録

遵堯録二

太宗

太宗初命趙普爲相諭之曰朕以卿先帝舊臣功參佐命卿
宜悉心以副朕意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慮軍國
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其勉之
哉他日謂近臣曰趙普事先帝與朕最爲故舊能斷大事
頃竭自效盡忠國家眞社稷臣也
雍熙三年太宗謂宰相曰中書樞密院朝廷政令所出治亂
根本繫之于茲卿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大凡常人之
理未免姻故之情若才不足稱遺之財帑可也公家之事
不可由徇朕亦有親舊者才用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
淳化五年夏四月太宗謂吕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任所總
甚重欲修唐朝書政故事以責卿等輔佐之效又念我躬
之設亦空言耳莫若燮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
拱興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乎
至道元年夏四月擢吕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召端謂曰
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使爲稱職卿宜勉
之卿歷官[redacted]進擢常以謂任用之晚每奏對同
列多出異議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吕端詳酌
乃得奏聞
臣從彦釋曰太宗之命吕端也誠有謂宰相之任在乎
登進賢才黜遠佞而總其綱目萬事自理故曰天子
擇宰相宰相擇百官非才之人不可虛授其言是已若
太宗者其知所以命相者歟端賢相也帝以其任用之

晩且患同列之多異議也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
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非信任之篤遇之專一者其孰能
之
端拱中考工員外郎畢士安爲冀王府記室參軍有詔除寮
各獻所爲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文可見矣其行
孰優有以士安對帝曰卿言正合朕意命以本官知制誥
太宗尤重内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問宰輔求才實兼
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後因覽唐故事見其
多自卑位作學士者會蘇易簡薦吳人沈儀舒周亨俊拔
可任帝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鷹賦閲之語易簡曰可
且令敘還京秩吏徐觀之改光祿寺丞卒
太子中舍王濟方正好言事太宗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擇
苟非其人或有寃濫咸傷和氣以致天災宰相曰惟守法
不回者可特理意帝曰王濟數言事必有特操可試之遂
令權判寺事
太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爲諸州知州因謂宰相
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非其人則下有受其弊者昔後漢
秦彭爲潁川郡守教化盛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
禾甘露之瑞以一郡守尚能有感若帝王崇尚德教豈太
平之不可致而和氣之不可召也
淳化五年夏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當官
院進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三十餘人御前印紙曆子朕
親書於其前曰勤公潔己奉法除姦惠養臨民方可書爲
勞績本官月俸止給實錢今知當官院錢若水分賜之因
謂若水曰所賜戒諭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
事以求功勞可諭之云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

太宗初嘗詔轉運使及按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未幾復
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是歲五月河南府法曹參軍高
伾伊闕縣主簿孫嶠鄭州滎澤縣令申廷溫皆以罷軟不
勝任慵慢不親事免官
至道中分遣朝臣爲諸道轉運司承受公事以察州縣刑政
官吏治迹更迭入奏三年供奉官劉文質入奏究舉兩浙
部内官高輔之李易直文仲儒梅詢高鼎陳貽慶姜嶼咸
綸等八人有治績並降璽書褒諭
太宗嘗謂宰相曰歷代王者多以求賢爲難何代無材但繫
用與不用耳豈必畋遊夢卜乃稱賢哉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豈能
徧識之哉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擇備無玷但擇得
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云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
利劍不如得一歐冶茲言有理朕孜孜詢訪又要求人庶
得良才以充任使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太平之基然
君子小人各有黨類不可不察也帝然之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取士必歷級而升下位之人韜晦才
行誠亦有之當勿以此爲限成朕急賢之意又曰人之行
實不以位之高下雖卑秩下位不可謂無良士然君子含
章守道難進易退不求聞達朕嘗患其不能知也呂蒙正
曰迭試可任則能否洞分帝曰若善惡則不可得而知矣
曰亦迭試可也苟數聞其善惡有作愛憎恐悞任使故須
久而察之則賞罰不濫矣帝然之
太平興國中太宗謂宰相曰邇來貢舉混雜乃有道釋之流
還俗赴舉此等不能專一其業他日居官必非廉士進士
須先通經術遵周孔之教亦有迭相倣傚止習浮淺文章

殊非務本之道也當下詔切責之

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得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仍作箴賜之勉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三年親試得孫何等面戒之曰汝等苦學登科朕方以文治天下王事之外屬精文翰無墜前功命以儒行篇賜之俾為座右之戒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雖寡薄承戰爭之後孜孜求理未嘗不欲加惠于民若杜兼并抑游惰於世難行之道朕當力行之十數年間家給人足庶可致矣政無巨細欲速成者必無其效苟以道德化民成俗未可以歲月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為天下者不為井田則貧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自秦滅廢井置阡陌經界廢而兼并作漢魏以降民受其弊久矣朕君臨大寶數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

太宗嘗覽鄭州何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土著之人欲一一均平選通達物理之官周知人間利害者精於制置使稍近古自然衣食豐足盜賊自消兵賦可從而省也彼管擁之利何所用哉俟五七年間當力行之此朕之志也寇準曰均田之法隋文尚能興復況聖代乎

端拱中太宗謂宰相曰燕射之禮廢之已久朕欲恢復古道當令有司講求儀法俟弭兵與卿等行之

至道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求古之制度思欲振復而亡者十有七八古者衣裳冠冕皆有法象所以檢束人之容貌動遵典禮漢魏以來隨時所尚屢經變易近代服色去古逾遠僭制罕存誠可惜也寇準曰古者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所以節人心而昭禮制也若今所服之鞾乃趙武靈胡服公私通用之與古之務為殊矣

太宗初即位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幾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生於亂世犬戎猾夏之日已七八歲當時道路泥淹人民艱苦謂更無好時世豈謂今來萬事粗理常自愧惕近者盡平寇壘於朕何功蓋上天開悟朕心使之克勝侍臣曰古者天子有道推德於天今之理論正合古道

太宗嘗語近臣曰國之上瑞惟在豐年頃來五穀屢登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然而德化未孚天貺若此能無懼乎

雍熙元年夏五月太宗幸城南因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其始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于逸樂不卹士衆自生猜貳覆亡之禍皆自貽也在人上者豈得不以為戒

淳化三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秪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悅可兩人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而已至拜舞稱賀

臣從彥釋曰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於外則其違道不遠也於是時也苟有皋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特之賢者聞帝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之語拜舞稱賀謂為將順可也然於稷契皋夔之徒則非其倫也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比覩書見楚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
矰畋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笞五
十跪加王背者再因趍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矰務
治國事併國三十九朕未嘗不三復其言深加歎賞自非
君臣道合何以至此若君愎而不信雖有直臣將焉用之
臣從彦釋曰保申之能諫楚文王之能從其事見於劉
向説苑然文有小異説苑言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
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
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
矰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及得舟之姬淫朞不聽朝王之
罪當笞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願變更無笞保
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
臣寧得罪於王也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箭五十跪加王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趍出欲自流乃請罪王曰此不
穀之過保實何罪於是殺狗折矰遣舟之姬務治乎荆
兼國三十九至漢興之初蕭何王陵聞之曰人君能奉
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
至今明王孝子忠臣以爲法夫保申之事有之與無臣
不敢與知也戰國之時容或有之亦必先王顧託之臣
與夫慈良之君不忘先世艱難克己從義者乃可行矣
太宗提出言之取其大意非特施於一己與孫子也且
以示天下後世使知人君納諫之美有至於此也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讀唐書見唐人以公主和番屈辱之甚
未嘗不傷歎今士卒精强固無此事但選擇得人委以邊
任不令生事務在息民訓卒練兵觀釁而動可以無患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屢咨以今搢
務擇帥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在根本
未固耳根本固則枝葉不足憂今朝廷既治則邊郡何患
乎不安

契丹部落有求内附者太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
内患儻無内患必有外憂祇特邊事耳皆可預防姦邪無
狀若爲内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當須謹此

唐置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是時日奉内朝常親規奏故凡
事得以微辭誡諫唐季權臣專政阻絶諫官不得侍從太
宗孜孜求諫渴聞忠言因改拾遺補闕爲正言司諫使專
掌奏議

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嘗上言請群官候見宰相朝罷於政
事堂同時接見其樞密使候都堂請見並不得於本廳接
見賓客以防請託詔從之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言以爲如
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今
天下至廣萬幾至繁陛下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群官
何以盡知中外事若令都堂群臣請見咨事無解衣之暇
夫左右大臣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
又何疑耶今請不得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非陛下推
赤心待大臣之意太宗覽奏嘉歎之即追還前詔令宰相
樞密使接見賓客如故仍以泌所上書送史館

太宗嘗修正殿頗施采繪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丹
堊深加稱獎賜金紫拜左司諫泌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
得以竭誠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
鄭谷爲詩以憫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爲動容久之

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疑
滯若稍間隔豈能盡其道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

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
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故凡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
能成天下之務帝曰自古帝王未有不任用賢良致宗社
延永皆是自已昧於知人不能分別善惡爲姦邪蔽欺以
至顛覆耳前古治亂皆由帝王若帝王聖明臣下得以
宣力姦邪之輩自然屏迹
太宗嘗謂呂蒙正等曰凡爲君作一惡事簡策所載萬祀不
滅使後人觀之以爲鑒戒故堯舜爲善而擧美歸之桀紂
爲不善而衆惡萃之可不謹耶大凡有國有家者未有不
欲進君子退小人然而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蒙正曰時
有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
候其爲惡彰敗則政亦有損古人云小人害霸信不虛語
賢人若遇暗主晦迹丘園畏小人之用事耳有國有家者
宜在辯察小人不可不早帝深然之
淳化四年開封府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
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事不過
三百人皆有所掌未可去者卿等顧朕之視妾子如脫屣
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矣必不學秦皇漢武作
離宮別館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爲萬代譏議卿固合知
之李昉曰臣等家人朔望朝禁中備見宮闈簡儉之事武
程疏賤妄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
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加罪
臣從彥辨微曰太宗時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
掌未可去也武程疏遠小臣妄陳狂瞽帝不罪之以求
天下之忠言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妾
子如脫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
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雎之訓是也有關雎之德必
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超
然有塵外意恐後世好高者聞而說之則其失必有自
矣非人倫之美也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召三司孔目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問
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言盡知其利病然不可以口占願
條對許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悉令條奏及上帝謂
宰相曰李溥等今陳所見亦頗各有所長朕嘗謂陳恕曰
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士人至於錢穀利病此輩自
幼枕藉暇勤其中必能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
陳豈無資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諮問宰相呂端對曰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臣從彥辨微曰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太宗召李溥等問以計司錢穀之務使陳恕
假之顏色引令剖陳恕等終不肯降意下問未必非也
呂端以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言之蓋失之矣
太宗嘗曰清淨致理黃老之深旨也汲黯卧理淮陽宓子賤
彈琴治單父蓋得其旨者也朕當力行之呂端曰行黃老
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呂蒙正曰老子曰治大國若烹
小鮮夫魚撓之則亂比來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
下行清淨之化
臣從彥辨微曰道術不明久矣漢興有蓋公者治黃老
曹參師之其言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是也然其相
漢也不過遵何之法勿失而已矣非聖人之誠也聖人
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其感人也不見
聲色而其應之也捷於影響此堯舜孔子之道也宓子

賤之爲卑父也鳴琴不下堂而單父大治任人故也端
與蒙正知有黃老而不知有聖人得之於彼而失之於
此可勝惜哉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古之聖人也立言
垂訓朕所景慕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
以百姓爲芻狗是知覆燾之德含容光大本無情於仁愛
非責望於品類也

臣從彥辨微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
其所無事不亦易乎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
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
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
則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爲孔
老之說者嘗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耶夫鼓萬物不

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
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故老氏
之學大者失之則詭言堯舜不屑世務其下流爲申韓
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辨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以智治國固不可也然緩急用之無不克
矣又曰五常之於人惟智不可常用若禦戎制勝臨機應
變舉爲權略可也固非朝廷爲理之道也老氏之戒正在
於此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仁體也義用也行而宜之之謂也所謂智者知此二
者而已及其行之也若禹治水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
堯舜之治不出乎此自周道衰洙泗之教未作而世所

謂智者不然機變之巧雜然四出故爲亂於上爲亂於
下人亂於中此老氏之所以戒也非公天下者之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於浮屠氏之教微諳宗旨凡爲君治人
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所謂利他者是也若
梁武帝之所爲眞大惑爾書之史策爲後代笑趙普曰陛
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眞
理非臣下所及

臣從彥辨微曰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言近理其道
宏博世儒所不能窺太宗之言是已然絶乎人倫外乎
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也夫治己治人其究一也堯曰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舜亦以命禹所謂中者果何物也耶故堯舜之世垂
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若趙普者乃析而二之蓋不知言

者也

太宗時有隱者陳摶善修養賜號希夷先生帝頗與之聯和
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眞方外之士
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
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遁
迹山野無用於世鍊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鍊吐納
化形之術無可傳授假如白日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
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機眞有道之主正是
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
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

臣從彥辨微曰唐明皇時有吳筠頗以有道術者帝嘗
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非人主宜留意其所開
陳皆名教世務天子重之摶對宋琪等語該於治體終

不以其術市恩以誤朝廷其邑錫之徒敷然聖人盡道
以其身所行率天下蓋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仙之學
不然是二之也此吾子不貴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二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四

集録

遵堯録三

真宗

真宗咸平中帝以邊兵未息手札付宰相指畫陳禦邊之計
令元等與諸將以鎮定高陽三路之兵會而為一以當衝要
與請三路各令防扞或以鎮定兵陣於定州之北又移高
陽兵於寧邊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發丁壯備城強遏其
閑帝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內出陣圖諭之曰今賊
勢未息尤用防備屯兵雖多須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
凡鎮定高陽三路兵並會定州夾河為大陣量寇遠近
出軍立柵賊未堅守勿追以伺便宜大陣則騎卒居中步
卒環之短兵接戰勿離隊伍務在持重然後分遣驍能白
守素張銳領將六千屯威虜軍楊延昭張延禧李懷岳領
騎五千屯保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騎五千屯北平寨以
當賊鋒始至勿與鬬待其氣衰據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
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
合受其敵乘便掩殺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
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以來互為應援
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
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戎寇將遁則
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又命石普盧文壽王守俊
領兵二萬屯莫州俟戎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襲擊斷其西
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
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掎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
命石保吉鎮之以張軍勢朕雖經畫如此以付將帥尚恐

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沆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且大戎猖蹶非陛下制勝於內諸將奉稟成算分禦邊要責未易驅攘今廣略裁制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思慮所及明年北戎大寇邊保州之兵走用此制及駕幸澶淵王師將殺戎將撻覽王超大軍徐會於駕前而楊延昭等諸將又各掘勁兵抗其歸路戎人勢屈遂乞通和

臣從彥釋曰真宗咸平中命軍相樞密陳禦戎之計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使殿內出陣圖諭之曰朕雖經畫如此以付諸將尚恐有所未便卿等當觀可否更同商議而李沆等以為盡合機宜此於制勝一時之策可謂善矣然非常行之道也自古朝廷之事可付之相邊事付之將茍自中制之立為陣圖以授之內外不相及必有失機會者矣古人云閫外之事將軍主之此最為知言也

景德初詔益楊延昭兵萬人屯靜戎軍東又令石普屯馬村西以護屯田斷黑盧口萬年橋敵騎奔衝之路如北戎入寇則會諸路兵掎角追襲仍令魏能張凝田敏以奇兵牽制之時王超為都總管詔魏楊延昭等皆隸屬之所過北戎之警在此數處而已

真宗自北道用兵有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此皆欲卿等先知中書總文武大政樞密雖專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干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隱也

契丹請和真宗以河北諸州易置牧守召近臣對資政殿御章書李允則等十二人示之曰朕酌今康官能者以邊城邊近要害分命治之庶保寧靜卿等當更詳議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付外施行從之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移齊州以西上閤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承矩以老病求解邊任帝令自擇其代表薦允則遂命之

真宗嘗謂馬知節曰知卿久在邊防卿言禦戎之術何者為善知節曰邊防之地横亘雖長據其要害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於此多設應兵使其又莫能進待其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邀而擾之彼將顧慮不暇今之將帥皆用騎兵以多為勝臣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為貴但能設伏觀戎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邀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為旋師之所無不捷矣

真宗即位首下詔書求治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寮章奏多以指陳事務苛細為利亦有自陳勞績者多是過行鞭扑以取幹辦殊不知國家從簡易之理也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紊而理不肅而成豈可慘刻虐下邀為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

咸平元年正月彗星出營室北二月帝謂宰相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怠荒庶幾治道至於和平今彗出垂異其咎安在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耶乃下詔令有位極言無隱自今避正殿減常膳

是年張齊賢李沆入相帝諭之曰忠孝之誠始終如一當同心協力以濟王事齊賢曰古者君臣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豈有不同心德能濟國家政事者哉帝曰國家之事務在公共審謹而復行之則無失矣凡先帝所行之事各

著規程但與御寺遵守而已
真宗嘗謂侍臣曰朕觀士大夫中或有名而無實者何言行
之相違也呂端曰君子之道闇然而章屋誠經久方見為
臣之節亦然之
臣從易釋曰君子之所為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宜行
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
得君暴露其謀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否有可
觀者要之非能致遠者也呂端之言其亦幾於道者歟
真宗嘗謂宰相曰朕於庶官中求其才幹者尚多有之若以
德行則罕見其人大德行之門必有忠孝未有德不足而
忠孝能全者也
真宗嘗謂宰相曰臣僚中有被謗言達取鞫者詰之於衆似
得其實然為臣為子而有無過之人但能改過知非即為
善也況朝廷不以一眚廢人終身之用乎
真宗嘗閱兩省班簿謂王旦等曰近侍之列各有所長然求
文武適用可委方面者亦鮮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
得人之多也旦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然
觀前古進賢察善者甚眾救人不求備亦不以小疵累大
德是以人得足用今立朝之士雖則無過陛下無不保疵
然而言謗多紛不使於任使辨其愛惜推訟理明則無無
棄人矣
景德元年內出京朝官二十四人付閣門引對崇政殿在外
者亦傳代歸
真宗采於輿論皆以廉幹稱者又對或試其詞業或觀其言
論多賢於臺閣館殿選擢任之
真宗擇官判大理寺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選苟官不稱職
或有冤濫水旱災沴自此而興國朝品以上可當是任
李沆曰執法之任不必限官高卑但有執守不阿者可
當此任帝然之
待制孫知白求判國子監真宗顧謂王旦曰國庠無事知白
豈倦於處劇耶旦曰知白知書雖之利好而涉道近雅諳
牧民政未嘗以身謀形言似介而清者帝曰執憲之官又
未得人知白守道若此可充是選乃命以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
真宗嘗以楊徽之夏侯嶠充翰林侍讀學士那禺呂文仲充
翰林侍講侍講史直侍讀長上設直廬於秘閣日給上食
珍膳夜則迭宿令中使劉崇超曰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
進入自是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夜
景德元年那州地震真宗問宰相知州為誰或以上官正對
帝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達鎮靜則封疆無
事王欽若薦鄧以知兵自許但未知其能以鎮靜欽恒為
意否天下之廣未見其正為此爾
諸王府侍講孫奭言牧民之官不可用前授者帝曰朝廷
用人惟問才與不才耳豈得限以世家如其敗官自有常
典雖勢援何害
帝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重地為朝廷屏翰者不過一
二十州若皆得人則雖一方底患兼著而眾然之
真宗嘗語李至等曰凡所舉官多爲濫不若先擇舉主以
類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轉運之任郎寺可先擇人俾令舉
之因言外郡長吏奏舉當內職官處有受其請託者宜依
條約又州縣職員甚多當選有清望朝官各舉所知庶得
良吏用親吾民

祥符二年又謂近臣曰臣寮赴外任有升殿者朕皆諭以所
行之事朝於㧞萃若不升殿者今當各以其事爲誡厲詞
篆印賜之仍御製七條以賜文臣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
曰修德四曰責實五曰明察六曰勸課七曰革弊俾刻石
圖壁奉以爲法
咸平三年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能先須察訪行
實鄉評爲送
八年新及第進士授官入謝帝顧宰相曰其中才不才未可
盡知王旦曰十得二三亦爲多矣然遭逢盛時亨此科級
及才行兼備便爲亨塗帝曰大都立身當官以持重爲本
戒於輕率也
帝性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賜進
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

者始賜第一或取其文辭有理趣
終南山隱士种放居東明峰專以講習爲業太宗時嘗一召
之以母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貧不能葬帝賜錢帛等物
令葬其母詔曰將伏天下闕之知其厚遇民在孝子相勸
而歸於善也五年帝召放賜對便殿命坐與語久之喜謂
宰相曰放召對與語不山野訪以民事則曰徐而化之問
邊事又不對但言愛民而已夫賞一逸人可以勸天下之
靜退者乃授左司諫直昭文館
真宗初即位詔訪文宣王後得四十五代孫延世命爲曲阜
令召戒之曰汝宜精心典領祖廟無使隳墮仍賜祭器經
書金帛以遣之
祥符元年真宗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
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道降輿乘

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王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謚爲帝可
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
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又議加封十哲爵以公七
十二賢以侯王旦曰顏子舊封兗公今並列公爵則亞聖
之名無以別其望封顏子兗國公餘爲郡公帝然之
臣從彥釋曰唐時詔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
王者事以門人爲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不敢
少忽者非以其爲萬代之法故耶行之未幾而淺於學
者智不及此乃請東偏以殺太重唐朝循而不改逮及
我宋章聖皇帝之幸曲阜也舍獨見之明特展拜以表
嚴師崇儒之意德之盛者也若章聖皇帝可謂知所本
矣古者帝王稱號因時而已非德有優劣也唐明皇封
追封先聖爲王襃其爵號可也加之以帝號而襃崇之

亦可也顧時君所欲如何耳夫禮惟其稱而已矣而或
者不循乃以周之陪臣爲言宜知禮也哉
真宗初即位詔內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
事殘害民間利病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苟言之而用
則過在朕躬若未之不言則罪將誰執
田錫好諫真宗最重之嘗謂宰相李沆曰如此諫官亦甚難
得朝政少有闕失方在思慮而錫疏已至矣朕每覽其章
奏必持與語獎激之錫常慮奏辭不得速達朕令季具所
上事目及月日以聞
咸平六年真宗詔田錫對便殿錫曰臣願陛下廣稽古之道
爲治民之要嘗有御屏風及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取
四部中治亂興亡之事可以銘於座隅爲帝王鑒戒者錄
之以資聖覽是以皇王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也帝曰善卿

可纂錄進來俄命兼侍御史知雜事相言錫性本清介臨
事不甚敢悟帝曰朕覧其章奏有諫臣之風當試用之
真宗自即位既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尹審刑院
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御便殿視
事或閱軍事講習武藝多至巳午間夜則召侍讀學士詢
訪政事或至中夜還宮
咸平六年真宗幸金明池語宰相曰士民遊樂熙熙然甚慰
朕心朕承平豐年何以致此李沆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
輒有私徇官吏奉法絕無煩擾信太平之幸帝曰朕以天
下之人當務佚之至於勞民興師蓋不得已也今西夏未
下尚煩律衆然歷觀載籍自漢魏以至於唐四海無事固
亦罕遇無事之際更宜詳思預備則無患矣
景德四年帝謂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邊鄙無事民人

安居豐土墾闢稼穡豐茂閭而物價甚賤每念二邊動煩
經畫但當擇守臣不妄生事者戢兵推信以保安靖
祥符中帝又謂宰相曰朕自北鄙和好邊鄙無事然居安慮
危未嘗敢自暇逸每為文置諸左右朝夕觀之庶以自警也
咸平四年帝謂宰相曰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
未嘗專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祕書丞孫冕上言曰
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請便殿取裁況邊事煩劇聖慮
焦勞務在依違互相蒙蔽緣其保任甚非稱職唐景龍中
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昭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
理比見諸司官寮不能遵守事無巨細皆悉奏聞且為君
在乎任臣而臣在乎奉法萬機之繁不可偏覽所以設官
分職委任責成古帝王垂拱之化蓋在於此自今若軍國
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旨餘據章旨合行者各令準

法處分具別生疑滯故有稽違望許御史奏劾帝曰冕之
此奏頗知大體當下詔切戒之至祥符四年太常博士王
嗣宗又上言陛下躬親庶政十有五年小大之事一取宸
斷自今望陛下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
右或者曰嗣宗不知朝廷事務帝曰此頗識大體當降詔
獎之仍出勤政論以示群臣宰相等請出示朝堂從之
臣從秀謹按曰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恭
己正南面而已矣夫舜之所以無為者以百揆得其人
九官任其職故也帝自咸平初以至祥符躬親庶政十
有五年而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請便殿取裁事無
大小一決宸衷故孫冕王嗣宗等得以言之昔高中宗
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
公舉以戒成王則昔之人非不貴勤也至周公作立政

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又曰文王罔攸
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曷嘗勞形躬習於
事之末流哉唐杜黃裳對憲宗曰王者之道在修己任
賢而已若乃簿書獄訟百吏能否非人主所自任故王
者擇人而任之責其成功見成必賞有罪必罰誰敢不
盡力李唐君臣不足道也然黃裳之言猶能及此況與
唐虞之治乎帝既以冕奏頗知大體又降詔以獎諭嗣
宗可謂能聽言矣而宰相乃請以勤政論出示朝堂孔
子所謂將順者豈其然耶
咸平五年將議親郊鹽鐵使王嗣宗奏言郊祀煩費望行謁
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災今無
故罷禋祀典禮無據真宗曰不惟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
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非禋祀所

須並可減省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歲一郊祀用繭栗器用陶匏無甚
繁費取其恭誠而已今三歲一有事焉已非古典若賞
賜士卒乃太祖一時之命後因以爲例議者猶欲不給
新兵以漸去之而兩府以下皆賜金帛何耶王嗣宗知
財用數目而已固不足與識禮義正名臣也韓首代侍
郊請廟並因災沴今無故罷祛祀典禮無據且水旱無
常不幸有故用前代故事可乎善乎真宗之能守也不
計郊壇一日之費事天之禮不可闕也若士卒賞賜可
革革之兩府以下金帛可削削之一王於恭誠孰曰不
可神宗時河北災傷兩府乞不賜金帛而司馬光以爲
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乃引常袞辭賜饌事以
難之非知言者也

景德四年内侍史崇貴使嘉州還言平羌知縣民昭度虐幹
提爲知縣王同貪虐真宗曰內臣將命乃能察善惡同幹
可獎然其密侍宮禁使爾言外人未爲厭伏當須轉運
使審察之
臣從彥辨微曰察州縣官吏善惡自有常典又時遣專
使辨其能否罷軟苛刻以聞而褒貶之是以爲治矣崇
貴使嘉州以其職分言之通傳詔命而已其還也曰某
人廉幹某人貪虐則非其分非分而言於理在所懲不
然勿問可也用其言而使轉運使審察之是猶徇之也
古之人拔本塞源其智慮深矣可不戒哉可不念哉
楊億在學士院真宗忽夜召見於一小閤深在禁中既見賜
茶從容者久之因出文藁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
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

再拜而出由是佯狂奔於陽翟是時億以文章擅天下然
性剛特寡合故忌之者得以事譖之帝性好文初待億眷
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臣從彥辨微曰楊億文章擅天下真宗使處翰林則是
億有文章而帝有億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以億之才藝其處翰林之日非不久也不能納
其君以文章融於性與天道使聞言得行何所歸咎耶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帝召群臣對崇政
殿西序諭其事王旦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以仁孝事祖
宗恭己愛人夙夜求治是以干戈偃戢年穀屢豐臣等嘗
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授秘文實彰上穹佑德之
應然茲事簡冊所無又未審所諭之事啓封之際當屏左
右不欲顯示於衆也帝曰天若諭示闕政固與卿等祇畏

改悔若詩戒朕躬亦當克己自修豈宜隱之使人不知乎
遂啓其書讀之帝曰朕德微尊何乃天降明命昭灼若此
旦等曰昔龍圖授羲龜書錫禹非常之應惟聖主得之陛
下應天立極振古鑠首上帝所以申錫秘訣示治國大中
之道此萬世一時也改元大中祥符
臣從彥辨微曰昔堯舜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迄人
神雜揉故也使天書之降果真有之蓋已非堯舜之治
矣以理考之焉然默運於無形之中而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此天之理也天且諄諄然有物以命之乎遂未有
古未之或聞下驗庶民無所取信而王旦乃以龍圖授
羲龜書錫禹比之使帝之精誠一寓於非所寓可勝惜
哉
祥符元年四月天書降禁中齋閣造昭應宮袁州文士借道

呂良等詣闕請封禪帝命宣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有
難遵卿等所請良等進曰國家受命五十餘年功成治定
已致太平天降祥符以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岳以報天地
是時朝臣亦有請者及知兗州邵曄亦率官屬奉表陳請
從之

臣從彥釋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善乎王
通之言也古者祭天有封禪者有之矣謂其理起於黃
帝曰黃帝封泰山禪梁父則失之矣以唐韓愈之賢猶
溺於習俗又况其下者乎本朝太平興國中百官三請
封泰山而追於供頓之不暇祥符之初兗州父老詣闕
陳請遂踵行之此言當時用事者之過也夫堯舜三代
之君所以稱太平頌成功者皆載在詩書詩書所無有
則亦無所徵證故不以堯舜三代之君爲法者皆妄作
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四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五

集錄

遵堯錄四

仁宗

仁宗爲皇太子時嘗召李迪等常侍燕東宮見帝容止端莊
雖優戲在前亦不甚顧他日因奏事言之眞宗曰平時居
內中亦未嘗妄言笑也

帝既監國大臣會議於東宮南面而立聽其議論謂輔臣曰
但書公道則善矣

天聖七年玉淸昭應宮災帝以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
臺推劾皆欲寘之御史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僖二宮災
孔子以爲傳寺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
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玉淸之興不合經
我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竭天下財用無紀今天災之乃戒
其侈而不經也願思有以上應天變帝感悟遂薄守衛者
罪

仁宗嘗觀國史見章聖東封西祀及修玉淸昭應景靈土木
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爲奢侈謂輔臣曰此雖爲太平盛事
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及修造者不得不任其責宰相
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責有由此之由帝曰如此
之事朕當戒之

眞宗時撰皇王帝霸論又撰良臣忠臣論等仁宗嘗觀之因
謂大臣曰凡爲臣當爲良臣忠臣無爲姦臣權臣宰相等
奏曰願陛下行皇王之道而不行霸道臣等待罪宰相敢
不奉聖訓

臣從彥釋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

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
民皥皥如也書于孟子之言昔孔子及孟子継之惟孟
子為知霸王者也夫學至於頫孟則王道其幾之矣故
知聖人之學者然後可與語王道不知聖人之學不可
與語也不知聖人之學繫而語之曰此霸道也此王道
也必惑而不信矣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有可稱者莫
不雜以霸道漢宣之言是也若唐貞觀中海内康寧帝
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蓋亦假之者也神宗時
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為之說又况其下者乎然則霸王
之道安有胸中灼然當時宰相未必能知也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
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猶
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忠朴自守第言

多擾於耳宰相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而然帝復曰朕於
諸臣記其大不記其小皆近世之名臣也
慶曆三年宰相呂夷簡有疾帝憂之使内侍督問不絕聞其
未愈歎曰古人云髭可療疾信必有之因剪髭以賜夷簡
曰以此為藥歷幾有瘳又使號可以大用者數人久之猶
不能朝詔乘馬至殿門命内侍取杌子與以前夷簡不敢
當帝命二府即其家議政事
至和中陳執中罷相而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二人者又有人
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歐陽脩時為學士後數日奏
事垂拱帝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脩以朝士相賀為對
帝喜曰古人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於是脩
作彥博批答云求惟商周之所紀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
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蓋述上語也

明道中宰相欲除執政二人為正言司諫帝謂祖宗法制臺
諫官須自宸選今不可壞弛祖宗法度臺諫自大臣除則
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等從惶稱死罪流汗浹背再拜
下陛
太子中舍同正自王文度纂勒其家御書賜紫服且求佩魚
帝謂輔臣曰先帝嘗命伎術官毋得佩魚所以别士類也
宜申明之其後文度又乞換正官出職帝曰伎術人若除
正官則紊亂流品矣如舊制遷同正官而已
李淑為翰林學士其父若谷為樞密直學士淑請班父下帝
曰父子同朝宜有以異之遂從其請
孔延書為右正言法當遷官願不遷而為其父尚書祠部郎
中致仕勉求紫章服帝曰子為父請可從也特賜勉紫章
服宰相等曰延書所陳足以厚風俗陛下曲從其請實養

孝治
仁宗嘗謂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於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
不治矣士遜曰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才又使邪正分則
二帝三王不易此道也
仁宗嘗謂近臣曰人臣雖以才適於用要當以德行為本苟
懷不正挾偽以自蔽用心雖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觀人
洞見邪正宰相等對曰孔子弟其門人而顏回以德行為
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盡於此矣
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寮請對其欲進者多矣求退者少
何也王曾曰士人貪爵祿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靜
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諫官韓絳嘗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服出睿
斷帝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

則其善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心而行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知州通判民之表也今審官院一以名次用人可乎宰相王曾曰不次用人誠足以勸群大然須更為選任之法乃可遵行帝然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觀古者求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其業今求治之路非不廣也而吏多失職未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今人才之少而世變之殊哉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懲惡勸善之意非積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偷而不為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繇今夫州縣所恃以為治者守令也擇其能者使得久於其官而褒賞以勸之今所謂先務者無以過此遂詔今後守令有清白不擾而政績殊異有惠於民者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司同罪保舉再任中書別加察訪審如所舉即與推恩
仁宗退朝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帝問其故昌朝以實對帝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世鑒戒何必諱也
臣從彥釋曰愚聞之師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自周道衰聖人慮後世聖王不作而大道遂墜也故作此一書若語顏淵為邦之問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而後世之為春秋者特三傳耳故昌朝略而不說者累經意耶抑左氏之僻耶
真宗書覽前代經史採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帝於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及侍讀丁度等講春秋讀正說終篇帝謂曰春秋所述皆前世治亂故不鑒戒正說先帝訓言敢不遵奉度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幸
帝每御經筵以裴察度書策外猶以使侍臣講讀
仁宗嘗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於瓊林苑遣內侍賜以御詩又人賜中庸書一軸自後遂以為常初帝將以中庸賜進士命輔臣錄本既上使宰相張知白讀之至修身治人之道必命反覆陳之帝傾聽終篇始罷
臣從彥釋曰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中者天下之大本庸者天下之定理故以名篇此聖學之淵源六經之奧旨者也漢唐之間讀之者非無其人然而知其味者鮮矣自仁祖發之以其書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厥今蓋有知之者昔者堯舜相授不越乎此而天下大治天其或者無乃有意斯文將以啓悟天下後世故耶
皇祐中宗室叔韶獻所為文召試學士院文中等賜進士及第遣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帝謂曰宗室好學無幾爾獨能以文章進士及第前此無有也朕欲使天下之人知宗室中亦有賢者爾勉之無怠舊學
天聖初仁宗為皇帝當富太廟及祀圜丘大禮使王曾言皇帝衮冕執圭酌獻廟則七室每室奉累章圜丘之禮則六變降升者再總雖五候跪節之帝不可曰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
皇祐二年大饗明堂帝每遇神主行禮畢即鞠躬卻行須盡褥位始改步移向贊導從升者皆約其數令侍臣編諭獻官及遵徹俎豆者悉安徐謹嚴毋忽遽失恭寅明而禮畢方他時行禮加敬翰之縷云
仁宗嘗謂輔臣曰今公卿之家尊殖產業未聞有立廟者豈朝廷勸戒有所未至耶將風教陵遲乾不可復耶當孜諸

古制誠其可施於今者行之宰相等曰陛下慶曆初郊祀
赦書嘗詔群臣立家廟矣有司不能推廣上恩因循顧望
遂踰十載王公庶事下同閭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
裝靡怙不為怪審心至壹形于歎息臣嘗惧之夫于親廟
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為孝雖有過差是過於為孝矣
殖產營利或與民爭利及不以為恥建夫立廟則曰不敢
是敢於爭利而不敢於為孝也於是下兩制與禮官參議
惜夫有君無臣夫之終不克定
仁宗一夕既寢聞樂聲命蠲與坐使內侍書之曰嚮權百姓
飲酒樂聲也帝欣然曰朕為天下父母得百姓長如此足
矣聽徹乃就寢
吏有過失或枉殺人者終身不忘其名他日有司論救擬官
輒曰此人嘗非法殺朕赤子忍復使從政乎

仁宗愛民恤物出於聖性其於斷獄尤卜以生嘗謂輔臣曰
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罰乎
至和初京師大疫帝出犀二株付太醫合藥以療民疾之則
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乞奏曰此犀之美者請以為
御所服帶帝曰朕以為帶曷若以療民疾乎命立碎之
仁宗愛重民力其於宮室也尤謹與修三司嘗欲以玉清
昭應宮故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用
此以資遊觀之侈哉
景祐四年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所謂三朝之始人君
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帝以問大臣參知政事陳琳曰
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如有食也陛下亂剛之道有所
虧而致惟修德可以免之帝曰卿言極是不如自責以答
天變

慶曆六年帝謂輔臣曰此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家豈無天
異亦當自修警見因過見者于夫天之遣告人君使懼而
修德亦猶人王知臣下之過失亦以戒勅使得自新則不
陷於咎是此天心之仁也故不敢不畏恭承之
青州長史林獻可上書論國家休咎之事帝謂輔臣曰朝廷
政事得失在於任人得賢則治否則亂若堯舜之世雖有
災異不為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不為福今小人多託虛
名以為直規求進取不可不察也
知無為軍茹孝標書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每以豐年
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豈足尚哉孝標特敕
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此聞
天聖七年契丹大饑流民過界河監司以聞帝謂輔臣曰彼
雖境外之民皆朕赤子也盡多方賑救之乃詔契丹流民

所過人給米二升分處唐鄧襄汝四州以閑田處之
慶曆中仁宗謂輔臣曰自元昊請和西兵解嚴然夷狄之心
不保其往深慮邊臣處失於備可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及
北京真定路所部速為斥候廣蓄儲庫訓練士卒修葺
城池如對嚴敵庶無倉卒之患
天聖初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錄外撰太
宗與群臣問對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
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擇簡易事迹不入正史者命史
官別為一書與正史並行帝從之詔呂夷簡典其事書成
今所謂三朝寶訓是也
慶曆三年樞密副使富弼言臣歷觀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
以法制為首務法制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濟也宋
有天下八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制度太宗克

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
紀綱頗紊隨事變更兩府執政使為成例施行於天下咸
以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劃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
空匱吏員冗而政道缺賞罰無章夷狄外侵盜賊充斥如
此百端不可悉數其所以然者蓋法制不立綸令以至於
此也臣今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舊年以來諸司所
行可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為模範庶
幾紀綱稍振弊法漸除此守基圖救禍亂之根本也帝嘉
其奏命歐陽脩等四人同共編修詔弼總領之分別事類
凡著於門於逐事之後各釋其意之相關者止釋一事書
成今所謂太平故事是也
臣從彥釋曰仁宗承平之久紀綱不振蓋因循積習之
弊耳然能為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到於今稱之以德

意存焉故也況德意敷洽於民而紀綱又明則其遺後代
宜如何耶此術之所以當然欲追祖宗思劃革也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嘗遣內侍往泰山等仙禱所內侍遇
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為宋第四帝耳內侍問王真人者
何人異人曰古之棲人只是也時章懿皇后再夢羽衣數
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謂曰此託生於夫人覺而奏其
事真宗甚說及帝生火光燭天佳氣滿室帝方五六歲常
持桃木片以筆鑽之真宗問曰何用曰試鑽火爾真宗謂
后妃曰所謂棲人民信不虛爾
臣從彥釋曰二氣五行交運錯雜柔雜糅矣其不齊
然聖人之生必得其氣之純粹而不偏者此理之常也
自古帝王下至庶人無子祈禱而得者有之矣皆出於
至誠之所感感必有應此亦理之常也大事無證不信

不信民弗從若內侍之遇異人章懿皇后之夢所謂無
證者也無證而言皆詐妄之道君子不取也或曰高宗
夢得說載在商書古人不以為非何耶曰高宗賢君也
傅說賢臣也以至誠之君思得賢臣故夢賚良弼理亦
有之此亦感通之理也今其言曰皇后夢羽衣數百人
從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託生於夫人則非理矣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
仁宗初選郭氏為皇后甚有姿色然驕妬無子又嘗與尚美
人爭寵帝以為不可母天下廢為庶人右司諫范仲淹諫
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二且人
孰無過陛下當諭后失置之別館擇嬪妃老者勤道之俟
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閤論列帝遣中
人押送中書宰相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大

安允當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孔道輔
又極論其不可明日留班班宰相廷辯走非仲淹等得罪
后遂廢居瑤華宮
臣從彥釋曰古者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
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天子后立六宮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
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終身
不變者也禮有七出為大夫以下者言之天子無廢后
之文諸侯無廢夫人之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之志在審其初而已所以
防色慾窒嬈閨杜階亂召亂禍福之機在於此矣仁宗
時郭后以無子願避后位入道理之所不可者也故仲
淹等爭之至伏閤論列當時執政之人不知以堯舜待

其君乃引其君使蹈漢唐弊法可勝惜哉
郭后廢之明年章獻明肅皇后服未除而宰相等勸帝復娶
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宰相諂韓
琦曰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仙宮家春秋盛郭后向美人
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止之
臣從彥辨微曰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禮天子諸
侯不再娶說者謂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
攝治故無再娶之禮唐啖氏亦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
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故春秋之法仲
子不得為夫人由是言之則天子可知矣明道中郭后
入道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其累盛德蓋不特章獻服
未除也後之為人君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景祐中太平日久仕進之人皆依託權要以希進用奔競成

風又臺官言事瑣碎不根治體多挾仇怨以害忠主一日
帝謂宰相曰古者卿大夫相與遜於朝士庶人相與遜於
道下至漢文之時恥言人過今士人交訟浸成黨與乃下
詔戒勅之詔既下邪來者頗悔焉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
言仁聲有以異乎曰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
稱道此不可不知也夫天子所為要須有以風動天下
如漢光武起酒吏卓茂而以大傅處之魏以毛玠為尚
書唐以楊綰為宰相是也區區命令非所以感人也後
漢唐之君何足道哉然一時之間所為合理尚足以感
動况以堯舜之道畢易天下者乎
慶曆三年帝以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
使韓琦與富弼副之以至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

兵厭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才以更治數詔大臣
條天下事方施行十未及一而小人權幸皆不便明年
秋會殊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
臣從彥辨微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久矣以仁宗之英
明志於圖治晏殊為相群賢在朝天下拭目以望太平
而富范等各條其事以時所宜先者可施行之歐陽
脩又以天子更張政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載
於制書以諷曉列郡在位者可謂一時之良而卻於讒
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
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暴
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以措其私權幸不得以撓其
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
有未至耶致治之難古今之通患也可勝吒哉

誕節太祖曰長春太宗曰壽寧真宗曰承天仁宗曰乾元英
宗曰壽聖神宗曰同天哲宗曰興龍
臣從彥辨微曰誕節古無有也自唐開元中原乾曜等
啓之耳說者謂唐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
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為節夫節者陰陽氣生
之候不可為也明皇享國日久此以下闕文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五

集錄

遺兗錄五

李沆

太宗時以著作佐郎直史館賜五品服雍熙中左拾遺王化基上書大言自薦帝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可并試之明日並命為右補闕知制誥沆位二人之次特升於上未幾召入翰林充學士賜金紫衍逮獻可多天上心天子知其才乃有意於大用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帝乃循名責實沆勵翼一心將明庶政名器有倫人無僥倖四年以本官罷去

真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明年以本官平章事沆在中書李富密進封章帝詰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啓奏非讒即佞臣每嫉此豈復自為之耶帝嗟賞之

將詔庶官上封直言有指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帝覽之不悅謂沆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沆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儻蒙見黜乃是言事之臣有裨朝廷帝曰卿真長者耳

臣從彥釋曰自古諫官論事救政者多忌之文恐闕過失杜塞天下之口惟唐之裴垍與李沆二人不然垍之相憲宗也諫官有論事者必獎激之使盡言而章聖時有指中書過失者屢欲責之沆曰朝廷比開言路願言之當理與否耳歸咎於己而自謂非才非忘於事君以天下國家為一體者其孰能之

咸平五年春帝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因命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樂此觴沆辭避至數四訖不受帝為之色變翌日王旦謂之遂述語及力辭酒事沆曰天下庶事尚多有未濟者人主豈得言治安遂極論治體以為自古人主好尚之弊有三不好色則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沆觀之聖性如此必無好色好兵之累第恐異日為方士所惑沆老矣思念相公適當之耳

景德初北戎寇邊沆當居守之任坐鎮京國令行禁止不戮一人使天下無南顧之憂同德一心光輔大政明年進門下侍郎王旦亦此已任參知政事及是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速奏無虛日每廷革畫訪王命急宣或至旰昃不皇暇食旦謂沆曰安得坐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無息矣沆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安人臣奉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其奚念哉

臣從彥釋曰常人之情方富有豐時不能隨事應辭或至失措及太平多暇則意志而不知變生無形沆以國家強敵外患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安未必無事則其所見過於常人遠矣

沆內行修謹識大體外居大位接賓客常寡言禹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因以語雖沆參聞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計北有強虜西有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搢紳中若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論猶不能起發言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帝必自論功以希寵獎此有何可採而與之接語耶苟屈意與相親則世所謂籠罩籠罩

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謝馬君沉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
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足以報國耳朝廷防
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議者謂
此正唐人陸象先庸人擾之之論也
臣從彥釋曰李沆之言以常人觀之甚得太平宰相之
體必不至若張齊賢取祖宗法度紛然更張以擾天下
之民然太宗好論錢穀呂端寇準等不能言而張觀能
之真宗崇信天書王旦等不能言而張奭能之尺有所
短寸有所長豈可厚誣以天下皆無人竟日拾手家舍
已從人又況其下者乎此則沆之失也
沆之相也是時丁謂尚爲兩制寇準屢薦之未及進用準一
日言於沆曰如丁謂之才搢紳無幾相公不用何也沆曰
丁令已爲兩禁稍進用則當國矣若此人者果可使當國
乎準曰然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沆曰唯唯行且用之他
日賦勿悔也及謂秉政未幾而準有南遷之禍
初沆嘗無事時嘗與王旦語及方士之說及西北二方有警
又曰異日天下晏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其後北
鄙和好西戎款附不十年間西祀東封旦講禮儀右財賦
力不暇給追億其言使人即其家圖像拜之服其先識

寇準

太宗時以通判鄆州召見帝謂曰知卿有謀識與朕決一事
令中外不驚擾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帝曰
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也自
有兵甲恐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
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
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但一黃門力爾帝以爲然東宮
服事遂廢之
太宗久不豫時準在青州驛召還問以後事準謝曰知子莫若
父臣愚不敢與也帝曰以卿明智不阿順故以問卿卿不
愿辭避準再拜請曰臣觀諸皇子誠無不令至如壽王得
人心深矣帝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躬行告廟及還
六宮皆賀御樓以觀之時李后在焉聞百姓皆歡呼曰吾
帝之子耳少可安后不悅歸以告帝帝召準責曰萬姓但
知有太子而不知朕御俱朕也準曰太子爲世祀社稷之
主君傳之失其人誠爲可憂今天下歡其得賢臣敢以爲
賀帝始釋自是眷注益厚累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參知
政事
真宗即位併三司爲一使始命準爲之景德元年同平章事
會契丹寇澶淵時大臣議宜戒嚴京城益兵圖西南之幸
準面折之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金陵陳堯叟蜀
人故請陛下幸成都皆良誤耳不足取也今虜步吾地莫
敢前却陛下若親征賊當膽裂危在他圖哉帝至澶淵賊
猶未退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若今登城禽賊必矣
帝從之將士歡呼萬歲弩齊發射殺賊將主統軍者軍聲大
振賊勢奪遂乞通和帝以問準準畫策進曰如能用臣此
策可保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犯戎心又生矣帝
曰朕不忍生靈困不如聽其和盡五十年扶安知無能
捍禦者乎虜遂得和準在軍中詔令有所不從及事平謝
曰使臣盡用詔令豈得事成之速哉帝笑而勞之曰卿顧
爲雖初帝幸澶淵來與方度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人情
洶洶帝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
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臣從彥釋曰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賢不可責備若準
多私意強辯誠可惡至契丹寇澶淵折陳堯叟王欽若
幸蜀之謀勸帝親征赫然立大功於世蓋非庸庸者所
能及也非才各有用故耶
準好賢樂善於知人尤明其所推薦若种放孫何丁謂之徒
皆出其門書語其親厚者曰丁生誠奇才然恐不堪重任
其後自永興軍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丁謂為佐一
日會食政事堂羹汙準鬚謂起與拂之準曰君為參政大
臣而親為官長拂鬚者乎謂顧左右大愧恨之帝既倦政
而丁謂姦佞迎合太后有臨朝之志準使殿請封曰太子
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傳天人之係望請
社稷之至謀若丁謂負才而挾奸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
不可以輔少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流涕帝命中人扶

起對謝之明日謂之黨以惡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
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户參軍
臣從彥釋曰古之用人以德器為先才大而德不足祇
為累耳準始薦丁謂於李沆沆不可準曰若丁謂之才
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及謂當國又不能容之斥其挾
姦不可以輔少主遂取而逐之禍準之南遷可也然使
謂無所忌憚得結雷允恭以圖不軌皆準之由從之為
大臣者貪人之才而不究其德可少戒哉
初真宗問兩府曰朕欲得一人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卿等擇
之可識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準曰為何文字曰例簿也
準叱之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則安用我輩哉夫
壞國政損王道正由中書屑屑檢例耳準在中書凡有為
多不用舊例皆此類也然三入相而不能久於任者多以
此為累
帝方不豫謂侍臣曰能成吾子為帝而不朕負者惟寇準李
迪可矣

王旦

真宗時旦為翰林學士人謂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帝目送
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景德二年拜平章事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
西二邊兵罷不用帝遂欲以無事治天下旦以謂宋興三
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謹所改作進退能
否賞罰必當群工百司各得其職
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已而以民飢為言求糧百萬斛大
臣皆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之以詔書責之帝以問旦旦
曰不可請降詔書諭之曰爾土災饉朝廷撫御遠方固當

賑救然邊壘蒭粟屯戍者眾自要支持今勅有司具粟
百萬於京師可自遣眾來取帝大喜德明得詔慚且拜曰
朝廷有人矣
時契丹征高麗帝語旦曰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
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
累歲不至帝曰然可諭登州如高麗使來乞師即語累年
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款存撫之亦不須以聞
帝一日謂宰相曰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戎之利不
若克定之功也旦曰祖宗平一區宇每興功動眾皆非獲
已先帝時頗已厭兵今柔服異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
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威望既盛即須姑
息往往不能自保功名輕議兵戎不可不察也
臣從彥釋曰師旅之興必有謂也在易師之六五曰田

有禽犢放言無咎蓋謂戎夷猾夏寇賊姦宄以害生民
不可懷來也然後奉辭以討之猶之禽獸在田侵害苗
稼然後獵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不然則其咎大矣孰
言奉辭也蓋明其罪而討之也書有甘誓費誓詩有采
薇采芑亦以此也後世失之乃有和戎克定之說至漢
武帝時韓安國王恢爭辯紛紛不足尚古者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也及其為
中國患也則亦驅之出境而已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大
原是也為害則獵而取之不邺也易之言是也此聖人
之格言萬世不易之理也王旦之對章聖皇帝也善則
善矣然其理未明其事無證謂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遽
求爵賞不能自保功名是亦利之而已矣豈知言哉
祥符八年帝謂旦等曰人言中書罕言事稍損賓客政事亦

多稽留旦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可是事郡縣
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動稟進止外人不知是
臣等無所言也稍損賓客誠亦有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
獄切要藩郡知州及非常委任者臣等未嘗見其有勢門
至中書者多是微末恩澤大約中書事務加以動守程式
不敢隨意增損凡常細務應報或有緩急亦無踰日限此
外思慮不至事有未便不免重煩聖斷耳帝再三慰諭之
旦嘗因便座奏事帝語及一省郎姓名且曰斯人履行才幹
俱有可采今方興郡宜與甄擢旦等皆素知其為人因共
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令俟歸朝擢以為轉運使徐更別
議陞涉既而代還會外計闕官旦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
以次日奏稱及晚其人投刺來謁旦以方議委任辭弗見
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帝默然不許退而歎嚴

者久之乃知昨暮造請雖進見已為伺察者所糾矣每戒
同列以私謁之嫌當自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臣從彥釋曰人主於宰相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昔謝必
言之詳矣旦以外計闕官除一轉運使且大臣所薦其
為者帝用伺察者之言而不聽非至誠委任大道也夫
君臣一體者也為旦計者苟情有不通當力言之以除
壅蔽可也奈何以私謁之嫌欲自免於悔吝天下之事
有大於一轉運使者多矣每每如此則其為悔吝可勝
言哉此旦之失也
初旦在中書帝獨倚任凡有議事帝必曰曾與王旦議否事
無大小非其言不決自景德以來承二聖休德之後謹守
成憲務在安靖外無夷狄之虞者十餘年兵革不用議者
謂得太平宰相之體

旦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
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
罷使人求使相旦大驚曰使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
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帝具道旦所以
薦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
旦任事久有於上前訴之者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他人有過
失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
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見曰始失火
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
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坐者皆免
旦嘗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詠言者以為不可帝以問旦旦
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成規者他人往必妄有更變矣帝

然之言者亦伏旦之能用人也
宦者劉承珪以恭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以語旦曰
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
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王曾

真宗景德中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時朝廷與契丹修好詔遣
使以北朝称之曾抗疏論列當称契丹不當称北朝帝尤
加賞激朝論韙之然使者已行遂已累遷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
帝好神仙營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為景靈宮使不
拜忤旨罷政出知南京曾之罷也日往候故太尉王旦屬
旦疾固辭弗見既而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
大顧某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辭避景靈宮使拂帝
意其進對辭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施某自媿在政府歲
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惕蹐不自容以是知其器度矣
天禧二年召為平章事初真宗不豫者久之莊獻太后方有
臨朝之望仁宗居儲邸於資善堂決事物議藉藉咸有所
去就曾再貳約席語錢惟演曰皇儲冲幼非中宮不可
獨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矣惟演以劉氏之
姻並入白之兩宮由是益親遂無間言
臣從秀釋曰周成王嗣位之初攝政者周公而已漢
以來乃有太后臨朝之事而後世襲其例遂以兩宮稱
之義曰二聖皆非治世典礼也天禧中物議藉藉咸有
所去就蓋母后聽從小人之利此安危禍福之機也而
世常略之何耶若曾之言蓋亦救其本而已
乾興二年以章聖遺制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
未定丁謂每欲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
皇帝坐前殿朝群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
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衆議以為不可上下偏
絕中外惴恐曾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
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坐中書樞密院以次奏
事如儀議既定人心乃安
景祐元年拜樞密使遷右僕射門下平章事曾始參大政屬
太尉王旦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告之曰某人才
某人賢則曰識如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
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曾嘗誌之及
執政之日遵行其言人皆心服
臣從秀釋曰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
意若曰養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恐之以
燕閒之地而覓之以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一定
則其仕也不遑於利不急於欲道之於民而民從動之
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於科舉自童稚間
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王旦
章聖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
孚則雖言之曰某人才某人賢不驟進也此真救弊之
良圖也曾之當國也遵行其言人皆心服非已行之驗
故鄭
曾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句者莫不榮之
是時韓琦為諫官因納劄子曾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
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
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耳後琦果為名臣
尹洙初入館論救四年欲得一差遣到中書援錢延年例

曾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等列耶沫終身以爲恨

恨其畏之如此

曾當國時門下未嘗見薦拔一人者范仲淹時爲司諫來謁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少此耳曾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使誰當仲淹憫然自失退而嘆曰真宰相也

臣從彥釋曰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古之人有舉之至於同朝而人不以爲德有廢黜之終其身而人不以爲怨者合於至公故也故舉一賢使天下之人知如是者皆可勉去一不肖使天下之人知如是者皆可懲無非教也夫以明揚士類爲宰相之任此諷言也曾答之曰恩若已出怨使誰當則是避嫌者也避嫌非至公之道也仲淹聞而嘆之蓋亦得之於初而失之於末矣

曾嘗語人曰昔楊億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歸致佩之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及當國内外親戚可任者害之於上否者厚卹之以金帛終不以名器私所親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七

集錄

遵堯錄六

杜衍

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初夏人叛命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病吏緣侵漁細發督迫民至破業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及衍至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於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它州費者十六七

慶曆二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吏部審官士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乃授衍闕沿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予奪一出於已居月餘聲動京師衍掌銓之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宜賓貴不敢到其門是時帝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甚亟用丞相呂夷簡樞密韓琦及范仲淹而三人者乃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者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

臣從彥釋曰昔唐明皇開元初盧懷謹與姚崇同秉政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但具位而已其後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深取之曰賢知用事爲[illegible]僚者固以分其權娼疾以毀其功是誠衆人崇唐之賢相懷謹與之同

心殫力以濟明皇[illegible]

[illegible]

仁宗曰齋廚中力止內降之弊時有挾幸干之者曰朕無內
降不斷然宰相杜衍公正介執必不出勅忽有不得已而降
聖旨者衍皆收之俟及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帝嘗謂歐
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
每以杜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初
帝嘗謂杜衍曰朕宮中被官官女子求恩澤不得已降旨
者但止勿行衍降拜賀曰陛下為宗廟社稷發此盛德之

言天下幸甚臣敢不奉詔退坐中書召當直史官具道聖
語使書之韓琦聞之曰杜公可謂能釘釵上詔矣
衍執政不久才百日輒罷去衍之罷相也以太子太保致仕
然望聲不衰及將祀明堂帝謂文彥博曰朝廷耆老之在
外者朕欲致之以相大禮因以示古人尊事黃耇之意乃
詔衍與太子少傅任布等二人陪祀衍以羸老不任跪道
具表謝以不得與觀盛禮為恨帝復優詔勞之後王洙過
告歸南京入辭帝曰杜衍在彼卿為朕問其安否
韓琦嘗語人曰杜祁公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為善既知其人
無復有毫髮疑間者始其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太尉其
辯論難一二事杜公不樂人或諷辯之則曰其長琦三十
歲耳尚有誤耶久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但
為欲求得議看便將來押字其為之盡心不敢忽也以此

見杜公存心至公不以必出於己爲賢賢於人遠矣
臣從彥釋曰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己而惡人異於
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
也以出乎衆為心則以其不大故也唯大為能有容舍
者共說之不善者共改之宜無彼己之畢故舜曰大舜
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若衍存心至公而樂與人
為善不以必出於己為勝其舜禹之徒與詩云唯其有
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衍為人充潔廉自勉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
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其立於朝廷天下
國家以為重其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
覈於精故斷決疑獄人以為神其傳書出納雖析毫髮終
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

則簡而易行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善若己出至
有所不可必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

韓琦

仁宗景祐中擢左司諫是時宰相王隨陳堯佐皆老病不和
中書事多不決參政韓億石中立又頗以私害公琦連疏
其失久之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帝迫於正
論於是同詔罷執政者四人琦既攻退四執政朝議欲以
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辭美官非本意也人
其謂何語聞遂寢
臣從彥釋曰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安危治亂是非得失
必有至當之論至正之理而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其察
一也至於宰相或取充位臺諫不可以無言臺諫或
非其人則宰相不得以緘默趨於至當而已矣仁宗景

祐中中書事多不決而參政二人又以私害公琦爲司
諫連疏其失帝迫於正論遂罷執政者四人此其職也
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則非矣夫臺諫官正可以
觀人其德量器識足以當大任者莫不皆見可則用之
不可則去之奚眷眷然以知制誥寵之哉琦曰諫行足
矣因取美官非本意若琦之言則是也非有大器識者
其孰能之

慶曆中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方倚左右大
臣以經太平之務琦自得選物擧吏百司奉法循理各安
其職而天下晏然是時范仲淹富弼與琦同在二府上前
爭事議論不同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議者謂
琦等三人輔政正如推車子蓋其心皆主於車可行而已
不爲已也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大臣頗避畏縮
莫敢言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
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
室賢者而定之以爲宗廟社稷之計乎不聽他日又進言
之乃以英廟判宗正寺琦既得請許立嗣矣而宮人宦者
環泣於內大臣小臣橫議於外帝意復動臨朝默然不樂
琦每伺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則[illegible][illegible]遲久之而帝意
尤懼乃曰不如且放下琦遂從容對曰天下人已知之而
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帝悟遂立爲皇子

英廟既即位之數日初掛服於柩前哀未發而暴疾作連聲
大呼其語言人所不可曉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懼莫立
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敢激惱
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呼之徐徐方來遂擁帝以授之
曰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因戒見者曰今日事
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泣處之若無事時歐
陽脩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英宗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僞且遇內侍少恩禮左右不說多
道禁中隱匿者雖大臣亦戚頷未敢發口耳獨琦屹然不
爲衆說動一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入宮門
乃有許多錯耶自謂不敢妄有傳語言者

英廟既驟自外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琦慮
宮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因對簾下曰臣等只在外面見得
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
穩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當照管同列爲縮頸汗流既出吴
奎長文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

琦在嘉祐治平間當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中書文字日
盈於前一一從頭看看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
精神愈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

神宗即位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既還引故事固請
罷遂以節鎮出熙寧八年凡兩判相州一判永興軍一
鎮大名王安石用事嘗上疏極論新法又論青苗其言切
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乃已之

琦之爲諫官也凡中外事苟在所知未嘗不言其啓迪上心
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其在相府
也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復論列須正而後
退不敢取次放過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慝者即手自封
之未嘗使人見嘗自言作相經消磨事盡天下事無有
盡如意者須要包忍不然不可一日處也

歐陽脩在政府時有自陳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至

琦作相從容論以不可之理同列有不相下者語嘗至詛
聲琦將其氣定每為平之使歸于是雖意勝者亦自默也
北都大内壁間有太宗詩意在戒飭者　起莊琦之來也得旨
修護之既而客有勸以此詩進者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為
客亦莫論其恭公遂緘來進本進琦閱之數日意不
知此耶頷上方銳意西事老臣不當更論之耳
初富弼嘗薦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琦不聽弼曰若安石經術
才行乃不用耶曰安石經術才行某所備知此人豈可使
長在人主左右必生事也已而果然在相州時雖老病不
忘社稷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必顰蹙於色
或至終日不食

臣從彥釋曰王安石以高明之學卓絕之行前無古人
其意蓋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觀之可謂名世之士矣故
熙寧初富弼薦琦乃謂此人不可使長在人主左右
其後安石入翰林每奏對崇政之前惟事辨及其大
用也變更祖宗法度創為新說以取必天下之人蒙蔽
其心而塗其耳目毒流後世嗚呼異哉所為貴於聰明
者為其不可以形逃也所為貴於衡平者為其不可以
輕重欺也觀李沆之於丁謂琦之於安石不啻鑑衡然
不知二人獨何以見之如此其當此其可貴也已

范仲淹

仁宗天聖初擢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至日大會前殿帝將帥
百官為壽仲淹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及太后崩有遺命立楊太妃代之仲淹
曰太后聖母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時大旱
蝗奉使安撫東南還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下爭不
能得貶知睦州
仲淹自睦州徙知蘇州歲餘以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
還論事益切執政者忌之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而使
他議之不暇也仲淹明敏決事如神事日益簡乃取古今
治亂安危為上開說時宰相得君權無與比或以己意任
人人不敢言仲淹因對而言曰君當任人臣當任事若進
用賢傑選擢近輔願出自聖意不宜專委宰相帝曰我不
能盡記卿可作一文書來仲淹乃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
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
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不察由是
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坐是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言
貶黜猶輕歐陽脩貽書責之亦坐貶余靖尹洙皆以朋黨
出黜於是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播其事仲淹之知開
封也嘗曰侍臣當輔翼天子之政者固宜朝夕論思以圖
稱職如開封乃一郡之事耳政使如張蕈功績何足為
報

臣從彥釋曰帝王之興每常所謂才智藝能之士足以
效一官一職者非無其人於千百輩中求其最者若
兼善澤民以天下為心不忘天下之者何其艱哉仲淹以
侍臣命知開封謂猶張不足為恤以輔翼天子政教為
念則其賢可知也已傳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
遠仲淹有焉

寶元中趙元昊叛帝以仲淹才兼文武復既知永興道授陝
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將
皆畏不行仲淹奏請兼延安事以待冠至帝嘉而從之聞
兵得萬八千遣六將軍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為精兵賊聞

之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
不比大范可欺
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仲淹
每進見帝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
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一朝可也既而再賜手詔趣
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
仲淹皇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餘事其詔天
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
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仲淹者
亦幸外有言喜爲之左右會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族於是
麟府奏警仲淹乃有請出爲河東陜西宣撫二處聞之皆
不敢動

初晏殊杜衍皆居相府而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以至臺閣
多一時之賢太子中允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
分別邪正累數百言仲淹與韓琦適自陜西來道中得之
仲淹撫股謂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了也琦曰天下事不可
如此如此必不成
臣從彦釋曰易大有之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
惡揚善順天休命夫當大有之時善者揚惡者遏不使
並進固君子所以順天休美之命也然遏佞大分善惡
察察不知有包荒之義則小人權倖者將無所容而交
結黨翕何憚而不爲也仁宗時羣賢在朝石介作聖潛
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失之於此此仲淹等之所以見忌
而太平之功不成抑有由矣嗚呼仲淹可謂明也已
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在延州時築青澗城墾營

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在慶州時城大
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
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傅久隳至兵與將常不
相識仲淹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
法方元昊猖獗其主謀張元輩聞朝廷命將皆韓琦等但
嗤笑而已獨聞仲淹至則相顧有憂色

富弼

仁宗時以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
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不從及北
虜行之帝以爲悔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
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臣從彦釋曰宰相以天下爲已任者也推公心由直道
務使下情通以防壅蔽不亦善乎而惡聞忠言則其人
可知已仁宗時執政者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請除
其禁此亦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之意而治亂之機也
自西方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
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
相以付學士弼曰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盡付他人乞與
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
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
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帝曰軍國之事當盡歸中書
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變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
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弼曰
此宰相憂事耳非畏奪權也
慶曆三年兩除樞密副使弼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
備漸弛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

恩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誥納上
前逾月復除前命弼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
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弼副之歐陽脩余靖蔡
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弼既以社稷自任而帝獨責成弼
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使條具其事又開
天章閣召弼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
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與仲淹各上
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
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
使按察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小人既怨而大臣亦
有以飛語譏之者帝雖不信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
撫使以避之
至和中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

大夫相慶於朝弼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故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
道相視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務省刑獄天
下復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
喪皆起復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五遣使起
之卒不從命
神宗熙寧[illegible]拜左僕射平章事弼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
灾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嘆曰人君所畏
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是必姦臣
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
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及古今
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時方苦旱羣臣請上尊
號及作樂帝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弼言故事有灾變皆徹

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請臣以爲此盛
德事正當示夷狄乃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
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親書詔答之曰敢不銘諸
肺腑終老是戒弼既上疏謂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
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弼始見帝帝問邊事
弼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
以九事爲戒
是年八月弼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河南改亳州時王安石用事行青苗弼以謂此法行
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皆貧民後不
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法
新法行當自貴近始若置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僕射下
[illegible]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

之尋請老弼雖居家然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
弼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
人必勝蓋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
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
退之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
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
已小人既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
可得也
臣從彥釋曰堯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者以其
舉元凱去四凶也夫君子與小人相爲消長雖文明之
世不能必天下無小人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唯能辨之
使各當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之所守者也故進君
子遠小人則爲官其職忠佞雜處小人在位則是曠職

矣天子而曠其職則亂亡而已矣故秦之亡也以李斯
漢之亡也以張禹唐之亂也以林父國忠其亡也以崇
朴不可不察也富弼之言其後王之龜鑑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七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八

集錄

遵堯錄七

司馬光

仁宗時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英廟初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大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崇議成珪即勅吏以光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詾詾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光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

神宗即位首擢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帝面諭之仍遷內丞以光辭之乃更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至罷光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先朝存乎則不可已頃年宰相權重令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竊侍宰相押班然後就職帝曰可

光在英廟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內當御桑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遷近戍居此位者皆歷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令除張茂則正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光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詣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誘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矣上手詔問光

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
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臣從彥輝曰唐制宦官之法最善至明皇時不知謹守
因高力士而輕變之其原一啟末流不可復塞曰英廟
以至神宗之初光每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蓋懲於此
矣王安石用事又復啟之蔡京恃以爲姦其禍大啟天
下之士爭出其門根株蟠結牢不可破遂爲腹心痼疾
可勝言哉今則祖宗之法具在但守之勿失推之萬世
雖至於無窮可也
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均輸
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迩
英殿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
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漢常守蕭何之

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
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
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由此言之祖宗之法
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
變者有五年一變者有三年十一變者光以爲不然且曰
治天下者譬如居室弊則更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
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也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
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
不財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
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
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詆光曰光
爲侍從何不言言之而不從何不去光荅曰是臣之罪也
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呂惠卿講罷群臣賜坐戶外

將出命從于戶內帝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王
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
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帝曰聞則面言之光曰青苗出息
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
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
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
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已罷之幸甚帝
曰未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
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
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
今不糴米而錢漕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
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
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帝曰然文

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光趨出帝曰
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光曰不敢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
光拜樞密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
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
然不敢受命也帝遣人謂光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
當以他事爲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
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尋以書
諭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冀安石之聽而改也因以諂
諛指惠卿曰覆王氏必此人也小人以利合勢傾利移何
所不至後六年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
光求外補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頃之詔移許州不赴
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言事至熙寧

七年帝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書泣下欲默不忍
乃復諫六事[illegible]曰此六者尤病民宜先罷之又以書責
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洛十五年
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
神宗登遐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
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
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
主者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
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
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於是
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
言者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
矣請改賜詔書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
人光方草具所當行者上之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
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
者三十餘人戒勅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
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光上疏謝
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緩罪當萬死詔除光
知陳州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
光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
而君辭位耶初神宗皇帝勵精求治安石用心過當急於
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
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帝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
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之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
變身危持之不肯然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
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哲宗嗣位天下

之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
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臣從彥釋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言孝子居
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為安易
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則其改之乃所以為孝
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詰之乃曰以母改
子非子改父以此適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姦
臣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
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之所謂當然者然
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
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
市易法所儲物貨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
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
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
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
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
臣從彥釋曰光之相也天子幼冲太皇太后臨朝天下
之事聽其所為其所改法令無不當於人心者惟去元
豐舊人與罷免役二者失之矣天下之士未有甘自為
小人者也御之得其道則誰不可使者今皆指為黨人
使不得自新人情天理豈其然乎故虎風一扇名實大
亂世所謂善人君子者特貴禍耳可勝嘆哉安石之免

役正猶揚夫之兩税東南人实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
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也

程顥

仁宗時以進士及第再調江寧上元簿上元田税不均他邑
尤甚顥至為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會令罷去攝
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
及治道顥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常云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
將釋服顥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
若朝而除之止二日耳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某非至
夜不敢釋也一府相以無敢除者再朞移澤州晉城令
顥之治晉城也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
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澤人淳厚尤服其教命於是度鄉
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
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
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日親至召父老而与之
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不善者為易置之俗始甚野
不知為學顥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餘年服
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会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
有勸有耻邑幾万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鬬死者
顥自晉城罷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
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
從容咨訪比一二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
欲常相見耳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
為先顥不飾辭辨独以至誠感動人主

帝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
頤為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拱手曰當為卿
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
是言之至再三
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
為本而未嘗及功利日極陳治道帝曰此堯舜之事朕之
何敢當顥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
説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若輔臣不
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等是也安石與顥
二人雖道不同而嘗謂顥忠信顥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
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顥每論事心平氣和安石
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
敵
方衆人論新法紛紛之時安石以數事於上前卞之以决去
就若青苗等議是也大抵帝不欲抑安石而安石之意尚
亦無必但立法之始恐人沮之謂始不堅定則其後必不
能行故執之也顥謂曰管仲霸者之佐也猶能言出令當
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若要作不順人心事何耶但作
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安石曰此則感賢誠意既而有
於中書大虖者安石大怒遂以死力爭之而黨與分矣
帝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顥以江西路提刑顥曰使臣言是
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
得罷改差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顥復求對見帝帝曰
有甚文字顥曰令咫尺天顔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
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顥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

朝廷無能任陛下事者
哲宗嗣位章惠改承議郎顥雖小官賢士大夫眎其進退以
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顥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
寺丞未行以疾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悲傷爲朝廷惜
顥之爲政治惡以寬處繁而裕初移澤州晉城令在邑三年
百姓愛之如父母后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及知扶溝
縣事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
病於拘礙憂以爲甚難而顥處之泰然雖當倉卒不動聲
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
所賴焉顥之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
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
也
顥在扶溝時扶溝地卑歲有水旱爲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
工而去官他日顥語人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歲
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使后人知其利必有繼
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平居
無事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
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廢
興繫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歟然知而不爲徒責命
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初安石得君自謂天下學者宗師以孔孟爲己任帝眷甚厚
一日對顥因談安石之學顥曰安石之學不是帝愕然問
曰何故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詩稱周
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
若安石者其身之不能治何足以及此
顥嘗言王氏之於道只是說耳譬之繞塔說相輪非真有道
者也有道者言自分明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是
也若乃孔子則又異焉孔子於易中止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則雖性字由字已不必道蓋陰陽剛柔仁義且理一
也
顥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學之業慨然有
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
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
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
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謂孟子沒
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
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
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
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
此自道之不明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
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
皆正道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
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
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
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論王霸等篇發教化之本原者
附之于左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
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
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
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

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道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致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立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小大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已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則天下幸甚

論正學禮賢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固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所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而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必期致治知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礼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講磨治体以廣聞聽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譊譊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正心誠意体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養賢

臣竊以爲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故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之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付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礼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礼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失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才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才識器能也察之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任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無負於天下矣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八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九

集錄

遵堯錄別錄

周衰孔子沒道學不明楊朱墨翟乃以其所學扇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盛行當是時也闢之者孟子一人而已自漢以來至於唐而釋老之徒又以其所學扇天下當是時也闢之者韓愈一人而已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然愈猶能闢之異代同功至今賴以為功者也昔者孔子道既不行懼人之溺於禽獸也懼夷狄之亂於中國也於是作春秋故春秋一書獨謹嚴本朝慶曆初間有儒者起自江寧以孔孟之道倡於時以管商之法施於政頗假舜跖肇其義心況一莊楊於不法正道熒益士一風之變使蔡氏階之以濟其亂則其為害不特釋老與楊墨爾所以發天下之聵聵瑩天下之晦晦者當在陛下比雖詔毀其像未能黜如故臣別錄司馬光陳瓘二人之言以著其罪

司馬光論王安石

仁宗嘉祐中紏察在京刑獄會帝升遐而安石亦丁憂服滿不起其在江寧平居汲汲然一無所嗜好唯以講學為事其朋遊有自四方來者神宗即位書一令赴闕未嘗推翰林學士遂大用之安石既得君且恃其材棄眾任己變更祖宗法度汲汲然以斂民財為意其所薦引多非其人言路之臣攻之者甚眾而翰林學士司馬光之言尤為至切帝不用光又以書諭安石三往反不聽熙寧七年天下旱蝗詔求直言是時光判西京留司御史於是上言復以六事為言其大略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謂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斷然不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災沴不如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更為生民宗社之福乎臣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勵精求治恥為繼體守文之常主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從計無不用所學者超于所發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僖之管仲蜀先主之諸葛亮殆無以過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所欲恥為條研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固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有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故耶所謂不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天下共之舍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有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常人之情誰肯去福而取禍棄榮而就辱由是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立得美官其忠直有守者皆擯斥廢棄或羅罪譴一身之無所容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紏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則加貶逐以懲後來得諂諛之尤者然後使為之然則執政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見之乎又奉法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禀其旨意得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沉由其口吻彼州縣之吏迎承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之守宰莫不以

其所為為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為法之至善諸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害各事更張使晝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已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舊則無功出奇則有賞故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有不盡力則謂之非材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推奉行文書求免罪累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明王之政固如是乎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群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失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矣而已獨不知此其所以為萬世戒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尚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之讚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以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焉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而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罪如是則善安從生今執政立新法而群下同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嘆而口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言讜謀鬱於上聞而

阿諛壅蔽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今朝廷之缺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細不足為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細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大者臣不敢為也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望聖心附會執政以盜竊富貴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六者利害以煩聖聽但陛下勿問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其詳矣此六者之中青苗為害尤大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當倚閣官吏不仁者止於四分以下執此尤可罪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廷小小得失固不得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竊為朝廷除憂而陛下曾不知之今年以來臣衰病日增萬一溘先朝露有所不盡長抱恨於黃泉用是冒死為陛下言之陛下猶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之矣

臣從彥釋曰異哉安石之為人也觀其平時抗志羲黃之上其學聖人必達孔氏淵源其經術文章下視雄愈及其立朝也坐對從容每告其君必以堯舜為法而自任以夔龍神宗眷遇特厚遂大用之言無以聽計無不從一時之間可謂明良相際矣然考其所存則自私論其所為則自專以求其實說則捕風捕影之為原安石

之心其初實以儒者為之而其效一不應其功列曾不足以比管仲是何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人有之安石無乃失之於此故耶非臣愚所及知也唯與舍法以經義易詞章訓釋三經挽天下學者從之以為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意果在於此哉之以名導之以利當是時也安石方名重自謂一世宗師天下之人誰不願從故唱者雷震應者風靡遺風餘澤淪入肌骨不可去民無有被其澤者至今野叟能言其非而論其說於都人邑士之前不笑以為狂則必怒也蓋其所以入之者非朝夕也此不足怪大抵安石類伯鯀才辯過人初自江左來天下傾想既以才名擅天下而又得君遂謂海內無人棄衆任己執政未踰年御史中丞呂誨奏疏極詆其非然傷於太刻有不當於人心者今撮其衆所共知顯顯者數事著之于篇庶幾以悟宸衷且使天下後世有所考證云誨之言曰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必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是則歸善於己非則斂怨於君此衆人之所同知也宰相以道佐人主者也於事無所與旬日差除安石皆自覷之凡近臣之不附己者皆逐之使外補乃以為出自聖意竊詆不恭作威害政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嘗奏對御座之前不致情實唯事詆辯此與唐介論謀殺刑名以至諠譁介恚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之不勝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罔不忌憚雖丞相亦退避不敢與校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士之賢者有弟安國人望未孚乃使同列共薦之朝廷以狀元恩例處之猶謂之薄文丞不優而主試之人遂罹中傷及居政府曾不半年竊弄威福無所不至自劉布進者奔走其門怙勢招權浸成黨與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上方稽唐堯睦親之意友愛其弟以風天下為大臣者當務將順反納小人章辟光建言以惑聰明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此亦衆人所同知也其終結之曰臣指陳猥瑣未免干犯[illegible]上說其才辯日久寖深其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辟陰衆進小人衆多則賢者必逃禍亂必至矣又曰臣推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以立異於人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若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其大如此已而果然是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而司馬光所陳略盡之矣方安石未用之時天下翕然謂必可致太平於是時也知其不可用者三人而已韓琦吳長文與誨是已而司馬光不與焉此三人者以經術文章較之皆出安石之下遂甚以政事言之則此三人者決不為安石所為然則安石之經術文章祇以為不祥之具而已故相繼論列者多矣唯誨與光獨任其責焉彼二人之言其理昭然不可不謂至也然帝不能用卒使禍亂成於蔡京之手庸非天乎

陳瓘論蔡京

哲宗時京與其弟卞俱在朝廷是時章子厚執政威福自己出京卞二人實贊道之姦慝相濟太上皇即位擢京為翰林承旨京陰結權貴專務不德帝將有大用之意中外詾詾右司諫陳瓘力言之章十上其尤切至者曰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弟兄在朝贊導章子厚共作威福卞

則陰為謀畫子厚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子厚不疑于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美私史子厚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又推定策之功毀威宣仁以取合二人子淳之於伐京為有功于之乘悖京胥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子厚于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置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而擠毀之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擠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鉗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蔽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蓋于之薄神考陛下既知其惡矣伯仲相符捐荒如一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論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罪宣仁陛下既察其罪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子厚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被命帶閤封劉子攜劍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是其舊言則是以珪之貶於子厚為非也在子厚則外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子厚有辭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子厚之初篤信京卞傾心降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子厚絕矣自今觀之

京之所以與子厚絕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之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則以釋忠彥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共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不難也忠彥等不務出此託之師謀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制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辯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欺蔑先帝與京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責禍於子厚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矣今既可以復留則後不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哉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幾亦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闢言路可謂知所先後矣臣愚首預選明知京在朝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惟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之所以憤懣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之者為國事爾非特為國事也亦為蔡氏也且京卞用事以來籠絡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且閒材智薦

之士可用之人誠為不少彼皆明知京下負國欲洗心自新擯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指為蔡氏之黨若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反為朝廷之用所以消去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亦已用之術在昔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亦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反於朝廷者以此然則消去朋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顛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成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以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強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和必成腹心之疾伏望陛下謹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則天下幸甚取進止準以羅之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監揚州糧料院尋改差知無為軍摧後上章條其事件曰臣上件所言在既責揚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當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並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為信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為

聖政之累無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專以輕君罔上為能以植黨任數為術挾繼述之說為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忠不孝之名加之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京若不去必為腹心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之一身遷貶榮辱何足道哉所有差知無為軍勑令臣不敢祇受逕還乘船前去揚州聽候指揮

臣從彥釋曰揚子稱樗里子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蓍龜以甚言知國之難也陳瓘之論蔡京其吉凶禍福莫不兆見可為國之蓍龜者矣然京終大用鞫為禍胎瓘言不售終斥逐流落以死於外王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豈不甚可憫哉

台衡錄

按遺藁先生所著有台衡錄今不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九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

集錄

二程先生語錄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府聞之當作於子府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

謙君子所以自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

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其恭進內顧之象也屢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過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夫曰從貴

便是易下蓋有闕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弟子論譔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伊川

學而時習之處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伊川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為仁之本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伊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至矣 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 伊川

禮之用和為貴有不可行者偏也 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右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學不能 明道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為君子
因子貢多言而發也 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
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 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問
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伊川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
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
顔淵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
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
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也 伊川

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逞而為節文數
定已為而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
以為禮之本 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豈有爭也
故曰其爭也君子 伊川

下而飮非謂下堂而飮雖去射位而飮也若下堂而飮則辱
之甚無此 伊川

素喩質繪喩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
以禮 伊川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
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
天下如指掌之易 伊川

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而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
者觀德行別邪正辨威儀云云 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也聖人道洪故止
曰人以為諂也 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
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也
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 伊川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
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伊川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 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之類
是皆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必有其仁故曰利 伊川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
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 伊川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者但
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
賓客言而已 伊川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 明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
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汝弗如也使子
貢喩其言知其在勉不踰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矣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己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
所及 伊川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是歎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也 伊川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梲諸侯之事也 伊川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 伊川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 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 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智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智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明道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由是也 伊川

宰我言知井中有人仁者當下而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明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通不止者也 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 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修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 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 伊川

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唯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伊川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明道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明道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 明道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大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伊川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 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 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蓋以告人也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伊川

叩就也兩端猶曰兩頭謂終始告鄙夫也 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 伊川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

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其輕重者
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
矣聖人則是權衡也 伊川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祭則敬也 明道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 明道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遭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不
達故共具之孔子偶子路後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庶子
路知之也 伊川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
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
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 明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
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為質朴故孔
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 伊川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
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學者
皆從於陳蔡者也 明道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
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 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 伊川
過猶不及道如琴張曾晳之任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
實也 明道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明道
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
之美然如此者人之毫釐謬以千里 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 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若不履聖賢之迹則
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
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己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
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
者也取於人者推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 明道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
其仁非一日之間也 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 伊川
宿猶預也非一宿之宿也 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問
而告之 伊川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
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 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
所告姑使深思之也 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為下則
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伊川
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
書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
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
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
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切遲
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
知朞月三年之事 伊川

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后仁化浹也 伊川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
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之
也 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
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
可以為士 明道
剛者堅之体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
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亡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 伊川
切切如体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偲偲
怡怡如也 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年
大國七年云 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后可以
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難 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汎奔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
蘧伯王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危猶獨也
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 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王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
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 伊川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言也晉
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
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
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
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伊川
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較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

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
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
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
子非君嗣子也公穀并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
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蔇
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仲始事糾不
正也終從于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王珪魏徵
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 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
行者 伊川
民於為仁甚於衣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為仁
也 伊川

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 明道
諒與信異自大体是信亮必為也 明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伊川
性相近習相遠不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生則
皆善自暴自棄然后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伊川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爲為
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明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為人所任敏
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 明道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
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衆剛而無虐之義蓋好
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

明道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墻面而立 明道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 明道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賤也 伊川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明道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 明道

學不傳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在仁其中矣 明道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所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

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知援溺之事更推廣之 伊川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 伊川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可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 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己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 伊川

命之城郭不為保民 明道

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小知則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為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 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痛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類有推之可見 伊川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 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

若君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政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命 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 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伊川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有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一段伊川拙得之旨斷什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翻

按龜山先生荅胡康侯書云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之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憖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托人於其家尋之若得五六便下手矣又書云伊川先生語錄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託其壻尋之未到沙陽志亦云先生所輯有程先生語錄不存今所錄一百四十九條見程氏外書晦菴先生所序次也題曰羅氏本拾遺蓋已見於諸篇者不復錄元本圖不止此也今元本不可見姑從外書錄之如右云

龜山先生語錄

按沙陽志先生所輯有楊文靖公語錄一卷今考之龜山語錄凡四卷未知所錄何卷行實云第三卷先生所錄然卷中所明每稱仲素疑書於他人之筆或者但見此卷中記先所問為多遂以為先生所錄耳又第四卷毗陵所聞注云辛卯七月自沙縣來至十月去蕭山所聞注云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或疑此卷先生所錄然先生受學龜山在政和二年壬辰則辛卯所錄亦非先生筆意者陳默堂所錄亦自可知今既不知所錄以俟知者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雜著

議論要語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变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漢請藥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后世哭嶽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衮為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憲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天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條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

名器可輕授人哉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偶語者棄市徒能禁於一時豈能禁之於萬世觀厲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惡至僕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於后世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矣君所以專務修德而樂聞善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後二主不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雖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於一朝而取譏評於萬世不亦誤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爲之此可以爲世戒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爲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可怨是君民爲仇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仁義禮智所以爲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惡之心爲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之心爲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心爲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爲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掊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无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況四端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君明君子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茲乎

唐德宗之惡過於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何則仁義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於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作威勢張禹是也

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强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尙不能免此況李林甫之徒哉爲人臣者視此以爲戒

秦暴如火天下怨之怨而不離者扶蘇在焉及扶蘇死二世立而秦亡賢主之於國家爲何如

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

敎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敎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敎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尙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此而行使宣王繼厉
王志述厉王事可乎
后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
之曰唐鑑而言曰魏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
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
而言之故人王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内則清
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乱之能知人則姦臣
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
心矣能知人矣武后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
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
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
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

祿山之亂内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不虛言哉
三代法度秦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兆用心安得不遽滅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体者夫治郡不進
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盖中興之際内
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緒武治
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
予謂漢唐帝識治勢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
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
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責而不能用則善無
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
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

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奸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
帝太宗宜不相侔绝哉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責實而不責名後世反
之此事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
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
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
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
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為君可知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
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
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
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愛其君諒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
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姦必亂天下
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以君言之則宣帝
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文張敞得之又曰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以臣言之則龔
遂黄霸得之君臣優劣於此可見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路温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
温舒首以尚德緩刑為戒援引古今至於千言其後蓋寬
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温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
諫人主聞善而能從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温舒見而能諫

矣宣帝聞善不能從惜哉

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其後陽貨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墻之害者多矣

成湯處心過於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武王以受罪浮于桀曰今朕必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誓湯誥數桀之惡淺而泰誓數紂之惡深

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如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為忠厚之士苟威勝德則未免為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為善見其惡則習於為惡習於為善則舉世相率而為善而不知善之為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為惡則學世相率而為惡而不知惡之為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

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

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令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議論要語不止於此僅錄得遺藁三十九段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雜著

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
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
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後人使後之作者不
必傳考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議百王
之通法知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此處有誤
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通法也
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朦
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爲春秋也尚矣乃今知
之自周室衰厲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鴈大
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
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在諸侯
法度壞黍離降爲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
餘歲矣冠屨倒置夷狄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
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爲夷狄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
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書爲一代
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侵猛不殘文不滅質不
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眞後王之龜鑑也所謂考
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
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
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近在楚人
大爲中國患于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淪左衽者桓文
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以霸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
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寔爲白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
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
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
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
自我五礼有庸哉蓋典也礼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
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礼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
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哲而天下之爲人臣
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
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
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
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以春秋其事之終始學者當以五經
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說春秋之辨於傳
註也猶擿埴於室不有人焉刮垢磨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
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
大可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志
於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戊戌在南劍從龜山先生
于毗陵授學經年盡得其書以歸伊川春秋傳在之後觀也
宣和之初自輦下遊伊川門人尹焞出以示予退而攷合於
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者非獨得於一五六於春
秋大義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明然同如
幾何之察有所用是措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川人叅
張之功分別條貫載記例者作釋例夫知中否要於斯答
自發於燕閒靜一之中離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後而游之
使自求之飫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韋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官治一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門而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褊急害道者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以觀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爲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閑拙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日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然之乃喟然歎曰自孟軻氏沒更歷漢唐之際千數載無其人有能自倡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三句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涑水則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盡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自期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未文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以朋友之義欲攝出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杅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延平先生答晦翁云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昔令人淒然其中間所謂中庸始終之說示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其稱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此氣象然何地位也

誨子姪文

東都有千傅家子孫不肖博弈飲酒馳騁試劍挾彈持鷹與群小爲伍見士人則遁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路人內扶之曰爲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講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以傳骨肉之情不治之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爲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無所寄而後已吾將拉汝二人訪諸南鄰嵩附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鄰嵩節之丈人入孝出悌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閨門之內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爲而至是也南鄰翁對丈人曰吾之誨子孫也非難也皆非詬訾罵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姪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做杜牧示姪照句又寫范文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奇時人謂之東壁奇語將示之做做寫于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一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于壁焉

杜牧曰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富鄭公曰願汝出門去錦綉歸故鄉　韓魏公曰願汝出門去早拜貴郎　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翰林看文章　曾公亮曰願汝出門去錦綉爲肝腸　[redacted]曰願汝出門去柱石鎮岩廊　[redacted]曰願汝出門去征行重八

方　其後蘇東坡打諢示子蘇迈曰願汝此門去母站
辱爺娘

羅古人即仲素先生也族有不肖子數人撰此以勉之況其親子弟乎此見仲素先生仁也故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族人羅綽敬跋

羅仲素先生無書不讀深造聖經之奧旨有志於學無志於仕不求人知人自知之遠近之士聞風承道重跡而前肩摩而袂屬也予嘗得之誨子弟文藏之以爲家寶今鋟板以廣其傳幸觀覽者誦其文而究其義師其言而尊其人爲尊長者勸焉爲子弟者勉焉豈有補於風教豈細也哉傳有之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其先生之謂乎然則信斯言也宜爲諸鄉隆興元年六月十五日左奉議郎致仕賜緋魚袋孫大中敬跋

與陳默堂書

從彥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尤着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錄其書并從彥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詩

觀書有感

靜處觀心塵不染閑中稽古意尤深周誠程敬應粗會奧理休從此外尋

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蕪是非理欲謹於初孔顏樂地非難造次誠明靜定書

示書生

知行踐徑固非難每在操存養性間此道悟來隨寓見一室物欲敢相關

頤樂齋

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頤瓢一味長

邀月臺

矮作垣墻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

後改云也知鄰鬪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

延平先生云羅先生山居詩偶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邀月臺詩云云偶見先生出此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鬪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送南劍王守歸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風蔭劍津解組翛然賦歸去舉轅無計可留恂

未把陽關三疊吟且將謬句寫離心千尋浩浩鐔溪水別恨

不知誰淺深

勉李應中五首〔則中以書來言其志方欲讀五百以致其意外假觀聽以暗旨求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將佛學較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豎
心官不肯思〔靜養從觀鶴其克念作聖得法於堋反是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

不闢雞犬閑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礼義，眼前
風物任繁華

全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祗恐
操心近矢人〔吾聖人之學皆在書在事中非佛〕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
自然無怨恩〔右道家無者〕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
林下養疎慵

自述

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百憐寡與真堪笑，賴有
清風是故人

題一鈢庵

可憐萱草信無憂，誰謂幽蘭解結愁。欲得寸田斷荊棘，只消
一點〔小注〕長伴赤松游

挽吉忠公吳助教二首

室富貞儒業，門多長者車。明經方教子，得第已榮家。性守仍
知分，天然不受奢。百年成古昔，行路亦咨嗟。

新生誇躑躅，惜樹嘆凋零。冷帶岩前月，光凌處士星。布衣難
得祿，白首易窮經。追想今何在，溪流對洞庭。

頹樂亭用陳默堂韻

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內顏。顛倒一生渾是夢，尋思
百計不如閑。心齋肯與塵汙染，陋巷寧容俗往還。要是堅守簞瓢

心不改，恐流乞祭向誰階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跼蹐復涼涼，糊口安能仰四方。自決歸鴻心自表，門堪
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猶仍綠，傍戶千頭橘又黃。我醉欲眠
卿且去，肯陪俗客語羲皇。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十載猶緇京洛塵，歸歟那復周朝紳。君今談笑青油幕，我但
戴我烏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濯，衣冠寧美屈原新。欲齊孺子
滄浪詠，會意須還舍瑟人。

題靜亭

鼎創新亭靜更幽，四時景象鎮長留。端如和氣熏談笑，恍若
春風中泳游。排闥山供藍色重，激瀾水擁碧光浮。我來登賞
無窮趣，好把新詩與唱酧。

送延年行〔延年將□□□□用□贈其行〕

聖言天遠海潭潭，猶在潛心久泳涵。提念百家非己好，妄將
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學若陳亢只得三。此道慎來
因自足，却隨鸚鵡話圖南。

再用韻送延年

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顛我日思舉劇論，尚君
時與得高談。眼前積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二三。幸久相親
頻握手，漫成分別又東南。

和延年岩桂

幾樹芬芳橫婀沉，枝枝若占郄家林。風搖已訝飄金粟，日照
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我今不願
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題德士退庵

牛頭山頂鎖煙霞屢月松風卲我家筏渡有情新活計築空無物舊生涯已將黃葉分双手却擴白茅占一穴會得頻煩歸去路索然忘鳥更忘花

賀田溪張公遷居

華構經營占地靈瀟灑境合數峯青句完公子方成室趨訓兒孫已過庭豈止一時誇壯麗定知百世耳安寧願惟善頌非張老祇貢湯盤註日銘

和張公叙別古風

良工創新第蕭灑倚洞府經營未畢工四面方與堵蛟龍忽夜徙空中震雷雨親舊賀于門主人迎孔戶連喚鳳兒來植書殺多部爲我張廣筵酌賓酌以旅人謂主公賢敦朴喧峻宇規模出心匠務卑宫乃祖欲圖久安逸勿辭勤勞吉忠孝闡門家詩礼光族緒居室云苟完謙冲弥自勵玉石不分別鵠雞謾爲侶頭乎局促轅鄉許少推許嘗游莊樹間書作斎人語何辛天相之悔然交鄙魯早年欽大名馳書聊以序比宋指清風談笑揮玉塵見之名利盡久侍豈無補素志以深酬青眼徒相與默念湯盤銘未爲傾肺腑何當惠古鳳綸綺施於老妙曲誠穷和取則遠柯斧

先生曰白雲亭擬寐記敢軒皆有詩及銘記以紙蠹朽蝕不能全俟後搜尋真本當得其錄首猶完也

卯中春拜山羅榮君美敬書

附錄上

事實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劍浦之羅源人羅源昔曰上國先生遠祖迁于是鄉聚族百餘皆羅姓也故改曰羅源出先生曾祖文郢墓志曾祖文郢祖世南父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学及長從吾刻厲篤意求道初從當律先生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学於河学遂往学焉踰知舊日之学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昔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乃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龜山答問錄第三卷則先生所編也同門陳默堂幾叟與先生俱游龜山門情好尤密定交幾四十年默堂嘗云悔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數日跪然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害正焉則竟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看若看則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其學日新大不可及先生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原中新安朱松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学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游朱子年譜云朱松字喬年少以詩聞從豫章先生羅公游又聞龜山所傳伊洛之学初

李虛中以書問元生云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粹充之以厚
大體之以仁恕積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
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亦
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
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問答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
一及雜語先生極好靜坐將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
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捐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
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先生少然可亟然許焉
紹興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先生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
袖諸生宗舜張元佚特爲詩張維康獻行釋菜禮有洙泗
遺新氣象舍人呂太中以詩叙之龍諸夫子廟壁今石尚在
先生山居有館軒邀月亭獨寂然白
靈溪亭又次韻有亭曰濯纓每自賦詩默坐諸公皆有唱和嘗
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
則天下無嗟怨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
大奸必亂天下小過必微全人其若遵堯錄云我宋一祖
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和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
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蔡京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
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遺稿要語台衡錄
春秋指歸晚號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
有四子敦叙早歿無嗣喪不得歸者數年其後族人羅友爲
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葬於郡
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應中始爲歸葬于本郡羅源黄
際坑之原母夫人墳之側敎授公葬云李于汀之武平縣又
一本云附葬于黄際坑府君墓之側去縣二十里墓今猶存

嘉定六年劉守允濟又聞先生之名自到任後力加搜訪遂
得春秋解毛詩解一書四本今存李及遵堯錄八卷尚未
脫稿侯於是精加讎訂錄遺堯錄表請于 朝乞宣付史館
外賜一謚號以示褒表儒先之意又得先生墓於荆棘頹圯
之中重新修整立石以表道禁事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
諸生致祭于墳所每歲展祀無闕又給官田若干人看守照官
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令守墳人充三老巳行蠲仰其
於內以六石撥李中寄每歲禮事之費餘以給守墳之人與
田實食節教授李曾生員備酒殺時常親到墳下行禮到
碑錄五賀省照祭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閩憲楊左史陳乞
諡羅李二先生奉送太常博士陳昉擬奏議云道德博學曰
文言行相應曰質師友淵源洞明天理非道德博學淳清介
絕俗清遠有辯非言行相應乎請謚先生爲文質 七可其
奏丁未冬制下戊申春到郡夏五月推部丁侯給命推官
說元忠率臣并其子孫詣墳所焚黄祭畢而歸

問答

問龜山云積學質之性如何龜山曰人所資於天固有不同
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
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
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及其有疾也以氣不
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
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說氣質之性亦云
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
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
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
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否龜山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能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須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問詩如何看龜山先生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体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貢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体會何謂体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為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体會惟体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先生云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語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先生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体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疑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何曾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礼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何為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静處尋求

延平云昔聞之羅先生云横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又云侗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所助為世事淟汩者甚矣所幸比年来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頹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

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
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
象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
晦庵年譜云朱松字喬年甫紹興進士第入館為尚書郎少
以詩文名從豫章先生羅某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伊洛
之學
晦翁云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又云羅仲素先生都是着實仔細去理會
又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龜山先生[illegible]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
[illegible]傳又云延平先生之傳延其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
學源流深遠
晦庵年譜云延平先生受學于豫章羅先生與韋齋為同門
友
晦庵門人問云李延平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為然如
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
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曾見李先生說舊見
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
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
如何看得道理出
晦翁祭延平文云性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
諸儒議論 附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附録中
繳進遵堯録 劉允濟
臣聞言盡忠而得録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illegible]綫而有功
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illegible]於功名畎畝之中
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藏史記於名山
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于屋壁上送官人雖無求信之
心道豈有終窮之理哉念淮論之斷簡果逢 熙治之昌期
臣少校[illegible]長遊宦校又聞羅從彥為閩名士[illegible]行甚高其
在徽廟朝居鄉授徒守道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
聞欽慕之心昨叨 聖上之誤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
彥實為郡人問其世家寥絶難迹訪諸故老搜索良勤久而
見當時與詩解之累編中乃有 聖宋遵堯録之八卷觀書
揭筆自為叙文大抵以我 國家 一祖開基 列聖紹統
綱正目舉無漢唐雜霸之未醇 君聖臣賢若符禹遵 堯
而不敢備述 太宗兄邊防事機之重畫守規模復言 仁
祖承封祀宮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不意推本深仁大而郊
廟宮掖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
辨微以寓諷諫之誠未陳 元豐聞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
作俑之過嘗心歎法創為功利之圖竟侶蔡隳凌兆胡虜之
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靖康丙午而已成值金寇邊壘而
莫上八千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四萬餘言剴切之文彬
彬可撫臣以是見從彥道術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
儒詳若廊廟之素宦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蔡雍之所傾
殁廢於不而但廢情誠可憫忠亦難磨臣謹録成書繳進
補聖欲望萬機之暇特加 乙覽之勤儻有合於 宸衷幸

宣付於史館仍乞 睿慈賜謚如 近朝尹焞邵雍之傳庶
幾天下歸心希古者下惠少連之峯非特舒遺忠於泉壤亦
將與大道於人心臣還觀從彥凡所立言不愧今古於無從
嗣可續聲猷所圖斯文遭遇於 聖明庶使其名流傳於永
久言誠任贊罪分誅夷所有羅從彥元撰 聖宋遵堯録八
卷謹繕寫成二冊実封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

貼黃 前人

臣竊見故端明汪應辰待制朱熹所撰延平李侗行狀墓志
具言侗師羅仲素且言故[illegible]諫龜山楊時唱道東南從遊甚
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仲素乃從彥
之字以是知從彥學有源流臣到郡日力加搜訪或云從彥
嘗應峯就特科爲主簿緣無子孫別無證據今觀所著書只
稱延平羅從彥尚未脫稾臣取元本更加審訂方敢奏 聞
伏乞
睿照

又貼黃 前人

臣照得羅從彥既無子孫荒墳一所委之榛莽深爲可憫臣
比類嘉定五年 敕文內忠臣孝子墳墓量加封護一項已
行修飾崑給官田差人看守仍牒州李每歲展祀無闕如蒙
聖慈從臣所乞以遵堯録 宣付史館外賜一謚號即乞劄
下本州遵奉施行併乞
睿照

請謚羅李二先生狀 楊棟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秘閣
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
者先正學術學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顛倒上無所折衷
下無所則傚無所折衷故上聽惑無所則傚故民志亂民志
蠍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之患從此始矣故正學術
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恭惟 聖朝天開文治純公正
公二程先生崛興伊洛之間闡道於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
至續孔孟大公之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末一貫人已俱立
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沒門人傳其道者曰
龜山楊文靖公文靖傳之羅先生從彥羅先生傳之李先生
侗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默坐
澄心体認天理之語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遊累年
往復問辨而卒傳先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
流不可誣也 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
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謚甚大惠也然朱文公
之學實師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
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於其弟
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
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言爲道義而發書之多寡初不
足計且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論語必以
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歷敘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
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辨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率天下
以正道實至重至大之事不可忽也既朱文公所稱羅氏曰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
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
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然則朱
文公之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
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表者可知矣今天下學士家有朱氏

之書人誦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透大精實千古得之心而見
於行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公所傳
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以求造夫至善
之地揀恐名實淆亂是非顛倒文公之書雖存文公之道將
發矣故竊以為欲明文公之道莫若尊文公之所授濂將明
指咨諏閩部實在羅李二先生之鄉而平生之志頗知景慕
用敢冒其事以聞欲乞
聖慈採理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
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
賜美謚昭示寵褒表勵方來庶幾伊洛之學不淪於言語朱
氏之書實見於踐行豈惟二臣潛德發揮其道光大而於道
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尋送太常寺丞
通直郎太常博士兼景獻府教授陳協撰到羅先生謚議節
文曰生有爵死有謚云云

議　陳協

生有爵死有謚故爵隆者然後得謚所以示其節也至於蘊
德丘園而其立言有補於當世可傳於後學則節惠之典出
於　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羅公從彥可謂有
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初龜山得伊洛之學倡道東南士之游
其門者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流中推公一人而已
當　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
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
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延平人既沒之後家無子
孫故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
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　藝
祖開基　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　元豐改制皆
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獻人不
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邪謹按謚法道德博
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
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關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公為文質
云云謹議尋請官覆議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禮部郎
官周坦撰到故羅先生覆謚議節文曰云云

覆謚議　周坦

士有畢身隱約而道德問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一命之
寵身沒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為人心綱常之標準
者閩係甚大則泝流溯源節惠之典安可闕也羅公從彥不
求聞達於世窮亦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
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
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
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
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
遵堯錄一篇述　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
畫下及　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撥要提綱無
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考之謚
公曰文質於法為宜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

右劄付本家照會準此　淳祐七年十月

謚告闕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附錄下

見羅先生書　李侗延平先生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恭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篲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汲汲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絲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絲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為利祿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為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擇焉而不精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欲捐想念即無住以生心者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坌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之殺啓路有依仿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為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得則徼也眾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為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此句重出恐有誤接物而與之為儕未占而孚與有遠邇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illegible]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啓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

答羅仲素書　胡安國字康侯謚文定

安國頓首　主簿足下記居南比尚眛平生往歲乃辱惠書數千里之外并示所著春秋指歸備覽二序惟賢者欽慕聖門之篤良慰孤想書詞宜即報曾兵戈紛擾久不果重念雖

意不可處辱聊有所聞夫春秋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弑君妾婦乘其夫夷狄侵中國天理滅矣聖人爲是作春秋戒履霜之漸明嫡妾之別謹夷夏之辨其微辭隱義抑縱予奪是非進退必多求博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事明也必心解神受超然自得非可以聞見到也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今足下乃謂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切恐其言之過矣且許止以不嘗藥而書弑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而書弑陳乞以流涕不從而書弑至於欒武子親弑其君州蒲而不書楚公子圍親弑其君郟敖而不書鄭公子騑親弑其君而不書郈歇閽賤罪歸齊人而不以盜稱里克寧各存其官而不以賊討春秋學法曷爲輕重不倫如此哉使後世君子致疑經傳者論排之聖人精意愈晦而不明也則有由矣春秋大法既晦不明而謂能使亂臣賊子懼則亦妄矣夫聖筆誅亂臣討賊子其法至詳先儒皆秘而未之發也宜熟思之足下又謂因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而知春秋爲百王不易之通法不知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兼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之類者果何事乎得與指歸備覽幷以見教以啓發其所未聞不勝幸甚

安國頓首

答羅仲素書　陳淵

語孟師説跋　陳淵

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跽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悦於小道而適正故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不此説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猶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自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原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閲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尊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絶少非原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録一本以備亡味今録其書并以仲素之所授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紹興辛酉正月元夕後三日默堂陳淵謹書

韋齋記跋　石墪

吏部朱公尉尤溪時所居之齋曰韋郡之儒先羅公仲素記之吳郡戶曹曹君令德銘之宣和六年吏兵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教授當邑寄公之子編修先生仲晦父適以事來整學于先生者相與訪故韋齋所得小室雖非其舊而區景不殊遐想高蹤嘆慕不已先生亦泫然流涕因出張舍人安國所作齋榜二大字暨諸公之詩刻記銘以成公志惟公道學高妙充之於身洪纖中節猶懷躁急之慮而有佩韋之警夫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公之謂歟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羅璞

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以欲到聖人止宿與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游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諸儒語論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錄其實也庶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為友得其本錄之庚戌辛亥中來館生徒于南齋羅源南齋也授予此本參諸倚約龜山之姪壻議論尤得壹與程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橫渠先生陝西人姓張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為入室高弟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諱從彥以特奏中下科蓋吾族後山之裔後山乃羅源之後山享年六十有19故自廣回卒于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六月念八日第章因閱此書記于汀州教授廳云

題義恩祠壁　宋

從彥先生名也仲素先生字也將樂羅宗學先生官也先生姓羅氏與宗約王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先生六聞伊洛之學師事龜山楊先生得所未得聞所未聞從龜山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嘗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聞之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歸語龜山其說亦不外龜山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得不傳之妙此先生之學也先生無論諸經解道文在諸從孫者家春秋解昔宗約處見之此先生之文也先先同殿撰公肄業於義恩寺後繪先生遺像從祀于先世香火之側蓋此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創故也宗約官桂林木自廣西從宗約歸延平宗約西行改秩留木此寺以俟其歸

嘗聞宗約講及先生道學積纍今拜先生遺像起敬起慕之餘拾得所聞輒敢僭易書于祠側之壁後係之以辭云

先生之學　精一之學　先生之傳　伊洛之傳
至道無文　至學無詞　以心傳心　天地不知
先生之道　天人之師　其道光大　有俟他時
揭來瞻慕　後學得依

時紹興乙亥十月廿日東里盛木仁叔題

書議論要語卷後　羅博文

伯祖先生議論要語得之於鄉人石安民大任其仲父道叟公嘗紹興乙卯嘗為延平學官搜此題下傳之都人彭君今先生云亡無所取證恐兵火之後既散不可知觀其議論高致有術用之學致主庇民脩身養心蓋在於此於是知先生之學不為空言也謹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嘗訂正晉乾道丙戌十月寓成都齋堂姪博文敬書

題羅仲素類樂亭　陳淵

亭名類樂枕高山自有行藏契類天性不求千載遇尋門為得一生閒築亂西巷堤於衎寫胃學雲任往還更繞洛川求所學會傳錄論洛人閒明道先生嘗稱其學

題羅仲素寄傲軒　陳淵

南窗何似北窗涼寄傲乘風各有方俯仰尚嫌天地窄登舒嘯詩古今長酒甚蓋東籬醉綠菊採殘涇漲根黃萬事辭來俱不醒時飛渠夢到羲皇晝山事九先公亦酒畝云

題羅仲素濯纓亭　陳淵

涉世誰能不混塵學無壓土豈簪紳滄浪解洗許由耳歸還況晴節巾心地已非汗可染擬將名自垢德常新此亭要與名俱永不信西風能汙人

上舍辭歸　　李延年

學道求師久劍潭豈緣枯朽預儒通致知事業同窮理克己工夫判立談未借老商顏笑一巳晤韓氏俗重三過庭昔問論詩礼應問從誰學指南

和羅仲素寄子靜長篇見默堂文集　　陳淵

豫章先生遺藁序闕　　胡清獻

二　　馮夢得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余後七十歲而生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極天地萬物之理尊堯錄其言帝王行事之迹著為春秋等解其言聖賢氣象述之意備焉詩記東牘其言講明自得之旨深為時多故齎志而歿道之不行有以也咸淳庚午十月既望先生之從孫泰孫出此編示余於龍津驛舍且求鄙言序其首余惟先生之道德學問聞于朝錄于太史傳誦于天下之經生學士固不待遺藁而顯而此藁亦不待此叙而傳然不辭者自以生晚未得與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泰山嚴嚴魯邦所瞻若獲掛名於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人弟子之末豈非時棄之至願也哉春不之逝兮携我手之歸兮茫茫九原孰莫起之後學馮夢得敢拜手稽首而為之書

豫章先生遺藁跋　　黃大任

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三先生皆劍津人一脈相傳又他邦之所未見龜山先生云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一人而已晦庵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受於前而授於後猶水木之有本源天下知敬豫章先生非一日矣初心先生所謂不待遺藁而後顯信夫羅君以其編緝之勤為求其在我者使驗之於心体之於身無一忝焉是亦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也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靜定書誦先生之言以為君勉可乎咸淳六年臘後五日

建安黃大任謹書

二　　劉將孫

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至哉言乎此師友之定論也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既然求之耆舊間久乃得延平問答其詞語渾朴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僅蠹蝕見又非延平比愚於是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或曰其簡也若是道焉乎傳余作而言曰茲道之所以傳也子曰余欲無言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語之道盛而自得之學隱矣二先生之自得者有不能得於言也與所以傳朱氏者亦不在於言也朱氏之得於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為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則吾為斯道慨然於此久矣此集如集學者實守尤不易正亦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者不在此蓋嘗拜先生之睟容矣光風霽月玉色金聲劍山青青劍水流清徘徊瞻極何往而不聞金石絲竹之音也元貞第二春廿有二日廬陵後學劉將孫拜手書先生從孫鄭叔所藏家集後

三　　揭祐民

先生大節章歌如顏曾問如曾言志如咸雍和如仲弓宜師

友相傳誦議相尚魏乎冠昜追祀千載也閒世之姿遭時之窮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當王安石用事先生知其嘗心鈌法使正人斥逐綦綱戕盡先生明哲保身時又讀易有也知鄙闢非吾事句豈忘乎昔禹稷之心哉思不出其位靜交聖賢遠邈伊洛不取於彼而詣極於此安吾素也著書立言幽而光潛而微充前拓後而窈冥者莫可測識其書初也散亡減没於鄉里世莫知所求惟天不泯斯文後死者有幸許氏乃密藏遺本於欲燬未燬之際孫章之美采手將之寶免有耕而存許源以偏學任南平教軸頭綬諸梓[illegible]適予過採之年切朝聞之念辱學示教讀而志懸知九原為重起也源復語予以是書當與延平先生文集並行遂決意藏諸書院之古椽洞庶託永久山高石堅張穀成年呵護之專推能含旃謹跋後學玎江揭祐民從年父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外集

延平書院志

嗚呼自龜山没而斯文之統賴先生以有傳不幸山頹梁壞乃在盡荒數千里之外留滯數十年而後歸葬是以嘉言善行散失不傳然朱文公嘗謂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則先生之學術可知矣又云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則先生之操守可知矣先生嘗論舜盡事親之道則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聞而是之曰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片言之間足以扶三綱立五常如此則其言而世爲天下法者可知矣讀書有春秋指歸春秋釋例春秋集說及遵堯錄其規模之大條目之詳該貫之博攷覈之精使其得志於當世則舉而措之事業又可知矣其學一傳而爲李延平再傳而爲朱文公始集大成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繼往聖而惠來世者如此學者自流泝源可不知所自哉

誌釋菜事　　教授石公轍

紹熙三年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惠州博羅縣尉羅從彥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宗昇張元俟符濤廖操張維竢侯同行釋菜之禮有洙泗斷斷氣象而吾友呂居仁舍人以詩見褒不免有過情之譽然意在紀實謹刻石而龕諸夫子廟壁俾來者有感發焉曾稽石公轍道叟謹誌

燎黃祝文　　通判丁鎔

維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朔二十六日癸酉朝散郎通判南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州事丁鎔恭覩　制書特賜

故羅先生謚文質敕差從事郎南劍州軍事推官書院錢糧
官沈元忠焫黃于墓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而祭之曰生有
爵死有謚士繼德乃特賜維先生李楊氏推詣極一人已授
廷年賢朱子集大成公啓秘丘園湮恩未肯昔劉侯曾表異
録遵堯請于　帝歲三十前晉陽曾平舟尚將指風景泉申
前議下太常考行事曰文質公有是謚告頒勸善士皆稱符
率官吏告于祠薦牲酌焚焫黃祭掃地刻堅珉　上賜修公
不亡千萬祀

祭文　　郡守劉允濟

維嘉定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丁酉朔二十八日甲子朝奉
大夫權知南劍州軍州事劉允濟謹具清酌庶羞之奠俾迪
功郎南劍州州學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于　有宋羅仲
素先生之墓嗚呼大道之南昇於鐔津前後相望龜山延平
淵源演流實維先生龜山之門受業者千潛思詣極獨推一
人析心理之精微測六藝之淵深兄厥立言大猷是經遵堯
之編上進典墳謂茲成憲萬祀不承推先生之志豈徒傚覩
一世素隱行怪若沮溺之倫哉曾不百年莽然遺跡豈無他
人子孫繩繩徒脩牲牢於鄉校之從祀顧遺松楸於空山之
悲風允濟假守此邦素尊所聞訊故老之往實得兆域於將
湮固斬板之衛封表隆碑之崇設守家者復展祀有亭庶期
先生以爰厥靈苟殊平生之微吟遊斯月兮洋斯緩此邦
人士近先生之居去先生之世未遠益興起乎斯文蕙肴椒
漿聊薦哀芳

二　　石公轍

惟公稟德醇厚問學淵源信道之篤衛道之堅識與不識咸
稱其賢士蔽於俗則方破圓沉迷利祿莫之或遂無沒道忘
離析聖言心到之學發而不傳公憫斯道求竟之先伊水之
涯太白之巔裹糧擔簦請益精研道志其妙見此純全詩書
易原不貫穿解釋麟經流積闡編發之旨如躐宜妍往
新羅浮登氣仙仙欲成其書歸胡不端歌詰此理彼蒼者天
嗚呼不豐其祿而豐其德不與其命而與其年軒輊一生其
志可憐了斯之知龜山之脈道同志合與公斉肩皆達其志
何公獨指早慕德心推已勵晚官廷卑奉周旋弛擔之
初道訪丘園翻然南遊日望船還以訓開淵沈然驚駭
下乘誰誰問奚指求魚何筌迎拜公柩志深痛經行
何能敷起于九原謹以畫奠情文曷宣

三　　高斯得

昔在龜山倡道南服士遊其門雲合霧集顯允羅公表表獨
立篤學力行深思默識飢食渴飲道所從入未發之中靜觀
自得淵源所漸以有信國家萬世師立我民極斯得無以備
使于茲職在勸率維政之華舍菜之後薦藻是持尊禮表勵
存乎其辭先生如在其昭蕩之時寶祐二年八月也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侗頓首再拜　鼎元秘教尊兄座前侗不見顏範甚久咫尺
時聞動靜深自慰梅雨方霽伏惟燕居燮愷頤神導候萬
福侗堀處山埜絕無晷暑師友不聞道義之訓朝夕兀坐頹
天之霽尚得以積季孫繹以聲釋負愆而已其他亦何足言
苦於無侶可以縱步前此宋館以承近日飭論臨紙馳情未
間伏冀順序為遠業加衛以須陞用至扣至扣乘便謹上狀
不宜重于後一日侗頓首再拜上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録　　李侗

侗向承見喻借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録欲望頒示一觀

若蒙寄附便來甘心焉兀坐絕無過從正賴師友之益以散悶
中憒誦其有吾兄昔日唱和律篇亦冀不外相示看畢即上
納也
侗再拜

教授公復書

某再拜仲尼詩甚佳蒙觀字形辰舉先生友人也不謂志趣
如此乃不永年天於善人何如耶可歎可歎遺棄台衡一書
乃為八一哥取去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諱敎叙者可惜忘
録此子近聞其為絕世也既趨向異途存在罔知但可太息
耳　某再拜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侗頓首再拜縣元秘書舊積帳便中傳示誨幅并録示盛
製一觀八畫頭角玩味以還尤深未易可言區區欲即
詣狀為幹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奉書惟積循仰
耳秋暑尚熾遠惟即日以還慶侍尊候萬福侗塊處山
間絕無過從賴有經史中古人心迹可以探討雖粗能遣釋
朝夕然離群索居不自知其過者亦多矣尚何敢跡一二於
吾兄者邪忽得不外損示所志一一諦思足見別後造道之
深欽服欽服侗文采鄙拙未嘗輒敢發一語近為朋游見迫
有一二小詩輒不揆録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
便次有以嘗誨者千萬勿怯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
勉勵以赴省闈大敵行席掃為交游慶此外加愛為禱
七月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答延平先生書　陳淵

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
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則聖学無窮得其門者或寡況望
與乎孔子之門從游者三千獨得顏子為殆庶又不幸短命
道之難也如此世之儒者掇拾前脩紙上語自以為有得於
聖人譊譊云云莫知其非甚矣其可哀也云云　用是慶吾道
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不獨今日也

又　陳淵

自仲素老友之亡龜山先生繼逝舊交零落殆無所就正獲罪
於往日從遊之賢者多矣方欲待盡丘壑朝廷不知其愚寘
在要地平生自誑一旦暴露奇禍難處想雖知吾愚中之恕
恐亦不能辨其惡也用是日念在朝轉求外補以畢餘境尚
賴忱誨洗滌積垢而來教過奬何以當之行親杖屨遠紙言
不能盡

雙溪集十六卷欒城遺言一卷

（宋）蘇籀撰

清初鈔本

雙溪集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籀撰。籀有欒城遺言已著錄。考蘇黃二家並隸名元祐黨籍。南渡以後黃氏雖承藉先澤頗見甄錄。而家學殆失其傳。惟其孫㽦依附朱子之門。得以掛名於語錄。朱子於蘇氏兄弟攻擊如讐。而於庭堅無貶詞。㽦之故也。然㽦之著作。惟宋史藝文志載有復齋漫稾二卷。世無其本。文獻通考已不著錄。宋人亦無稱述者。文章一道殆非所長。惟籀以蘇轍之孫蘇遲之子。尚有此一集傳世。爲能不墜其家風。獨是軾轍之爲偉人。不僅以文章爲重。其立身本末俱不愧古賢。籀此集中乃有上秦檜二書。及庚申年擬上宰相書。皆極言和金之利。所以歸美於檜者無所不至。不免迎合干進之心。又雜著中別有進取策一篇。復力言攻劉豫以圖全。前後議論自相矛盾。蓋皆揣摩時好以進說。小人反覆有愧於乃祖實多。轉不如黃㽦之无咎无譽矣。特其詩文雄快疎暢。以詞華而論。殊爲尚有典型。固亦未可遽廢焉。

浚溪集目録

卷一

賦

紅丹賦　温泉賦
二松賦　蜩嶺賦
雪堂硯賦有引　米元暉研山賦
戲作梅花賦　靈物賦

卷二

古律

次韻大父環參　大父令賦舊扇
大父令賦梧魚　咸陽縣令求清渭樓
詩和何子應長句
次韻范氏子寓居即事三首
共二、共三
耕者得古玉指環一首
游寒溪次酷字韻題九曲亭一首
次韻答吳以道見贈二首
次韻范機宜感懷　送王機宜歸襄陽侍
下一首
黄筌畫金盆鵓鴿義罷屏風者也一首
世地詠史一首　東坡三絕句
山陂丞相呂汲公墳村二首　南溪太息一首
共二
舟中懷古一首
久時陳叔易遠別離三首
懷雍都一首　橘子花一首
登栽一首　夜飲一首
去年一首　維摩詰一首
俯成三絕　梅雨一首
張端人九十六歲命判叔眉壽堂詩二首
隱居一首　屋壺一首
秋分一首　笑吳叟啜茗一首
人神久歸議年八十餘諸人作詩祝詠之
鵲一首　連[illegible]一首
贈蘇文瑾　酴醾一首
次韻鄧志宏三月辛卯大雨雹

次梅齋嚴韻　跋思古齋詩卷
僧庵座上梅花　遊鼓山一首
〻洪玉甫秘監茘枝三首
〻六二　共三

卷三

古律

次韻待制王公出示李公丞相山鼓山吟
和之什不揆蕪累奉和一首
次韻洪令叔瑞平遠堂
洪子異示論詩史無答一首
王叔明示長句談島門人不出焚見失矣
齋出未為茶也次韻一笑
次韻王大豐父待制茘枝六十韻
木梅茶一首　寒夜
晚兵　次韻洪叔瑞茶磨[illegible]
亭四畫　次韻洪令三月晦日[illegible]
東山一首　遊蓟偶成二首
雕木工　送朱畬年被舉薦監

石井鎮　奉和秘監洪文迎諫
識徐公建除之什并次元韻
上勸學行　夏旱一首
孫子安求無外道人換詞
閩中扶南一首　次韻洪叔瑞見和
指范子儀登昇山次范韻
送范比部待節廣東
與可墨竹二十韻　次韻范子儀怡山飲
鏡訪王仙君舊遊一首
次韻范子儀東山之什
次韻伯業賦詩相迎喜予歸秋一首
次韻洪大大舍人蘇黃雨券一首
溪東城所淡井一首
旅舍中秋一首　小僧為[illegible]
銘六首　八[illegible]一首
古詩　[illegible]
司士一首　戲蘊曲一首
中鋒二絶　題孤篇仙人鍊丹山

項一絶
平聿一首
呈甫一首
中壘一首
四寅歲雪一首
桂侍御道父哀挽詞
赴僧寮白瑞蓮一首
韓蘊之宰山送行一首
紬史　若書
大鳥山寺

卷四

古律

幽棲三首
共二
共三
賦雪一首
晴日緩步二首
共二
和老中韓子蒼梅花三首
共二
共三
留別趙大年并姪小七秀才
共二
瑞香一首呈韓子平
合華鄧氏西山臨溪而居又架水為亭雲林鄧鋐之贊概乃集得之鄧氏求其名于蘇東坡江鄧德名之曰舊精題一絶

大果憶靈隱寺今惠一首
若熟二首
題徐即川讀卷一首
不兩一絶
秋晚古吏二首
次韵范才元中秋夜
晚秋偶成
僑居
次韵伯父茶花
北湖
陳翁壺何氏輓詞
潘舍人叔父朝議輓詩
寄呂德元時為都府屬二絶
靈巖寺長松一首
送韓少反萃鄉丞
讀花記紹五大奏議三絶
題舊圖一首
次都廣八舍弟娃林買民一首
望道一首
早蛾一首
泊溪一首
懷宗淑宋芬三絶
睡起一首
送才元長樂倅
秋夜聽雨一首
屋居一首
簡江國韓尉謝珍惠二絶

李驍廟永拙軒一首
題趙憲御史赴江西三絕
寒食後出郊一首 龍翔真歇和尚求詩
贈一首 送富極知三衢三首
示兒子翊 送中書舍人尚上二首
訪鹿田二首 武林春日二絕
邵公濟求泰定山房十詩
下馬橋 邵公泉 疾勤堂 松門
采薇澗 嶽山亭 懷伊亭 柳陌
桃溪 竹路
避暑山寺二首 又
六月不雨至七月中旬苦熱一首
千葉白芙蕖一首

卷五

古律
僑居一首 歲晏即事
連雨作寒二首 擇鄰一首
才難一首 何武翼挽詞

胡常次五一首 朱亭伯改官轉見過一首
守局一首 觀陳熱庵高樹梅花
感發 退士一首
祝舜俞少卿示葉歲寒家園唱酬風什一
緬不度杉珠上塵二首
夏日歎二首 休沐日
覈實一首 游跋卷二絕
園人釣果 送程吾叟知漳州 建安
又 山齋閑詠
嚴宗室挽詞二首 又
林少卿太院母夫人柳氏挽詞
又 賀鄉佳對語一絕
秋興一首 賦黃花一首
次韻陪諸公湖上春游
次韻孫邦求少監游劉園一首
句龍君瓘求所居垂蘿亭詠二首
眉州禪僧一首 劉少卿行
永嘉周道人求詩一首

調王季恭省幹　示施又新同舍
節婦吟　解羅京局一首
甲子歲七夕與伯業伯衍游龍井聽老出
　示次韵逸林理詩卷奉同雅趣一首借
　用頻字　秋夜雨涼一首
次韵趙德載大監鐵佗之什
送陳夢得省闈一首　踈懶一首
題善草字者一絕　元夕
春日郊外　飲東窗一首
送蘇念八郎下第而歸梁益
戲阿一首　次韵李次仲赴廬山
張舍人招贈之什　冬日即事一首
送孫丞法先池陽二首
李隱卿與劉翁同舟至蘭溪次韵
韓省幹子平爲輩應格朋友漢然未知忽
　改京秩作七言近詩一首賀之
絲扇偶吟一首　卜居遣興一首
卜居謾賦　參雲亭納涼小集二首
後數朝復依前韵二首
仲秋較試淨慈精舍會者六人約重事畢
　置醴謝滿翠云以詩堅約次韻酬之
試闈即事三絕
李平湯翠方三君再用前韻復酬一首

卷六

古律

觀胡文恭樞密全集偶成一首
送李舜之武博學宏詞　擬古
陪侍知府待制大中山高設宴閱是日廣
知去春林亭紅樓風什奉繼一首
蒙知府待制寵和前韻又承惠湖水橋之
　拾一首　朱從事安詩挽詞一首
夏日池上　公退三首
暑雨德衢州一絕　送滁守蔡瞻明提舉
趙知叔大夫母安人曹氏挽詞
去中春雪一絕　龍井僧全示寄庵樞
　密程公累篇季文弟新什求余繼其末一首

武林春日一絶　勉旃一首
秋冷一首　浚过二首
又　春設一首
惜花一首　何會卿婦清河張蝪
挽詩　閑詠一首
故孺封曾氏挽詩　春集僧舍一首
薄蘭一首　夾夏即事一首
妖老一首　廬居一首
重陽一首　山行入寺一首
近市一首　璘飲一首
春晴一首　社日
指山更作一首　講學後一首
編聯偶作　舊梅一絶
嗟石岡幹辦挽詩　除夜一首
題劉紫微貢父公是集一首
中秋苦熱半格一首、　晚秋一首
番令度支歐弟令表　挽章一首
樂楮吟一絶　雪齋即事一首

元夕偶成　送竹蔡菊一首
古語　寓言一絶
呂偉信求冰花詩賦得兩絶
樓桓家挽詞二首　絶句一首
白菡萏一首　潘卿求內主令人挽
黃二首、　又
王季海夫人宜義挽詞二首
陳律男求歐父挽詩二首
潘令尹送牡丹絶句
葉系若求歐父令尹德為挽詩

卷七

表

代廣東漕謝表　婺州謝增秩表
福州問候表　代建州上表
賀天中節表　代人謝設器表
賀天中節表　代謝賜茶藥表
代謝馬表　代謝金帶表
代起復殿帥謝表　代辭免參政表

代謝許終制表
代德國夫表
祝聖壽表
徽宗祔廟賀表
代偁李臨安起居表二首
又
代謝青瑣表
代汪公謝江東運判表
代謝桂部尚書表
賀東朝歸表
賀元會表
代賀親耕藉田表
慈甯慶八十賀表
擬本州守謝御製損齋副表

卷八
書
上門下侍郎書
上房戶部尚書書
上時相書
上李丞相書
上朱僕射書
上趙樞密都承書

卷九
書
擬上趙相書
上秦丞相第一書
上秦丞相第二書
庚申年擬裁此書
上高丞相書

卷十
劄子并貼黃一首
面對論和戰劄子
務農劄子
時務劄子
初論經解劄子
論收用武略之士劄子
論取士專優春秋三傳劄子
應詔議福建路盜賊

卷十一
擬著
論戰一首
兵情
進取
論將
制禮
鑒裁
任將
知人

卷十二
疏
天申聖節疏
徽宗皇帝甯德皇后功德疏
上仙薦疏

捨老再任智者疏
天申節疏
請天寧華老疏
淨土塔求化僧華疏

記

常山縣主簿題名記

題跋

跋摹蓮品宮辭
跋海棠梦大字
跋東坡拔家帖
跋惠州芳華洲刻石
題松嶺圖
跋任氏東坡詩及跡
書黃門記
跋般若心經後
書三學士長短句新集後
跋伯時二馬圖
書輞川圖後

卷十三

啓

代謝呂丞相啓
賀張樞密啓
賀謝參政啓
賀留中丞啓
賀留知院啓
謝顏門下相公啓
謝閫帥啓
謝帥司舉啓
迎柳憲啓
賀留樞密啓

謝程殿撰啓
賀瞿參政啓
迎張大資啓
示徐漕啓
謝劉憲啓
牋任參政
跋秋牋謝貴啓
牋胡樞密
賀趙相公啓
賀張參政入覲經筵啓
賀張參政啓
賀陳參政啓
賀趙丞相再入相啓
賀常中丞啓

卷十四

啓

代仲虎兄到蒞揚州啓
賀王中丞啓
上樓侍郎牋
謝轉朝奉郎牋
擬答館職謝啓
牋薛帥
謝轉朝散郎牋
回發解舉人謝啓
迎吳郎中啓
衢州交代林通判啓
衢州張舍人啓
回江少卿啓
迎衢州知府章郎中
牋吳尚書
婺州錢龍圖
迎吳中大啓
牋周尚書

牋俞帥
迎賀曹漕啓
回得解發舉人啓
牋紹興曹帥
牋交代王宗丞
答曹機宜啓
謝高市舶啓
賀提舉游郎中
牋婺守趙殿撰
牋趙教文
回程參議啓

卷十五
啓
牋沈左相
牋陳知院
牋湯右相
牋判府張參政
牋陳參政
賀王樞密啓
牋賀參政
牋陳僕射
牋賀參政
牋周樞密
迎婺守周侍郎啓
牋判部汪侍郎
牋陳左揆
牋楊參政
迎知郡吳侍郎
迎丁侍郎啓
牋越帥吳侍郎
迎喻提舉啓
牋紹興帥陳左揆

卷十六
辭
秋辭三首 共二
共三 烏石山辭
頌
伯夷頌
青詞
代醮詞一首
祝文
奉安鎮閩王 左右侍衛用
禱廟文 衢州辭諸廟文
禱雨靈順廣惠王祠
祭文
祭寺簿李治表母孺人文
代祭潘少保相公 黃云允尚書龍學文
墓誌銘
故中奉敷文閣王公墓誌銘
附

雙溪集目錄終

欒城遺言

雙溪集卷第一

眉山　蘇籀　仲滋

賦

牡丹賦

何吾之神攏與此奇何庶件之有力刻穎新之邊扶疏問風當也續不足以為周扶新封鎔于雲不可以以為機砥然鐵以成金青出盛而宛之何造物之鈞駭益三然也哉　倏瑶鄭坳枯枝宇知嬌狀權珊瑚之丘攢然歛汎盤之瓠無匪菌以勤哉於發英而中衰蔽錚求老開花及時揮澹尺以素綃綴金鈿而鏤灰粒夫了而华然有放吐而猶凝發精神于雨露借光氣于虹霓亂剝記而知下露歛挺而太飛如鐵入于今分以直注于蘇溪侯晨光而深鮮法午景而代紛牝含毒以蔵笑忽撇起而自持線以畫闌原以羅幃瞻淡月暑空濛煙霏背美一人艷無等素練金蕊之棠娟嬋娥綠之眉若夫紫殿龍樓金壺彤池　煒以入貢勇汗血而飛馳天顏一解四海光輝兮其何日遠而寫

之求無取乎於乎橘頌黃皺枉蛻藏鞍青順直幾
老樹自隨頭輕目明蟬遲依衣綠而風乎祀魚沙泮

二松賦

商邑巖巖華山詠中清派外秀英靈內鍾其人莫
儔其植曰松翻翻我室斯閒朋從二友忘言兮兮
古之遠直今紅未豐尺寸羅可數眾嵬墨非心數
量究窮漠漠害其巖偃也如見大賓如衆大然衍
紀珠動主輝仰瞻縞縞乎其能勵操也如箭清之
二賢君魯無兩翁石忘其照山夫其富確確乎其
不可援也如辟伍之泰伯逸乎其不可攀也如愛
世之元龍哀艤贊伐金鐵錯錯水合九河雷电萬
峯乇髮嵥嵥不改聲容如蘭之子究壁懸髮飛衝
睢湯蕨江張髯秉墉天籟喉鳴非鼓非鍾出三伏
之衆列峙一響于昏聲若洞庭之樂鈞天之奏均
節映蕩他無英同斯而支大室之壞榦而嘗靈臺
之宮如良翰之用含條邦之楷陰雖然待而露而
茂遙積歲月而狂雄世俗尚得而企仰蛇鼠纍紀
於蔽蒙孰知其筋幹鱗甲非特據地而摩空猶龍

參太守佳瑞詩既疊芝至于箕嶽之間林下水邊
博步蕭日野夫研築我方鐵石其肝膽桔楢矣乎
儀宜造物之見諒示純約之妍姿為此一笑而已
尚以無處而無辭

禹穴賦

陟西南之巖會山巘崖名但以境焉奔經虛地矣
露腥有吉片容以異哉在萬物其珠以寶刻然鬱
伏無書挽瑙草木煨燿鳧鳴煌遇原若澄然而穫
可探結其從來莫虎考原余蓋知之是有大極是
出兩儀風全大輪世界執持丈夫生于巨海波濤
湯于汀岸鎔石成水鼓石成焰三伏夾臟溫瀲河
漢百井澄冬其氣自暖吾儕習俗淪溺情見者慕
負薪而後晨覺欲窮理而盡性至中和以推原循
耳目之尋常睹造化之機關是猶犬鼠不信冰蠶
也石中之火火中斯泉坎離相濟為湯固然此山
岳之仁氣悠寒土之枯朽假溫燕而惠和以洗浣
其塵垢伏於斯而塵金玉終何益于野叟樵蒐山
與亂石無華堂與瓊楼免汙古國華清貴妃嬪婉

變化乘雲高蹤排陰助陽追日廻風起乎六合之
表出乎造化之工遺琥珀與茯苓貽俞跡倉公嗟
夫世人欲迷種柳與楓菌生朽壤莫延楚襄惟二
友也不凡愛正命于厥躬相與吟啟而作作殆其
莫逆于胸

閩嶺賦

習被其而表兮極東南之海山歎造化之瑰琥兮
想禹績之開闢降邛垃其郭郛兮四無諸之市闢
步箬篦經崎嶇兮蔽猜穹而考槊涉越王之宮址
兮與吾鼓之忝顏惟此山之跨既合別而貫屬兮
又銃夾而叢攢蘇耕月月兮横頓掛斗參臂趾根
蕞兮捭岡似之海淵上下左右兮夾領峻彎如削
如染兮奔嶺多瑞惟此山之氣溜耶墻耶兮追之
難看乍形乍黑兮紛郁蒙霙眂氣梅靈有闔闢兮
霍然霧除剛頓而噴屹惟此山之德隆谷異。崇
朝多雨兮湯坡芾、綠縟而雖則孕產金玉兮棲
集龍鸞屏鳩郡坡兮歲類以安惟此山之險天作
百隘虎落吳楚兮益擴圖于地脈絡而無處兮海
不能以蓋寬惟此山之人秦漢豐夾兮近世衣冠
未暇念夫廬阜兮無帽歛而足酸惟此山之望厲
台嶠龍邪界連延兮湘夕噴射撞水窩之壁頓鯨
飲頭洞兮渤澥瀰漫捭心駭月兮闖視峽觀惟此
山之將倍于吳蜀魏丹刻兮指提利竿輪奐于所
兮默譯紅數檠而冠巖拱崖洞穴兮天設神劇
嗟建人之既遊兮有佳牒也奉升俛仰謂笑兮太
抄雲閘扶奇蹊路兮領略莫殫其石狠怪兮崖叢
而蘇斑瑋象彝馬兮康慶距蟠其泉清洌兮嵌實
濊溢泄乳停膏兮深琤佩環萬斛沸滾兮灌浴髒
胂其果珍異兮荔蔗黃柑地不愛寶兮填谷映壑
其木楩楷兮松桂榕楠千尺離奇兮龍起熊攣榮
耀淩冬兮時令犯于蒲萼凌霜兮翡翠纓纓矜寸
蔣荔兮美箭撞欒被霞緣遵兮黃蕤英蘭比吸唱
咏兮天籟自嶔吹啟唔唱兮嚶、嘖頓形色聲味
山靈千變以娛人兮迷蜃而郡其神奇嵐光若于
眉睫兮清賞癩于脾肝嗟此邦人兮繡衣安飱韌
畝萍布兮四毛實慨蘆林竽匝兮蒲散江灘太流

通川故居之而不疾兮文錄帝贊故陰碁而徵寒
屈宋泰嘗錄兮班馬非所敘隘狹欹側兮吁嗟乖
歎濟時利物兮雲擾大敵紛焚拯溺兮君子不聞
引領陵都兮根輿羽翰石髓皆遺兮金丹一鎖白
日青天兮孰回到難

雪堂硯賦并引

伯祖父東坡先生琢紫金石為硯圭首箕判寅
雪堂中形範卑鋒鴻筆鉅墨寬然而有餘先生
以遺先人北研與詩書並藏于家子孫不忘遺
亂後不知所在僕憂患餘生倖失扶步北苑風
味山溪石先生所謂勝龍尾者因命工採斲復
為斯製庶幾乎不失舊物也嗟乎所以記錄遺
書軼事傳君子百世之澤點點殆非後世俗器
矣乃作賦曰
東坡先生入道窮微頤穗要視不貪之寶不鑿之
知輔物理之自然廓無心之數外發為藝學舉世
莫二契聖哲之奇韻示名教之樂地窮于黃圖斯
石為研底滯犛牙發明不厭卑白經緯藏規吉依
窮昌之剛柔貞悔畫詩之興觀羣怨原法以折衷
續語之斷爛評論銘誌如婦黃絹波擎點畫出入
萬變北雁來聞言成謨典咸麟凡例之筆醫國青
育之秘郁馥為之折衝森邪以之表腥觀剖路山
之封紫孟杭几之篆篇日昃于營燦耀彰施于琬
琰搢紳徽公則聲慈吾道非公則黯闇誣誕伏膺
思見斯人斯人九原其名尚塋不居廟廊非硯孰
而枕中之訣父子之傳裹以緹衣藉以青甎其氣
羽化其制殆成雷霆取璞月斧礪刃三鄂二壯林
泐紋頹色如青鐵噴如錦鼎思公洒翰兮琇琰瑮
篇古舊觀前席之錄攻陷僻泉地闊海陵楔再畫
一危矣先哲志之氣隨肯逃朝夕尋繹志兮新絃
折珍瓏乎突興頗竊而集敗々脫脫忽々道聽至
若葬宁庚下荒林梢上王蒙徐偃坐卧摹嫩觴之
鎖之詐為遽遁人更相笑保淺蘊腔掛硯三歎韜
翰亦可剛健流麗融會尾瑣閃思脩者老去疑惰

米元暉硯山賦

噫歎瑋哉螢卑鍾巧藏薜崿瓏二節九華之前後

二室五老之西東天作地寶神力鬼工巨巍然而
斲掇斤斧斷於嶙巃奧欹融結出乎龍宮積潤秋
壽之骨靈霸春岑之尤特兒性而何謂乃壺中之
仙即沖襟泓坻點綴雲譔文字之祥點點之勵鎔
櫝啟幕耳目清新捫叩而眄睞塊磊賞激而肝膽
輪囷雖一簣叢兩乂歷老摹瑰姿殊態庶物莫先
橫中肆游於園綺耳門不蒂於兜元邱鄴黃巢之
身世比始小有之洞天寶晉父子負能使氣宗睎
蒼壁蘚摞粟尾扶此翠旋周甄之瑞碑歷珍琳法
雲高致素露撲摞蒼霧嗁扤軏范相承楷書蕭意
壽年濯音之章補云王始之義鵠絲褀怡洛神忽
攲枝美琴樓老翁青李神明遠觀俚俗一洗旅紋
饒此疑情欲致歐鄴侯之三万得二王之秘奧慎
宜王軸借衞仙盒西清珠萃承明應詔天子留識
而加賞歎無致嘉也有遺者閉篋中惜煌衍辯杖
去標楷而幾逢前薰冒明以相照一聚莫霽非其
人而萬將則崖鉄閒恢衆萃祇請今造物出奇則
一門異時明窗細甄對管筒之嗜好雲騰泉湧好

詞似之統稱墨妙時望公左右天遣先王國所珍
享南山壽考有開必先此爲識兆

戲作梅花賦

夫何瑰逸之精英兮遊瑤臺而的皪皇命姑射典
司兮先春蔑倫而無匹百卉僅逮兮妙切瑳
而躋列柢宇宙之英叔兮峨林尊世黃瑟舊柯喬
幹數葉搖枝兮偃蹇疎峭而奇剛土上花初放夫
冷颸兮露飄北漬搖挾兮乎靈威素娥紓而翔肽
兮青女降而邀勁戴雪斷冰兮攢綠萼而鎮錦煙
際結煌於遠兮雲表飛落兮出妍影照枝綴漣
兮韶光耀乎巖日部黃金而信斯兮擢青春而更
劃苔蒼翼環其花兮淑杏依繞其質概蒨笑媚綽
而粉淡兮豈若龍燕翠疏碧而照蕭玉氣之婧
紅兮動香音之嘆何似聲于畫當兮綴俚醉于
璜筆成瞎復聯之凡譜兮刺墨凡真之正色驚人
之欣賞兮行松淮以蕪離彼倚佩仰以蜚旋兮默
蟻猿而妙崇棟長像以擷映兮不落莫之狼籍既
界信靡兮奚觀悅盡索疾祛夫吟諷兮薰馥屬其

禪寂解語如娃之妖玩兮善譯占容之通眂眡汍
流數潭可躍兮渢萊纚里宜鄉度遙々而冬歙兮
閒悠々而夏質音處啟夭謫飴知眾々兮書瞻島
俞探吻濁乎奮乎文宿隶風帖壽陽乃質々兮闕
艷膏櫛彦士慕陸歛之沉芳兮追々豈朋面花獻
笑兮逝逅莫逞終不若補風雅之由歎兮思無邪
子蠋騷

補徐滅絕邪綜撒鉛挺卓斷想忘情耶乎翫遊箴
鋒海納無未裏而州同覆載鳳流凡應於洪纖而
并古宇宙慎句間外自在而遺心靜心清頤真在
質攜六經之高奇虛無偏而純備妙其氣類嚴也
銀不殆此世常久於是匪樂餌歎呼而獄搖遵對
屈伸而壽余喻而默焉字曰靈物銘諸坐右

靈物賦

茫萬之彩最靈恭晉雖夫人知於其天字命蓋釋
蓋聞說言鉄詰厥攸從執司可否稽爾緯綱孰傳
官設稽前靈之路晰豈四目而兩口獨聞要以笑
行無先知而拜扣書流翠囊概其萎朽純極致中
形漫何候于里棄末問瞻琴究萬似藏珍精進必
湊新物當懲鬼神憎稽氣質凝發自志自愛色々
味々而潛夫朕兆生々形々而不書斷剖懸大鑒
以相攘或肆馳而浪走今時衛而形諜窒不實之
常有日用之以愈惜月遺焉而真救歲周甲而省
非力滴淘而勉懋破封執釋瑕垢深湛斷研劈析

渼環集卷第一

雙溪集卷第二

眉山　蘇籀　仲滋

古律

次韻大父觀麥

西郊歲種十畆麥，自笑不耕但坐食。吾人一飽已天幸，此外何心更求得。我田長熟無旱潦，玉粒收來堅且好。豈同豪右執券契，虗取多求恚於道。我家治生無奇功，累世守此議儉風。倉囷不滿非所恤，冒暑一曝安敢慵。長空不見纖雲起，沽酒烹雞會鄰里。吏賦不厭塵滿身，冷餅行看冰上齒。閒居捨此一事無倚特，干祿姑捨諸信知為拙自足樂，秦相未必賢韋盧。

大父令賦舊扇

裁紈當團扇，當暑不離手。交深一準遷，棄擲分塵垢。蒙々蛛網閒々迷逸舳。人情逐時移，痕自分好醜。一朝被收錄，已迨冬明候。開篋振浮埃，清風亦生袖。有愛必有憎，無新故無舊。可惜漢婕妤涕泣時為咎。賢哉樊令尹，無欣亦無詬。

大父令賦捕魚

寒魚不樂水遁汕，輒來依溪邊。蓑笠翁智深，魚莫知網罟。既不設釣竿，亦罷攜蕭然。徒手來一一收無遺。漁人買魚食，心亦憐魚。疑蚤知烹割苦，寧如在流斷。世人豈異此，外物常見竊。好在李斯大當觀莊子譏。

咸陽縣令求清渭樓詩和何子應長句

秦如菓茂未能霜，四維不舉空豪強。神疲鬼走起功利，兆自襄公終始皇。當極熏天力斡地，諸侯西來推敵當芟蹊。李斯秦刻勢誇騰，白起先戎行肆。盧前奔宋鵲舉角逐，海內如驅羊。干戈取之刑法治，案事令溫惟快意。時移數盡非欣然，直筆汗青遺咲毀。咸陽宮殿無人民，直抵南山是禾黍。山巔觀闕總成塵，清渭東流無晝夜。昔時此水貫宮垣，今日淪漣縣樓下。無復秦娥洗粧水，時有村童飲牛馬。秋波冷々泛紅葉，春天波蕩桃花節。清名不與世榮辱，混濁何嘗妨至潔。八川分流皆異態，七澤胸中無芥蒂。直須面々倚危欄，俯睹雍州原野

大樓中有客雍門彈坐上悲歌聲撼壞何須精采
如琳琅攜詩拜我謂我戚今為子登樓賦書版一
諷悲興云

次韻范氏子園居即事三首

媚茂多畦畹叢竹論尺尋依矣一枝足卑哉千里
心氣合湖海姿名掛叢虎林長髯冒世累禿鬢微
霜後雕鍛久已休潛伏根不深幸邛近來起何止
如山陰

其二

占止清連生詠〻後逸〻覺清飯不足獻賞心無
綬金絲搓條柯酥蠟滴吐當櫻桃與芍藥春事卜
貞悔

其三

花開且復謝過首悲今昨席月吹參差點芳傾盤
落莎蘋藉醉枕風竹簷眠覺賓條上馬去鳥〻相
呼樂春光在木杪花絮相紛薄酒到忘醉醺客來
無善惡

耕者得古玉指環一首

百世聲華蓮叔友淒涼斷續異摩叔淑顏若紫赤
塵俗指環拱出田中來野人辛勤務稼穡兩手龜
圻甜華萊未知此環貴安用但認光采尤奇瑰玉
孫枝塵不辨玉色面膏拭無纖埃染英纖〻耀紺
袖玉雲書勢高崔覓金撥妖嬈飲摩筋未過紅芽
試妙哉指環不肯貧家借東鄰女貪人遺魏巧粧
墮馬長掃眉五色絲織工組繡古人製器知為誰
今時豈乏春風手春蔥銀甲深藏袖借者賦詩須
我友

游寒谿吹話字韻題九曲亭一首

幅巾戲流彭澤船人書間見來翁載東坡居士五
年久無主來遂求埴梅兩舟夷猶太刻寄貨顏秀
缺峯嶔岑拍拜西山與東魯四首麗鸞真玉臺標
將高黃方外景不染時世毫端埃綺空千重翡翠
叢落日萬頃琉璃堆與酣魚鳥妄樂閑喜溢僕馭
陶家靈惜哉二老劇舊遊不論石上與牆偎倚崖
橫舟昔時嚴刹劃獨免漢蒼苔梵剎青蓮舊僧社
征遂幾合無人開方今九原如可作又使四海無

雕摧封章千載妻可否玉堂黄閣猶偉雷精義窮
神致實用不變生死無去來天下書生賤遺跡崇
蔭處處思賢哀

次韻答晁以道見贈二首

胄髓纖藏萬古謀呻吟愁思不禁秋常備屈宋鳴
中古不遇邛軻敘一頭文賦東坡推典麗簡書西
路失歸休看公議論古游夏豈數蘇州與柳州
玉井之泉汲又新歷陳收拾已空囷鐵牛城下三
年眼劃見仇池社裏人

次韻沈機宜感懷

珪組紛紛蟻慕羶徇人可否集趣遲偏哉遠容疾
中國御兵長星出亘天晉楚春秋書失國患始徒
馭兵言旋朝廷得士為猶羅郭阨未歸不自矣

送王機宜歸襄陽侍下二首

濟川猿狖棲湘浦辭奏旋詩裡此獄壞荊州相如
帖王封賦緇衣只莫戚燕非從容挽六斜疑語詞
三策賞奇必先觀語格大欣慨想狂吠班狀倩寫
數白數鮮頤千慮却爬搔根資厭嗟門館虎士鐵

西珠長龍推牛赴大醮剸肉揮長鈇醆寒商公邑
會我榮仕樣兒啼莫不慘女瘦裙剌褶娛邪髮衡
冠屢國錯屢鑄供家有莫載寒冬相援熱駭裹帶
青萍於菜色環甲風燈好扶輪水溪多病涉淒涼
然耳下小雪輕塵泥升堂語君公淩治千樓堞勉
勉足兵食孜孜撫瘵蘇政成在簡易可大賢人業

黄荃畫金盆鴿孟蜀府風者也一首

孟氏觀闕響鮮新時時拱揃翔青冥可憐當年百
事凡東眼未還鏡萬明鋪首倉琅百樓舞寶簾球
帶閑銀屏風壁露樹嵌錦纈綃綃笑笑吹竽笙嬌
漢白蘋水雪清黄史氈簾評哥青唐閒觀者識榮
者肆瑛袖迷寶賞玄余戴只服宮殊鷹點點細老
六袂羮啼拍岩松重燒如一片雕樣一尸竽妙趣
然古心徒趣花好尹數宮女如嬉銀時鈕底宮狂
味明出如謝範策貼石鏡金刷羽儀天無飄蕭審
絃象皆奇劍牲仁者守何曉尽矣何理名當世高
常尚微花零落評議入誰手草堂粉壁倚天年五
十年前亡是變細說盛衰閒今古誰曾知處當知

巴山問風蜀出成都在上杜鵑啼嶽苦見也安右
久孫新咄咄庸工難與語

題地球史一首

量才雖貪皆方國內亭致地福來歟撲金公子驕
長戟割地先生醉隨走更傳有人廷劇孟運籌何
術由西奈見方政賴高宗克維信周公無逆書

東坡三絕句

門庭桃柳人人薩埜屋新建盛踏餘鄰社蕭條近
大劉孫孫子子寶公書
嶺背廿來渡谷遠危亭闌踏尚依然春薇秋菊無
終古地上居人世、賢
為之赤壁并黃坡奇談平生想象中延日使江嘆
避以峯頭碧落者飛鳴

過故丞相呂文公墳刺二首

元祐推誥獨乾坤豈小康曾參尚清漳蕭傳杜劉
方報國無遺恨與邦舉舊章累年公儀白名與日
星光

其二

經綸思有賦沈痾入夜論宇宙門人盡謀漢國史
傳前賦人英及何代獨無賢欲說原流遠遇應筆
似椽

南溪夫忽一首

東坡曾賞南溪雪他日流芳好事孫寒梭梭梭袁
嵩嶽憂端憤憤塞乾坤赤衷跋蜀前途更白羽多
應落酒樽太息九原何可作進才誰識賦拾碣

舟中懷古一首

權德先王不耀兵江洋絕澤在此靈熟遣天戒并
民欲不安邦家皆虜跋作須氣生織有自聚寢車
勢合亦難停山河異境傷王道雲無言稱羨管寫
厥以絲高淳漢室主無弓矢數討異思等事業空
遺矣經義分明戰血腥

次韻陳叔西遠別離三首

盡紅宵不明何朝妄就君戾滴九霄兩椿疑千古
雲鳳藏丹霄晚鴻遠沙積遠樓迴眼波窮軸折離
魂斷安得蓄陵龍肉骨丹九轉
婦慈弗聞晴事誰世無離會澤澤舊依蒲逐逐難

翡翠銜風遶弱羽爛漫何鄉落蔓瑤埒南山那堪
魯酒薄人力太如何天公良可託
別有茶無苦訣語若為遺日近長安還山閨烟浪
迷星河通故都冰雪追影橋迴轅尚茫〻還頭空
撟〻卜歸付乾策此策何人挽

憶雍都一首

秦漢西都誰復如茂陵賦筆大非李西暱周道平
如砥南枝泰山翠削瓜電瓦風發隨連使蜎髩篡
面手高入兵微將土初無奈賊破功成近可嘉雖
泊荊吳家蕭瑟厭聞胡漢更紛挐妖氛北謝忘憂
酒傳燕西川汊骨花縱被籌策當年略未諳艫舫
憶騷騶

梔子花一首

鏤裁雪羽光同質合辦龍沈更一家氣襲禪僧鼻
端白蔬斂漢女鬟膚斜簪纓節色識康如結習因
緣可歡嗟芍藥調和傅漢殿除胭脂澤有渾邪

鑒裁一首

喬公持老瞞摘仙奇郭令視遠杖十載倖默其智
聖破賊此郎子句反吾同姓凡才恩世間鑒裁惟
其燈大奸動難辨明者獨深有若人與斯評厥重
如鍾鼎紛〻女媧土安在兩殘病惟賢則知賢絲
亂行將態捲書在前軒老眼安敢睽

夜飲一首

微生無限死之徒瓦解紛替不易圓一簣瓦〻碑
大塊力行晌〻銳長途轄鈐籌策皆摧折夬籍條
綱總關睫推枓益嘉為謀傳笑觀蒔鈐待闋玠

去年一首

去年胡來清水歲黃河狹溢冬凌破兵如飄風迭
如鬼犬豕蹂躪財物貨擄馬星奔行流地孩士皆
裂髮指冠潼雍兒兵不及萬半關甲曹出河邊塗
寒身醉倒鞍瘢亦復鮑猿擁戈鋌窀同金縛封雍
府搞單紙稹如泥錢胡人隔水相笑倭殺身於爾
何直兩同州告急脣齒喻無兵赴救鐵難旗元戎
鈐下兵八百蒼頭廝養爭後先鄜廷詔發五千騎
此日收兵姑自全千時保甲倒為合縣符追促捭
空拳甚哉田夫無闊志一夕驚走如寒煙漢時蒼

黃結往遣虜騎勢合獨山川關中控弦鐵騎忠
臣義士力可宣書生今運亦窮方我師夜少部獻
堅部長安無事日缺及禍亂為尤懲飲衆酒甕誇
厚福捧土揭木皆才賢出靈木志出何罪髓臏遽
地尤蒼天天公識能祐我虜豈復不辭與中原棠
國我索八百郡我郊日我知雖滿吳中據江使舟
檣悔々慄々聊偷閒族人流徙隘城邦咸事寒誦
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安枕而臥祈來年

維摩詰一首

孟持何人執其咎々算々十年矣邂逅殘枝辭
為心京洛直雲開直蔻博山沈水燒春盡採英擷
莺春風手九迴蕙卷紆餘秀人大仙園楚宮疲癡
狂無限勢肝脾盛銳操挑比姦柳橋木寒灰不二
門禪功遣力何婦陋

偶成二絕

古人未必今人操老氣休祈大丈歎捫護定無奇
士術蕭然且作野人看
延陵乃有能詩鑒子路猶為少讀書習氣未忘緒

簡冊白頭猶古不應愚

梅雨一首

杜花銷殞荔珠小海上雨雲氣氛昏咸慨干戈、異
鄉客愁思宵月與誰論白魚紫筍清庵綠廬橘楊
梅積市門作天天涯何所得一春黃卷伴苦、樽

張孺人九十六歲僉對妝眉壽堂詩二首

鵲巢流慶翮如參鶴髮人間仰遠尊經眼盡知三
世事含飴已看幾重孫承捧詔疏封邑殷枕溫牀
不倚門閭數西方無量倚滿堂意復貝多翻
蕭同叔子無令笑歸上之侄乃真宜咸羨此堂稱
聖善累從治劇勸平反晨昏不怠婷々誨僮使皆
沾沐々歡紫詔又稱當大國安與五馬瑩榮觀

陋居一首

平生瓊牖蓽節青江左鄉無寸土窮遊宦飄然紆
幕燕陋居粗有讀書榮浮生佛腳須當抱亂世儒
夜使欲傳天災哭祥在涅善北溪安得隱南溪

犀造一首

貪得不知戲流風夤四維珪組賓青香縣境亦覩

窺琉非珞踰才麓指根埋跌巨禮肆滔天小醜爭
據欵立國封安出頑無以家為三州破竹勢夫卒
備挠滾越人克何能非復尉佗時莁算近王旅先
挟劍之酒閑府寺宴然一毫未害粉忘吾有以待
致兩由他歧残孽失追襲諸將咸思歸勉哉方伯
職力拯鄰邦危諱濱夢木鮮蜂蛄出武夷姑息倒
因藏諱後於文移近事尚日前違憂那收知天運
未太平佛力亦其微武夫勿告勞儒雅須出奇知
人無安民此責誠塞之

秋分一首

磧逕歲會近海多斂霜清剝手規磨輪囷馬棧非
難趁帝寓半夜且勿呵好在延陵來澤去猨同漆
消濟人遐坐令幽谷遷喬木盛翰中原喻射他既余
兵亂中謀居

范箕叟吸茗一首

無窮賞物胡名遠奇世纖柔不封金慶雪芽花也
延命擲絲與竹郡知音情閑未絕毫攫念大點何
婦鐵石心雅倩樊巒誦長恨飲茶亦可擬芳斟

挺帥父朝議年八十餘諸人作詩褒詠次韻
一首

郎潛華省夢鑾輿速帥元戎十袠車支道尊公何
必問丈才侍相妙稱書雍容嫣叔相話偉談笑蒲
觀法網球萬石恬然定非晚聞人安枕夢維魚

凍雨一首

淋淋凍雨酒春朝正月寒威倍凛慘汨浡不甘勞
年移執與豈必勝留芳素發致殘忍長策失叢蘊
沉想昌指剔伏孫裹蘇餘壬齊時籌略直頃超

贈蘇文璉

推明能集費事車接地談天河名閭漢執晉唐皆
貫徹典墳今昔不荒其君家房戶開風古吾事分
毫著傳屠皇侍曲終思雅頌直緣背癢遇麻姑頭
求補益三年文深識妖邪九尾狐博物偉然窺子
產濟時豈必愧夫吾

醉醺一首

絆挽風光數大扶出松拖雷不勝宜漢鉗輕素誰
綢繆鬱葱溜蘭無香夫婁待著人醒自解昆吾雖

玉貴尤奇攀條賦志思京洛赤刹品塋自一時

次韻鄧志宏三月辛卯大雨雹

剎主碎壁崑山頹天容黯慘凝不開清和救鶴虎
兕吼湯儵陰伏摧從來崔嵬懷安飾入壁聲作海
翻星隕石疾雷破山萬壑沸患雨懸河平地人嘉
生春茂饒纖麂季子繁電勁嵯峨中〻鑿水窮谷
裏中豐此說珠太高

次韻齋巖韻

根條裂石寒飈〻聚集黃台天為移若蘭跌趺遠
庭户健步斷木移巖幽新現能延神可雷照夜薰
天欲本月妖韶鮮鮎滿東風清清骨秀無相絕

跋思古齋詩卷

嫣然林下趣仙袂拂書藏心遠青無津情隸懸且
謙璞應危背戲形管兔毫夫十願獨非僧閒云那
借論

僧庵崖上梅花

蒼崖有紅梅照眼風標迥鶴頂磨丹明猴骨奈羅
竟天然同心蒂物理有殊熏青鳥越紅中可膠鎰

琴聆子雲伴牢落無偕滌消贈思致王瓏樵談今
冕宮井江嶠瑣寰烟空墳洛生詠山僧遲形語呵
乃枯禪病喝飄獨移時鶴返天宇寧

游鼓山一首 見林子安

呼船杖艳泉湖平樣窗飄箬疏雨傾激石枕流東
道主掀風休雨吾曹行百尋懸瀑鳴紳珮兩邊喬
木翔拼青乞漿滿瓢牛乳粥縱酒下筋馳歸晏躋
攀頂躋歷蹬街牽挽篙萵枝荆榛荒浪撓差後巷
截巖巖石仍棲層嵂烟欹雨棲鶴宇絕山觀海棋
漁能芳衣穴處避世士不食澗飲安禪僧芝房雲
閒無盡藏月魚屋恍長明燈笑看闌閒一蟻撑撐
片高段段紫藤經行石實解滕膝翳飲罐魅物謾貓
吧莫嶼蹈碎蒼苔色莫嫌暝霧陰井清青青泉白 石
有登栽勝碑巖嵣欲勝弦要識石鼓真面目立置
玄枕凡非繪〻風吹摘葉此山下欲問技其知謹
塵市相一夢爭奪際山海蕭散堪伏膺

和洪玉甫秘監萬枝三首

林杪橘呈隕江干錢燒然香色虎花錦衣背蘇姑仙

巨擘紛璀璨丁香吐妙妍唐仁傾國笑何物兕羅從

其二

閒中譜殊甚唐相賦初工萬點凝霞赤三危蒲露鼓驅蘆梳烏鵲投李欽光童子吳吟西蜀櫻桃先後紅

其三

璋衝騎璜質善地最蕭閑絕林間品騭坐上賓媯桃壽天帝年宴萬居爲無逸爲龜策何煩萬馬塵

雙溪集卷第二

雙溪集卷第三

眉山　蘇籀　仲滋

古律

次韻待制王公出示李公丞相鼓山唱和之什不揆燕累奉和一首

驅印經世垂起戟座秋淨特興尋山屐況矣道成艇頻筆振嶽崖哉眼清水鏡平篇青雲步何如蒼薛磴忘懷挈伯雅窩壽陣韻磬物外赤松期域中兜率處江濱達吸際霞煖廚嚴妙能象千碳攢鑿播十方并猶天各緩彌的諱終未歷公俟識得一品物將大定墨舊標施疾洞尤奇勝留喝闕流四石剝怪人號牛山琅玕響一井玻瓈瑩松風謖水合時爲恩人穩練慨華節游雍容裴回並溪谷有佳色題品益光輩渭濱行特纜結促預參東王公居客布算古借趁丞小人繆好事大典挾晨蹊蟠節轉清風續驗聯此典

次韻洪令叔瑞平遠臺

結賦池高明得多海雲嚴浮若君何萬東西竺耀

雲意欲和南風虞舜歌怪石甘泉作種花長廊古
殿蔭多羅相期正始徽音緒特眼休嫌俗吏過

洪子再示論詩之意答一首

又筆三昧亦無多甄品難甘杖杜何撚脫髭鬚秋
自哂可憐彈鋏為誰歌瘤陳點化為珍玩翡翠鴝
鵒入嚴羅擬續蘭臺快哉賦後來作者豈容過

王叔明亦長句詩為問人不出技則失矣忝
亦未為得也次韻一笑

思對三峯閒兩山譜蛾三五韻幽閒王郎賓席自
水冷君須拳玦人捨琢爲閒門階未嘗埃瑞峯重
深一百間列屋羅帷隔風日九廻沈水縛髮鬟伏
君素負凌霄志躍儒何以換鮑顏龍香小袖酬綠
階不管紫雲私有話美哉江色釀山光青瑣勤閒
看烟雨。

次韻王丈堂丈侍制荔枝二十韻

葉實根株尚老蒼龍鱗來比貴先嘗千林斷送詩
驕酒三絶無過色味鄉爛醺坡台養風霄遜瑤沆
瀣結天漿怕寒鋒處深於趣贅貢無階遍有唐蔥
贊枯楸六庭户風流芝玉秀齋居剖緘絳錦紛很
藉甚手摩尼可比方顇肝鱗皴雄狙且賃珠同帶
娟釵梁摘憂林詩明朝指繆論蕉盧錢許黃口腹
定非孤寓客甘跌畫遺勝吾鄉峽山高味詩留白
話石英風賦予張芍藥亦能煩鮮置蒲萄豈必擅
西京碑匾金編差堅久瑛赤含桃鉅可賡遂目擬
龍過閱閑鮮頒夢渴吸湖江仲宣鴻筆絲綸手摩
詰清才鵲藻光妙絶撚枝臨欲勤織、稱學士臚傳
手壹翰林紀績延真實掾長編隱且跻忘先公祖云莫直
騏人功逸祝賜燕行者與懷核分類今日記升堂儒踐
有似少陵杜上疏豈惟臨武見深恩何豚想歸程
沈思擬攬遍霜糖詞情裁鑒供樓卓从乞龍擇獻
年豪

木樨花一首

何處閑園鄉珍木秀巖谷高標蕙蘭扶妙韓沈麋
酷葉、秋聲中霏、姿英萩介特有如松鬆華豈
想前勃蔚鬱軒坪萬沾滿衣服情人摧織指拾藥
勤盈掬蕈蕪見離騷茶藿入譜錄弁裳未可更能

肆武爭逐亂捧琉璃擲於斯珠不俗

寒夜

鐵檠知酒永熠熠照蚍蜉三策遺當世一封陳厥
甫田須疾耒巨浸想秦桴應接識弃用何名置不
狂

觀兵

錯指金帶于與臺李典張遼去在哉痲淌我應知
大器推鋒人自待高才伍符勤選加撲練我聞蜍
國步鑒裁引領山西十萬騎中原失御實堪衣然

次韻洪數瑞摹臨鼻亭四畫（侯西關五路約 士南西此數）水茶 根竹石

退筆殘煤依家池底絕烟力更前遊尋源四決濤
瀧底得賓柯山鐵樹後京口亂雲隨吒吒渭川霞
電掃瑞煞刻舟重徙何暇及拙目高心付點瘕

次韻洪含三月晦見寄

移袂東君爲此篇失明廢還返何鄉結成碩果鶴
鶯語吹盡春花桑柘香梅雨開君醉山陰秀風指
我步塚探惜春歲月那相貸搗斷連山草樹長

東山一首

説耕田宜委夫偕山於吾屬倍青哉罡言與轎蒙
範東山半振衣置閣坎箴太布哇春澤西吟風夹
路歲寒來祭嶽封木泉悲響鏁洞白雲花爛開灰
冷虚雲散白虹貫清一叙腑青苔欲永出世三空
義一此珠任真眠哉

程帥新除止戈堂索詩謹賦三首

建州祇猿猷治天下領妖賊伏乃從朝廷之門森
戦蘇鮮嶽後庶哉戈鉞勞歸宜潤青林密勳腸香
蜀錯来船勸裸發桑来但且頑慮峻悟悔從前
都士高家呼盆戰何土掝書馳當刀扛榻相
統翅垂旗毛雖赤可夫三遺來次吾缺微千鍰利
步哥為知二州十萬歸考話囊氣無窮歌頌德
焚王禁暴整京觀洪世殘民闢徼邊信撫從来非
得已修文自古屬高賢兪魚草木無根患鄉杖康
莊議論奸盡悖伏君親總哭不然海國豈安全

建兩偶成二首

櫻樹生園地出枝金顔有魚盤肖蕨適俗雑拾取

縈挽累人口腹得崛峭行看海霧江雲盡却放風
臺月觀輝撥置圖書紛欣慨一中一鉢欣山扉
愚翁奇甫骨愈寒宇宙因雖危與安治道灼知斯
狀妥中興窮擬導安難天章一役真何益得失他
年桂影觀私喜雀馴蹲斑圖繆贊朱壽毀師冊

雕木工戲贈子木

君不見漢山高崖斯相蹟秦木刻摹真並失又不
見洪之袖手安國碑帝悟百年半擬倒石秦唐二
子皆有聲何必今人不逾昔拙工碣岩雕不已印
板傳書差可貴宋跌圖首動碎影穿鑿膠粘總紙
類鳳山之水生瓊玖斯磨光澤堅而黝文章光豔
始千古玉牒萬金吁可剖判則四海多名手何必
區區鑄鐫朽

送朱喬年被舉薦監石井鎮

石井鎮勍勝一鶴管城子健羚手釣已然自足雄
吾黨其選紙應軼古人衣被井裳林俗慣解捐犢
佩稍商剔萬鍾他日扶危手五斗恰恰為奉親

奉和秘監洪文匠誅鐵徐公建除之什并次
元韻

建極明堂與蓬廬懷致壬除書肆時夏祓鋼殺目
塞蒿朝相風余慶及中塾刑平平戒自守蒼進攻
取定傾賢其人防秋令尚署執與淘嘍嶺柳風哭
海浦破的出新傳江山續搏俎兆機見太蘋剿纏
琢不吐成憲萬方瞻作者七人數收台無遠贊窗
山非為呂聞悟禹舜心元宗鐵刻苦閑門踏歷拯
執與驅馳許

古勸學行

昔歲原伯魯前日林子成所謂志常事野哉亦苟
生豈知負孔聖義理如何行善飯斯為福食肉其
堪言六籍漫不省千載誰辨明秦時害文繼法吏
趨高趨趨班當世小大無知信可恥大官不學蠢
且鄙深思博問如其智精義入神以致治從來廊
廟須奇策乃用弓戈為快意孔明澤中梁父吟著
表行師肯倩人呂蒙攻攻窺往事知新益鮮圖富
今橫槊胡為志試藝不交不武依何遷嗟乎貪賤
年將老學古憂時滿懷抱斯民惱溺宜無窮天下

後平要有道子思主教自明誠伯業華巔愈探討

夏旱一首

湯厄會百六驕亢修如燬素秋垂二七十旬赤千
里土田靈龜圻水車鳴烏枕屐時書不雨搞矣吁
田疇雖然海有瀰何堪井無水塞鼻矣煙鬻吹面
江風靡慄俗雷不降天洲水詎嚴虛虯豈勝誅巫
尪窘雖悴雩榮按典彝祀火珠躁倚資每每已盡
振廩廩餘幾將然望雲漢邀乎嗥屏翳我虜未入
朝耕戰識勞勤收暮聯什伍倍蒐給餉饋伊人虧
類杜主者遺念罟羅截賊亭肯遺蔭視生類作為
三日霖雷沛萬事理甚枯已不救根莖或可冀疵
民億萬口生生荷天帝休儒一豪足孤寒千箱腸
三軍盡危藩邦邑豈小又

張子安永無外道人挽詞

奉區誰過仲卿賢獨江中衣枕浪眠墨跡吐花彩
未就詩題樹葉艸猶鮮悽涼玉雪卿卿意惆悵房
櫳步步蓮搖念琴書藉同賞爵名重刺史歎然
芙蓉城闕豈通籍姑射山頭素卜鄰舉世雖工斷
腸句何時再得捧心人楚蘭奕代傳遺懿玉樹千
年鎖播塵珍重清風入襟袖每篇佳處想精神

閏十伏滿一首

樂府同僚問字奇老成衣缽舊箴規颶風不許飛
黃崔汙瀆猶將貸病鴞前日幕樸非妙伎今時民
瘼恍良醫經伏南浦携書笈吉貝裳衣烏帽帷

次韻洪叔瑞見和

此閒空洞最無奇整整供絕佳滿規併譜詑薌及
茶蘆公書單質錄鷀鴒先中紀轉穿芒蹻爭席畦
丁典馬瞽海浚水銷元凱薛玉盃醫露董生帷

招范子儀登昇山次范韻

東帶珠憎市聲沸帽中聊復隱居尋淺處馬鞍林
鬱表滴翠聽泉潺谷深篁裏青青空自許何期煙
雨撓重點長飫大白閒任喙純無瑕山數木禁

送范北部持節廣東

羊城使者神仙中華華此馭凌雲蹤續袂吾伕襟
掺執解手一舉南飛鴻名俟垣赫標內請又正烈
社忠宜又典刑付託呼吁鍾經國風規巇如鼓傷

時嗟我思故人遺直伐勳名世翻春秋主盟由范
氏不戰屈人从范智備當世敵無難易出入洊迴
保寧計世推誠值似長孺共諫下惠賢展喜爲言
衷面吾祇耳豈知公清梁自理榛華本實蟠鬱韜
鋒穎天然加峭剝轉粮運海窮究度僻按三河應
不避道車少日侯遜相當出儒林冠緒夫

與可墨竹二十韻

天工奇水墨晴景照檀欒影動搖陰變翁穿淇渭
干禪翁三昧力老手一揮閒意匠先鶴落心進忘
筆端矜腕捷翁蔚振袖疾飛翰道妙從手使自得
即之要剛狀在膚肢歲寒出脾肝動色談傾耳可
聽非但觀珠逆擬翠羽交憂敲琅玕雷驚碧霄聳
風倒懸崖攀雨霜斜重赫龍鳳飛鳴牛動把如捲
來英奇關難殘綫綃釘牆似秀純製衣冠備忘湖
州派張不彭城看不可無此君寧可帶至腸胃林
自鬱蘇折擬紫菽攢房梳倚便壁園花陽向閑要
見一室中章容四壁寬此畫會通靈請公勿鑷緘
王快倘本借定錄寄厨還

驗

次韻范子儀怡山飯訖訪王仙君舊跡一首

雲衲撞鐘集鶴衣與轎來猶沾彭澤酒豈礙太常
齋道釋斂襟記門庭割北閑亭藏天籟響棋聲想
龜迴

次詠范子儀東山之什

東隅嶺崎好層出深翠春粧日夕佳僧共林邱賞
侯鹿地靈山澤座龍蛇井泉移得天台脈洞壑時
開閒苑花可笑籃輿趁斜日白雲迴首梵王家

次徐伯業賦詩相近喜予歸秋一首

長衾大枕寢將安樹子成擒路不難力損志應於
義盡士官無貴本茶寬兵戈銷鑄非吾力瓦劍珠
爐狸法彈折歲券禱嘉善禱將清菽賴並悉鞍

次韻洪矣大舍人蘇黃馬卷一首

長鳴天廄起九龍萬馬皆喑一洗中主仗式儀稱
馬史解駿奇腸有裴公累年兵火蘇黃蹟舊卷山
河帶礪同攬筆特翁挑臻群櫸然畫閣快數風

次東坡所談井一首

卅哉矣、駐節燒絲唐琉澤使福、源深來絕三

橋市漲縮西湖二寸萬嶠耿梵墅無異漆瓶翻箇
漏飲豚黑私家誦佛千哇稻官幣收功萬斛醪

旅舍中秋一首

蘆笠茆茹野人編竹几蔡林已修然月滿光臨處
珠夜風高吟過綠衣天涌浮鏤肆人呼友崔啅梅
花鷲眈蓮靜士兀然方上西舊琴不計有無絃

小僧乞真師靜悟瑜銘一首

赳丈吳宮盡者年亦已班勤拳依佛勤精苦是僧
募願力峰然專宗風化給孤祥心不渝謝楚些漫

拈呼

將軍一首

將軍義勇名蜂燹當批旋樹通建赤由拍搖揮白
羽不辭援桴鼓笠以遺君父內奴根未滅致官淀
會伍羣下倒千金赫然士豫附家庭樹曲旋天衢
騰露布平昌平昆侯議論算苦快商余十寸戶蓋
斬將云虜列屋鍱名信建中載有酷則錢取水衝
卜宅凌武庫山岳移然移震電赫恍想畫地成江
河鼻息吹雲霧私閒患不怯公戰則先務可填金

敍

玉帛珠勝烟埃土嗟彼紳佩倚索寞何太宴試移
名特傳予汝頻晤語

夜涼

白屋秋聲裏蹉跎枝食春桃燈魯酒蕉樹枕甦雞
晨學術家傳業風流德有鄰似閒八陝捷吾道付
箴戒

題張公文胥詩卷一首

群才奔正始辯論軼縣卿諸老力推轂斯文有定
評龍蛇杖孫氏金筆左卯明狀杜甫喉點椒蘭足
隔傾藹逢帝黨侶隱居莊籠纓影煽流千載噬各
貴兩極桑梓墮兵火稍扎落家爐熊度雲霞蘚現
音珠玉出淵偉真可挹川峽不留行撰桴班描舊
笙竽陶謝有風騷鮮豬若郢匠持衡平百來芳蜂
採手法理及此卷所皆闡奏鏊軸皇天成大論尤
宏博抒章一時共精嫩然不怖爾段情風發搖惑
何曾鬱高標不朽名義然懇小子欽詠有餘馨

國士一首

丑後少年鋼氣吳諧黃何甘依牛後曲合活世鄉

原彼詩學聲譜紛蕪莠天士規模正始開風流可
喜老曾有志士識教常游路鋒旌金殺挾趨走取
亂尤須見兵勢料敵先應大破守為台碩畫安危
機部碩前思能審究服戎食力乃未有人怪迷蹤
直繁從人心天意歸有遺禍副眾除嘗慕自古
迭偶無愚笑盡世奇才實天授雄法引牘出公言
明年定取單于首

聞舊曲一首

紅舞長綻換性情物翻破鼓酬歌平六么花下西
湖集二疊雲叔玉塞聲治世之音豈論謝淫哇已
極成和清關睢正雅終知律前聖當無異後生

十篇二絕

破殘秋不盡陸人愁絕泰山做王真學丁茹夫拋
直筵送鉤非復近前嗔
珠貫筍犖奇出倫龍蘭入綫壓又莒芳年長好長
歡夜滿意同心同夢人

題兩黄仙人鍊丹山頂一絕

絲毫觸石千山澤噏呦傳聲萬鼓雷信有蘇書棣

性

洞府不應俗駕步迷迴

平津一首

布衣海上著聲名金門使相作三年笑主功名宗
薄雲柳樹偶掛銀且貴將遂當世博前闔自得春
秋有餘地且節儉然君請唐炮辣貂卿仍留被蒼
海西南征決征錢弁羽方遠詔書發策不如來長
史臣論依違何妥靡議諫郭解退卜式山東鄙人
城不鄙流並紛紛稱職難黄髮穆穆保終始

皇甫一首

夫部初學除陳言學成理建無可刊磨抄點化分
不凡有如黄河出崑崙魚龍萬怪隨濤奔志氣剛
傳光乾坤讓賦所短詩雄渾篇什情款權義根京
四餘事期知文第于皇甫同光塵師說豈不明潤
源晉推燕許渊王綸明堂郊廟嚴且尊嗚呼古人
邯安云研鑽百家窮典墳兩賢篤俎承季勛演款
哥獻開妙門遺韻四海蘇碩命

中盟一首

更生傾側四方已精誠所格祈天地著明深切安

危獄同遺蕭罔數人耳不容何病見君子節義耿
應經國勢偉御難尸豈嘗無忠正得朋儻冒祝可
情孤直援又寡恐々如風力排抵漢王聽納知其
忠左右側目爭擠批親々公族人莫比按據春秋
憂變異蕭張戮死正人空挫姦奸危亨畏忌勁々
蹟押外家權社稷安榮長久封二十餘年列大夫
痛切皇輿難坐視當時不謂泰無人異世知音識
歎企亂生既重英傑資無競維人當樹置縉紳傳
陡在嶽廊高武不復憂劉氏胡為一賁障江河球
鼓屋嗚那得濟

甲寅歲雪一首

冬暵陽淫逆上春飛霙與微浩無垠凌霄掾壤平
窪西破塊抽萌蝕腐凍皴深肌容宜夜觀培堆雲
零詰朝新句。帝澤恣民枉止々人寰世界歷野
渼舟沈堆鶯羽豪家堂室散瑤珉表生高卧鐵清
尚慈可安心奈苦辛

程侍制處父求挽詞

從班有子蔣孩蘭三貴相承德蓋官政理庭闈貽
濟美墜流拱序門平安箕裘承拝人欽嚴滑櫳青
館養色難千乘送車傾井邑劍留傳寶法瀾
太古衣冠綺手風庭眉鶴骨似霜松一抔灰舊為
嬉笑奕葉芝蘭萃睦雍珍具乞言鴻有屬措紳耿
詠慶惟鍾岵全.五福殊無憾竄印稽將一品封

題僧齋白瑞薊一首

芳蕤何藉絢尤物真奇様五葉映雕擱三桂騈粉
藥妍今春月訝香徽凱骨髓頓觀艷成魔鶴林神
作崇豈特梅可豬珠璐麝多思野薙與哉葵猶堪
靜其鐵

韓待之常山送行一首

蒼昇中飛京將繫素琴不擬賁高張向稽俛首親
朱墨廿旨役心謀稽果夫斡鈷稱追伯仲朝瑞近
側箕周行題名瑜廟經坊市俯瞰煙雲越澗罔相
勉三餘專者擬耶哉九畹待荅芳藝維騏驥初促
軛㬎助叢陂要鈍霜縣小官閑無甚責秩卑俸薄
又何傷公田私畝工夫倆世闈前修在澂昂
紬大

延陵季壤决峰毆習氣适憂飯不飯何怪倚門嗟
瓶餅近來合樂寵休儒過閒自欲閑難喘居肆何
須教馬革車合偶然非女力迷远先覺群掌好

著書

著書前古老虞卿何必窮愁學乃成偏説精心是
家訓修辭肆筆體人情少年蹀躍文章慕老去冲
默遣衍鳴流暮從今皆指掌粗令衰世不喑盲

大塢山寺

嶽谷岩幽深耿發杉松嘉聲鈴半香木燒香亂烟
霞穿林拂峭壁拂珠迴環近四合山後山泉籟音
響肆清致滿樓閣道人心靡他冥瀾梓栗秋晴聰
秀桃杷倦飛暫投近既免無復置茹架鹽酪空鮮
釧與第珈餘生愧語偷送族即任家戰鼓寒淮向
雄師喬爪牙儒士繆揣摩戎韜政紛拏才智為人
謀何事卯中麻冥鴻跨海岱遊水悲榮華贖哉游
方外心适同幽遐

复溪集卷第三

复溪集卷第四

古律

眉山　蘇　轄　仲滋

幽樓三首

去去遠漾漾悠悠平渭草荒涼羅崔處宿森比半
頻鴉矢逵帝闕薛藝速臨醇自謀螻蟻穴何以拯
斯人

其二

豹霧谷容歸虎鳳林響寒通宵喧瀾賴出日照嵐
豐拎卷姑作樂豬節試考祭王孫有嚴宅吾還尚
艱難

其三

三芝羽人倚五鉞壞衣借裳冪日用事菊莞無幾
求林邱識真趣城闕茁荑表擇擇虛勞容平生為
遺謀

賦雪一首

吞屋梯空峰越犬如椽懸乳戟吳僧品然一色紛
無際飄瞥屏花散卻凝人迷禽飛遺屏絶竹端松

頂重何勝持笮逐虜弓湮止　書生能不能

晴日緩步二首

窮臘未無風景和久游域是我陸河妝畫角逐雞
兇散猿戶弓鳴犒庭多季雅燮燮疑密釀木奴小
小似金樣起渡十裂吳莫釀止酒陶詩但獨哦（文府）
（不飲及屛錫辭）

其二

雲滃海漫入下田田勝級級逗平泉羊腸犖确塞
寰邊蝸紋踰藏捭枉邊荷蓧何人行歎息錯蹊與
客吏留連丹霧翠霧皆招遮一抹殘陽泯不顯

和卷中韓子蒼梅花三首

先開稍晴吳孫艷斷魂時連樹光烟度渡寒棲笮
按參橫明月觀雪細影城池結實實而君看在
卓枝

其二

洣拚蝉朦惹含其山意催斷水衡曉色紋綠遠春
迴健步故人信流芳好事盈不論山水僻往往拾
杏來

其三

國香傾國色天質殆天情含笑冰崖側無言石瀨
滅湘娥愁暮倚孫令馥中莖卜夜多松柜玉容殊
更妍（北子美江崖　東共梅花笑）

留別趙大年并姪十七秀才

晉公賓佐選吳欽冠朝端三日拂冠劍一時增羽
翰世家存品質國論佇國難從此拋紅卷青氈拜
近官

其二

君今有餘富我老漸來侵莽蒼塵郵綠時傳鸞鵠
音藜黃果孫賸筆路向山林高略古人意孜孜不
志深

瑞香一首呈韓子平

未拚嬌紅戊紫鮮差差紛葉翠鬖然綠綠繡蘸艷鳳
流翹且緩桃夭萬一憐利擬閉帷增嶠烈許盈罽
筆負婢娟同花處子春風面醲態奇香想象為

金華郡氏面山臨溪而居又架水為亭雲林
卯牡之聲趣乃兼得之郎氏求其名予請

東坡江郊詩名之田蒼納題一絶

茂林翠巘碧潺湲涼月白雲飄素箋几杖適逢共
領會佳哉蒼納有餘妍

大暑憶靈隱寺冷泉一首

我念熱客慰懷哉冷泉游此水瑩此山清使物殊
尤澄淨快一生品澈會兩峰青瑤若玻瓈三頃方
能倬滌雪戲劇聞大川漢悠悠流滄鑑臨際于似
洽何秋西堂浸几筵汎槳颼扇舟冷冷析醒愉一
一妝蝦緻當階掬珠壁欹枕拖綸鈎雷霓落閑喧
雲霧淳磯原京江謝潔淨苔雷雄瑞州月夕了無
滓君天常似秋拜虔付一哈泪疣奇色蘆頭浴岐
山氣勿欽荊州牛

苦熱二首

衣履劉松殊不飲燥燭汗瞑乃如癡痙菖蒲垛東
山扇泪澗祇愁叔度陂首汁東緣迴渴夢大門高
屋擇夷熾生靈偏偏苗同搞枚渴哀祈風雨吹
鐵吟吳綠兩參商我邪春原儻水鄉赤地千倉待
春蘇炙賤九夏剩晴陽雲霓不族松風伯雷電楷

塔躯畢方獨臥咏潜龍伯懶夢乘天駟潑淋浪

題徐師川詩卷一首

學究村村自錯賢西京汪洞派命連古人聖處工
研貫新義何時力洗滿炳閱多閱光宇宙閒寥餘
韻出姚蔡疑然任建驕人室老檳應加視後歟

不雨一絶

雲將攜來太曾敵雨師前鉞揮于唐西成一顆望
千慮孩庭未明木可望

校雠古史二首

夫彧分紀到光系數頗詳閑傳發明裹乏無識歟
戰國專門何黨蘇西京鹿沙條落落嗟無故實存
同大興經夢莫老人漬遺待席天丘及不編行
競從周孔鐵經衡聽斷詩書志紙格悟鑒精明原
本末封藉商略較錙銖所存備免隨泰大不喻遺
志笑漢儒理勝康然討旨迭如音倘遇聖人候

次韵范才元中秋夜

常娥偕婺女萬里玉京會雲璈閑木終英露點絲
對真人一簪歊開闔隨霧晦冥波揚廣廷清光一

年嵗頃刻人間世銀色化諸饑法士屏盃杓癡兜
戀珍貝皆言此實樂復欲何時辟蜂宮正柱陸里
濵尓要珮

晚秋偶成

生涯一笑攜梧横葉下寒波状滌清金細露香花
近住乳泓雲撥洒新萌紙人羅賦家壁洛客嫩吟
恭一抔流落窮珠分根救故人哀任公卿

僑居

買僮貸宅愈逕疎籟士皆能講舊廬典學前關賢
郎予天人定勝取申胥未應孤負旁中華粗兩消
磨奴上書借問琴絲誰任理宜惟短髮每羨梳

次韵伯父茶花

烏味傾筐雨春霽壤芳入眼霧态昏一枝青雪壺
中曜静几低窗養要温
真態妖香自不言斷冰修月妙無痕直須吟啜松
風盤宜志詩魔解醉魂

北榭

坐消林及时生賦寓目虎寺汗漫期蒼霭烟風答
總絶高明茨葦屋云誰右城塵肆吁吾有近市塵
莫嫩汝移金刹仙梯霞稷近雲耕風馬往來馳鶴
鳴華表青田志雁引邊沙翔氣飛越北燕南盼會
解捨音操俗促相知薮邛水竹揮毫勖友愛朋從
攜秋随老飩食近仲宣賦遠生不厄于長奇

陳翁妻何氏輓詞

刪和乃宗親戚苦更嶽皇不失柔嘗職無非士女
風南陵江笄冠中饋欽光鴻夜績燈諜續承〻錫
祢隆

浩舍人宋父輓詩

紫微内大世常接鶴髮尊榮倚膝寡桂籍連枝皆
挺特蘭陵六藝競芬芳雲霄門聚公侯拜藻秀溪
源典册光水擊三千由積厚天資九十待康强青
衿歸素行師服挽鐸振吟康栁箱大啟新阡高家
舍義方不羨寶家郎

寄呂德元時爲督府屬二絶

猶貴江南蔚側歷多膝符擬喻古齊寬然折箋可
入許乙見嫖姚擒日碑

祖生晚節至劉琨獨免勞清貫搜塵虎士淮淝初
小詩謝庚蘭玉絶常倫

靈巖寺佰松一首

直哉十尋幹亭々無附枝材哉獨縱肆蟠據何離
奇垂驊聳千霜妖臂犀兕皮揉剛為謙屈至高而
聽卑擎玩凡然曲凜列英雄安傑卑翔尚同擺落
造物為進步純墨外說異有所施激耳泰等恐超
世驕龍蚴樛秋老氣送軼材那能竊高谷冠與清
甚必令踸光容器為乘凌身恐無辭抑々衛武公
建下文王妃節竹與酒壺掛空想叙時客來秋冬
滌倫馳車群棲有僧執翠拂擎跽求此詩

送韓少殷薛鄉尉

大門人望舊㝎々嶺表亂頭蘩錯刀中鎮從班合
紅毫都亭白説槃征袍青衫九品非君極黃巷達
車騎伐曹蘭蕙滿山々水縣遠知枝意稱離騷

讀范龍閣五大参議三絶

撫編屢歎才謨遠登歲升堂拜若人並々聽言皆
攻的龍蛇盤屈負經綸

爽拌蕭々窮幾變危及城々中會通世俗吏能那
並此竹顏血指竟何功
九原英魄誰能作規略千條始可尋佐佑報難摘
爽狀似莊寒指好為霖

題南園一首

妖娟十五餘清春破瓜初姹嬌語如玉唆風素雲
稚嬌燕妒聲實當心自有夫取擕迷萬目白地陽
應無怪恐歲少年士逐糜不頒荒傾囊買消渴借
問誰家妹

送都膺八合第往赴貿為一首

爽德貪婪漢財殖莫揩金多能使鬼噴玉難拘伏
波式上卿杞枉獻天子于今比馭相南齋桂嶺下
下復高々鳥驚獸駭征人咀當官々事從容理恩
為斯威由此始電尾風驶未必盡繞蛇蹄山如屈
規執驅效奔驊枝尉樽櫪經由書殿家謝公總統
修武備二柄德刑兼兩寄不矜吾黨愈推能宵旰
潛心話國討雜沓吳豪秉虎騎日賦神州一百里

建道一首

少年相尚依阿語老大迴看不任心望道尊師豈
肯従憂時論事散浮沈休儒絶死猿古翔懸壁飢
貪類展禽好古宜文魯衛出無風咀嚼有遺音

球嬾一首

婦人作桑屏書箋閑筆無情役猿捻執御瓢應裊
規範鐵全不飯剔鋌鈴花閑咄々人清苦鳥弄聲
隣夢黑甜出世々閑皆有道糟醨餔啜量難兼

臨漢漢一首

任々西步桃花侯去々南巒蒼狗雲日暖汀沙紋
人夢春嬉鳧鶴野夫芹絲那左右丈流渰仗岸煙
奋濺拌扮領首悟然辨真趣會心比兄有奇闕

憶京雜木芍藥三絶

熱美甜醅逆佳瑞畢枝紅瑙化神工根林肇自韓
郎漆花驕人問一洗空
沈香亭北壓闌干脈辨英煌障蝶寬不諱官棒件
飛霰只餞蘭蕙楚騷寒
廬陵涑水攜參佐媚紫嬌黄右與姚何物山丹街
流俗雜出模惱惱蓮飄

賤起一首

牙時托未心書答樹碑只令髭已秋滯念生緣寧
故我濟時及物勉前修勃碳行世終則介重情尤
人逞自求寒禹未嘗矜得為湘猿不在較摩猴

送才元長樂件

東者西臺除吏目秋才句謂得進賒款云相貳徒
勞職政惣東南布役加常衰頒宣禮趨秀仲翔好
事走幽興口占十丈傳州檄指畫千條靖海涯褡
木覆街飛爭蓋荔園依鉤赫凝霞政平訟簡清如
水能賦登高墨似鴉吟彼夷音姑洛詠歸來趁囊
换吳娃拒衣岑花鈙高致訣舌潤翻潑貢茶

秋夜聽雨一首

蕭騷閑響空階滴復值幽人對榻時有趣遠遠稱
淒吏鈴鐺杵搖恍神銀瓶擴謝萬令閑處賓藉涑
平慶出奇心境外輪非別仗少年猿揹赴焉為

廬居一首

廣輪函丈中唐闢安得青松柏篠拂蘭蕙葵荷腳
代置烏鳥鷺鴨狙相諧中國他日規螭舍豬㘊白

雲棠翠嵐耕殖自營天韻伏世茶坊直堂宜耽

簡江國韓尉謝珍惠二絕

江國絲饕登俎味藕紅漬啅稀螳腦坐愚摩頂追

時好嗟汝頭髓不自知

徐差變錯儒庵濡熱掌大姥牛尾狸飫齎羊膀與

駝破苦辛咀嚼半耐宜

李監廟求拙軒一首

鎮捣黑鐵碳凡席面春蘖林捣純真斑表中質古

風氣非近史合堂與漢即同不巧姑云爾何好詩

更工

送趙憲御大赴江西三絕

崆峒日暖亂巒麗辛夷桃花春張豪避傳封人侯

驄馬道當武夫各疑索

實生蒼者五十八元數風撓自伯啗貪吏革心寬

賤坐頻昭來能不推埋

冷坐從蝌耕井眉俗流淺拉吏忌遺道鳴庶夫多

閑力建武官僚舊漢儀

寒食後出郊一首

滄浪東風洒一扇笠黃雞啄傲春暉綠波泛灘心

撥藕還花模携手未揮霜蘿莎長紫苔步倚灘花

且買黃衣桃溪飛碑游童逗竹塢聞茶道士歸

龍翔真歇和尚求詩贈一首

象骨巖居閩府杖江海兩封黃絲台孫雲自南仍

更東且覲袁榮太廊廟講道明論此墨紙一佛出

世祇為人凝師白傳有真契鑒面獨天必相值河

漢滔滔渺注決三反九折時游戲登瀛露堂累千

輩鈞雷獻電非思議老怨傲差失大千同盡鶯鳥

與娃蟻若挺一切皆具足割膜分光纖豈弟齡味

龍宮七佛書盧老面目云何是餘生流浪無明窟

迴首塵中非舍已李成見眼必見窺和璞妙筭應

不遺大士知言善可蘇朝聞夕頓甘知始疑她一

祛病當愈織路還家要有時金華士女溺泗流訣

為火往龍翔遊是閑雖任亦非任奔軼常行祖師處

送富樞知三衢三首

琳館原青書帶草璽封藉捧紫芝泥寅車輶此紆

台紱黃閣依前執命珪表接山川矜福內勸農雲

水擁秋濤論興國吳推公建全順民心不回卑
代天禁遺胼英髭飫庵王無出海潮糧重裝公陳
梗切安危汲踏絶麗拈吟殘話古羊騰石奔廚行
春村烟樵謝傳不應郎登尚絶塵樊警疑當粗
山林引避一無求遣返嶽廊宜自由聖主尊賢載
謨誥故家紀善付春秋公識願娛朝中意密勿謀
先天下憂其味久令參籍是斐然攀賦晔穿慈

示允子翊

厲詞更穗三年後為善須無一念乖孔里高〻若
擬倣論思積習見嶽崖

送中書潘舍人省上二首

紫微聯有待綸書少作英辭藩來寄高浪駕天輸
朗漢紫霄即日奮長群然明東里令同道德裕封
教遍此時應笑迂壖時已甚鳴呼鶴嶽級蟬扶
丞綿多難一席以協勵咨嗟措側深漢制春溫勤
教本周家風我豈無箴該淹伯始萬論理順忘姬
公五誥無愈近清光經綸席皇風如玉亦如金

訪庶田二首

隱士雲巖北山麓將軍樹珠璐崖寒鳥捷戶雷怒
千畝蒼蘚梯空擢萬竿竿〻馬鞭貪快踏森〻磨
席鉄奇觀春應泉石滅天竺自古英雄拾考槃
夕陽紅西梯生粉映露凝清栗脫蓮桑歲人并底
森絶高城池隔馬牛風翕能天籟互鳴轉林薄山
屏親蔚菊採杞掬芍薪火暇吾從鹿考與何窮

武林春日二絶

越羅初御柳煙深捕病相從老見無酒羅塵覓勝
探吻春無頭緒一分心
何人畫〻共禪塵有物婦〻散百花不向篋中吟
蓓蕾久晴風日漲塵沙

郎公廟求嵩定山居十詩

下馬橋

泉下顏光祿二紀蹄馬首待驂肅松楨風節應不朽

郎公泉

源深派河漢盛〻無常笑嚐芙借甘滋無涯君子澤

褒勳堂

易經傳父子前後弓帛黃衣鉢堂堂中千古繇潛秘

松門

畫扁懸庭宇晨啟素鶴馴延陵掛孤劍吳月照我屺

采薇洞

以心為形役徇人失天真蕨薇與杞英求仁始得仁

盂山亭

蟻封于何險巇難豈必啖須彌一日了亭中大然之

懷伊亭

龜雖儼如故王靈識有知婦艤帶江海渠濯我清伊

柳陌

輞川題作浪武昌栽屬官愛思、如孔楷弄髯擺奇觀

桃溪

懷仙津步替凡聖隔兩塵長繞植園菓老如分甘珍

竹徑

側出邛九霄蕭森谷量蘇路嵐翠欲滴塵外松沉趣

、避暑山寺二首

厭敝底時肆對烹芙蓮相屬足遠迎掃寬堂廡萁
煩解汲冷盆壺頻濯清畏景賢愚殊苦樂涼飈佃
溽不堪名俗禪襆詩絺衣掛秋翔逍遙打凡横

又

冷澈躍蘇水珠涼嬋翼綃山林寺衲襖江浙劇枯
焦蔭踢桐生聚可霄訴次第乾坤闘棋叔終局算
觧銑

六月不雨至七月中自寬一首

宿春佳有夏將窮無德速雩歩暵陽廣屋珍臺求
新竊桃笙麥扇給難當荷忝蘭藉看路潤藕脆萍
釜飯蒸答龍火西頹乙辰決何時待見雨淚〻

千葉白芙蕖一首

嬌酣擬雜似貂甚英爲擣翔肯媚塵俗誠能降佛
仙洗君凡眼肉埋汝於此賢三六醜顏侶溢舟從
妬妍

漢溪集卷第四

雙溪集卷第五

眉山　蘇籀　仲滋

古律

僑居一首

忽々五十化已往固莫及祠官閒中隱歎歲月移
粗毀古非瓦合知無鬻世說郵駱駝我賢揚執戟
浮雲倚來寄寂寞非儒術塵緣且複佳只兩殊易
韓古人學易年所愛豈兒戲

歲晏即事

磴霜白雪蒼雲子盤摘黃金劍窟居組織翻騰不
傳抒芬甘醞釀鑚光熒西成佳肴儲囷笮十土總
歸寅枕康穀賜窮姐娃德利尾陽珍本蔚蒸蒼

建陽作寒二首

三益兕醁雨輕寒鼓腹來儒博縣官旗指汲肩親
課督僧籤禪榻謝朦鑽爺燈尾蒸挑傳久編秩雕
黃點斯乾本詩漢法修簞瓢周詩三百近研觀
未應字杜歎通閑寄傲足怡元亮顏兒歎凡庸何
異目前疏潦倒幸投閑平生那識貫三倍曉節摘

窺道一班綱獎裁成真大治茂弘先進實非虜

擇鄰一首

天然默騃手金子操使捨氏亦有俠蹤路惟應怯
龍象灌輸何足計餅盂神錫曾見士韻士遺韻也
坎山掣雞栗尾者書趨聖處老勤瑞挹負師模

才難一首

建安諸首先文若武德機神重伯棄此士不妨門
第美于今景仰太山高矣哉二賢踞百萬何較九
牛於一毛異代愛才尊尚意紛々羨應見兒曹

何武翼挽詞

横縱禪神佩追隨並鉞筆同旗閫徽家晉虜明書
閑整推服心許浮邪續力柱門廬必高大封子據

儒文

簡常父立一首

文章座耽懶詳論夫術翁英珠舊閒鈍僞康莊輸
軼步精強者奇稱公孫名呼國計神資略嘆嘖哉
容壯抒蕭咄々書痴公重簡蟬鳴官柳夢餘殘

朱亭伯以詩見寄一首

二就可灞繫馬頭一鳴須信絕群犀繫組才駿珠
莊別籍甚名聲奈耳聞浩渺池庭華鴻鷺騰軒館
擺蘭芷相容居拾遺時債太白惟當浮勸君
守局一首
憶〻殊遜皮冠守朝守子何冥漫郎不計少多危
藻汎豈漬吞咏鶴軒昂執輿投刺祐媒閑視蔭官
歸久路常飲酒讀書松縧雨淡然意喻傳言志
觀閒黎庵高樹梅花盛發
曜傳花械戒時昔并眉藏危綠撞郎起撥叢葯并
簪髻懃蒔苦燈淚萃緻珠森迴映晴空鏡寒玫陰
霰仕狂傳縈拊蝶尤物富芳心玉蘂真人馭鈴齋
水部吟燒燈酌斜月吹商伴構參樹下出禪觀瓊
疑政梯襟
退士一首
賢〻高哉古黔婁獨辯真趣肩夷由市朝慕誘吁
競求〻仁郎娶良遠謀白雲既志耕平疇失天菑
鬚冬鹿裘遁迮孤豚笑肥牛撥刺廉魚既金鉤堆
雞吳尾坤組羞鵠鵜一枝綽餘麻焚〻奮麻翻蜉

游下士閑然媚俗流嗟〻此病云何瘳淵源友尚
顏袒倚襟徒有服使界轄形為心役無課尤鉛焊
李記出光鑿駟馬高蓋憂人憂才彈力盡長不休
上士凌霞宅巖幽千鏗鶴書那轉頭
祝蔣俞少卿示叢藏萃蒙圖諸游風什一編
不度韓珠上塵二首
清所雪舞蹈前扶風錄先生〻爲于綸述珠璣露
門台鎸摩乙化兔園儒臺評公雅銘鋒鍔秋齒表
道把筆敵年太溉培栽畫暇志憂蘭桂富芳蓉
並仕半生游仿京溫潰一齡風經營南陵經頤給
廿首北闕簿稱負屆聲泰刻唐刊儲墨妙舒衛魯
廟撞文名建安正始源流遠詳味風規躡玉清
夏日歎二首
犀空蕉北食場塔戲踏崖免悶鶴蓋泉石係心終
耿逸英荔燦體緩捻台蒂懷窗眼勤呵味壽氣怡
神頤力倍公館未須延異士珍色奇醞肆筵開
稀絺肆葦扇志閑鬚撐眉頓走市闌秋溢毫燗謹
嘈裏拂除風月廣輪開月云時填長無冷却謂天

高六好送傳薛詞源叔起軟擬如梅尉樂吳山

休沐日

洗硯剛絨筱綺天金書羅笈忘雖筆拔頭冷枕遺
簪弁辭垢涼林潔悅怡揚篦華門無聖燠夏哇禍
父若為芸鴻飛遷陸搏寥廓兔駕胡然碩澗芥

聚寶一首

窺見呂臣非李已可憐甘茂取宜陽敢希激々蘇
門款老去德々孔里狂公利憶乎入社幣濫吹竽
兩耗官倉座銘枕几槃盂警九鼎何心作彼航

游眠者二絕

墨綠螺青金翠耀鬭語依笑几妖迷茲灰儀卜吾
藥夜陶寫醉醒覺風嘈
繚清天地妙齡懷佳月登虛適與俏隱几噓天嗒
然趣參同九鎖啟仙階

區人餉果

紫絳李楊盧杏黃紅腮脆碧磊籌箱香風媚世葩
華過夏日薦茶水葵嘗灰步宅時卯平意木奴脫
節李衝穰君肴飣坐百瑞辭腐蠹蕭然自珊忘

送程子與知峒州及平

岷江淨萬里吳嶠驛彌年笑理歸程去字愁失眼
貢德門巫拜威佳郡鵝鴒聯委寄參軍陸宜知備
獻光

人

來都人陸海財集若為忘筮大同徽費僧坊共小
流卜鄰棲筆叙延祥伏農裝槃坎知人意奔驕達
侍書

山齋閑錄

什么新裁汝朝諾不花聯線吳臣射一笑蹤錄臨
流賦五祿荒唐處士歌道號歡人宜拜表朝班都
士好嗚呵琢錢膏面職亭飽老夫球述可若何

歎宗皇帝挽詞二首

翊觴虞巡沙南占禹會幽豁謨陟上暨多事配旄
獻道妙仙心廊文昭帝作優秋風舊吩永無紐忽

藏舟

大藥提攜內懷生涯澤湯今扶鬟盛衍樸樂戀容
光脆蕨吁動修置郄辞慨懷中骨不為已定騰江

寄蒼

林少伊直院母夫人析氏挽詞二首

英〻挑風傑遺懿誦高堂淑質宗姻慕儀博壽恒
康委妣賢大子勤苦參尋章騎條八句促蘭陔捨
隕霜
遐年胥東播流慶義傳儲于者九咏欣出大百歲
居魚軒川上遊石刻墓前書絕妙斯銘勒留推崔
恭如

閨部娃甜振一紀

沽蕩淪姻誰商令五陵妍駭可游生蘭堂委巷喉
呀轉佳有泰聲非楚聲

杖興一首

進賢譯玉有雲侶十二陵妖闕城府飛鳴衆裏何
少多根璣道處識李若甫然注仰鑒浮圖珍重誰
家本居士袖章陳列有倫叙終更右移郊叹步貝
多小品老耽伽高屋帽簪持論古丹青簡素寫真
行若醞齋聪頻草具体清不足賦貪文雨漆涉句
魚躍釜時書檄虎文昌臺月叟戲碻槐棘府晋賢

告歌金馬門或赤簟瓢松菊主空〻自笑雨瑞踏
志願不應惟阿堵和平凡弟瓠賦游山下逍遥廷
農政大道安知利與祭唐彬何人高此舉

賦叢蘭一首

楚郢都裝奇韻伏嵐溟窦壑初何餅根蒂條參玩
九春花葉尖萌踏遁天蕙特來君溢霜光露邑清
華煙染色蓊勃天香透綺疏兵鏈綠艷魔撩客謡
榮九畹不因人無際幽深來譽廢三嘆書惟雪涉
攬滿把駿人安忍釋映徂岳莫紋委佩廚苦伏攝
芳盈室焞虛粘戴俗塵芬桂痛析醒偏爵挨〻不
採示吳傷難容屈宋無倫匹賞慨年芳次第菲紅
重帽倚侯結習寺爽為瑒蘇蘆門莎艾蒲蘆數非
一庭中純出忘真右義奇亦仙緣莫送遂知最妙
嶺頭梅適口和羹似難及更典郢唱評國葩后皇
媚之琳赫奕

次韻陪諸公湖上春游

乘儀青門道冶賦遊蕩倚一瞬遲雞躪聯袂歌厰
酬泰伯表東吳李子居延州湖山號佳觀盤與肆

優游肴香矣亦熟只有空縛憂妖窗不封貴抱士
拇牙籌詩盟得肯唱有客如此不挈壺哥琴夷松
石巖端樂境勝属幽人黔雪俗氣卻洞穴鎖蒼霞
探奇或云莫不聞古肥遁靜枉遥思家高情隱圭
組心迹何由遲晴人告予言黄庭老生洼戚杖雨
云草初平隱金華

次韻孫邦求少監游劉園一首

權侯侍軍勢不行速雲篤梵烏烏晴池壺盈邦鉄
向園林趣半空覺拱韻席帽揚鞭來看鶴綺疏裏
恍攻闖駕賀蘭青海勁名事雅意未諧幽興弄

句龍君所求所居丞落亭賦堂二首

蒸蔚叙亭非索寞幾陶宅連秋疏江山壯猷惟人
耶祖稱動情陟彼砥柱筆仙才銷勒見厲車塵界
默存書紫荊雖掩德笙掛旌戟蓋嶽表舊廬
賦揚英傑古賢鄉傳火香壞今望郎簡擢欲書丹
鳳詒夢魂勁到碧雞坊已應威美標其茂不比晴
人思厥堂宦牒隨江歸碧海讀書源派亦誠長

眉州禪僧一首

吳蜀跨萬里余老師非壯勉哉令修行手書勞四
杖性命善基本權福初不尚蕭條寂寞中咄咄祛
礙障面目總謹數湛研澈盡量云為遠元旨比喻
非實相處河澄不波苦海永無浪封執即黏綴淪
落嗟混濁法流於河接俱涸時斷滌情塵欲忘世
疑網悟吾黨凡心非道體志帥凝不喪瞿曇與老
君一訣歸至當遊寺盧老肯古初更遲想燒香儀
霄極癡絶照願望公妙蓮社遠登接淵明救保真
本易了伽語虚傳仗

刺少年行

金仍印組玲蟬聯豐屋藤井松楠桂金釦翠屏珠
串箔椽楹高聳玳瑁筵城紅麒麟泥水渲亂紋錦
綺頌稱氍毹窗犀索繡珍貝瑤瑛紅珀塋血樣兒
鄉泉盧唱大采婢名素玉彩月煙驕世華膚說豪
舉兩得仁宦宜萬金翔雲頡碁積孫雪研桂燒金
凍折紅毛雖不搖汗馬卻刻植眉髓耨才賢法家
拂士屹山峙傳然窮儒衛道邊遠如莫不住還力
鐵笞仰笑衝九天

永嘉周道人求詩一首

箴異期乃漢世法一點安放鑰因師旨唯並從祖
表肆言諧律呂不夢今精修玉室金堂遙飄飄竹
杖藕

問王孝恭省黔

治韓任君呼肩入話言明府取玉舂九泉太省山
雌雄三莖不逃秋角鷹位鬱餘珠如許價官居縣
鍼實難勝數令手販捉耕來苦甚如曷厭若此

示施又新同舍

華髮忪忪似不公辰中蚁蚁有何廣力抛藕紗片
時遇談諱祭筵一笑烘山利反盡可點匠人魂斷
事方鼓參秋梅閏霖溫剖核风珠縉千越風

節婦吟

君不見迴妙珠憐世絕塵脫足寒惟艷玉人藕絲
怙體沈香魅清瘦纖柔備九春勒苦栽翠妍無偶
貴貴拳拳徐叩叩潔鈺何嘗羨河飲令淑專純貞
難有綠樽翠杓稽貂寨林下閑情風損度單羈拋
擲幾星霜瑣卑齊齊蓮炭低黑鄰數頻純又誇儈

翁記堪眉争加想當然兩向跋霜豈琰再頓傾夫
孟雲霞攏抹振瓊瑤簾環繞轉娩清陽此翁南部
出念趣道眼不治慵來粒

辭羅京局一首

運水擔柴力分漕扶持兆古小儒皆斷胡此起岐
城上越嶮遠蜻江海后一葉鷗痛身婺女半生飄
沃信息舶翼時依步從容侶好移蔡晏待共粽

甲子歲七夕與伯業伯衍蔣龍井聰老出示
次韻還叔理詩卷本同推極一言借用數字

道隱祖風幾許存重荐新秩嶽下獸龜神泓壁鱔
鱗緇即蹟款律焚大素金銀幾席風篁情姜約崖
靖禪頌持傳正眼擊節宙共人漢湎霄俞礙長康
工而神思炭在封植春蘿客抗庭韓莠秀多棋茶
叙經熱地休休要儒行沢沢穿官身久伸白髮禱
翻倒明璣因登禍嵐烟染心脾草樹親憐君深銀
鉢公鑒褒老頗

秋夜兩涼一首

寸念微情浩莫緘此生殊闊住山庵老懷鈞捲伴

侯喜逍契倚江見陸參調氣從前深造盡名官黍
欲問於鄭家書時摸何曾讀盤頗塵細拂白蟫
次韻趙德載大監錢行之什
君不見畢毛白萬強周宗亮天不朽言行功開平
歆向漢人談道宗孝恭唐治武一時入相九才傑
白賀智中工色黃聖翔蔡親如簡羅封植教誘從
元豐燕集年飛華岳華鼓車蟠屈翔麟驄白遜喻
蜀監王國三雍入對文清雄昨者臨分勤進請是
時暑逼火里中公璞之文似醇酎吉甫之頌如清
風博山爐紅玉鎮屏翠壁雪乳金塗龍小人自分
憶、老禪結誅野澗明窮急鶴高談鼓氣堀虎
然虎髮上街福斂高明必貴達眾信禎鄴根中庸
送沈夢得省闈一首
緣閒春曉鎖南宮天柄伊人掌握雄巧射穿楊鵠
破的光家長箭扶炙弓懷經負笈雲霞集出手成
盧月桂蘇玉殿賜袍黃紙誥布衣馳鵲黑頭公
誅懶一首
省寺同行占姓名老耽搖卷遁幾成此緣瑣屑同

壓篝居處閒靜惟餅笙求已洗心袪習急知非窮
理易移更為生處士乘游好道秋禪心諧此情
題善草字者一絕
麈儀先差爵秋加與人捧腹大呀呀、踏搖姸狀當
場手如舞銀鉤路可嘉
元夕
瑠璃萬頃淨明觚珠翠千層羅畫樓匝地薰天月
燈影撼山填郭城烽烟淚郡平昔金鏊峙雍幕寺
常錦憶游今宵山城索朋侶虜門酒醒影酣謡
春日郊外
蕪路桃溪浩渀春彩黃柳嬌躍沽晨不如方士客
閒剔閒眺儀同趨絕倫梓柱桂於瑞鮮風橋落絛
瑚就為鄰畦畦黃芋茨菱蔘物。蓄滋辣主人
飲東窗一首
大夫蔬扶胸懷奇浩然伍偕于虹蚬任儒娛樂習
和雅留笑胡為餅井眉奈何平世事寒寒音士鑰
嫌矜云為伏波不屑兒女媒為華自說排羌夷叔
子遁時經簡略入則進膝出龍醉燕公異禮集賢

賦筆削金泥玉檢儀貢出前庠觀宣室立談眉哭絲綸時欲通杜門安著述古遺千紙閒披拖抗辯黃冠適郢整一旦瑞委偕龍變懸生尚友千載徒讀書探遺無津涯猶狂置章留黼座腐歷潦倒曹付稗世承朝恩萬鈞重省思此去酬亮輕

送蘇念八郎下第西歸棨益

金閶亭下泊舟艤木馬關西趙郡蘇建業魚瑗武晶水延陵舜壤霸王都吾輩軒軼登樓賦汝器切塵清廟瑚刷羽三餘鴻鵠舉寸衛甲乙看先驅

織河一首

不瑕彭澤願言中都台安年慈則通揭謁郡叅賓孺子織河積絮駐芳蹤

次韻李以仲赴巨山山張舍人招贈之什

君無吟秋草螢飛雨露濕受倩古豪英嚴門深杖拭五雜皆生路九鑰探金碧鳥龍因師指鹿峰森郡戟張羅似兔影過客紛如織子房河上翁拜庠讖高庠嗟呵衆如依肉眼珠未識西母摘露醞東王漿霞赤玉裁高尚公著書不新惜皆珠累許學

玉版授金筆仙階三洗髓短生幾兩屐嵒覺法身像獎接為紗幘焚汲觀有遺揩插悲源涯妙訣付神水摑鐵如飲日升降摩頂踵抽添而損益勞生息奔延頹齡飛烏急帝求九陽驟何憚一寸夕近期赤水中央龍元珠得

冬日即事一首

城梳五萬酬猴直呼統百金真食封蕭散不萌爭開趣真時繆說養土墉滌清研窠懸凡筆磨澂鑑中頻窖答暘旱元冥俗春令狐裘煮酒貯嚴冬

送孫叅法先也陽二首

搏枌里中契年華懷君先德施華畎齊才優君割然牛刀恢如援兩肯峻高遠交薦諸侯鷄藍田崔本賢

一薰襟趣雁操執使他邦書劍搖煙艇鴻光醉綺窓綠條迎節蓋餚醞綴華膛器宇青雲士銘名賦練江

一李隱卿名谷與青城劉翁同舟至蘭溪鄉大大士修生者館之道佰贈李詩首李郎涉

世似虛舟片帆來渡楚江秋之句又毗陵
家第李文和此篇云夢蝶豈知真是蝶騎
牛何必更尋牛老夫亦慕道者次韻和之
托劉李事述劉本書生工詩奇異飄然塵
外也

白公杠鐵郭虛舟劉李飛符祝劍表興秩壺中身
況世氣酣酒衷意橫秋運調來鳳咏白石耕睦金
錢製粘牛赤子返真探指妙何伽陀菜肯言不劉此
月千百杠示人遣
壽菜不飲傷害

韓府幹子平厲章應格朋友英然未知忽改
京秋作七言近詩一首賀之

山雌澤咏競騰軒執有界駒石短棘進物至公珠
弗豈窮支未喻杠然貫風批一諾膺天涉雨致三
槃朝日邊虎鼠揮毫隨來筆銓曹常格勿從荐

餘病偶吟一首

峰雲學薛河藤李洴繞娃宮笑柄成蹊躍中棍捐
月斧消雄消喝墨挑箋玉毫璣內來鸞女水鑑光
中墨客鄉愛指御冬充使西碎寒換魁燠屯營

卜居達興一首

老嬾清吟口角鈐任真虛一性安恬士裝執範一
身任孔老窮探兩者果齋舍梅晨雖弗已翱翔晚
節蔬獨甘平生緣業今何濊倌延神魂倍蘐添若
簡生涯論屋數課僮童子具醪鹽俵游稍謝出處
須逍念常吏隔日痞擬古紙疏何柳骨攝生精密
必張鎮鶴軒發興從談晏腐塔乘時定合尖依舉古士也

卜居漫賦

肆習素未豈撲索强刺裁鉢泰縈對見揮比奚述
哉三徒點珠蒲志消散郎倌疑道氣何高人事寧
免舜昳中倏。者棋枕供談鎖披卷想前答祝轉
無就才功名不役杉蔡觀竟煙埃絲。時人居黃
花蔦醍醐呼我一日留不足語時脩寄言蟹華侶
英咳飩如植

參雲亭納涼小集二首

談醒話晨遊飲時四圍青嵋丞蔙藏橐衣隨蝶何
曾卜餅藥術盈箱信醫短舞不妨箏盞茗韜鼓且
勿負玫瑰老夫直嚮猶吾範無使斯民有以窺之退

蔡子字頑
嫣〻逐珠徒一綫息文絶學殆頹頹時倚倚獲多
謀助少作曾希長者删銀犬屬兎玩適當辣駒牢
局曠尤瘵那無上術錫人疾畫戟臨江城負山。
復數朝復依前韻二首
下國官臣無懈時幡然白首嬌蔌蔌風撲翦威雷
霓令魁居蕭駿霈渾醫康衿移文謹鈐鋮蕭齊然
管霞玻瑤獨閑松桂冥〻霧赤豹文狸不許窺
投志周流喜遠緣當官製財汗懸願領虞飄瓦篋
結篇取次耕犂手欲酬月窟日幾邊驛置燕南越
北虎烟瘴一塵清伏陶元亮萬斛閑愁庾子山
仲秋校試淨慈精舍會者六人約黄九事畢
置醴謝湯單方以詩堅約次韻酬之
擾下錄〻鑒擇分品評一日百知閒初黔月殿揮
毫賦直到龍山吹帽又遨勒公禁押嵇阮蕭達嬌
娛侍蝴雲塵鷲珠貫纖羅襪醉酒銀籠不怕醜
試聞即事三絶
鼓士揚桴警五更愛清禁冷荻吹出深夜鄉彥都

雙溪集卷第五

君子摩厲三秋術此行
近寂頷門不讀書右文搜拔虞議儒立言不朽非
吾任貪叩元門隱者廬
一坐振梧林及消五星兢耀獨狀宵掃應禁近延
儒猶熱習持書避賦往
事畢湯單方三君再用前韻復酬一首
妙喈龍鳳奮少分賢蕭婁律斯多聞。尼封勝識邊
程庚林麻置蒲棲患文援菊驅人寞鑒而登樓朝
彥氣摩雲蘭堂錦瑟笙簧鬧嬉笑嘖謳共惜醺

雙溪集卷第六

眉山 蘇籀 仲滋

古律

觀胡文恭樞密全集偶成一首

鏗鍧正始音嚴密萃英耆上仁體勳華四方歌雍
熙天賦鳴升平十禩北扉心口爛錦繡欵哇皆
珠璣韜温白圭玷　清風詞興寄摘無窮標建
擅一時歲六　嘉祐龍雯宣應獻納隮道次差竟
鍾百　賢俊評卓絕公是非猥無許鄭衛人實不
易欺東何貽明皆貝錦尤珠紈猶子彼來繼元祐
參丞挺瑋瑞製答書殊妖聲華飛將韓外曾荀雅
子賜白獨遺編高勝綴緯刻棠梨究評揚謝公遺
芳六一碑

送李舉之武傳學宏詞

稷下機樸纂蓁篇摩逾木瘞炳彪然盛賴者望門
庭懿哲匠宗師典據金扦秋春開賈餘勇賈音盟
主號稱姸娀登名第高酬擬臺閣容儀繼武傳

擬古

大州齋擶醉分鶩祖村延平宸辭歌蒲阪崔妹金
縷步閶闔吳館冶容多頻煩畫戟凝薌獲輟選鶯
筐捧卑羅勿倅台山洞天倡妙無劉阮醉顏酡

陪侍知府侍制大東山滿設宴開是日賡和去春林倅紅樓風什奉續一首

燈薛梯蹊岩上頭華排儀象主就籌從容北海館
延客酎適東風味侍樓獻歲順成當大有名儒遇
計與私憂仰看風德翔千仞總領鳴譽也知時

家知府侍制寵和前韻又添來朝太嬉之招一首

一聲巧轉柳巔頭半大紅芳送晚籌天氣柔嘉收
積雨林花稠疊珠高樓七架長袖重新製九醒空
樽摳尺憂卯鬱變龍位嚴石好便妙得對少鷗

朱從事安詩挽詞一首

天階王命選副佩洽鄉閭木俗賈三倍尤能賑百
鍰宗盟選侍制邑落舊知潛蔚。佳城鬱鎖山焔
弗剛

夏日池上

歸璞春秋指袪排日勝娶嵐巒屏郡廨幷櫳莅衙
城猶父許丹首幽齋緣督經志最蕙蒨擢伯雅燕
酣醒筍筦陽春唱鮮鹹臨海錯惠文除授害五百
慘徙縣丞籍閑遂展錢刀斂尚輕，球遂鳳儀政他
日黨聲

公退三首

披文不釋遣編蘇耽採終慈違晴梅叔、抗座非
勝趣寥寥出世有真乘轉頭佳寓無窮極措足虛
邪趄可勝管晏空憂覺先物未須蓮薛與卑勝。
繆從庶班列大夫沈研歷久到盤盂囊餘佔畢耗
嘆大家有凌雲舊賦免般若初心依耋老參同內
事蘄備躐吐音怨諷嘗聞見邂逅周旋只小巫
缺然資器每匪匪，斯買揚清小小勿繳律綱條恩
滁理算綠公帑較輸儲三矸識擢才能願入計精
研吏治尋瑞有碩生如杜黃升堂洗餅降除趨

暑雨憶衢州一絕

衣裳狙豆任華風酒聖茶顛何獨松夏屋渠渠聽
驟雨數尋竹外滿珍珠

送滁守蔡瞻明提舉

大家汗簡編年柔掌武集賢籌政機君侯祖烈冠
前世內外貽厥真天資景靈害象丹青炳瑞倩顯
仰庠慶基忻丞之來蚤柔聊卓爾犀吏諸侯師云
何士元淹驥足留滯太史周南鮮成源濡染由爾
自甚美而度多文詞衍數兩祖指二柄電乃騫翔
天下知奈何活無進擢荒鉤引吹噓罔力緩冷煙
橫雨秋塘外滁邦山水一停麾會文擒秋空里巷
哉縱邢候紹驂騑氣宇前修合儀範才具時倚高
品題綠綺爭輝醉吟搖清流處佩神武遺佃！聽褒
嘉最郡採水衡從白大何疑車輪結斷心自了桑
揄揚收宜此時珍響高標譽衰鈍鄙哉不默多陳
詩。

題和叔大夫母安人曹氏挽詞

風規王郎顏笙醴相夫賓遂子大家銘弄孫來第
新百能知宵綱八十又三春磬石無虛勒笄珈不
揆晨

壬申春雪一絕

長天頓改梵雲容初步依微復攬尖點綴柳條紛
若葉未妨換藥街芳叢
龍井僧全亦寄庵極參程公累篇李天第新
什叔余繼其末一首
程蘇中興什間庵有後前朝沙門首鮮傳起年
然耆宿失聞聽飫參餘小全龍弘風篁嶺莊幕二
十年猶傳與換易宕茗宜變遷。。百歲移今。
九溪泉梵音援龍性元解忘魚筌有容葉瑧說無
情禮錢佛法何陰與叔若須人傳更令觀劉麗
但傳子孫賢三空正覺路一喻實相圓不貸人天
師並新演教禪
武林春日一絕
薰香佩服尤璩康聯踏春陽特街馭十里青樓玩
芳月西湖呈韻悠游邀
勉旃一首
歸一宜應無以巧要言隨歸禪洪陶大知直截指
摩斷積執冥迷厭離勞目睫古人曾致喻根塵勞
念切喧囂主張名教璋才智王霸蛹貲火比書

秋冷一首
嵐煙凄凄雨颼颼殘枒折搖波水頭贖雨典裘裯
戶體銚伊夾暮閒娟柔篷篆座肆斗牢落寥寥窮
述強釋愁著下浮君霜露且豈應虛饒鈴詩鈎
小該述二首
理窟執宗趣卜居忘市闢竹餘力分裏挭栰智仁
閒導引非莊妙耕樵木嫩附黄綠任佳俗及物念
痼癖
跏趺閑禪超離暑濕落塵緣治火薪一蕨沈酣任
琳琅百家部揉識病醉春炊折、西崦籀書記硯
翻來部銚颯瓦盆與絕哇吟茶蒼天訪隱沈倫
春設一首
折符王春頒勝日執與鄭曲集僑官宴娃紅手淺
冬法歌頭塗薪許白寬膏沐柳梅牽衣齒冶妍桃
杏壓欄干珍集鬪賽携英點妖老狂樓臺肉案
惜花一首
裕眼桃紅思聖解鬟人蘭郁北佯飴面脂靡曼負
塗澤繪綠化工奇點冰膚染芳蘋䴌吟境點暖賦

色談狂朋傾盡簫管豎蓮髻沈鎮金銳電亞接
何會卿姊清河張楊挽詩
常念旺兩竺浮生付六如良人捨中饋二梓未勝、
裙、妯黨校紅淚鄉鄰溢衆畢金花他日誥封號表
松櫝
閑詠一首
璉笈無知器釘壁任鐃碎慨嘆叢前獨咨吁亦小
知飪諳茶酒伴餅逮井泉滔自詩裁皇上陶然絕
曠爽
扶孺封曾氏挽詞
裒宗承籍遺懿本馴良夫思違惡花仔萊化身
庚孟園留燕机丹篆勒陰堂預卜垂青紫抗、庚
祚長
春集僧舍一首
緗川藻野衔嫣妹練縞襪殷亭青鈸二月峭寒輕
抑勒棠朝知氣要貽蘇紺青六幕無纖翳綠縟多
晴幾町區居士自携三昧醞釀流蕨錯設伊蒲
蒔蘭一首
相綮霜佩南邦媚天女襟期絕世薌莪植便應循
九畹執知荅藿與唐糖
交夏即事一首
五味八吟鑽古臭四裒六逸共周旋隱囊熱犢抨
恭局輕笑珍笙薩蝶緣習氣崢嶸鼓在昔知音椎
激五相然王哉佛老儒宗外聖語水湧渴大熹
娛老一首
多閑內班每醉馬柱把春秋問蟪蛄俗瑣未拋聊
爾、古心內黔亦區、繁花於越壤四蒪瓊鯉銅
採僕貨痛捐白追游味孫寡所閑榮綺紡仙躍
塵居一首
天碧綃綺陣鐵牛塵居煩促遠林郎赫炎熾景烘
場蒿振起金飑玉露秋
重陽一首
籬根金色小工、時醅熱風高與節期耽、挑燈閱
夜誦忽、刈穗秋果枚閱娃屏藥香蕙把朝士茅
英坊一枝蓋世豪雄徙天下感秋應待羽觴冶
山行入寺一首

執輿入華麼瘴氣涉險山莫笑却時候齒未嘗光
宿老翠飛久已見覺插磴扉百步循流汗觀闕三
休宜曷追浪漫悠々一難助角巾東路宸平矣

近市一首

屢屑躋足吁磨賊接社醉顏全駆管巷陋姑名為
小隱賓佳不必有珍奇龍鍾游宜如杖未須屑儒
氏一聲絶郎索典墳心粗遠煙埃咫尺自喧清

曠飲一首

珠容醇碧郁春橧擒首梅林曉自陶撫琴未應隨
李廣周詞亦足擬三爽所從觴詠山陰禊近枕笙
簧鋒罡遊取次難論傑戎策宜知龜曜鯉鯖綠

春晴一首

高挽扁餅拌粗饌嘉菂香宜芼羹美餉平趁遠棋
壁詩免春量腹聖賢并無由層嚼相親就宜尼奇
章修大烹飄忽紅網鶯燕語庶幾合服弦春晴

往日

往日承平孰為裁誠能俾又同當塔豈云小辯能
迴幹際遇長才力洽談大塊修竹遠翁頃元明迷

喻唯阿閒斗南必有圓機士安得一樽陳此懷

獵山漫作一首

三餐伏張年共有一醉陶然日不貪發職訴堪登
聽仕費賞瑞為速嘉賓屢空罰信露囊藥稍致越
吟近里邦劉白殊無記人句奇章高設豈應頻

矯學徒一首

潛閑三觀且遠研討索思誠義理穿剖析韻經宗
匠考絶群蒸拍廣儒眉鵷鴒喈鳳嶷門蔽博纂志
半失路倆警策後生矣寡樸若為準擬即真賢

綱聯偶作

耽飫神奇致思研理趣幽崎嶇由考做勉勵以鈕
緩明程鎰頻裁醇精洞處酬編聯存隻字解悟矣
全牛尚可拌宏識于何答伎藝速辭宜篤說典學
蓋宜獻洋々鏡姚姒奇々切旦郎時王資粉譯大
匠不雕鎪愍倒元、意獨倫色々傳雅剔錢鄙寓
切實忘飄手自古英藍肆于今都言韶近話臻盡
與速救撞風流壹爵翁居氣苑居失友愁沈酣反
蹊邦淡傻樣健柔斐綺資哈喙莫稱寡賠酵不為

傷手斷無取强頑羞管仗讓我索元龍高臥樓欹
邪寧老傍書劍判然〻

舊游一絶

慨悵秦關舊儔侶綾袍蹀粘大緣囊南來欲為遠
舟樽鱸鱠西風繞本鄉

咏芭用韻排挽詩

蔙然衣塞懸扶操亦人難唱第芝庭瑞背城遠冠
殘傾彈副王命時憂入省官遺事鄉邱著嘉言邑
里寬

餘暇一首

梅隱菊氣方藥清操裡安伴草天馨試問秦趙當
年月何籍珠簾翡翠屏

題劉崇徽貴久公吳集一首

閒依紫城舊朋執何殊網里孔顏使遠坐自信識
知命晚節遺違德不孤貫忠該明漢中盟雍容道
雅蜀相如老成流華方吹高無訓斯文示後儒疏
奏襄陽正平子表章天策伯褒俞明窗案几一〻中
繹旨釐正道長瓜姑

仲秋苦熱半拾一首

老大薪蒸鼎竈然柔金似伏聽墻秋煎崖谷疊巖
損三峡冷秋清賦直萬錢便似生涯澹林未色繹
冠紋咽飢飢翔蛇夕納嵯何集山雷河水渴秋消
子夜涼生秋思催午時炎熾赫穢鮮落鐵華梅茁
歸來嬉瀏青川泳月船中陰焰氣勁破躍葉香刮
刻華新妍芸大望〻檣雲漢元鶴聲〻哎碧天添
水何山千尺漓洗心安得賞懸泉

晚秋一首

晨開翠悉樣花伏扭雨淘中泥酒危徽旋虛編鋏
世評何人才及趁時機

省令度英厥弟令表挽章一首

婉孌標儀賦了聰儀為郎任奉車童蘊奇處士未
王命好事儒流晚德風姻援為教門闡後棋梓繹
省志懷同光家致孝鍾全美鳳羽飛翔豈待封

藥豬吟一絶

玉札丹砂寶易知蛇蛻蘇合粗攀麻國醫本草加
繫志異域琛來獻齋庠

雪齋即事一首

壚炭雪窓座倚編繡裰花被猶龕甑卯晨呵筆冰
膠硯乙夜撲琴冰於絃郁郁熏歸具炙爰浮浮炊
銖惡鏡延燭薪清煖夜丁祖鼎爼遍時不解纏

元夕偶成

里巷堂張燒吹舞秋座菜苑記前生寶珠罗蛾嬉
游肆蓮藥然屏不夜城透盤燈繁人畫綵隔羅光
臨酒滉清春娃環舞雲階溢邪便鮮妝月地行

送芍藥者一首

披拂二十四風花淑美豈融啟百華異付碧叢解
紛葉葉栽溫馥疊鮮苑無言似笑持庸悩比韻伴
嬌女豔如妝嵗逆春心欲謝臙熏糜麗遶泥沙

古語

抹掛匪意稱居士鎖棄誰家號智囊蔦戾青雲英
吁謔雕洸夫熱刹深藏

寓言一絶

鞴眇豈任勝婦職春蠍桃蒂太歉運月娥宮顧嗁
神護持梳仙船記伏旃

吕偉信求冰花詩賦得兩絶

霰集柏杉霏霧雾凡冰鎸畫葉樹花密移栽化鏈
纖巧採花時盟斷句佳
畢延扶珠冰木消奇蹤印紙鏤刻雕花宜遣輕吟
旋幇壓倒刻又冰柱樣

樓櫨寮挽詞二首

決科騰踏無前勇此檪聯飛第一流台直庵瑞準
謊踣戰許皮裘輕揚秋枕班最輔榮來玉陛封章
究遠獻焚挽凄酸淺遠恨柏臺金殿望湮優
岳鎮巍峩幕府雄紫青頤吉京趨風節宣條田都
無援來瘼憩祥然耐蒙賓任樽罍人事既影娥花
月畫堂空諸方故丈多才藻撰記微嘉箋剎堂

絶句一首

漫紋八尺展雕牀蓮盤方空夜玉香推秀冰姿延
閣房豈應簪斷作淒涼

白蓮茁二首

瑤合蓊贈世冰膩都似紅姑射非無偶欲雪踪不
間

当卿太内主全人挽章二首

撣夫步筵緣年甫遠期頤周甫弗墮面班識克刑

儀陔蘭巽案養中饋火扶持側慨百金誄君文亦

漢碑

度多思舊苦月缺白毫光孝慈絳馴唱德音寧訛

志委禽流慶衍偕老誓言荒肯擬傳息孫綢繆上

鳳皇

王季海長父宣義挽詞二首

繕性光知命鄉評行實尊傳經拾科第綠服在庭

軒韓蕚壽方兩良乃補誄垣金玦振詞筆品藻不

勝言

里仁中凡寂遠慈滿膝聽濟美佳瑾質流芳玩玦

銘帑厭靡似雪巷泣淚將冰念丶存伽釋超丶拔

九京

陳緯男承厥父挽詞二首

閨室良規範堂堂子職修儀刑徽揚碩積習肖風

流嗚畏鄉鄰披悽凉川逝播太郎純宜弟蘇處理

結闈

光家宗祇譽假屋竹林荒情語非前聽門庭付合

郎姪出風儀復逸日眺郎客紅粉偶實望古恩偶

旌華

当合度送杜丹始句

劉美品磬理琅媚賦紅顏紫羅重叠芳果華月臨

春閨倚翠嫩嬌宜易栽

單名若求厥父令尹德秀挽詩

來會懷經慕先哲壽膺餅　盛門伏勳陪流寓推

鄉校優選天華度仕途議獄去祇出活路則鋤姦

允承楊雅遠編學丶垂儒典齊美乃褒後世模

漢溪集卷第六

表

代廣東漕謝表

眉山　蘇籀　仲滋

秉轄江右深愧空餐改轅嶠南再蒙寵寄詔綸原隰熀耀頻泚均王澤于敷天冒海隅之出日澄清任責欣慨交并中謝伏念臣少學洙泗之濱修習六藝老昧然桑之妙豈悟九章色勉金穀之間洎汲簿書之際倍良尚莫於前躐空疎誤玷於顯曾侍伏相秉頻沛失據而影紙積之威消冰晞暵之心不缺抗顔於形勢之途乃其私顧篤念忠力於均調之任休有榮光仰天造之曲成顧人微而靡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化育神智裁成輝德振兵丕遠能通講修舊貫初解瑟更張之際尤迪中興有恩而斯底之寓察臣懇悃愿守不移憐臣踐揚者當益壯歲東隅而已晚付郊紀則過優思終始以酬恩念綏柔于遐裔輝鴻計慮理財正辭撫循民夷裕人約已敢崇禮義抑絕暴貪愛惜兩陸畫庫公家之利傾耗先日無幾之官臣無任

婺州謝增秩表

綢發佐軍幸無闕失獲賞增秩叨被寵榮攜已何功汗顔無措中謝伏念負乘默竄伐鼓追進凡弃土之王民詠無禮於君者奮龍韜之洪毅致肅霜之被擒州縣還衆而濟師我行操袂而獻虜屠在共理例涉華陷悅無奇策與異能亦錄微勞與民善示大公之渥澤周勸獎于多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德日新智勇天錫正位凝命賞慶刑威崇基而坐靈九懷念功而丈士用命宜特一方之威又紿時舒守以剛平正默不歎昇大了之心居盡驅馳之力皆致預用副無勞日無任

福州問候表

臣恭吉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徐珣等附海船至海州伏聞大駕以十五日發自明州及二十九日被溫州牒備准劄子聖音車駕權幸溫州者避海而巡蓋不獲已

遐狄之慮厥惟艱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應
係官屬吏民等不勝敵愾之心各奮同仇之誓王
室之憂悉拜臣子之義不退留惟本路八州近逼
諸隘築堡立栅募民為兵天成限隔之牢地利金
湯之固長樂重鎮行宮切鄰悉力經營祇備巡幸
臣聞通大道者不失四國克天災者必保萬邦恭
惟皇帝陛下多得天人之信助步寬宵旰之憂勤
念生靈之厭干戈如飢渴之思飲食熟籌萬全之
策莫如五餌之優更祈任賢仗鉞據險守要致伏
羌渠效順亂自消弭務銷姦謀徐圖興復臣無任

代建州上表

臣某言准進奏院關報大將以二月十七日擒獲
溫州者千艘伏濟勤營衛於海隅三載奏功朝衣
冠于帝所南牧之師悉遁迷巡之策最良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天
之助順如響之應肆我師鷙鳥之匿形虜騎長地
之荐食雖強弱之勢異而曲直之理明矯論援請
之國已見收復之績臣新叨守土久恭殊恩願奔
行宮者祝官兵指揮戰士欣先戎行內馳螻蟻之
誠並勝雲日之望伏惟皇帝陛下寅畏天威懷柔
物情引咎責躬詞則惻怛絕甘撫字宵旰焦勞豈
圖一切之近功方興萬世之長利忍念遐狄鬥智
從戎懷鴻鵠以好音不惜金幣消祲沴為和氣益
清征輸庶幾多算之有成以致厚先之向化二聖
遠返四境蘇蘇綏彼鬼方亦三年而能克修我國
政無一日之苟安經緯乾坤畫納當壽臣無任

賀天中節表

王貢之精於胎出震中興之兆應佑乘乾鳳宮動
植飛潛可謂至德居象呈辰日月昭於無疆於萬
斯年積德善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天所瞻祐民
無能名生而神靈會于皇極方且訪諸黃髮賜宴
壽而乞言感致而深摘嘯桃而屢獻軟華勛之壽
考與成康之措刑臣拘係守符阻廣班列嚴恭寅
畏仕乎享國之長清靜存誠茲乃攝生之固何止
上千秋之鑑益挺獻五福之疇臣無任

代人謝放罷表

恭承朝命祇解郡章欽宥從輕肴特挽憐中謝伏
念臣草茅微賤天地生成頗盡忠誠無忝器使郡
當孔道實爲通途之奔趨要起郵邦責在守臣之
捍禦不能固護於封壤何以撫循于吏民敢避嚴
科幸蒙寬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茂日新之盛德
恢天覆之兼容厚生惟和謨惟微樓下眈臨幽枉
兼納賢愚藏疾并容矜愚不逮臣仰荷仁政俯念
悔尤靖言初終亦非偏兩所者黨賞亡熾州兵至
微經爲合而待其衝狀民解以抑其勢庶獻俘誠
遂天扶播從共弱于它山擠扉府于别浦賊無所
得民亦保全論其衆寡之間難逃命衛之勢擇章
薦擊夫識不輕席藁何言負咎不服嘗當訣除宇
塵培度執抗露于錐囊稍積責總更圖效效臣無任

賀天申節表

聰明睿智膺曆數以在躬錫羲休嘉標震燿之瑞
月祥開是日慶洪絲盛草木欣榮華夷交慶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德惟善政道本生知綏靖黎黔躋
風俗於當壽寅畏天命知稼穡之艱難蓋祭二典

以周行豈但四人之地哲臣備員供粟阻望階墀
敷天保以酬恩無疆惟福同嵩呼而請祝於萬斯
年均祐函生永建皇極臣無任

代謝賜茶藥表

奉命登畢頒運周道使華按節傳輸奐言不遠威
顏沐保聆春中謝伏念臣瑣才無取賦命數奇叔
經憂患之餘累領藩宣之寄體上醫之活國念靈
草之濟民安危所開錙銖責效推時故事亦沾常
科周問撫恤有蕭好賜珍奇品劑悦耀寶家異數
殊恩欽歎照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御
世須才育横諸見痛之古以昭篤歟採擇當臣敢
不推原斯者敷盡其心拾謁飲之瘡痍實鰥孤之
固德莫表欽副如決發疣崇喚忠嘉若護元氣思
之敢夫幸而待之臣無任

忠

謝代馬表

恩俞入覲載使符而後撫寵數殊常胄脫驂之籓
錫蝦從內廐珠勤私廷臥騰蘭筋鐵錫金厄嶜旋
三賜禮異羣僚稱稱自量非據尤愧中謝伏念臣

誤慶人足蹐驥周行許國驅馳遂展亨奮君任增重志頗彌堅時收其汗馬之勞奇假以絲綸之秉抑拔豬策扶政胸膺伏遇皇帝陛下天錫無私綜覈名實聖謨廣納優待俊良於索常懷長轡遠馭神算非為拙所遠微績當策勵而成日敢不勉圖功伐及臣謝老而知遺恐不繆于異行範以保僉誓不為于詭遇 臣無任

代謝金帶表

一介孤愚拔於會篋寶之賜重錫焜燿優寵其身之華恩出非常眷陞加等中謝伏念 臣早從韋布中預搢紳雖缺何功安閑累歲暫熱角中于草野豈圖瑞笏於為行無屬有餘於質無措公西未立于賓客之右緋有嘉言安平積鶴于淄澠之間樾建奇績自惟小己景慕前修安得勞餘耕莊藩錦伏遇皇帝陛下知人能哲陳錫載周固結士心不吝名器示斷金之義皆峙花銘語錫朋之章可謂集育漢庭盛賚致云稽古之功孔里自言誓竭為邦之力 臣無任

代起復殿前謝表

小志懷私無畢祥琴之制大恩存被稽遣語哼之行終俾萬宜奪忠器使更祿起俯僂冒膺無任觀顧莫迴無許 中謝伏念 臣忠惟許閱義切變君不量耶設之要自奮功名之會及物於于無異人未能有為晃旒念于前勳乃治期於先訓盡話無蒙于鄉納秋毫盡出于生成不忝先容吻無遺憾恩融清貫起後宥擁遵則無窮者實有限一簣為山之始三人證虎而成負暴默蹤內訟深責銷骨與謗無輝自明始終屢黃委曲矜憐茲者至公提斷洪造推新祕近華資班聯者後要衛鉅屏經制遠維揚扶夾兩壽始東儀為而後起伏遇皇帝陛下天臨日鑒地載海涵矜其替廢之遺束其博採之舊拂拭瘡痍收錄桑榆 臣方且攬轡之官戴星圖治撫循疲瘵調理戰耕念進思竭盡之心未輸捐概副宵旰之忖誓驅馳之頂踵用推廣於詰條輓軏時宜章綜家法 臣無任

代辭免參政表

侍立之陛參貳筆事幾微所賴考愼民瞻顧非其
才豈勝厥任再理危妖仰冀矜從俯諒伏念臣卑
棲何意于高翔枉使風飛于已缺妄速庶務幽要
累年整理衣冠深成疏野賜承清問獲近天光擢
任褒揚爾況傳致三接優寵九頂未酬難衷衷
副之特殊而柄任知難而當止緣智力不可頓進
而識局惟墻小知鮑偶昏于毫分恥循默而尸素
方今内外修攘之際聖哲馳騖之秋副籍錄之然
勞必建明之幾營惟容匄任遣之依能咄益效治
之君譬如周王命樊尹以軍國内籍張仲之孝友
故無妨功害能之姦唐皇任房杜以佐佑而又咨
鄭公以獻納故有盡忠竭識之益用其誠遠豈容
常倫上累休明殆由鄙拙祈究散豈敢過分而叨
踰聯欲自安固當引避於陰頭伏惟皇帝陛下執
利世磨鈍之器念國任責成之功使爾無自遺于
飛潛而核植各隨其鉅細宜寢原命允協師言免
貽覆餗之懲不溢挈壺之量遂其懇請乃劇知憐
惟器所堪竭識圖報臣無任

代謝許令制表

喚命奉情頗緣金革之務為現達語國終並經之
期抹悍難任然衆俞允不認素守貫自春攜十卿
茍以公而忘私喪不貳事摸令聽利于司肽葸顧
攸報之終天限越不違進退維谷臣世執矩範家
紀有裵德源祗裒創鉅豈積餘生視息粗知禮經
組亘典墳平昔聞見既乏眠戎南力之勇又匪振
兵拜歃之能屏遠衛芽吉坳勞閫極之慕想合符
竹亦冠勉何辭而行臣之曾聞之懷慕之唐虞之
化恭惟孝治無取從權以勞義之恩恭行葦之施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仁篤義知遠燭微成就孤
愚保全出處謂臣懇服名教必移此於忠嘉恕臣
凝在搢紳忍遽彰其志綠善厚風俗冠絕古今臣
土木形骸挽致君之謀意達萬心目誓許國於茲
展庶幾微塵稍增喬嶽臣無任

代慰國喪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五日聖旨太上道君皇帝
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上仙者訃自龍荒哀恫中國

奉詩之始號慕仰同　中慈恭惟太上道君二妃褒
崇萬方亨有遐位既號隸抑逾涯未逞常欲之思
遠陟瑤湖之駕寧德皇后表正坤位贊祐宸居從
翠華而遠蹕渡沙漢而不還羣黎百姓攀咽無窮
皇帝陛下孝切羹牆痛深屺岵伏惟降抑哀慟備
金棺經日無任瞻望隕越之至

祝聖壽表

興王景貺福生有基宇國昌期適乃值大里社鳴
而紀節嵩嶽呼而發祥快睹宇之歡心同一封而
善頌十賀恭惟皇帝陛下德由庚乎庶物以無遠
為元首三靈協祐以儲休九有來同于宮壽方將
無千羽而渾天執頌正朔而服要荒寖明寖昌契
無疆之歷時萬時億降有永之年臣僻處和鑾依
戀行闕華封獻頌矯大太陽小草何知傾心妄照
臣無任

徽宗祔廟慰表

賓仙蹕於雲天廓然迎陟從祖禰於廟室永言孝
思凡厥臣民共增摧咽中慰竊以飾終之容典惟
備送逸之想望何勝敘宗祧昭穆之彝倫為禘祠
烝嘗而作主所以達睿誠致報本之德係邦國哀恫
之心伏惟皇帝陛下受欽盡于篤親益恭昭于孝
祀默終天罔極之慕安皇靈如在之神存手澤以
感音容每齋戒而思居處風木不靜霜露則然願
抑至情以寧天下臣無任

代胡寺臨安起居表二首

六龍順豫旋軫勞峰五玉駿奔奉贄數侯鄰吾天
步匪惟建業之江山鎮我后來延望武林之士庶
上宮闕之管鑰近羽衛于穹廬遐邇謳吟人寰胥
悅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扶三瓦道運六韜御世
水淵希達寧處欲民燕怫猶抑孝誠肝民甚勞欲
恭寅畏罰何心於居此位上向善以緣為念邦
家禍亂之秋恢祖宗丕顯之業勤而不息樂以忘
疲殆獲華夷之峙必新河嶺之復臣屬嬰郡治阻
覲穆頭之塵乎定淡邦門建于旗之祚臣無任

又

戒格西林六師節制觴祥遠神萬寓駿奔副吾江

將隆之謹踏我后來蘇之願豈但郡獻凡以裕人
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稽虞周之有為拔祖宗之丕
業班師旅而苗格修德教而黎降擇善而予耕國
應物明如觀火決我機于千里樹幅員于一堂伏
耄稚以懷安頓江山之表裏鳴驛於右州縣無供
億之勞尺書淺郡胡虜必剔捷而臣服周南騶迹
咫尺光雲闕下馳神祇聆而會 臣無任

代謝青瑣表

西掖代言已歷寵授東省夕拜薦陟崇途辭爵靡
遑塞躬無措愧甚鵜梁之刺太知簪纓之榮 中謝
竊以掌百事之樞遑回南機之出納審覆論駁之
地與衰得失之原伏遇詔批敕動獲所宜則發號
出令閑有弗當 臣每侍法坐親奉德音慎說時洛
始求頭致叩撼要任深懋妨賢伏念 臣志力凡庸
演地戒誨偶時來之初載同品彙以偕升閱十稔
于清郎始階華顯叢三遷于法從譬缺憂勤方中
興廢實之辰斯斯羣士顧才之日而 臣執文(觀)觸
豈射久之依刺詞經刺珠蕪稽何相之續場典秩
厚部樸奮勵給恩私惟復古之隆精審適時之略
非敦後也而才有限豈曰能之而顧學爲欽副伏
合綸虞顏覆處上選闕之請深慚覆素之私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齊而萬之勸興體堯舜之極致德
智長而治道得俊乂多而邦國寧誠能樂羣策之
良圖必將致九有之成乂與進儒學不遺一介之
凡激勵獻為益俾百工之趨 臣雖愚憊祖識廉隅
敢不精共于赴度恪底績乃心贊國持節忘身餘
生何力之纖微畢命倘酬于萬一 臣無任

代沈公謝江東運判表

祇奉綸綍馳驅馭巡行封略覽視吏民 中謝 伏
以江左與王之上游淮滸聚兵之藪警達關隘日
乃勵精於莞榷市闕弛殘貨化舟楫麻屢絆續囊
款惟籌度因失纖微而意見務知遠大乃振軍以
固本兼實匯而制我周曩諮謀筆校原匯豈斯器
伏政及孤弗嶽邦寂蹤負戴山嶽要有異術稗益
涓塵希一得于百為求千里于十駕虛荷委寄實
深震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勸獄中興奮乎有作

施博天地仁溥萬無疆下暨而有覩蠉蝡然而必
啟付外臺之耳目遍行宮之要樞以臣甫奉憲章
粗穆朝聽施普州縣惻怛黎元貴狀方來普勸仕
者臣敢不每懷靡及食蘖飲冰當官而行疾心焦
慮六條謨詰格什公言五術唐臣專斬厚俗釋篤
寬之微願副銀策之殊恩均綏牘庶寡辭壇埋臣
無任

代謝禮部尚書表

王政所關天臺治本邦禮專掌春官望崇列卿方
係于官儀六長所資於氏譽冑廣于選賦略曉庶
啟處奚遑辭避因獲忝掛籍以王者睿明之主識
禮為宜興後迎奉之期頻覩為志由仁義而起盡
欽定而行近正長樂之隆名祇嚴徽册發自清衷
之誠捐欽定伏司鐘鼓玉帛之設施承彙紹纖之
程度縣力何有論言所嘉謂奎能裁于邱山顏嬌
咸稀于日月忝竊論思之地荐加寵擢之恩此其
大過皇帝陛下時及勞謙釋四海之贊結勵精晨
實致百度之咸熙乃縱聖神生知儒學方且投戈
而息而不忘論道以橫經被訪對于廷英屢奏篇
于黼座遺建何書於千載鴻私殆歷於九還綵草
木之楊葉當天地之涯深非德智學藝不足以層
東注非公正節行不足以貽疇咨勝錄前修襃美
光緒施及不肖誤被超陞位高深懼於疾頰才小
垌能于樹促念咏古之任期吐茹之得中居臺閣
之間循規矩而在斯敢不靖其無懈勉殫夙夜之
勞知無不為以答生成之造徵界哀陋局譯指麾
臣無任

賀東朝婦表

格天德王本自家康而刑多方篤親誠純不忘跬
步而遐萬里奉寶典之言道躬建瑞而不愉溢縣
宇之歡心巍高世之則行憑禧一喜品棠成蘇中
賀伏惟皇帝陛下本曾閔方寸之衷體懃華要之
道勵勤精力時祈請之煦雜菲篤時宵慕溫凊于
遐邇方且顯揚名而正紀綱當志待膳而捨寢
門太宜暢于贊垣大忠詳于宵容狀極就就而業
亾大踏淺亾與融亾其人事之無虧俾天心之保

定順承頤志萬國悦而養東朝詩特施恩三表脩
而懷北顧軼芮考事冠古起今如漢蕭之代來歆
功絶高若鄭姜之頻出其事同倫俞如觀大琳之
庵来歸肴彤管之煒臣等幸叨盛際祇若徽音坤
載延鴻貽慕長於而毋皇枝繁衍昌天受於大任
臣無任

賀元會表

伏以垂象施敬大一統於王正凝見當陽舉盛儀
于九翔稽詳周典採摭漢儒袁夏來間天人胎格
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體元正太建極中興崇者無
多外傑之虞是以本建正字之位載成補救肇自
睿圖和洽光輝光昭儀致儆明而治謹始授時設
九賓之禮傳受四海之圖籍萬彙將發生之虞十
行布寬大之言物備禮陞發聲明于庶政化乎澤
夬工班爵而紀綱臣風溫宾行坐傑外補想箭紳
之表著雲日以神馳承明宣政之庭國當備仗
衛宣合宮之事陪無極過嘉典荅點向兹鼓舞臣
無任

代賀親耕耤田表

省耕千畝之旬親御三推之儀斯揉斯勤齊祓與
恭惻怛宸旨專崇城中勸觀日新聖風雲靡中賀
茁以衣食王業之要思文后稷之稱皇極建而五
福斂恭人極而萬邦乂暴昔艱難之際擾扶安業
之农故秋本爲冢宇先蓋未祈而送物相會遠典
禮底豫神祇伏惟皇帝陛下存信去械納民軌物
躬行舜禹之急務力致宗廟之潔豈與起弱文篤
築祈秋擬倣嘉種至治馨香如坻如京以莽以享
近獮碩彥詔受留民之封列郡循良中嚴力穡之
課户〻樂生而勸善人〻衆趾而授時天瑞地符
家給國阜臣究宣德意紗漢儀之六條遵宸化原
遺底頸之八計萬耦于疆九土載芟皆生遂畔之
心咸革情游之末臣無任

慈寧慶八十賀表。

毋儀慈懿帝孝遵承慕孳〻之色難躬顧〻之慶
王協氣流于閨壺要道光于華夷稽前古之姜任
繼今朝之高向王化輔毗之燮理敘厔蘭閨坤元

博載以無疆寵典寶璽於皇萬斯之紀聲登八十
之齡三靈之溥命咸宜九有之歡心一致甲子環
亟悃員雍熙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古訓于章緬
運嘉猷于掌握德之所覃者大文之所加者深宏
休難罄於揄揚盡美累全于仁孝日瑩娥王眇顧
增繈南陔雅章紳笏合并度無量而竺既壽克時
爵四歡舞根誣臣無任

擬今州守謝御製損齋記表

義經典頤致用研幾理學尚明發揮奮藻刊流金
石化育鑄紳叩被恩頒慶遇模範十錫寵以味典
常于大畫喻道真于九門云乎損德之修亦曰儉
哉之贊事人天蓋莫若嗇去奢泰復返其根恒哉
桂古之今咻均然持守之規戒泰惟皇帝陛下欽
天法地盡性存誠宗簡易而守成瑞精清而凝命
金既全而邦基固玉衡正而泰階平既道協于皇
王垂衣致理則民致于樸素拮掌何勞臣謬推歸
美之原以禮辯惟之閒做檢欽緑每字字以永思
韞櫝珍藏但拳拳而弗置臣無任

雙溪集卷第七

雙溪集卷第八

眉山蘇籀仲滋

書

上門下侍郎書

籀聞志于學主華之下蓋嘗妄意計議今古天下
之事恥為空言必致實效以前輩為之宗顯如山
如嶽然當世富貴功名之士所欲見者無緣密伏
閤下之義不敢近捨而遠希同其道而臣之爲語
四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古者有大事關國人而
問諜及庶人今日誠是庶人得言之秋也故人有
輕于一葉而言有重于泰山蓋天下不治之之在
今禍基禍胎非偶然者士爭而補牢勝于坐視也
見兔而顧犬猶為得策也歷數前後亂吾邦家者
大概皆然古之相也譬如蛇蟲蝗蠹遺類餘種必
為巨害仲尼作春秋吳越本嘗稱人荊舒咸在斥
罰今秦何不循覆車之戒用閔昔為相乎前此維
揚禍變一薛居州稱言不勝楚人之咻一屈原獨
醒未解衆人之醉忠言至計蔽于悍夫之當軸剛

猥怙權之所致閤下正坐憂人之憂耳事之不如
尊意者十常八九可想見也甚矣世俗之難悟也
伏念藝祖太宗聰明神武知人安民法制規模防
慮宏遠士大夫孰不由之不幸獻古之徒崇飾穿
鑿唱其姦言鄧先陋而變茂舊章掃地無餘四五
十年人人風靡其說淪于骨髓綱紀頹圮中原大
亂中才之流甘心入于商鞅李斯之術天下滔滔
不知何者為正論所幸慶歷嘉祐之遺世臣故家
尚有佩服義方之訓不流俗尚者稍克言而希顔
徒其間固必有豪傑之士矣今日後生慕善者期
待閤下亦云甚重可以修祖宗之法制推前哲之
範模屬情爾爾以為當然古人謂舉伊尹而
不仁者遠謂仁者以類進也如使伊尹不引其類
遠若而進則不仁者何俾而遠耶今天下之猾賊
幸天下之有變而欲有所為天下之賢士何相從
之薄而欲輸寫其腑肺夫猾賊之自有其黨賢士
狡之以嬉其來此公議也兵戈之際圖書謂讀儒
魁還尊古之安福亂豈特武人爪牙之功乎文士

實為之腹心也士有待價而沽玉韞璞而長號者
且大一髮之不理一指之不伸尚且無聊視國家
塗炭則瞠然不能致人才理必然也忽而弃之則
遁矣方今鄰敵內侮如未解倒懸之勢兵衛寡弱
有外强中乾之弊獻府庫殫竭有旦暮不給之慮
盜賊江右倘使之羈縻綏懷之策此四患也大者
金人之害尤為難圖譬之洪水隄防既立水行無
事而後可也隄防不固所無措手足矣吾以天險
為隄防不亦可乎增添不足道也其次兵衛寡弱
當遣信臣招將散亡來者厚加存恤則行且漸盛
矣其次府庫殫竭當效衛文公秉心塞淵則萬殺
維來國益富矣其次盜賊江右御得其道寇讐化
為親戚置而不問特為大患在所慮也古來夷狄
之患未嘗及江以南累年秦燕嘗被其殘虐中
原計探殆盡惟大江則不敢睥睨其力不能也彼
貪財好色非有長久之計附麗之變當在旦夕朝
廷據有荊吳越蜀之饒西足以出力其餘以俟其
斃然待江左國雖有天險之遺防荊襄江漢上流

未見其能固守也守禦之備莫急于此俠江漢之
間公卿刺史下逮卑隸多薦人人具其術略決擇
而參用之其利害必盡得也然搜擇高才絕識者
統其事朝廷用人何事不濟且如拜尹遂於倉猝
收劉晏於擾攘不以為難至於爵祿曾無少吝足
以使才能者奮也似是而非者尚能聾瞽耳目猶
在察為大觀之以所言不如以其所學考其所學
則處心積慮成可見也然後試之事以則無所逃
矣夫以人事君大臣之先務也閣下亞聖之裔孫
深得烏繹先生之文采風流箕裘典墳組織道義
其仁如晉趙武其博如鄭國僑翊戴社稷有良平
之猶縫成就人物杜房之明果偉然柱石誠可謂
山東出相矣絳帳東闕之士共由此道求之其人
吾道未至大光以人尚歎肆行則十指三千之徒
未滿也宇宙之間高才日少士風不競可為太息
汲汲孜孜其可已乎猶嘗學於先大父樂城公開
其許予所著古史頗促尊先舍人皆考有陋巷接
人緣之意其相知可謂深矣不肖頃者游梁拜伏

館守季狂趨門之寵今日非敢若衆人畏貴慕勢
而唐突也譬諸草木在公之臭味頗惟凍倒疏冗
育琴張曾晳之狂無叔牙管仲之友間然失職逃
哭窮途灰心木形槁項黃馘豈可分毫既屈屏洗
洒削練菁纖蒲豈不足以食自篇之所學恐不上
於此所求亦恐非為餔啜而已不揆其倡狂之辭
略及今日之扶若蒙收錄願為使無補于邦家斥
之未晚也俯伏賓次罔知所裁閣下幸察為不宣

上戶部尚書書

竊聞建邦猶之作室其成也非一木之所支及其
毀也非一繩之所繫昔者海內太平規模遠而基
扃固群材各勝其任實效效貫百世而無欹飄風
暴雨不足慮也雖有匠慶亦當袖手不幸蠹蝕蟻
漏棟梁不具而欹側或不察為則推墮圮裂
于至不可支梧於是命工考室以遂舊觀此雖功
疾乎苦而亦功名之缺也嗚呼非良工師何足以
預於此天下之材樂育附輔而參出其端良雄傑
而絕其撓腐李曲規矩叅則可以無撼斷喪衰頹

之後妙手尤不易逢珍材亦不易致也使拙工幸意為之必將截揄以擘承露之盤折柳以揳狂夫之圜豈不殆哉今莅天下蠻夷戎狄交欲以安社稷生靈為心持衡人以正百工此考室之師也閣下負起然絕異之姿挾出于形器之學啞赫發開年如公瑾破烏林之歲碩大華顯功業先于祖生而著鞭于時天下寧謐伏獵狀杜之徒忌嫉高賢鼓滄猾符魚節鉞之任而春懷埏陶宰烹轔之才滯留與輔漁釣江湖者凡十餘祀碩當途皆血指汗顏者亦預知其鉄圜也一旦有擘畫棼如絲呼吸生變戰守之計未決鄰敵之情難料四海六合之大化强猾而安反側俞日新之德意求其識略宏遠人紙片言可以排難解紛萬舉萬全而遺籌失策者在廷其誰乎中外始有才難之歎矣詩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言庸人不可用也天下咸共曰閣下今之陸贄也公卿之間實為先進委任之久寅為更練藝文之苑最為美博載處之際最為智辨天子虛心恨相見晚眷奬之隆旦夕大用者

室之師閣下足已積德以基之裕民而庇之苟且舉國輸矣安若太山可以為天下賀也所用尋尺之材必經顧盼為班斤待郢質而良工須利器天下其誰不願才乎懷致君行道蹈堯舜禹孔之堂室門庭文字溢于竹帛勳業昭昭旂常縫掖受經之生皆鵠立相右堂下提刀之士有長為大者矣天下之髦俊經於閣下之耳目既厭飫矣又尋道術據其後明之根而縱其藝天之焰即之望之者駭愕眩晃自失而走者有之矣今夫壤壤之流欲徵擘躡手帳下者亦借越矣恭惟孔氏之道曾子子思之傳而孟軻治氣養心以擴之莊周屈原各以其所見而鳴漢揚馬振其光而唐燕許騁其芬退之立言復古掃諸子之陋迄宋與揚劉肇基歐陽公始天下則時文之敝其天奄有孔孟之餘力烈漸衆作之菁英近世學者多不能搢習歐陽子而流入于異端往往皆喪邦之說天下所以流血蒼生所以困斃者鮮不由異端之所致也閣下之學今日歐陽子之徒也正人待之而為善匪人待

之而自新輜鉛伏下風從諸父昆弟嘗游門下究觀盛美之緒餘糟粕不為不久匪二見聞亦歸驥之末也近者避地江左貧無置錐之地平生之志窮而益堅老而益勵其磨研編劇粗勤其取舍是非甚明不揆其身之踈冗輙進伏于閤下之賓次自謂推孔孟之派謙韓歐之風者世人之治此道者益衰少故與我者亦希為大君子日進此道為之不厭嘗試請焉庶幾不拒也吾道斯文乃所歸嚮矣昔羊吾將棄樂土紺而謁祁奚之舉太史慈以北海知也而為之解圍關雲長得孔明起秋之衆而增重于世牛儒借被退之題門龍而而名動京師古之人心契合氣如魚之游如鳥之翔甚可樂也竊惟滄倒之才口耳之隘譬之持使消揩方士日者大君子未遂棄也若夫選掄而加藻飾為其奏成厦之功免于汎塗之奇使淼慮潛心以發揚盛德大業當仁徇義亦可以奮勵出奇也惟閤下明以進退不之不宜

上時相書

輜不佞繆忝績書聞道家傳古今治亂之學理世及物之術先儒之未悟前聖之用意盡發其樞稟然略備積栽而緼藏之以為士而無益于人謂之苟生見三代以來成敗得失猶為之悲感為之欣慱身經天下之援據邦家之危當食不飽坐以待旦至于慟哭流涕也達廬華戶貧守一廛之間無所役其心狂猖不揆思推所知以為世用凌厲憤悱知難而不知退暴陳后稷在千世之上每願為之執鞭共工寒浞見傳記之間至于作而按劍

恭惟主上時秉六龍撥亂反正天下安危注意閤下閤下籌畫精穩左右彌縫斷大疑決大計視遠聽微疾心竭力所以消悉遏亂源因禍為福轉貽為功者何上六間三奇通者兵民就其條理並賊去其七八遂防增固決膚益剛擧直措枉裁成中興之業天下咸知帝力所之自獨亮之得人焉輜以憂時無深故樂賢之如饑風聽德寬然自壯叔然自立擧嗟盡撫絕編仰天浩歎補温其所學譬如日侍仲尼老聃之賢而專擇賈誼陸贄也思

思之而而能信固宜仕矣今天下瘡痍未復詒恥
未雪抱冰嘗膽不容少懈歲冠結綬連若而來非
挾然百慮豈獨一得人短豈特寸長乎哉曰陽光
咸于四海故石者何抱霖雨澤于九土抱甕者徒
勞而沈錚鎖懸令之玩造次直貢猶擊瓦缶于淵
庭之野何足道哉貓鷹之曰倘嶽瀹溟所以極高
大者不拒稊座也駃騠鴻鵠所以致千里者四足
六翮也相公鑒天下之思而用之無餘謀竭天下
之材而使之無餘事長言天下之英才譬諸草木
臣以別夫椅桐梓漆長而皆律度萬郅邱杞梓松
柏養而備雕斲作器宇蓋柱因地而播其革蘭芷
在蜿而賜其吞鳥啄豬吞畫其用璊瑤茯神不相
讀鎮蕪由斯而進姜葑菲由斯而可讓大草木異
寰農圃不能易也例能使之竭其才耳如此最天
下之英才亦無不奮勵而榮耀矣蓋將其道也忠
智超傑之士康濟之所賴也仁義學術之人皇極
之所建也卽如扶蓋滿河憎如菌食鳥賊如鶚鳴
狗盜陋如蘧蒢戚施未嘗廢一爲此長國家之度

大大夫立太平之基爲邦家之元天命享人事盡
感懷四夷曰闢百里安於太山壽於喬松登華諸
當世餘慶及于孫得其人而任之矣頌於此也今
者國之亀鑑道之淵藪吾君之所尊禮萬國之所
宗向無逾于閣下者學術之根源事務之軌範官
師之所準的彝倫之之所單心無外于閣下者嗟
夫一夫巧射則百夫決拾一相忠嘉則百寮景附
天下之士休氣相求道德相悅閣下雖遜權勢避
私嫌以斥遐讀謂天下之士且謂閣下而不置也
感望于品題而主祈於我達何特此哉凡有不獲
爲不勝其求也其可卻諸士君子實不易得也羅
之獲鳳麟蓄之如寶珠珍席之如倒持太阿失之
如喪一畝園玖視其土之得失爲其邦之興衰近
者天下不容士之無賴如季布者也夫此都矣哉
況有如竇窴者來夫遂來矣其懷土而重遷者哉
傾身窮覺其違難而失職者哉饑死坑谷其得趣
伏于相公之户庭者固匪平時之比也相公其念
之乎猶所謂家傳古今治亂之學理世及物之術

可否獻替有成效矣捬迹朝市採薇山阿有所去
能出之具可謂窮矣居無屋而食無田士之失
職亦已甚矣愁憂傷人筆墨抒隔魚啼蟲吟咏吁
東綏空自態笑耳相公命以位稱其才而伏役國
事者不知幾何人矣其獨責一夫乎昔韓文公大
夫欒城公以布衣奉書魏國韓公大蒙許予故達
于天下魏公守文之賢相也猶之荒蕪凍餒曾何
足以希先世之萬一當今創業之難過于魏公之
時遠甚矣閣下以魏公有餘然俟徹揆下又當急
于平世也猶雖疏冗豈得默默而已耶姓名落踈
唐突帳下辭情迫拙不知所裁願賜優容恕其貽
誤閣下其察焉

上李丞相書

恭聞大人之道其高者登天其深者濟泉告之于
人主施之于四方端偉烜赫不名一路其在袞司
如斗如嶽措述當世鎮服四夷可否予奪公議均
然其外可見也其胸中之嗜好尚德愛義斷可知
矣故無古今無貴賤取諸爾者而已仰惟崇堂鉅
屏縉履奇儁投刺如櫛一介之賤未嘗以干門隸
求徵辟聞於左右草野庸突誠可笑也至于貪慕
德義則豈必疏于眾賓哉夫峰巖鼎貴或不工矣
霍衛駮重鮮能喜士則儒道何施歟今日以斯道
覺庠黎豈非在閣下耶其爲人也挾至足體矣之
學探據切根本之論愛君納諫華容悅色風理亂
振兵破蓄縮之故氣充應守名滿四方積翔俟出
問西社而總八柄又方當盛壯之年附之以韓魏
而知不矜叙之以賁育而未嘗揚旺之以儒墨之
辯而不失其所是扶之以磨礪之野而不撓其所
存伊傅周召祇管樂蕭彼何人哉夫于樂常耀于
竹帛拔天下之大艱拯天下之大患以為己任道
機愿變旨餘論矣閣下方且喑然以患居其實
負素壁襟厚秋此牒所時者已登當軸處中者睇
進故夫格天之事業物識所不置也夫韋編蠹簡
談經紬史此亦咸吳奇事治一卷書與治天下閱
剔之不同也又如釋道二家苦空妙義之宗服食
修煉之伎此於養生則厚矣治一身與治天下緩

急之不同也雖然閣下高翔遠步以軒冕為縶維以世味為浮雲視袞繡二府與黃冠白屋無異也朝廷之倚任有識之責望在彼而不在此也竊以謂有所聞見不當緘默大計深慮以安社稷為悅亦體國情義之親不啻宗工之任乎或曰道之難行也則如之何夫事固有小大小者何足以云至于係安危成眾所未察我之獨見言出而後計從亦何可緘默耶且夫當朝豈無似韋處厚者則在外者如裴中立孰不容久淹也至於任賢使能中興之本又閣下之任也今欲得常才之士以無曠職欲得奇才之士以共理世夫易其所入之途使來者虛徐而自得封植而誘勵之賞拔甄品豈獲已乎亂者衰亂之極必將升平閣下與凡門下之賢俊實任其事必將卓然大副天子之意炳然著天工之付委言盡用道盡行朝廷得策生靈受累百官攝職殖哉王華勳績籌略非我輩之所能測知也只如本路羣賊閣下原其禍端由赦子之報辭切理明劾於路閫先賞化之油然忠孝之心生

矣愁時憂世之所蘊寸窺其一斑也二介瑾閣者未可以括人才大約之揣其背自棄乎伏念昔日承平書獄訟法律者三千餘犯之故調軍實論攻戰者又累任官蹭蹬而無功過則鮮矣積藏舊書經傳略備逐日得一意十時求夢莫老人之言行猶而坐思之不忍棄大而墳四十之仕嵩髮將老九品之秩坎春無餘御合光塵哀鈍之蹤底未擯斥昔者郭飽郭人而理民者取之擇人卑冗而相天下者取之撳胃秋其猖狂之蹤有合二大人之道者亦養木作室之類也至於鉄而慕勢則不為也所祈向者德義不可誣夫才下論與章垂照苟如賜一字之惠以哭其道執此來策終此而肯賜教思布之可否惟命不宜

上李僕射書

竊聞道之難行自古所歎於時虎而尤難為推大君子則易然社稷以為悅華夷以為意撥患拔艱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雖百世而不失此所以為大君子也以小大夫之氣臨之慮未及周處之帝

審炬名而遺貲擧一而忘三左扶而右廉荒頓切後傾失足而入河海呼吸而臨寇警雖有經世之心尊王之念其身已不自保而何以保其國家其君哉使為天下後世之唉咤耳學道者莫不欲施之於世惟其彌綸提挈無遺籌夫策故四難也昔仲山甫以不畏不侮而相宣王致周之中興季文子扶持魯邦誅戮臣猾其君用寧陳孺子居擾攘傾側之中漢室得文三人者皆可謂大君子矣蓋嘗伏覩建炎復辟之詔而留慕閣下真千載人也

彼仲山甫季文子陳孺子而當誰時其機略亦不過如此耳方二兇人之肆逆也婦人小兒頓足切齒欲死之而不獲雖有賁育之勇倉猝之際無益於算閣下端委神氣不變廟堂之淺深伏彼莫得而窺大直若屈權度絕人陰離其黨徐破其計天地順叙忠義炳著稱為社稷元功之臣豎閣待之學道稽古以御今之術也首出羣公之表祿膺太平之責內富矣外患尚多也求者為首未無間言初終皆盛美嗟夫是不徒然者也衣冠詩以推予

者以閣下器識才猷久有以服於人故也今僭偽孔熾强敵憑陵急切之務大者兵食攻守戎步防佛狸之警淝水慮苻秦之虞開口待餔者不下十五萬人可以控扼者無慮數十餘處淮扞之疏王濬之計可謂龜鑑士馬備械簡閱必當兼用柔輯來餘之略其費不貲斟酌時宜料敵論將調練養之和大小智愚適可以相制將帥有志國家之急者慨然以盡獻為意而患在不能料敵是以無功如閣下專務料敵善之善者也審察而預圖之缺

平居無廢事緩急有成算庶幾社稷之寧內可復也此數者立而吾黨天光奮恭而然之論可無慮矣數者不立雖欲尊攘不可得也夫破肘攘壹季越首萬物咸積天下有能有為之士鳴叙鼓作入吾術中所譽必識用人之柄不可失也兼納庶言無蔽下情以冀奇謀異畫之來鐵論之權不可購也媲賢尊德講藝修辭文章之宗不可踰也閣下力行之無負天下之大而已使斯人奮發激昂勇于由義樂而赴功革其偷安苟且之俗皆風化之

致為也用兵如方叔召虎襟辯如魯仲連言語如行人子羽者未必不獲也多君子以助理治矣恭惟主上勵精興復尚學天縱方且整齊乾坤步驟而武委任之重豈有它哉閣下續排霄旰翊贊經綸運導謨猷每進仁義之陸君臣之際簡易健順超軼世俗致于萬假此天下之士所以樂為用也夫婦之愚有不獲焉草萊之士有失職焉則亦司其憂任其咎道固如是不以為勞也仲尼有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竊之不肖為天下安用自如留好春秋左氏之學以為周孔之常道也蓋春秋入子之植也始隱迄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以與三室理華夷文武之王澤未遠諸侯大夫尚可告以義理記其成敗忠邪引王法以純之加賞罰於千載之外天人之際靡不該貫而施於後世王者不可一日而無也夫然故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微春秋則周室不為周室中國不為中國矣此書向遭詆斥廢錮致學者皆寢今以此遭中國操僣偽閣下殊有力於此事矣區區侶畢小生見

前古之閑人尚知慕之嘗伏光範之門在坏陶之末矣因王窮空竟未有以獻其愚不能摛其無似之迹默討記室之清塵希覬賈逵杜預之鑒成者得一言以自壯雖其適道抄忽豈無纖毫補于朝廷竊妄論大君子行道之異同德得達其所聞不覺喋喋不知者以為為利如其知者以為為道也閣下掃除四海相王室禮樂征伐之出天下後平竊亦願不負夙昔為道之志而伏俟貸其狂妄之誅幸甚幸甚不宣

上趙樞密都督書

竊聞將相大臣係時理亂惟文武兼資則可以有為今日國步艱難譬如解亂繩者不可要以急及斧斤斫而已矣夫傾壞者不扶顛大廈梲棟梁壯而已矣蓋惟文可以附眾惟武可以威敵入相則百度正出師則四夷服古之人解兜鍪而冠貂蟬自廊廟而復行陣狀變而讙笑盡緩帶而觀經傳秉勝決機氣勢盈溢丹青所畫竹帛所紀皆文武之大才也時危而用不試之人有禪僣於應之

喻治兵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靖中國外內皆重任也第人在親知無不爲豈憚勤劇搢紳屬望猛悍屈伏咸願其當軸處中然伏其坐論王霸燕安鴆毒桑梓之邦陷於塗炭豈得不慨于懷乎夫以隱情倚已爲持重厭事苟安爲待時則何貴乎智勇何尚于功名乎推其英傑之度專意興復慮家徇國所以殊絕于凡庸也往者綱維不振士風迴邪詖虛無法纂刻以爲儒術導已蓋棄韜鈐而取將帥今其遺臭未遠餘孽或存戎鉞之寄實難其人夷狄憑陵中原殘殺良民以此也冕弁端委之倫非兵能超軼世俗改道易轍則何以步驟周宣中興之佐乎主上勵精圖治激昂吳越非勁兵健馬之所出關隴有資從思漢之人心多士盈庭皆未易當此重任也以閣下精治道見兵勢以帝王之法則裁治中司以桓文之節制撫循二鎮有捆恒緩靖之實無僥倖行險之失懷乎經世御軍之略信有文武之威風矣使絲綸布出陝蜀荊鄂先聲萬之外士卒感奮黔首懷歎必相慶以爲得人

識者爲吳之強弱在蜀之安危蜀之安危在隴之向背夫騎兵出于隴右而財賦從蜀秦蜀爲隴之根本隴爲蜀之股肱秦爲天下樞機故得隴而秦蜀大聳矣不得隴則秦蜀無能矣秦隴皆得而吳宋在吾指掌之間并地可絕河而收也論攻戰者千條萬緒進退得失可豫言此而朝廷據首江淮鼓險守要備禦在齊梁而秦隴兩河皆爲虜守西西南之人不能出大散之關督府治正當我之咽喉建瓴席卷世豈乏人也哉前日張公嘗爲此舉矣時其然之也義不料敵勢之方熾不察吾政柔之未知以驕悍鬥傷之餘未暇少加練養而與百勝無前之虜決死原野此志士所爲太息也愚頃者嘗以書見張公論兵不可必用公易而不察也閣下之此行比之張公時易勢殊矣鄧禹歸而禍異摧赤眉之捷裴度行而李愬得李祐之降閣下之功名高于張公十倍可也昔韓信佐高祖棄章邯之結怨于民故遂定三秦勢如破竹蜀人攻魏以孔明之賢而不能得其志值司馬仲達之強也

成敗可以鑑矣料敵制勝者雖有婁曠之聰明終必憑於間探之精虜暴肯以逞禍中國十餘年矣重兵散歸國內再調發而解子女玉帛饜足充牣再來而吾無可有彼所謂謀臣猛將為陝右膏肓者已天誅之故攻蜀則不能入而退擾襄則狼狽遁走是我師亦稍強于曩時也虜之兵將此非前日之盛此似有可乘之隙敵似可料矣然吾間探未精殆見其皮毛之事安知其無它謀臣不能更遣重兵乎披秦隴之事在精其間探也古之用兵惟間探為急務且如一舉而取偽齊定京雒唾手可辦信如成功之後而與我為敵者尚在北境民兵亦未弭也譬如搗巢去寇何損於牛昔孫權嘗謂曹孟德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今吾朝廷若非虜酋之死滅亦不可謂安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而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見幾而作攻守予奪之畫則閣下主其謀也愚聞之師曰進取不如自守如自守之至乃取而無後患故羊祜杜預之賢巧於平吳而拙於謀晉自守之術茂為謝安桓溫銳意并吞所獲不如所喪所以無害者知自守也願閣下威德加于雍雄畔將潰卒必相率以歸服王化而自守萬全之計常使內重敵不能窺國家永寧兵革不煩至尊安枕而無憂所以成方白之業者亦偉然矣嗟夫中原要地終必克復閣下猗之閣下角之江南諸將併力路之以蜀之銳舊謀養威裕民勸農下賢容眾先收陝右五路之師與六軍期會于韓魏之郊將符尃專號令齊肅戮力一心以酬將建之知千載之一時也今六龔數日啓行民人之然下走以滌倒貧困百僚之下做劉劉於邯鄲受鄉檢於燕薊其過甚可笑亦甚矣輙不自揣其缺短之見：姝拼於帳下伏惟樽怒蛙鼓吐茵釣播之廣宜無遐遠吹噓之榮豈振枯朽非所敢冒也幾不碌〻而負門下云冒賤唐突伏候誅譴不宣

漢濱集卷第八

雙溪集卷第九

眉山　蘇籀　仲滋

書

擬上趙相書

恭惟理世之要澄源拯敝纖悉舉措罔非大公至正而已伏聞朝論夫員猥衆缺乏枉步卑一官而五人共之一人任職四人待次任者無窮而常員有限填咽充塞不可區處有至十年而後之任者本祈獎拔之多而賢路壅隘至于如此近制中都官待次者并罷斥詳味美意戒於沉滯務在精切此舉非不善也前歲修廢除用諸丞所添不過三十人今者概行朝兵府僚屬以次皆黜之不下七八十人其間不容銷錙矣嗟夫以人物爲懷以宗社爲悅毅然確然自任休戚而後及此均見閣下之心焉傳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實古之用人取之至寬用之至狹取之寬故賢者不漏用之狹故不肖者無所容夫披沙以求金其始未弃沙也簸糠以取米其始兼取糠也終藉淘汰簸揚之功耳今自公舉慎選官曹之清必矣士之黜者雖不四然或者以謂捨之則藏今既捨矣則宜遴舉選引奉祠宮從裳國而已矣其長者以勸安義命堅特操讀書立言貴於行也修身正家以治國也自進之路尚廣長遊山林則通矣閣下統理中外獎擢延引覆幬之內跂行喙息皆有賴於庇庥而士大夫亦嘗垂庥覆育不當然者夫一意于退自濟自棄者也自奮自勵者宜謂其無非默默言經術通義於前哲公論也其或以爲使七八十人中其志意才略尚有人也今夫天下之勢方且倒懸神州陸沉未能雪復夷狄憑陵腥穢寰宇此正用才求賢之急也夫負能挾策自以絕出常流則慨世處時亦雖然黜之而已耶亦不容迹去也嗟夫才之難也吾君吾相豈終弃人也哉所黜七八十人者豈將使失其職乎夫古之遜客有復爲尊官成大功名者矣三黜五去復被禮遇者矣至于郵吏廝賤遺絕忽略則識者不歎以此期閣下意者驗栽稱量丹青造化已素定矣唐崔

祐甫除吏八百時無遺才裴垍薦士三十餘人朝野翕然二子尚能然是豈足以概論高明乎士之無能無求無思無慾可以扶閒散屏冗士者莫如貓也雖斥數中不在有無多少之間待閣下之在上貓獲一鳴焉亦嘗承風旨啓軫念自惟身賤迹昧而有再三之瀆惶悚無措嗟夫自待固不甚薄待閣下亦敢不厚乎今天下所謂魁壘豪傑功業隆重閣下當軸實無忝焉與天下之士共建皇極固優為也自惟非劉禹錫之才譽而求半偕獨之知之杜牧之謀猷而既李德裕之用亦已難矣倘尚寬其憨訥其拙太忘掇拾之意實以育遺含殘為恥若夫清落無歸至于累年私事也結髮讀書白首不輟亦嘗側聞長者之風而薪窺夢寐老人之意矣然用其道并其人試之以使致之以官飛一檄馳一傳稗補塵露書生之事也敢不勉為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平生所慕恭惟今春屬犯淮西閣下實為首相輝忠傑與之際撥無遺策慮以敗北誠願紀述盛德大業被之金石以追配古中興也佐為狂斐干冒倚伏俟罪不宣

上泰丞相第一書

月日貓謹齋沐裁書獻于僕射相公閣下貓不佞潛伏隴畝積年甚多繆窺遠者之撫嘗竊念今天下之本四海之勢惟閣道者足以論之體道者可以揆之故曰論道又曰道揆聖哲居于任撥亂宗成獨知先覺陶冶六合運動裁成不外乎是道也者致之在學求之在所其體高妙廣周不窮其遠墳典索郎其理仁義禮樂始也因莖而永無終也忘言而得焉其至極也天地待之而育聖人待為豈極也哉或曰天下未平然才智馳騖之秋而謨道豈節於呼應之曰不然夫博聞精思渙然神神解色發無窮酬酢不遺猶繩墨帶規矩為順之則興違之則壞才智所及乃有限量雖千慮百慮而不合于道則無也才智非道比矣舜之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持敬后稷曰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此理深博祛名歆之倫蔽與生民為指南解紛而不慮更變而通宜盡功于無形慎禍于

未萌其于安危得失審矣人主用其言至孝至仁至大至明居虞夔契不是過也子思孟軻能言之而不得施于政教管仲爲教道之淺而所治小子房得之黃石而神之謂之漢符曹參得於蓋公而而悟哉其清靜今也任社稷重寄係生靈休戚於奇術致帝王開物成務無所不綜天子治誅四夷欽想巍巍青冥之上位居第一閣下膺時之運萬日躋聲萬頌聲延天下之責誰當任之以謂藝祖太宗之郡縣太後也祥宮之本末也太母之求峰也淵聖之久留也以遺言之四患之本拜爲邦何以立耶建炎以來與戰而求之適十紀矣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改爲可已也主上焦勞日昃夕惕恭儉肩寒暑勤勤如蹈虎尾涉春冰爲臣下當捐糜以承旨意前此虜主虜酋傾覆擾亂寰宇內其臣民往往物禁爲虐者則亦何願與我通好故所遣使命徒勞而歸今虜主新君一時用事之臣政易非前日矣彼我之相與既非獻怨故使命雖來言遜

地講和議者謂其情難測事未可知睿明日躋觀書乙夜自識而明路廓洞達斷然卓然以大信交異類朝廷應變度宜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用偵善誘之辭貫生長術之說乃下議和之令可謂導吾以誠明仁孝昭宸衷發此善意遠探吾事成此大策望之則審抑之則絕我之於彼怨未嘗平懷未嘗當忍恥含垢枉矣何異越句踐漢高帝之事乎古今不遠蓋天意悔禍虜盡革心易戰爭爲誓盟歃血皆爲虔繫轉睽離拘質爲會合改怨仇懷渝爲恩惠我之所得如此後何求哉顧措置應接欲其曲當凌雄黨據消其頑傲耳夫戰不得已之舉和名教之所許也方且邦館勞犒贈賄異禮賚雖千金不愈於奔軍屠城之慘乎訓兵練將擇石起距保淮據江過慎之防先勝之計我故自若遣使之援救之交戰何嘗相千萬耶彼大國也雖用夷漢之士豈無人乎若有人也爲其知豈徒然其言必不妄非可以虛危膽擴待也夫豪英不必在中國彼之於道得之五經之表矣况亦有詩書等

也爲一地界斷後倖使又王梓宮太母淵聖相繼
來歸此亦講和之當然也昔文斷虞芮之訟相帥
而歸周者四十國瑕呂飴甥説秦繆則晉惠歐館
歸縛嗟夫文王能之而吾君亦然矣秦繆能之而
我虜似之矣夫道德之化其功豈可量哉名教之
於施其理無所不服吾君躬蹈高世之行天地可
動山河可移金石可開鬼神可格狠悍不詘之虜
感而馴服理之必然非碌碌之士嘖嘖之子所能
測也又適當閣下謀王體斷國是經濟之學大有
施設機神明鑒天實相之得道者多助矣夫鄰敵
來賓侵地不復則仲尼相魯爲無效鴻溝不割太
公未返則子房謀漢爲無功虜之守中原其理明
甚衆所共惡也責我以歲賜要我以故境殆其欲
固也太母淵聖族屬之歸又非若地土貢賦之饒
其所貪冒者何爲不然乎假令朝廷拔拒虜使使
送我不因此而加強虜不由此而加弱失事之機
觸彼之怒貽他日之大悔耳昔曹公不禮張松而
天下分齊威矜于葵邱而九國叛事有機會豪釐
之差其患大矣今已納其善意加待使人詳觀虜
情雖其利酌其害不得不盡也且軍城故事遣使
會盟朔北實無一犬吠之警者百餘年歲卹我金
幣帛叔壓飫豈不思前日之利乎今我兵日精若
不議和虜豈有絲毫之得於我哉務戰勝窮武事
自百見機之時亦非天下之遠慮至計也使此氣
心畏死一耳今無奇兵揆我之勞肝腦塗地之苦
而坐視疆境土之歸問安之使棗具奉迎之儀
非常之慶會事若無阻雖甚威德蔑以加矣雖甚
勛業無以過矣嗚呼閣下勉勉孜孜建立中興道
義並隆四方所瞻天下之士聲同氣合者豈特賤
背之毛芝木之藉所蓄耶亦相與桑夫志一道契
之英近也故不量賤迹輒論中樞之豪末以爲門
下贊伏惟輕蔑私而一覽爲荒唐鄙野非敢爲任
也矜憐而有擇焉幸甚幸甚不宣

上秦丞相第二書

月日縉[illegible]齋沐裁書獻于僕射相公閣下竊今春
狂僭冒干軍旅謀劾計以勉廟堂之治得醉意萬

拙今揚若伏幸朝廷未賜嶶譴近日又觀詔令
事宜弗能自退斐然妄發竊觀自古道術通明之
士正傾安危解倒懸出陷溺皆不世之功三代久
遠矣漢平津侯上疏武帝云周公旦治天下期年
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愚心既然見治道之所
以然又曰期年而變臣尚竊嫚之武帝嘉焉遂以
入相本號世宗而董仲舒所陳猶綴所以不合唐
太宗問魏鄭公致理宜可道次而望鄭公曰聖
哲施化入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
猶謂其晚太宗納其說貞觀大治嗚呼方其始進
也何所據而出此言以許其君哉儒者學以輔萬
物之自然又以達古今之妙旨執大器定大業建
大計集大勳時遇若是鄭侍命且暮庶越國千載
一遇德衆人耳豈易曰期年期月天下於變且信
耶其本致也若妄談為觀公孫輔武帝表章六經
罷黜百家儒術光明詩尚修靡而務兵刑事業淺
陋平津之說不甚用也其言故不大驗太宗克己
慎微寅畏恭儉卒致刑措鄭公之言少行而驗矣

夫在宥天下言必稱二帝三代非可局於漢唐孫
魏而止也大抵治功神速惟體道者為然工公概
先覺斯民矣方今天下難馴者莫若八北一旦迴
面請和搢道來享慕禮儀載願信修睦矣難獲者
莫若中原土宇而三京八路版圖來獻肆頒大青
一洗俾新聲教風靡者數千里於是梓宮母后許
我迎奉兄弟宗族許我還遷凡吾君之所願者無
不得所求者無不獲豈非聖謨相逢原於大道稟
遠能通和陰陽而平天地合致感格如此其神乎
仲尼楚昭王通大道故失國而能再興百里奚四
行道有福晉君不從而失邦歷數近世慶曆宅相
其務嚴成未盡善其任責成未克堪術略搶攘功
業范睢雖欲許國愛君而才謨有限矣豈有一德
一心謀允事遂赫赫矣磊磊落落策出一變品
物再生合亂維復奇運太平之象卓絕古今手漢
輔不逮其言唐相克酬其志閣下撥政庇民再尹
天下今僅一年孫魏之言效見於日凡鄰人者惟
其公則無憾閣下首膺經綸之任峻功盛烈乃無

與二意者吾君朝夕念茲盟府之典揚庭之號當
不適時窮鉢每存降抑深自抱損故使寵命稽停
雖然因已播傳遠邇光于四海矣而不受其名不
居其勳此以賢之高致世俗固不識也昔齊威公
使管仲平戎于周王以上卿之禮享之管仲不辭
卒受下卿之禮君子韙之仲尼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如其仁孰謂其霸者之佐而已乎其學
必本於王道也故不伐于功利此際閣下遜避數
爵得仁者之心術矣連器大名著於常而銘鼎錢
終始不免耳愚不肖如僕者亦能知其謂爲蓋聖
上天縱日躋誠則明矣所性者願明則誠矣知來
者送此伏羲西伯之極至也凡功業遠大稱其時
得之高深云聖學非所敢議矣故今羣臣副實圖
之雖有叙後登庸閣下蓋道德有餘而勳績自著
氣合而張治兵謀猷而運化機斡運之上洎然若
山岳然若川瀆靜則不可動動計畫時不可窺示誠
之實常千兒讓處之表浮于動植本乎清心有事
無取智名勇功疇昔天下不幸波蕩雲擾時以禮

沉溺痛哭噴翔平國根詠之是務至於爲不解鞍
籌不輟手移檄忘晝夜介胄生蟣虱然吾君之意
未嘗恬吾民之痍未嘗去視太平若梯天爲道德
之治虛一而靜豈第平易以接民物天地交暢故
能使南北二國以信義相歡對百城摩皇族而於
我曾不少矜彼非正道不能爲也大度之重叙來
有違無以及此殊特之恩開闢以來華夷譏和未
有如今朝之比也昔先王成于光明五教鳴咨四
岳求賢治之若以流俗觀爲豈不踐達事情歟謂
當日夜先從事于江河矣使五教希明家一日之
安不可得而何治水之害此乎之用心也今我國
家正心誠意婦仁義之實五教已明夷狄向大懷
山忽然如奔水歸文獻天子無優彌爲之聖閣下
可謂致君矣自今中原日趨平泰求所以安輯存
拯使渠帥豪傑無史職來大孫合勤綿字法祖宗
所以得民者孰行之的借偽所以失民者蠲除之
志皆吾土與民也夫何患焉然大江以北略言之
撫見其利詳慮之其害何可恕念叢也不振之甚

無彊之業何得不詳也王猛有云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後是以始王良相戒々皷々雖
享其樂每思其終夫億萬財根凱旋并奠盟約未
甚久閫邊徼帥秉始遣漢儀人情貌貌々秋時羈
縻之形勢釐定辭戒色大張羅防虎其可忘戒慎
也哉噫治效忠不遠瞬顧患不滅今迹且成矣功
大忠不謀圖慮忠不戒今遠且漠矣前慮郤致使
無遺筭此聖賢優爲也僕之庸受末學過計私憂
何補千筭其幼聞長者嘗體髓之論々不能置
也歸封其分矣再伏先範之門尚幸一見豈容無
辭敢應於時者涓塵益伏惟大鈞誨之不宣

庚申年擬裁此書

月日稿謹齋沐裁書獻于某上宰閤下竊聞神謀
野謀也公孫僑應對鄰敵載而與僕吳武陵貶遂
也變度折衝靖國深識其才子產中立𢧐々數勞
樑吳二生變悅從之而言不不於士因尚志雖位
逆徼撲秋撓說王公之前隱時機推何小々之得
失也君子慷慨之心切不取小人偷默之態矣茍
惟高明代天之工俱徽接下野謀疏議所以至也
國家憑憂興狄之餘議論盈廷有偏狹憤既之見
昧久近彼己之勢不深惟羈縻之良策則將安出
前春金虜引去軍於河北上限一水豈不能飛天
威掠淮壖有奮慮也不必驅大虜兵睫賊秋核苦
日間關驚寓踐賤之辭有目有足者見且疑慮
不在多言之也彼不本華與吾諸將等矢不相加
此長策大當先地形粗能越江而歸遂很狠悔恨
之故更求萬全故久不攻我以大江無楫非胡夷
所長也宋之爲宋卜年千萬恩淚民之膏髓屠在
帝勝吾人面從豈其服世使割地和好之利在我
而不在彼彼安肯先割汴雒陝西以益和好之後
此共定也大振抗鄙夷勿與交接終不能屛絶之
也採中教爲而泰惟有兕再幸而一勝再挨兵等
蓄結聚未艾也恭惟兩宮問安不輟何名而戰天
下倒懸生靈重負豈不欲解懸息肩耶蓋玉款珠
槃留犁金々豈無用之物哉議者累年害地議和
此其䖍謀狡筭使轎不待其要領忠信無如其變

誑邀索百端使我不能堪和事難成也設雖得獻
國之附五十城之歸而我自視缺然良以此也嗟
夫才為何成不行何至危而費財者戰也安而費
財者和也然二説皆不易為我養兵芳敵又加以
賂虜識何以給賂不多則虜所狃不重要須增師
強則使有所忌兵勢堅則詐無所施量入為出幣
之多少適宜而已和之計鈍滞戰之事底捷非不
知也假使留上一使尚勝覆敗一軍使四荒之外
封圻之中安生樂業易如反掌豈他術哉夫據朝
少大池儲海陵之倉斡鹽茗之利介邑管之駒國
家非得已也虜人資我以五路河朧壯士健馬指
日可收復亦不較知我尚強也安戴吾君似若不
薄矣昔藝祖之臨御之也南北未嘗通好禍叔矣
傑使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以備
契丹虜騎莫敢犯也太宗繼統用曹彬潘美出征
燕薊至有勝負國史載之詳矣自祖宗時不制虜
之死命章聖皇帝澶淵之役取天下精銳冦萊公
為相豈不知兵乎竟用文德不窮武事自後名臣

如光帝文豈不知兵乎亦以皮幣講好為言天生
驕子騎射絕藝禮義不可以馴化干戈未可以殄
征我國家以神武不殺況聞又執聖聖相承專閑
一遺不貴征伐其來尚矣今朝廷以德為原以仁
為根合符於祖宗稽疑於墳典之于天虜情可
見謀之於鬼事理不悖見孫革太戚和好生之德
天壤日月咸明主誠之意大策功功亦既著矣偉
攻事楼武備足以取重哉秋夫全鐵可以磨鍊龍
虎尚堪蔡蔡為一野心弗剝歷稔邊時斯匪知事
所請不允豈容中輟于人情未有年誑饋餉極耳
日口腹之欲而不悅諸者也金玉錦綉之心耽毒
珍玩奇巧無益治理狀以予之亦何啻耶將命之
人未得其要領齎送之物太盛其無厭縱使不甚
婉順亦非怨氣直辭矣此宜用漢高隱忍之計陳
平見機之速肆的察掃而行之矣何患焉萬人方
且觀我知權與否有策與無從與安危之秋也思
魯兩謀趙而邯鄲被攻女子專兵而吳師入郢張
寡之強也寬任王烏也覺劉寄盧劉琨長嘯以解

敵寓陝類破傷敵無種類所當擇其智士關一知十妙通蕃情者備行人之任爲藝祖實擬英豪之多技一時章聖之任寇萊公尚可繼述虜人功無以加富莫與倫蕘中武夫猶喜馳驅儒生有識者豈不知知好之事有執可循利博而歸于我主且必無意外之敗者也愚故曰知之利彼此共之耳衆人見朝廷越在江右以疾篤瘡大痛愈難緩夫良醫消疾神砭除瘡必先閣下實乃此責任不然何責經國之高略濟時之至計也哉侍巳矜君之母猶吾君之母也布大命而强質其母是今不以孝名也豈有兩國之君結爲兄弟而尚留人眷屬者乎平日勝〻擾〻之慮行且爲淺〻駐〻之樂矣如使和好之外復有上策古今大賢亦必言之矣竊疑之前與中國之傑復有妙見過於此者亦可以諮訪研尋也斯事識非小小得失矣明公以英風異才獨當鑪鈞廊廟高深惜學瑣議豈能擬益假如芻言毫末可用必不棄也區〻塵冒惶恐侯罪不宣

上高丞相書

月日循謹齋沐裁書獻于脂文僕射相公閣下竊惟古今天下之勢大小綱紀斟酌調維廟堂邃深運周術遠算數精審幹于挽救之方命世佐時之機凡常庶官不足議之僕就叢志公之誠爽世穢報之心非以榮賤閑副易其介徙以憂慮私歎激其衷腸〻孜〻遐祈控訴攄排拳〻所願瞻依者天下大老伏惟閣下稽古致時應半千之期攀雲附翼勵蓋世之略克人之師表蘊智辯裁成冠一時而綏庶邦謙而加之以求善無厭健以至千宣勤不懈頃日小夫不自分限粗千里而俯行焉之門闕趨宰府之嚴屏振衣觸堂覩影望顏瑟側令儀自然休贊乃覺抑損寡宗誨誘卑品欽景風之英戴冬日之温想宗廟之美觀百官之富高大遠容豈容隱度强記默識秀偉絶倫信可謂君子之宗盟士林之根蒂也此時不敢以瞽言瀆聞貴聽私意拔僭慕慶吁已大夫士上扶下首篤左輔魁柄道協時來陞陰堂高閣下從容予奪六事百可

罔不風從畫一建明斛為不奉為律令內有精思
起尊之亭外闢欽賢翹材之館宏啟準經公道卑
白楮蹤武餘範模文場啟理藉而如日正中數績
告乎如川方至貢度無為九功可歌不給歲月而
踏瓦矣方且興後洗維恢廓中原有成豈待三載
天下孰不傾心延頸而從也於皇當陽聖速求理
之銳為方注賴之如扞患救艱畸洛良相必務疾
速以副之決斷而答之救天稽衆之封狹廣士博
選之至要不可以不汲汲也天下之形勢雖安續
不能周覽遍閱分治而豈無遺憂況應而豈無遺
佚準明鑒大度虛中諏索訪問援引人之好我希
疑者精無怠無斁志欲胸腹俾來者虛徐區別以
崇其資略既升以收其路能此納揆之叙也賢者
必表良者必進此天下公議夫哲謀者又公實要
切之規智囊心匠長國家者可貪也山不讓土故
極其高海不擇流以極其深天官地祇有神物主
之非徒然也且如多士之中隨營經濟轉向輻輳
咸文節制襲黃風化游夏文學然柔心計趙張鉤

距武各選阻不能自達綱目所加表鎮既振非所
慮矣昔燕昭厚幣以聘郭隗遂致樂毅鄒衍劇辛
三傑凡所欲果得所欲果成燕以之興蓋似善斯
舉真畧必來矣似才斯緣真才即至危矣先王籲
俊無方重使一夫不獲以此功利遍物舉措失當
其可數計乎夫泰發之纖微伏之符必有能辨之
人瞻前顧後左摩右捫詠度之加詳也吾趙武舉
管庫之士七十家唐在袖甫除丈八百吾邦何為
而不可乎僕瑣瑣擬擬從下大夫之綴自豚贅
牙寮合冒進詢於吾大夫之門惟是承前人義自
繆幕所學述大小者亡者幸蒙不拒其庸为賜之
進前他日朦昧醫說因事應獻自欲昔者貫證五
十八篇陸贄之文百數二公究卬五疏典係章夏
休戚後學之觀鑑致時資治宣讀拾遺缺在大勉
勵樽疲也又頃歲蒙雲刮程朵奉常以其志尚有
開臣臣所尚心志確固倫悴既出必言所取誠不
欺少爍其志也先祖遺訓曰士而無益於世鑽之
黃生當捕斯當本嘗研念恭惟閣下宣德博大色

萬歷僭膺末不才萬箕兵部于瀆大約戰慄死罪

不宣

雙溪集卷第九

雙溪集卷第十

眉山　蘇籀　仲滋

劄子 有後並此一首

面對論和戰劄子

臣聞禹抑洪水拔萬世之患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聖王雖乎建事業勛蓋天躋隆平之路治人事天命世膺期不得不然也逮夫中古豪傑之主唐文皇之討頡利漢高帝之略冒頓措置恢當閎非偉績亦各斟酌時宜廟算多得然嚴尤謂之無策未爲通論乃是不知時勢而已竊惟陛下日昃焦勞江淮梁益累年以康而中原尚梗強虜壓境侵掠邊陲日來事勢誠有間矣而未集也嗚呼洪水尚可治鬼方頡利冒頓之倫有爲者直難制哉陛下睿明今之所高宗也成功何疑夫和愈於戰天下雖平忘戰則危聖德英獻何特漢唐可比其當戰也據江山夾險之勢持重示弱養威待釁然趨三捷之利保萬全而奮智勇乘逆貴謀賤戰以節制輯睦之衆據險乘便決機取勝近日川陝順昌

姑息殄殲醜類如舉鴻毛武驅捕纏械成致陛宵
廑陛下卜之以天命參之以人事天誘戎胥之衷
如難而退翕然更始厭從中原思歸巢穴陛下此
際熟校長慮合天下之耳目而察之豈無寂遠之
見聞歷古今之成敗而非之豈無最長之方略時
攻而攻時略而略文皇之雪恥非難高帝之大度
可法不廢兩漢遺事而慎周之戰而非窮武黷禍
料後之羣駭而遠追路而非偷安目前甕氣之性
藹然則服深念大興王要略豈不回修政令肅紀
綱理財用給恩信精士卒練將帥飭守禦七者並
如家以日新厭歆勵精勤勉虜必望風奪氣必悖
之心不生一意恭華朝廷攀實有以待之若不獲
已以戰則克豈黷於兵彼既剽矣然略剽服矣粗
手如太雅撰太王待諒夷日肆不珍厭楹亦不傾
厭問混夷既夫雖其喙矣言虜閩劇而來服也臣
嘗竊謂深仁孝悌之感英靈神武之變化長樂必
歸後地即後遺勝德立息兵措刑何求而不得何
向而不濟耶臣賤遠愚陋不識時機今日之鉅論大
議實非敢與臣、書君之義冒死越職而言之欽
惟睿明裁擇取進止

務農劄子

臣聞王政之先務農為本觀周公幽風所陳后稷
以來田畯相饁命婦筐桑重穋滌場元黃續褐想
見先王慶利厚生之叔俛然稼穡艱難小人之咎
者思又之粒烝民底于道矣古之治財者非一孔
範貨算緡是未欲積甚勤且裕而周公所陳攸源
深矣珠王粟貨寒不可衣飢不可食有補飢寒而
至重者粟帛也二者不充則它財無益蓋本
不天降非天力不生緣不地湧非民工不成今陛
下焚歲出于祖稅每歲祿廩軍實以百萬計五年
之蓄九年之備殆其可念自昔承平諸路之賦常
不能自給素所仰者東南數十郡今淮南往往為
所蹂之郊罕復耕植賦入惟情二浙而已吳地海
陵之倉天下莫及稅稻再熟貢絲八蠶方今絲綺
之美不下蜀魯又增以縑錦籠握之盛夫復何加
白丁紅女終身絲穀伍符人籍盡力邊疆行陣者

無暇播穡南畝者甘心饋餉二者互相養衛而大必倚兆於甲士犁牛必百倍于戰馬而後濟矣嗚呼孰與溫飽天下而富强邦國非樸也哉四民之家者年三務之最勞劇苟寬裕其生生之業則士商工及末務者亦不屬矣臣竊惟先聖有教本典王之要道四里之安恃賢守令亦不其躬行阡陌以為勸課惟科斂正辭則但務實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人心悅則陰陽和陰陽和而天下平于是風而時若耕織咸遂殆其庶矣太公言寬民之目四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夫如是地無遺利家有羨餘縣官豈在加賦侵年而後足用閭閻周之則邦本不固矣姑令有司量入為出出納之間不失欽慎歲計時辦栽抑浮冗累歲均省必致京城永豐山嶽之儲帑甲百萬陳錫周洽筐實盈溢民有蓄藏杼柚雖鉅萬不為以家貲數雖公私咸有九年之積可也禮義益敦風化益厚矣陛下待遇守令賞罰以其勤惰於民才否必由民之譭譽雖敢不盡力哉嘗聞漢人推鹽鐵條目之說至數十萬言亦是裨益邦家之術臣謂習讀詩書而末茂矣儒家仁富與霸道固異也臣不勝區區越職昧死以聞伏惟聖明裁擇取進止

時務劄子

恭惟慮休戚之大究時用之宜情有所不堪功有所難成不曰如之何殆將無以為令夫崇聖遵稽經旨周己立治本矣意者文治而武本尤當廣而謀未臻天下之公患也考之往牒惟借漢可以為諭高祖起布衣踐度遠大非若諸生規規鋪詩書也又蕭張佐之濟其不逮廣至危擬至艱莫不曲當故先得秦鹿如約當王項羽號百萬衆威怒將攻之當時衆寡相絀諸念亦人所不堪子房導之謝咎自解鄧侯謙以湯武致伸乃為頓冒於鈍志小志而得大勇羽莫能測也及其築壇以拜淮陰乃定東燭之計得韓王信之銳以討羽懷王君也羽又弒之然漢義師嘗不得志屢屈項氏掌握之中每以智算折而不屈王陵領兵迎太公而楚拒

絕之漢後失軍於睢水羽還止太公呂后高祖自
此數一遇楚小捷京索即堅壁深塹不復出矣成
皋脩武之間惟務逃楚以觀在其軍故然耶君父
之讐仇分遣使漁蕭欵將焚儲奪地高祖未嘗躬
與羽角意有在也所以鬬智而却力隨何片言而
下九江曲逆萬鎰以間亞父厥後四方歸漢人心
翕若羽雖剽悍失援寡助韓彭力攻之遂有鴻溝
之割侯生縷類而太公等果歸矣時謂高祖天授
非人謀殆不然焉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隱忍之
謂也方西伯居羑里七年閎夭以寶貨奇物獻紂
而後得釋故詩稱周之克商成王業由夙夜基命
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文王之答天命未
嘗求之未嘗含之能忍容也能謀容也及其知治
而光明盡其心矣三代聖王所以肇基王迹必秦
銳異天以戡制敵人故集大勳爲漢垓下成擒太
公亞謀歸君父之讐遂雪漢之籌畫堂矣時合於
詩書也嗚呼朝廷行大遺隆名教漢祖所不及至
于隱忍而知天命卑邇而終不屈比方三王與漢

祖皆一致耳然今日所欲未悉詳允如先王者誠
文教有餘師律未甚競也使授鉞非韓彭則虜無
所忌衝命非陳酈侯隨則諸將何獲要當精擇將
臣慎行人之選不吝金帛以結五利廟堂計慮獨
綸出以付丞蕭張功名無成矣若夫蹈意東求天
下康聰必勝之時則點虜破膽今世知兵者豈無
遺才乎昨者我心精彫貪敵賜乎不恃戰爭戰之
略之相時而動不可倘循此漢高取大公之策閎
天出文王之術也執事者宜熟思之

初論經解　劉子

臣聞聖經賢傳唐虞三代所貴聞見兀業王者崇
道尊儒內自九重化原寰海含英容門參訪結擇
群犧東觀府能嘉偉天下品藻固以韶工政等
欽洽三代之盛漢唐之隆足尋往突塑功林乃六
籍之妖若矣鴻儒溢下定而知也類之纘著殘缺
之凍續統晦塗前聆舉賢碩繁簿編建立太學育
英之始崇選辯藏證思養士臣嘗追際作興帝王
負笈閱法奇有紳筋周行義弁就列跂望辟雍之

伏乞人賤所論對軒陛當得言之秋非有不容稱
塞者又以謂不足以爲士夫當聞承平之歲翔門
羽林肄業名教貞觀之盛也營飛鉤受書傳士臣
周鏡下亦知燒慕狂斐僣說不揆其愚昔者仲尼
刪定繫彖筆削闡周史開啓語而詩書易禮樂春
秋各得其所惟要發端不詳其言非不能詳也
以爲詳之則隘故略之使仁智者自求而得達夫
學斯成學之後出于屋壁既出全經而漢儒門之
流白首講貫受授相傳深不負仲尼之旨虎觀石
渠抗衣重席論難紛紜開益後人多矣唐文皇時
初詔顏師古考究章程孔穎達撰定義疏遂爲天
下定論此兩漢魏晉以來千古儒術也夫六經微
言妙用非可易解而通曉始學必由傳疏近歲兵
火典籍殘缺比日諸州刊印稍備今之諸生所以
窮經捨正義傳注則憒然矣此非一代之所私一
家之偏說一夫之獨智輯合淘汰千載宇宙之公
是非也但漢初儒者各訣〻師習詩書春秋古文
初不甚行公穀方熾左氏廢錮故三代遺典垂庚

不合唐人因循承襲去取粗當未嚴大旨發明易
數集律至今不得其傳臣願陛下特詔名儒學官
取蓄聚唐之義疏復錄近世儒臣以學顯者所著
講解中秘州縣妾自守貳網羅蒐輯刊刻抄錄儲
之太學臣嘗思念本朝祖宗以來名世豪傑之士
體道躬切經藝疏解愈明知先儒有未悟者條目
甚夥本朝之學尤夫非累聖神化不能然也竊考
前較評品假以歲年加秩給費纂而成編古人有
集傳集解也號補唐之正義闕遺凡說皆通則並
存也疑者闕之不妄鑿也方廣興孔氏之舊祖宗
右文寔賴陛下爲之規畫庶幾也其於設科取
士考信篤古究析遺真執翊名教使天下後世緣
耳剔日伏膺不惑實文治之偉績也臣不勝犬馬
昧死越職上言取進止

論收用武略之士劄子

臣恭惟陛下仁聖德武搞取積賢之符天人顯相
故能服强敵安土宇四方大寧右文興武化士生
斯辰操觚扶輪者罔不競勸咸以無文爲恥步趨

先後圓冠方履混于中外丕平極治禮樂具備寔陰盛矣臣愚竊見近世平戈之際武力常伏不振今雖平康豈遂弛而恭惟本朝藝祖之武太宗之文列聖重其光所謂試臣別盡天下之才致太平防患雖文武二柄未嘗偏用天生五材缺一不可書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今之網羅武士不若用文士之易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中國文明冠帶之俗士閑習于辭藝不足者武也盜賊蠻猺之徼何日無之今三府首挨瑣之夫外甚有饋運大臣戰符來降被羽之任也今之宿將例各休老後輩威名著者其人勇智可用之輩偶至失于甄錄武況理軍中嫉于驕將威沮于賊遠矣以自違武誤非文法武人常理寬以容之索之而出養之而成其可已耶夫軒氏泰于太平之樂將妖飲博心志恬嬉軍中技石超距之氣索焉無猛烈之士倡率之哉青衆華屋之性習至若衝霜雪冒炎埃飢渴驅馳趨死不悔惟山澤耳苦之士有以為爲萬夫之望殆此者也今之軍伍既無出戰捷虜可賞皆所以振兵英奇特異倜儻獻雖之才武不肯由科舉姑設策略弓馬之名此外英若明諳通經公卿與戒師統督臨司威虜所知武勇傑出之人朝場屋鐵封以範罩之亦多遠矣古人有言曰物有廷冒籍甄品特加名擢絕出倫類如祖宗時郡進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為李漢超劉平之徒曹瑋李允則种世衡之流奇略一江海飄淪往而弗返異域之人尚盛拾衆之以高才不易得矣古人未能遠過也書曰載采采歷為我用此在吾郭者哉凡修政當修之於可修之言其事狀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言勤取之時今國家閑暇理宜致意一旦倉猝乃求恐非豫必獲也庶幾後得如此之流皆進臨敵永不乏人備之策也昔漢高帝總攬天下英傑而歎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蓋帝王之度不得不然登壇受臣無任私憂過計拳拳趣職上言取進止鉞非太平事旌擢觀者儲蓄優遇亦欲稍大戒聞

論取士專優春秋三傳劄子

臣踈瓦忝怍今朝以詩賦經義造士廣發虞書疏言之弊於斯得人祖宗朝甚盛爾日海內諸生窮討聖籍該洽通藝義疏名家舉士慕嚮罔不遍周孔之軌躅纂闡思之旨趣易詩書及二禮先王典獻貫穿詳備課有厥程惟春秋一經前此廢絕不用陛下稽古睿明注意經傳致今學者討徹修習今疏舉於二百四十二年文字五家浩博以其久遺擯棄其說振敎罕為人所講授僅有治者終於蕪翳有識之士含嗟歎息此書筆削乃文王之文襃貶周則公之法禮義大宗伯王通典考周之所以王有邦家者守經事而欲知其宜更變禮而欲如其權是非勸戒係天下表儀純準別嫌疑定猶豫至斷妙用世所希聞傳業者優柔浸積久特解實不易領會也古之君子窮此學白首不輟惟經之跡安國天下國家本務邱明受經仲尼厥為附傳非私意也前代稱左氏古學所載紬繹三代禮樂上紀羲炎唐虞禹湯周孔遺軼齊晉伯主嘉獎王室捨此何據爾又公穀二儒傳經子夏二傳乃孔徒遺言典則非後世所及而漢賈誼賈嘉相與纂繼此道光武中興立左氏博士唐文皇畢載受麟經之旨晉代杜預宗趣淵源大賢所業大治春秋之學如賈及杜皆名世傳人臣願陛下明詔中外有司場屋詩賦策論命題措意或用春秋三傳禮閒取人特優此孔經分數不妨以聲律究去留東求精志儁俊知類通達者置在博學師儒之列如按預才譔飛聲遺烈太必之其人也傳頊、請學雖欲令世亦不斥而自屏矣臣愚為足以究其閫與極其高堅不勝懇。彼管之誠所有越職不敢逃罪進上

應詔議福建路盜賊

竊伏覩正月二十五日詔書節文令路帥守監司各令其所以安輯綏撫消弭賊盜使民利物之事者竊岱伏詳味聖意憂隱元元省刑薄斂視之如傷待遇伴速一如華叔此堯舜之德度中興之基垓臣下亟矜此意羣寇款聞德音寧有不懷甫盜安民無以易此也竊惟致盜之由與治盜之術

又有恩識在朝廷莫若選賢能守令任擊奸使者
在州郡當寬其文法重其事權方令盜賊如本路
近日三十餘縣大者一萬小者數千百人蠢民情
亂以為富貴之資非但失業乏食者也驅擄蹂騰
推理焚劫所在之處官私一空人不聊生嵐萃悉
雖謂其已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太叔有言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
以寬太叔以其說治鄭之猛盜若吹鴻毛耳方今
天下多事而郡邑推驗姑息玩畏狃常苟且寬待
強梗之屬文吏自度不任搏革之事爪牙鈴束之
賊兵不驍弛致使州兵緣卒鈍嬉擾情驕而難使
軍政無紀所律不行一夫被甲行二百里而執麾
錢不下一二十年故重于遣兵布衣試練圍視而
窺國家之踈誘姓劫散一旦成市蓋賊自寡少而
斂聚官司覺衆不可少緩萌蘖易與滋蔓難圖故
平居無寇亦當謹鄰保之法嚴警察備之盜若糾
集豈容不知及捨振力者爪牙鈇鉞之際不損大
兵亦可擒制此事令已無及賊黨已熾郡邑兵少

附進之不暇奉務姑息以錢帛縻之以官爵一切
不問以安反側或能以方略使之推鋒或能以間
反間使相殘併盜必少拼捨此不務與之官推恩
不高給之錢推賞不厚含垢忍詬莫敢擒捕僥倖
既聞小人者利做效者衆今日此鄉賊發明日某
社又告患矣譬如養癰長疽厭棄鐵文坐視腹背
之潰者也至有已受招安恩命亦不肯投戈散群
小失其意則奮臂倡約破壞縣鎮殺千百室大呼
左手無不可者東漢李傕唐朱克融以不赦而成
大亂故以招安為務私賄方播撫招之任之亡然
非能使之推鋒拒背歸我乎莫特所以置繡衣直
指用戈干斧鉞豈不仁哉不得已也開其自新之
門不得不寬假其不誅之心不得不猛其奔之民
聲扶械撲若夫訓導柔撫其兵因扶其疲弱復
其常在此所以待良民之不幸者也若欲招之而
不歸懷之而不伏此頑民不可招者也節制將士
裁節冗費振起驕惰賞重罰明借俸侯王以充其
費緩急之際州郡兵將相與戮力亦不煩朝廷頗

憂患勝而戰用惟其人殲厥渠魁分其徒黨願為軍者撿隸諸營其勇力易以使遇宼盜發則以既降擊太伏皆良策也至于宗知之人涉患險濕退如磐逐者以收安靜之功若夫豺狼塞路以力戰與我異如王尊虞詡文武之才兼假之以便宜勿拘之以常法如此朝廷必無盜賊之煩處安民利物誠在此耳籀不勝區區冒昧陳聞

雙溪集卷第十

雙溪集卷第十一

眉山蘇籀仲滋

雜著

婾風一首

治理之要任人舉事則天下治矣其功在熟之而已天下之不治也譬如人病之不醫苗莠之必除塞當世之責副萬民之望所籍賴者而求者因致君中興芟夷出識人成因循能之安知其非才且傑世又安知非狂且妄乎蓋論議美矣事實必驗聽而試之可也將使彼瑞才力蹈荊棘為吾用所係休戚者大而其能否終未可見詭偏鼓作之推其勇也待遇試畜之惟其詳也以其人之難知功之難就也一切厥絕間有一二有志者皆指為生事目為妄作激惡而斥遣之是偏天下之婾風也婾者淺浮儒薄苟且委靡之謂也小臣婾則肯其一職大臣婾則以其萬幾昔之君子尊周室和戎狀傷失忠義興復宗社躍起湯蹈大而不顧故盧心折節奮發忘餐以取智勇之士延劇孟拜少遵

常志其晚至于忌壯士以資獻國抑高才而沈下
任未有不為悔吝者也妄作之人亦何足患吾為
國家大計遠慮任此人舉此事閑〻為如裳大之
望歲其黜陟以公議狂妄者聞風引去矣何至于
因噎廢食忌天下之狂詐而不敢使絶天下之謀
策而惟自用捨平日絆手足政事掘睨曰適然耳
圖務剋懸曰跨未可也則安用使相乎夫撤者似
靜法者似惟慎用撤怯之徒持靜慎之說恃使一
國之士苟容表全守常即安退縮護惜尚苟晚
遠厓逆派一吁再諾而坐使衰壊相不及夕耳妬
娟者進庸猥者奮有能有為者相率而去我夫昔
春秋晉趙武魯孟孝伯語偷縶叔如其將死以其
婾也晉厥道季懐康蔵于千載是曰嘗婾季志雖
雖在氣象奄〻如九泉下人〻皆如此使可結絶
而理但恐狐狸鑽膯盡夫氣象奄〻此婾之狀
也其肯以休戚自任哉夫君子自致不可隘〻則
不能以天下為度自待不可卑〻則不能高一時
之算自守不可狹〻則不能兼一世之智並以忍

忍歲月之苟而除千載之患豈徒然者耶以其孀
心切虞于既往不得不挹改奮膽于言辰必也勉
勉孜〻揆擇左右收衆才羣策諮訪廷納日進
月征而後婾風息矣今有人臨危而不愛身任職
而不遺力不幸無成而朝廷不恕為厚其罰而不
録其才長是不如全軀而保妻子之算為優也天
下以為不幸無成者為戒相與靡然日趨于苟安
自珍愛而已此豈不為風俗之大患乎昔先之治
世用縣而後待禹故洪水息之患黃堯終致理延
郭隗而燕致衆拔麻可秩夫取其似者而其真者
庶幾可致也似者尚厥之真者豈至哉一切不任
人舉事但天下之婾風識衰亂之原也不可不戒也

民情

傳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蓋治國治軍無出此為
天下舉皆欲之而我遠爲其辟附我我既同天下
之欲以取天下其豪傑智畧收之不盡則亦得其
狀然而失其樞要矣不可不察也所謂情者原之
熟複揆之廣博而後曉然也如天下之情則有以

處之矣情有不問而易見者自神州陷覆郡縣塗炭元元被禍不勝其酷壞宗社之恥悖骨肉之喪苦之思樂憤之思雪切齒搤腕豈待問而知豈待令而勸耶豈非其積累如此乎神策廟算必將日夜憂人之憂事人之事因其藏怨蓄憾而用之其拯百信其心欣然其有才有伎者爭自效矣所謂易見者也其深而難見者天下智士謀夫各有所蘊珍莫貨而未售勝其口而未啟彼知其才我知其一彼知其大我知其小精難揆使之數成敗精

微之國得其然則安失之則危豈非其樞要乎其可忽畧也哉故大宵衣旰食疚心焦思無遑托苟且之失拯溺救焚示天下以能有為皆所以惠民缺也盡其心慮之必預諸諸人詩之安出施設忖度視未萌聽無聲如是而攻如是而戰雖庶人至陋當與謀也補衰作礪之伏能辨之亦不廢周訪也智容有未盡見容有未徹而智天下無人可乎奇畧遠圖祕固茫昧宮閑廟堂自然高邃故閑諸百端虛衷延納盡一己之耳目心識合天下之耳

目心識率天下總群策而已矣善治四海者不出户牖而隱界幽遠無所不知豈煩運智鬼之使乎既有同心同德之佐又善待盡忠納諫之士猶之於典籍究之於心術質之於蓍龜而切切為勞錄採下三者十思既決其策斷而行之高爵厚賞所以賞進謀者也督責默罰所以賤無謀者也不搖於二三之說不奪於淺促之見則所嚮諸所欲棋得情由道攻也請之所在無貴賤卑屢默逞之閒也無失貽盜賊仇怨之患也內則在廷百執事無

餘綸外則漁釣販築無隱藏國是與夜情叶符一號一令渾然如降時雨一取一捨翕然如拱北辰野無遺賢舉無失策矣自古撥亂而風驅電掃者得民也寡世而基扃牢固者素結人心也奇漢高帝以仁取天下恩育泰民故也謀臣滿朝可謂至矣尚孜孜焉訪於側微故平九江則微隨何之辯問薛公之策都關中則納奉春之計一不用則困於平城曹參賢相治道出于蓋公淮陰真將軍也而師事士趙李左車蓋天下之謀知所以求之

則進不知所以求之則進矣仲尼不恥下問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豈不然乎嗟夫今之秉國家者器度足以包之情力足以舉之膽識足以任之以謂齊為心典衷為庶民心固宜辨也而王於天下之理勢願以天下觀之無非述耳無厭多算無執偏見使有作有為者畢效於前矣傑者不容織默使王室扶神州可以無悔而有裕矣庶無負于其職也

進取

國步未靡返江保淮嚮許靚駐西蜀中原天下有志之志宜日焦思苦心求所以制勝克敵之策以勵朝廷大發頹怯者膠于守其為計安佚而易從預勇者銳于攻其為計艱苦而難辦嗟夫智者謀之才者行之以集事為優夫若厭事以循默處身以與難若其艱而不為巧言自解俾非處休則何貴于忠智哉古之豪傑任天下之憂患者皆奮然以身當之傳曰狂者進取好謀立功則非狂矣古人未嘗不落落於其初也昔者二國鼎峙魏武在

仰字下脫什林之任四字

鄴終身不敢北討魏文帝雖無足道司馬將其師孔明以十倍之才嚴嚴馳驅亦不能立大勳至于姚泓慕超容廣固皆就宋武取之不再期歷代攻守之跡可指數矣大抵江左明君賢輔罔不以拓舊土振夷狄靖寢食息未嘗不欲進取也以怯而畫敵戰何以克以勇而召敗所關者計策也自負其才十五六而戰於敗矣夫不盡用兵之害則不得用兵之利審勢之安危量力之強弱推其至理為據者四方今天下猶平南北渾一之時也吾君勵精圖慮良策之多致勝千萬且我師日益衆尚日多聚帛金錢堆積將士不患賞之薄夫思之周宣王漢世祖與復始亂若夜寢之晝者當其時中原兵甚熾默天下涵泳其祖宗之澤至深也今之與我為敵者在燕雲以北故使爭雄而來不適一戰再戰知難而退矣三藏不虛而舊境可復也責徐淮雖異之間亦必所爭但慮此觀也觀其幾措有劃據之雄其術據我者使被籍彪形以吾所藏潛攻討之諸出奇兵之資以周無畏諫

士有此名而無此事師不出境遷延退縮劉張不度吾之强弱謂吾不能戰去冬悉兵犯順吾退又弊之如振落拉枯金人未暇救之也彼金人漢北烏獸之羣也巢穴不可以在中原況江左非其所欲爭願得吾地者據也其理在于不可貸吾涉江取吾故地兵力粗能抗虜則須不勞攻也使金人果能據中原也纂首而得之何不因居之破都廬邑弃而畀之倘豫豈復顧戀於吾地哉以資賊之雄塗炭椎埋驅逼叔質此亦是無住志民心積懟切匪風之思虜亦知地土人民非己有矣又其性桀冬便寒夏暑屬疫之後人馬死者無算其俗畜牧騎射往來特徙逐善水草非可處于城守營陸之下也彼亦見天皇王之賜死矣何敢居吾宇也狃其百勝積威之後負燕欲冀不憚遠征謂我不足患者見我降攻討之招以為但先聲而已近歲絕不侵我邊境自川襄皆然以為其所得之厚為自全計非有統御南北長久之道也虜之强兵銳旅雖多備將安能從使之虜敢以賄成貪婪無厭

張欽德萬之賦買其窮狼歲增重幣剝膚椎髓未嘗怯也虜所以必欲者實由此也但恐其援助偽國與我戰時非若其自衛夫落之戰力致死耳成兵亦疲弱久去窠窟矣勁强驅走雖以漢奚非其精者也我師北出謀帥如王景略者一人傳其自選副貳參佐以次而勿用不嫺戎務者又專任一二人善治國如袁吾孫侯者使與劫兵贊於一半居守者句踐使種蠡分治內外此更創舊蹤也者外之備既設進者無部頓之虞虜不近以騎兵邀遒我於平陸當以伏利夫勝而後與之戰假合偽齊傳虜重兵相為唇齒續借倚它人之力進退周旋虜自為謀先駐豈能久也我師欲軍當說豪傑以為助助多而力强則軍不孤矣虜知難亦將避我則偽主戚獨夫偽帝皆怠弛矣嘯音諸將與賊事鋒者或欲橫行沙漠據其王庭臨嶺海累蹄林此誠不易矣漢唐名將尚優為之方今之計改轍長不耕之地換荒裔不恤之民我常視我然昔如革茶然積材國如聚壤積薪然豈復區拒必爭耶

傳曰不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向者天以中原資金人而夷德判然去之徒使土龍芻狗猖獗假威為拂天意人心共時後以授吾宋也朝廷戎寢甲忍垢蓄憤十九於茲二聖之恥未雪百世之責未塞謂虜方強嗚呼使虜劉豫如石勒劉聰不武當且以中國委之今我狄無居於中國之理徒使小醜福天何可置也王師東使既為守計又為行兵水陸我期數遣並攻建康濟以救民於水火之中暮邦豪傑極吟望思革面倒戈關河響動換我封界取豫繫之長纓戮之藁街擒雜虜之為偽守若陳其俘馘告於太廟所以副吾君孝悌之至而出萬方於塗炭也愚嘗論取齊之期無然太速無然太緩集百出百全之勢輕鋭先驅而重兵繼後量力而及度形持重不貪小利不求近功一旦據宮杜孟津虜又何足深畏哉揭狂簿我破之必矣雖然豫亡虜破之後豫雖灰滅而虜猶山立我師能帥中原豪傑併威合勢與虜力戰數合而不折無當此尚須必勝之將也故曰攻之計艱危難料豈非以此守邊乎夫今日是聖賢馳騖之時豈在守硅硜之士哉雖然舉而行之則遇夫事濟則小大為鉅人矣

論將

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職柄之專莫雄於為將先王典戎撥亂必求天下驍雄之材為不可失也後其推轂登壇鑿凶門而出禁暴除害積其英威然視所以觀厥由保其終於用舍手權任久大豈易歟哉亦在善馭而已其初必精察其趣向否臧對變成敗因以定其委寄重輕表裏指蹤監督之叙制勝千里外目前之餘否無為計百年況他日之事宜乎不容干從且繆矣然無致敗指傳之由委雄無混深可專故宮人之心已為世厭常才之疲者乃若非常之才豈必制僅恭處之士往往踔跡猶賊之倫取其沉鷙多略其細於譽如衆辰無取於偏筋一駟汗血之駒騰山飛越王良造父手其繼銜控御而撙節之則前蘇客與而至不勞頓噬蹏齧之足須矣請借漢以喻之昔高帝以一敵之

任削平四海得將將之術為先挽奇傑精識之士
以為腹心耳目指摩操攬擢拔于爪牙諸將如
百鷙之遇一鶚能用其鋒世無強敵此天下之大
計也高帝既然知信足以制項氏而一六合者也
於是推以赤心專任篤信大封重賞至無復加御
其為人審矣一時之事舉無遺算異日之虞或有
不肖之心素蓄預圖萬全之策固已辨之於未萌
矣蓋非其才力制其死命帝與謀臣蕭張陳參日
躡足無不該也信并秦敗楚在于掌握至討陳餘
逐田橫羣獵叛兔然惟帝以術籠罩信故遂為漢
用不背負遠也蕭陳諸公制其死生有餘大抵瑣
前而忘却顧見利而希思患觀面而圖相皆論說
而不恃心知縱而不知揄何足以權大事于高帝
與王四百餘祀如人任使之當此其最大者也又
其次恩命兼濟以駕馭彭英盧吳列爵數級以酬
鄧灌噲傅預期周勃王陵等異日之所為柏直馮
欽項它皆非諸將之敵冒頓攻圍韓王信賜書示
之死生安危存亡之地以責其懷貳譬如用藥正

中其病也此在信為良圖當奮勇死中求生耳
其叛狂臨之計也考其權勢節制臣則揣摩人不
能欺洞見腠脈天下孰不為其用況麾下之諸將
乎上至鷹揚之帥下至鄉閭負重之能馭之之常
理帝盡其道矣其後文帝賢周亞夫之治軍屈己
以伸其威安于景帝平吳楚之亂至於武帝赦
李廣之專殺以誘進猛士大得其效歟揚僕之五
遂以援起其驕惰遂平南越此皆有父祖之英熙
大丈成大功必天下人豪使之而不遺其方遠使
才失彼志此任能為患何功之有者漢之事可觀
矣漢之後司馬文王使鍾會之勇以伐蜀知會心
術難保密圖制其變既而會果下蜀雖欲為亂而
衛瓘任之亦無深害參神武平生任侯景得其死
力身沒之後恐景不能事嗣子世宗預圖所以制
之謂莫如慕容紹宗世宗用其計景雖作亂而紹
宗追敗之梁武帝納景之降玩寵而不防患梁遂
以亡使司馬文王棄鍾會擯衛瓘則蜀何時可取
使齊神武不察侯景昧於慕容紹宗則侯景之禍

在存而不在梁矣夫用奇能絶器以禦強敵彼誠如趙充國郭子儀德度修飭周天下之福然千百一二也大人君待君子長者何難拔無術亦可也假若淮陰韓苟無廢霜之患將噬貽臍之悔矣方今以戰止戰用武之時將帥之役不可謂不多矣任責大者平居習鋭蓄勇勒操士卒賴其治戎綏急扶鼓抗旌佰率師律同命吾人安危注意於此爲可不慮不思哉歷代明主賢相朝念夕惕任使將帥所以研覈鑑校斟酌揀別甄熟至詳端技所能此賦兆經無不授命何敢有浄心哉蓋舉動當則無人怙安無以藉口佐戴賢則慕芳共間逆節不行恩威素則渾然悦服無從爲非形勢安則充賞撫單不敢妄動如是制馭則善矣才宏者可使之不敢驕任重者可使之不敢挾功成事遂朝廷安枕而無憂至於異日無失策爲誠由其道故也屬者山林亡命闒闖博徒誤爾渾籍積勞饕位瞑目怙氣不遵法律條金帛充覆之貪狃擊刺射御之伎故態不揆怯公戰而要伏亂所安者絶衆之智識也少弛制勒肆無不狀潰叛逆嗟莫之誰何嗚呼馭將之理豈如此無致乎此小將也主帥制之必有策矣使擇有才大者所係命大鑒古而制今可也

刑禮

僕嘗考自古聖王治要必陰於禮而於於刑舜用伯夷秩宗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二事兼官聖人所以化服天下奉遵典常治七情修十義俾人嚮方綏理訓諭之本三代以降見於六經諸子先儒之說皆此道也古今諸作者固莫既已該備書稱舜之五品罔不由岳僕隸生叢爾然其說所係者大欽念而爲論之國家法令詳具條大以誦習持守爲任職拱手而遵行之教令至爲繁碎律之外特條款爲立法者日增而不已警策絶綷持此以爲至大千歧萬緒殆無以加焉古之知法者以有刑爲本今之知法者以不失有罪抑末矣先王要在人法兼用故日律提大法春秋鄭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救世晉叔向非之曰先

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將使亂獄滋豐賄賂並行
民將不懷鄙其跋乎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令律
今緣人所犯質變無窮若情見跡具詢伏理盡不
在巧詆若患網之疏而加之密至於苛刻非仁民
之旨趣也患罰之不衷而裁酌之斷於便事多出
以寛遂至於滋彰在夫清直之卿慈恒之師明慎
較量而設曰任人任法兩者缺一不可夫視表裏
決嫌疑非大人長者處仁達理者亦能詰姦執賊
常非辯智精敏者不能以虞慕周其失伯夷遠矣
豈是言者而任之乎呂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所賴乎德之卿士也仲尼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晏嬰曰禮與天地並是以先王尚之太
史公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行之後法之所爲
用者易見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其旨意豈務苛法
也哉方今稽古重事鄭宗明堂禮乃以至于曲禮
內則之屬乎故如々叢罰貴不若孜々修義訓執
持儒典核而明折衷古今綿蕝時變參用適宜可
以指喻爲象約束風俗以征五代楷杆必將使天

下起居飲食習其耳目和其志氣寘於威容之間
畏而不忍慢忌而不敢違過限鈇頒路莊蹊裕所
謂禁未然之前也名檢不可棄代者有司罪責無
疏爲刑實非本務恭惟徽宗皇帝嘗敕修五禮新
儀與舜所修同符於治今宜臣舊書之目在朝儒
服之士擇三五人篤於窮理者加之績熙稽論擢
通尊學富士流推予者拔領之冀假年歲之限列
定執儀歸於適道周訣審固成書鋟版內外凡百
有司隨事所行隨宜頒降俾家有其書人究其說
禁其爲非條其從是奉行繩檢至纖至悉督譴未
加遐就刑然所欣慕者名教也不傷朝廷有司知
氣如此施設遂正風俗周朔方處者必親致夫詳
教適之載編服式者亦有遵行訓以警之如此朝
廷必當有守道執德之士閱照必當有端毅默行
之民由是忠之多辟可謂不貫網罟繁恐示之恭
肅持節原本賦立防範既異未法而勉太息不得
已而後舉夫謹昧死出位言之
鑒裁

遵人理之常屬世不通姻親之陪游師友之事與
然後諸其器望詳其本末如此耳目所及亦狹隘
矣咸者當天下之重任負憂責之危機扶用人之
利柄藻歆清鑒坐觀列位奈何默〻循〻乎哉人
之難知海江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紀其險
浮雲不足以盡其變至於有人則依之無人則輕
之黠于蒙寡而罔則夷跖優者端的殊不易分也
昔白公勝有勇焚令尹子西使舍棄遠境而衛藩
為葉公曰勝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子必悔
之厥後勝憤嫉焚執政因獻戎捷作亂遂殺子西
書稱皋陶論知人遠佞九德意在於王擇士之法
也莊子九徵之驗大小之才俱可觀矣若鮑叔之
于管仲蕭何之于淮陰盡言極而薦之果能像一
世休戚此非尋常之士賢也鮑蕭可謂精識奇俊
之傑矣嗚呼究乎異時功名富貴之事赫然千古
之名炳然確然辨之何其早也奇則奇矣由此觀
之舉善去惡進賢退不肖循常者從然必積歲耳
上古皋陶春秋葉公漢之蕭相鼓者不置也近世

承平亦有其人為廟堂以皋陶為師流品賠著因
以選任士有素定之價優劣九具度德稱位愚昧
不才亦無所容矣惟雅達踐指之君子則能用學
尚與特之士勢之必至者也前輩之舉有不減古
人者昔副樞錢若水識祥符王文正公真宰相器
啟於章聖皇帝以致大用文正公因觀奏議知老
呂中公謂參政李公迪曰此人他日與公對秉鈞
軸此非常之獨見也王文正室家外甥趙參政昌
言丞歲時滯湖外知李公沆台輔之量以女尚文
正於其遠大文正當軸所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
皆登更互不為相者二人夷簡李及皆為名臣諸
公藻鑒人倫拔乎其萃如此王公門人則楊文公
大年此公一見士類品評其賢能爵任壽夭無不
立斷見於帥田錄世所共惡古今之鑒裁可謂世
不乏其人矣前輩去古人何遠小生忮感慨而言
之長國家者博舉慎擇不可忽也東漢范蔚著郭
有道傳曰好事者附益增張華詞不經類〻相之
言嗟大人實難知扶術者亦勿深鄙加以道理擒

摩之百舉百全矣

任將

御天下者必可外虞謂其戚尤守國計然回知門則修備厚賂戰士逐殺强敵蓋珍寵推機受脈推推鋒虎臣之備邊陲之警豈不急乎故一官守文法最平世此士易得也本承廟略奮鉞勒旗建撫尚功威不若康不又鼓旗之教司命王師用才之日長國家者務在傾心注意而有錄接褒也其視驍怯狂驕者為何如乎大吐哺走迎者雖委倚待國者謹孜然矣不素具世豈以號取之龍虎豹頭姿體雖異此許負姑布子卿之目可鑒也崇庚自有常規揭旗翹關之流至于奮鐵鞭扛大鼎姑謂一至之能偏累之性校勇絕群語識未見非可以裁雜倫伍存其庸流區別付受必有所宜矣委不可泄瀆于時必享豐肤而衍厚饋去卑與而升寵軍其或為人僕嗇多言矜誕伏氣悍狠不羈羈中貪鄙方將使之亦小懲之凡欲毗倚較厥勞實而已經濟念亂速慮長駕之君子身雖不進以武猷

依時拯世鷙猛之雄何可忽為也亦為而善視之局為而聽信之志士達者宏議遠紹盡知古今始悟此術也凡論將帥威烈忠智顯著盟府行應規絕必以唐汾陽西平二公為準的此至論也器人於拔萃帥師觀人之膽力術略挾雄俊之見稟嫖姚之兵有卓越超絕者其材々狂々闖事撥策風猿狀律必非常也當振軸者忖擬指明審諦考覈眷青依伺拜諮博採非一視而觀一叩而忘大然致力拔封傾懷於實忠於謇塞拒蔽也謀者不使仗者深信萬一天錫神武則將之彥指能推擇天有為獻常情閑然明智者不須摩勵而已得之當論取天下之才必擢其魁極天下之選用驀其次藏詮品而定高價委任而責成績除帥儀奇璹索獻請宜用孫武子五間昔秦惠稅公子無忌與諸伏合從攻通函關求晉鄙客行金萬勳魏王果聽讒廢黜公子漢患楚之范增倚陳平捐金四十萬勳而項籍君臣解體漢代趙上將軍求廣武君募賞亦千金既而北面師事之坐降虜而聽其計遂

魯燕定鄰王者皆因閫之上策也漢高之於淮陰初由蕭何所薦前後累歲又追亡至登壇開書甚苦蓋賢明卓絕之高祖其偉抑咊而簡任之至偉斯人口陳其方略必勝必取之謨光武之聽馭奔使自遵其施行舉動轉馭後無一語不聽者此侯傑大知而大受也可謂偉績大官之奇在虞晉獻不疑衛青居任淮南竊謀此有備防患者也陳湯白對屈指計為孫之圍五日當解已而信然羊祜舉杜預自代蓋王濬奇畧二人竟平吳此所謂知人矣周亞夫堅壁以對吳諸七國削平司馬懿與蜀急孫知孔明才智籌算以不戰而屈其兵料獻有如此者趙充國之謀慮精切偽異之不伐其功恨殺仁愛士卒在軍不寧寢者十餘載簡廉相下以濟國事果然之臨急睿定王猛之遜鄧艾五代李存孝肢體碎裂身被重鎗獨舞鐵撾闢萬胡近世劉錡與羌人遇以矢斃敵黃虜張風解而遁凡此將臣歷試成效此例可究為也大凡分閫專征鑿門受律納忠責成託不御之權其人性

行謀略寂為王要呂蒙陸遜是謂莫賢關羽蕭摩訶志突直前不必百全也嗚呼天子操海內生殺之柄大臣任國家股肱心膂後恐郤顧曾以爪牙為偏命耶各府庫既蓄不敢用問帑情何由知休戚一時所係建立元帥部勒偏裨發謀致討軍士惟命所其所為輸厥誠心俾之盡力蓋無親離人耳漢武數楊僕五過所以鋤其驕矜之慢心建武天子詔岑彭遣家上冢賴其門太夫人起居所以深獎其戰力也高宗文詩賈杜黃裳從中指授以劉廉澤之謂曰不拔則以滸為代崇文謀出死力將劉湖以獻蜀賊削平則世宗不款樊愛能何徽諸人等畏縮之倦張永德從夭世宗擲地而決戰者賴衆非一一有不獲已也謂之得策嗚呼此皆危事御世本用斯又先王慎重眾成弗武之閒大范公修括其人家世及其天下名帥范公言兵續統合璧書申明軍法頒建如棋置兵攻論兵宣且言威周唐汾陽西平二王傳為標榜三代以還仁義之將夫後何如乎

知人

竊聞古昔二帝三代理世興王至公至明得其人則治定用非其人則危殆堯資元凱周任十亂書云在知人何其言之簡而當也人主有意於鳴盛究心于前古深考夫言勤主善娛邪啟々勉々推擇純凡賞勸有章罰斥有叙近密顯卯奧索探討評品較量庶幾時人在廷黑白輕重有程銖否銖細不繆揆敘酌能使衆人才各伸其所為君國子民者所旦而起日晨而不食曰吾今日為叢事果濟乎其人果良乎知是察為不退其心欲興王治素立吾朝者凝承輔弼必有忠義智謀之可仗者鑒獨考慎之機要有諮諏訪問之此益概乎成矣近臣未有忠實明徵之安倚遠臣如何可信況愚謂諂知人有叙自本以及末由上以及下自親以及疏此不得不然也大規先哲王之制頌稽唐虞之典懷顧治之意典學無厭信而好之先己後禮以行其仁惻怛之實始感被之情著昔管仲對齊威節制其六柄而用之共曰生殺貧賤富貴凡此

六者一人有度揆道修法稽古知務純篤該明協摩思慮而行之則探得其柄矣蓋柄實不易當也左右近密廊廟元老據上下僉言擇庶賢達德度識副厥任故欲聽其獻替予奪也知此人君操柄是為力耳蓋知賢妻任得失利害易致安平危殆隨應自本末上下相須以為之臧多否少賴廷措罔不適由此此在王相堂陛宮閣股肱耳目各極其底蘊也利益國家更欲何尚乎古人建言此道曰嚴寔審舉詳而永之博訪研窮當不可已夫討功論績稱偏取其古今推予成也取凡僉然後之知管什密者與天選備觀始終探其志行閱其器宇守適藏用者可得而得見古名節能者不容其詐是鎖其學窺其賢度其才質其行或非一類一夕之所能大概德厚者未必才周才盛者必建殊熟無求備於一人或採拾於衆言欲知治經治獄治財治兵之任其間孰範百慮千端又或付一州一邑一官者詳斟酌至精至當揄選之間其大條必智識高偉博達所以吐哺握髮其操術豈不欲

首其兵于世有異人深秉純智衆所不測者觀之
尤難非常々之見瑣々之智所能究也華歆表
曰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敘爵莫美於顯能
是以楚思子文之治復命其嗣漢室江公之德用
顯其世遂以鄭康成子小同為五更其年祀大遠
清議所著此尚易見其所謂尤難者漢高祖以天
授絕人之智倚蕭何聽子房自謂不及信而重之
數年間登韓信大將壇又令子房封信齊王此非
常之舉措知人之甚大者也故曰尤難才敏如淮
陰識如蕭張明如漢祖所以誅戮項籍天下歸漢
創業垂統髣髴湯武皆由智慮睿哲也蓋人之不
易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紀其險浮
雲不足以紀其變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雖盜
跖為伯夷可也非常之傑起世之雄有補於天下
安危如韓信是也知人而不論其大者不足為知
人之難矣若夫不察不明昏塞翳瞀紕智拘而求
虛鶴之功絜雛鶩而責鷹搖之效薰蕕易位鹿馬
倒置該咎敗均々古來必喪之邦也夫復何言哉

雙溪集卷第十二

眉山　蘇籀　仲滋

疏

天申聖節疏

千齡聖瑞運叶亨嘉四海樂推道隆康濟慶儗三
靈之妙鴻茂萬壽之祺凡厥同詞普天善禱恭惟
皇帝陛下乾健不息離明正中仁增益高施博彌
誕受天之祿如川方興寧復神州綏靖華夏永御
無疆之歷固安不拔之基

徽宗皇帝甯德皇后上仙薦疏

伏以日月皆至天地震裂攀號闕逮御駿已遠凡
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太上道君皇帝履勞二紀
化育萬古遠北狩之不返刻孤生之延企伏惟甯
德皇后坤元柔順屯難邅迴法宮未返於椒蘭贈
褆遂陳於神狀冀假大雄之妙力以資仙馭之神
游伏願威靈在天早生兜率福祿垂世寶壹寶流

功德疏

石紐發祥天命丕顯符蕭鍊慶邦祚有開凡亭育

之乾圓贊延鴻之睿算恭緣願力祝叩佛乘仰十
力之覺蔭役萬方之懇願恭惟皇帝陛下克仁舜
孝而儉湯寬恢懷海陶成樂生而還性金玉汪度
益固苞而深根等入大於乾坤鉢光靈於箕翼

詮老再住智者疏

須彌嶺上之層不妨進步勃澥無邊之際復有返
流亡國必以適時斷去來而解脫識惑迷於作相
祇見笑于大方詮公禪師祖派的孫僧中先覺蒙
飾為用生壁自清晋開甘露之門心在水晶之域
勇峰當陣妙用宗乘無著孤蹤忽飛錫杖紳第吾
空之友雲水參寥之徒新常依于慈燈願再鳴于
法鼓既四衆忽推轍為一大事因緣合浦珠還世
人人之有分鷲山訣而物種種以當霑仰惟播然
允從衆志

天中節疏

祥潛發而社鳴錫符睿聖德休明而鼎重祚世延
鴻西竺演天南山增固伏願皇帝陛下因天眼授
如日而躋降年信於勛華入荒壽域朗國祚于唐
漢九有俾同

請天華寄老疏

妙解既先音雷霆警於含瞶自受用三昧日月揭
于冥迷時分光以契明更敲空而作響兩鐘無機
正法眼藏是名慈悲疾鼻孔撥華公禪師學若行
尊探頸索隱僧中龍象人裏鳳麟背廬霞以向金
華閒眺罷而遍般若跡塞入輿植拂拈杖藉藉祖
風知源流之有自林林法器振綱領以當仁帆亦
演海而依風雲不擇地而致兩光孝佛刹光朝道
場不憚家觸飛空之勤何觀槐亦無異之味溪
在日敢流演千佑之談來舂為秋香積備八珍之
供為佛慈蘋梵聖無疆

淨土塔求化僧華疏

伏以三百人之燈梯攀援天界九一層之欄柱標
表梵王想營造四賓日觀圍師頒輿紫婺郡云釋
居跌證果無上象教宗尊淨土拈提析江名刹住
者碩運增埤物外雄今於空碧林掄登拱叢飛翼
跌于仙飈景閑鈴鐸打璫斯時鸞鶴栖止日照重

輪之五色月出白毫之瑞光而祿而榱桷灰埃精
廬邊龍象雲漢衣化冠纓士女宗奉歟若菩提累
一木而福高奉樓施一錢而惠沾沙界不厭抽釵
既剗何妨積鏹堆金遂成輪奐之卓然感召休符
於雜沓凝禨邦屬必屢豐年祝聖延朝永躋壽域
記

常山縣主簿題名記

衢郡屬五縣而曰常山漢谷四阻最時號為巖險
自五九年聖上駐蹕臨安府蓋嘗年甲兵往來乃
江湖閩廣水陸之衝實為孔道律縣廉摩之大典
甚與臺遞勞共處日事倍蓰於旁近他邑然縣令
之次有尉無簿夫百里賦獄非有佐貳何以辦治
譬如羽翮修而鵬鵠舉宮商應而琴瑟琵調節稍
左而缺右者唱而弗和殆不濟也簿之於令聯事
而不逅分勞而不專上下咸以置之為便紹興四
年二月庚申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陽夏郡謝
公任伯知軍州事言於朝吾友韓君罕子平實被
選辟越三月某日奉命視事因舊廨館階公廨而
居以謝公見用之意不恆秋蘇不懈歲做所治者
雖小務知者大出入朱墨鉤校精覈一毫必利於
公上之豆不落于人手於文書案其長嘗成衆謂
攝其賦至於沿牒而稽經決獄結款而叅閱縣
牒中纖悉情偽洞燭蓋有補當今見思異日甚多
而趺當路欵欵薦之遠終更伊邇書來告曰凡官
舍皆刻石題名創制茲職肇自我先子為記之以
貽後政之君子余竊以古人模始必書夫典廢當
理則見稱圖治宜民則可紀可紀雖眚綬傳不朽
不然雖千駟無足道矧賢牧伯之嘗建明而吾友
勤官如此不忘淫論也姑妄書之紹興六年六月
十日居山蘇籀記

題跋

跋蔡建昌官辭

伯祖東坡先生嘗爲易傳以真書綠楊伏羲西伯
之旨嶺海草書老筆精勁自云不愧二王遭亂後
家藏書帖散失罕盡尚明蘇蔡建昌官辭頗遂伯
共舊觀而過於賀拔愍數倍夫書雖哲人細事心

摹手追如此大者鮮不深造故余三歎而屡嘉也
紹興改元十月日蘇籀題

跋海棠歩大字

特欺傳歎如見真今庶幾遺範贗者果能亂真耶但瞠然慕歎耳大世人不得於心勿求於筆其或筆驕心不競也勉裁到聖處可謂善學矣紹興二禩季春下旬蘇籀題

跋東坡拔參帖

先生昔年在嶺下寓焚一章云似鍾繇行體筆能超意表時書畫已絕出世俗自壯遠老周遊四古古人奇蹟無不臨迴嶠南書帖特為超妙嘗戲語云可比二王所謂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也者吁夫雖天資殊異亦須積習始臻大成況常常者其可不勉耶

跋惠州芳華州刻石

延平范公智聞侍君恬於榮進自號諂民不鄙夷嶠南之俗爲城左江右湖想其城如陝附氏如鴈黎屋如舟舫樹如菰蒲坟有古構嘉名遺物特發其秘以遺公觀公與諸賢所記備矣或曰荒裔蒙篠與妖人婁戶錯雜氣祲毒霧發作無節非華風夫惟能以稀夫俶儻之資盡心撫育令聞藹然以光茆蕨茨蓦化爲廩倉物無疵癘而戶口增山有嘉卉而桑果茂尚儒而士甚文過庭而氏益豐芳流華題名不虛應公風有詩識與今石刻符合豈偶然也哉期公本二年討宸歸報九重用其實學滋修家乘俠品受無煨枯而嗚呼出處有命皆非人力世人妄生欣感誤矣覽芳華州之事可見也

題松嶺圖 然

服道而習水墨幻冥霧走山海筆力尤妙細察其層叠高下施設等皴累意抄忽出意無窮詳乎天造厭於人情可謂精能老而不勉者也人素月紙極目洒落此圖僕杖山也觀二室間林巒寥落使人增感慨耶

跋任氏東坡詩及所書薦門記

嗚呼二祖道德之範見於筆墨傳亦來世不容擬議觀其述二大夫崇賢之意炳然著矣辭書真贋

僕粗能為古人謂辭之不可已故勉而題吴歲

九月丙辰

跋般若心經後

佛告舍利佛般若第一義諦無心而成正覺初祖國師頌釋孟曉然即群述為聖智照大闇為光明衆生勤念本源自性由此致悟頓則元輔意珠融通靈心所書虔奉般若志願篤矣以梵夾示余欲彼此同證善果不容無言紿與丙寅歲首夏中休日眉山蘇轍題

李三學士長短句新集後

予晚生希仰前修案頭與能耳目慶接此刻杖老喜幸如獲麟鳳歷於魯惜不知而作者論文樹卷無。與歎頗念九原莫作述者有跡可傳不忍置也叢日工始群賢在翔黄泰晁三公騫翔臺閣追想其奏篇大廷無紳文陛據梧揮犀石渠東觀贊摛辯於泯然避矣所餘著書名章大論煒煌照世其搏俎折衝妖既名騰高琳妍倡以侠酒寓意融金石感鬼神感韶韺隱陽春白雪猶將醫鼻為共風流雅尚之處最吾人所欲珍轉寔天下奇韻嘉關也嗟夫東阿豆萁之敘子敬鎗楂之墨渊明閒情之賦三公度曲與此何遠嘗品評之黄太史識機精穩辭趣天出簡切流美能中之能提棄斧有佩玉之雍容泰枝理落盡嗟嗟天心月脇逸格超絕妙中之妙識者謂前無倫而後無繼晁南宫平庭言迭大綴高庭新規勝致甚饒三歎英氣音旨自成一體無致榮哿其才識時尙重而外於輕淳至績逵學無遠水鏡為象謝遠蓋利淵敦陳任發為新雅有謂寓言筆能名之三公同相照而並篤而能聲得影灼於天下斯文經緯世一世澂漶姜獻剖裂無稽之談總矣吾儕後生誦詠唱嗟歎日妖心底又字之辭晉謝安石中年傷於悲歡與親友別作數日忍王右軍曰工積於竹陶寫耳嘆夫吉日良宵賓主酬飲笙簫嘈雜侠膝世織阿之倫求語意之相類窮音調之柳揚上激青雲蕩世吾輩胸懷所謂陶寫也揚挫耳熟焉、默嗚五噫狂歌亦莊渺耳焉能逮此哉戊寅孟夏芽安知

幻紗之音荅回三公之詞非尋玩而獨鑒者實四海九州有識之士共為敬予言而不僭越耳

跋伯時二馬圖

先祖黄門喜顏陸王韓遺跡龍眠集三馬見貽之者三人其風儀雄傑皆可任吠鐵三驹所馭殆天廄之龍也兵丈後粉繪羽化惟然字賡唱在墳今觀此髪歸問處舊屋慨而已紹興辛未秋孟蘇綜跋

書輞川圖後

余嬰務從德泪俗浮蕩頃伏海涯謫度甄遣步筆占位不謀食急願擇此而肯其思邦面進止寒暑問庭援手而吾倏綠識動足而簡書錫結悔吝踪遠荒壖何待願置此而新其境有憐而示之以唐王右丞輞莊捷紙圖按閱廚而洒然慕之按摩詰問凡詞宗張曲江之客孝友禪悦書畫絶世仕而屢峙其臣履門問標苑山藪新規奇孫淵今卓哉曠達賢人之思也其疏舉三十餘處城坳岡坂茸字上好緬管載杏木樹聯柵茱萸沜澄槐柏宮蓮篠篁嶺宮北垞湖垞霏被煙霞靡靡遠迹人之虞泊涉信舲艫之適亭臨清泚柳翻碧波澈瀨白石爾萃金屑少欽千歲橦欒為里吟歎琴簫乎夷為車桂詩白髮有用故劃之林藩衍遠條之園山居之珍勝詩眠不識核如此予壯歲得籃田不服吏覽前古真可恨也盖城市綠熱泉石寒涼然一負夾拾冷城知簪笏主紅不在紫少僕冨盖細馬豈若紫車煙艇默於予余老矣辯論若造不少疑而懈顧何處而游此溪山希真泰伽針川愚谷誠不易可圖也玩味默存其間無湫隘塵囂之陋又無顯敞高明之瞰林端水次茶蒼緜暴傾参阻徑巖谿谷迴嵐光素雲自相蔭繡鶯鶴之賦竟表之埜真概蘊鍾乎此夫主人既以斯畫見貽置之坐右朝夕寓目抑流魏奏話素為辛豈細也耶金穴雕堂之家玉塵象收之靡無施於邱壑矣紹興辛未孟秋眉山蘇轍題

渼溪集卷第十二

漢濱集卷第十三

眉山 蘇籀 仲滋

啓

代謝呂丞相啓

右某蒙恩受前件差遣已於某月某日赴上訖分
安飪壤白俟養府祇本恩光仰頌造物攬轡沃若
握節慨然撫民吏風俗之殊聆山澤財幣之夥評
味暌予聡擢四座伏念某少不逮人老來更事初
無進擢之望終冀循良之稱華省振纓窮途失子
衰淬時迫衰疾相仍總角一陳光榮曲被此蓋伏
遇某官帝所寄寶王佐異才社稷元功掉闔闢之
氣使邦家係望補袞職之工能罔是定而紀綱明
兵務強而姦邪伏書鼎彝而排大陶冶以埏鎔致
讓一介之微亦獲寸長之效量才受任處疾者荒
某敢不收晚暮之桑榆增太山於塵露庶幾一簣
以補萬一過此以往未知所措

賀張樞密啓

伏審誕膺宸綍全付樞衡樹碑云初論功第一默
恭大慶將相調和獲此異禮榮逾倫等竊以北邊
未後樞歌光歸南讀痍趙璩衛窩鵑值汲黯之在
外額公孫如發蒙變生漢闕之前援五它師之助
介甲而呼者爲戕先之犬伐鼓而奮者揮誅鋤之
戈直貴賊于狂童神龍制于犀蠟天地尚賴於邦
國相廷豈丢于仁賢宮力薄而勢孤雖心非而口
諾先生以三寸之舌使趙重于九鼎周太尉以
一呼之社安劉氏于大山古常有之今則復見伏
惟知院樞密剛大塞乎天地忠義一於死生有巴
莫千里之才有吞納百川之量步武青雲之上身
右北斗之南捧檄者百列城聲飛仁者之勇閫心
者三大師汗流烈士之顏君王正枉於法宮將士
恐遁于天伏見股肱爪牙之助簪膺章晉鼎之徒
消患運而退亂原擲姦鋒而奮誠節舒腹心之疾
而困絶箴殃除城社之鼠而不假薰燔天下疑之
單中肅若深悼艱難之闕步共恩兵殺之三臣碩
傳失存亡之際非蒿蝸虧凡能辨以閑下妙齡之
人傑立朝端九代于天工必進仕于元台益更張

于治中兵中可興可觀大業猶陰相家命主分国當于得免兵燹闔事日不見於全半念祖宗之法度可協構賢措之建明未底何止江南之王謝定配中原之管蕭猶帖桑梓之坤維仰節鉞之公府方且揚眉而吐氣不陰縻日而低心歡欣交通默詠不足無任為天下喜忭之至

賀謝參政啟

伏審入覲嚴宸延登近弼虛襟前席咨大計而條陳運規從絕獲真賢而柄用巖石增峻飆風自南立政平章同心參贊留以左右洪造執持大權施今日之憂虞請當世之備禦可為痛哭者非一如解倒懸之未蘇天子思治勵精志勤宵旰元臣遠猷辰告力振綱維武夫虜驕玷矣儒見丈夫衰勝庶哉淺闊廟堂須不世之才著危成往事之失實待人望宜亮天工恭惟參相相公斷金剸裁絕塵超邁識邦國遠大之猷得軍旅信伏之心論思代言竊伐苗命說之作解紛排難魯射聊喻蜀之辭惟其正色而立朝固已折衝而却敵仁厚綑怛敵黔黎然渴之時賞擢精華致豪傑興起之勵太平之責尤塞熱腐之盛當然猶入道不優黨門為標鍾堂之瑞久矣伏膺牛角之歌舊蒙探聽崎嶇直燈懸叔斷細無芳可書有願自效風俗四維之克舉罰策片說之必行留聽傾心佇觀施設王室王共式貽於德音人材茹茅益廣闢於賢路仰頌之喜敢述難工

賀當中丞啓

伏審東在宸衷擢嚴風憲仕陛獻替用又論擇當大有為盍非常選多士欣慶前修不世留以遺不虞行人推舉顯念昔烈祖之輔有如鄭公之賢門緒蕭然閒望平庸廟食綿奕鼎異著明後昆實似其淵源世俗豈知其墜緒取故家之成效在高位必仁人盈故益新眾賢崇德典刑有自歲劇可追今海岱失于太平而黔黎喪其常產約已陳錫將以收斂懷之心公聽使能擇以建勳興之業此意甚切厥功惟諧從容訪道之求類非俗吏之事必明哲同于山甫而剛大比于孟軻其智斷足以平

屬附其仁恕足以遵美志汎應曲當無煩至公伏
惟中丞妙諳規模深識虛與寔操匪貶之節高奇
足用之文論思甚確而精無闕遺軌法允明而士
知趨向聲聞傳於天下謀猶赫於上前定傾否平
制勝未戰未輸德而肆時夏統屏策而殄妖氛祛
見森說臣盡最頃於白簡數材乏駕小丸指說於
丹書知無不言允副殊眷任鄭從路遺補擬漢之
大夫逆參頭元國任方今之近例藉枉為君子所
與殊隣長者之風讀允正之書忽不希其萬一拜
高軒之日理有契於三言睦然超軼之蹤真貫狂
狷也作度喚之切數森莫殫

賀富知院啓

伏審丕奉龍休擢司宥密聲實無忝勝屬益深凡
在花休與有榮耀竊以有世戶者所謂扶國建明
德音其後逸人豈能爲階闢奇異之觀寔能任邦
家轄相之叢以才業之絕異工名位之寄節無替
茂勳後仍舊貫副朝廷之企佇慰華夏之傾瞻惟
某右武也要權思得佐時之機略雖祖豆墳典也
事吾儒守文而擊鼓金革之間諸將易得措世大
安則有道佚默通則責謀頃刻微差安危所係
呼吸生變斯履尤難折衝於帷幄之間度兵于机
席之上六奇五間之策可應無窮九流七略之術
何所不周是由文墨之士自許驅馳之勞側聞登
庸實允合機狀推採察端明性與道合意叶才用
聞户播庸已儀刑文王之典前席獻納實啟沃高
宗之心有長國家之令名以安社稷而為悅約身
屬操此虛懷真之曾因事建言若蕭望之之正屢
所默擇之美無絕舊鈐最詳局撰之施獨予蓋類
務發蕃發剖兵佚聘以代謀為奇功以自守為進
取則秋遠夏之修好度熱魏晉之後歸度越前古
非但無愧貊本品下秩綿力散材不因筆牘之微
文英叙於蘇之附倚意向殊切寔為難周

謝續門下相公啓

伏以衆附德問實勤頌詠蕭彩磨續甘被鈐諸言
垂鼎鉉光生廊廟節說嘗于於百里戴名獻績於
三公自緣頑念之私乃知恩知之誤竊以自則于

常人者必有高識廓知于大賢者盡抱珠能雖衆之秉田委夫之間而際其輔世安民之具士雖積挺才鮮克墳蓋古今致理之權公卿報國之志奬擢之途忌偏汲引之門在寬拔十何辭得五猶半將以備遠任之大豈徒採好善之名方今智勇俱當途接末拜宣勛華之澤而明俊德分而獲之愛而建功揚栽成獎掌之時始由奉揩之當凡有爲而有守皆與明揚纖無棄而無偏豈容魯鈍此蓋伏遇宮使門下相公文丈自待者極至所履者時深家傳亞聖之風世濟措謀之畫允協一德恭斷萬機居常緣督以爲經不俾家數而成國變理當而事貽循綫巧而功深遠燕處於琳宮閑攝生于危久直隷無隱會閑及熙之名遂未俗本致宜使揚公之亞用振闕風化保養遺黎捨我其誰考慎其相留意人物振起綱維天下將被其休功國勢治從而安固藩蔽塞下秋流塞蹤希昔仁賢讀古墳籍摩堂卑之俗狀困疾博之儒紳既蒙品藻之優足以明條之觀益祈博約無辱提攜不問衰窮眷貽倫於胥閑在夫冥昧願終勤於毫分適此以遲未知所措

謝閣帥啟

右蘊被命天關致官海邦未閑畫諾之辭然忽覩除書之騰播斷繼承閫府婉欲登門歸驥仰高已云積歲託雲附德實獲素心遺路文欣預儒增聳伏惟知府安撫待制儒術先覺朝論咸推辭綸心精心才高行峻宜處巖廊之上暫淹藩屏之維東在淵衷益當委重蓋備嘗風俗之利病得以爲條教之弛張先節舊貽何止昔稱之惠鄉分在所斯爲畫錦之榮命然大慙於風謠何特鄙凡之受賜藩條屬之內官秩最卑崎嶇隨牒之行艱苦喪家之狀無候自給待祿飾貧奔走寬明精矜衰朽庶彈夙夜有補毫分

謝帥司舉啓

伏念每愧庸及寄通未能特達稱章既屈裁鑒荷賭燭之明想忘蹤跡之誠徼廣庶已荒深仁扶弱懷懶愧汗倖友收觀留以時運艱難才謀遺之惟

用能可以致理故矜國莫如薦賢邀劇孟而拜尹遂事其可緩尊樂毅而起王蠋勢固宜然第庠之舉本何關於等略判司之秩但稍擢其人論既獲大田永業歛其滯穗別識勁草不逐偃于疾風拔十既于五以慮千豈無一得顧甄藻之已誤何事為之可稱此蓋伏遇某官攝郡索與新指多知往事捨甲乙之科第遍技名流叙事之文儷花門葉方人之論雌枯吠生聲飛九牧之先思淡入州之内倦符急之條數懷桑梓之苑衆朝廷方倚其才夫士頗依其德宜更鄙法之華共登元禮之門標以空珠鄉沾清塵猶欽歐愛獨流落餘生愈倒何成纔跡無取力薄不足以承緒業仗拙不能以謀稻粱親承誨音仰止莊積孤學寡于世俗之所忽遺舊聞不總窮蘇之所詳味年已至於不惑道應得於少分惟有進修是其志趣念碑益之欲淺徒銘刻之心牢策蹇磨鉛為山學海遇此以株未知所裁

迎柳憲啓

右猶伏念一去門闌十更歲律遁迹空谷渴見華夏之衣冠頗覩除書爾於霜臺之聲采仰高有素偃風載欣留以速化屢披而難安諸儉隸閒而留發馭以寬想則愈生森猜之悖心慘乎眛夫則累及無章之衆庶臨選使指奉將美意于邇方累得者其厭吝清刑之重寄豈勇之識尤為捌捏之實愈欽伏惟扶刑中大龍圖窮經窺明章思自得負抱佐時之略韜涵絕世之姿扶理秘文專攀諸儒之冠制煩將津矜旋五路之儲速朝廷宵旰之時處祠館遠遂之遐玉堂鳳閣方且登躡金鈴綃衣復返舊物偉然素著之名續卓爾尊臨于天民朝論共推澂清藏悦筆瑞甄品屬城倍熏於六條柱後患文庫冠蓋勞于伏揆猶飯坐無似驥是四禁佩伏知德不忘造次但某欽聳畏究用惊宫守所楠台祥珠貺

賀蒨樞密啓

伏審出綸揚命近輔隆賢樞政處中機謨密勿禮秩甚重尊遇更光留以副宵旰之求則無驚乎殊

觀妙裁成之業乃得任而可收蓋論定于鄉拔之
侍談陞于將士之節制蒼生聽命賴經理之速
國有識决心懷先正之遺烈赫赫愈著新新不窮
致姦邪渾國之有人使箴揆回慮以革面裴度進
而朝廷重合伯成而王心寬伏惟樞密知院中大
猶古制今懷仁附義以邁往之畧欲天賂以不倦
之智收人才司耳目於臺端言必有中貫心猶於
揆路知無不爲機深實之謀摅醇積之學應對鄰
敵折衝伐謀備禦威狄據險知要惟其卑華之度
曾無官祭之經威具兩璧無出其右夫傾補綻正
九伐之綱維論本楚材髓爲方之鐵彌善類增氣
舊章舉行庶幾山甫之不忝及氏之雅篇附于記
津騏尾趺于鳳舉鳴軒念多事之且平獨寔勞而
自愧同焕王室或用九牛之二毛走處台階尚須
十駕於千里敢辭慈蘿之施將陪桑榆之枯欽咏
之私敢深奚既

謝程殿撰啓

伏念欽承嘉惠誤玷殊私度廣包荒恩多内恕修
辭蒼納恍忖怛忱以選郡典常公旌殿最銓綜
既有成憲考課無失大綱雖本軼凌厲之人以爲
拙宦而深實詳練之士多出此塗底績則其宣力
也聽保任則共量才也富頗籍五年更盡三年彈
謗云爲任書中考絕勉武經於三仕蹉跎跌有至
千半生宗知京秩之徹若冀脫判司之冗猶籍之
晚進自以寡空希當世之簪纓豈迂寸步望前賢
之轍粗未得一毫彼哉何堪缺然無取使合倒冠
而落珮豈期結綢而美魚華實並集字之褒獻帛
增九鼎之重此蓋伏遇知府安撫待制警拔應痒
濱靖棨徽學博及物之識辭富辯民之辯窺典册
之淵藪援引古今知議論之津源多識成敗故能
據持帥之樞畧寬國家之頤憂移檄辭撰序撰譯
絡全蜀流衍萬機精良厚信庭心謀爲全策馬首
所向三軍佇瞻旌尾一揮萬究屏息不出樽俎所
持機籌戚播寔頌部勒勇怯纖悉舉措深酌倚毗
王良當宇瞥無說嘗賢知負範劇必珍奇至如籍
者蹤跡飄搖蕭瑟慘花羽翮摧乍鷄表飛昵老矣

轉疎賤而有恥片言小物不敢代師而受素名心
奉公戒在侵官而罔上循循乎寅集而有退循循
半晝訪而夜思慮幾摩厲以須不忝稱知之實績
嵗當軸終賴埏陶詩禮在躬豈云無補再拂簾中
之筆仰謝終無之銖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程參政啟

伏審光膺制命參貳宰司股肱惟人典刑增重條
兵民之欣屬符夷夏之願瞻溫恭遜避以得之將
順聰明之至矣洪惟向道之士必有命世之臣措
古以制令訏謨而累斯當天下之劇務時時變之
樞宜首速克舜於前大安社稷以悅出于口而成
于手塞其責而獲甚右乃者給賜鋒車虛佇已大
遠夫入覲法座見曉興衰重煩詔翰之林遂付樞
衡之任卓然自給於展中俞哉甚眷于宗工拱揖
廟堂鎮拜横潰伏惟參政相公珪璋大器鴻鵠高
飛道有覺于後來才廣幾于前輩搞風騷之奇致
體制詰之坦明邁軼兩京慕詠七略偉中興之右
畫妙正始之金聲雖進易退而羣士推扶綱正紀
而萬事理久虞閒燕無競滌光自得孤高公議咸
乎疾狂且揮弄衡石而妄量真臣且長趄騏驥而
不御名談難掩聘命大來嘗賓吾治于嵩侯鄭渾
虎知大來里路在蹴哀而已亂未嘗苟且以門安
陰相之術之妙竊精貫生之言忠用下九天之青
澤出萬國於窮達神助人謀雅肥侯常武之舉飈
驅電掃河洛快匪風之思運動英謀之已得全策
益鼓作于賢傑致風俗于太康籍仰止於闕視徹
純根誤無善鑄洞照空虛珠深思自托于陶鎔度
先抑排于緣粃于後務今飾小說以技帶澤于俗
徒詞大巫而自大斷無猶狂于吳家蒼純建若世
芳度誠依德範之實不知形跡之興喜而不保尤
也大成王樹孫林盡堵倫選於林枯揚亦出蕭芝
茹仰書背無蔭主實但切稱慕爲能游揚

迎張大資啟

伏審輝含猶之紅虛講讀之司改命魚符薦頒節
鉞綱衷異簡均佚民政之藩海徼東南志屬天子
之老維我諸之都會雖兩貢之島夷瘠土勤民連

年多事晏然窃據大宼尤難鎮靖之人老者安而
少者懷非常才之所任廉其頑而寛其部皆大賢
之所長側聆休命之行定揩中外之望福十行之
語上恩惻怛于撫存總八州之人悰俗懋安於節
制成風章被搖領何窮伏惟知府安撫大資相公
建六藝之旨坤試九河之倫類郎廟之寳柱石其
才磊落萬乗之知咺赫千載之遇礪誠論列百神
聰而兆人瞻望順謀明一德協而九疇叙頓綱正
紀應速揚徽湔條藉汙悖懷古士典誥大語退遜
伊傅之書然理高能通過黄之譽出入將相師
保厚恭輟坐論于公輅難久留於外服槖鞬羅拜
然觀興方獨冬先驅叩禁庙天平生珍慕邂逅遭
逢大懼易荒有玷幕府幸許指盾刓賓次欽間溫
耳之歡聲延跂來塵頻頌成展依向之至欣頌無窮

示徐漕啟

伏以命秩日遷從羽翰而于進論舒月旦香譽款
而有餘堂室高堅豈易鑚仰門日浩博靡或不收
推紀按黙涉之間有辭治公清之舉志取髦彥異

頓循常備自媒乞差胃瀆貽誚足將前而退却回
欽抚而喃喃免于謾譚爲患已甚塵于親聽負愧
賢多忍勉哀情曲折布露王仕安命七稔書南憂
患來陵歲月二紀兵戈遷徙道里百程大喪其家
棲託無所飄落于擬攀援奈何世亡須才時屬多
事顧翊皇興于正路仍拯生類何窮進事國徽昂
大心孤憤易已陳力衰賤之除守局胡爲莫高位
大仁人扶孤踵于妥地尚古人之不苟祿幸君子
之帶與遠處四非忝當試甄窺伏惟某官廓度量
于河海鍾風采于雲煙致主憂民奉法循理倚用
周臣之五善盡遵漢詔之六條望隆碁宣譽振流
數儒頭當代宜冠從班課最諸州即歸朝右妙郎
與爲餘事纂班之遺苦題品則林宗子將知識則
鮑叔罕虎鉄稱寸度不失毫分狂愚章稟忘承旨
趣再念籍少也狂簡便慕相如之名老矣不才當
附于賊之義未而後信喜同時之有者人漫不知
非推推等列之多美士銓選冗頊難以發其器能
民跋設施租可崇其術業保持無吝補報是圖稱

于天下曰已知府揚今聞登于王朝而引建果決

當仁

謝劉憲啓

右鎬伏承牒命保舉某充職官親民任使者鈇開藻鑑收錄留芜辭避靡遑憩惟濫至寵以陳力就列右賢援給考課實而事績光甄彦作而流品辨中郡有選曾之銓敘方州任刺史之明揚人才由是盛衰兩勢以爲强弱豈郡判司之冗未嫌策庫之卑達于家邦由茲汲引潛于岳牧所陳稱衆道者必該衆竅顯者宜於潔隱外臺更寄所治無纏于荒竊宣蔦闕有幾豈期己墳在所知憐使留增童子愚鍾而致喧隨生於珠玉鎬之濟林不欲專素真無似俗之態安侍佐世之具客偶希合倦飛仕於山崇海瀕半人食于生理天寒日暮侍奔箭之會且安頑田廬賦栽松橫風尚昔多士寄士門底底謂之故家鍛鐵之步空名爕叙之樹合絕迹斷絓之英續挑良冶而何爲者且欲板夫超仰宜華六六德極衣攀躋竅理岩之一斑伏遇提刑少卿入道醇深秉心挺特厚實勤類接下慎微世懋荊仔學雅歆向倍宜官之液畫似居巢之博聞使斧抗威百城以肅俟泰峙覩摩公允諧僚萊之中鎬欽扶搖于九萬昔樂天之思元亮瑕豪陶宗之人文舉之憶中郎猶賞虎賁之貌或出處而能同心無古無今共歸一揆嗟呼哀冷荒蕪孤貧永惟此恩其何以報鎬更當鑽研吏道靡敢怠遑恪勤官箴如恐弗逮勉自激勵不辱門闌永爲可知莫該來効遇此以往未知所裁

陵任參政

右鎬伏以記室參軍冗尺之書素號諮延於捧珝之檄侍史英蓬優遇殊私首歎矜愚深荒熟瞭參參珍伽蓋謀且而非貪榮榮顯談致懷刑而後志其爲先事何以克當念古人之忠賢欲威美而婦依庶數進退之未謀虞指授之多所款而習壽業勤而志立咸號登龍之士皆參隱約之後指門執御以股勞升堂入室之才寧時坐論於經古他日擢升於廟朝依王公並叙之榮華仕州

縣抗塵之汨沒藉一介魯鈍十年與瞻才不副心
武操職而安在學無所就顧丞誨之未聞徒有耽
古此善之情好節薦聲之顧世不知而異惱時衍
尚之爲賢希管蕭之條徐類伯梅之末品表其遇
合實雖自謀譬如騎司必横於高松妖龍光階于
于尺木蛇附驥而行地勝積風而負天無物不然
惟人猶是以今詞林之根藝此時聖上之時咨一
諮如錫於千金一見如封於萬戶振衰豈容反哀
不倦拔擢凡幾無取凡材何所辨附寸長人短擣
敬拔擢於見知孰不奮勵此蓋伏遇宮使參政
大資清純養素博篤通方協措紳之公言被號見
之聰納懿勞以日昃之勝優游於遺味之暇學識
堅高謀猷邁遠斥破碎穢說之繆嗤浮躁少年之
狂雅意屬於本朝群情待於真王天下有未獲之
事淵衷念畀付之諧不止居李孟之間行且已揚
陳之歎洗六合而換躔織維四方而撫磨瘢紋民
於水火之中行師於几席之上爲家國深慮而審
畫策君王旰食而宵衣凡所賢愚於焉舉措藉拾

竊塵而領邑陞從事而治中有循寸進之階誠爲
拙宦之喜至若提挈不聞手抃萬吠噓忘取於寸
其曷嘗小補于纖微豈意薦叩於窮待藉款不服
齊惠賦益勉操修積累錙銖增稗遂之舟駛與此
亦祈衆力之同廣庾棟陰寔椎屋木出動執云小
已無益高闊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啟狀騰謝資政

伏念在疾域之旗幾處合抃上泉山之續傳義於
揭耽日絮雲入朝法塵踏天登地被奉焉輪事始
龍博述訓銘路知人必嘗熟試成乎察無何人試
採俊論彰以銓管千條之察鉤考五任之嚴抑款
遴英伏浮慎裁量而登汰休退之後使其安分規
拒之士豈不務仲公論實達真賢寶績假令冒昧
反玷高明如藉者倍辟過跡孤羈癡悴哀學以待
書爲業抒於太精史道以法令爲師退勉無害二
十五年于隨牒十生九死于亂邦雁月河冰舊游
最壯懷隊夷落屏邦未能思所以贊王室之圖庶
幾不忝天下之士所賠機而趨事頹靡野而敢辭

非持扶搖則耕猶淤沃此蓋伏遇傳讀大資文淵
源沖邃器識宏深睨羲皇以來若燭照而數計
尊臨岳牧之首如風擧而鵰騫矯矯上前神用卓
絕雄飛翱右風首異華實精核之至和清或醜之
嘉惇盛盛通政之詩學學既嚴之勤不倦題評見
頗豈無其本末末諸補益杠循致類於甄收虛徐
進寸之階昂俸直尋之枋麾垓冠叙吹拂有待於
半公萬祿聲歌滅散必資於揚子幸阿俊之廣納
俠品彙之備成厚義所存小禮異周沖流浅籍之
後塵蘇管樂之前器使不違嚴究上臣格天之業
區別素定亦伏小草因地而生恭惟負鼎之心實
椮納溝之念因此以往未知所哉

賀胡樞密

竊以提綱而爲目起饌食者嘉魚鑄式而百體全
願求循善而罩罩芳剛而始得多多益善而後收
物理當然人品猶是周南之歎未已冀北之羣宜
空伏荣賤之勢判然則視聽之知時兩益掃除四
海以爲庶調一爲梁以爲心聖賢所以驅除風俗

從而趨耗寂寂赫赫高任固有常尊勉勉進進寒
唉恩有所武凡扶奏材之柄必重知人之明相期
仁義之遠相引事功之會附夫貴賤凡庸之所
貪向還佑賢乃豪傑之所願開大公而廣博奮至
鑒以胎融甲第其門付厥箴微軍符侯印各祈代
更易莞拜言眉鈞審合宜習熟年溢之仕路而鄙
陋恬曠之山栖入吾選中蜀於龍絡居吾術内閣
武興遺朝廷不可以空虛天工貽患於分治拔十
五而半獲得者一手已知勤禮執難甄藻凝品天
曹遠宋到此代亦續江左之人吳砥礪百官條屬
三府樞密閣下登翼獨亮斟酌裁成積學高天冠
出當代沿討默識卓於古人戮力一心華士風之
媮薄衛命萬里論武醜之跂剛緯然表餅之雄閑
示丹青之信實生之學相持君叙之勳未傳介立
孤標獨拜客二方且極漢龍之法業體伊葛之處
心三命益恭百度咸理至於好古而信求善無厭
雖居功德之崇略無抗高之累故猶近者忘其疎
遠飾其顏愿拜謁奉承神思消發宜在擴而不省

孰謂高而難親使步貴門對拙百僚之下樞衣太
坐嚴門五載之淹伏其忘故園之思不至剔窩公
之容徽顧易滿小價即酬粗給絫嘗不恨枯槁遺
前修而譽感德愈加冷閣之光試家法以補明時
庶幾先達之訓非所望也敢忘布之亮惟無矜稍
綏珠謹

賀趙相公啓

伏審茶廷欽號鉉府策勳首冠冢司路陰台輔犀
公稟承帝扆決合生鼓舞于設施翊廷愈尊國勢
增重凡居大范何啻小康苟以國之陰興必有命
世之佐士之光顯益遠知己之君磊落殊常之姿
得于考慎特達雖酬之遇待于經綸惟帷疇咨廷
臣冀此爪牙宣力廟略居多速我毗之伏算嘉猶
蹤之成效致極口口之賞寵褒特異之功恭惟業
官兼文武之資好帝王之學據持綱之大度守補
衮之小心白簡霜威嘗落姦邪之膽進車日下再
掌省密之機副叶虛懷從容笑立霖雨未敷于三
日羽檄沓至于百函制勝安邊悵用休璟之晚御
軍部鼓志皆德裕之才識威令嚴明將士奮勵遂
使偕並之類落吾術數之中醉腥穢為樂郊決贊
虎于俄頃方且扶口口論剖庶事之闕皆揚精藝
元為百年之長慮熟講全策以防威秋宿民振兵
實皆措之優裕治內服外綏條畫之無遺以我自
守之餘圖厥逆取之計符移沛檄如榭子之不足
擒表餌龍荒呂黠虜之將屈伏先塞中興之責該
疾書泰之期藉仰止門關嘗彥預盼恭惟格天之
輔譬如涉海之舟不啻一木之威爲蓋有一夫之
不獲尚祈華夲亦與甄陶欽聞休命之既倍切與
情之喜

賀張參政入覲經筵啓

伏審殊傳恩詔欽想趣裝麟趾金華異等殊渥紫
樞黃閣虛位以須中外樂聞士大夫交慶藉嘗備宦
廟企慕光塵恭荷拊懷倍切欣喜茲以明主好要
理世須賢惟恆疇春秋起廢稽延舊德聞濟遠國
慎人物之評求封論之益上意先定僉言允諧蓋
貴忠古今扶鉞爲萬世之慮博約經術乃厭服犀

士之心其在當今無逾執事伏惟觀使侍讀大資
柔嘉維則信美且仁英際吹淵臻極盛與高文典
冊挽迴正始之音經武振兵允首中興之策風參
大政未究討謨愈練典刑不擇劇易凜然岳牧之
督蔚為議論之宗惟憂國飢渴之心見給餉艱難
之日至重歎蕭何之燃副調襃韓滉之勞輟保釐
于藩維俾左右於天造贊襄于規隨之際甚酌乎
樞極之間建功名於鼎彝形歌頌于竹帛再念藉
嚴秩三載待次一官大喪其家託跡無所熊落二
撫攀援奈何欲懷俛跼於超世之安分限之涼薄
惟流落之未艾追屢空以難堪仰止高明未逾近
謹伏霖雨滴潤於枯槁丹青粗變于媸妍拯拔窮
途允歸洪造瞻錫頒贊少答深恩

賀張參政啟

伏審上眷舊勞復還大政命傳疾置罔不僉諧遂
路歡拜於鋒車搢紳騰詠于綸綍事聲國體喜溢
民情前古達極之君亞精考擇其相風雲感會霖
雨敷施蹤天縱日新之聖亦人謀獮獵之勤恭惟

台斗要在得人核實循名較修量短驗於已試東
其真才莫如王子之恭王曰仁義亞白穆之而
翊虎同濟艱難迨促給音參陪道論凡啟切邦家
之務待時治國老而行相時會適若蹇受寵伏惟
參政相公金玉王度蓍龜帝謨建陵高堂詞高騷
蔡梗議無隱矻矻世之清節與華幹國之盡若安
世而特筆特書如炎公而增秩賜金以為崇奎
為憂以四海焦枯自任若書傳道趨望地而優長
重扶鉄經綸密學之高妙大士宗其題品式臣類
於橅循寡悔與尤當世誰比式出塋扈底績見知
數移百六之秋運際隆平之日督勵將戰寬恤閭
閻頓振綱維吾厚風俗拯遺黎而逮羣食宗社
而係長纓允副訓衷之懷果慰天下之意蕭姜徵
答似此傳者而成翊舜命鼻豈四安久之勿籍風
事芙蓉之府參遂桃李之蹊被据拾蹤藉之餘花
而豈枝儒濟洗照臨之末公生至明宿惟屏退之
蹤豈志獻恭之禮聆恤拯拙紙待仁恩欽想于哀
敬述真況

賀陳參政啟

伏審光奉宸章進陪國論誕告邇遐歡欣夾道伏惟度魁當以內修外攘之艱大勞小康之後惟道德才諝之隆固所以拯患而致祥推將相士民之協和所以同心而造事忘於斯者或昧其術於斯者或撓其權大政之幾非賢不又必也推魁壘之賢扶清警之資致侍凝旒則總納被知遠居黃閣則寅恭翊盡等多而洽素廣惟勤中國倒懸告獻能解生靈淪溺援手釋憂如通閉破結發越人之藥石若引重致遠轉造父之轡銜在措置之銖錙係安危之機軏故廊廟虛佇妙柬清忠搢紳公言莫如執事伏惟參政資稟絕異規畧宏優沈涵仁義之淵默熙詩書之圖典司八璽宿學儒宗勸講六經無舒其春風夜匪懈密勿贊佐之功諷諫從容啓沃多聞之益韓厥為人之不黨于虛臨事則慎辭國奢泰而世表儀帝股肱而天筆香根堅昆而諭渤海檄巴蜀而射聊城倚馬操觚祛迷決瞶凡一有中和之氣方隅識睿聖之心布繫患化俗之言搖妄曲難諭之旨陪鑾邑歸連勝虛襟酌古今而處便宜預圖畫而補遺闕允執大柄少輔明時殆將致主于唐虞自信許身之稷契引類而真賢舉勵精而治功成布其源流素所蓄積鍾風四矣偉哉先生秉彝倫綽頌行喜而不窺光塵財木仰之猶高綽可蒙庇傳敷造物餘波所覆盡出生成素陸扶陋荒遠賤吏頌款之切歎集躍異

賀趙丞相再入相啟

伏審被召鎮東來歸揆路注清衷而愛又採蔡庶之公言來賢允念于前勞用舊莫先于元老誕臚孚號眷慶與情當以協一德而冠羣公維四方而調品彙風興風雲之會終遇于戈之虞遺遠心勤務繁日滋救若明于詳識績靡究于成能欲盡其施設之心必假以歲月之久遠報胡漢之乎豈仲負祖之心係備失之將然灼籌畫之可倚增廟堂之嚴邃遠冠柄以補綸任責丕乎允酬殊遇恭惟僕射相公舉尸望之術取老舜之明效。乎宥燮之關柄、乎付授之際燮理陰陽精稷祭玉衡之

端經靖邦家無金甌之缺建實持勇當朝開國之
台公氏甫夫循斯展化俗之揚鑣惟用意之高遠
故圖畫而必成解中原之倒懸配前修之奇士籍
自惟疎兄審謀出成一毫何補于門閥即日中傷
亡膺吻鼓謂根莖之弱亦瀰霖雨去秋倘一龍東
開之英將猜擇衛門之嘆日者驕蔡之志時哉幸
會之期詠許之鐵鉞為異既

賀常中丞啓

伏審弄印宸嚴首膺倫任專席朝右秖綠觀睹臚
侍郎音義當賀喜伏惟某官閱見達大體履醇深
王霸施為究古今要術藉皇明之恩治會宜綜以
檢忠陰禮義為隄防芊蕭啟由原本寬然發予痕
齋華典章之閥遠沐雨櫛風不徙講藝摧髮吐哺
非在用賢天地之間氣浩然而不撓雷霆之下身
獨當而弗辭數文爭挽而哭上心達鐵精明而定
國是赤揮言動紬繹倚相之良右振訓詞潤色鄭
僑之博一麾出守三節亟遷受疆延問於實出揚
纖難忘於杜蟀初哉秩宗之綿蕝遂執風憲而糾
純忠協相僉宜各予啟萬卓然天縱如裴杜度台
來方今形勢搶攘夷虜變詐所貴先勝之計姑為
滅賊之資俠唐蒙端博有德而獲天助制敵豪覺
雖不戰而屈人兵殆將督勵情媮賞宵旰之志分
別忠佞為月旦之評切當世又撰始前修瀅緒無
我而剛公註詩國而帶憑清人曰康哉邦其底定
籍分廿山藪望純鼎嘉達大休命之揚宜勝不寐
之慶何仁賢之受理舉明主寧升平正始運於風
況知舊與其膏澤欣頌之至默念奚殫

渼溪集卷第十三

雙溪集卷第十四

啟

眉山　蘇籀　仲滋

代仲虎兄回蔣揚州啟

右某啟叨塵卞略併代王言總遐英逵統管麾措愧我朋好稽馳謝牋況夫柄家之冢相紳所屬鈐賜於鈍有賴題評其猶大依日月之明採吻造雷風之震念憂慮飄零之志款討潤色未文腊之稱職克家無能爲役期於致君及物但切疚懷切磋冀稟于清規碩代頌啟于步郢至多溢美無乃過情某官執郎杜之能薤商僑之學以博聞而直禁城以宏才而肅外羞淮海賴於撫循朝廷之所欽注必坤堂閣實懇師言合并可期即當四聰而入奏織縢永好固當寸襞而寶藏盛佩實深欽柔萬既

上樓仲輝牋

竊以天杼絲體致廢成而川濟大鼎鬻格佑餘任暨皇與天資正始之英自給睿文之東賤疵本末

抽札柔翰遐睇絳帳之袂稍除青雲之附頒文章而瞻德度接旨趣而覲儀刑賜超百朋見榮萬戶下風引領來至掃門清獲燕息之私猥干主記道古今盛美之譽卑撥前修上匡事君在雅懷之素蘊尊賢體道宜仁者之任高譽門不振於滿贏巫詔更增於點塞參陪省府毖推大僚出元帥而督閫西似仁傑而撫河北剌促櫛比爭進後塵談吐春溫戲明萌意遠大榆塞旌旆綵里晝行壽親帶九狀之黃金遠家春五鼎之豐膳臣鱗縱壑以快志成鳳覽輝而發祥匪曰易得之時卓爾殊常之禮定名望頗著天子倚重而治嗟惟謨畫無虞云夫稽疑而取式狐白不答反衣太阿非所倒持用善良則國不虛多君子而邦無難獨巍廊廟峻惟衡石度量之平猷謀史求志漁釣島芜之鄙其大綱既得雖小能不遺昔國僑取不踰之姿鄭事因益鮮耿博陽寬通蕩之答漢運所以精詳孫令君進善帝用而勿休房元齡一物失所而不忍要在存公而屈已歸于國治而得人伏惟樞密閣下山

侍度中旋然特立洞達機會淵乎內明審諦閑詳
爽易恬澹窺之閫奧不見畛畦迎其鋒鍔志常循
纂參搢紳之宗向副點參之具瞻乎陽規隨于咸
京公琰詔亮於益部以合究度太尺貴珍稀菁瑰
宣驛研思兒女之好中吟汗簡處者聖賢之遺法
理切磨刮名迹閫偶竊主祠之二載欽議作者之
七人蓋矯獄而懸奇邪務拙訥而尚樸直自說林
藪之浪淺不並才智之爭勞龍鍾質然此伏何敢
仰止施設來問空疏旨味紛然或求藥籠之物衆
欖薺若未擣車鐸之音倘遘近以萬飈增嗽而
勉懋而々何期凝于辱契而辱知辱々並與空或
受容而受寮識自愉于師駐殆將結于坏陶歸依
之情數諒奚既

賀王中丞啟

伏審顯膺休命擢領南司厥絕百僚副清衷之重
委膺倚萬口誠聖上之知人凡在聽觀莫不欽誦
恭惟雨王立本達中之道胡廷獲直盡下之辰於
策於無肯之途置器于承寮之地致君子小人咸
適其公使庶工群品各竭厥能寬恤疾羸黜排邪
枉屈人兵于不戰滿穡畧於未萌安成儀刑師表
動靜虛偕諸謗之益尤若夏勤之課百志任熙萬
問必理伏惟中丞閣下有妻道新一世學極切磨
麼欽之功於蜀執戟之元文究書處麟之音趣澄
者攬曾氏業依歸模範賢閥士風丕格不枉己以
阿徇惟信道而全醇告者投閒窮而不損嘿運校
史辯且難當初無爵祿之心算後得喪之患郎懋
恬佚世獨樂于無何於見儻來蹈中庸而克合道
涉二大起歷三臺咸儀休之國疏仍乎津之布被
詞章藻鑑宜典掌於文盟誠正威風妙彌綸於國
是故々大節郁々高談積著忠勞殆登鼎鉉然不
鄙道蔚而從略罔增笑戞以移文笑常情之撰與
見遠人之大觀撲遊小大偏伏下風曾何毫末之
神每倡江湖之說吅虛退取出自揣知訣站周行
方依漢轉循衣坐未或偶合於小々仰首朝瑞真
難進之嘉會不願執轍而交當章觀極等以啟三
伏戴之私歎頌難忘

擬答館職謝啟

伏審待對北門敷陳切務選直東觀典校秘文公言所推僉聽眷移俗性陸儒大本精選摘無育之遠繼士資高號列迹是正之職廣經籍而考閱得英俊之服時皇王之學羅列其間公輔之儲多從此出某官位華賢路擢秀藝林研精黃卷之言宜藏青藜之照與形簡管深探擷謙獲披芬納之章欲致踈疏之愈珍藏為幸玩味何窮裁謝之私叙言國既

謝轉朝奉郎啟

右續啟准誥轉前件官者資品纖微忠謹沾被擢勞何敢加秩邑優朝班難勝哀情捧深迫者縉照盛典允頌丕稱吉蠲之情文起琢磨之工侯恭惟徽宗皇帝詒謀絕於聞極廣聲振乎無窮如日照臨在帝左右著蹤所以固結精稷所以燮和善繼祇承處靈於棕以為節以垂憲豈足以驅臣吳而閑英猷加於衆名則可以紀開國而壯盛績益槐府玉堂妙形容而評擬鸞臺鳳閣供會議而欽崇

頌述雲漢之章象標金積貽格神祇之護寶璽玉玉發冊形旌揭節命伏於旻瑤琫縛推磬之薦廟祐度王綱之儀依於恭先惟聖純孝乎應位著碩賤有司遵建至崇豈期嘉賜隱際不遺於曲逮貴成自有于度程令日呈功色荒無餘至於厥事之辨九穀公聽之明伏惟太師公相謨喻誠北之原拔持禮樂之實不以三公而易其令勸歆九叙而俾其成前蕃之籌每先知而應抑使陸之語不離道而措經優如子產之擇能寬若巨源之多可勵

精衷推宏誘志思品彙自然得其宜百工安敢愛其力服冕秩依乘輅舞詒封博望以柔免方賞叔孫之趍時務直歸滴與遺厯遠致鳳鳥而出河圖皆平生之素蘊珍神姦而披四鼎亦次第而垂成稽巒咀嚼古之皆漢聽升平之頌賁童髫耋杖咸欣觀於降康罪狀國容頓復仍於舊貫上眷周尤為年越默略難擒其疏敘念惶歸驎之賤喻若為山之址苟聽其注務致思以竭才必待其官荷拔擕而歎觀無任依嚮感戴之至

謝轉朝散郎牋

右籀啟兆諸特前仲宦者俟罪冗條庀工陳力傳
中興儀典之舊課伎司隸覲之遲委辭落成計功
于彝渙然綸之則抃涉班叙于峙嶸微夫草木之
生決此霊天之澤佀佚祇命跼蹐衛恩寵以階太
平而禮樂與觀會通而聖神作豈干戈偃息之後
廢文物聲名之昭識習肄吏始之枚副跂缘觀睹
之衆來觀曲臺之軼多得残書總章衛室之間洛
訪故實識稽古制之際聊息焉講藝於茲緬枝派
而厤根源的沿革而求通變順還品彙統叶天人
豈庸末之所知賴真儒之夏立鴻惟主上備服王
之龍旂建虹霓之修竿三辰旂旗前啟正衛之仗
衛五色比象大室親祀之文咨俞九奏萬舞以祀
南山天日登明製六樂三雍以納和氣迎通九楷
蓋叔孫緜蕝安務則漢高如皋帝之尊孰能咨詒
引經而光武定禘袷之義者諒嘉會今國品期與
章著明英笔雅遲挹圓碟鉛槧而訂議者始國儒
向戊之傳執斷斂懷鑰而精新者必歐治工係之

伯裁成忠其允副責成始將比三代而特同何特
起二漢而駐赫籀繆督監掌展究恪恭懷啟材偏
錚之基祇注民銘金之或然希廣而隸輪之斯敦
萌爵祿給庚之心幸無若苦蘊之嫖各詣精鉛之
伏持上仁天淘汰俾下情之奔趨志皆樂職之常
姑充郡儒之讀近密泰寂逆玷恩光再惟太師公
相索高明磊落之姿偭諸哲皇極之立嘉謨猷之
嶷遠懋昊封之無窮大節大猷冠映前後一心一
德致理清寧從容兩社之間進止雍史尺寸倉卒
萬難之會酬酢不改色聲賁穹流略而潛涵師範
犀儒之視傲自待寺度數紀律之表研精寺載籍
根本之元發論古文贊珥洪建緯然辯畫和洽光
明楷紳欺不盡乃心誠底亦使同其則念將瑣遜
珠之流採膚末育進之勤敞借錢敘底無匹拙籀
方且漱罔忝見警策事君叩閤懷恁未副報秋執
經授道久顧依峙上侍寬洪慙莫顯懦

牋薛帥

伏念親仰楷模冀日朝右廈覲與馭趍詣門闌瞻

瑋宜瑞於宸廷符節奮翔於外鎮賦眺風夷遜柬
下塵庥大府而承颷蓮小邦之傳來偽兩更代之
始唐突典記之曹賡緣持舊而冒閑蔽露枉叟而
無避伏惟某官英概特立幾識挺生文武兼資負
登濟物之度中外洪门有倜儻曜世之奇妓害為
而伏剖條亂然之條理才藝第一當冠從臣政術
絕優久淹侯社邇者海邦騷動以資略而任分憂
軍閫諮諏屢繞督而典要劇金珂畫甫珍烽蝶於
立鼓羽檄捷書勤勉鼠於熏灌八州调護三方志
平倚廟堂之知人寵晃旐之命績即徵名器以荅
熟懃稠疊庚嘉珠常睐遇方且折今古而遊觀穿
的尾之清班被寺兩之珠恩贊郡守之文治藉貪
藉輝蓬樂奉教條祈方偶承逸之規覘慕府僚長
之畫衣情鄉往竿牘莫諫

此吳郎中啟

伏審明綸妙擢康按詳刑觀覽風俗之宜布宣詔
令之意凝霜被節甘澤隨車凡在旄麻咸傾欽跂
狀惟提刑中大郎中體發雪懿持操淵澄發遠韻
於本弦泗清颸于蘭雪國標棣而民儀準詩老成
而易文人雲陸遺愛於门山驛來金臨於閩部要
查松省額除呈到於堂中直擅績衣咸望震雄於
天下徵苑會之瑞垂致綠林之鷲奔入境抗旌逸
過脊悦出數屬邑民吏肅雍蟠錯纖軒喻若秋荼
之發游及辯畫溢然冬日之知清節不羣廟堂金
于台期非遠家康來結遺韡道而積枉峻持盡而
箸筆藉塵勞冗吏深罵衰蹤引領伏塵先景星而
快覩依坤民譽仰高山之誠懇欽慕之深造次図述

回發解舉人謝啟

伏審秋闈遠選擢苦康秀之林貢籍飫書馳鶩青
溟之路有司樂育鄉黨推賢枉沐賤題通垂寵誨
伏惟解元先輩研六籍之糙古奮一上於吳躍嘆
手懷衝仙桂空於月窟蒙觀玉管氣雷化於春宮
勸偶及期公堂受遺歲詠之懇數述其辭

衢州張舍人啟

伏念近者解龜新命易倅大邦值中和樂職之秋
屬右移更代之日願附青雲之素默陪阜蓋之遊

天聿通然官途優調伏遇知府舍人侍制文盟藪
人瑞國華□副春秋極當年之東佇分憂重委付
陪輔之府落奉計雖許於三年儕輩□持於九叢
高旋忠肅志振起乎儒姱以大靜醇不苟於名譽
鈐鍵惟謹蘊水興揺優柔貴勝之□斌斂崇禮義
於防範裕颷葬流寓彈鉄歸來依投夫道之宗仰
止詞林之根蒂所祈寡□尚幸燭徽懼慕之緘款
垂昌既

衢州交代林通判啟

伏念首陪朝籍垂趍任著之聯懸避換州祇踐仁
明之境自惟虛迂無複雲床伏遇交代通判寺丞
冠冕朝倫圭璋民表吟鋒冶績鍊振飫聲英妙就
州試出高能之右□移更成斂鉛落政之宜馳儁
清規欣趍聿會揚斂聿之棣桃貿賴同塵款村山
之芝蘭自慚借潤願交之懇垂輸昌擇

迎衢州知府章郎中

伏審詔恩成命換委休嘉幾輔殿邦清選異重地
扶衎朝近久含民孚鄰境之廿需持節斯來枕車

允治伏惟知府郎中登瀛翔於廷右久侯樂於侯
封冠門閥於雲霄徽朝紳之領袖粉闈迥首啟瑩
閫之崇塗金節按臨肅嶠亂之條治根藝譽於敏
識裕風力於繁難拌搏惠方譽扶遺當功名最寵
方且求來嶽鎮藩陽匪稽峻陟播總聯華閣當叩
於齋既周旋於忠蔑久既枉於音餘不意抗塵之
途修叨到來之榮照媽所成參陪良幸頌詠之切
攀述閣擇

回江少卿啟

伏念引嫌避地換鎮監州邦國不空衆倚賢侯為
重獄市所寄分安俗美之勤九縣移臺五雲拜既
祥華薦宣喜動遂心伏惟宮使中大少卿美漢子
真大才華西晉雖川大褀趣賞清秩峻羽儀平陟
天天宗禮備樂鈗斂履同棣於耕廓大將膝任身
享壽康講祺前閥綎趣藏蘇於野貫指紳排乎攀
華藉甚於班聯琳館悉研丹臺蓉藁籍躍儒自晒
晚宦恩歸布嵐墟枯叢祈受試建宮教瞻敷望靈
方可聞霄壞之始元無礙突與之英爛

婺州錢龍圖

伏審光膺選侍榮奉簪宣寵內閣之龍名專輔邦之重鎮輟耳目之僚啟敦賦之課偃伏其風翹竦碩望恭惟知府龍圖大中有毗翊奮起之績揚功名顯遠之國天授異才世承丕德煥文華而外發勵公實以表獨準自結於睿聰選御酬於東仕裕民及國無非遠國宣化承流更觀其理政益寶婺祐我台躔賁心坐歎于新亭游及發硎於餘地杭東未幾與誦彌佳必奉璽書特磨冕服稍舊獄袁商謗宦旅踐翼貫籍於劍南今倫獨於浙左御書平夙幸梓以豫□□戴物康從賀資而獨阻

牋吳尚書

伏審光膺詔命再□□蒞棠郊爭趨於儀刑終悵樂從於斯畫以常□之風望副舊德之精求好音布騰惠風翕若伏惟恭宣慈仁無擾柔輯警明勤恤肅聞於天聰發□久洽於民譽瑞精而密益〻法從之崇工鴻博而文藏〻儒林之光覺推韻常優於厚俗著哲乃宜於牧人益遠源而流清由形直而彰正方且來宣美意班寬大之書感奮獻爲歌中和之什深結深知於黃屋豈淪揮翰以寅宸虎符一麾白羅伊通鵬程九萬貴略雅量綸僑籍治城特紆顧盼共爲斯擇實逸等倫

牋閩尚書

伏審光膺褒詔寵畀近藩東浙虛股肱之邦中臺輟喉舌之選搢紳遭承而翕若吏民懷附以謳謠進秩典廬馳想桂傑伏惟恭宣嶽古今之與遇時務之宜起冠素雲之曾窮東陰赫矯空清隆之長任侍精詳爵秩達年而九遷才異一日而千里委重文昌之柄要談鄰公袞之民瞻望宜周變之能加崇牧伯之柄俞音遠名節偏頌藹聽鄭啟於朝端當獲親近貢蘇驟於郡內實賴惠時代存誨之負緣形麻庶之偕貫其爲欣幸殆直無倫

迎吳中大啟

伏審昨被詔除近握符守任優舊德崇崖雅□凡百爲修凡出率會伏惟知府中大公清良獨方重嘉謨文采風流發依藩極之貴容諮諏英叢屢當

雉惟之於術歷試煩難愈新聞望華布美懷於封
部潤飾文儒於數條口大口百錄而繼藏不口應
齒觧千金而增價何必問途詣博者莹挹本朝之
雖意能高志養察里落之頻呻不鄙小邦猶怓餘
及篇趍鳳閣陝傲益荆襄倒指封兩呈之終飛書
康二天之契慕前修之牧相甘棠匪遐侍晴風之
陪游蒹葭縿倚顧滁和同之美尤為魯鈍之光欽
詠之衷數述莫既
賤俞帥
恭審壽合文陛均秩東藩欽節制之尊雄殺撫
綏之略聲儲族望歡溢搢紳翔叨扆於屬城實素
啟於風音恭惟某官元龜先識隆棟宏材道照千
齡雅被宸扆之注志存一節風揚康濟之能椒內
朝清切之班禮中制丁胃之訓須居華秩著治猿
彈壓之威旋總藩維妙宗宣布中和之治遠夫留
籥之進益高分陝之望惟會針之名邦控東南之
要地必資全德孟獲列城閱禮樂而敦詩書寅卑
元老兼文武而備將相兩公府上公貂風喬恩知

欣聞大任欽圖本會獲備官僚負竊曾臨但愧蹐
於篠岐寓書拜問但仰針於雲天欣頌之私數陳
罔既
謝高市舶啟
伏念甫縷鉞之高門風侍先府逕霜臺之叱馭欣
雅皇華獲佐藩條於海隅遵奉約束於部內仰歸
雲蔭延頸日幾祇服威尊寅露狂斐想望伊邇候
問敢稽伏惟某官鋒擢博通高明獨勝名行兼著
可謂克家義利咸和所祈足國蒔蘭玉於階闥作
杞梓於朝廷究觀拔擢之新行聽旌酬之績瞻琛
角齒騈蓄先採於載輸柴揆實胡璫慶進承於衰
餌公備積珍貝之夥屬郡璀璨之勤難不及物
而寺多假王知取予而獲其贊貂布功辰致緝性
處才敢不盡心祈於成務績熙勳格猶紆曠療羸
任歸嚮宗仰之至
迎賀曹漕啟
伏審寵被命綸出擁封臺視來淵衷階延無右澄
清禁輔弼日任顓邦晉驟膳封境欽肅大庶宗驕

光懷伏惟都運大卿智術宗人風采名世籍甚華
軼之規範聲馳烜赫之聞夙早卿月以揚輝存侯
藩而稱職人門並美拔第一流嘖略俱高省條六
事而選劇任猶課租庸屢山止以峨祥治使。事
拔及年民體國蔚循樹之美移傳古知今妙飛魏
之織志者且進思毗副於文石之陛洞啟功叙於
善家之籌慮協周流英非宜第之揚盈虛調一必
極大受之知卑。忠勞施。奬拔籍英範倫仪祥
諦風裁胃壽府之威稜長小夫之獻牘慶頌之聽

敢述莫殫

賀提舉條郎中

伏審輟倫東去使指推賢以啟都門揚舲浙浪旌
節光華于境部符移鼓動於偏城存莅餘庥信增
係慕恭惟提舉郎中學術淵懿資稟清粹建邦先
家所履甚厚囊副頻任要職飛聲閣席傳其嘉詩
使殿閥斯獻納幾青霄之任路儲卿月之于遷澄
攬事重於他司管榷權尊於遠日課績林夷擬及
敦詳蘊業嘉肯治之世修宜臨遣絲綸之語志待

庸大受豈云小知。猶眦贊鈇分風承頒林私仁人
求疾之重教繇生薦草蒞之表

回發詳案人啟

啟恭承詔諭甄采儒先惟藴藝射科合於程準屬
聽言信薦榮與科偕有司屢悵於得人本郡甫紙
於勤備適形戕積育異茂儀摩屬羽寔輸覺天衢
之迹。擲身蟾桂執云貫謨之高奏功墩昂共同嘉歎
賤姿守纏啟謀
茹以壞地相鄰闕游戎邦之幸會桑榆依賴甚黃

統理之伏宜寶姿奠益默符重鎮屏翰陪輔撰述
楓宸英。以啟之遺群類、口之妙東股肱謀帥
莫如己試之良宗屬維城所賴分憂之如寬示倫
當允屬仁慈伏惟知府殿撰朝謹額印天枝標的
温文人學天默珠孫凌紫首蔭以重臨衡衿詵禧
而來英俊成敦科儒雅裕然摩掛志恭德澤請被
嗜仕譽騰議於鄉校英聲建達於明光諸風尾以
疏恩持持懷而非曉清塗寢啟偉績獨陰猶鄰重
承麻闕疏建履緘題捧香獎玖非珍絲帳漢壹顧

華儕朋而請益秩麻郡屢乞分恬安於私庭懇詠
之誠款述莫既

牋 紹興曹帥

伏念珍汲速尊捨傾依於帷屏呻吟么末不虞附
於青雲殊度高見拜牋東鎮羈栖僑籍特以屬州
未違諸前方此潛退抱寸誠之懇激緘渺邈以薦
聞牋疏瀆惡厄屬借慈伏幸忠恕未賜捷誅恭惟
知府安撫敷文庚幹邦器鉉揆王臣才範臺閣鈞
崇哥章奏兵民信禪其綱條顯敷天開壓伏諸鎮
樞機允乾壽負英猷枝々換循及々理化四明報
政九牧踐聲宜居浩厲之司實藉疏疏之華敏論
註歸來推春優今時歇雄之蕃綠鳩風壓歌之花
聞傳愚早絕愿華蓮偷之臣介諮深疑杳瑲墳々
參籌之子叁々沈烟之重疑簡也針芊屈下走沐
科別所人材長肯不外貫而惟蝶覺察轉引消滑
政經銳品倚序提携之當借增報答之衷一諾千
金洩門藏感傳閥浙之舊大桃李之成蹊伸仲野
諜吏祈佳惠冒沉之肯瞻忻無窮

牋趙敷文

伏念塵冒朔綸階借鎮幕賜官局衹詠軒墀嘗偕
部大於計臺後傳諸謀於賓佐頗看拂闕但益耗
瞻清冷憾閱之衆負矜燭槃存之仗庇伏惟知府
安撫敷文風績開府賞略凝和寶德施為金聲玉
振思謨猷納續口錦心平時歇雄之閱施廣內宸
奎之隸毗赫寅車耐閥俗允宗望以維翰著勞翰
梳於日躍騰價洽輮於天府前使渊衷之東崇陸
物望之爭本車輕和夫民信彈素承睽踊之遇逆
羅迴翔之次台衡經使持九重朝宁遍迨三節超
特處之迅工書殿之名搞占資籍儀佽寿跪萬縉
賀泰妝之狀介傲仗辰之伏力仕職之閒諸歷事
賢之良春畋廟之切款恭司宣

牋 吏代王宗丞

伏念駢鏃接武參朝會於都門欽敬超脫若官朝
於閣嶠遺風冥迹西思肅文出處聯携後叨吏代
預寶發衷璉之地登稽山佐謀之日頻煩蒙剔規諸
度職守伏惟大代參謀宗丞歷藉青雲之職具膺

標黃閣之州孫羽儀天朝潤色家學扶保邦之德
術緣贊世之令嵐翁鉉逸適之見珍將到衣鉢一
沫慕如石投水若仙在山若陟遙蓬於華更入蓬
誤留於外鎮自今加秩命之數超臨於伯世之間
猶久寄於麻多承方益宜章從席而仰展賞容所
益而彌被會覩之欣頌詠罔既

因羅參議啟

伏念睽違星紀羈游襍蝶之蹤謨書日雲間含蕉
儀之契所沾逸馭參前時臨龍飛騏絨記存樹令
諧讖幕府參論威稚伏惟參議學士德門承則藝
苑老成九臂慎東之喩絲總珠常之耀文時蓀集
方將薰習於芝蘭將大拜踏容頻部勒於經略選
海一時之善士在邦三益之良朋獲附高賢豈爲
小補頌詠之聯數韻何窮

答曹機宜啟

伏承泥封青竹重問相存油幕紅蓮行將臨屈未
遂戒機之密上賢諧度之宜燠蚋赫𤹪珠側甚忠
煌呵爽執職發揚茲伏惟機宜學士旋〻來儀庠

慰門之外矣漢〻大鎮進賓位之閒員晚暢軍諮
光被朝安趾相賢之連擢侍致勝之良籌聯翩奏
最以精祥裁蹤揭摩之譽敵聲獸財遠知瓊益隆
攉杞梓之鄉材豈瑚璉之國器克家有聲頻拜於
宜福御楸藥異芬既蒿萑將伃建與並庶瑤磨益
友之陪會奇擇府磊落德星之聚何遠無間郢否
自湾承味之識款述者究

漢溪集卷第十四

雙溪集卷第十五

眉山　蘇籀　仲滋

啟

賀沈左相

伏念堂號貽文裒績光塵之末王班群布武以俟表著大年徽卿高揭陸杞梁固剡杼積希承于鈇庭賡繼宗慕於德門助今復君不與樞承之數義兩前獨猶是擇麻之人千二儀寅亮之司夫九服具瞻之地恭惟峻嵯崇嶽岳今郡可注垺垣光輝炳炳其閎赫燭如天有其人所測以穩疑若歲逢春物應時而華茂日者濬伏荒野未違奉渼涣之章既屏殊方不獲概沙堤之頌恭惟聖天子晞洽嘉注考績佑賢珍策表晞不落而必合紫論闕讖昭語而見知昨者趣負鼎之姿赴道卑之踏奏封虛佇帝庸慶前神比天同利斷金而莫間乾剛坤易石投水之何難騰東操清尊映元輔卓然鳳舉榮籍顏乃寔天法祖之鴻獻述先纂兩之英縣功利宣布詔志溥合於朝僉彌諧寓恭典冊欽瞻於民聽竊惟伏射貽文相公生知先覺自得資深始茲一人挺然四事秉易之精微深靜逆詩之庚博易良十二陽秋潤澗衢縣二十八宿羅列賀膺鄴國相觀頻於向無敵對黨友咸贊譚戚孫真登賢千載一時九德咸事國是定循於艾稷民心切效於諸公協扶沖深清凝淵鋕熟復探討調摘抹頌繼統合美將非後前日網儒南振皆傑公識唐建中八百之際先皆索蘇漢平津期年而變算不私然考大陰至治之由乃特正不私之績究多方之疾憂慈庶務之馳張革敝躁積而厭弊之實照澈燭揚清而康直之逞略主善協一維清緝熙通者紀綱略之歸法官聖德粹流於載籍總金管而書偉績信史比大於春秋實以睿佐明不謬洛而國道以致太酒營首之卑啟內而百辟府儀刑外而庶邦之宗徽猶廣殊途倒寒悖陸港樂休明附義之陰被教育登堂之舊因此京洛之際聯沫此值之樹懇馬聖朝詳味則輕貫修貴德而尊士上臣以人而事君仁義禮樂相求者不隔於顯

嚴操術方略可采者不問於讎黨今之以受遷進
之階誠假之以引類之公明取其素志良宜先代
而求士採詞意覈實乃令時而藉才酌其可而擢
其長厥其宜而責其効發明無儀探識不枉珪璋
貽煥於日運棟幹咨送於勝任嶠寒純質瓊藻精
酬書牋安事於常儀德瞻整神於卓勵衆附之切
進次聞啟

賤 陳知院

伏以趙武長上將兵之聘會信重春秋孫宏魁親
第之甲科厭服髦俊揔其才而稱職劇賢業而抗
時出々封璞堂々傳績核四科于闕里聯二八於
虞廷若爲飛魚躍之雩牢無逃其逃貽察祓桂郁
蘭芬之葉柔執不欣陪致景山學海之使皆希顧
慕蘭之意仰跂牆仞瞻依聲華儻擇其區々之固
亦猶周九々之術比義與遺相求不問夫顯巖晦
叢戲鋩流品表懷於綉楨祭拳鞠之誠屬蔭個狀
之忱忠激昂之姿謝絕何可聽歌颺於鴻美俾宣
吐於芻莞或者其洪匯枉猶渠附於寬明博大亟

蒙眉於英果未志屏於幽遐大治大鈞熟測裁成
之運小大小智豈無一簣之堪恭惟樞密相公本
興王之遠矚先哲之貽謀醇粹稟天沈機建事謂鄴
侯之墳籍畢覧情史簡書志大彌綸酬九重之眷
遇識俊攝畫協同德而贊襄天驕重第一之人世
識譽知十之學雲開闊步塵外清標仁宅理窟以
潤濯心匠智囊其警拔惟標言詞密切樽俎賓畧
研幾且特天儒所宗可謂柄之傑忠規雅算勝氣
雄風將相之所何映動脱必將久大籍枯虚廬德
朴野龍鍾援來延陵之系啟叔戶源之鑿嶔弁已
成呼俗韻或話來叩於德閣當代之龍津在茲借
勢之鴻毛欲起其矜愚諄款貧祈高任之懸求善
庾材是謂上臣之體碩鉛刀之無取或桑榆之可
收願覩東閣之賓席猗睨望之幸欽戴成頌歎述
汗顔

賤 湯右相

伏審妙東聖知參酌民譽符夢叶卜選衆與能聰
魁敦負鼎之英何啻兩濟川之傑天同神比乾健

坤伏冀立丕圖集賢寵渉右揆崇重百辟由儀紹綸誕宣犀聰驁喬恭惟元聖之作自得忠智之臣以識明典學談帝王之規以經術融明演周孔之蹈以廟社生靈為己任以機籌資略為治功相須急而遇合難獨竟勞而致化速厥和則干戈戢而疆埸靖歷久則禮樂興而刑獄清將俾華夏之治軼超漢唐而隆成周英文之鈇鉞鑄管蕭而崇當世執此道者公其人哉緣髮研鉛跌其年則不可及青衫奏藝度其才則獨以高籍倚伏下風誅祈先覺嘗獲面台庭而訊揖今崇觀揆路以揚擢磊落今可謂達人精敏而無後滯思傾耳剛日合氣齋心賀元之冊已行選衡之志何達士遺新除豈不顧諸嗟避地山澤之腥跨上公藥籠之物究觀東閣引望後塵畧談盛美之遠踏九起流俗之度外伏惟僕射相公抗浮雲之志養浩氣之剛殊難昂霄拔出倫華絕編汗簡洞澈根源高通泰俞對之篇富仙禁北都之制魏相好文累貫董之杖賞實姚宋聚正觀房魏之佚宜念天下未獲之事措

置鈇施攬海內無窮之材釣深引遠奏御贊書之訓大辨其詞夙夜宥府之謨深國宏邦緣典常推變號議治而貫通武陵工政更析屢疑而警功使蕃戮近垣赫閱詳外懋力功內苞一總政笑隨規之際雍容造化之工權衡致驗於三階鼎鼐調燮於六氣裁成聊獲其素蘊扶持有振於斯文再念緇晚於雲麻精承風旨借勢豈云於借譽附義愈親於門賢欽同中外之所宗致應崇成之殊等將上宰之門閥皆明廷之孔鸞奉世隆平逢年亨曾區區菲習光參試意輕踐小知忽載一得更祝予進乃獲依投然老根芳仰濤沱之霖而廣埃延叙扶拔神於德風慕顧之衷默此罔極

賤判府張參政

伏審判府參政大資榮分瑞節作鎮嚴邦誥命肇新與頌峙載伏以位倚元老日昃忠勤體乾宗工坤畀勞伏治理優於垂安資秋蛇於清華未可惟握注屬之隆綢有鼎鉉絕倫之遇恭惟判府參政大噴道佇要授學貫典墳蹋膺踐程越簇上俊髦

之首天臺鳳閣冠朝中秀彥之班同雅老成之典
刑曾語述作而信古既屏翔鑑之選秘給猶縫之
才補袞心精貳公績著勲業更祈於大受經筵待
於清光出處卷舒百辟宗其模楷蕃宣屏翰列郡
詠其規繩魚符之問爰來歎吁之聲相屬豈圖欽
向有此遭逢獨倫藉小生遠擬賓佐願慕趨王之
風宙奉同鄉校之民瞻夫士訣知邦閥相慶擬當
欽板於下道庶幾合符於前旌執坂高竿俟相度
賤懷參狀 長卿

伏審光膺詔策廷式台司命布梱員譽洽朝野伏
惟虞懸篤以往諧邦柄卓哉注意之賢參秉國成
允矣隮時之傑副代工之三事必賚鉅儒擇聖獻
之中庸莫非至道況運鈞而俾乂石投水以周疑
同符虞典以諮俞合契周家於盛際恭惟參政皇
圖極幹聖與思融斟酌研幾照微慮遠蘊早當世
度宏識優閱機務執軏而叙辟誦典故測源而究
獻出入金華之間從容玉筍之班孫職當官陪鑾
扈蹕絶域綿好之辭鄰壤綏懷常伯銓綜之精整
閤寵樹最者臣〻外轄出巖密通聯政〻本根復
鑒裁重任須賴新畫東記舊勞巖瞻睨于小如僉
議期於大受調燮中和有禮諮度正始高風攬聽
清門進績裨益有言百績無黨無偏處心存忠之
懐倫大郡恩皇之量績敷化而美風俗與禮樂而
詳兵戎方且鍾鼎勤銘表勲閥之額擬獻辭圖繪
著輔佐之隆平術業範世之全人壽巖稽古之能
蹤述獻明著盛美解條無所洪鈞借趁思分庇屬
朽憊險阻長塗之苦孤窮攀躋無計居二浙上向
之史俾九江三峽之行敷萌叨箔之心實欲使私
之計願伏賓於近地黔老病而將餘眈沐生成之
慈庶既頻瀆之忐故稱賀之太簡陳謝狀之郵情
懇冀留念鑒生仰俟散于遠物意念傾吐筆牘荒
蕪頌禱之師獻輸其號
：
賀王樞密啟
伏審榮膺中詔進位西樞凡頒聽游祭育光無窮
以中興閱郡賢路禮欽選儀燮化照亂鵠獻龍虎
騁麟驥於大路翔鸞鳳於紫霄嘉注奮庸之後髦

咨諏考慎之詳飾碑一心以體國中公識而得右
啓沃智辯之哲謀撰摘幾微之圖慮贊々夙夜之
忠簡明々篤實之聖知恭惟樞相公清警雅融沖
裕高特學推紳節道著巖廊蘊技華之姿副具常
之璞睿孫東魯儒效耕成何而仙掖之贊書挑鳳
淮都之視草密勿素宦於紀都清切係涖於右垣
裁定翊章演潤閣紀金鑾密旨蔚瑞世之典奏玉
清討論僖代天之喉舌妥紫樞扶著述之柄仕黃
閣主天藪之盟奏篇機壁於帝撰封章繹熙於王
度斗杓掌武無競推人最任用如非賢弗乂正始
之閣博備太平之基愈隆越石偶遺於晏嬰淳貌
遂服于鄉忌勞胥䩫源本材推輸揚踐藻以異明
咀嚼經濟之能事珍箕重討總畫膚功師律德符
輻餘韜講宮藏士範衛石精明詳味謹思凡旌盛
美貓羅更川峽之成門安琳館之福近傳好音下
風篇喜附羽林之根蒂託鈞黃之忭懷繆陳載々
之言難寫依々之意
賤賀參政

伏審光膺祉冊躍翊柄司備鼎鉉之變調除風宮
之咸會龍韜廟廷之右地諧獨巖廊而爽邦奉惟
慶懸恭以參政宗官殿內典賓士頻欽載稿京辭
雍之行藝紙載綫換之人異一聞叠知十之洽冷
五行累數萬之關豈按經緯之成猷體時運之適
宜斟酌裁量徽界壞儀光成如周禪所謂調一戴
孫鄉之言青鎖默陳獻決迴天之辯金華紛譯該
詩紹祖之規缺建發明論叢撰之理致宣慈雅正
琴百辟之稟承信無宗工扶持國是嘉猷副宸心
之振可珍策先衆議而廟間識文武之遠圖猶哉
試之情偏算多無孫於人意擇前能材予獻衡作
股肱忠智之尤爲社稷公誠之鎮莫匪皇王之蹟
研暢周孔所陳豈特如仁之前修宜號兴王之聖
輔啓日新繫而歷地無秋嗜靜而開肯彦光建傳
於儒宗似李真道素而文翰首識撰方步先哲非
常卑兩而遺倫極其所建之高明孰則殊勳而茂
績將底至治展盡異才一德丞咸千載符契繼舉
膺不任偸悅老勤偏鶴體撰衍響咔稱騰騷名氏

珠野指尤殺急疇叢之知傾睇酬接必冀扶摇之
助既駭見收類鎮須假於鍵捷焦槁終借於何海
殷見魚衝之士齊被郢斧之姿冠劍塵埃簡牘襟
壇奮飛騰尾拭目階符

賤陳僕射

伏審光奉冊書進躋宰序顯近轄試協贊庚恭蓋
心精堅而朕眠良由陛康遠而崖皇峻霞全致之
褒表加玉鉉之利亨先志突於當陽洽吉合於門
正進膝訏謨之德審奚亘度會之非常緊有識知
符同球賀恭惟本朝慶佇以國贊邦治理褒錫於
口瑞世真賢忠智揆策而執權審文前序而獨納
上下相須而相濟聖彥相值而相求不泰乎樞軸
紀綱之倫器勺寺章狂謀叢之訓出論對時之務
標揭援拯之方蔵海內之倒懸決策六奇秘計尉
中原之左衽雍容九合膚功料敵伐謀應機合伏
吳士攀雲附翼同寅冀匪鉅才生民持樂於華胥
羽衛仔峙於洛汴持衛人熙乎帝載端委代於天
工致主愈諧庶人獨影伏惟集賢僕射相公毓粹
元精稟靈神岳間出挺生於拔萃淵懿自得守時
中光明顯融調一新昊顧典籍理世之具纂廟朝
循道之規兼四科而有光綸萬機而至志可以應
無窮之貴器故尤出益辯之牖綸稽辦裁成風采
統合等觀騎公之學識如李文饒之慮國潜心王
體之耕耿盡節盡忠而翊亮優以措置之標的播
橋沃果之著龜同與耕車若左右手接士藻鑒故
應任者而遇矣及物恩波何勝數計而周度鈞致
俟偉備忠析衝剝援迓荒裔于郵馬寧壹太平之
業逆用文武而成都盾衛伏於下風仁傑宜在於
高位致閑藉沙精欲激昂極廣博之甄評宜自俗
之九化道義不需於當貴早揚借潤於澇霖大度
高風疏秩宜易古心奇韻取影無方馳神開闊引
引拯符照傾頌之素數叙而嘽

賤賀參政

伏以易苑層巔蟬衮穹崇注仰儀刑係嚮光覺掃
闕自奔進階致祈聽人物于將之耕由基命中揆
國勢中立為範師瞻審聲崇論光踏於贊襄珍策

發明而挺出品裁荆楷藻鑒拔才翹蓺褎屏之蹤
秀在矜踊之太積歲布風而慕義蓺懷辰利而拒
衣縫輸管簡之識少道鄉曲之契恭惟參政文摛
典學之經緯蘊忠智以研幾功業逐日以新選商
平賦道義得君之實操履昭明踐地道於封章謇
諤著於臺閣斷金至利潤表協同正笏措奸兵曉
獬廌綿慄知舊甚任煙霄賞者更朋撰陞班爵棣
梁文園桂覺寬詞林如雖艙載濟於長川若礪鍔
新硎於巨闕選鈴帝簡而金擲多社揲著而可占
究宣燮理之方更展升平之功弗聊贍瞻之禱佇
覲平角之風激勵衷衷稍寬罄佚均餘光於西照
化療當為豐樣借買蕭閒異傳抃躍

賀周樞密

伏以瑞世儒臣貢無價黃金之璞宗工開相嘉彪
華白玉之堂擅美標奇家聲自結於崇邇開懷首
席伏谷襄侍而奮厲向著詞令鏗鏘雄揮華於日
月乃令樞機儀恰契感會於風雲翠閣太平之基
彌綸掌武之柄多算邦獻余策惠邦奬王寅於嵩
强訓戒客於果毅蹈以拯天下之急者宜伏哲謀
奇士廣聖時之數者必擢宏博數人鏐琳珪璋省
為東之器使股肱等舌推九重之東求供陪論道
之司欽慕得賢之頌恭惟樞密同知雅望清韻殊
特秋材鉄楷典籍而適王事不出樽俎而見千里
辭帥中為天英禀推貫道理而養其淵源窺閫奧
而不見吟域用意遠邁典故該明若諸馬入閫而
味謀如高在應問而白事專對凡蘇卿之節甄綜
膺慮疏之平化奉百僚而表庶尺成振五兵而遵
上德教賞罰智辯之絛付于帛丹青之傳英蚤人
倫作成品藻門闕誇核海寓儀刑纏念嶽珠龍津
事操約槐府奮詞鏞之叢貲讀鼎鐘之具體自攜
顕顏八合弱耕於瀧話扶持門戶不忍選景於箕
裘頌聖顯之芸樵歸江海之青闊嚴崇遷籌可藉
滑流敵帚荒吉之盒賤亮華軒之岐珍頌之加載
跳異躍

迎婺守周侍郎啓

伏審命移江介寵鎮輔藩敷股肱之良風聲洋溢

見節旌之美遵路橐華寵以風舊念茲清衷遴選重寄親擢褒嘉出綸及々共理未廣之功優中知樂職之頌朝命誅其挺特士庶慕而歸依最者恭惟知府某官侍郎蘊道藝之端識際德音之廷納登禁嚴而極重閣演聖籍而傳廣帷封章感達於修書禮樂欽陳於奇論自請一麾之使由留三節之期準的列城之師光輝九牧之譽益鄉當健訟何煩警露之春秋採諮稽處暫屈汝公之精力攄智能高妙之政推公明豈第之誠藉恭預僑人欽政公望田疇稼穡之陳溪堂請益之初欽承乃情款叙曷究

賀判部汪侍郎

伏審祇膺上眷擢貳天官疇咨右賢入從禁塗之崇侍瑤華選欽傳諸訓之辭甄鑒俊良朝紳鉅蔭義兩路依之下客鎮於舊治之名邦奉漢經以裁緘歌棫樸而稱慶恭惟判部侍郎兵嶽清懿之望絕倫茂異之資抱器識股肱之才炳光輝魁壘之冠章奏處畫傾有奇而慕崇修述建明倫詞林之歧綴賁若白遴秘府談言居易之傳兼職儒官今節克宗之以侍靖恭之風以在位敦警敏之慮以取名中外屢措世之休功論辨者識君之至分方將致太平之基美補大化以贊潤塗謨訏謨國家深策畢的毗益於邦政經綸究觀於日新治於言於稽古措摩之多智出於當官持學之表豈惟鈴管之育叙必致謝次之知人量推多士之美藹益大猷之右何止揮紫宸之翰亦將參巖廊之畫某冗賤凡流風儀屬部偶合一詞之善遂蒙溫厚之顧以遺相求於萌心於祿利引經相質期喻於知聞欣承右上之初開懸時機之會

賀陳右揆

伏審登顯休命祗任元台執寵冠於百僚寧崇禹於四海誕傳詔號盈溢歡聲寵以三公較於全人二柄萃於一品惟當守御世之具代天為工惟大臣體道之誠與上諧契其施教工俗俾比屋繇道而同心共贊紀綱必全策察徽而獨遠揆持萬務之族獨斡一毅之極德大無疆遐邇歡仰恭惟左

揆僕射相公淵懷卓犖峻嶷清崇端本遠時長慮
邦碩負舉整匪實之器若達舟成厦之資挾鄧仲
華之文明兼宋廣平之風度勵情凝翮歷英勤之
百爲宵家巖廊孚始終之一節在璿璣而均四氣
負鼎飪而和庶官穆如景風霈若時澤課最精於
致理績致著於僉言黼扆之法侍致陰彌綸之志
氣剛健消祓沴之灾患頼雄俊之修攘荒裔來王
祇揮坐籌之冥相多方允又成師群石之具瞻舒
緩佩紳渾同文軌平寰六合之貴叢圖任績之功
雖化馳如神風行無外猶伏念時數偶合視人臟
爲至輕錙銖首當嗟碩鎮之必化
踐揚參政
伏審舉任中宸參毗大政通天罰之中外扶命令
兩懌伏在於下風孰不欣慶丕欽進賢之禮洽嗟
理世之圖明良相求魚水合契所以答斯民之望
圖當先宸海而最禮貌之嘉注特殊僉同之推于
卓絕以其得十而舉一殆非小能而大知訏謨
於清衷絕識明寺畢觀適時之傑捨我而誰恭惟
參政六事之貴夏官納言萬人之英眷開舉首內
庭書命之雲委虛閣撥劇之鼎新百篇奏御而副
夏勤寸策發揮而破旋滯公正如伯居易策貫如
鄭文明喜籌算而數簡編規純管葛探索鄧郎而
播紳俾振華蓋前詠乎惟娃之言至夫擅祖之畫
彌綸廟論弼佑國鈞撫綏得人歌爲濟治古其變
理至知之氣扶持大化之經毗孚太平之基振起
倫詩之俗蘊懷建事其巧妙而功多酌古制今必
天同而神化鍾累峨峩之靈秀攀折桂節之閫閾
由危料而溶睿文風有故事居積門而升二府亦
若前修緣恭念崇靜密不伐文武之宗慕彌國左
節之存量無涯何止於咸又軍民殆將以示安庆
莫致緝熙光明之效皆謨明弼亮之諸籀猷々卑
凡參々傾獨蔣鄉粉而蹐几杖蒙頒接而嵩品流
幸待次而僑居政屏身而退伏霖雨之涯無間樣
衙之審顧遲長欽每彈竽績小智效屬之切獻叙
奚擇

迎知郡吳侍郎

伏審紹音祈庭使符着郡大臺鑒裁本方綱之跡
東地官剖桐庭鐵輔而輟賢聲數道並陝遍鄰境
跋想旌旗之色抑沉廿案之陰恭惟知府侍制侍
郎總實光輝淳誠迴裕洲運古林之標非雍容國
器之珪璋綸綍建明適宸衷之虛付柱直獻替欽
柱下之成裁登高攬轡之澄清啓沃前席之諧允
酌王度而裁國刑幹運燮通綱羊賦而節貸泉錄
詳取于究穆清之重委無中外之際殊德于洲宣
布之談流以公宜軍之效期台節之何遠本奏對
於月時瞻鳳掌庇於雲霞久懷鈇風乾心誠素依
於惠愛氣合極顧於趍承引領貴閣修載柄啓龍
坂可登之際毛穎無盡以陳

迎丁侍郎啓

伏審出綸遴選剖符頒符輟暨何之貴塗畀股肱
之上邪贊綍交戴道路光華凡在蕃麻孰不欽祉
伏以知府侍郎芸官懋昭印之瞻仕彰琮璋之清
能竭辰覲除聰謐蕃宣之類拜臺閣名品參聯上
列之英躔例持橐而橫經亦分分履而剸劇精嚴
詳練之光于庚九切之周才博仁民馭吏之條
懋正朝公聽之政旌節郎伍鈇笑而齊肅禾墨移
撫紛錯而有倫聲譽實軒騰何止徐陳之革謀責
洲總起出類黃之前瞻慕樂事賢耕稼封部帶因
刀筆之末伏局表景仰之衷情恭惟高明不見疵迪

機越帥天侍郎

伏審光奉綸音妙秉鎮東頭拜樞新柄兼文武俞
冷榮興名侍功能撫均九牧之雄任十連之要建
旗植斧列城遵德於秉承飛徽領條庶職協祈於
揄御勵恭貽之精采託嘉猷於武時恭惟知府安
撫殿撰端瑋先勤議良凝更大臺司會揚謹穹隆
華殿論思牽奏臻美種律圖備之詳允老謀決公
之精重臨餘及之何勞亟去眾情之懷睽金繪史
筆將廣盛之畫猶胡伏賜環必三公之遺召藴德
蔽廊之姬範聰注彌綸之技施理體當然與鈇共
扇伏念錙耕杌代祿迭請承顏淥水紅蕖不圖幸
會泰蒿輻器識寡空疏祇愧軒墀趨庭職局更晞
上附之扶搖顧瞻下走之搞摩閑禮樂而敦詩書

欽哉大帥之威惠秉刀筆而綜紀人頌尾賓察之講求歸慕優識達次無斁

迎喻投畢啓

言念昨者際揺標表悚承譽音賓未答請益而質疑又未許升堂而望室留落頑請邂逅遊隙慕久儒博約之規平生咏歎展部使公參之禮今者幸逢盼鎮東油幕之僚拜北室沉滅之稟塵埃俗狀玷瀆高明通下走之微情魁古人之語恭推拔舉郎中瑞鼓聰皆士林所宗恢廓公康朝僉允洽謀續謹衛於邦許學蘇冠冕於時流鋼盤之幹浩穰朝廷之知傳辦任分董察事重扶康諸錄寬詠致精力乎五善稽遷庠襲察殿最於六條眞弟布宜優游有裕擧援交態納年丈之兒趣徐聽吉音佇名賢之攀籍附山仰德補踈寒官受任權與於代吏卑飛上擯於寬政親近門闌佩服訓言嚮慕之誠敍述罔既

賀紹興帥陳左揆

伏審貽思侍章時推良術之名高鎮樹仰威狠附爰立之經尤擅華甚權控將維雄屏毗王室之忠勤表率海隅之政理頒行旨意振激幹能走營劉称閭里咸人不忝陶鈞之賜將將歡調一之宜伏惟判府少保安撫大觀文相公精逢誠明公正癖惠偉度當朝之柱石妙畧應物之權衡經綸崇環之才鍾貫玉楊之業篇蒋主贊邦之畫懸觽耳拭日之傳東注猶深寄委特屈冠先九牧之方伯不晚三台之續元宣化承流素司心德斜森旌善虎遵律文綱條整頓乎潘州課最優隆於江國霖雨即需任與綸之不仲蘇水風流賞文武之欣幸頌舊德導賢之話歌樂職宣布之詩念僚屬稟仰識心積追鋒太諳泝台親依提鋒奉行教條仰戴欽崇荷載欣沫

漫溪集卷第十五

雙溪集卷第十六

眉山　蘇籀　仲滋

辭

秋辭三首

層天高兮景徹，警鶴鳴兮霜曉。何旻天之疾威，絕千里之寸草。蛩啼蘋而更咽，烏枝葉而驚噪。息人心之浮銳，韜狂志而縮爪。犇南阜之高棲，眺怵鶴之纂橋。手不去於楸上，思翱翔乎天杪。推古人之懷超，獨覺而遠到。秉千里之遺風，獲萬似之歲寶。吞日珠兮月露璧，心精之雷澡。

其二

息泝台之淏〻兮，金佛凝而大流。天風凄以遠竅兮，悲五勝之王。因下何草之不黃兮，上何葉之或留。維九華之柔。慰吾人之好修，摽緻蝶兮正涤。幸污邪之滿纂，居老氏之藏室。掃邱明之素僕，簸叱羊而視後。神馬為而天游，攬釣天兮帝所。俯覽閱如浮漚，畸於人而自然。捨吾道兮為衣。

其三

始吾登兮終南，既而涉兮崧邱。縱風行而雲臥，凜石瘦而漆枝。日昇上兮跳九山，滌露兮既炎谿。二儀之大全，得三秀兮巖阪。獨策馬而歸來，苑節華兮三秋。情廓落其何慕，求訛謗而與搛心。入極而氣究，得逍遙之至游。

烏石山辭（非子示敢吞之此刻之云耳）

吁嗟太犀然，又何碑元嶢第兮。元氣肇判，宇宙同出兮。蘊積靈異，憶久雷澤兮。煙霏霞霧，倏忽增昌兮。松桂蘭芷，瑤使蔥鬱兮。烏獸啼嘷，萬籟比吸兮。九仙蓋屑在左，相直兮而峭。二劍鍛若相獻兮，山睽木木門兮。醫髻兮背郎而郭，負鰲之脊兮。崖坼樹趾，嗒呀而踞兮。巢居不採，未蠶熱寂兮。正北臨窗，間見廓闊兮。平吳尤。中起萬室兮，推南華瑜穹。無碰紱兮，璀觀稼稽。睹於海域兮，浪吞東西。奇峭拱揖兮，白雲步武。清風肘腋，所謂伊人，可哉真逸兮。燕桐無絃，羽衣鹿幘兮。三十六奇，嬉笑莫逆兮。喬松心期，英門採術兮。從下取飲，折松掃石兮。掛甕薜蘿，採杞芝朮兮。索隱龜枝，象形烏匯兮步

郎島病哂班左癖兮神器未泰宵衣旰食兮胡不
揣摩誰先籌策兮兀爾忘機犀舶押纏兮一旦飄
然鋒車汗赤兮乃翁入覲道塗前席兮迂意鹽鐵
吏隱常秋兮雁蕩天台二美無匹兮朝夕閒嘩金
堂玉室兮幽兹守株捫崖擇策兮珠還羽浦玉剖
蒼壁兮棄炎沍紵山水改色兮山中時人記予滌
集兮鸞鶴悽怨琴棄太息兮長離千仞鶴吉空碧
兮扶搖萬德雲飛水擘兮吮掾顯蒼穹夷為一兮
夜呼孔賓世紛何惜兮

頌

伯夷頌

人而巍然百世之下豈非以其道也義也其積不
善遺與永久至於寒浞逢距豈非反此而嗜利貪
得乎故義利之分夷跖之徒今夫長國家者豈患
無賄患無令名謂夏虞琦取予者豈患無獲患辭
不正耳遠佞人而困狹夫百姓足而君足夫義之
所在則務之皆然也此論非高也此理易行也而
或者以為不然何也貪利者不顧義也惜哉伯夷

正心誠意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捨生以求其志妄
之以天下且不受也其治國家範來世係安危得
夫之重雖千駟乎揖日月塞天地何其顯且大也
斯道也窮之益闡仰之益高從之則治違之則亂
於今天下渾不知為彼伐國之謀與賊民之政哉
當之志彼何人哉予聞者德語近時風俗之敝曰
數十年來士風頹陋公卿言利於國蘊利於身逐
相視傚惟官惟賄謀家奉己而無憂君憂國之意
謂古人為迂闊賤守節為不通背正路而趨市道

所謂能者如此甚事邀功者為目前之計與無名
之兵誅求斂剝半錢無遺一毫必析所謂賢者如
此斯謀斯猷未嘗慮也而維由是喪邦國由是亡
其禍至於嗟騎天下生民豈不聞伯夷之風乎嗚
呼伯夷所謂不可者武未盡善也鄙夫何足算哉
伯夷之與世人相去何啻萬牛毛也噫鄙夫聽為
豈不稍康耶理亂之機予忍默而不言乎世之君
子能附伯夷之末光孟子所謂興起者此也譬如
鳳凰翔於千仞頓餘人碌碌如烏鳶鷙攫搏以爭

斋餘良可悲也彼分寸錐刀汨沒而不疑者固未
聞此耳

青詞

代醮詞一首

伏念妾隨夫干祿去春夫謫流落五年旣屆數口
脫遠戰國採問閒之路遠曠何昊天有生全之大
德繆忝參佐累歷驚危頗方陶風氣之異宜或妖
孳癘疵之英朔上瀆益高之聽深懇久禱之誠皆
願干戈不歷於見聞骨肉永遠於災障者彩懸戒
眞心道場安無任

祝文

奉安鎭閼王

維神淸穆忠哭仁愛國以閑於待閑加崇大號恩
寵甚渥名實相當藉寺欽奉新命書勒標揭緊聽
設之基銘安靖之祥伏惟尚饗

左右侯通用

維神變動不測慈仗能勇部伏敕奏加貴封號煥
列侯之顯服度新命於舊邦謹卜吉辰指茲巨擣

如人神胥悅家國用寧伏惟尚饗

謁廟文

猶奉朝命戴州治中視事之初虔謁祠下想其菲
薦冀達忱誠惟特聽直圖不庇鑒庶幾學道及物
魔障永降除私門感戚寧靈饗伏賴

衢州謁諸廟文

甦親以命督戴本邦抗車刷署莅蘇小春聽直鑒
庇骨朱寧謐解卬奉辭秋仲度荷峙誠之懇伏惟
尚饗

祈雨靈順廣王祠

年月日三具位以精銀香燭酒果之奠告於靈順
顯佑廣忠之祠惟王庇鑒疆土指兩賜柄至於羣
魔兵拍海貫皆陰騭顯相爵秩尊嚴禮榮響荅某
等被命涖州視事伊邇謂曰躬薦念建巖哭旱祿
輸焚如此反覲錢賦入遺之神旣遊然今益上春
時澤未降麥罷焦乾井泉枯耗嘉生堪殞民情騷
絡將為遺理某等無虞宜當咎責惟王大慈大力
仁恩此方救以澍澤上頒救護謹齋祓歸誠標

危懸聰直聆訓於赫靈應誕降廿霖溥潤山嶽而
下成均歲事豐康闔境一心永〻戾救

祭文

祭李鑄李怡表母孺人文

嗚呼深水里中蔚然梓楊大人內則訓子相夫衆
云子才必大門閥銅墨寶有斑衣安輿鷁艕王節
文名史館亨騰驥仕天音恩命綸綍之階丞卿之
儲期頤象服廿載浦鳥慶崇巍萱愛駿騄駒翮〻
粉榆冥〻其居歧樊埠成行路欷歔冠蓋奔唁而
客千居串某等同官爲爲條義數及于祖歲有日
助紼借速致薦一觴以致意〻尚饗

代祭金步保相公

維昔先正岳〻爲揚星角異術於時歲熙盛
府垣赫顯印公奮於齡玉庭蘭芳好節蒸聲蹈履
此廣出泮金根甲金康莊樸華奕數視儀其玉譽
英器懷搢紳翰鄉學館泰台膏婿耀其貴戚溫文
將種概懷策展蒼懷撰子煌〻壽鉞建旄有福此
士惠爵強保書社應陽鄉貂相繼班列所望重俟
累將厥閫念先業獲陪從在華星霜不圖英重鄣
棄老蒼佬仰就何卧疴在牀一代風規夜壑舟藏
傳報子息埋聯不忘翰藻如新而客涕淚路飮奠
靈薦此一觴

奠士凡尚書龍學文

維紹興二十六年十有二月戊戌朔初六日癸卯
弟侍服蘇猶與簡策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士凡閤學尚書仲虎之靈嗚呼肇基二祖潁川有
孫爾古孫陳宣哲世模步趨陪從探討詩書各做
樹且吟咏到宵昏鄂於微墳籍奇逢脩橫溢吾
道豈謹公終數歛就玩經旨康成王獮風雅象繫
語孟檀弓餘微究鍵鑿的心精熙周詞經惆然猶
識洒落清製經純顏巷淹此識器偉敏東坡西代
之師公其元孫家學在誠齋朝注之實嘉予恩真
主龍翔冑材馬棧麒廷評衛命青宵東煤經資善
江記黃帝說華發藻亦殞先範忠告之秋宜居給
諫趣揚西垣代天筆者綸音雅奥封章密勿第七
局事廿衆世職靖聞論事燕閑王色蕭官瓊廷堂

蹞跬陟命實追還三返岷峩天涯地角水陸奔波
牧守鄉邦程路艱難排抑根邪奉祠安燕惠合鰥
渏
秋、多寡速推食解衣周給紆紆待人孔戚自治
處珠淡克家之珍佐時之彥猶等無遺大受莫第
探其備長舒其不至解手脩門人書相繼竟不一
面攘化長馳赴東西動宗屬珍痒陟岡歷程倖承
而處秩大常伯上尚柯懇正一職明安有倫墜下
從高曾即少濟美斯到鄉枌德音不昧令風欽欽
聲跡貞瑤呼嗚哀哉尚饗

墓誌銘

故中奉數文閣王公墓誌銘代伯父侍郎作
其之先伯東坡公先人欒城公鳳從太原伯欽甫
舜嘉祐天安公舜猶子也以能出入持節浙部時
弛危言以寬瘧痍群掃聲切見遠識微之明條友
櫝為以為有不可及者子家侍奉寇而歸姻欒城
以妹氏歸爲蘇宗五女倫次季婿也公蚤仕勞勤
晚為郎出接閩部資望彌峻朝廷以欒城舊德施
澤猶公才節圖任之意炳然以英鑑非可進為自

距垠休脫答氣缺秩琳宮凡五祺紹興二十三年
七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享壽八十有五棟等罡既
苦次謀所葬具行事爵里來為誌銘某不容以老
勤為辭謹按王氏本姬姓在太原祁縣者八世祖
頃爲後唐禪州刺史子孫避亂徙居單州碭山去
應天不遠王國朝移家于應天虞城曾祖諱質遺
守本州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徐國夫
人仇氏祖諱純臣任集安懿王宮教授遷河東曹
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妣建康郡太夫人吳氏父諱
廷老任兩浙漕左宣奉大夫妣碩人元氏所生令
人何氏公諱炎明字子家熙寧八年以世賞補太
廟齋郎少數累遷扶屬詞四選千吉綽然事業令
問發聞於丈理向公不擇劇易便敏曲全元祐五
年任宿州司法歲滿調陽穀尉老丈宿猾斂戢警
伏紹興聖間河決新陝東注居郎陽穀正當其衝
老壯逃避盜賊乘間克斥獄根明屬一日之間至
十餘萬本路安撫使牒將兵捕盜渠首黨執餘衆
倚徨無歸公慮武人貪功濫殺非辜榜揭諭以禍

福大

禮水書招出誘諂之人名姓于其衣背以口印記
之分遣歸業但推首惡主名根于帥司及統兵官
由是所全活者動以萬計微公民幾至塗炭以
不自言功故無賞典建中靖國開辟陝右茶司官
為舉職最聞諸司交薦遂遷京秩授真州六合又
沂州新茶兩色事畫措剗民大服其政既去思之
如父母然改知三年賜五品服掌全椒門書庫丁
所生何氏憂服闋通判婺州終更提舉福建茶事
建炎初建卒為亂凡職掌兵民之官束手類跖公
誠至豈弟衆所共知一言撫存千夫帖然由是魁
首就戮朝廷諭貸詿誤許其自新遂以文寶除知
泰州虜騎犯邊江淮應接孤壘守捍以通其餉以
功遷直秘閣改知建州初郡中有招降賊兵數千
屯駐乙丙復叛坊市盡為灰燼賊黨猶盛勢如蜂
蟻公徐行逮捕以仁厚素著賊不敢害上章自劾
除領宮祠復起知秀州未幾又授亳州不果行紹
興七年賜三品服改知常州未赴聞召拜尚書兵
部郎中尋遷司勲郎中久之領福建漕計朝論委

並陛辭除泰民政賦役究推時宜糾姦禁暴之畫
上意嘉之到官芟煩解統盡蠲積與儉出籌入閩
境歸厚建安歲貢新茶官園素號青鉄而壅培鹵
歲頑不登循習取足私園鄉戶買茶輸納病於侵
擾官園料撥荒廢公始議補治區規增茂歲入優
裕民力且蘇士人德之建生祠繪碑以頌其美公
止絕之事覈上聞詔陞直敷文閣詔歸覲命再領
宮祠資以優佚其遠者表上陳述遺士流與媛姻
黨咤惜曰指人云吳公扶危拯溺心如金石解紛
釋結信發於聲仁形於色故亂底適定奉上臨下
太寬韜抑交際酬酢之閒謹審抑畏與物靡郵故
無怨惡且欽聞虎遠之訓切磨薰染其中所養者
厚矣非止篤於行世之道也中饋蘇勉婦儀溫淑
教勵子孫多無不均一仕宦七十餘載居任二十
官階至中奉大夫勲文安縣男萼榮壽者可以無
憾矣諸子以是歲十一月十八日葬公於蘭溪縣
紫巖鄉貽化寺之南麓蘇氏令人祔焉從日者之
言也男八人棣通判鎮江府口從政郎檥樺從

事郎柄械通事郎女六人皆適良士孫八人銘曰
顒顒天安坪赫宗盟負口堂室弟妹奮能惟公父
子祠烈其磬位不稱才實浮於聲百鍊明斷龍泉
青萍世值紛挐當官而行翻浮之伍大振頹夷公
仁而勇排難定傾從容頤旨汰滴理棼砥我窗壺
光不失刑纂丈安公樹亂疾精笛獲伯耿則但公
識治洽雅熙過天王興善類見知即於夏卿上閥
齊士忠澤薦零庶幾古人覺嘗澄清隸職策居數
天禁廷壽登大耋八子簪纓陰陽關遮箴全六經
口如植口龜食佳城維其驗者東晋景純去祉哀
体玷莫與京

潁濱集卷第十六終

欒城遺言

眉山　蘇籀　記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
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
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遺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
此無以考證

公為籀誦老子數篇曰高於孟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遺德深妙待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
智高偉待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
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今邱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
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
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故
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
典據甚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
曰元類王莽之畫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為治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設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歎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修明承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會此意司馬溫公聞如此發策求自有說者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固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覷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為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

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為之解說各仕它邦既而東坡撰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于坡今蒙卦猶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譏公穀以日月土地為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為集傳十二卷紹聖初而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坡公覽之以為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

東坡幼年作卻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簡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詞以為除書
公在隸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税李杞劉佐蒲宗
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掊
取民間逆閔稷引法師閔共事類至一百萬貫陸
師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為獻成都置茶場公條
陳五害乞救榷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税錢不出
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易茶勿失武備
而已言師閔百端陝康細民除茶運官吏養兵所
費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隸
畫纖悉曲折利害昭炳特小吕中公當軸歎曰只
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
法尤為詳盡纖者題之
公曰李德裕鎮虔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國不
軌不意老臣為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
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摹倣一人舍己徇
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檢理骨格不足秦
七波瀾及不張而出入動使簡捷適之要知二人
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
其華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
君為文強記甚敏公辭而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
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
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
貢謂宋玉賦皆天成自然禰衡鸚鵡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
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為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
君子佩玉冠冕還於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
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年作文要使心如旋林大事大圓成小
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詩多也
公曰余黄樓賦學兩都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貢父嘗謂公所為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路誦之得為文之法
公曰范蜀公少年儀極任真為文善勝叢作賦場
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
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爪趾鱗所
又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怪辨乃甚無謂非所
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為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
光羲程正輔引論括云南鄭行事迴不當哭溫公
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
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凡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
已臣以列矣如瓜芽之匠自及而縮如王祭不供
無以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為節王介甫之說
以為己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
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令尚記得云
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為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曰凡事要敦素儉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
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凰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適南京謁張文定公曰
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當七
猶不怨怪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
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
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

黄魯直或稱梅聖俞詩不答曰公曰梅詩不逮君
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皐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為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
文陳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為過其父德翁
徐蒙献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籥云聞吾語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為汝
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還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叙可以為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勢駸駸逼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陳瑩中公曰其後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擅如浮花浪蘂其
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
可及
公解綬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鬼眉等說曹祖編
札以為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終年十有六古

人所未到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濕纏做殺也不
好揖介甫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乃仲尼所
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
復性書三篇嘗寫八漸偈於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為陰陽未交公以
坡公所說為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
正如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
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
吾傳不做爭相氣力
公論唐人閒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
退之一變復古追逼西漢之舊然在詩昌觀唐文
粹稱其碑頌往往裴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
正諭業云所譽燕許大枉當文奇則步怪麗之朝
是不須怪也並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
其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發進貴十年流

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書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妖龍仲臂而生公上子年於丈北
孔子當生之夜二蒼龍亙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域古北也
稿年十有四侍先祖頓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
側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藥餌
玩好公漠然忘懷一日因為稿講莊子二三段說
公曰顏子簞瓢陋巷我是謂夫所聞可追記者若
干語傳諸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稿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稿曰汝學來學去
透漏矣嘗與文字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稿曰蘇琛訓頗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
其頸受棰楚汝今懶惰可也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字元臨事敢為
立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
耳發知成都以抑强扶弱為蜀人所喜然酷嗜
畫能第其高下成都多故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
日不轉足蜀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嘗非
畫師也公欲見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

若嘗於其閣上畫慈蓮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
二壁僧嘗以告公公往從之知微不得擲筆而
下不復終畫公不以為忤禮之益厚知微亦德其
意作蜀江出山圖何其霧去道至劍門贈之蓋公
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叔公之外孫也以此
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年春兩寓居山陽轍
子由題轍字名
頻昌晉祖書閣有蔚三隻春秋解一軸鮮注以公
叔左氏孫後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與
國令室東壁第二位讀三傳六年夏辰時收公書
名押字少年親書此卷歷穀蕭館中未嘗開緘錯
偶開之一一對撥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實
之說穩爾特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而著述大
成遺書具在當以黃門集傳為證據坡公晚歲謂
春秋傳皆古人未至故附之記於斯大悲閣通聞
記公偶公為東坡作坡云好簡無思敢别作稍平
用公所著和說證擬古力實亦坡作公作
花潭文韓中問公求論撰公以莊子本是以言

至仁全苑依論苑說莊子公曰曾聞江夫之行束
舜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
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悵然又問
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
誤也公謂座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天長老相善公晚年自跋所論宜移州
既而後責雷州風命甚峻時天老特來唁公留宿
所寓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又老亦相隨去
歎曰先文嚴之尚隱不能公真大通人者
東坡病殁於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
篤愛天倫襄葳別業在潁都鬻之九附數百緡悉
以助爲嫁女輕用時公方除三省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闇遂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
公言古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見古蘆譜詩云
一人得絕滴餘人皆不悦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
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弊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
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司者或曰何
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新霜秋氣多枝肘一笑春逢臘
晏殊晚節作詩似錦失其精處
公發宬教授范郭或者屢以唐中術自譽於前公
曰此必晚損上傳其養氣爲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猶奈渾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
蓋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亦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詩論最悉多仁未理會錦華
弱齡聆法禪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道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
少年讀莊子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
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
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公讀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
言當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辟刑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

公以爲勅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
策題一首乃此意
公云晉大唐賢房杜其所作議論可振藉思之本
朝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
人不能該覽惜哉必有篤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三於佛書亦可多讀
知其器能也
公妙齡擧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
表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
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
益妙殆、者莫測矣
公悟悦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
以非其志也乃廣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
斝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
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
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宅送
藏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
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

然坡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猶不甚然之作德威堂
銘居士集叙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公題呂壯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有口上口似雜
演口帝遺姚黃此王真之句又曰遺物不遺老
一枝頗似雒人家稱道雒家語聽不已教想文潞
公鄭公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者德傳人也
風流追憶不速後生茫然爾先祖蓋歎前哲云或
曰松虎康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救龍井辯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談
佛不如弟今此文見欒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
以坡與之將故銘云我不識師面如其心中事儒
者談佛爲坡公所取吳大夫其書翰
公言泰大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
禮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
求賢傳之才然修要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
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欒城遺言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

首一卷末四卷

（宋）鄭剛中撰

清康熙三十四年鄭弘能刻本

北山集三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鄭剛中撰。剛中有周易窺餘、已著錄。是集一名䟦笑稿。凡初集十二卷、中集八卷、後集十卷。初集起宣和辛丑至紹興乙卯。中集起紹興乙卯至甲子。皆剛中所自編。後集起紹興戊辰至甲戌、爲乾道癸巳其子良嗣所編。始末具見剛中自序及良嗣跋中。此本題初集二集三集、而相連編爲三十卷。蓋康熙乙亥其里人曹定遠重刻所改、非其舊也。史稱剛中由秦檜以進、故於和議不敢有違。及充陝西分畫地界使、又棄和尚原與金。後爲宣撫使時、始以專擅忤秦檜、竄至窮蹙以死。今集中所載諫和議四疏及議和不屈一疏、大旨雖不以議和爲非、而深以屈節求和爲不可。又有救曾開一疏、救胡銓一疏、與史皆不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於當時章奏事蹟蒐括無遺、獨不及此七疏。曾敏行獨醒雜志雖記剛中與李誼等六人共救胡銓事。然但云入對便坐、亦不云有疏。或者良嗣恥其父依附秦檜、僞撰以欺世歟。諸疏之後多良嗣附記之語、諄諄辨白心迹者、是必於公議有歉故多方回護、如恐不及。李綱胡銓諸集亦何待如是嘵嘵哉。剛中封州自序詩有曰、我昔貧時多少愁、四壁亦無惟有愁。自從腳踏官職場、嫂及奴胥妻子飫、線引鍼入敢忘鍼、入室古云嘗見妒。是始終不忘秦檜、剛中且自道之矣、亦烏可掩也。至其詩文則出於南北宋閒、猶及見前輩典型、方回作是集跋、稱其文簡古、詩峭健、在封州詩尤佳。其品題則頗不謬云。

原缺

系呵速立宜韶握鄒吾當和詠逸
朱力篁孫挽怪於畫疆坚壘本德
圍恢收定計遂宣接川蜀歲兜克
掃張帥功更之植纖黎撫諸葛
出處南康諸多儀而公之勳業
彰彰若如是而仁山金先生所謂公
忠義百未試一洵公實代先已然

大抵人亞妻方多文而稱方名哉勿
怡簽國定從稍公忠董之挽英雄
盈歷覧陰勿二多數如集冊以載
其誌陳議詳於劉右臣莊買陸之
儔官及諸臣公功御居於垣瓦蜀
而山林出而實菜運難安陰方請蔽
遺氣所僅運僅安千載之讀至詞

本于韶肯涯老之和策於蔑凡
覧之風而當諷之言善至性之至
情至而又原本經術演迤沈讀無至
竟若諧者其以儀三精而其辭
而猶及無爲芹川卑者叙哉韶然
宙年者乃尔也公之生日甚爲亞子
生于忠孝之道而未嘗析氣楊筆話之

且獨舉爲亞子者於學友于烟睦之
足抵車雲於也夫性古今人未可被
語放逐論書左易可補足而公之
父子同時靈運論居表在於家室亂
世留有題雜文亦錄於性多而諮
學新悟在可逮今千百家十載至公
裔孫學飛弄遺編之挺友書男甘

謀鋟書以傳示於後之勸業誌語文
章以傳乃喬矣章亦已以竟勤業之可一
也郡是集而至附　膠西文子華世誠對
文龍讀而亟史之傷夜得東業是編
因辭是以伸其仰止之私意云爾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九日宝陽後學王
文龍沐手拜題

序

文章者述歷百世而不磨者雖
代屬數更必不湮沒然而遇合
顯晦蓋亦有數存乎其間焉吾
婺鄭忠愍公清介耿直不阿權
奸功存西蜀爲宋名臣公固顯

於一時矣獨是其生平好讀書
喜著述有周易窺餘經史諸音
左氏九六編諸集歷歲既久屢
遭兵燹篇帙無存而斯文爲之
一晦幸有北山集存焉是集也
體多奏疏書策氣兼韓柳歐蘇

斯亦不可磨滅者矣無如時遇不偶知音者希僅藏之名山耳

歲在甲戌

邑侯趙公省耕於郊經其故里登其堂禮其像遂詢其後裔而北山集出焉公讀之而慨然曰

予於史冊知公之氣節政事久矣今觀是集而益知公之文章著述固百世不能磨者盡付梨棗以公諸世乎維時其裔孫世成弘能弘琳皆承教唯唯然猶慮篇帙繁多艱於資費藉曹子定遠姻契雅慕先賢遂忻然任梓費之半而是集遂成夫以數百年遺文遇

趙公而是集斯顯則信乎文章之遇合顯晦蓋有數也雖然非忠愍公不能構斯集非代有賢

裔不能守斯集非曹子與其裔世成弘能弘琳等不能梓斯集先後輝映亦足俊婺州之盛事云

旹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仲秋

朔旦後學張士紘薰沐拜題

忠愍鄭公北山集叙

文章之名顯晦猶人之名行藏也乎

忠愍先生未遇時寂寞於山林岩谷之鄉樂道於陋巷蓬廬之內誦詩讀書名再上賢書而未及顯欽身而退與一二好學服古之儒歌吟贈答聊寓志已耳天下莫曷知之一旦及時則駕盡展其胸中之蘊

君得達而民日濟當時賢士大夫與之輝鎮敵國莫不服其氣節而大其盡忠之如北山一集流傳者五百餘年矣雖鑑廬珍藏於氣原自不磨其間世代屢易兵火迭乘保護殊難非天之不欲終喪斯文也

侯識者以表章之韜光笥篋中不獨公之
未遇時手筆爲
邑侯趙夫子之景慕於甲戌夏初謁祠拜像
訪是集而玩讀之咨嗟浩嘆諄諄命梓以
公海內而鄭重弘能弘於學閱言哉激
唯唯承命爰屬曹子定書悵然而共襄厥

事搜遺補闕以數日戢未見之鴻文煥
然新人之耳目俾吳乘之記載倍覺光
賢之題詠俱彰其與公之用行止相符
耳服其氣節而大其盛名者嘗不僅在
一時也獨傳千載讀是書者重其文稿
然想見其人品其欽仰又何如耶哉

夫子表彰之力豈淺鮮哉獨是先生撰述亡
當集編不一第世遠年湮或遺失無存或
珍秘不出不得與北山一集同垂不朽已
者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菊月 里下後學嚴
丙盥沐拜題

蕭忠愍公北山文集序

予發由芙蓉赤松之華精華磅礴磁礴扼於北山之麓有宋忠愍公崛起是焉公非一代偉人哉顧一代偉人必有一代之事業文章可以照回日星轄繁河漢而焜耀千古則夫立德立功立言古稱三不朽者蓋戛戛乎難之三代佐命之英卓矣漢唐而下罕見其儔留侯之智不入儒林元齡之才未嫻倚馬張華具博物之卷而名德不終寄儀議乾德之年而詞章不顯若而有之者孰如我忠愍公乎公誠一代偉人也當居內廷資啟沃忠盡瘁而外撫川陝戡賊營田轉甦民瘼其碩德豐功偶暴勤之汗青書之且

先賢何道夫又從顛末而叙之銘之茲復何贊備其道德緒餘言論風旨有不容偏沒者公生平富於學所著有周易窺餘經史專音刪世故滄桑殘缺莫稽惟北山一集其裔孫弘能猶得全璧而什襲焉予友曹子定遠每為之揚扢且把脫不置意將請之　當事鋟公壽梓以行世蓋有志而未逮也幸遇　邑侯趙公宰泚益士文治擬興簿書之暇遍採名山石室之藏已將正學淵源重刊行經胡公祠搜訪遺集弘能遂出篋中所有以進即北山集也我侯把玩久之迺欣欣嘆賞曰美哉大雅鴻音其奏疏則翔鸞鳴鳳也詞賦則擊金撥玉也理學則伐毛洗髓也經濟則借箸捫蝨也文獻之遺而乃號其若存若亡亦後學之責也遂令定遠董厥事凡亥豕魯魚俱經訂正哉　侯更為裁定以觀成焉定遠弘能慨然捐橐畀諸剞氏自春徂秋始告成功而茲集煥然一新矣自非我　侯仰止前賢而棲柱下及予次之留意贊勷幾何不置是集於嚴蠹之餘腐誰知數百餘年後復取而表彰之則公之立言得藉與立功立德並垂不朽者哉　侯之力也且非惟有補于公直可鼓勵後之守益士者其亦有所觀感也夫

旹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仲秋之吉

邑庠後學晚生余士蕭薰沐拜撰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叙

婺水西流三百里靈秀所鍾謂必生大賢蓋說者以東萊氏倡明理學而後何王數先生紹紫陽正宗傳斯文之在茲固擧之小鄭尊柳知其先以名節著如鄭忠愍公非尤矯然與日月爭先爲山川壯色乎正紹讀南宋史至其致胡銓梳和議服悍鎮畫地界爲人所不敢爲者公誠一時砥柱也正常歷五都之境訪公擧故居尋可友亭之遺蹟慨然想見其爲人益思公之忠烈不置而有德者必有言惜著述所留僅存什一近世雖能表章之者亦志士所潸嘆也李德耀奇逢屢乞一

膠西趙鹿友夫子以嗜古博物之英製錦斯邑重道崇儒於四先生之正學淵源已捐俸重鐫乃謁宣撫之祠拜其遺像購其傳書復欣然命梓夫以宰斯邑者嘉宣撫之節亟欲顯揚且若是况爲之後而同其里者乎曹子定遠毅然感發與其後裔鄭弘範蓮夫子之指延梓者於家考訂校讎歷半載而書成披卷朗吟其注疏緒餘溢于詞表者凜凜見浩然正氣矣夫宣撫之勳業著於在朝在蜀者宋史稱之秉志載之而抒寫情性發爲文章者寓寓五百年猶足動賢豪之慕而珍異如商周法物文豈不以人重耶正以讀宣撫之文益嘆此擧之非偶然也豈非天之所以幸宣撫而不使湮沒其簡編也夫子表章之力與宣撫同不朽矣而定遠弘範見義勇爲不亦有足多者哉

昔

康熙三十四年桂月上浣之吉婺左松湖後學嚴正薰沐

拜撰

宋資政鄭忠愍公文集小引

古來名世不廢文章然文章所發本諸躬行實踐者貴耳吾邑先達鄭忠愍公者孫吳窮約歷備諸艱及壯而筮仕遂以所學見諸行其立朝也正氣不阿其宣撫也經畧有法其居職也畫區躬之節其業難也懷明聖之心頒嶽觸忤權奸竄逐投荒益見不愧所學跡其生平著述甚富所存者無幾而北山一集則尤其精氣所萃者也今讀其文忠義慷爽之氣盡露毫端即旁及舉書花石弔貞贈答之章悉皆忠君愛國餘意故其為文丕著煥然與日月同光巍乎與山嶽俱峻耳今

朝廷加意文治搜訪遺書名山石室之藏無不網弋示世況以公之文章本乎躬行實踐者素寧不為

聖天子之所採納而隆重者乎第傳世既遠屢遭兵燹篇帙殘缺湮沒不傳幸遇膠西趙夫子仰體

堂陛尊德右賢之意搜羅文獻甲戌之夏過謁公祠欷歎感嘆穆然想見其為人因命出是集梓之夫雖值以其數文摛藻之工足以擅諸藝林然亦賴公之遺行說序于遐邇而傳其文以傳其人所係于世道人心者不淺也恭承夫子命與其裔孫世成孔彰孔非編輯付梓鳩工于乙亥之春迄冬告竣是編之成雖公之靈爽趙夫子之力也其尊祖考以厲文孫崇先賢以勉多士寧無厚望于後之守是邦者乎吳不揣陋為誌其歲月于右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陽月⋯里後學曹定遠黃木謹

題

北山遺集引

余鄭氏本固始至建安徙居金華扶坦傳至六世　先祖
忠愍公者好學尚文仕宦有年其政績文章類恭請名公
所序品題未敢復贊奈世代既更兵火重遭其遺帖所留
僅存什一嗚呼痛哉何能免夫獻亡之感哉余性拙寡諧
卜居山右衆業之外若古卷異書復好問學至如先祖之
所撰著雖片紙隻字珍重如典去秋
侯補　湖ゝ臨境公務之暇詢訪人物從來乃有以吾
祖生平告者而　邑侯蓮輕千金之駕親謁吾祖遺像仰
觀榱桷溫諭重輝倫詢吾祖所遺卷稿將獲存者僅北山

一集也致星披覽道學之契不書面接焉因搞蒐殘補闕
急付梨棗公諸海內而同里曹君良求者鼓然有志共襄
厥美豈不誠文章之知己耶升雖莫衆之貴有忝前人而
吾祖之光明俊偉傳諸冊牘者捧之誦之時覺愾乎見愾
乎聞矣是安敢不黽勉趨承竭力乃事致負宗祖之遺美
哉是秋梓工告竣用慶厥成爰勒短篇聊申蟻悰云
昔
康熙三十四年歲月穀旦裔孫弘升百拜敬引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勅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勅左文林郎鄭剛中
朕以干戈未戢念斯民之阽危思以實惠被之而拊字之
吏或徇虛名未能悉副　朕意夙宵興惟爾召自殊遠賜
對便朝占語詳明肯及責實之政良中時病兆曉達治體
能若是乎其畧銓格特易官聯祇服厥職更期擢可特
授左宣義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填見闕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忠愍公樞密編修跋

扶坦鄭君周裝潢其先世忠愍公
誥文成卷持以示桓且請題識其後桓生乎公之鄉不勝
夫高山仰止之思今幸獲掛名於誥文之末乃不復以晚
陋辭謹按公以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授溫州軍事判官六
年十一月召入特授樞密院編修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
其云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凌鼎乃趙忠簡公鼎也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凌鼎乃趙忠簡公鼎也凌乃張忠獻公
浚也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忠獻並相人目為盛

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矣後次第奏行之一時得人
號爲小元祐公被此誥之日政二公並相之時也今觀誥
中有召自疎遠之詞愚意公在疎遠獲召者此亦出於二
公之所薦耶不然公在疎遠則　高宗何自而知之然而
二公之勠力王室收用人才以圖恢復中原此其素志也
惜乎議論不合忠簡先求罷去而忠獻獨在相位和正雜
揉未幾秦檜秉政倡主和議而中興之業不振矣公當是
時其能無憾乎後公以資政殿大學士宣撫川陝大著政
績竟以剛忤檜爲檜所擠謫居封州以沒詎非有志之士
所爲太息流涕者耶此誥去今二百七十八年中更變故

靡所不有而周猶克謹藏而傳之豈非賢哉周字德直公
十一世孫也以諒直見稱鄉里蓋亦得公家傳之懿者歟
永樂十一年冬十一月朔日杜桓識

勑議官鄭剛中考功爲南宮濟曹自漢魏以來率選人物
第一流爲之以重其選以爾剛中文雅自將介然有守文
昌望郎肆以命汝往服徽寵以報知遇可特授依前左宣
議郎守尚書考功員外郎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八年五月九日下
歷觀忠愍公前後誥勑存者僅五道自紹興六年至
[illegible]

勑賜依承宣義守尚書考功員外郎紹興十年
特封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紹興十一年勑賜
依前左奉議郎充寶文閣學士樞密都承旨塁拜定
一司勑令至陞興二年勑誥忠後資政殿學士贈
左太中大夫前勑四道皆有先名賢簽其後以表役世
頌功稱之之恍若吳況宗康肅憲孫杜桓是也獨紹興
八年協尚書考功郎一道無殺紹興九年勑除宗
正少卿秘書監十二年除端明殿學士十三年建伯爵
十五年除資政殿學士十六年轉朝奉大夫進爵郎侯
凡五道勑殷俱無嗟乎後七而勑存後之人猶可
識其行能勞績之著至於殺七而勑并不存者伏公
之節烈多所湮沒不亦深可慨也
康熙三十四年六月秋同里後學黃定建謹識

勑難進育士之操故侍從不以次第易失者時之與故考
擢由於衆命若時明揚用□書左通直郎權尚書禮部
侍郎兼詳定一司勑令賜紫金魚袋鄭剛中蚤以文名繼

躡才穎擢副端於柏寺薦著直聲聯卿貳於春官雅推清
望非務官簿宜進文階是爲厲世之公式謹校年之令益
勉獻納以稱恩休可特授左奉議郎依前權尚書禮部侍
郎兼詳定一司
勑令特封崇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奉
旨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十年九月十五日

跋權禮部侍郎誥

右誥文一道宋鄭忠愍公爲權禮部侍郎日所受也公紹
興二年進士初調溫州軍判官用薦除勑令所删定官改

樞密院編修官權太常博士兼權尚書右司員外郎時大
臣主和議公奏書　不可信權尚書考功員外郎監察御
史建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胡銓上書欲斬秦
檜禍將不測公率臺諫入諫銓得編置又奏曾開不當罷
施庭臣可逐柳約召命可寢移宗正少卿改秘書少監樓
炤出諭京陝充參謀遷除權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
此誥則爲進文階封國邑而降也是後試尚書禮部侍郎
兼權刑部侍郎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進學士出
爲川陝宣諭使與金人議畫地界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
宣撫副使陞資政殿學士公在蜀制驕將抗黠　閑營田

足軍食當時有伏龍臨西之稱憂忤秦檜意遂斥逐以卒
檜死始復官得謚前後所被誥文而妨世後散亡殆盡今
其裔孫謚所藏止此一通而已謚出以示沉因爲考公歷
任之大槩書之如右以見公平生仕宦終始不幸而皆在
奸人之秉鈞當軸之際始雖不能廢公不用而終爲其所
忌害意使忠賢之志卒不獲伸豈不深可慨哉
洪武五年歲在壬子九月己巳里後學吳沉謹識
右忠愍鄭公改官誥文一通紹興十年九月十五日下也
時金歸侵強公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故有是命所謂副
柏奈公嘗爲殿中侍御史曰御史奏宜則以侍郎而居樓

賓也未幾出爲川陝宣諭使尋以使分畫陝西地界金使
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得階成岷等六州公力爭不從又欲
於大散關立界公亦堅不從當時中外莫不倚公爲重繼
除四川宣撫副使公之治蜀寂多方略如移司利州省費
万萬請戍成都對糴而於階成二州營田三千餘頃歲收
十八萬斛也如分三路命三將吳璘楊政郭浩之輩惧公
方戒震已蜀奈何秉鈞者奸臣檜孽始以才而薦公終以
才而忌公巧計取讒黜易其地卒致貴志以沒於戯柔佞
易制署於趙隲若韓肖胄樓炤范同之流拔之冗散遽躋
政地而公之及於禍也宜矣哉危之際獨賴上知之言公

之自信已確公雖云亡又何憾焉裔孫謚出示此誥因致
公拔命後歷官布政之大槩以濤之所知者庸以附見焉
昭陽赤奮若二月初吉里後學盧溪鄭濤謹題

忠愍公樞密都承旨兼詳定一司勅令

勅觀象斗樞風重本兵之地密承　帝命尤嚴分職之司
遴擇通材寵頒書贊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詳定
一司勅令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鄭剛
中問學淵博器識恢宏蚤拔儒科及時顯仕栢臺共肖茂
著夫聲獄憲部秩閣深資於明練屬邊陲之未靖方盪伐
之是圖比命虎臣列居宥府聿求髦士式佐籌帷其陞延

閫之華資往貳樞廷之密務顧論思獻納久已藎於忠嘉
而制勝折衝尚有勤於裨益體予訓告毋怠　欽承可特
授依前左奉議郎充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詳定
一司勅令封賜如故奉
旨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十一年五月九日
北山公　勅賜尚書禮部侍郎即奉　命往贊樞公好宣
撫樞務也公之問學器識既已深被　思陵之眷而運籌
措置更仰體夫付托之心所謂幼而學壯而行者蓋于公
見之矣乃未展宿抱而斥逐以歿惜哉

里後學潘建孫謹跋

勅朕於肆大告之朝思敘曠昔禁近之臣或才德之望或
辭翰之勝各用所長同為國華而醜正實繁為所陷囹朕
未克省死於遷所以莫克與今日曠蕩一洗之恩可悲也
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封川安置鄭剛中術業敏卲聞學
該洽中外更試所至飛聲多言可畏朕不得啟才難之歎
今古所共朕方欲復用汝而汝不獲事朕矣以朕追命之
渥將無窮之意九原有知嘉服無怠可特追復資政殿學
士左朝奉大夫
前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臣鄭良嗣故父鄭剛中復職

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臣寮賦等言訖以申聞謹奏告
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左太中大夫鄭剛中第計奏被
旨如右符到奉行
隆興二年十二月一日下
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鄭忠愍公與責授秘書少監分司
南京顯州居住孫近同奏復資政殿學士其日乃紹興二
十六年之正月甲子距秦檜之死纔四月耳今勅後云二
月六日乃詔下之時也曾子有千里之役始獲見此卷走
筆識之殊不暇詳若夫公之大節與賊檜之奸諸先正已
極論之宗不待詳也

里後學宋濂謹題

北山文集卷勅跋終

鄭忠愍公傳 國史載

鄭剛中登進士甲科，累官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為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為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不從，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元朮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乃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能君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乞移

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當殺務也一要。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惧聽命，都統無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陞檢校少師，來謝，語閤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發中容，行禮如故。奏罷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没賞錢，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請弛夔路酒禁，復利州錢監，為紹興監，皆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特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隸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檜陽召不棄頃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鄭忠愍公傳 志書載

鄭剛中字亨仲，紹興癸丑進士，調溫州判官，以賑饑得法，秦檜薦其物令所刪定官，累陞尚書右司員外郎。時檜主和議，剛中為陳金不可信，弗聽，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甚悉，及胡銓上書得罪，檜且不測，剛中率同列論救，銓得編置，改宗正少卿、秘書少監，接照出諭川陝，辟充參謀，還除禮部侍郎，擢樞密直學士，出為川陝宣諭使，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將至，出關迎之，與

反覆爭辨，竟全階成岷鳳等六州，列陰據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宣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乞移利州，省費百萬，又奏罷橫征，請減對糴，及宣撫司激賞，時蜀勁卒十萬，都統吳璘、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驕恃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恩，無不帖服。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我雖書生，我不畏死，聲色俱厲，政遂聽命。參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大關營田二千頃，歲收十八萬斛，弛夔路酒禁，復利州錢監，以紓川引之弊，又奏罷都[illegible]於川六年，傳[illegible]覺行停上用[illegible]，不敢犯，當時語曰宗

澤如往兎之在北，關中如伏熊之在穴，其見推重如此。泰檜誣使進金三萬，又令下錢米荊門，關中曰，令時講和，正爲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惟權爲先，皆不從。檜不悅。念御史汪勃奏罷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因令刺關中陰事。會金虜北人在南者，關中慮其驍勇生變，悉斬之，檜愁其專殺，召還，又致其罪，謫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卒。檜死，詔追復原官，謚忠愍。所著有北山集、周易寃餘、經史專音、塌碎、鳥有等編。子良嗣，官至正議大夫，有可齋奏議、文集，及上何秘監書。

按金仁山云，人之稱公者，大抵多其勳業，而不知公之義

業百未試一，蓋天下大勢，惟關中可以舉山東，其次則[illegible]漢可以入關中。公初副樓煩撫京陝，亟請重爲保關陝之計，此極復第一籌也。而其言不用，及在四川，權奸央計事仇，割地辱國，而公獨單騎隴肅號令，嘗關外之田，以計軍實，使一日得便，而爲之出關陝，如探囊爾，此恢復第二籌也。失此二籌，遺恨大矣，顧以區區保蜀爲功，至前時入關保陝之計，又無能道之者，獨朱子嘗稱嘆之耳。有志未就，亦與宗忠簡同耕，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世稱北山先生，祀鄉賢。

初集自敘

北山初集即余所謂哭服編也，余以紹興乙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哭服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　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貶中號藜藁者，良嗣故初中而編

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摭藁之桂陽，以橫逆散亡失，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　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收拾者否，嗚呼，覔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悒悒抱恨而重惟　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illegible]見是夫，皆以書[illegible]劇而[illegible]所惧

者在是也少之時其什以其所爲文示者爭誦讀之乃
推不自壽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
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
其他雜著皆可傳於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仲
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宣撫資政鄭公年譜

元祐西年戊辰公以夏五月二十三日生於婺州金華
縣之北山下諱剛中字亨仲

政和二年辛卯爲鄉貢首　宣和六年癸卯發兩浙漕
司薦　建炎三年庚戌爲鄉薦首　紹興二年壬子
賜進士及第授左文林郎溫州軍事判官　紹興五
年乙卯春赴溫州判官任　紹興六年丙辰秋召赴
行在所未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既至賜對
改左宣議郎除樞密院編修官　紹興八年戊午
春權尚書左司員外郎除尚書考功員外郎爲貢
院參詳官秋除監察御史冬除殿中御史　紹興九
年己未春除宗正少卿積秘書少監夏爲樞密行府
參謀出諭京陝左宣教郎冬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轉
左通直郎尋兼詳定一司勅令又兼權尚書刑部侍
郎　紹興十年庚申秋以年勞轉左奉議郎復明堂

恩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冬除試尚書禮部侍
郎　紹興十一年辛酉夏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
承旨冬除寶文閣學士爲川陝宣諭使　紹興十二
年壬戌夏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兼營田轉
左朝奉郎冬遇太母回鑾恩轉左朝散郎進爵子食
邑六百户　紹興十三年癸亥冬以年勞轉左朝請
郎遇郊恩進爵伯食邑九百户　紹興十五年乙丑
夏除資政殿學士　紹興十六年丙寅冬以年勞轉
左朝奉大夫遇郊恩進爵郡侯食邑一千二百户
紹興十七年丁卯冬以忤權臣罷使落職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　紹興十八年戊辰冬責授
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　紹興十九年己巳春移
封州安置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夏感疾以其生之
月日終于封州享年六十有七越乙亥喪歸里舍會
權臣死公道行丙子春追復原官職冬葬於東陽鄉
招福原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錄卷之一

後學曹元寬 鄭時定
後學曹定遠 曹元宇 仝輯梓
裔孫鄭世成 鄭弘升
裔孫鄭弘能 曹家瑚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奏疏

論治道人材疏 採用群賢疏
辭監察御史疏 辭殿中侍御史疏
諫議和疏 再諫議和疏
三諫議和疏 四諫議和疏
議和不屈疏 議和善後疏
申救胡銓疏 劾姦庭臣疏
又劾庭臣疏 三劾庭臣疏
自劾奏疏 懇留留閣疏
修纂屬籍總要疏 請放王樞等疏
重監司郡守疏 除宗正少卿疏
請褒贈李詰疏 褒進三老疏
十一月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疏
十二月除試尚書禮部侍郎疏
定衆[illegible]力疏 論白坝疏
除餘絹疏 勘襄陽府疏
良嗣述與北官分畫疆界事
議和分畫復奇疏 除端明殿學士疏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錄卷之二

古詩

修々悉前畫 坳下雨修竹
讀坡詩 書奩晏日
寄別左與言 寄贈張叔靖
謝潘令衛惠松木 觀溪漲
小園植菜倍登蔵為一詩并引
罷四[illegible]并引 耕旱方并引
前山尋蘭 簡潘義榮
酩酊且飲酒 建炎丁未自中夏徂秋不
雨七夕日識成一詩簡牛仰織女云
代答 巨濟弟書索求詩為賦古
風云 送林懿成解兵林
午睡 寄姚文發
天寒 自笑
歲暮 家有廟其亟每歲旦必
[illegible]

浦江書院中　六月初八日義榮司諫自
福慶山見過奉陪遊西岩以新茶享石佛抵暮出山
明日成古詩一章為謝云
晩村　始生之日石子壽我以詩
援筆為十韻報之　讀蘇子美文集
招涵文晃　感秋時寓龍德寺前
辛丑正月十三日小飲南廳
寓靈峯寺感懷　靈峯聞秋雨
宿長安閘口　安之叔盜後為索華求詩
以此寄之　憶書

壬寅年南遊離白沙　王金谿與康功
宣和壬寅仲冬二十六日留別臨川陳泰頡
至豫章茂直座上戲書　別茂直
盜焚浦江龍德寺經藏并引
次韻作玉女泉并引　臨川旱苗
即事　丁未四月與李叔佩還谿
塘道浦江井坑嶺賦此詩
王倅生辰　暑雨
和何元章　用前韻作詩呈司諫公并引
題六松　覧鏡

代上學郎十二月二十三日生辰
石季平題李南壽石之傍疊石為山已先一臺公案
況畫者耶鄭子見而笑之明日戲成伽陀問隨緣云
隨緣居士即李平道號也
每年家釀留一器以奉何元章今年持往者輒酸黄
不可飲再以二尊贖過仍為此詩云
對竹　擬和
北山會飲　南陵五章二章ㄠ八句三
章ㄠ四句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録卷之三

律詩

贈范茂恆　壬寅年南游至衢州
入信州　此心
甲辰年得男子經道以詩相賀因報之
越江之岸人家皆臨水種竹疊石作逕其處蕭然嗟
今苟髮踰壯方坐兵火驚焚安得一居如此見之不
勝歆慕
和吳康輔雪中同遊西湖之作
和仲模梅花　用韻寄仲模
和王才叔[illegible]　再[illegible]

臨川旱苗二首
己酉正月大風寒米價騰踊菜色之民望上于道感而作是詩
義榮見示禪月山居詩和成七首
石季常為于仲模詩改後仲模有詩復慶朋友間漸能琢磨責善追復古風焉
寺前書院中寄季平
後園石榴并引
幾先生上贈友人
宣和壬寅十月遊江南道出月岩感而作二十八字叙其事翌日復得四韻并引
題洪州新建張令寄春
和安之叔厭春
送表季平歸永嘉
和元章新秋
鼓子花
和甫叔愿書春
癸丑年睽闊初成
和思老要日山居
和石希孟
偶書
悼八姑孺人
悼陳庭玉
悼六兄宗魯二首
悼顧與權夫人
悼陳子濟教授
悼游權仲
悼游義榮母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錄卷之四

書啟

上婺守范龍圖書
上婺倅王學士[illegible]
上浦江司令書
上浦江手令書
謝梅右司作先夫人墓銘書
謝宇文郎中書先夫人墓銘書
謝羅大尹書
代上湯尚書書
代人求知書
又
代上捿浦江乞免租官田書
謝漕司秋案啟
謝及第啟
上王舍人啟
請婚啟
又
又
又
又代石氏作

約婚啟
賀參政啟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錄卷之五

序記辯說

笑賦編序
送石尉序
送僧如澤序
避盜錄序
鄭安之揔録序
代序忠孝錄
華孫命名序
陳仲鍂改名序
吳德先命書序
送相人蔡道人序
送相士張允序
送蔣惠民序
國中雜論序
可友亭記

石磨記　小窓記
雙蓮青霖辨并序　戒鷄說
相說　畫說
記旱　樂見說
說二首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錄卷之六

祭文

祭族叔通判文　祭族兄巨中并同母姊姚氏文
祭申耆伯村并亡妹文
賜第後告祖廟文　祭先妣夫孺人文

祭官田諸塚文　祭中散墳文
祭馬鬣墳文　祭穎子文
祭玉子文　代淇弟祭母文
代玠姪祭祖母文　代玠祭考妣文
代玠祭塋父母文　代玠祭妻方氏文
代瑀姪祭考妣文　代珖姪等祭父母文
代四五叔祭叔母文　代宗魯兄祭蔣姨文
祭儺文　祭白沙求雨文
祭龍門求雨文　代浦江令祈諸廟文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錄卷之七

墓誌行狀

族兄巨中妣王氏姚氏合葬銘
蔣特志墓誌銘
楊氏女弟叔石書月　代族兄宗魯作母侯夫人

行狀

族兄宗魯行狀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錄卷之八

策問

擬策進士十一篇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錄卷之九

小簡

與梅和勝　與章少董
答范茂直　與潘義榮
與內務本　與張叔靖
與潘義榮　答姜秀才
與唐令衛　答潘叔豹
與潘義榮　與潘令衛
與秦彥然　與張叔靖
答何元章　寄張叔靖
謝主文陳用中　又
與沈元用給事　又

又　答徐月思
寄章少董　與薛世德
與湳義榮　與張子韶
答梅秀才　答湳義榮
與范茂明　答石季平
與陳去非　與凌季文
與張子韶　答陳用中
與章少董　答徐秀思
與凌季文　與王子野
答周希甫　與戴端甫

答張子韶　答凌季文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録卷之十

賦

雪竹賦　秋雨賦并序
大易賦并序　山齋賦并序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初集目録卷十一

絶句

離平江　讀光明經捨身品
浦江道中　偶書
次字詩并引　平字悔乞

得雨偶書　曉起
夜坐　村居二首
浦江道中三絶　寺前書院
和季平哭小女時避地靈峯
題徐節壁　題靈峯見山閣
避方臘五絶　即事
清明前十日大雪二首　度金沙嶺
渡胡源口二絶　吳江三高祠祠内有詩和
原韵一首并引　道旁野梅花
蕭山老儒余志寧求拙齋詩為賦

題楊溪坊客館二首　春到村居好四絶
呈周務本三絶　偶書
休牧軒　緑淨軒
水碓　客夜霜寒
貴谿道中四絶　和張叔靖三絶
楊思恭惠酒作小詩戲之
詩蘭臺詩并序　每歲正月度太陽嶺半山
閒有梅花常以此時開每見必折一枝丙午歲成絶
即事二首　偶成
聞丁吾　送李平甫中四絶

次桐廬　夜聞雪聲
己酉立春前一日得雨時有百日之晴
二月二十一日枕上聞嬰時霖雨之後
三月五日園中　己酉三月二十一日夜夢
中作　王能甫作葡萄一枝於圓
翁之上戲作小詩報之　和元章春風三絕
題西岩　湖雷石寺潤公環翠軒
宿鶴岩二絕　夜寒覺有霜
至夜獨酌二絕　雪後覩月
枕上聞雪聲　梅花三絕并序

和潘仲嚴八首　春陰二首
春晴二首　春雪二首
春雨一首　春眠一首
八月初一夜聞雨　戲題秋香
獨坐　石希孟寄示賦詠甚佳有
未盡意處輙為塗改因成小寄之
偶書　題幾先書院壁
荷花　呈范茂直時在撫州
諸暨道中遇雪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目錄卷十二

古詩
臘月三日蔦鳥道上寄游義榮
時權郡靜正民九日遊西山
和趙晦之司戶三首
寄題李監酒不欲閣　送蕭德起赴召
送錢正民罷倅永嘉　贈周希父
丁巳年七月二十一日禱雨并引
送宋叔海郎中總領湖北
送方公美少卿宣諭京襄
胡德輝郎中由禮部出守桐廬同舍取劉禹錫移襲

田家慶印陽衢行送新圖之句字分為韻某分賦
移字　紀聞隴
和季公定郎中琵歌行　和公定書懷
答江原仲機宜歸詩　金房道間皆蠟梅居人取
以為薪周務本戲為蠟梅歎予用其韻
再和　送陳季常判院
送周務本機宜　送何元英
寄別張子公尚書　貢試院放榜衆論以得士
為慶作古詩一章呈詳定錢憲元袁及院諸公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目錄卷十二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二集目錄卷十三

序記

選樓仲輝知溫州序　譯琚小名序

達孫小名序　胡仲容遯隱序

送井都運出峽序　烏有編序

忠義堂序　西征道里記并序

溧水縣學記　知音齋記

思耕亭記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二集目錄卷十四

祭文

出官辭先妣墳祭文　代姪琚祭外舅文

又代人作　同官祭石監場文

辭文宣王祭文代人作　祭中元水府文

擬宰執祭呂安父文　祭外姑文

外姑葬遣祭文　祭章且吏尚書文

樞密行府祭江神文　庚申歲焚黃祭文

祭外舅姑文　祭樓通奉文

宣諭祭江神文　宣撫謁廟祭文

祭胡宣撫文　祈雨祭文

又　祭胡忠烈文

祭樊宣幹文　祭郭少保文

吳鳴遠求錢塋親疏文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二集目錄卷十五

墓誌

余彥誠墓誌銘　外姑墓誌銘

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

何氏考妣墓表　族嫂陳氏墓誌銘

右承議郎致仕曹公墓誌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二集目錄卷十六

題跋

跋許右丞詩　跋中散留題

擬跋御書羊祜傳　跋左達功所示李泰發詩卷

跋劉先遠百拼詩　跋了翁帖

跋東坡帖　跋張大夫景修詩卷

跋胡帖　跋雷公達所示潘仲嚴詩卷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二集目錄卷十七

策問

擬策進士　又

又　又

又　鄭吉甫某壞

朝貢策揚庭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二集目錄卷十八

律詩

獨坐偶書　寄徐彥思
和周希父至日雪　和錢倅上范相喜雨
送仲列王　送張仲仁教授
贈張叔靖　和吳清叟吳江歲晚書懷
乎過烏龍嶺　擬梅
和友人書懷　和方景南久晴
九月二十二日侍祠明堂口占

和丘師愰二首　白菊
深夜　希父刪定惠近詩一軸成
四韻謝之　隋陵口占呈李公寔郎中
和公寔早行二首　和樓樞密宿泗濱中書事
用存字韻二首　己未十二月二日致齋[illegible]
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宿齋省中
謝勝仲卿有冊寶禮成新句用韻和呈
初夏憶故園　道中繼詩呈子勉寶文有
使寄叔游也　馬上
初寒　仙人山寮至日

寒食偶書　擬送楊師
偶書　送吳信叟
偶書　晚春有感
寶信堂前杏花盛開置酒招同官以詩先之
四月二十日登烏奴山　悼王思中
悼東陽許誠之父　悼馮元通母夫人
悼何龍府君　悼方公美母夫人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二集目錄卷十九

絕句

甲寅九月十六雨至十月二十三日得晴閑是日大霽

連狩諸將告捷　李天馭為人相宅過余求
詩戲書二絕　別家山二絕
代答　雪中慶馮公籤二絕
范才翁惠酴醾　題黃德老西亭二絕
和李端明題靈峯　題大龍湫
題妙明師靜軒　賦梅
宿長蘆寺下四絕　八月初四日謝雨癸石中
元詞　和樓樞密過洛陽感舊懷二
樓樞密過華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謹用韻作
二詩以歲之　陝西戲成二絕

在鳳翔夲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楡柳翻平沙之句
今至堤上復用前韻　早行二絶
和江粟仲華山二絶　仙人掌
陳希夷無憂木　馬上口占三絶
九日　鴻溝
靈壁驛有古公巽少卿留題戱和于壁
雨過　眼昏
勝仲少卿分惠巖桂并詩二絶用韻和之
十二月二日臘際前一日致齋惠照呈靖叟察院三絶
懷山居二首　即事

觀稱花　禮部直舍指竹嫩條索出
燕雀飛來疏折又二韵記云
發風水洞　離家
道中四絶　頻夜燭花
題安仁汪宰絶覽亭　十一月十三日宿東林山
日小雨不見廬山戱留絶句于方丈
過大庾縣　二月十七日馬上
河池秋雨　夜坐戱書
春日　提司道中四絶
戲題堂前擬　懷故廬
寒食日　登烏奴
一絶寄家書中　骨肉聞已至廣安而連日
有雨甚念之戱成絶句　二絶寄章氏女子
寄吳信叟　春晚
甲子春晴久三月晦得頻雨喜而爲二絶句
元夜二絶　益昌遇雨踰月頁皆浸禱
祠之後倉廩保全君民復業運使國博喜而賦詩叙
戍三絶句以報來貺　送何元英出峽三絶
出峽題舟中　忠州古弃并引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二集目錄卷二十

小簡
答詹德餘　又
與戴循甫　答蔣茂先
答潘叔侍　與王元瀚舍人
與徐彥思　與康才茂
與林材茂　答吳鴻道
答張子韶　與黃季文
與新守章尚書　與范丞相
慰潘義榮　又
與范丞相　答薛德老郎中

與何倅　又
與袁季文　與章尚書
與陳去非　又
與李端明　又
又　答太平州陳守
又　又
與陳師與　又
與潘義榮　答魯天遊
又　與秦丞相
與李參政　答胡承功

又　答孫學士
與張全真　與陳長卿
謝何直閣惠詩文　答井都運
與何樞密　又
又　答何憲掄仲
答張子公　又
與樓樞密　與何憲子應
與樓樞密　又
又　與程樞密
又　與給事中丞

與和舍人　又
又　與李殿院
又　答賁州郭知郡
又　答提刑何秘監
又　答巴州周知郡
答喻運使　答鮑右司
答簡州李知郡　答簡州文知錄
答潼州宇文龍圖　與王參政
又　與兵部程侍郎
又　答渠州知郡郭直閣郭思之子

答京西茶運使　答江西轉運使
答簡州李知郡　答懷安羅知軍
答仙井王知縣　又
答趙監務　又
答賈茶馬　答劉敍戶部
答喻郎中　又
答賈茶馬　答盧南安撫李侍制
又　答韓參議
答致政李中大　又
答發運使　與羅中丞

與樓樞密
答句龍中丞
與樓樞密
又
答潼南李侍制
答成都路榮運使
答賈都大
答夔路勸運判
答簡州何教授
答潼川路千提刑
答范運使
答錯知郡
答西路何提刑
答合州楊知郡
又
與李中丞
又
答榮運使
答錢宣幹
答夔路勸運判

答柴倅元章
又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二十一

古詩

復至巫陵有感而賦并引
濛濛雨中春
荊州川名景陵者即古竟
壟也因賦古詩并引
歸家送盧農并借秦兵歲
作一篇
知縣相問封川氣候因賦
古詩并引
對月再用韻
封州學東池蓄魚信得歲
而賦之并引
八月□暑賦四韻并引

梅花
泮宮野火燒燒久而[illegible]
戲而賦之并引
冬至春不雨元夕後一日
雨作邦人甚喜
久雨
又
清明前風雨兼旬城外桑
李無在者書室中有酴醾一餅買之甚久蓋風雨所
不及也為賦五韻
廣南人多以食檳榔吐津
如血余見甚駭賦此長韻并引
清明前三日將曉風雷大作枕上賦此
聞杜鵑
茉莉
劉翁以紫石斛承祖山一塊為予書室之奉戲為一

詩并引
較茉莉素馨花并引
焚香
時隣宜乘[illegible]
曉雨
翁作[illegible]予一大盆
封泥如法切謂酒也至乃
而止泉云用中時可一酌
珍重其意為賦此詩
黃素紅以石菖蒲相遺
即事
小飲木樨花下
山齋霜寒
索酒
對菊
有客致木綿持以為山齋
之用
庶乎凝中苦寒不雪不雪
夜而之[illegible]有矣

辛未元夜　竹間孤坐
閏四月夜草亭獨坐翫月
撫州學擬翠軒　無俗軒
緋桃花　寒食
遊西山　客惠賓州竹簟甚佳取退
之鄭群贈簟詩讀之數過成古風云
偶題　白蓮草亭前盆池所出也
孤高淡素有足愛者衆皆以比婦人而予獨以擬君
子云　道者索成人為書頻擬成
一詩　白居易有重陽雲遮眼思
鄉雨滴心之句用其韻為秋思十首
風俗　靜婦
壬申年封州自正月雨至元宵不止
趙子禮勸農回有詩和者盈軸然皆頌詩非勸農也
擬和一篇　又
良嗣壬申年來為生朝壽作一詩答之
夜聞雨聲賦古風時趙使君祈雨之翌日
癸酉中冬四日江行　自訟
郡治西廳有錦被花覆地而紅以竹作架作詩以紀
云并引　米盡

春雨村居　園中錦被花始開一枝紅
白二色趙守以詩見報依韵答之
又　出江
又　大暑竹下獨酌
閶門詩三首　正月十一夜燈開雙花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二十二

律詩

發從叢洪華臺寂叢兵火後寺已兩毀僅臺為寄約
當時住持鄰道者物故二十年矣
投宿蒲圻縣　初至洪會

乍晴　十月初夢寄良嗣詩三絕
覺而足之　口占
粵州道旁并引　予嗜茶而封州雖得有一
種如下等修仁殊若澁而日進兩杯岳陽道中
卽事　故居
元夕二首　春熱
卽事　憶旅
久雨　有客問予每日何事答退
賦此　戒食河豚尖頭蔞并引
吾鄉城外出笑宛轉皆下尾石北門外南樵石莊

爲從春隙地因清明念之賦此
茉莉　西隣戎門有隙地鄰翁偕
予栽竹因賦之　民入錢抱償公庫東塘決
水取魚甚盛旁午千塘上者皆取婦也
封州　五更醉卧
栽竹　閑中
喊詩　時官多以封州体薄弃色
蕭條居處湫隘爲歎觀如閑而賦之
幽居　偶書
重午　又

夏夜用人韵　元信昨日惠八桂酒兩壺
今日從恵連數頭　夏夜小雨偶坐
經月門無客客至必謂予此居蕭然如僧舍
閑居自足　黄蘗征惠石菖蒲既賦去
風後成四韵　初秋
秋夜閑雨　讀杜子美三大禮賦
閑居　秋夜山居
重陽太守招登果山以腰疾不能赴
相識惠紫石硯戲爲賦此并引
鄭科以黄菊一本見贈是歲冬暖猶已成然以四韵

哭潘義榮二首
晚坐有感　客致本綿坐已爲長韵又
成四韵　庚午冬至夜
偶擬道舍遇老者并引　自嘲
春晝　頻夜燈花煩予有何喜耳
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草亭假寐　涉園偶成
懷舊　去冬
夜坐　晚涼小酌
山齋張涵偶焚香旁舍聞之而齋中不甚覺蓋香隨

風以流也爲四十言　寒意
猜者　臘月十三日送卯婿還鄉
辛未除夜　壬申年封州自正月兩至
元宵不止　無寐
又　草亭遠望
春曉　無詩
組趣十二首　讀柳子厚若爲化身千億
獻上峰頂望故鄉之句有感
擬題黎萍對榜隱用其韵
山院　山人

雜興
八月間對月翫酌
簡孫立之
黄晟仲知鄭丹夫人輓
臘中會桂堂太守勸客請觴寄以怡虞野塘次韻
且歸又曰月掛竹梢明愛此二語借為兩詩云
冬大暖桃李花飛如雨已而遽寒綿衆猶薄也
擬送傅推官吉先
酒病
砌下黄菊暮秋始開花賦此篇
十月二十三日趙守侯早泛舟遊西山有詩即席和此
再和
初春五言
又七言
初夏

寒食雜興二篇
閑興
出江
綠淨軒
病後涉圃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二十三

絕句

長沙道中
宿橫坑劉家店
趙知監惠牡丹二首
法會堂前翦菊一架每展日至其上厨人報報飯具咸而為此
桂陽本覺院以屯將兵住持舜長老于蕭山松竹之處結草庵居之求詩擬而不與

即事二首
茉莉
久雨
四月間讀杜牧之荷葉詩
一時四首皆西風之句嘗擬為立春絕
雪中偶書
用立春韻和黄蘇周人俊
即事五首
徙復州訪馮新遺蹤戲成
一絕并引
帛臺諭廣右判諸間咸咏
并引
栽竹種紅蕉後數日阻雨
不見賦小詩
贈傳神者
驟起
數日相嘗多以荔子分惠
予方絕粮日買米而炊戲成一絕

梅花
廣人謂取素馨半開者爨置卧榻間終夜有香用之果然
良朋以予生朝作子以古風一首為壽作三絕與之勉其有終念欲當不念觀之先
相識惠野鶴一隻乃鵝鶴也作小詩送之并引
鄰家借石方盆可容水置魚戲而借退之句成詩一絕并引
封川集筆單毛易鐵松梢當竹勁利可愛賦成四絕并引
題異香花俗呼指甲花并引

初集 翰

夜寒　庚午冬至夜
所居昔多鼠近得一猫子畜雖未能捕而鼠漸知畏
蔬瘦　蠅虎捕蠅壁間極輕利
下蝸牛宛轉泥中不勝其鈍許御以蠅虎爲耦
辛未中春旦極熱流汗暮而風雨始凉秋
無題　偶書
窮匱中復大雨殊憂悶諸僮聚食笑語爲賦一絶
高補之十月旦生朝一絶寄賀賦簿椒官
戴簡文浩然詩成不往也
至夜子史名編音集經　至日

書室中焚法煮真香　酒薰
泮宮出示畫一編并諸父還之集一冊作二十八字
先還其編　求書提燈并引
九六編成考左氏所載卦象以近世占法合之得絶一
封州極少酴醾近得數叢瘦小如丫花而清芬常異
無題　傳推官勸農亡絶句擬和
其五　右出郭
右登嶺　右山家
右田父　右勸農田
莉芳紫蘂栗大花戲爲二十八字記之

即事　子禮和近詩答去詩復寄
一絶　窓前小梅樹并引
早春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而雨
元宵不止城中泥淖沒骭而人家猶燒燈也
草亭遠望　草堂書事
無題　早春有感
竹間見雙蝶　秋思
受崧兄弟赴漕司試作二十八言送之
風竹　假山
秋雨還凉　雜興兩首

梅　醉觀子禮家兩姬舞
僮方擣茶知予書寢輟搗以待呼而哉也
雜興　書後
傳經幹以所業一編出示戲贈一絶
偶題窓間　飯後以水澡蟻時予育卑
歲日課　元信自潯州遣朋尊以詶
傚水壺名酒作二十八言謝之
孫立之以酴醾太守亦贈二絶予戲用其韻
翌日趙守轉以酴醾惠子用前韻謝之
擬爲孫立之謝　[illegible]

盆池白蓮　杜門

癸酉年梅花開已踰月而外黃菊方爛然

長春花俗謂月月紅者是也　五更霜寒擁被不寐

枕上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二十四

表牋

落職宮觀桂陽監居住謝表

謝宮祠表　到封州謝表

缺題　回朝提舶啟

擬賀發解舉人啟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二十五

序記題跋說附

周易窺餘序　左氏九六編序

經史專音序　建寧編序

畫記　三硯記

石花記　擬生祠記

草亭記　衆美堂記

記禪樑盃　記白朱砂

題璽寶集後　可友亭記跋

說人面竹　學如不及說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二十六

銘贊偈頌

筆格銘并序　硯銘

自贊　贊祈傳神

黎解元莊嚴觀音像見贊之

西銘如雷快說曰觀如編題其後以伽陀

讀金光經復成一偈并引

海濱石有根莖而生類于芝者為此一偈并引

最樂居士云見性二字觀如戲作伽陀云并引

趙元信問近來聽小說歌曲便須默察此還是有所

得否予戲成此偈　相識惠書提策煙戲為回頌

臨行小頌別見春清淨二老

又一頌別趙使君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二十七

墓表祭文

記先中奉墓表始末　擬墓表係省記

祭邢商佐文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二十八

小簡

回舉慶倅黃甥　又

又
又
又
與蒼梧陳僉
又
四胡提舶
又
又
又
與方安撫務德
又
與董揚州彥明
又
又
又
答鄭教授襲明
與董柳州柳直
與陳總領漢卿
又
別方安撫

又
別方雅川
答表教授
附
溫州普濟粥會疏文
祈雨疏文
保福法堂疏文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二十九

書簡

寄家親里
寄茂先松書
寄商佐親家
又
與茂先書
與叔侍
又
與姻家

與和鄉大卿
與匡濟書
缺題
與叔義書
與叔侍書
與李拯書
與念二將仕
又
與和直書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三十

家書

封州寄良嗣書
缺題
與德和書
寄叔侍
寄家書
青扫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集目錄卷三十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論治道人材疏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人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覩時小不揆事鮮博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渺用之實當若玉巵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為過

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不為過夫高之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痛流弊不勝言其失視甚高論者猶不啻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為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趣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嘗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恕論治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奇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奪以所難相庇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報本節用修禮正名未起者加工未備者加飾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實如是則所以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不勵謂為遠而不肯行謂為重而不復舉茲又人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為以小人間君子也以小人間君子則雜而已矣今恐皐夔不可以世有稷契不可以並得與其捨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磨礲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為奸盜名欺世無能為而可以害吾之有為託能言而有以撓吾之國是者

茲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趣向者惜乎文帝獨不以是而要釋之耶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含之量謂祖宗以來皆疏通耳目容納臺諫故即位以來加惠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裨于萬一而開懷屈意而不能遏抑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啟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高而誕謾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嘗齟齬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尚庶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

採用群言疏

又奏曰，臣竊見比者　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　國家數
年蟠屈待時之氣，一旦又試甘言（吾友誘也）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
者，咸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可回，
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難之，而
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否相濟，社稷之福，雷同之論，古
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寧使衆智必陳。可否相反。而
不欲上下決悅。雷同而相比。寧使發揚宣布。戇愚而面折，
不欲使其緘默隱避。顧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
裁慮事機。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虛心

容納之，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兼收之美，而事亦無適
而不當也。　人之根，臣子絨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力，
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之機，雖不可不授，患
亦不得不慮，　乃肯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我亦何辭
而峻絶之乎，絶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有揚旌
電掃問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絶使者而後
可以爲乎，故專意不與　和者臣知　陛下自可優容之
古人有言，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　陛下跨馬
橫槊以有天下，　人情僞，何待馬援言之，然後在於目中，
聽言定計，當亦審矣，踈遠之臣，悽悽區區，不自已之衷，上瀆

天威，惟　陛下幸赦其愚，　尋爲貢院看詳官　五月除
尚書考功員外郎　先君謂銓曹所繫考功爲繫且重，吏
姦出沒，非一己所能勝，乃於視印之日，集群吏告之曰，吾
本書生，州縣間條令猶不盡知，而况於省部，自今于牽惟
爾之聽，但已揭榜于外，有不當者，許士夫再以狀來，來則
窮究於爾無貸也，旣而士夫果有來者，命之坐，呼吏使前
開析以理，士夫知不可，無所恨，若吏情得，則立斷以法，如
是不過懲三四吏，皆讋服不敢犯，而滯淹無壅，黜陟以明
縉紳得之，

辭監察御史疏

九月除監察御史　奏曰，臣田野寒生，造化遺物，科名甚
晩，吏環何卑　朝廷召從遠方，置在樞屬，閱歲未再試以
郎，責臣方夙夜省循，懼無以報稱萬分，而　陛下又親擢
而用之，夫六察中臺之要選也，宜臣闒茸無狀者之所宜
冒處，欲責報效，宜付賢才，伏望　廓慈收還誤恩，以安愚
分，不允，

辭殿中侍御史疏

十一月除殿中侍御史　奏曰，臣稟資甚愚，立志良薄，比
由考功郎官，蒙　陛下親擢，繆參六察之職，未滿三月之
久，皆稍遷而無效，念忝竊以知慚，就斥之虞，朝夕以俟，兹

加器使敢復叨居今世態方艱事功未濟耳目之任從中
執法者實共司之顧臣何人可冒茲選伏望收還成命更
付良士非但公朝王諭之有託亦從臣愚分之少安不允

諫議和奏狀

時朝廷與　議和　先君奏曰臣准樞密院劄子備奉
聖旨節文以　梓宮未還　母后在遠　陵寢宮闕兄弟
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
條奏來上臣伏讀詔議仰見　陛下孝友格天戒　改慮
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己之言則臣之所不忍聞也且
國家南渡以來闕閣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守謂今日可

與　爭者非癡則愚又況　虜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
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　曰來　梓宮　母后還我何
辭曰不然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
不可已者然　陛下詔群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諭夫屈己
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土
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
為之今　國家之於金　土地為其所據金繒子女為其
所取崇高之號亦常自貶而臣稱之屈己至矣不知此外
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
忠　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忠　陛下而

虜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眾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
上戴有如　使狂悖遇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遇一郡則欲
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
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
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
即此而可卜　陛下倘未以為信試呼二三大將問之彼
不至為鄙瑣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
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
待臣言者夫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
者半使者能得相顧觸藩而返則結釁造怨益不淺、局

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
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勿辱顧懷則是吾
之微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未如之
何也已然後督勵將士謹備不虞江外虞起則上下協心
再修甲寅之役臣恐　人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
臣有一焉　陛下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更令參與近
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　陛下仍開心諭之曰強　鄰
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　再封一
函紙又甚於此汝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之警孰為
吾當之彼如憤慨無沮吝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

射使者何悍。臣不敢遠引前代。鋪叙爲可親之文。直以存
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爲　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
以奉承　明詔。臣罪當萬死。

再諫議和疏

又奏曰。臣竊聞　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論
旨謂　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可成。此
至幸也。然衆皆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毋成之事。亦復可
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　所求出於平易。其事必成。
所求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謀畫可以繼進。事之
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幾微禍福之原。不可差以毫釐

者。　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　求我以甚難。則和議之
敗。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　人也。二則激怒於國中也。有
一于此。非但和議之不成。蓋亦產禍之甚速。臣請試言其
畧。　朝廷若曰。　不可從。必峻辭而拒之。　必曰。稱臣者
汝也。請和者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也。今乃去國是我不
紿汝。而汝復無信也。其激怒將如何。和議當自是敗矣。
朝廷若曰。不可違。[illegible]聽之。國中必曰。是無中國也。
是棄君尊也。是忘宗廟也。雖有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
口。其激怒又如何。和議亦敗矣。爲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
[illegible]閑其從之也。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能也。

不使激怒於　人。周旋曲折。以就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
矣。雖然。適中之舉。要在勿速。有如未然。蓋擇善議論之士。
熟爲使者。開陳道理。使其心解意悅。共擇兩平之道。守而
行之。仍曉然令內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
無不濟。漢韓安國有言。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側聞咸
平二年。　章聖皇帝謂曹彬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朕
屈節。爲天下蒼生。然又須執綱紀。存大體。即爲久遠之利。
陛下欲謀事。就祖其法。　章聖之意而已矣。劉吏求侍子。
淚議遣谷吉。送至庭。責禹持不可。曰。春秋之義。許　者
不一而足。先儒謂節制之。不求稱其欲也。　陛下欲占古

語。其合春秋之義而已矣。下陛下奮發忿心。感天地而動
金石。微臣區區之意。惟恐於　朝廷行之失當。有害成議。其
救以[illegible]議爲言者。乃所以欲和議之成也。陛下想其愚衷。

三諫和議疏

又奏曰。臣竊見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爲憂。中則民庶
以爲憂。今則將帥以爲憂。士大夫見　朝廷審處適中。未
有失策。方朝夕爲。陛下同心謀慮。共商善後之計。初以
爲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爲舒慘者也。見士大夫
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追。聞之道路。獨將帥之
受禍以。如風濤爾。　朝廷但知今日某人入館議事。則[illegible]

其入內奏稟、而不知士卒切亡之實、目益憤激、此其為患不可不慮也、蓋 陛下聞之、初收拾西北流離之士、拔為將帥、分置軍旅、相倚為安危者、踰十年矣、曰 騎入邊、詔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賊據險、詔使招捕者、諸將也、諸將頗雖未能有大功名自見、然其所以事 陛下者甚久且勤、今 陛下一旦欲成和議、使在館、曾未與諸將道其曲折、寧不使其疑且憂與、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嘗平時不能相與展力、今乃使 君父至於屈己降氣、則懷厚恩而感激者、必至於自愧、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用、而 朝廷自是漸至於相忘、則

防後患而危疑者、必至於自恐、使諸將愧且恐、其終不為 朝廷憂者、無是理也、臣愚謂此後勢當選擇大臣、別術措畫、以繫諸將之心、目今且當分遣官吏、察宣 詔旨、以慰諸將之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 使此去之後、議之未既、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諭將之意、則勢有不可緩者、 陛下誠即日遣人、分諭諸屯、諭以至意、使知 朝廷施設、皆無過當、事成、則與汝等強兵積粟、漸為進守之計、不成、則與汝等鞠旅陳師、畵為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偽相半、然皆不捨汝以圖功也、知夫則將帥安而群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盡、良弓藏、今日豈 陛下藏弓時乎、愚料之計、願 陛下即施行之、勿以為疑也、

四論議和疏

又奏曰、臣累具奏稟講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 陛下亦頗采納其說、謂此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勝幸甚、今者如聞 書猶藏、未肯分付、意欲 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且令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大害、惟於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 陛下留神省察、臣聞齊楚交善之國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紿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

絕齊、楚王大悅、群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矣、且先出地、後絕齊、秦計必勿為也、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詈齊王、絕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稍謝楚使曰、從某至某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又有甚焉者、夫不困謀慮、不勞師旅、而 欲復故地、還梓宮、歸 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絕齊 欲使我受詔、使楚絕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覽其計而孤旁

援爲禍猶潑墮其計而伐本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
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絶齊然而秦不
肯也今使 復故地還 梓宮歸 母兄反宗族而後來
詔則 亦不肯矣軫恐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
後求五寶爲 所給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
絶之然而上之百執下之國人皆紆回曲折共爲 陛下
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絶之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捨
之疑則少嘗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爲疑也 陛下孝友之
性動天地而感金石釀酒奉膳日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
亦不敢專言其實止然 陛下以爲疑而少嘗之爾何則

見吾今日 朝廷氣力稍蘇靈令漸〻以地勢言之則
又據長江而壅襄漢彼與其涉遠勞師而容有後患曷若
設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戌然萬有一焉者彼
或 相攻族類內潰欲有中原而患力之不足欲乎故
怨而念恩之無從則華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
少嘗之〻時也少嘗之〻道當如何亦〻推我誠心須其
善意汝封一函紙來吾謹侍爾使欽聽爾言可從則致禮
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今
使就館踰數日必欲屈 陛下爲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
此豈所以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我爲齊而自絶也然

亦猶癡賈操奇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
售願 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
間求一可行之道與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
陛下不可專見可欲之利而忘其害寧罰失策非但楚受
六百里之欺爲天下後世笑而已幾微之禍有不可測者
仰惟哀憐臣下之心而俯聽之臣不勝懇祈之切

議和不屈疏

奏曰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素盡力取 書
納入方爲今日兩全之策如聞 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
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 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 書者

但欲爲 使佐道地爾恐書至而我不屈則 或以爲未
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者偕
入置使者幕中大臣授書入之 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
古心曰忠猜之至
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 陛下聖躬則
雖書入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
之中天下所同見 陛下勿謂禁密之中可以潛行天日
之表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
或謂臣曰 陛下爲親屈傳之天下何害臣應之曰 親
歸地得稽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惠天下不敢議正恐
則必歸地來必得從取天下後世笑爾又或謂臣曰彼

諾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為在彼，於我無媿矣。又不然，
墮其計，則解體衰氣，精銳銷愞，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
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荅〻悔禍，事寧可知。臣又應之曰，用
謀者戎 之常情，常慮者古今之篤，一立國之道，以守常
為正，而不可以僥倖為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者，未
嘗不慮其再興也。吾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
以處越者如何。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
者如何。非特是也，秦嘗破荊矣，後與荊人和，荊乃起為秦
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為秦敵。故秦之謀臣痛
詬其主，謂其不早成業者，良由不絕滅荊魏，而使其得以

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
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由是
觀之，戎 之情，其可畏哉。若乃 陛下孝友格天， 祖宗
德澤在人，強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可謂之無，猶不可
全信之爾。一書遠來，未見端的， 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
乃信之全乎。 陛下為親而憂，切天下念君而心危矣。臣
又得之王倫，謂 後日有南北羈縻之請，此尤不可之大
者。一言許之，後不可與。今日奉詔之事，乃是和議之初。未
嘗速應，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之際，還至無畫。今若又
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 陛下稍回

此心，忍為後日。 祖宗基業不全矣，民力窮矣，人心危矣。
更今失計，悔將如何。伏望 憫臣懇愚，察臣肺臆，但見人情
物於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 陛下。伏 陛下初不過聽，
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 天威。昔臣不
勝懇祈之至。

缺題

奏曰，臣聞自下劘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瀆，非得已之計。
竭陳愚悃，仰冒 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利害，數千百言，
大要欲得和議不敗。 天子不屈而已，非與臺諫乞令專
委王倫取 書納入。 陛下念 祖宗存大體之訓，畏古

人犯眾怒之言，俯從其請，事以獲濟，不勝幸甚。然臣尚有
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妄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請，臣
所憂也。果有是耶，其不然耶。今或不正其始，則他日從違
無策，利害益深矣。臣料 陛下旦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
議，大抵 有所欲，寧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雖於初，彼
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以歸曲也。如聞 朝廷亦嘗
和問驛官，所有羈縻之人，欲於何時交付。臣謂審之是也，
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為 言，如某某等人，可還某等人，不可
得。開言創意，宜懷遠圖，勿謂事未至而提云也。且如今來
許我者事〻皆得，我兵之 而可責乎。臣請備論之。通和

也後其害以還我者必止是空地與府庫也無蓄聚也無大姓豪民也梗莽丘墟之間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强壯可戰鬬之人郡縣既開東南虛置籍兵之 平時倚以為用者又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解散不待亡六閱後而人各指其故鄉矣可不念哉和議既成萬端俻起凡有措置便當為經久之計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說者謂數年那盟祈哀自請廼敵國專使來臨許以通好豈容輕失其意他時 遠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內顧財用自知不足外督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虞此 陛下之所慮也紀綱散矣上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後不能保得土地而

後不能定大河之南蕩然如失元氣之人忽忽待盡此臣子之所慮也 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臣子之所慮苟至其時則無策矣審輕重顧久圖遠惟聖心加察焉臣聞爵祿者勵世之具也 陛下操爵祿而欲有為何所不可然群言交入衆智翕然奸謀能聽此前史獨稱於漢祖蓋事方危疑國論未定必有揣摩傅會之士投隙而進其心雖止欲獵取 陛下之爵祿而不知禍毒可流於天下惟 陛下禁其萌焉臺諫天子以為耳目臣愚陋不足以當 陛下視聽之責斷不敢瀆天君以妄犯惡色也感激言狂至於流涕冒瀆 天威罪在不赦

申救胡銓疏

奏乃臣竊聞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論使事其言狂悖力詆大臣 聖恩寬容開止除名送昭州編置可謂父母之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臣獨以 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顧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凡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并包並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內懷一槩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 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坐無思慮但聞衆論洶洶不知使事曲折乃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

于此銓竄遠去母將疇依 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 天威罪當萬死

劾施庭臣疏

奏乃臣聞人主秉功賞罰不及於邪佞人臣持說論事戒在於反覆臣伏見新除起居郎施庭臣比緣抗章陳事 陛下初自監察御史超遷南牀物情大駭立朝有識之士聞其姓名者皆掩鼻唾之臣以備員殿中欲論數其繆迹寔有嫌疑是時國事計議未決不欲紊瀆 天聽故隱默而不敢吐今和議以定群聽咸集而庭臣又別有差除臣

固不得不言矣。和議國之大事，所見異同，討論抗抵，皆不害其爲正。今庭臣之得罪於公論者，爲其反覆也。庭臣初語人曰，吾持講和之論，獨與勿龍如淵同，且如淵之論使事，　陛下所知也。其說大率欲得和議不至於敗，天子不至於屈，就從違兩者之間，平允處之。此如淵之論也，亦臺諫之論也，亦　朝廷侍從百執事之論也。故　陛下柔而用之，卒以有濟。若庭臣之論，其告　陛下者，不可得而知也。其語人者，則不復更存綱紀，不須更有商議，必令兵民投降，天子屈體而已。是安得與如淵等議論爲同乎。然其初，則宣言與如淵同者，蓋欲臺諫之說勝，則彼未爲異

故也。今來忽自立說，則無所不至，指金人爲中原湯武，嗚呼，不知指誰爲桀紂耶。以至詆誚上下，咸紫縣稱悅然有自任天下之意，何其狹重誤蒼生蠢徒以　壽未入人情憂慮，又妄意　陛下厭群言之交進，慮和議之或失，故指傅會之說，於危疑急迫之際，試一嘗之，有如投合，則市道之態，不顧欲與洗該輩獵取　陛下之官職而已。供職之後，自知不爲公論所容，尤探問鈞頭吳惡，對客議論，又輒變改，巧情熟狀，日益以甚。夫和議之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之。　陛下受和之初，所進用之人，宜德端詳靜，審有諸慮之士，爲　國家外修和好，內爲自立之計者，復孔下不

至於疑他日施爲，必皆聽命。今若所用如此，則䜟廉寡恥者漸以累集，邪佞小人皆懷諂順之心，寧不使天下反以和議爲疑乎。　陛下收拾俊彥，晶濟艱難，其布在　朝廷者，亦須外允公議，令使庭臣入侍殿陛，瞻望清光，出則士大夫惡之，道路指之，重爲　朝廷之羞矣。伏望　聖斷，崇黜庭臣，以快輿論，臣不勝區區之心。

又劾施庭臣疏

又奏曰：臣初四日嘗劾奏施庭臣，論事反覆，乞賜罷黜，斯除起居郎，指揮臣俯伏待命，未蒙施行，不勝疑懼。臣伏仰陛下舜友格天，和議允濟，　聖意必謂更取庭臣輩撓撓

之，則可以動搖臣下，固和議於永久。臣謂庭臣不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而已。何則，講和之議出於天意，斷自　聖心，國論之決久矣。北使入境，百執事朝夕之所講究者，止爲屈與不屈，非爲和與不和也。庭臣何得於議論屈己之時，力陳不和之害，以惑　君父之聽乎。使其在靖康時，臣知其爲徐秉哲、王時雍矣。且不和之害，何獨庭臣知之，臣子未嘗不以是爲言也。但庭臣則置屈己之害而不言，操市道之姦於危疑急迫之際，專以敗和之害，撼動　陛下之心，迎合　陛下之意，茲豈愛國之人哉。　陛下見而說之，傅於天下，人且疑之曰，存綱紀者，

朝廷未以為信、務順從者、朝廷獨享其賞通和之後、得無可憂何　天子寵使臣以勸臣下斂臣故曰庭臣不然、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者此也、使庭臣而有憂國之心、獨不可從容一二日、俟禮文允當、書納入、徐為　陛下陳之乎、且屈己一事、乃左右大夫因人皆曰不可者、萬目注觀、群心憤激、如防積水於危隄之內、一穴而出、其勢不靖、今庭臣之疏、聞其有將帥不足畏兵民不足恤之語、莫有是乎、此誤教　陛下以涉春冰、馭朽索之道也、有如衆意難回、此言可入、則毒流天下矣、賴　陛下乘聽群言、擇行中道、帝尊不屈、國事自定、得百辟之心、

得六軍之心、得萬姓之心、得諸國使者之心、實不因庭臣之計而至是也、嗚呼、官爵礪世之具、　陛下持以賞寧齋何耶、聖王之法、誅人必以其意、庭臣於群言逆耳之時進傅會揣摩之說、意可誅矣、別其持論反覆自叛自今一日數変其為侍御史也、自知不安、則供職之後、託官長以為辭、其得左史也、自知不為衆論所容、則省劄到門、稱出看謁、作奏歸自明之態、為人如是而可以親近陛邇清光乎、陛下初躬攬之事、定理明、今可以見其奸矣、臣嘗謂元帝御樓舡未定、使有沉舟之患、然諫者為宗廟社稷之計、不行不切、張猛徐陳安危之理、則帝亦寤感而聽之矣、試使元帝不說之時、張猛之言未入、薛廣德免冠未起、或有一人從旁剌舡而謂曰、橋有虎、必毋往、請發舟以濟、彼元帝亦何為而不悅也、但書之史冊、傳之後世、不知肯為剌舡者為賢乎、前日　陛下念親欲屈、将輕其身、此欲乘危之時也、群臣持不可則欲　陛下之從橋也、擧行中道、則元帝感諫者之言而自悟也、庭臣乃從旁剌舡而請者、　陛下盍亦察其為人乎、投之四裔、未為過典、寢其除命、大是寬恩、願棄將士之易、永遠佞人之殆、臣不勝犬馬之愚、

三劾庭臣疏

又奏曰、兩具奏劾莚臣、苟合布進、論事反覆、乞行罷黜、

聖慈保全、尚此宽貸、臣定疑懼、若庭臣論事情狀、臣於兩奏中言之盡矣、不復敢陳、但庭臣初除侍御史給事中、繼之恬然就職、後發沈疑之氣、怨根言者、始託官長為辭而求罷、處除起居郎、遽章論之、傲然不顧、受劄之後、稱走人門、知不為衆論所容、從杜門而辭免、則庭臣之為人也、無廉耻極矣、十手爭指、萬口同非、臣為執法之官、而使蝦蟆在於朝行、烏雀進於殿陛、臣亦胡顏以寧、三諫懇切之章、屢犯尊嚴之怒、必期宽逐、以允師言

自劾奏疏

奏曰、臣聞臣之事君、貴在不欺、子之事父、可以情恕、雖當

惡之怒亦陳讒議之私臣比緣北使在館計議不決之十
二月二十三日與御史中丞句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
連名入奏乞於二十四日同赴都堂見宰執商議 聖旨
許之緣當日所議未盡復連奏乞二十五日再赴都堂
聖旨許之議定理須解棄 聖訓復連奏乞二十六日合
班上殿 聖旨又許之忽於二十五日晚宣押句龍如淵
李誼赴內殿奏禀而臣不與也臣憂懼皇惑不知所處即
詣閤門待罪而國事未定人情不安小己之私豈敢輒有
今也使事已定群聽交委臣可以熟析 陛下矣臣聞臺
諫之官天子以為耳目所親信而不疑者也官有小大

而受責則同 陛下呼臺諫議事而臣獨不與是臣於和
議之說有不可與聞者其為耳目也疏矣禍福之幾係於
使事計謀不啻繆以千里 陛下呼臺諫議事而臣獨不
與必臣於和議之計而不能宣力者其為耳目之廢矣居
陛下耳目之任既疏且廢雖 聖度包容未加誅竄而臣
負此二罪豈得自安 陛下方收拾俊彥圖濟艱難必得
有氣節之人聚之 朝廷然後他日可責以事功之效使
臣徒倖誤恩但知苟祿則 陛下亦何所用之人不動臣
臣當自劾伏望 聖慈罷臣殿中侍御史職事特賜黜責
庶協公議 當爭論講和之際 先君自度與廟堂不合
俾家人業以俟議而 上知其忠悉納焉

乞留曾開疏

奏曰臣竊得於傳聞曾開罷禮部侍郎衆論疑惑聞之所
坐臣未得而詳也然 聖恩從來優禮侍從未嘗輕有罷
黜雖言章論數其短者猶委曲保全其去此開之罷所以
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開厚重質實有文采論今日 朝
廷人物者必指為善類宜無顯過得罪於清議也或謂止
緣近日議論使事略有異同遂至抵牾獨臣以謂不然
陛下聖度如天物物並受數降詔旨謂今此通和之事無
非審處中道務令經久可行固嘗許群臣條奏利害一一

采之 陛下之心可謂動人情而濟世者則開也雖有大
同小異之見者君父寧不諒其心乎謂緣論使事而罷者
非也求其所以致罷者而勿得輒乃開戇愚太甚有至妄
發狂瞽之言聖意初而不能容者則開之罷疑或出於此
也臣數日前嘗上疏乞罷柳約召命未聞施行夫約之為
人陛下當自知之事重貫而求其薦事路真官而問其術
諂諛之態又詳於揣悟之妹其素行不待臣暴章而後露
也然如約者 陛下猶欲技拔而用之則如開者豈不能
容忍而留之乎約之來 陛下雖未必待從之開之去
陛下雖未必終忘也但朝路見一曾開去一柳約來進退

人材，似有可疑，此原論之所以感也。一曾開去，便未損於
朝廷，恐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來，便未累於
朝廷，恐如約者又或至焉，則為累矣。聖人處心，應已禁萌
於芒機，而防患於甚久。方今　使遠來，討議未定，發於憂
國之人，心竟夜惶，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是雖衆智交陳，
群策並入，原其用心，皆為區區正當容納，各領其意。他日
事成，使論事者自慚無遠見之益；脫或不成，　陛下回思
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況　陛下南渡以來，聖德日臻，
累經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狂悖，削吏竄而投荒宜矣，然
猶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開之罷，臣誠有望於　聖恩。

臣聞武帝初不能推汲黯之言，其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
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故卒優容之。此臣所
以懇祈於　天聽也。董謙天子以為耳目，下有公論而不
上聞，則是耳目失其所司也。臣愚為是幾幾之言，期以
報　陛下而已矣。上瀆　天威，罪當萬死。

修纂屬籍總要疏

時修纂屬籍總要。先君奏：臣契勘紹興五年內宗正寺
丞臣孫綜等修纂　祖宗仙源慶系屬籍總要，共二卷一十
集，入一本宗奏在寺，其書以　太祖皇帝為一總，　太祖
宗帝為一總，秦王為一總，又以母氏始生宗姊宗女宮
院官爵壽考賜謚，各為一條，分類成書。又成被　旨，候及
二三年再行接續。紹興八年十一月內宗正少卿張絢以
元降　聖旨中請修纂，臣見與寺丞陳確等參照施行外，
緣三京宗司報到事迹名件，與舊額有抵牾，謂如其人舊
書若干子，今所報狀或多寡之不同；其人舊書係其仕下，
今所報狀或生出之不同，此類不一。謂舊書信也，則孫綜
所編，切有得於傳聞者；謂舊書誤也，則今報所責未必皆
其親的所供，未敢便以報狀為信，輒廢舊書。臣等今將寺
司所報詳加考訂，除與舊書並無增減交互者，即不再行
開具外，其有增減交互去處，兩書並用小字注入，庶幾新

舊俱存，前後可考。更二三年，真偽後互見矣。如蒙　聖慈，
乞將孫綜等前來進本，降下本司，以憑修注施行。候畢日
再行呈進，庶幾仰稱　陛下惇宗厚本之意。二月與方貞
實兩易為秘書少監，先君喜曰：吾好古之心，惟日不足，今
得平生未見之書而讀之，一何幸也！促覲既歸，　上遣樞
密樓公炤出諭京陝，四月命先君以本職為參謀，轉宣教
郎，行府所至，選將領，練軍馬，訪疾苦，經用度，以至表揚忠
義，振卹隱孤。先君以畫為多，其所撰文字，有請除罪籍，
奏：臣檢會今年正月五日赦書內一項，新復州縣，見任
除文武官、將校、公吏，未經甄叙人，並許赴所在自陳，保明

以清當議時與勁敍臣竊詳劉稼係編送大惇道謂之不
功者實功稼為虛之人謂之有罪者未必真坐累也今稼
所坼者 朝廷包含混然捐其舊惡稼所斥者 朝廷從
而棄之可乎方使興率抱恨之人仰吭自訴有司鋤鉏原
減論如常程則是 朝廷尚為偽赦行法也臣愚欲乞應
新復州縣官吏軍民被罪有文字照驗者並不理遺闕減
降未經敍復者即依本等敍復內有元因劉稼補受後為
劉稼奉者永不在敍之限應見累功再乘象論推免
又請叔王樞等 奏曰臣准今年六月四日尚書省關備
坐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彬奏速處申到西賊出沒事奏
聖旨令臣相度措置務要彼此情通召募安撫仍詳具聞
奏者臣契勘本世鞠捉到西夏招撫使王樞安撫見在四川宣
撫司收管看奏弗拔趙彬申到夏前後捉獲王樞是國一百九十
四人送卿寧州慶陽府等處羈管臣相度閩陝初稅正典

夏國為讎不協今將帥通書悉計遣來必周書而於國體
有傷置而不問則彼此欲實之背先精才無自而通矣
兼前項人留之無益于事遣之則威恩符德更相告諭理
及有補臣人愚欲望 聖慈特王樞并趙彬羈管一百九十
四人許臣呼至行府措方發遣夏國不惟使 有感鑄
之心寔可以示朝廷廣大之意如蒙允許乞作 旨行下

重監司郡守疏

奏曰臣聞內外之臣共持法度今雖未治積久必安內外
之臣共懷苟且今雖少安積久必亂監司郡守 朝廷委
以治外者也今付授之際曾不審擇出而為政庶多苟且
之人臣須於州縣閒見大而獄訟小而督庫奸藏不法曆
繆昏老者在處有之而監司郡守熟視不顧以不接治為
長者以能容忍為得體百姓號呼怨嗟以日為歲作過小
吏分假然自安 朝廷幸而廉得一人所有案牘大率去
不過二三程州郡又復容庇於所在私貽書稿囑公事
愈更擾人究其原皆初不審擇監司郡守之過而又偽吏
犯法 朝廷方嘗開所偽以容庇之罪彼苟且者嘗吾終
更之月能幾何時何用拂人情而致怨故坐閱吏奸漫不
加省焉乎為 陛下赤子者何辜哉臣願 陛下詔大臣
使先重監司郡守之選然狀者勿以輕授次嚴監司之法
容庇者輒坐之罔積久之安去苟且之弊天下治矣 先
君自當言責抗論無隱排擊希倖不去不休權臣忌諱深
有以喻意報以理知之

除宗正少卿疏

九年正月除宗正少卿奏曰臣自幼讀書惟務行己晚而
筮仕但知愛君至於智慮暗愚材力綿薄則叨冒器使之
初盡懇祈於 陛下矣然臣待罪殿中今纔兩月凡所論
奏悉荷包容有可施行即蒙采聽此臣所以晰夕自誓願
效萬一而適當多事之日累無展力之勤 陛下使居耳
目之任而下情不以上聞使居風憲之地而奸佞不能力
去則是 陛下所以待臣者不啻天地父母而臣之所以
圖報者可謂孤神明而負寸心矣援其亡狀付之司敗臣
亦流涕而知恩若猶憐之俾從補外之祿臣尤刻骨而感

感屬籍亞卿地清職峻厚顏以處臣亦何安伏望　聖慈
收還成命與一在外合入宮廟差遣庶安愚分不勝

請褒贈李喆疏

請褒贈李喆奏曰臣訪聞故文林郎前原州彭楊縣令李
喆建炎四年原州陷沒移治界上僞彭楊令執以獻
三予官三辭其後指爲歸附轉儒林郎喆持牒自言　同初
困補獲不敢受歸附之賞封還之劉麟聞其名委京兆府
以禮津致終拒勿起臣入陝西或謂喆無恙下原州訪之
則喆於今年六月已死遺孤尚幼生理蕭然志節分明衆
所嗟惘伏望　聖慈特喆特賜褒贈錄用其後庶幾存沒
感恩尚知忠義之有報也

褒進三老疏

又請褒進三老人奏曰臣初入陝西即訪聞高行之士有
奉議郎前原州通判米璞朝請郎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
郎前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士民衆口一辭謂璞
當變亂常群僞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汙關陝之
人見璞則知有　朝廷今雖童稚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
既陷守視之不得死驅入河北竄跡草萊隱民間十年卒
不屈辱以歸長孺當逆豫薦充之日嘗致書備陳　祖宗
德澤勸其輔悔爲福豫怒斥除告牒因之百日後復起之

以官士號堅卧自若也三人皆本貫耀州業儒登科亂離
以來粮豆不贍而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
來親加旁問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
艱難避作　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道
伏望　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宮觀
差遣仍進官一二等候其閒廢之日使璞等優游祠祿爲
鄉曲門戶之榮貴　聖朝激勵風俗之道也

十一月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

奏曰臣困頓餘生寄孤弱於脫身下吏刷迹周行衆　陛
下奬擢之恩已非一日展力從事者亦嬰疾矣延無片善

可效毫分未從司敗之誅參竊道山之祿茲復叨冒人其
謂何又況宗伯之司國之所重貳卿之職其選甚高法從
清班　朝廷所以命士非若庶工之冗容可以一介充也
側聽以行之命寔懷非據之憂仰冀　鴻慈俯從愚悃收
還恩寵以副公言不勝　尋蒙詳定一司勅令　十年九
月以年勞轉奉議郎遇明堂恩封崇陽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十二月除試尚書禮部侍郎　奏曰臣學識荒疎人
材猥下攝官宗伯猥蒙器使之恩而黽勉周旋寸長不效
已知踰分更俾即真不勝祈　君父而求施焉則公朝鉴
擇之審臣寔冒之忌伏望　聖慈收還成命別選通才庶

幾可以佐官長之討論措禮文於除授不允 兼權尚書
刑部侍郎十一年五月除寶文閣直學士福容都承旨
奏曰臣竊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矣而密承 上旨者
其職為尤重階官雖秩為等品已貴矣而陛革內閣者其
資為甚崇兼以付之則 朝廷委用之意蓋自可見而臣
稟質駑下賦性愚戇怙恃已無雖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
力向衰寔懷十駕難及之憂冒昧以居繇尤將至伏望
聖慈收還成命別付時髦外移師言下安愚分不允良嗣曰
先君既為侍從獻可替否薦賢舉能凡所見聞有關 朝廷
利害天下休戚者無鉅細皆以告子 君相或不著於
文字則人所不知也

定謀齊力狀

又奏曰臣聞中國之治有盛衰 之勢有強弱執權應
變因時制宜此聖人撫中國御 之道也伏自夏五月
封疆之臣以敗盟之警聞 陛下惻然賤傳知曲直之有
在爰戒師律奉 天威克復之書以日未上制宜應變之
道誠得之矣夫以 人輕視中國無謀妄動宜其一跌塗
地盡斃犬羊而不遑然猶能收拾餘衆欺有大河之民者
無他蓋去年修還地之好今年報敗盟之警長驅之馬踐
蹂夏而甘聒死觸吾猝遽之間謀既不得素定諸將之戰
力未能齊[illegible]須刻意也雖然今若
中不嚴之於日無幾 則知所以為來年計者蓋亦要王
而志定乎中國之盛衰比前日自可見也 之機舒北府
日自可料額 陛下東嚮寶事閣之始即乾剛運動之初
制勝規模況眷顧籌與二三大臣預為來歲待敵之素勤
詳戰守皆使謀素定而力齊一則中興之功成於此矣謂
之素定在 朝廷力之齊一在將帥但 朝廷之謀素定
則將帥之力自然齊一 側聞 太祖皇帝兵不過十萬而
平定四海指麾如意者用素定齊一之道也臣不勝區區
願望之切 又為宰相言曰邊事平日不敢輒論今日亦

不得不論數日傳聞 嘗以數十騎渝淮繼以數百騎令
則寨合肥之北傳者信則 朝廷須極力料理不可緩也
且當仲冬迄春而南是欲蔽淮受敵也敵得渡而書虜
其南岸非從敵於合肥之北則長淮已為平地廬州
豈能守長江舟楫之險 更得之勢雖遲矣或謂 彝不
可願稍遲之以入然後依江擊之可以得志其謂今日之
兵當論戍守之際江而吾將帥信能合力擊之吾固無以
加焉則此時大江之南猶今日長淮之南也長淮之南不
能戰而必曰江南可戰恐之所不論也且力戰於淮之南
而敵猶未也且長江之戰有可圖也今必欲不援淮而而

須其至江此何理哉今日之計張俊渡江與劉錡合軍而
進為上策若俊未渡分精兵萬人暫聽劉錡使換仍賛錡
進保廬州此為中策若趁遣一軍以援劉錡為名顧望而
進節制不一定無成功仍更須督岳飛下上流之師詔世
忠分精兵之驍勇為犄角乃為盡善　韓世忠張俊岳飛
各以宣撫使久握兵于外上一日命為樞臣而收其權
先君為宰相言曰竊見降　制除三宣撫為樞密副使
以其兵歸樞密院合　朝廷中外之勢通諸帥彼我之
心凡前日天下以為憂以為難者一旦變為平易安強
之道廟堂之上聲色如故三大帥惟恐奉上兵籍之不

足一何盛也雖然利害得失常對待而不廢遇事更變
則激發而復起就其利不忘其害見其得愈憂其失而
後可以大有為伏惡相公周思熟計益善其後其試以
所見條列于左方沿邊州縣恃兵為安比自淮甸綵賊
之後人情往往憂危乃帥又捨之而去給罷之初傳聞
或失實遠地何知一家狼顧餘皆相和而驚矣俾知本
末不可無告諭之文三宣撫之兵紀律不同平日分而
用之各安其所主他日合而用之則有以更也易帥為
便者亦有顧戀念舊而不能忘者安慰人心當有混一
之道三宣撫所分之地平日有禁便各任責今既只是

統制將官在外有如虜高敵厚使誰糾合而前必待飛
檄告急然後　朝廷遣發晚矣據為期約當有應卒之
策宣撫司諸將首領盡是收拾散亡與殺降剗賊其間
悍狼虐下頑鈍嗜財蕩淫縱慾者色色皆有平時畏大
帥不得逞一旦釋去其陵損士卒交相貨利藏匿子女
之弊豈得無之彈壓整齊當有畫一之政君子可以義
勸小人可以利誘前日諸帥悉其下有見利而進者故
或質其文書屬其妻子以係累其心今一旦去其統帥
敵人朝暮伺之垂釣設餌寧無貪餌之人然則察視防
閑當有杜絕之計宣撫司教閱之法最號嚴肅垂賞示

勸人必精進今既分主頭項其淬礪思奮立功自拔者
必多有之至荒廢燕安苟且自便者安得無也訓練作
成當有勸沮之術諸軍錢糧專係總領司應辦宣司按
月勘請所有器甲盡係　朝廷頒降宣司量事分給今
宣司既罷合漸就法制使無冒請之弊立為准程使無
損闕之患傳曰平亂責武臣相公以道佐人主提綱振
領而收其成功軍旅之事宜盡以責右府經畫曲折一
一使之思慮相公酌其可否裁其議論付之使行他日
進退攻守彼皆不得以為言矣○東陽民或嘯聚
先君為宰相言以東陽有少盜賊聞　朝廷欲分軍捕

取之。甚為得策。但蔘七邑。鄉民多事處衆陽永康尤甚。根株連結。雖吉手土兵。躬受其法。蓋不如是則其家不安。故一處有盜。他邑為盜用者。已不可勝計。若竊發處聞聚已及一二千人。非官軍決不能了。仍須遣發神速。出其不意。多用大砲。編下旁郡。約其應響之患。其所貴統制官。更須審擇厚重練習善部轄者。不至令百姓先被騷擾之害。乃為盡善。萬一遣兵淹留或雖遣。其數目不多。與統制官輕敵縱橫。則百姓之被害均爾。蜂蠆有毒。願廟堂毋忽。

論白契號

奏曰。竊見典賣田宅法。限六十日投印。又六十日請契。恐其故違限納則抵以倍納之稅。恐其因倍而畏。則寬以赦放之。限疑若無弊矣。而其弊今有不勝言者。買產之家。類非貧窶。但契成則視田宅已為己物。故吝惜官稅。自謂收藏白契。不過倍納而止。遇赦限。雖倍納猶是虛文。必待家有爭論。事涉聞官。始旋行投印。此無他。官無必懲之法。開因循之路而使規避其貧窶稍而失公利也。所失公利猶害之小者。乃有不識書計之人。飢寒切身。代書倩座開昨既多屬衆。譬業亦踞。或為書人已死。或牙保關通。乗放限之便。陰謀射奏。欲典為賣。抱日子孫抱鈸取券而不得。則欺詐縣令之庭而已爾。臣欲　朝廷詳酌。下有司立為信照。出限一日。更示認為交易錢。不追理業。還本主。典賣田宅者。並依條為合同契。一處赴官投印。如是則白契可以盡革。上不致於虧損官錢。下不致於以典為賣。公私俱利。

先君自家承　上旨。雖聖寶降天下。獨用之。亦可見。而忠之者寡心矣。十月除寶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為川陝宣諭使。令戶部支賜銀絹二百匹兩。

除銀絹號

奏曰。除銀絹係自來　聖恩。需惠出使之人。臣不敢辭。所有職名。臣寔不敢祇受。緣臣今年五月由禮部侍郎。進在

西清。叨承寵貴。半歲之內。無補涓埃。日侍軒墀。方切憂懼。今雖躬稟戒餞。奉將德意。敷布之。坤維未勤。況痒之。夫已被陞華之　命。除恩雖重。私義豈安。臣亦不敢規為辭免。止乞　聖慈俯察愚誠。暫留誤寵。俟臣使事歸報。不以亡狀累司敗。申行今日之命。可也。臣無任皇懼激切懇祈之至。不允。

是行也。上以西南去　朝廷遠。征戍良苦。特旁勉之。又適因岳飛死。遷江鄂諸軍。有所未愉。因慰撫焉。乃若省民俗。察吏姦。覺困窮屈抑之詞。按綱馬驛程之弊。亦上所丁寧者。先君即日就道。一二布宣。悉如　上旨。

及襄陽
奏曰臣契勘襄陽府城池三面阻水一面依山新作
山寨並已畢備今係統制李道孫興等戍守上下安帖不
煩 聖慮
朝廷再與金 約和就委先君見北官分畫地界先君
以十二年正月抵河池與宣撫胡公世將會聞 揭示
陝西將取鐵山且預差守將薦以甲馬臨關耕殺交此
人情駭懼謂無鐵山則無蜀矣先君以事當從長榜于
通衢仍牒北官云當司被 旨商議難以便行交割得
報如約衆乃定一日北官於陵贊謨尚書孟浩郎中及

境先君出關迎之而士庶遮道者數百人車馬不得進
乃集其父老豪傑而問故皆曰宜爲從長之榜始欺我
耶今不足之入關而以身受制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
也先君曰其虐之甚矣彼能制我我無以制彼也延之
入關使坐于吾家而不去將何以處之當是時也關門
閉則敵疑開則任其人之往來禍不可測是必如其所
欲而後已也故吾以謂彼入則使者安而國事危我出
則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耶還出見贊謨浩于向
馬關外之百家村以分畫贊謨曰甚處是陝西舊界先
君曰自黃河以南皆陝西舊界也贊謨笑曰自鐵山以

西至階城岷鳳秦皆是今當盡割還先君曰 朝廷尚
恐大國更有所與不謂反有所取贊謨曰奈何是舊界
先君曰若論舊界 朝廷郡縣在上國者多矣贊謨曰
與岷階兩州須割成鳳秦先君曰果恐陷不善思慮不
知上國講和之意爲休兵息民耶爲土地耶爲休兵息
民何苦較量土地若爲土地似非講和本意建上國基
業必不因尺寸凋殘之區可以增高也贊謨頷之曰不
奈何更與成州若秦隴兩州須要此是國王親定底事
先君曰若已親定尚書何故不取階城岷公之又何以
稱從長商議見將此事只在尚書顧更斟酌贊謨曰且

問贊只如四川有箇仙人關又要散關又要和尚原
是關隘都要占卻是甚意思先君曰此是 朝廷土地
豈可謂之占今上國講和之後將關隘須要見奪卻是
甚意思贊謨曰都承只要裡面計便宜先君曰人各事
其主豈不爲本朝計便宜若論其情止國于江南土地
恨不盡取而有之所今不取者非是留作人情力不足
也本朝自幻溝以南皆 祖宗土地且上有恢復之心
今所未復者亦不是忘了勢未可也但既講和目前事
皆當不論贊謨曰爲是講和卻須着還先君曰譬如兩
家仇怨各欲吞併財產一旦解仇釋怨結爲親家聘帑

交數之後。反臨門而强取其財。曰汝為親家矣。當以所
有歸我。切不可爭。如是可乎。如秦川等處以兵力尚不
能取。待和之後乃欲取之。是亦親家取財之義。贊謨答
曰。都承亦不可說道上國無所還。且如國王年裏大兵
已至淮南。淮南多少州縣。講和後一一盡退還江南了。先
君曰。尚書却是論行兵。不是論疆界也。兵鋒到處。豈有
便是自家州縣。且如往時岳飛兵至鄭州。韓世忠兵入
山東。不成許多州縣皆是 朝廷退還上國也。贊謨曰。
休如此說。都承何似且承當却。先君曰。尚書說且字不
是。今日和議質諸天地鬼神。 主上欲子子孫孫世守

之。何且之有。浩曰。此言極是。贊謨曰。休休。實雞縣界直
至大散看都承面。更與鳳州散關為界。先君曰。若商
量到極處。某豈敢固執。只得申 朝廷。但尚書須為
朝廷思量教他行得。江南府庫單貧。尚書所知。此後歲
幣。盡是百姓膏血。須教天下出得歡喜。若土地更割去。
関隘又取。却軍民怨怒。亦非大國講和本意。贊謨以手
畫案曰。此外是度商量。先君曰。且候具奏取旨。贊謨曰。
都承所得少便申。今得多何用申。先君曰。尚書便以河
南見還。亦不敢受。須候 朝廷指揮。二人相顧笑。先君
出論示之。問商州如何。浩曰。國王已有指揮要割。且候

作公文去。各退歸次。良久。令人傳語送至牒一紙。封着
曰。今與江南人使議定下項。第一項永興軍路。東南至
庸鄧。西至秦鳳。南至不係永興軍路州縣。牒後云已差
閤門祇候李某月下交割。先君毋往見之。將與言。而牒
已無所付。兩顧在右。俾殿案置其上。而指示之曰。早來
商議並須取 旨。初非定議也。當須先改定字。又問永
興軍路一項是甚處。浩曰。是商州。先君曰。何不明言商
州。其四至亦須指定。不宜包裹。又問最後一項祐州是
甚處。贊謨曰。便是岷州。以岷字是國諱。故改為祐。先君
曰。但減去字畫。亦須明言祐州即係岷州。贊謨曰也得。

先君曰。具奏取 旨。須待回報。贊謨曰。江南已說定。都
承不肯交割如何。先君曰。前日為見來文有交割一字。
即牒貴司先理會。此來只是商議。貴司回牒云。即無促
交割之理。回文具在。今乃不然何也。贊謨曰。若不交割。
定是不便。先君曰。使者但能遵守 朝廷指揮。若專輒
却是不便。贊謨曰。國王必怨先君。曰。國王亦須聰明。豈
有使者不遵稟所受指揮而擅以土地與人。贊謨曰。若
未交割。且便退尚和原兵。既是講和。又却聚許多軍馬
要做甚。先君曰。若不係所割之地。如何會得也。兵若是
合行交割。早得指揮。兵自聽退矣。贊謨曰。都承又不交

割人不退兵耶。先君曰。使者非主兵之官。當問宣撫司。
且如淮陽軍與淮東對岸。不知上國因何驟許多軍馬。
今雖講和。尚書能一面移文。使淮陽退軍否。潛曰。尚書
何如。且如今都承申去。贊謨曰。某卻如何待回。還置公
文袖中。先君曰。急遞公文只一月。恐尚書少待之。贊謨
曰。不交割且自去。既而又曰。某今夜不去。都承甚處宿。
先君以尚書宿此。某亦宿此。少頃贊謨起曰。某有匱帳
在前面。可同往帳中飲耶。更商量此事。先君曰。日已曛
黑。有商量俟來日。揖而上馬。命作樂以送之。俟其去久。
徐引而騎。彼亦無所措也。先君即上疏云。

奏曰。臣所與北官商議。其初欲盡取階城岷鳳秦商六州
論難往復。漸次聽從。其確然欲得者。秦州商州和尚原三
處。乃川陝咽喉要害之地。皆不可輕許。而和尚原最為不
可。此原內蔽四川。而尤切于鳳。金人在原口。我得鳳州無
益。失鳳州則有仙人關。川固未能遽入。但騎兵長驅。恐興
州而至梁洋三郡。路平如掌。並無限隔。我以輕兵戍之。勢
決不保。恐重兵屯之。糧道不繼。當是時。川之一臂枯矣。宣
司之兵。今多屯于梁洋。若鳳州危則階城岷悉在外。數郡
歲供和糴。近二百萬。一旦動搖。則梁洋之兵必不能聚。欲
救以入川。四川不能盡給也。商州在南山諸谷之間。為金

洋均房之門戶。外有七盤關。下瞰長安。故金人以此為急。
金人得商州。則與唐鄧聲氣相接。非但金洋均房不可立。
襄陽勢必甚孤。前日烏陵尚書面出分牒一紙。包裹四至
不明。言商州但云永興軍路。東南至唐鄧。西至秦鳳。南至
山南。不係永興軍路州郡。問之則曰。永興軍路。乃商州也。
如此。則於均房金洋。亢在山南郡縣。皆有妨礙。再三商議。
不肯改換。臣須具奏取　旨。遂取去公牒。秦州在渭南。而
地勢與河特使。渭北熙河反出其後。金人不得秦州。則與
涇原諸路相隔。　朝廷無秦州。則階城岷鳳。外無屏蔽。但
以輕重較之。金人于秦利害為重。在　朝廷為稍輕爾。此

三處無一可與。臣緣和議大計已定。北官自鐵山以西。旋
次裁減。十去五六。如成鳳等處。皆已差知州隨行。今所欲
三處確然不肯商議。度其勢未可遽回。故欲且與具奏。續
為　陛下計之。而北官強臣交割退兵。臣不敢從。若　朝
廷徑遣人批軍前求之。皆尚有說。北官謂商州時使出山
北與南山不齊。不可立界。然自長安南入客道。尚二百里
方及商州。自商州又山行百里。至豐陽。豐陽百里。至上津
乃今商州移治去處。　朝廷必不得已。取商州舊治稍與
之。而以豐陽為界。則門戶猶半存也。秦州舊城已廢。今乃
新築小壘。勢有不能皆全。捐以與之。求貸和尚原為稍全

忍茂可得，如其不然，少增嶽賂以贖之，亦可。此外臣不知其可也。異時吳玠固嘗失之，然出于一時倉卒，金人暫得之，後西和、鳳旋亦捨去，勿謂彙嘗失而無深患也。

三月，坐向者刑部有差誤，貶降一官。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轉朝奉郎。

奏：臣竊以朝廷以上流為重，上流以陜蜀為本，雖欲國通和，兵甲不用，然取百郡之賦，饋十萬之師，惟安靖不擾，撫與圖為休息，然後可以上寬西顧，非輕責也。顧臣何人，輒當此選，崇資峻職，委界付之，臣欲盡瀝肝膽，極懇固辭，則軍無主帥，事已留積，帥闊萬里，何日可聞。臣除將宣

撫司職事已行管幹外，所有轉三官，并端明殿學士恩命，伏望　聖慈，特賜寢罷，選德望威名著上者，倚分一面之憂，然後為稱，臣無任皇懼激切懇祈之至。不允。

樞密虞公允文，嘗誦言之，以某舊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之間，罔不忌憚，如家家有一鄭宣撫在焉，殆不可曉。又以吾蜀凋敝，如臣痿，日益潰爛，蓋之悉力醫此痿者，非鄭宣撫乎，而卒以禍其身，可痛也。蜀人之論，大率如此，至今田夫野老，每一言之，以手加額，有餘其德而置祠者，未始或替也。

檜既隊矣，而先君所嘗措動如宋著舒、賈思誠、冀嶶蝶

薄也，歿後總領錢糧劉不棄、臺諫余堯弼，不依，從而迎合，誣陷以取富貴。檜所使為勘官宋仲堪者，荼舒之弟也，遂將父子分置嶺表，母兩流離，生計蕩盡，而先君竟殁于瘴天，可問耶。當與檄時，舉世知其冤，而莫敢言，獨添差利州路軍馬都監賀侯琥，述先君勞績，以一家四十口，保其無罪，檜大怒，即除名，勒停柳州編管，仍許管押使臣兵級等，以四日程賞仔到橫遠，仔非管軍者，先君與之無素也。二十四年甲戌，先君自春感疾，至夏以其生之月日，終于封之寓舍，謂家人曰：吾生死于是日，非偶然也。索紙筆書兩頌，翛然而逝。舊聞

先君甞生，盛夫人先夢神者，以甲寅二字相授，尋推之，則生之時也。其將使蜀也，有大星自紫薇垣入于參井之間，而還不見。及將出蜀也，復有大星墜于利之寶峯山，彩散而聲裕，見之者以為異。先君所為宣撫司奏報及其他文章藁冊十數，盡為宋仲堪之所追取，後莫知所在，故良嗣錄鎮蜀以來事，皆不得聚先君之文。又先君遇子弟特嚴密，而良嗣在侍旁日，復騃不習知，今據所記憶者，思不能十一二，姑為之傳藏于家，後之子孫，其有立者，能披訪而續之，尤所望也。

乾道五年孟春男良嗣百拜謹書

卷之一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修々窓前蘆

修々窓前蘆、孤瘦倚青玉、心虛知夜凉、風葉亂相觸、使我入幽夢、如在江湖宿、方茲閑炎曦、愛爾眼中綠、柔何柔脆姿、行犯秋氣肅、霏々霜露中、芰荷等摧蹙、大抵無勁節、不及歲寒竹、

砌下兩修竹

砌下兩修竹、翠色含烟新、盡日肯相對、蕭然如可人、清風動堂虛、亦不厭我貧、時々一相過、吹拂席上塵、二物有嘉意、慰我窮悴身、常觀有道者、尚與鹿豕群、賓必廣圍聚、閑々如飛蚊、清風與修竹、吾不失所親、

讀坡詩

公詩如春風、著物便新好、春風常自然、初不費雕巧、又如荆山玉、不問與多少、傳流落人間、皆作希世寶、吾獨恨造物、生我殊不早、不得拜堂下、朝夕事洒掃、追扳遺躅及清泒出幽抱、

書齋夏日

五月困暑濕、眾謂如蒸炊、惟我坐幽堂、心志適所怡、開窗面西山、野水平清池、芰荷雜蒲葦、秀色相因依、幽禽蔭嘉木、水鳥狎鷗飛、文書任討披、風靜香如絲、此猶有至樂、雖令俗子知、

寄別左與言

寒生坐孤窮、浪迹遠羈寓、千金買卜鄰、所用良失措、如聞過爪劉、審揚引雄壽、放有州縣腰、閣作麥省步、念欲拜公別、心往足不赴、鎔肌荷恩知、癡坐乖禮數、可但顏甲厚、顏亦背芒負、榴兩五月寒、涸々綠烟樹、二嶺塊夢魂、不到船行處、安得赴雙槳、翩々若鷗鷺、

寄贈張叔靖

堂々張侯好扁字、照人冰玉無塵土、憶初解後共杯盤、姓字未通心已許、參商別後各天涯、屈指流年不勝數、何如策馬忽東來、扣我宋扉叙寒暑、相親顏色愈殷勤、不俗胸懷細傾吐、使人鬱蔵饑渴心、如飲井泉飫脫膊、吾生寒苦眾所知、眼高無人々不幽、技窮漸覺蕭鄉裏、造取一塗方前嚴、有心斷治土田園、束手抽身歸隱園、粥饘今亦粗成趣、頗有嘉蔬待春雨、所懷松柏長茯苓、碑寂無人堪共煮、安得窮霜素月高從勝、與公長夜語、

謝游令惠松木

干芙欲待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嗟我一室

久踈陋風雨剝堵不環從且茅茨小緝葺斤斧四〻家無山誰謂潘郎生華屋肯為湫隘興永嘆惠以南山好松栢剪伐既就皆丸〻我今樸斲遂有日居處可望菴冗寬方知廣廈庇寒士子美之論非高談古人骨朽高義盡習為鄙吝風俗慳皆使如公服青白古人風義當復還吾聞淵明謝主人冥報止謂因盤餐公今飯我德何壹淵明詩未猶可攀

觀溪漲

入夏天不雨溪流僅成線一夜漲梅霖拍岸瓶澎湃衝伛無堤防奔騰起湍瀨鷗鷺驚以翔蝦魚鼓而快聒耳如放

雷聲勢殊未怪曉風吹亂雲日出陰氣退所謂暴集者索紆已如帶浩〻北海若避想見尊大溟渤函萬象吞吐容百怪小哉此溪流其涸可立待是以古君子德量戒褊隘

家有小園比他處果蔬倍登或問鄭子何術致此告之曰漢武帝使海上縣官親漁魚皆不出其後捐以予民則魚從來因知天之生物本以惠濟窮民彼當足者不可兼而得也吾貧甚矣安知造物者不以是少私之耶戲為一詩

吾聞縣官漁海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復天之生物宜無意始欲憐貧補不足吾家元無二頃田卒歲何人分半菽

小園自幸有餘地背負綠書刀鋤斵年來種植頗奔馳隨手高低便斯經魁然尺芋塞原肥無數桃梅壓枝熟所收天幾開發參又摘多穫過拳栗雖無蓄積累瓶盎采擷猶能飫腸腹天於此圃非偶然坐作山居野人祿

罪回祿 并引

宣和辛丑睦州妖賊嘯聚服絳衣執兵戈破郡縣所至民居無小大焚之鄭子謂五物皆有神火為物回祿司之此盜之興以火為威灼爍惟盜所用神惡得無過哉作罪回祿

回祿為火神威權尤貴重年來何失職權為盜所美此盜

假爾威烽燧聚徒衆煌〻萬炬光灼爍隨所縱烟氣障白日烘炙盛騷動老幼哭無家禍虐人所共使人不見此聰明欲何用神而審其然可得亡制控忍使盜意滿生民負焦痛爾過不可文反躬當自訟

辨畢方 并引

柳子厚按山海經謂鳥有赤文而白喙者名曰畢方善為火之祥常為文以逐之往年東南區大火熾說者謂所在不能司察畢方之過欲大修驅禳之術以戒未然鄭子聞而笑之曰窮民失業乃相攻剽白晝秉炬而相焚初無祥也作辨畢方

以屋皆良民為盜豈無以當足義所生貧窮盜之如求誠
豈無儲進呼官不已妖幻隨鼓之安得不羣起縱火資盜
威勢因自應爾可笑說者愚輙欲效椰子赤文而白章名
禍豈其理東南互躁擾所向輙千里如何好事者述此不
遂彼

前山尋蘭

賬債未全無惜春心尚有喜聞幽蘭契尋過東山口披棘
見孤芳正似得佳友小鍾破蒼蘚護致幃座右秀色通奔
竹寺芳動窗牖愛媚固無厭嗟惜亦云久今為花木者苦
豈無與偶第能吐青紅貢獻率奔走官舟塞古汴往往毀

痛椰爾何守幽林國香空自負所幸無改芳可使名不朽

簡潘義榮

高捲記得綠陰垂見公承詔趨月華令茲凍梅夫香韻公
出鞭切還棲遲耳舒孰嘆定迷作此獨難使壯者為苦言
以眩上所急出林之木風摧之嗚呼世路每如此我常感
激橫淨淺貫主妙論遠伊管絳灌之屬猶可程長孺忠言
豈貞贄其如御史能飾非到頭至始天所情未肯容易發
平變工今投置在閑散藥傷補敗終見思公還故鄉掃一
室古書名畫四壁圍賓客相過具杯酒一笑萬事榮辱疾
雖然公豈忘世者終念后稷由己饑吾皇當聽愈思治室

室賜對行可恕當有今時張角福惜乎不拜世公歸

酩酊林飲酒

料峭社日寒酩酊小飲中保幻十之幾[redacted]未提前師邦
後爐癭傷教官吏太使者都見念往往吏勸手依根翠小
心何曾欲舉酊呼嗟一身多況後家教口住如古人言天
地在杯斗

建炎丁未自中夏得秋不雨七夕日戲之華閣于
部織女云

今夕知何夕織女逢牽牛雲駢嬪高處上事已成人間
適焦窘魁先生田疇當時大夏後皆旱赤赤焦以二星

者為婦無復進曷不挽天河駕水鞭龍頭共化為甘雲白
雨沐九州無庸事機巧下副兒女求良宵幸款曲願州滿
自滿無令一年中虛煩天地秋

代答

高才不新公才力固萬事灑衣流何淚屑捋膏澤沉吾開
天其仁愛民頑不曉人間未然叔巧自偏以憂至呈但簡
旋一氣同浮遊以敢天之柄私用以旱暵不自修德和
氣洩九州奚煩雕肝腸請率達相求君其今細講以冰興
良謀尚發駐車轎俯看以有秋

巨濟弟寄夢求詩以咏古風云

稽首叩微妙，下筆書符若風雨。人後天地殞亡，我思口腹
腸如火煮。臨行成以食腥穢，轉首覺然成糊糊。吾聞有夢
皆想成，此夢怪奇非想以。良由夙業種根牢，故此見玄是
夜語。會當役使三尺符，倒吊乘風見王母。惟予墮入世網
中，非孔非顔莫知祖。獨如抱二怪蝗蜒，符篆當綻不吾補。
但留真火閒腑下，每視什秒遠於土。飢來得飽即快意，茶
瘵猩臊等耳苦。那知好養長生人，保練形神乃如許。閑觀
後姿悟昔非，嘆恨此身殊稚魯。便尋金箆去眼膜，為汝他
年肴輕舉。

送林懿成解兵樣

公前如龍媒，秋游身有神。暫此地上行，氣蜜尼高塵。我前
如麋鹿，野性不受馴。遁迫到城市，潤潤常畏人。自知兩相
懸，無以追後塵。故其拜與謁，曠焉不及頻。時於清夜夢，命
駕客相親。公今瓜過期，久色催車輪。窮達稍異趣，細微從
何辰。悔不忘鄙陋，日為相下賓。閑放奔海語，樂此傷敗身。
退念已無及，拔縣寧有因。但能側兩耳，聽公登要津。上閑
知仕實，俗吏徒云云。

午睡

藜羹飯脫粟，窮達未須計。日中困炎曦，到枕即昏睡。鼾鼾上
自為援，合眼盡遺棄。倏然一榻閑，爛熟見真意。欲識太古

風去此不多地，我願四海平，主賓永無事。吾欲法曹鏟久
憂公孫袪。

寄姚文發

方孫小終身判，約今切同作江湖客。夢裡春風三十年，青
針照我頭顱白。與公常日話蕭索，恨不此身生兩翼。何如
附驥得千里，再此搜尋舊蹤跡。荷公親物能我念，小字密
書盈一尺。報言扶膝所經由，興慕存亡皆歷歷。吾家耳榮
人所憐，今不見黯空棘棘。矣如叙述所知友，但若前生墨
相識。怳然況痛念平生，讀盡寄書清淚滴。自嗟頻悴百憂
身，慘慘中腸常戚戚。去年邂逅見中都，我正淚啼遺棄斥。

相將扶病出幽巷，買酒絡來款顔色。懷書亦從清凌霸從
此參商遠睽隔。公今舘置得賢府，厚禮溫顔同古昔。車魚
足意長鋏閑，越馨不用思莊舄。求飲焦窶賦鵰鶚，自可使
人公辟易。他時依倚託餘價，[illegible]行由不離釋性。于拔置
與眾中，儕儕窮愁滿胸臆。春紫未蘭宮督之，將穗騎租瓶
益窄。誓將斷治十畝園，竹徑柴門閑髮寂。髮多雖不髮短
帶，不顧埋頭如李赤。為公書此報未愚，一夜檻林欄塞黑。

天寒

滴寒作新雪，玉花僅堆積。雲破照新霽，款雷忽消釋。飲盃
變小雨，頗似烟濛濛。時見庭前槐，枯梢水珠滴。破愁無尊

洒慰眼有書籍，涵泳度窮年，所得固淸適。

自笑

他人將錢買田園，尚思生財爲神通，我今貸錢買得書，方且貪多懷不足，較量緩急堪倒置，安得瓶中有儲粟，自笑自笑我愚笑，罷須然取書讀。

歲暮

頑風動高空，陰雲壓平野，霰雪跳珠璣，歷亂擊踈瓦，袖手對寒窗，寂寞如禁啞，良朋莫相過，誰可慰懷者，豈不念得醉，傾壺絶餘瀝，火鑪灺燼殘，一被不踰踝，天道無私，窮其窮則命也。

家旁有廟，其巫每歲旦必鳴角作法，以觴其神，隣里聞角聲，則知其將曉矣。

村巫吹角天將曉，里巷拜年爭欲早，我驚節物傾下床，眼看曆蘓心悵悼，未能免俗出門去，禮數乖頽無所考，春風堂堂不顧人，自向池塘綠春草，誰知此疑不堅牢，一回如此一回老。

浦江書院中

弱雲障陰黑，踈雨走纖細，寒燈不生花，庭戶起愁吹，丞話已停華，夜半亦何曾失，手罝書卷撫心，自驚悸，念此十年間，分明談夢寐，一從雙鶵飛，顧影亦顦悴，病添女子愁，實

喪丈夫志遠去，孤櫬旁劇，顛類兒戲，千金買〻蓮所用良失計，孤愢愁緺緝蔦感集腸胃，捲被拂空床，斑斑落清淚。

六月初八，裴榮司諫自福慶山見過，奉陪遊西岩，以新茶享石佛，抵暮出山，明日成古詩一章爲謝云。

窮巷絶輿馬，衡門翳蒿萊，頻公亦埽步，踏我幽徑苔，念舊昔云有，此道今微哉，俗薄風裴重，禮壓萬古回，衣冠冒暑至，笑語帶涼來，煙無一尊酒，臨風相對開，乃得陪杖屨，崎嶇訪岩限，野寺生網蛩，長廊闃頹摧，時容守孤殿，坐對寒爐灰，公獨屏蹇羣，芬芳薦中懷，但念石佛古，豈顧多塵埃，妙語入幽隱，高情肆排細，良覩苦易奪，半規忽西頹，溪分隔流水，歸途恨難偕，獨立久瞻望，烟林綠涸涸。

晚村

暮雨霽餘飛，翻淸水鳴玉，半規入嵐霧，乎嶂愈新綠，時有牧歸牛，一箇過山曲，吾廬附幽溪，四面蔭修竹，垂雲下林樹，驚鳥自爭宿，夜色逼書卷，呼童具燈燭。

始生之日，石子壽我以詩，所以相屬之意再三甚厚，欲其洒狀其詩，既至于醉，乃援筆爲十韻報之。

五月居山晝淸永，槐庭微風舞踈影，兒童書我懸弧辰，洒掃庭除具盤皿，烹魚僞鴆未翦鱗，肴核隨時享桃杏，頻當杯杓念吾親，每歲在旁珠炯炯，今茲坐席小睽異，便覺親

朋欲意冷遠煩濃粉研鐙殘細寫親書過修篁堂中久蹋
起予論遠此清之雙眼醒隨年摩揣定由天獨我既勤當
筐篋永懷嘉惠不能休少酬其我心默默為君儘放酒杯
深擬首高歌成酬酢

讀蘇子美文集

嗟乎吾不及識子美誦讀遺文淚如洗公文意氣何所似
猛虎負山蛟得水或如秋風入松竹或如春溫煦桃李又
章乃爾人可知何事乎衛半途止定應豪氣壓凡夫不學
持圓媚唇齒孤芳獨寄叢林中安得飄風不狂起一盂失
衆猿名之包裹鋒芒扼而死天乎天乎庸可問如子美者

使作滄浪之釣民爾

招潘文虎

親朋散日閑俯仰作積效跣車還書齋妙畫倚庭柱春別
細蒙纖細于窗我顏生此塵俗因顛色阻良晤遲疑貧中
心恍若失所遇新詩今為來車馬留駐擬置或少閒尚
幾枉前步别來胸腹奇彼此俗呈吐當為掃中庭柏子守
一炷

感秋時寓龍德寺前

西風吹暗雲小雨送殘熱貧砌兩梧桐黃落下一葉中宵
晴燈火闌闌窗前月孤懷掛清愁誰此伴心折自頓欲何

似幽巷在窮穴感動邳怨鳥秋聊夜不絕曉起對青銅兩
鬓生華髮

辛丑正月十三飲南廳

小榜潺潺流香乳玉液注入金甌鸚斗況持束為肴俎環
坐數客不停杯酒酣耳熱松前舞歌不作兒女語未到
山頹且撐拄窗外淅淅正春雨

游靈峯寺感懷

途風入林條蕭瑟生夜熱喇月涌脊膈與此虛室幽念從
出懷朔志在承箕裘惟知業書卷何嘗識戈矛去年妖氛
興盡破東南州烟來走官吏火過成墟丘豺虎恣搏噬雞

鯀癖朋儔殆泪血忠義縱繩牽裹蠢蠢勢窘忽有鋒即
顛杖挈妻負幼子敢謂生可偷潛逝侍幽僻如魚初脱鈎
要尾定驚膽餘魂漸能收今者王師來元兇已拘囚巢窟
有餘類尚此稽討披參商隔弟妹阻塞無書郵家在北山
口咽林靈洛洲更此亂離後當無一椽留可但一堂廬最
苦悲松楸使我思歸夢枕邊清淚流豈豈廟堂客為國而
弁謀消務夜下燃誰云無後憂願令羌兵者依舊操鋤耰
勿俾太平世幾姦生鞮鍪

靈峯閑秋雨

夜靜荷池叢翻翻聲如珠璣落水盤小窗客夢忽驚破知

是秋雨來池閣清曉陰雲壓前山涼風颯蕭起林端病身
便覺衣袂薄蒲葵已作無情看田家壹呼各相勸年豈可
望穰穰覺更願朝廷念東南吾儕自免加盤餐

宿長安閘口

天寒雲氣陰地闊江岸激鼓動風勢狂掀翻浪頭長單纜
繞扁舟避雨宿溪港上有阿蘭若危鈴作孤響一夜逕夢
寒鄉國勞遠想清霜作朝晴舟師動帆槳

安之叔盜後為素求詩以此寄之

青黃固非瞽者事五色亦醉高人目皆知鬼瞰高人家爭
欲相夸造筆墨吾門今已以參元更喜吹簫有名叔樞遂

購竟編此歸惜視紛華如桂枯疑庫滿帶一蟻香不以色
界為可欲自非純白不受玷恍洗安能與流俗我方寸
亦數椽隨分貽鶴一枝足簷前但許風月到門外不妨於
竹緣其他世幻何足云何古賢人在巖谷

憶書

先子晚漂泊家藏無全書屋壁又久皆雨壞漏竊餘余生
苦嗜古革治十載逾上自大父來手澤之零落下自手從
學以力之傳蓄積稍浩浩簽牌漸流流去年閩盜興烈
炬燃通衢又覆竊自計蕭然一穴盎箪於簷空壁下無金
與珠盜當知我貧肯為留此客子更埋書帙題號緘鎖無

誰知妖焰來一燎隣里墟家難託南巷屋人書亦無萬古
聖賢語隨烟入空虛所聚忽消散揚熱唯驚呼吾儕衰鬢
身視人百無如每對黃卷日聊自娛今者坐窮寂頓
覺雙眼孤夜夢亦驚忧憂心梗難舒大慮費文字度又成
頑疎未免伴哇丁寘然荷華鋤

壬寅年南遊雜句抄

木杪日未昇四野落寒霧露濛失岡巒咫尺見行路我獨
何區區犯此寒色去重偏寄塞身百事已遲暮既不早衛
羅要津先自疑又無二頃田林泉閉門戶方此念友朋升
斗活車轍行行乖素心苦刺欲誰負

至金谿與康功

客子遠羈棲天寒夜幽獨擁被為孤枕夜嘆不自足公與
公工時書卷共燈燭事業志遠大丁但窮辭眾駭喪須不
金栗此先借玉駿駿官以巧笑小中道我方米園芳一
少從相經理求衰王榮屢行嗟上向星霊化飛烟稱盈缺
錯衆字小那此院分者誰半敲人終年友朋散下生面目
皮膚成公孫工仲垂翅鶴公無逐獨笑忽聽窮而笑

寄和王質仲冬二十六日留別臨川陳泰穎

江南浙東千里遠府縣少汀然定何然攜手如平生祇
憐前身已相識不然安得一羈旅拔霧頗君出金石我全

深泊又西去，草草分稱實堪慣。紙舟與水如輕葉，何處烟村倚灘磧，明朝橫枕清溪頭，帶水霜風互相憶。

至隱卒茂直座上戲書

憶與汶人分此江，倒指數年今不覺。天涯何意得相逢，一笑向君聊破淨。静垂雙耳聽新鼓，誰洗凡襟無鄙俗。翦將短燭剪寒花，正恐今宵如夢寐。

別茂直

故人官江滸，一別清官同澤。似水偏千里，遠相向窮達。懷異趣，雅故恐遺忘。豎紙即門牆，公書不可狀。握手問辛苦，容我細伸吭。凛然高義生，開懷出雲上。銜恩在雙履，關

報心愈凉，歲暮天無寒。江湖足波浪，篋中乃得詩，妄疏反門巷。

盜焚浦江龍德寺經藏與卷軸化為玉諸公共禪論

佛指真書偈，如泥中洗泥。令竊不厭，且火之焚物，無所不壞，獨經卷不隨土木灰燼者，理固爾然，豈徒多誑問。幾為一詩，然不可以付寺僧也。

盜人何闇若，一燥無餘屋。獨此龍宮書，入火焚為玉。瑤然斷號中，煉成須可日。衆謂有哲至，秘願從心賜。捉今入定山，雕鐫作奇福。不然紙墨灰，委地安可觸。從謂刻皆土，一葉尚難逮。誰能俄頃間，就此千萬軸。吾聞一切法，萬物皆具足。法存形豈忘，法滅形乃塵。彼竟自斷，不智者先能緒。是書佛所傳，法性妙含蓄。無盡如虛空，生滅自興伏。貞常無動搖，堅固莫摧辱。文字遂因依，清涼過炎酷。吾又聞儒書，如彼莊周屬。亦謂忠信人，水火不能毒。矧此微妙語，天人共歸宿。豈容輕破壞，一槩隨土木。想當妖焰燃，人驚鬼神哭。烟消火力寒，撥灰開緘櫝。告爾緇衣流，營修愈宜篤。當求琅玕類，刻以丞其牘。勿謂字畫泯，不可事觀讀。目擊道猶存，況復兵輸轂。

玉女泉以招提孤僻而名高，華清泉坐天寶荒淫而取謗。元章奇丞作古詩一章，廣坡公之意，為抱孤

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鄭子竊謂天下之邪正美惡分，如其自其有失所處者，則知而為之，益見善不利，而自以為是也。自以為是，則雖有先生之辨，將今之行哉。次韻作玉女泉

安陸玉女水，寒流隱叢薄。嘘山半清氣，璘貴頗昭焯。二泉山骨潛，暖氣注漿澼。後世入山人，塵垢穢跳淪。詩翁適眼明，皆不為扃鑰。以謂穢山泉，有過不可藥。其他雖寂寥，清然未衰落。都由天寶峰，高僧正爭錯。山水避紫邇，識者亦難擇。出自安陸者，于今潛如昨。耕樵資滌美，叢實不扃鑰。地僻號幽勝，無高寺河漈。猶是樵林麓，戒在盡寂寞。說笑

事權豪、溫顏奉杯杓、豈不暫親香、遠臭非累累、意悟此誠
然、但可付談啖、趣向如東西、岐路本來各、君子有願嗜、小
人無愧怍、營營在聲名、望恤堂滿谿、如古李赤者、章句顛
能作、凋鬼豈不汙、自謂得所託、清都與鈞天、盛事咤揮霍、
論面就椒蘭、撓救不可縛、萬有一如赤、其肯在窮約、乃知
詩翁言、可忌亦可樂、政恐清華池、慚翁非善謔、

臨刈旱苗

我懷高臥心、而為貧所迫、挽我赴塵囂、勤與幽趣隔、磽田
能幾何、旱穗止容捎、豈便得收斂、半屬租稅空、分爭既不
賢、然日仍暴炙、勞生可歷歎、皆為糠秕窠、使得二頃肥、□

今不相干、豈復論錙銖、驅馳在阡陌、自當杜衡門、青柴對
書冊、餘粟釀醇醪、笑似嬰兒仁、

即事

夏末垂嘉陰、中夜微雨集、晨興步西岡、爽氣衣外入、側身
過幽林、葉上見餘滴、薇蒲晴池畬、有鷺如玉立、樂哉吾此
居、時乎足□年、

丁未□月、與李叔佩遂錢博、道由江井坑、薊獄此詩、

兩岸絕嶔崟、叠陰修□、崎嶬羅小□、窈窕豈人境、巨石
開嶷對、有□細如綫、其中漸寬虛、閑步隨所適、古木垂蒼
陰、一叢餘里頭、寂寂艷山花、況況瞻龍井、時有飛泉落噴

蔣詠玉冷、毛骨皆清涼、反顧發冥脊、麋鹿聞人聲、駭去山
之頂、春禽正對吳、決起不留影、豈知巡上翁、甚愛幽獨景、
如何蒙鄒外、一笑不相領、負負出前山、遲旋夢初醒、

王倅生辰

日馭駕輪入東尾、望後黑月將決旬、惟時十月二十四、積
慶高門生異人、霏霏霜華剪寒樹、天地肅無妖氛、秘藏
和氣付賢者、粹然不受世俗塵、觀其玉潤得嘉耦、最之正
德為前身、自從平步宮職場、事業磊落雖具陳、東陽古郡
號富衆、寇火之後風俗貧、征財摧利日擾擾、藉公獨與人
為春、坐令七邑再生青、此德重大無比倫、吾聞造物甚聰

明、報公以壽當如椿、我公骨相已奇艾、遺氣日日生精神、
他時攝家入廊廟、端以黃髮爲甫申、題與維此暫留滯、遲
分亦可酬佳辰、庭前香霧欲雲起、可無一醉歡邦民、

苦雨

結廬在深寂、芳簷蔭松蘿、天晴風日溫、時有燕雀過、今茲
苦雨餘、門可張羅、永嘆從自慰、幽與吾亦多、

和何元章

持此樽中酒、試共評韓柳、高才偶邁與、俱是希世有、宗元
失所依、論者微詞醜、退之抹窮約、名字全不朽、至今生青
言、流落書生口、大抵貴教表、風者朱鳥蒼、皇坡議古人、吾

其御祈守、

渚叔愚請有歸家更讀萬卷書之語義崇司諫戒其未切於道也則作詩以警之而其序乃有終日談禪之語鄙予聞而笑之以書既不必讀則禪亦何必談乎漫作一詩呈司諫公用前韻也

弟見兄賢文學飽、意欲書卷窮搜討、兄知紙上道不真、為弟談禪說枯槁、弟兄遊戲作三昧、妙語生風洗煩惱、頑鐵故紙大丈夫、口誦禪經不少寶、遺妙不容舉口語、文書俱未了、雖然公豈不解此、慧力絕人先洞曉、暫借北山為藤話、誘引羣生入源渺、雲堂齋散歸時想、自把萬緣俱一掃、

題赤松

世謂仙易得、漢武吾所知、終老坐迷妄、海上求安期、世謂仙難得、二王等兒嬉、安期自來碩、一笑相與歸、雜易詎能詰、儻恍誰覆窺、千古赤松事、詰者君勿疑、變遷與倒景、物外非無之、要須功行滿、乃可超塵泥、無懷輕誕心、鶴鹿浪欲騎、安聞奇語謂世人、初平不是牧羊兒、

覧鏡

短髮不盈梳、年來半斑白、吾今四十二、敢望能滿百、負郭苦無田、安居未成宅、況復世路艱、闊步日伎埂、未必松楸

勞當得香當兩屆之抱、經是大賞職中外隱奇比鄉國鄰談、跡亦如公見鈸、酒杯空、浩歌天地寬、

代上游帥十二月二十三日生辰

牙城霜月紅、稚畫推府畫、前拜黃堂前、共上太守壽、告翻去年時、賊已深冠、一砲驚江南、衙發兵失守、徬徨千里哭、賞逆欽相睞、公以活人手、衛金力奮救、信賞激忠勇、厚糧躍傑秀、生四、馬頭通去如驚獸、郡人未皇息、鼠輩復狂嘯、部兵無奇畫、縱亂失領袖、閑閑守孤城、傷慄鹿在囿、我公登高墉、威德即下覆、仰見吾父者、歡舞悉群畜、一犁春雨耕、桑業遂如舊、生成荷終始、銘刻念前後、公之所當活、庸可億萬究、吾聞天地間、祇福靡產授、陰功滿東吳、冥

報豈容紊、當翁壽我公、燬之如刻宿、下吏聞此言、喜躍倒疑絃中、與頌鉅人、理亦天所祐、树後有厚德、福祿宜愈茂、自恨如漂萍、孤跡大恐隨、佐雞賤役、不許久奔走、行將罷摘尾、從遠去左右、欽板集公門、依依已延頸、

石季平題李海畫石以傍以疊石為山已是一重公案況實考耶甚子見而笑之明日戲成伽陀問隨緣云隨緣居士即季平道號也

筆畫與石疊二者均是假、惟彼世間山、亦如畫虛當論真空萬物同一馬、隨緣判此公案、殊不知筆作麼生下、

每年家釀留一器以奉何元韋今年持往者輒酸黃不可飲再以二尊贖過仍爲此詩云

吾廬託窮巷介酒無佳客年年家釀香廷首定樊惰分持遠相遺豈問杯杓窄所賞明月前共此一尊色去年冬苦寒雪水填四澤塊面蝶不淫粥糒無劾力羅罟貨絜清而器不親滌泥封意雖勤審視頗無則如閉近所往惡味同食桀恨無醇德將非綠喻日晏人頗獻空籠報賠頻豐嗇想當設肴餌清興隨太白流涎不及味顧我崽（元韋先有二詩見謝）逃責我貧如陶侃每蒙鄰舍德墻頭有餘惠亦敢自彝謨今後再分獻庶以補前愆願公領微衷畢此無餘

對竹

勞生分素定大患天所產時於塵埃中許我對修竹此居風味高瘦骨不生肉烟梢隨新籜當面變蒼玉風邀嘉月過衆葉亂相觸寒先下照之到地影猶緣誰能相從飲埜聽人問曲細響作琢斷洗却一生俗

擬和

馬瘦未爲病不仁人乃優樂哉仁者居更對蕭然竹何曾不冠此日食萬錢肉竊如秋蔬甕却有堦前玉影亂鄰侯書頗倒手郁爾清風過餘涼散作酒香綠味金忽瑣碎天際一鈞曲委姿觀此身安俗不得俗

屹山會飲

四圍明窓香霧塞酒射玟瑰成璉珣無多酌我先有言須識次公爲醒客長鯨豈問湖海寬催鼠定知脚爲窄後圓雜花如錦折風雨顛狂那可測主人娛賓寧愛酒勿以杯計當以石居圖經學當可燃若欲留春古無策

南陵五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四句

南陵補亡也念劬勞之恩重痛逮事之無日故作是詩以慕焉

陟彼南陵有風惟蕭念劬勞華髮盈巾彼髮之華尚可剪也嗟嗟吾親不可見也陟彼南陵其葉遠兮慨我功名今亦晩矣功名之晩尚可爲也嗟嗟吾親不可追也

彼谷之千庭闈休休愛日之念胡弗省修瞻彼禽鳥亦其母養而弗嚬於孝奚取嗟爾身矣悼其親矣逮其養矣亦何吁矣

屹山文集卷之二終

膠西荊虎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贈范茂直

范君才力信超群與我聯鑣未十春脱體文章都換骨從頭官業便通神不虚蓮幕淹餘久莫只花塼卧此身好停玉皇香案森旒綴肯泄乎背民

壬寅年南游至郴州

分開平綠渡寒溪溪外亂峯日脚低城郭重重隨望遠峯巒處處與雲迷窮通只定森難識勞逸時閒太不齊又向郴州[illegible]見他身[illegible]一番棲

入郴州

郡守[illegible]江南十[illegible]谷日來[illegible]少[illegible]水[illegible]門出[illegible]物[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

比公

入[illegible]山[illegible]鄉何[illegible]門[illegible]竹[illegible]花[illegible]山[illegible]以[illegible]

甲辰年得男[illegible]以詩[illegible]

而夢營占女子得偶懸弧矢亦非常屠沽方合生駿驄擬待安能出風凰自須此身與惡業所則前世有遺芳新詩札賀來何用湯餅慚公不在堂

越江也溪人家宵臨水僮竹登舟作過具屋蕭然嗟今義髮淪於方其火然艾樂得一居如此見也不

勝儉庵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合中開宅一區可憶江山千百里有情花木兩三株應結宦愁以大時有輕舡問貴魚卜築他年期散亂更添數架古人書

和吳唐樹雪中同游西湖之作

平生嗜癖尚湖好眼底紅塵未得稀約奉令始到信臨岸不知寒思鄉把盞人初醉小舟情我來嶺與向人頭白傳為且將燈燭照更闌

和仲模梅花

亭亭清瘦出塵埃高格端然物外來一對香霜今素態任教粗杏作紅腮芬芳多向閑中得孤寂偏尋靜處開長願一枝横夜月春風謾遣竹相偎

用韻寄仲模

又嫂屏蕪入酒杯川峰年去復年來但能醉踞[illegible]算成縱横猿猢肥先子[illegible]不理故人[illegible]

亭業皆前定，秖空吾儕費䇿催。

和王才叟憶錢塘

錢塘叛卒又嬰城，報至令人失意驚。天子於今猶自恃，藩臣何以不知兵。官無良吏因循致，廟有成謨次第平。所恃湖山辛丑後，至今澄洗未曾清。

再和

我雖叢谷宦其鄉，多壘于却亦可驚。徒有丹心思報國，無因緩頰得談兵。䖝梁狐怪今方逞，喬角狼星久未平。盡亦付之公子論，慨然持斧為澄清。

臨川早齋二首

黃梅雨斷水如湯，百日連秋苦亢陽。所在自應知孝婦，誰云今尚有弘羊。沛然天澤因誰致，眷爾黎民重可傷。罪己佇聞須聖詔，中興仰首望君王。

可怪書生命分窮，頻年荒歉苦天公。枯陂盡作龜紋裂，旱穗渾如雀啄空。佃客腰鐮慵不刈，長官安狀遠難通。婦來哭向兒童道，定是今年餓殺儂。

已酉正月大風寒，米價騰湧，菜色之民，皇皇于道，感而作是詩。

昏昏日影有還無，擬說春風勢力麤。品物固知春用意，細民其奈米如珠。未相秦越皆憂國，不再皐夔慣服儒。骨髓有奇深自負，緘封無路薦區區。

義榮見示和禪月山居詩，𢿘讀數過，六根洒然。但余素不曉佛法，今以愛持孔子教中而見於窮居之所日用者，和成七首。

世態紛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窓几內，至樂亦非文字間。願得好風常款款，不妨流水自潺潺。園中有味誰同享，俗子界隊莫強攀。

不曾貪進不曾休，俯仰人間今白頭。一切有為皆妄幻，十方無礙是浮遊。誰言學佛須披衲，頗笑求仙唯造樓。只有隨緣是真諦，穩憑舟楫聽安流。

陋屋三間草蓋成，四時蘭菊隱芳馨。但知後圃多栽植，何必陽山獨采苓。淡勝霜花茶滿缶，慰懷春色酒盈瓶。與人無怨亦無德，自覺長年心自寧。

宦不進求盈不競，得閑終日閉柴扃。有時斷簡翻春夏，幾度荷鋤隨月歸。酒裏定忠陶靖節，江邊時憶謝玄暉。自知此外無他慮，一任蕭然鬢髮稀。

松林竹塢兩冥冥，對坐焚香一綫青。指壁靜閑摩詰句，研朱閑點太玄經。懸癡我豈能無漏，警悟人皆謂不靈。允願涼風吹驟雨，要令舉世得醒醒。

瓜疇前嘴狀端蛙，赤松屋北寺居西。不材不鄙常安穩，眺

律非禪自整齋，靜見遊魚潭底樂，任從幽鳥葉間啼。此心得趣知誰解，一月寒光印碧溪。

經史何須萬卷閱，書多方弱反歧岐。能言正恐迷離炫，絕學方知進有階。角逐英雄都掃地，留傳功業謾磨崖。若無反照觀心術，永墮諸塵萬事乖。

石季平嘗爲于仲模詩改二字，後仲模有詩來，後用韻報之。且慶朋友間漸能琢磨責善，追復古風焉。

赳璧微瑕豈易攻，抉磨深賀得良工。古人規誨有餘樂，近世交朋無此風。二字相規何預我，一篇重報重煩公。新人若掛高門外，價比千金迥不同。

寺前書院中寄季平

已投幽僻避塵氛，更向巖頭著小門。滿案常編供付費。一爐折子對黃昏。後生秀賢愁無補，獨學花涼壽弄溫。此外清愁是何許，世情隨筆少人論。

後園石榴初爲長日所畏，未得而所剛幼發，雀又從而竊之，樹間日以彫殘，僅其餘尚可供否，小飲因成一詩而摘取之。

初見纍纍小圃中，鼠偷雀啄樹將空。久遭日暴皮先綻，未借霜寒子半紅。爽味尚堪供齒頰，清漿聊可潤心胸。小盤親摘提取便，聊得鋪排薦飯鍾。

磨茶寄羅池二詩，隨之，後以無便，茶與詩俱不往。今謾錄于此，遇眼便焚，切勿留。

有人遺我建溪香，茶具無家自借將。銀磨無從親付汝，一推惟是一回腸。趨庭悅我勞勿體，讓父憐兒那得罕。淺愛飯餘保自有，有生天地看予至。

幾先生上贈友人

古藏吳江秋水平，繫船聊得一班荊。相思只道心長折，此會那知手別離。分心欲言不盡，東西南北恨還生。勸君勿發杯勸，滿簡鋁盤將五更。

宣和壬寅十月余遊江南二十五日道出月巖，方崇甲申年先君了休官長沙，挈家人宿巖下，此後二十年間，哭父哭母，失姊妹，禍患百端，今日雖使余富貴，俯此尚當感惻不自已，況復羇孤窮困，為萬里旅人，取欲作一詩，投切未能就，止以二十八字紀其實，回望舊日，得

先親膝下共游人，孤影飄零只我身。今日一來如隔世，淒然家淚落沙濱。

石編遺字一片天，月巖之號古相傳。孤輪高掛非為此，老樹婆娑亦蛇然。山礎不容千里見，僅當蝕一分偏，故知傷物誰以月，終竟天教不十全。

題洪州新建張令寄齋

分待金華步石築丹砂寧駐蕩洪憲有成用改三年致公
余聊應一日居薄令優游閑製錦錢卿縫傳飽讀書後來
令尹須留意莫道前人託宿處。

和安之叔厌斋

見說厌斋只數椽先生栖息此林泉琴名應耻新時熱善
意常知不復然。亦到豈仍傳古人月[illegible]性有裊爐烟清幽
此外為根今笑殺人間百忌煎[illegible]

送張季广歸永嘉

甬東官舍九月秋風拔之[illegible]袖挽難留知君久作陶山客豈
意相從鄭谷來李峤推常共醉嵇康雅身世最同愛人情
九日[illegible]一十年
易得成涼冷頻有古寄我不。

和何元章寄秋

玉露寒飲顆顆河漢淌淌瀉流經年得到此無霜不露使有
清涼無清消暑胴憂附炎蚊弄承。可笑不知休。

剪子花

剪子花摧變涼流淺碧時。未陪葵向月。且作菊當籬。拉厝
根依變涼多世俗看。可憐紅樹頑無香自突兒。

和[illegible]人思[illegible]懷

分[illegible]我[illegible]一世點出為食無無其來　馬滑窺何出
浚神表來招有。皆因有心難感激。赤時無路被教破得當

成就周宣業再勃岐陽石鼓書。

癸丑年暖閣初成

枯桑寒梢夜々聲。圍爐小閣喜初成。護風簾密香烟潤。弄
日窗低書卷明。況有酒漿初暖熱。從他歲律自峥嵘。塊然
危坐得佳處。萬事人間一世輕。

和思老長日山居。

世俗沸如湯。公於静處藏。忘機身不老。無事日偏長。地僻
松篁古。僧來敲閣涼。何須有妻子。常汝似王章。

和[illegible]石[illegible]

咲閒是寫又發周詩書深恐蘇前修相承韓子常怡悦有
二日一寸[illegible]一十年
閑中之[illegible]慎然一暴而寒非所喜半塗之書最堪羞茅屋
數間書前頭我尚懸題為可得之行　兄弟相依喻也屋平
之此書為平居家雖艾定可樂而　已未為拆而中之寫
[illegible]靖之南其大學惧其蕪恐痛云

偶書

望森樓上倚闌時。孫此獨天也自奇。遠水平山渾似畫。新
巢愛日穩難詩。不知本紫藏村舍。忽有雞聲過短籬。開却
主人閑散步。經年端坐看清畔。

悼八姑夫人

當年春賣素為[illegible]頻詞恨驚哭抱[illegible]孫[illegible]是馬孤成乳酪坐
而一節勝米君仙遊已作知霞今[illegible]世至[illegible]鶴飛藏冥間

生來壽何許，曾孫兒女亦成行。
最幸平時省拜䫉，難容常欲面生春。鬚髯難覓年彌老，齒
宿其如語自新。兩銀共埋知有日，一杯持奠阻無因。淚絲
空落風前淚，終媿兩山執紼人。

悼陳庭玉

力說揚雄宅一區，知公有意賦歸歟。兩楹豈謂哲人萎，三
徑空留君子居。厚德所傳惟裔嗣，清名難朽是詩書。天公
到底慳風化，不使斯人在里閭。

悼六兄論譽

王粲全身不偶然，慈公所享尚綿綿。雖知慶弔在反掌，到
[illegible]
底死生難問天。萬頃良田空沃壤，九原無恨獨新阡。階庭
留有諸郎外，所喜東床兩婿賢。
去歲攜參入上都，公能別我意踟躕。從今未覺錫原急，永
訣那知雁序孤。奠拜昔銜棺在殯，車今又客登途。為公
回首生精恨，空有池邊宅一區。

悼顧與權夫人

高文司諫筆如椽，肯作夫人誌銘。但考銘無玷閨，何
應遺行遠流傳。女無妒色試，何七不妨功可並，賢安得
之蘭勿叢秀，蕣揚餘蔭留他年。

悼陳子濟教授

[illegible]辟書上辟廱，公如玉樹照春風。騰高惜十年晚，[illegible]
影微驚一夢空。世事正須同濟後，我身今亦傾彼蓬。愴悼
為輓歸山綍，松柏蕭森淚眼中。

悼浦權仲

一生丘壑賦納闊，雅調[illegible]未易契，何從為族塵俗外，頗
傳佳句里閭聞。身名昔已無虧闕，世路今方足險艱。公獨
高搖一抔土，想應無恨入桐山。

悼浦義榮姆

去年兩縈淚清深，正是隨雛出鳳林。絲伏渾如天上去，壽
光俄向斗邊沉。金能象軸恩雖在，雲隴山原痛可任。我亦
空前雛鶴狀，孫成哀挽倍傷心。

北山文集卷之三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四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上婺守范龍圖書

某竊謂先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薦引，未嘗不擇人；後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攀附，亦未嘗無所擇。某年三十五歲，雖賦命奇蹇，未食清時五斗粟，不足以備王公大人采擇之數，然為志讀書，好聞當世貴人有譽望者，參以古人，而窺其行事，非敢僭越犯分，竊議短長也，妄意枯木朽株，得見春陽，則功名之會，鼓昂衝躍，庶幾不倚

冰山誤人。每見唐史稱李揆門地人物文學，皆當時第一，竊嘆之曰：揆之在唐末為名世，然執是說於今人中，擇其門地人物文學，信能獨步過人，而又加賢焉者也，亦自難得。去年聞有太守來殿吾邦，當微聞熱戲而覘望風采，見閣下珠庭日角，奇麗福艾，昂昂偉岸，煥然如景星在上，而見者無不以手加額，私自喜曰：太守人物矣，門地也，學自當捫虛然。某終以昧晦，性奇□，襲□自然，既不識渥洼之所在，又不見管中之一斑，惟自負恨。比如□春，謁侍郎松公。松公，某從母父也，覩而教誨之，盛稱閣下門地之賢，文學之妙，且責以拜荊州之不早。某謝過而請，公曰：汝聞知國富公之為人乎？某曰：鄭公正色立朝，安危所繫，陰功碩德，遍種人間，德信威聲，流入（雖草木亦知其名），蓋有宋之伊呂也。公曰：汝太守鄭公之外孫也。又問知有伊川二程之學乎？某曰：伊川先生淵源高妙，自成一家，挽去翰墨畦逕，出其門者，皆涵潤滋逸，過人一等，蓋一方之指南也。公曰：汝太守伊川之弟子也。某既再拜承教，因念桓公稱何無忌曰：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孰謂無咸？由是知人之賢否，其種裔固有得於母族之親者，況鄭公之為人，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今叔與所產，宜其幼女積習名教，門地可知矣。昌黎送王塤之序

謂孔子既沒，群弟子皆有書，孟軻氏獨得其宗者，以其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由是知傳道受業，源流所來，不可不正。況伊川兄弟，洛中視為標準，聞其風而悅之者，固已而日可喜。閣下得其議論，而親炙之，步趨言辯，文學可知矣。夫以鄭公之孫，伊川之學，而又風裁秀整，炯如寒露秋壺之冰，則三絕之稱，自可攜李揆之風流，而奪之氣。後進有志之士，正願得以攀附，今乃兩年之間，不能薦區區姓氏於盈尺之紙，可謂無援不靈者。於是即日抹縣，方其歸也，松公又提耳而教之曰：汝太守久非州郡可借，初以冠蓋命平，有一方蓐瘵之弊，故非治之詔，暫此付託，今吾里

吾聞賢被德化開已悟。飽暖朝廷行且召太守去矣汝行無緩吾今授汝以先容之書到可簽日文塵下其陵定小游縣繞一千里及郢而問成曰太守在其然後知吾遇之於尚煩造化者留以相待也重念某定往愚癖與衆異趣乎時賤見王公大人之賢者常以謗狂方某李投於二百年之前令自有太守顯顯如是乃又加賢焉其謂厚幸矣此所以忘其困賤卑陋而勇於自献也閤下於其通博不持皮囊易於其間人物如明鑒之封妍醜自當隨手且悉今日之其賢否真僞料已洞然不識肯進之坐末容其贊於而一傳之乎果蒙回眼一顧則所願盡附閤下者非

止今日正恐門下雖容廊廟為人主斡運天下為進人才之時牛溲馬勃不能無取於藥籠而破鼓敗革尚可增價者其遭遇自今日始耳私情如是閤下進退之

上婺倅王學士以門客謀試書

昔柳子厚謂東祠有浮圖病躄者十年矣扶服與寃坐號側匿已為廢人會里中諸釋以經律教人者悉以故去其徒無所取法相與謀曰躄師有道可出而導之乃盥濯扶持獻巾饋食浮圖遂有聲中庭有馬騎病顛者十年矣垂首披耳懸涎弱始已為廢馬會刺史至他馬庳狭短小廄人恐不足以授騎相與謀曰病駒有相可抹節之乃浴剔搔剪刮惡除洗馬驕遂見用某自禮部退黜之後病窮亦十年矣坎壈憔悴苦險顛躓已為廢士比蒙閤下扶持提獎收置門下人皆謂遭遇之勢正與每觀斷簡遺編未嘗不捧持再拜涕泣橫落莊子謂流人去國之久往往見似人而喜閤下全剛之名實由藝出可謂似之者矣故其尤以遭遇為可喜也子厚又謂士之顯寵貴顯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必曰我力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報其必細窮厄困辱則感激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報也必大某今日受門下知其感激捧戴必將有加矣未能圖報姑借子厚起廢之說為堂下拜謝之禮

胃凟不勝恐懼

上浦江周令書

昔有同學醫於秦越人者其一問於師曰醫之道若何師告之曰醫者方也虛者補之盛者瀉之伏者汗之猶匠者之有繩墨規矩當一遵其方又一人問於師曰醫者道若何則告之曰醫者意也藥餌之所投鍼石之所刺湯熨之所和猶匠者之出於繩墨規矩之外隨意用之二人者咸泰越人教之曰尋常之病書之所常載者則用方為先非常之病書之所不載者則用意為先如是而疾可已自是二人者見國中有經絡不平榮衛不理薑桂可以發散參

术可以調和者則節宣補治悉由其方藥逆而感風邪而
痿頑可以伏烏喙猛可以勝狼毒者則術家鉤援以奇劑
主治病無不愈者其謂學者之治民正亦類此簿書法度
醫之方也隨宜適變醫之意也年穀順成風俗安靖其間
痛痒偶作如人体中小有不平當是時年當斷不可不
以簿書法度為約束棟未去殘賊尚在其間濟以德教如
人間膝肉外壅塞當是時疏决摘取不可不以隨宜適變
為事國家安平垂二百年矣去年山谷妖厲之氣化為盜
賊如癰痔結聚初不出於尺寸之膚而血脈動連毒氣旁
貫蔓七邑蒲江受病尤甚衛毒而死者骨尸相枕餘皆思

手救命負痛呻吟者閤下今日攜持良藥來作醫師起膏
肓不臏之人再使食新誠此邑之司命也其間治上炙膏
皺瘢短燒修蚺伏骨浮之狀皆在洗墨鏡中矣然某竊
謂此邑所遭乃非常之病狗守方書以求功正當出規
矩繩墨之外藥餌鍼石湯熨隨意用之使烏喙狼毒之
力行於桂薑參朮之先瞑眩之功即日可見何則簿書法
度乃治康持久之具而隨宜適變者止今日此邑之所急
也某久為太平男子手紋鏡影不成公相拔倚重腿不能
軒舉自前年由金華寓食於此適阻禍殃生事如掃魂魄
不召自視如行尸今幸以議圖餘喘託閤下拯救之手斷

不敢以救如平人故於閤下茲事之始以致古人
一言之獻雖閤下自有肘後奇方籠中妙藥能為百里之
民安穀救飢亦未必無所若補益之誠亦庶見一端也閤
下以為如何

上浦江于令書

始元五年有乘犢建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奇吏民聚觀
以萬數公卿疑其是非惟雋不疑知其為詐收吏縛
之建始二年京師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老弱號
呼相蹂躪惟王商知其訛長安遂安定一人真男子也
且證閎之進讒言之衆使衆人憂懼不決二人乃能平

心定氣辨明鎮靜以救擾攘之中非有過人不能如此閤
家刃十不存一百年矣今名夫蠲曲和夫以共精堵壽
洗足捷技容慶卿品閒紆重館細其勢大者以燕霜日憂
者奉同婦人女子挺身奮伏其上習聞家貝學之罪
此閭未易小也某族居金華之素居寄食妍家託
閤下之治親見動者以百里之民秋之紀生人之中人
奉不甲以利偶以忠義至誠之風至以安生不
極不章有從之然古之變而終之變傳于我之事中國
人可知矣本為謂此邑之以扶之係幼之足以保不
而者皆倚閤下為命而馬不肅然之盤所以奉獻警應者

以冀閤下之哀矜。閤下持德明而不改，因勝略而不破，合了恩君護與守之言，而終始如一，則妖孽剗除之後，定可煥然有華於東南矣。蚍蜉撼樹，勢必不久，旦夕安堵如故，道路之間，行見父兄相率來載嘉石，求文人爲閤下立頌德碑。爲惟不然，閤下匹馬朝去，此邑萊爲墟矣。利害相懸，不啻山岳，閤下審處之無忽。

與喬石司作先夫人埋銘書

某聞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千譯乃至中國，有文章於此，與美玉同，而其來之遠，則有類於流沙千譯之勢。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金鑛於山，爨

火鍛煉而後進，崖崩窟塞，則取者遂薶其中。有文章於此，與良金同，而其得之難，則又不啻有崖窟覆壓之虞。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某前年失母氏，哀迷中但念罪逆重大，無清除之地，然行隱沒，無發揚之烈，故不避僭冒，以埋銘血懇上浼座下。當是時，亦猶趣流沙而求玉，探深鑛而取金，其高下遠近，內貿勞怠之狀，固有倍萬於金玉者。是故無親疏之異，皆謂某不量度無可得之理。何則？某至爲賤者也，公當今貴人也，分縣不相及，東西數千里，情亦不相通，安可投置蕃紙短書於渾渾之府，遽欲得其無價文章，又況誰人遺德刻之金石，所以垂信後世，其事甚重，其不可得固無疑也。獨以任安之心，謂公殖學揚名，工於辭道，方欲鎮壓偷俗，激揚義風，其於孤危，必有遺情，當未以兆足以無晝夜延頸而望，定期螻蟻之誠，有所感動也。以八月十三日奉教書，悉遂所請，罔滯旁證，不但枉動大筆，而古篆小楷皆得題者爲之拔卷。敬承燦燦在目，徬徨感激，涕淚迸流，再拜叩頭，移入華石，寵光既被，謹已鎖置幽堂，而妙刻流傳，今亦不可以數計矣。此皆右司德厚仁深，情堅義重，念昔時齊眉廡下之賢，故以某母氏爲可錄，享今日戴綵高堂之樂，故以某孤苦爲堪傷，不靳毫芒，勤爲藏史流芳，託此遂播無窮，爲

呼！豈不謂之厚恩也哉。是小人忘生殺身之地，剖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昔杜舍人嘗謂自古言悲者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以其七日七夜哭聲不絕；言喜者莫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某曩爲母氏乞銘時，正類包胥之懇，非不哭也，第公不聞其哭爾。今此過蒙恩惻，更足所願，且得於憂患禍災之餘，付以輝光，是亦死而復生者，其爲喜也，不減虢國。謹以石刻一本，隨此封獻，少通謝意，辭語煩碎，不勝惶懼流汗之至。

謝宇文郎中書先夫人埋銘書

某嘗古讀書，竊有惡圖之僻，每見傳記間有主身謹嚴行

事端正者則傾心慕望悵不可一見如天神其後有敎者旨曰子雲有言書心畫也公權亦謂心正則筆正欲察古人賢否第於今石刻間視其筆法行動則邪正一判可得其審其言似或可用凡殘碑舊字皆收拾驗視參合其人又見如魯公筆勢名著行餘如星日而字畫之存者堅剛方正嚴毅整肅定無索亂妖媚之態自是始信敎者為不謬每欲扶此術以觀當世貴人則廊廟館閣之間端人正士既非窮賤寒生所及識而又翰墨尊貴秘藏難得朊或揮灑到人間則又非窮賤寒生之所可見故孤懷常抱慕望不足之嘆前年失母氏罹禍毒焉銘於右司楊公

公視其之父則昔之僚好也憐而與之且賜其書曰吾既為汝銘其母又得宇文公書之無忽其踴躍再拜既感母之沒後之光如此竊自慶幸於今日得見當世貴人之書可以驗信其術聚族共觀之則滿紙燦爛皆持重舒和道峻緊結無點畫不有法度而終不為姿媚所窘正如冠劍大臣儼立於朝堂之上風采威儀自有貴氣嗚呼誠無愧之實也顧賢傑之士志業超異豈嘗留情小藝乃其忠正溫厚之氣根著於心故發揮於外者自然如此恭惟郎中力正學而收峻科行直道而領要職蘊藉風流標緻高遠在搢紳間沉遂有韻故字畫鋒力俱全不躡前蹤挺挺奇傑非常然也觀人之術真可驗矣某本浙書生樗櫟之業免為韋韓然自幼時所受者皆窮苦頓挫之氣已三十年虛為太平男子衆方指為溝中窮人一旦乃能為母氏得柳書遂與唐人子孫爭榮吁可怪哉自非閣下與右司公雅相交厚不忍其鄉里姻戚中戚戚有悽悽抱苦者則此等字畫正為神物藏持豈在寒家墓石上耶人非木石安得無知銜荷厚恩死而未已于今而後所謂立身揚名行事端正者又何必遠慕古人如或終坐坎壈不得見於座而一拜則拱揖之下高懸妙刻自可終此身而仰膺之不勝拳拳之至謹以母氏墓誌一軸同此封緘伏幸采目

謁蕭大尹書

某嘗觀今人處步大率輕重貿易倒置可怪試舉一端言之有人放數千里之行或登之日或告之曰某處有勝觀太行之阪完岳之境蒼梧之野雲夢之澤樓觀覽勝可以展清眺而廓古志又某處有神仙安期之居偓佺之里玉笈金經石田丹竈變化綵翎可以親其真而縹緲又其處有古跡峴山之碑仲宣之井玉華宮也馬武鑄山之銘隱約荒昧可以探古書而弔興亡是皆不可不見者往往昕夕慕念願至其旁得一見之雖不排細徒倚周遊而後

去萬一齟齬不前則致望太息亦有遺恨至於地靈物秀之鄉宜有王公大人挺然特立則聞之者未必以此相告知之者未嘗以此為懷牽舟駕車未盤既具一介行李不可少駐則停驂而去未聞有息肩覽槪望門牆而一見者此蓋不知輕重緩急故也某東陽之鄙細人也家無儋石之産以書卷為業骨寒命薄百事遲頓生去年挾抹之潤衣食艱勤有道路之役然心志頗弱未忍自棄感塗之日不問人以勝槪所在與大神仙古跡之地而汲汲以王公大人之可見者為心意謂品題之恩資緣有託則衡躍攀附成就器業攻有望於他時斷不為目前計也如閣大尹

侍講規模廣大人物高爽凡所擧持觀岸森落說者為臨川地氣自有相種舒王往矣顧猶和氣生芝當時融結未盡藏聚于今後有出而為瑞者果欲求偉人自當一見某又竊自念平昔尚欲求古人於方冊中安得道閣下之鄉里聞說者之言專大而不知自勉萬一閣下不以富貴驕人回眼下矚進之坐隅使得挹高標而聆宏論某亦將進泳波瀾參以今古嘗中所見審知閣下為偉人則衡躍攀附宜止為今日計哉固當使尋勝覽求神仙問古跡者悚然下汗而不已也卑末之言冒瀆為甚

代上湯尚書書

某嘗觀韓公為布衣時俯首伸吭以書上宰相待命不聞後十九日再上書人不聞後二十九日又上書三書雖具竟從董宣武辟命入仕為推官用是知以諫求進用睽清貴者其難如此今也某以江浙寒生求見當世貴人其待意通情冒于典謁者上一書兩無三書也見而憐之拔拔提撕一書而進見而奏之遂延卷綢一書而退非韓愈求知難進之難而某敢狂率僭易如此蓋愈之求之未知已者某之求之已知已者王公大人未知已則發露底蘊希恩推報其言不得不多而又退之負材抱器當壯盛之年惟恐譽望之衰功名之晚其於先達之士必欲依倚

攀附以就薪價故祈懇之言累三書而不已也王公大人既知已則稍述姓氏叙說平生雖一言可見以意而又哀遲頓挫之人志氣凋落苟捏尾長鳴於雅故之前而又不蒙救恤則枯木朽株行就偃仆而已矣無復多云此某所以一書而足也崇寧舍法之初小人負笈西行天為今日之私使均茵藨而進雖是時豬龍氣象自有貴賤而高懷傾蓋一笑春陽出入周旋遂陪遐駕其後閣下雍容紳笏乘時奮飛回首塵埃已在天上而某奇窮顛躓流轉人間鬚髮侵尋化為老境雖夙昔之好銜負心胃而勢位相懸自成暌絕年來閣下以經綸大手拯溺扶傾為中興名臣

其也何人敢念疇昔其敢恃而來者如閤平日訪遺之意
每有記齒不忘之意親朋夸耀更相告語皆謂某於此時
不能銜躍勉旃上副奬提之賜則是終無奮發之期矣此
所以不避僭越之誅其陳終始章恨知之素而自免於綫
書三上之勤也某又聞天下之理否不極則泰不來窮不
極則通不至靖康而後國步艱難蜂結蟻聚百怪並作顛
倒縱橫離絕中外否則極矣故閤下挺然伏義與諸巨公
應時而出掃滌穢而太清開壁狂瀾而宸海靖太平儀物
日日就新何者否極而泰故也如某則志願相違竊希須
錯有幼學之業而老奪之有養老之資而盜奪之進無表

句科舉之能退失饘粥為生之計窮則極矣今閤下以掌
堂漢相之材懷懸懸故人之意凡對客一言之間天庭片
紙之書莫不因風宛轉道及孤寒則所謂窮極而通者其
有資乎夫閤下摠發妙蘊既進而為朝廷天下否中之
泰其欽崇高義退而為月交故舊發窮中之通者亦閤下
而已矣後誰望哉恭惟閤下英資偉氣絕古今人固懷襟
懷抔斗雲夢其扶正乾坤斡回造化之後行將陶冶士類
盡取天下人才青黃丹鑊之況此萬里羇旅僦寓廉一突
而峽者乃閤下半面之識也私自討念尚當愈於溝壑捐
瘠未遑忘之否

代人求知書

嘗謂州縣小吏其懷材抱器落落超絕者雖不求人譬如
千金之璧在人眼中自有名價如是者顯貴無缺餘一篁
進身極難欲銜躍而自獻也則為身之金戒在不祥而又
王公大人之門不輕許與正欲觀人蘊藉鑒識輕儇之士
而廉默之故好自言者多取辱焉欲俛默而不鳴也則見
役於屬正坐業噤而又當路特達之士倚門者衆稍自昧
晦則性性遺棄而不及取故不自言者多取困焉坐此二
患拄楚塵埃之中終身坎壈不為清鑑之所人則為明時
之棄物噫惟艱哉某江左一介小生蓽門地之愚奉紳紱

又幸會薄緣託身驅策之下勢孤援寡跡元不能動人私
自省循止塑二說之間何哉閤下以高名重望秋鎮一方
進退賢否示黜良窳黜有程品階墀屬吏恪勤檢押克已
奉公不累司敗則已遇望幸於不當銜躍以取自言之辱
也然倚注日隆留滯寧久不日西轉輪之手入參造化門
墻高籠蕤在側當是時破然岐嶷不復可前矣是今日
之不當俛默以取不言之困也二者之患惜惜不能決則
有教某者以公方闊賢綱以羅慕世白言之辱尚可洒也
使公擁華登而春色降則不言之悔不可追也某忠其言
故今日輙敢忘僭冒而來惟閤下進退之

又

其開建而在上者未嘗不以汲引爲心然有識之士其所引者必佳士窮而在下者未嘗不以求之爲急然有志之士其所求者必端人蓋得一佳士而用之則建功立業緩急可倚量才責成定有報效彼闒茸推頹無益於事者雖泥滯坎壈彼固未嘗經意也得一端人而出其門則勵激心志終始可託驂步翔飛不失攀附彼側媚柔脆無聞於時者雖不吾與我固自省無憾也某奉紳笏之初嘗從尊者問所以進身之術告者謂當如是然某自聞其言蓄疑藏喜喜則喜今之王公大人以才德名世者萃業相望當有所疑疑則疑告者之言果信則捷踵几下豈在佳士之目往必可棄矣既而謂王公大人之收歛人才正如富家翁之蓄物雖所寶者在於瓌奇偉妙而猥屑瑣細可以備器用者當亦不廢天下寧皆席珍而囊穎乎恭惟某官扶天英氣爲世偉人議論高明心術方正暫輟禁密較封南邦此蓋後進有志之士且萃衡選所願出其門而惟恐後時者也某愚且賤天實爲祝得歛板堂下驅策之末固知閤下之門如嘉木垂陰可以托身取庇然自揆志能蓋赧以佳士自取許特猥醜瑣細尚有於餘富耳又柳宗元嘗論北郭鐵鑪步求釜錡錢鎛刀鈇而不得因謂世之寘去名存叨冒故號者類皆如此某江左小生求門閭之可恃慶仕板閤下今日如將按責而求其實則釜錡錢鎛刀鈇決所有也萬一垂情加惠不使沉埋以辱家世則鈇鑪冒號亦可資以求知乎

代上樓蒲江乞免租官田書

昔敖翁令嘗有轉輸之役使縴力者十輩人負十鈞半塗力盡十輩俱廢有愚者過其旁躬護之曰吾獲能荷千鈞今十輩之負合不過百若有力能并爲荷之使疲者得穌而官無留事仁人之所爲也愚者以道遠辭令曰夫豈久哉十輩氣穌力強舟以負還之百步之外若掉臂而去矣愚者無他勝信而不疑十輩既脫竟去不還公得所託泛然不顧其人背負百鈞前勝後仆喘喘不勝其苦退行者欺祈怨之使代其處則皆謂貪多嗜重而至此奈何舞若及此已則從移之於人然詬罵之情闕力窮遂以斃死知者憐之某之佃官田也與此類閤下能憐而聽其說否吾邑有官田數百畝久荒弗墾歲徵邑簿公分鄰伍數輩佃之鄰伍以草深土硬不能處治慨然得有力者墾鑿之此正類縴力十輩求脫十鈞之時也而某之在邑中昧暗拙無機變之巧又類愚者周公是而語之某以後累辭公曰夫豈久哉鋤荒之力姑借一年爾後鄰伍與在還

以歸之。使殘者得藉。而官無遺利。仁人之所爲也。其與他
勝任而不疑。此蓋與今百鈞而負之々時無異。都伍幸其
脫也。亦駭去不留。一年之後。其自欲求脫。則周公去矣。此
又類夫今淨所託。泛然不顧之時。遂至背負百鈞。前贈後
頓。喘々不勝其苦。祈懇他人。使代其處。則皆謂其於此田。
官無租。則利而取。官取租。則欲辭而去。是亦貪多善重而
至此。後嘖罵之。曾不知百鈞之壓。初爲捉人之急。而當其
事一堅。計中反。謂痛苦及己。而欲移於人。憒問可勝言哉。
力窮亦死之間。幸閣下有憐之々意矣。恭惟閣下學德服
人。高義鎭俗。暫抑翺翔雲漢之翼。棲遲百里之間。而恭也

忝與士民。列在忝轄。閣下視事之始。固嘗以此況敝邑矣。
閣下憫之。察之。許其又一年之後。爲退集都伍。還以歸之。
此厚德也。而其以百鈞重壓。念々在於釋去。心以一年爲
遠。遽詣五馬下之庭。數惻然之念。有如閣下則相與爲其
擇其重負。可以即日推背而去。五馬之意。若曰汝乎之大
夫。凡所裁決。必已中理。非若他邑之可以去取云也。一年
之諾。亟拜厚賜。其徐思之。一年之細。令尹既諾之矣。心已
爲遠也。而請之五馬。五馬不從。則一年之諾。令尹無乃怨
而奪之乎。其又思之。令尹爲天子行法。惟理所在。貪咎私
喜。怨於其間。今我負持百鈞。進退無路。頻有流汗。喘々悸
死。令尹當愈憐之爾。故今日輙持小詞。且肅且和。瀆閣下。
憫其不勝任之苦。使終此一年。爲其釋百鈞之負。使什輩
分荷之。在彼不爲甚重。在此不壓而死。則閣下之恩矣。夫
前賢有言。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川之必用舟。陸之必
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可常行者。其叨
竊儒冠。不能早自衒耀。窮塞顛頓。至於今茲。尚不能進逐
後生。作進取學文。其於負荷鋤耕田種稻。誠非所長也。
前令尹周公。使之代鄰伍承佃。正所謂以他物充代。決非
可常行者。幸閣下察其無他腸而已矣。干冒尊嚴。不寒而
慄。

謝漕司秋擧啟

今三路之秀。設爲隨群。較一日之長。遂能居上。與之偕者
逾千輩。出其後者止三人。渾非所宜。媿亦增重。竊以還科
擧而復熙豐之制。設漕試以防州郡之私。論其爲法。則豈
復有加。所以待士者。無所不至。文章丕變。追還渾厚之風。
場屋一新。革去對偶之病。頗嘗規之稍似。上清甚之無差。
如某者。江浙孤生。箕裘末系。弟兄終鮮。事闕友財。小忝之
乳。訪問儒雅之風。刻意古文。暫羅中否。科擧乃祖宗之舊。
人材皆教化之餘。不應多故之時。無待價深藏之玉。遂用
新科之制。求處囊立見之錐。當得鄉賢。使爲擧首。如某者。

受才冗惡賦性疎愚蚤學踊躍於功名亦漸役身於靈艱然情時振鬣志其為駿骨之毛顧影長嘶恨正作鹽車之馬心懷秘計夢魅良鬮旋開科詔之音勉作書生之事志耕鋤而首猶躕踟學詩賦而口尚囁嚅急意桑榆非緣詞綠璧猶滋味自知咀嚼之逕徒若秕糠常在簸颺之首淨之增媿光所歸思此豈判府給事同士無雙庠朝第一瑜佚筆語妙天下豈亦智術過古人留處名於　庶布仁恩於輔郡殘城屢寇衍虐及於期年篤弁俱生全活不知其數口復引鄒生之吹散為寒谷之春恨借寇之無由情丙戌之已晚但堅操節上報恩私康困堂下之言可備蕘

中之藥遇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啟

丹墀待問謾懷千慮之愚清禁臚傳謬玷三人之列省躬羞媿聞命震皇竊以取士之科得人為貴然在上者或偏私而自用則在下者多諂媚以求名苟容汲黯之忠寔乏劉賁之策國家運罹極否數啟中興於干戈倥傯之時肄科舉必行之制求此多士坐之廣庭聖詔諄深見虛懷之意衆心感激誰非洗滌之人宜得英材式符僉選如某者東陽冷族南巷貧家產功業於半生恥姓名之三上昔遊學校妄求烏啄以充飢回顧詩書似種石田而無救志

雖堅而身向老祿未及而親已無夜馬嘶風飢鷹側翅念晉州男子尚包叢蓆以自言彼新店民家猶因吹鑞而得諫幸爾奏名之薦敢廣祀上之誅既遂斧斤從刃紳笏但循滋味頗嗟咀嚼之遲徒媿粃糠多在簸颺之數深惟亦胃實有黃綠此蓋僕射相公學貫古今材兼將相以周公伊尹之業為己任以宣王光武之事望吾君机務孔繁智力旁出取虞淵之日再俾光明堅魏闕之心不辭險阻大庇蒼生之望寔為洪業之基永堅賁沐無煩乞大致茲庸瑣亦預甄陶某敢不益勵前修勉圖後效不能銜羅遐為私己之謀惟有朴中無負恩門之獎遇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王舍人啟

金石鐫老曾煩銘鏤之功地遠根寒獲託庇庥之下念茲恩之有自覺小己以何榮每自省循惟知感激竊以相知之道夏有所難先達者固於此不敢輕後進者亦未嘗無所擇收之藥籠雖求旨味之佳惟以冰山亦或依憑之謀必觀道德媲方之士斯有功名攀附之期當極末流沿成敝習其仕進也以爵祿為重所師表者惟聲勢為高但屢類中々急務緩若々附炙手之熱趨滿異之門朝廷有大利害而不知生靈有甚休戚而不顧秉盜奪之器而方云得計居鬼蜮之窠而自謂能安勢也給營掉扇猶來者君

坐忽焉衰落兹羅不到翟公門故古人不肯妄施推轂之
恩志士所以名御重執鞭之禮也此也其切念賊材庸陋寡
數奇屯幼隨薄宦之親飄浮萬里長事重年之母寒苦一
門遇朋友則小巫之見大巫訖宗族則北阮之望南阮上
類孟機心切柳業功深故滑研志與持節名學技奈何罪
能甚短蠖術無多半過此生而益窮三上其名而始奏雖
兹數載之內具見百憂之侵圍收斗粟則未謂之貧家有
詩書故弗產其賤所命風波靡定塗炭方深　若渚症已
作腹心之疾兵徙驕子弗知衣食之勤姑息之政不悛然
罔之與猶在名存而實不樂法立而官尚貪公論不名私

情閒勝墻已敗矣而不防有盜火未然也而同習之安宅
哦復古之篇未見太平之象竊稽往牒亟蒐偉人思得唐
內之英與論天下之事屬州末技輒預鸚秤縱戲什稍懸
哉蒙見取然習事不慣多謂何憚旁無令以之古中絶首
下之歎守其孤操竊此微官俯觀外物之去來皆成皆人
之風采循吾舍人先生閎深浩瀚高致奇才有文章皆
遊經術精微之處所得留貴不自黨然下附中私一語驚
人九重垂聽謂乃公輔之器試之臺閣之儀我守泰常畫
揮帝王之典權居內史最親日月之正位以加隆方
消切而勝上而謙恢自抑高趣不凡清雅劇以示人示庶

退以勵俗皆合古人之體端非俗吏所能匪緣一時之恩
報府天子固已終身自許受業我公豈來流約之邪光續
仲舒之書仰視仁人之布政深知君子之用心伸良民無告
之冤抑墮吏不決之事與持牒追呼之擾禁舞文出入之
姦切雖繁錯許張倚下車事霸今已優游如汲黯臥閤風
移切欣宣化之有人自喜依仁之得所重念某桑榆漸晚
蒲柳易衰莫與顛谷之嘗詩有蓼莪之感待海邦之一闕
甘家食之三年顧影長嘶破涕為笑憂時惟切仰德亦輕
必不枉道以求人姑俟因時而自效仰惟吹噓嘉類獎借
寒生勵而使之成援而與之進　塵尚時冰壯士高枕之

時王室再成乃大匠取材之日想忠于公之志也

請婚啓

有室之期必俟壯年之及念親之志嗜不一日而無其陳
綃子之私上布華門之請某人薛鳳居幼初無最倩顧思
丹崖之賢共彝邑雞之孝某女修行婦教練諸儒家夬無
驕奢鄙吝之風可作勤儉溫恭之助族如秦晉請婚不謂
相畀類匪叢稍同累諒惟所欲諦伸微款俟聽嘉音

又

曩緣雅故獲締葭莩每觀弟婦之賢寄有世姻之願惟此
微跡非謂衡然其女標加累年則已得人而不遂某人受

生多難初嘗有室而今屢偶因冰上之言而公世因之行
儒副令孫之望實酬平昔之懷男女之份為大倫吾敢
爾兄弟之子猶己子公其圖之

又

簪纓久替雖稱門地之中微攀躋相聞毋慕里閈之容
徒飯有葭莩之願故因村翁而陳某女懿行菲薄不止女工
之事其人儒冠無效方圖內助之人恭占伉儷之良無勞
閭門之秀恭紙寄於一紙斷以不疑道重諾之百舍必棠
無拒

諾婚啟

風教推契平時已斷於崔盧不負初心今日更同於梁魏
翊歷憩之先屏敢逃避以他辭某人秀英多才祖訓家聲
之託其女綿纖雖質尚貪姆教之聞顧踏陋之無堪宜秦
承之所稱然世姻重疊嘉意綢繆雖無匪介之言合卺
縕之義實緣如此領為箕帚之歸咸冰何需益同葭莩之
好

又

里閈不遠過有婚姻之問箕裘久替僅存門閭之孫義固
可辭卜乃云吉某人愚鈍無珍宜有室之其雖某女稚弱
多餒亦捧櫛之能謹携盤饋而事君子豈不幸其為

而行華紱既問命矣

又

華紱委曲過為石姓之求藏族所疎正少崔門之替姻娅
姻之嘉約契兒女之良則顧義何堪考卜則吉某人天姿
秀發貞若玉而未冠某女稚質綿纖方此齔而扶膝而俾
不忘之惠敢與常稱之辭由此世姻出於高誼既擧齊夫
其此節詩禮之早成所媿既貧恐他日貨財為不及其為
感悃同既數宜

又

儒家世諸受姓不類於他楊誤我儒冠坐困獨貧於南巷

維川戶冕粥饘之端顧兒孫無畢嫁之人抱此窮衰敢希
華族某人天姿秀整德性醇溫於今不墜宗書可期後嗣
是奇男子某女柔麻素志燈火寒窗媿吾家無分修遺嫁
之財但他日有移母事姑之禮再三循省欲稱匪稱之辭
為一宵緣遂非寵臨之問

又代石氏作

伏奉華緘猥蒙嘉貺以奕〻安劉之後聯家〻數馬之家
惠獎太高禮無違者竊承某人出於大姓素聞坦腹之賢
長而好書未作奔絲之會而某女亟云擇配僅超勝笄正
孫實眼家之流非賤貴纓寓之女頓敝蚁之求稱何以堪

之荷厚意之不遺既闕命矣

納幣啟

卜文肇吉懿侯初諧以書名掌判載言周禮今宜於入幣顧念貨財之薄亙懷紂帛之羞特循子之希恩庶小人之免戾

賀參政啟

劉孝綽書，起裨大政，轍留鈞殿邦之重，豈參據近弼之尊茲請殊恩，允符清議，門墻之慶，川岳之深，惟藝祖之開基訪庭臣而定制，聖謨垂訓，降丞相一等官，累世用賢，自乾德二人始任，高聪厚責，重禮優比，夙昔之所期，今日識而始契，恭惟閤下養心醇一，造道全深，由含洪而光崇觀之年，在布衣而有公輔之器，既從紳笏，果用羽儀，庠室文章衆服仲舒之學，漢家忿爭，扶鄧禹之車，愛寄漸宣，益隆開望，考著龜而協吉，宜當貴之畀來，而況甲子上元，泰常初九，守大信而遠人，已卑保成功，則庶事皆康，如閣論道

之師，夙有惠疇之意，克俾厥後，惟賢乃僚，須事信而言行康志通而功遠，其奇孤弱，稹哀病骸，生費君恩于康寧也多，總軍政于邊防之際，自惟微棄，動負愧惭，傳聞君子之志，朝愈見生靈之衆福，四川崢阻，望賓客以神馳，八詠埃高，覺鄉邦之增氣

北山文集卷之四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允遠校　裔孫鄭弘能梓

笑腹編序

世傳王勃為文章，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覺則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目之為腹藁。余喜為文，而才思鈍滯，嘗集紙為編，每撰著必先藁其上，俟竄易定，乃淨書之。念古人一腹之間，包羅蓄積，遇事感物，泱而發之，則文不加點。余今有為文之膏肓，無古人之腸胃，綴緝之言，依倚紙筆，為吾腹者，真可笑歟。又念世有聾盲偏廢之人，徒能貿其腹以納膏粱五味，使其知有古人，徒々亦能捧腹一笑。然余方自笑不暇笑他人，因題其藁曰笑腹編。

送石尉序

李益送洛陽留守詩曰：還似汀洲鴈，相逢又背飛。嗟乎，余於德臣，今正如此。初春，賊號南來，與德臣別後二百日，復會於浦江，見不及再旬，車輪又欲西轉，使人重有感戀不足之情，信乎其如益之詩也。雖然，丈夫志四方，聚散亦古來有之，無足多道，所謂感戀，不足為此邑言爾。宣和二年，妖賊見怪，公嘗親探虎狼之穴，既而欲以百里小尉，鄰敗殘不救之兵，坐於賊抗，邑人恐徒失公而無益也，則泣涕推轂相率而强公使去。公去未十里，而邑已為灰。三年亦氣埃廓清，群醜殄戮，是時所在修治墻屋，邑人見鄉邦之後，思前人之所愛，則懷思致慕，念々而望公之歸，未及公果抱印而還。既至，則已有先公而攝者，蓋兵興之後，部使者皆得辟請，官虛則數輩銜檄而來，有力者居之。浦江尉亢其不以還公也。嗚呼，古者建官，乃因民而用君子，後世用人，則因官而循私情，時焉而已矣。去矣哉，朔風愈高，平道如掌，豈無梧桐竹實，待鵷鶵於前途。

送僧如澤序

浦江黃氏如澤者，置身浮圖，而游儒書，觀之既通其義，則不能自已，深探博取，遂能作歌詩文章，有識見屈島可之寒，而與才士相及。於縣西四十里小刹中，得一室居之，閉門宴坐，忍饑誦書，不知其身之釋也。宣和庚子春，又欲走中都，以詩文求見今中書舍人將公。余私計之，舍人以道德文章鳴世，正此賢縉紳上人，尚倚門墻不得見，是師復不加省，萬里徑往，有如濯々之府，無門可入，且不能持齋鉢取人施利，敗篋中所有者，皆無用詩句，其顛頓當甚於山間也。因其過別，且言之，師曰：曩日嘗以詩句進謁公堂下，大蒙賞激，一鄉之善士，所以假借名稱者，自公發之也。今吾此行，恐無拒絕之理。余驚謝之曰：舍人蓋貴矣，言

日益重乎師之詩又益工信如前所云公見之則當益喜
喜則吹噓鷹道師之名當益聞顧雖榛栝翠羽終還山林
然他時紙窓竹屋之間无爐栢子飽食無老定非今日浮
師也師笑而頷之余書其語於紙

避盜錄序

避盜錄〻方臘之亂所見於淛江者也耳目之所不臨者
不可得而紀焉一邑之間人材忠邪民情去就禍患之集
備逆之勢凡繫於風俗政事者皆因以見之傳之子孫非
特使其知吾處世之艱所遭如此至於行已在官除惡禁
暴皆可取以爲鑒云

鄭安之總錄序

越山之前不見范蠡之宅所存者陶朱井而已峴山之前
不見王粲之宅所存者仲宣井而已二公皆奇偉之士時
移物化僅有踪跡在故井間則後世之修椽大屋甞〻作
百年計者信愚夫爾吾叔安之宣和庚子未兵火之前有
適軒草堂宣和壬寅已兵火之後有素廬石室軒有詩堂
有歌廬有銘室有記或在蕭竦故宅之間或在寂寞松楸
之側或在幽深梵刹之內隨所倚寓不過數椽之地皆浮
借名而寄之爽者所後無非輕擲利名脫略疣贅之事然
足知先生之無有住著心也先生志趣高遠器局不凡讀

總錄之文則可以見四君之意觀四君之名則可以見先生
生之心他時香爐文捏雕梁繡柱之華皆然磨滅之後吾
意先生之清名尚得與故井同傳謹書以爲序

代序忠厚錄

近世士大夫氣習浮薄群居族說多翕敗名教曖昧輕褻
之語若曰某人出雖得某官某人因官成某事或計虜豬
之厚薄或較貧於之久近甚者以滑稽供人之笑晝哭嫌
人之短聞有一言抵掌相和可發羞笑宣和壬寅余爲祿
掾棄悼傷此弊思有以華之課置籍幕中奉公之餘日書
一則凡傳籍所載耳目所際可以信神明而雅風俗者皆

以次書之庶幾合高義而洗其習爲同僚好古壯士也咸
曰唯請先序之作忠厚錄

華孫命名序

韓退之贈元協律詩云予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四美謂
書讀多思義名榮不已行所學也由是知英華之發必有
其實鄭氏上世讀書起家四美之實具故發而爲華枝葉
蕃茂芬芳徒於鄉里族既華矣培實之心各不自勉三二
世之前華已漸衰年来世故踉跪興端相習實既蔑爾其
華落焉猶子叔義近得一子在襁繃間頗有香氣其母抱
而見余〻謂頒其子之華實者天下父母之心也然不知

培養其實則他日何自而可榮而又培養之道不可不人其初余無以為任孫壽書華孫二字以名之爾父母及々培養其冕英華之發他日尚期不忝於上世

陳仲餘改名序

仲餘初名裕一日請更其名余告之曰今之為士者其患在於有好裕之心而無致裕之實茲陋寡聞眼不見道而肝衡厲色廣已造大平居所為無非今心術而賊德性方自謂胸中所存種種不乏一旦是非感於前利害迫其後乃始頼沛窘急不知所措是果得所謂餘裕者乎求餘裕者莫如修德修德者致裕之道也仲餘不敢自以為裕而

願更其名其志可嘉矣觀其樂於勝己者處不敢少有虛驕自滿之心則修德之計莫良於此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已是雖無心於求裕而致裕之實此其漸焉余請更其名為修卿而字之曰子漸

吳德先命書序

李常容書於中卷論五行最密浦江吳德先獨得其傳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如季咸之言死生也前日來謂某曰予欲為今年貢士為吳福書既據言逆料可以驗其術又可取薪資以周吾貧如是可乎某曰言人分定恐好勝者慾取人金 必愛財者甑公其審之德先曰命係五行仍有定論書取二絛未為傷廣子姑為我序之某曰然

送相人蔡道人序

紹興辛亥冬十月有相士姓蔡者自號碧雲道人詣余於金華予時已冒禮部蔡道人云是試當在泮春試當為第一留小詩一絕其末云學館色如盆不作魁頭亦第三余不敢信人坐貧無以酬之門其大書其以付之俾道人術信則持此言以見余

送相士張充序

紹興辛亥張君士以相術游發安是年韓淵試禮部俳士於縣安吾鄉中選者七人多君士之所預言而余之名

次高下言之皆驗一日君士欲道浦江入會稽過余求詩余告之曰大凡挾術之士求覓詩序自珍者皆其術之不至欲假借好語為道路取容之資君今阿堵神然炯炯如電非但可以知人人亦當自有知君者何以詩為姑書以付之

送蔣惠民序

蔣惠民宣和庚子從余學於浦江紹興癸丑從余學於金華庚子距癸丑蓋十四年中間惠民娶妻長子兵火艱難無所不有而好學之志益堅相從之意益厚其蘊蓄於中者益深閎可喜嗚呼可謂賢也已矣然庚子之學始正月

至十一月不三百日而余去癸丑之學始正月至八月不二百日而予歸其相與群居皆不遠久余發運斤手老不知能果盡子鼻端之翼否耶念此後余當試之而子亦行有良圖宜將東西後面何日於其告行誦曾子之言而送之其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子其勉哉

園中雜論序

柳子厚謂郭橐駝若種樹所植無不碩大且蕃人問其故則曰能順木之天而已矣由是知根荄微物皆有理性浮其性未有不驗者鄭子家貧自顧齒髮知功名之已晚荷鋤涉園不覺成趣蒔種之際園人有陳說相告者廣其言以合於理則悉書以記歲月既久遂致叢聚因編錄而名之曰園中雜論

可友亭記

鄭子居北山之下傍無鄰墻與衆異趣每恨無與友者近即舍西闢小亭初飛扐勝而適與西山相對向人曰有佳意因謂然冥曰人孰無友大率爲富貴貧賤所移何以言之兩貴必相友一或富焉則氣味俗惡鄙吝畏人貧者困不肯與之友矣兩賤必相友一或貴焉則驕矜氣熱各從其類賤者又不與之友矣此所以參差不相浮而貧賤之人常有索居之嘆也顧西山在前歲寒不改我貧而彼不爲富我賤而彼不爲貴此身未死湛嵐爽氣之間賦詩酌酒結歡固不止於朝旦是可友也因以名亭

石磨記

鄭有叟置石磨一小枚於壁角灰壤之下余偶見之其形製雖甚拙然石理溫細可喜問叟何以棄之則曰大不堪用每受茶磨傍所吐如屑余假而歸洗塵掃土翌日用磨建茶則其細過於羅篩所出者又取上品草茶試之亦細獨磨麤茶則如叟言也蓋石細而利茶之老硬者不與磨紋相可故吐而不受材叟無佳品付之遂以爲不堪用而與瓦甓同委嗚呼器用之不幸亦如是耶有德之士逢知將不幸汩沒於簿書鹽米之間責以錙銖會計之能不見效遂以爲鈍拙不才者世固多矣[illegible]長亦當自有識者云予書於記之末

小窓記

書館當暑而時地氣潤濕小室人字擁陸壁周障如坐甑釜前日破窓紙三分之一易以碧紗則有二好樹綠細對岸茂密可喜樹外小池岸兩弄漲復有三四老楠樹立其前微風遇之新綠搖動爽氣虛徐而入於是翛然清快始恨於紙破窓之不早也鄭子謂然嘆曰性地中正亦如

此平時汙漫蔽蒙翳塞兩眼不異深坐小室之内第不知
自有佳處在障蔽外耳抉除則可使神明還舊觀也其事
可記因書其歲月云

雙蓮青霧辯并序

侍郎楊公宜和壬寅夏四月出為鄞州秋八月郡池有連
並蔕而華越冬十月至青霧降於松泱三十里公不敢自當
其瑞歸報於上矣鄉之士大夫不能掩公之德也則為
賦為序為詩為歌翕然頌之表甥鄭某自念學術荒替而
又拾揚詠道之語盡為諸公所先不復更可筆畫姑取他
人滯落餘意穿鑿而足其說再拜獻於堂下名曰雙蓮霧

辯鄭子一日問鄰之老人曰知若太守之瑞乎曰知之能
言其所以乎曰能之鄭子從之言老人曰吾太守令嚴而
政簡信順和洽歎呼息薰然流入草木烟霧間故今茲
祥如此鄭子曰噫嘻水芝蹤蓋天酒成青雖學語小兒亦
知為和氣所感尚奚從老人問之蓋以土物之生蕃鮮而
尊者多矣花之雙也何衆卉無與而獨見於蓮曲直而枝
者多矣霧之降也何凡木不受而獨在於松若不如此而
謾謂和氣所召無乃昧化工之意歟吾今為若辯之蓮之
為物泥不能汙水不能著脫卑垢而自致於清明之上蓋
花之至爭者令太守志則行潔教化清淨皎皎如秋月蔽

高虛埃不可翳降霧濃疑以瑞之松之為物寬容庇下婦
固錯漾犯歲寒而冬夏不能易其操蓋木之至堅者今太
守心正氣剛節義森嚴凜凜與霜雪爭嚴炎涼不可變易
非松無以瑞之不然荻筍包泥蒲柳柔脆顧可良之為瑞
乎今人知蓮與松之為瑞而不知其所以為瑞借為雙花
青霧為說而不能為蓮與松言之此吾所以不得不辯也
雖然物瑞君子之所罕道吾與若等雖鋪陳附會以累太
守安知謝和兩暨惠養一方使鄞民飽暖嬉笑知有為生
之樂者太守自有上瑞也耶老人唯唯而退鄭子於是乎書

戒鷄說

茅而敗墻群鷄聚食墻下餓狸潛隙而入內一雄顧戀雛
子獨不飛竄遂為所搏諸雛絲日零散暨昏集圍聚則驚
呼啾唧不勝其恐鄭子痛老雌被害而遺其孤傷孤雛失
母而無所托也晨與以棘枝驅群鷄於庭而戒之曰嗟乎
不幸父餓狸之殺遺四孤於此羽毛未長翮翅未利嗷嗷
相倚爾等既無義鶻復雛之勇當念卵翼同群之愛切保
護雛子抑急之間飲啄之際皆善視之勿謂天性喜鬭氣
盛有力幸彼孤孱而摧壓之也毛血未乾無遽相忘正當
以氣愛相結自蕃其族嗟吻之禍尚須自省雖非尸鄉翁
此言亦然

相說

今之所謂四民者，士則有學，農則有畝，皆不游散四方。其游散者，惟工商二流。所以為工商者，必有所挾，工挾藝，商挾貨，猶舟之維楫，鳥之羽翼，無須臾可捨。故有所挾則得，無所挾則困矣。相士毛生之來，未露見所挾，而先出其集詩，又要余同賦，語意勤切，三四至。余憐而問之，曰：處士之藝何如耶？對曰：吾之藝，視人貴賤壽夭，如開眼見黑白，探隱匿而中其穀。余曰：得所挾矣，何患無知者。携一敗篋，自可馳騁得名聲，不但蓄妻子也。詩何所裨耶？詩文亦不當相付，無乃使人疑子之術，謂其挾彼不挾此耶？毛曰：不

然。吾家三衛以儒為業，箕裘墜致至此，故所在求特善為士大夫談說，而士大夫亦喜為吾賦詩，此篋中之所為富也。余曰：若謂種習自筆硯中來，則請子收拾詩編，謹藏之，第余終不敢以詩所挾。

畫說

唐人能畫者，不敢悉數，且以鄭虔、閻立本二人論之。其筆工拙，不可得而考，然今人借或持其遺墨傳於世，則好古君子先虔而後立本，無疑。何則？虔高才在諸儒間，如赤霄孔翠，酒酣意放，搜羅物象，驅入毫端，窮造化而見天性，雖寸紙點墨，自然可喜。立本幼事丹青，而人物[illegible]才術

不[illegible]於時，[illegible]然流汗，以[illegible]奉研[illegible]，[illegible]亦無佳處。余採是說，以驗今人之畫，故胸中有氣象者，所作必不凡，而畫工之畫，雖[illegible]神[illegible]也。吾友王[illegible]，能蕭[illegible]潤[illegible]，器局高遠，採古之餘，[illegible]物寓意，見於揮灑之間，莫不種種高妙。余倉篋[illegible]無物，雖得一紙，為家藏之寶，而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正如吹人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久而未得。今得之矣，而余[illegible]之說，庶又可信，故喜而書以謝之。

記旱

建興戊辰歲無秋，鄭子磽田不數畝，在橫溪之陽，旱穗猶可擷也。八月十一日，與租家分取之。是日大熱，張小蓋坐

大田中，無林木可依，左右炎炙，去[illegible]死無幾。忽自謂曰：居無若樂，隨吾所安，物無小大，生於所見，以樂視苦，以大視小，安知今日焦熱之非清涼也。既作是念，目前種種，[illegible]阡[illegible]，[illegible]如深[illegible]，[illegible]來，如幽人佳客，一塊之土高於太山，一根之[illegible]如喬松，俯視螻蟻，[illegible]之[illegible]，亦[illegible]有[illegible]谷之趣，微風入澗，叢[illegible]葉之間，佳聲颯然，小蓋[illegible]而長[illegible]，已化為[illegible]，[illegible]頭之寒，[illegible]御風之興，[illegible]子然後知[illegible]通[illegible]大[illegible]如是，留作一理[illegible]角有[illegible]之間，小[illegible]生[illegible]論也。作記旱。

樂[illegible]說

堂上堂下韶之興也前後印周之晟也上下前後之去可相易如東西之不可易位去右與遠變以訛謬滋有愚夫樂乎其見者一朝士憫之越職而言於朝以為韶樂之作敬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則上之象鳥獸萬物之治也則下之周冕之制前而接物也則俛之後而仰其也則印之令樂無上下冕無前後聖人之意庸更正之當時議者稱是朝廷下其說而有司爭其說乃謂作樂自有上下以門闌內外為辨謂以上下者不識門闌於辨故也冕之俛仰自如古制闌冕前後者乃其人反譏之聞衆口語之朝士不能辯蹇遂而去嗚呼疑其跡之無以自明則目前

可見之事亦至反覆其奈之何哉彼越職書事朝士之過固也謂不識門闌與反譏冕俯仰有是耶不知以門闌為界容或有之謂反議冕豈有士人而不識冕帽乎甚可笑書以示學者

說二賈

昔有二賈俱自藍田持玉入長安其一所齎溫潤光細可為栽璧之尺可為搔頭之簪可篆而蕭可凹而盃又如西王母之白環晉文公之宮硯帝王符璽之璞宗廟瑚璉之材亡不有焉其一所齎礙醜雜碎粘而不可主者瑕而不可畫者黑色夾玫求脈之間又如瓦增之碎之十瓦同之玫之碑然同不與之價李氏於餘之有如此而已人利通於俗取其所有務名自封以使所求理妙如是之者必有甚價吾恐他時能與獨合錢賣土璧者爭先附尾既至坐稠人中出一二枚者則人已深嘲爭售韞匱而不能拒弱者曾未及闈偶作亦失度怪於何何之谷吸吸霜露惴惴有餘息一日巨賈嘆其人仰首大呼曰亦當念藍田有同以玉者乎失足陷穽無路可出飢寒難切骨然私視篋中物醜雜碎者尚在撫之猶覺琤然有響君能极提出我於長安德還其傷敗之魂則非特脫死之恩甚大甚重他時羅列沖物萬一爭先於釜鍋足覺之間尚有

達德巨賈惻而遂之某也平時學校間挾持小技然肆相縱心知左右出人數等類二賈抱玉求人長安時其後左右發露所學曾未嘗分之一而富貴赫赫致至類巨賈售玉時某身遭逢失家雞產衣食單薄類弱賈失道陷谷中時頁輩甚戴頗甲乞憐吐實類仰首大呼時故書是說以告左右

北山文集卷之五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祭叔通判文

伏自甲午孟春與吾叔別慕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者淋漓、徒挹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㐫訃在耳、蒼皇斷腸、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丹旐飄搖、徒泣公之柩也已。今之靈輀在道、窀兆已啟、閟而藏之、薦奠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栢蓊蒨、徒拜公之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逾遠而逾疎、愈疎而愈傷。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茫黃土、其所獲者止公之蛻也耶。抆涕流風、可嗟及已。

祭族兄巨中并同母姊姚氏文

伏自庚子盜起鄖邪、時方隱竊于彼浦陽、越辛丑春、所在搶攘、鄖西吡隸化為豺狼、兄于是時遺我書曰、姊命猶歸、俱遁巖穴、念欲從兄、道已阻絕、遙遙北望、回首心折。仲春之初、有逃者來具言、我家為鬼為厲、如我兄輩等、羅禍災、痛哭狂走、肺肝已摧、王為出師、蕩滌剿取、我得生還、如魚脫罟、亟走社里、手足蹣跚、屢見吾姊、如屢見母、顧瞻里巷、且悶且驚、豈為吾姊、亦已逝傾、當此徬徨、籲天無數、悲號

不忍然無此生、雖後姪玠嗣立門戶、我恨坐窮、愛莫知所、兩家相歡、誠心則著、究觀其跡、今弗如故、玠亦年來困於狂求、春錫累土、大事宿留、今已得卜、手蒔松楸、將奉二靈、永藏諸幽、我念我兄、自昔相友、婦姚以還、情款彌厚、婦撫視我、亦自年幼、南北侍親、如足如手、妥失母氏、我孤一身、幸有吾姊、克當慈親、今亦相棄、為土下人、終辭如是、天胡弗仁、凡此中抱、緘秘已久、至于今茲、曾未臭剖、輀車將行、敬薦肴酒、有淚零然、靈其知否。

祭申屠伯村并亡妹文

君以門戶淪落、飄泊異邑、力弱而提孤、年未踰、歷苦辛、僅

幸安處、一旦死于狂賊之手、非命也歟、妹以寒家女子、委歸屠氏、貧患相須、哭乃夫荼毒之禍、未百日抱病而亡、非命也歟、命也如此、吾何敢尤、以愛之痛、益久而未定也。今春之首、賊篝已熾、于時艱塞之身、纔繫一隅、因知別後必有兵火之恐、豈料吉人而不免夫害死矣、能以一妹付我、猶可益痛。月在仲夏、微恙而殂、老懷念此、何以堪諸、始余之歸也、卒傳者之謬、幾將挃君手而搦吾妹、既歸之後、竟訃不誣、不見人、不見尸、不見棺、荒荒[illegible]便[illegible]蘊起、一婦一夫、使我涕泗交落、椎心[illegible]呼、君與吾妹、[illegible]開乎、嗚乎君乎、君與吾妹乎、尺[illegible]視余、憂雖安樂、兩家常俱、豈可

今日幽明永殊余年二十四矣悕傷悲愴顧何處追所之
所見咄咄可悼皆平生之所無念君與吾妹墳留歲久棺
必速朽謹用良日啟靈柩而付之火事此外君且無承家
者萬事已矣嗚呼君乎

賜第後告祖廟文

某夙自非角考妣付之師友使讀書事科業非謂其可拔
也蓋上世之業不可墜也去年禮部上其名於天子天子
策問而官之忝竊科名遂叨仕版非某之能也蓋上世之
德垂於後也特牒奉告君命惟寵拜陳於庭惟我曾大父
下逮考妣之靈鑒之

祭先妣太孺人文

某自七歲讀書從吾父宦游南北于時家有薄祿可以糊
口姊妹未大不至逼人非但某未知為學之方而吾母教
督之意尚未切也又十年吾父捐舍[illegible]時事宦遠歸家以
壁立孤寒相倚饘且不贍母嘗撫某而戒之曰當衣食所
棄學為困力當門戶之責爾其刻意礪志求寸祿以活諸
孤某感激在念夙夜不忘冀能稍寵為分而奇蹇不孝頻
躓場屋積累罪釁不自感亡使吾母終守寒素抱不滿下
世歎殞身自死下從母兆則兄弟終鮮祭祀之托在其身
不能也故焚棄筆硯遂為庸人則先世之業不可隳今雖
之志未及伸不忍也故雖世祿[illegible]仕勤苦而所患不
敢置幾得晚節末路忽自衛躍則亦足以補前愆而圖後
效嗚呼亦既有階矣科名紳笏無媿於先然而念吾母鎖
置幽宫音容邈然叩之而不聞拜之而不見感封之悲痛
入心骨蓼莪之感抱以終身而又手足之親凋零已盡
乾然孤起於立觴之前所以涕流而不自已也雖然特牒
奉告具陳庭下國恩君命事亦良寵不識可以少慰泉下
之靈否乎

祭官田諸冢文

某由草茅見天子以狂愚論國事非不幸也脫布衣得紳

笏自書生為[illegible]吏非不寵也吾且[illegible]於其亦何感然歸初
先壠則[illegible]以來恒壁頹設[illegible]積有時
歲足[illegible]亦[illegible]不能光大之[illegible]今日之所謂寵且
幸者猶未足以續終身之[illegible]痛感而期所
含以報後來

祭中散墳文

伯祖中散以書生起家五階備具為時聞人後世支分派
別各自生業總以方隅之變禍毒流行所謂生業者亦復
凋替吾家之風流掃地矣每見規模墮志業不繼詩書
文字化為異物則未嘗不撫膺痛恨弟下出者今者[illegible]得

以進士取科名。於八十年寥落之後。亟拔以爲先。庶其可以承先志而激將來。惟吾伯祖尚當有知。

祭馬淵墳文

盛衰之理。天道所不廢。惟吾榮陽三公。垂德流芳。爲鄭始祖。支分派別。孫子繁昌。號金華巨姓。猗歟盛矣。然惟馬淵諸塋。遠託鄭邑。吾家餘澤不偏。賢否並生。祭祀弗躬。省拜惟闕。遂有不肖子弟。剪伐松楸。侵斸禁隧。年來蓊然崗陌之青。化爲荒落黃茅之野。雖昔時之盛數或當衰。而感今興言。痛亦何極。今者某以耳孫之列。叨玷甲科。帶渥前芳。後塵紳笏。不忘五世之休。來上一觴之奠。久衰之後。理亦

當然。選置守視之人。嚴行戒約之令。庶懲前弊。以示後來。躬拜斯墳。靈其安樂。

祭顔子文

惟公具體亞聖。優爲世師。凡後世之內以修身。外以治人。窮以守義。達以行道者。皆公當日所學於夫子者也。州惟某服膺崇慕。誦書律業。既學其道爲進身之資矣。今天子命之以官。必試以事。則又將以其道推而行之。凡其所以願學者。蓋始終焉。紳笏之初。謹率諸生。再拜堂下。居廟未榮。俎豆尚闕。薦以誠意。庶其有臨。

祭孟子文

惟公繼夫子之傳。知言知德。承三聖之道。距楊距墨。闢異端。闢正路而去其塞。高風凜然。爲萬世之則。今 之禍。遠入中國。朝廷之患。而生靈之賊。如某者學古入官。憤時思奮。尚冀窺公之勇。望公之功。庶冀努勵諸生。一觴之奠。蓋在誠而不在物。

代洪弟祭母文

伏自春首。狂賊熾焚。善良殘害。鮮得其終。奉侍吾母。周旋竄伏。依蒿萊爲命。謂度此艱厄。則吾母遂享永壽。如椿松也。嗚呼。時既平矣。豈知吾母奄然云亡。此人心所以難遂。不可致詰於蒼穹者也。今雖持險。奉先粗亦成禮。然追念

如此。終亦銜哀抱痛而無窮也。

代玠姪祭祖母文

雖生於名家。歸於令族。克配時彥。文章蔚發。蚤雖時孤。志願亦足。迨厥後來。有子有孫。高堂垂白。壽福咸臻。以是言之。死何憾云。誰知彼蒼。有究難問。使我夫人。終抱遺恨。夫人未亡。玠父傾沒。夫人既亡。玠母隨沒。三喪在堂。止踰百日。嗚呼哀哉。祖之旁。若堂之所。今以樹焉。當千萬古。

代玠祭考妣文

嗚呼吾父。嗚呼吾母。誰使我身。罹此荼苦。越自去載。禍毒百端。兇兇今日。魂魄未還。既念先塋。爲火蕃藏。旋痛兒殄。

留寓別業爰闢兆域壇尋故其室營衍且未二冢歸窆焉
興旋門巷非昨兒女在旁靈其安樂俟得吉卜乃營所
忽須臾死奉歲溪泉

代珍舉葬父母文

珍奉迍持喪凡五閱歲使吾考妣久未歸土珍之罪不可
量也疾病纏之征賦困之忍死於今僅克舉事珍之罪或
可續也嗚呼嚴父慈母如天地今方厚瘞深泉掩而藏之
永為孤子鄙之無罪寔益哀哉哀哉

代珍祭妻方氏文

汝於鄭氏婦我十年艱難憂患備嘗諸端盍與之初舅姑

凋殘披肩白刃汝斂汝棺盜既平定再立門戶諸喪在堂
力不克殡賦斂誅求家以空窶紡績夜燈汝勤汝苦飢不
敢食寒不敢衣嘗戒我曰君無憂嫁俟能畢葬我無君憂
如是勤儉夙夜以之爰為舅姑值越窀穸虞祭未畢汝已
抱疾黃瑀之門土饋未畢汝隨棄捐今止十日嗚呼持喪
患累心積日累久而致然耶抑哀號過傷形勞力竭而至
此耶抑修短之數受於天者止如是耶嗚呼汝遺二女六
者未五歲棄我而死愛猶可割棄此二孤痛心入骨

代瑀姪祭考妣文

被疾經而持喪禍大莫於喪親也而吾考妣之亡乃在夫
親棘拚擗之際營棺槨而送終禮莫大於葬親也而吾考
妣之柩宿留五六年而後克舉瑀夙夜抱呼天之痛者唯
此而已雖然喪親之酷非天也坐不孝也葬親之晚非不
孝也為貧也竊兆既啟敢陳此意於一觴之前唯考妣鑒
之

代琥侄等祭母文

吾母以積慶厚德下蓄六子鞠育之恩深無涯涘琥等無
狀以報罔極而不孝之禍忽已上延丘山之罪重大如
此自當殞喪厥軀無復戴天履地其所以尚苟喘息者吾
父在焉而未敢死也哭奠一觴清血裂背

代四五叔祭叔母文

長子養身期在於老中道棄予一子隨夭此有夭敍不復
悲憐而數年來兵火驚擾予復坐貧葬汝不早今趾佳塋
事皆草草與言及茲有淚不少抱溪之崗山回水流惟汝
暨魂於焉永保

代宗魯兄祭蔣嫂文

維靈發衔命以歸於我門柔和與家垂三十春蕃盛安樂
不可具論雖幻化有時棄老稼而先死追念如此似無憾
之足云也奈何趙自去歲兵火驚焚憂患險苦與汝同分
哭吾母矣哭及吾兄既哭長子又哭女孫而我年來疾病

相固頼汝為吾營舉死喪創立門戶迨樹再生之木相嗣
孰尸造化肆為不仁禍不厭意毒及而身一病伏枕遽不
食新棄遺諸孤疑泣忍聞此蒼天所以難問而私情痛結
不能措手於莊盆者也棺斂成禮有奠式陳世無妙藥莫
返而魂酒滴此以瀉其無涯

祭儺文

季冬之月卻惡驅厲國朝之常典者當其時則長吏務而
行之今茲月窮於紀歲將周天以陽勝陰良不可緩所謂
執戈揚盾為此方率百隸而儺卻鬼物者當有靈焉卜靈
而有知則令今日之祭非苟然也欽鑒此誠用共爾事

祭白沙求雨文

伏聞開官府以治民者皆吏也而有所謂長吏亭燧以
祐民者皆神也而有所謂大神簿書獄訟播刑播德小吏
不可與也惟長吏得專之旱乾水溢降災降福小神不能
為之惟大神得司之婺為州治七邑自數年軍興以來吾
民危疾苦無聊爭訟紛擾之事既有長吏治之矣今者時
雨不降苗將枯槁額非小神所能援也惟王爵號尊崇與
禮高大非尋常香火脉絡瀆之鬼則變災為福易凶歲
為豐年將雖禱之重念人無闔藏時亦艱苦上未能無取
於民下亦皆致力於上焉一今又無歲則良民日於征求
盜賊起於貧窮流離僵仆無復事神之禮矣又況物無幽
微而神肸蠁之間靡不週見豈可連呻接吟地圻如龜而
神有不知者乎區區之意非特邦人不可不告於王王固
不可不勉

祭龍門求雨文

深山大澤水石勝絕之地乃能鍾靈氣而藏異物神龍之
居是也惟神積德累功陰行圓滿秉靈氣據幽深故能變
化風雷呼召雲霧滋青稻布福利一方斯民有求未遂者
皆得往而告焉今吾邑中多稼既植甘雨還愆禱禬乞靈
莫副所請意者其亦未和於神乎涓擇嘉辰躬詣廟下使

某奉炅湫一勺之泉致吾里千畦之秀實為大惠夙一不
報而冤豈但徒行有愧而已叩龍門而不雨亦惟神羞

代浦江令祈諸廟文

出力以養吏備禮以祀神者民也民有不安明則責之吏
幽則責之神而已今茲旁郡有嗟盜毒流歷逾越境已
之民無小大皆騷然懼朝不謀夕吏之於此雖已盡心竭
力為之神者正當護持扞蔽於冥冥之中吏與神要當共
安吾民而已矣故即此歲首躬率僚佐以一觴詣祠廟而
致意焉若乃調和雨暘招致康阜以福百里者皆神每歲
之常德不俟告而知也

卷之六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蔣定遠梓
裔孫鄭弘能校

族兄巨中嫂王氏姚氏合葬銘

吾兄巨中諱溥婺之金華人宣和辛丑寇據婺城二月戊
辰掠拱坦謂巨中鄭姓家世官學害之其妻姚氏銜冤飲
毒哭之百日不絕聲以其年五月乙巳卒子玠號泣陰若
嗣立門户乙巳十二月庚申始克奉二喪并遷其所生母
巨中始娶王氏之柩合葬於東陽鄉之黄塢爲巨中故中
散大夫諱之孫故鄉貢進士汝能之子享年四十九姚故

同郡士人公度之女享年四十一巨中失王氏欲不復娶
則念無以事其母姚亦歸故三班奉職摩歲消矣寡居婺
守堅其志而迫於貧巨中聞其在家孝甚力求婦之姚不
得已執其嬰鼠采蘋蘩藉親果惟其俗一子曰玠巨中不能
飲酒而喜賓客非富有而樂施惠讀書能文而不事進取
居今之世可以為難矣王故縉雲縣尉東均之女死今二
十有一年玠以所葬不吉徙從新卜請銘弗為具載然考
相巨中而成其德者王始識藻有石族弟某哭而銘之曰
惟茲某塢松栢之蓊然者巨中之阡扶堂封而左右
者王姚祔焉哭造人而無報奉周知自玠而後必有

學古揚名而慰幽泉者

蔣持志墓誌銘

婺之浦江蔣氏有諱承漢者生子用亨用亨生泱皆隱居
不仕泱生寅寅字持志持志蚤年警悟善記誦其初遊
學校見其文采詳華人物古雅場屋間朋輩推高已加愛
重其後某升貢去鄉里日怪其淹延未薦乃云持志收裹
筆硯捧臂而歸者久矣聞其有言曰舍法向敝文體卑弱
士氣不振乃失已為名之時循此以求進非吾所能遂闔
户不出今方聚書閱館料理田園貲産饒裕而優游深肆
足以涵養其器益知君有過人者建炎中盗起君舍身弄

兵大剽乃盡棄其財挺身亡去論者謂持志積以遺盗矣
迨王師縱火加兵民居之在中者亦不能辨他日君歸尋
其巨則墻屋不毁文籍完見如故人然後信其德於鄉鄰
雖盗不忍加不仁王師遇之亦知其居為君子之居也嗚
呼學者為進取所累瑞合術仰苟且求售其能脱然疎遠
科名探本求道者固鮮至於事生産作業者則又多不識
取予積散之術無以善富故殖貨嗜利無厭以自足如君
之為學為家皆無愧焉君天性閒納鮮面嗇吝童稚皆知
畏之門巷幽寂所與從者必一時佳士平生未嘗以私事
關官府而半世有節者則多取之於君紹興二年五月丙

午以疾卒于郡舍，享年五十，官職方外郎。果確之操，與士大
之女二男子曰炎，又從上庠，志趣激昂，行能可喜，曰炎爵，
蚤貴，學重，其能可以光大君後者。三女子：長適鄉貢進士
陳某，次適進士汪某，次許嫁進士陳某。孫男三人，曰槐、松、
柏。卜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次又泣血致書，以鄉人渭先
公之故來請銘，某於君稚故，義不得辭。銘曰：

學而不為名所制，富而不為財所累。嗚呼，持志可以
無憾。

楊氏女弟墓石書丹

故墓有女婺州進士楊康孫之孺人也。孺人同郡承事郎

劉公諱某之幼女，生於衡之淑郎，年七歲，補書史，字精長
許嘉對於詩，事舅姑承事公及母兄以和，婦楊氏，楊維大
姓。既孺人歸，家貧，以一田奉舅姑，存征來爽，抑樂，仍存
孺人乃容釵僅飾紡績買絲，織帛未嘗餘財，門之選乃
夫夢之，日以妹老矣，不知其賢，君學以學功，減以餘吾嫂
如是，無以勞苦，遂不休，遘疾而卒，建炎一年三月十
七日也。貴仲賢於孺人，享年三十一，男僅五歲，取時以哭
終。一日與所生父，嬰歸之，斂之日，富無餘衣，盡其夫之資
夫蘇也。嗚呼痛哉！與其兄也，惟明心方其幼，淚哭而火，亦
而覺。既殯然，念其此日，必從尊母之葬，以某年九月丙申
匱其灰而藏諸山，後用柳子厚書磚故事，述其秘行於墓
石之蓋，以慰楊氏子之心云。銘曰：

嗚呼，夫之貧也如此，未知所立子之幼也如此，未知
所成。嗚呼吾妹，已矣！

代族兄爲作母侯夫人行狀

吾母族裔皆舅氏所詳，洪不敢具，謹約其節行之實，泣血
而敘之。母氏年十又七歸鄭氏，歸四十年而寡，寡二十二
年，以宣和庚子某月日終，以癸卯某月日葬於東陽鄉傑
福原，祔吾父司錄公之塋。男三人，女三人，孫男十一人，孫
女八人，此其大畧也。吾祖中散多男子，夫人在諸婦間孝

謹有聞，然不肯如娌之也。司錄公雖入仕，唯意不在富貴，
日以詩酒賓客為樂，夫人周旋承顏，以廣其相之，歷四任
而洙孫洙自念髮齒殆壯，不自頹惰，公無以奉事吾母，因
與兄源弃置筆硯，共力丘園，生事紛紛，夫人無累則諷使
其不菑畬則既貧矣，公從之，有疾病者無論賤大小，白泰
皆如己子，見人有所委曲規勸之，既既有喜則樂為道說
之，故時時類呼有醴不自其手出，不敢以登，而益嚴，年
衆累鈔黄，珠綺帛，雍容康寧，而門戶整肅，下迨諸孫之婣
解睦和洽，無一人敢出禮法之外，夫人飴飴然以而以
郎劉公為賀之。明年夫人年七十一，劉公視侯氏為舅

登堂上壽而遠近親族以寶貨幣帛爲禮者不知其計夫人謹不敢受謂咏等曰吾今日得孫子詵詵坐受安樂上當歸處於汝之祖父是禮非吾所敢當旣不得辭則盡取以散施貧寠一物不留捐舍之日槖中蕭然人皆服其有識某竊謂此等皆宜爲男氏所書謹泣血叙次如前謹狀

族兄宗魯行狀

鄭宗魯諱濼字宗魯以宣和六年二月甲子卒於里第享年五十八按其譜世居婺之金華祖諱以儒學發身官至中散大夫曾祖諱羨以中散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父汝嘉以中散任子恩爲安州錄事參軍娶事公大姓之後在

室以潔廉自持不治產食口衆且好客而又疎放不事上位向窮賓矣宗魯苦其兄貧深以兄弟從事書卷無益盡亦歸治田園裕我家使吾父無衣食之累而益得自遂其志亦人子一事書圖徐可積也泣淚以爲然宗魯自是不一志於學矣錄事公捐舍家政脩制奉其母侯氏夫人吉甘惟謹嫁諸妹與接內外姻族惟恐不稱故治生愈力舊祖里居而低邸積散物於一時數年間資產大殖寬和貴且睦戚鄰族所在奔走賙潤族屬不利汝太夫人年且八十宗魯與其婦蔣氏致山間嘗〻其奉賤執宗魯而不敢客卒得疾待夫人以壽終宗魯旣銜哀苦且失太夫人

哀憂成疾方印故址建大屋晉工視事甚〻不休人或勉之曰公病矣何爲是苦宗魯曰鄭自上世門戶蕃大逮余無復前人遺跡吾安忍坐視其凋也畢力爲之落成之後於其間奉太夫人喪事迎款賓客北上世爲不衰人始服其善承家宗魯方務艾厚藏之禍欲買書教子益修禮義力振祖考之遺風而不幸死矣宗魯爲人寺寬厚重外若雄偉可畏而中實和易接人然〻笑語宗族上下相得無間言六男子曰瑞琥球瓖璪瑗三女子長適進士侯知彰次適承務郎劉騰次尚幼蔣氏先以壬寅八月十四日卒葬於無相院山之原琥泣血來告將以甲辰十二月庚申祔宗魯之柩合於無相山之壙欲求銘於給事劉公願狀其行審貞行宜不名卿所書謹錄按如右謹狀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七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八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校

裔孫鄭弘毅梓

擬策進士

問郡千里而爲之守，邑百里而爲之令，非一日也。守令得人，則千百里之間，財用可足，盜賊可去，禮教可興。不然，黃穀朱輪，銅章墨綬，掛朝廷法令於墻壁間頁上多矣。諸生咀嚼仁義，研美翰墨，他時入官，閣將持橐簪筆，為瀛洲文人，必亦有志於撥煩。然不擇事而安之者，臣子之節。萬一分符拜印，受一方之託，則建立治功，不可使與武夫法吏等。財用以何道而足？盜賊以何術而去？禮教以何修而興？頑難施設之權，臨時自有次序，然亦不害為有司邇陳其槩。

問朝廷者，天下之根本，得賢宰相爲，則朝廷治；郡邑者，朝廷之枝葉，得賢太守焉，則郡邑治。二者不可偏也。雖然，人材難得久矣，鴨足三公方面刺史，豈得皆賢？必不得已，則爲官擇人之際，先宰相耶？先太守耶？論其提綱振紀，則宰相之選恐不可緩；論其臨民親近，則太守之任又在所先。諸生當天下多事之時，聖主一旦諏訪群策，下逮布衣，則論將安出？

問內志正，外體直，審而後發者，射之事也，故射可以觀德，而古之爲士者習焉。今之爲士者不然，誦詩讀書，玩弄筆墨，朝夕之所從事者，未聞以弓矢爲意也。今國家正心講武脩戎之日，欲挽五石之弓，雖非識字書生之事，然先王六藝之數，宵亦闕一不可。又況習而精焉，則內可以成己德而見威儀，上可以壯國容而張武備，顧不韙歟？今欲上於朝而頒其法於天下，諸生以爲宜否？

問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財用在先王太平之日，尚不可緩，況大用武之時乎？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斯言信矣。國家自祖宗以來二百年，以仁恩德澤涵養天下，每歲取其常賦，惻然猶恐斯民之匱。比歲　人入寇，深及東南，天子選將練兵，而貔虎之師動以萬計，縣官供給，其費不貲，府庫無私藏之餘，天下無助邊之粟。將盡取於民也，則民力重困，非國家之福；不取於民，則飛輓饋餉，誰其給之？諸生將應秋詔，不可以虛言苟進，當有長策深籌，可以流經地上者，告於有司。

問詞賦之學，前世有之，國朝行之久，自王氏專門，指爲雕蟲之技，請於朝而罷其科。今者有司奉詔，既復用之矣，而取人之制，兩與經義參行。夫科目既殊，師承各異，專經義者必以詞賦爲破碎，尚詞賦者必謂經義爲迂闊，二者不

能無異也然槩以至論則果孰優而得人之效[illegible]
輕重否諸君考古驗今併言其槩
問孔子謂群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則曰
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蓋使子路之徒各言其
志也蓋人之平居雖不以窮賤拘繫不及施為悵自顧其
中往往皆有他日欲為之志既得位矣亦未必皆能有為
良可長慨諸君生文明之時適艱難之會所謂風俗之利
病時政之得失人才之祓否與夫還兩宮之策平僭竊之
謀殄　　之計皆在群君議論中但朝廷未及知故懷材
抱器者未及有為爾自此入官從政應聘而起若孔子所

謂如或知爾則尊君强國之術由華將何以哉
問唐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兼將相之事侍中
張行成極言其不當與臣下爭功由是觀之委任英豪付
以兵柄巖廟之上藪奕而俟成功者天子之事縱橫方畧
猶所知也及馮異為光武言則曰以詔勅戰功每輒如意
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少悔則明該廟筭又當自九重出
所謂臣下者姑奉行之爾嗚呼問兵者帝王之重事何往
昔君臣論議之際反覆不同如此其遠也國家運遭中微
否極未泰談兵講武正其所急倘如行成之言也則主上
聽政諮問之餘自可將神斷積責將帥以成功攻守形勢

不必問也如其不然則馮異豈能無望於吾君予能[illegible]
諱之臣亦宜取古人得失之迹故反於是施之前而將吾
出師之際畫地聚米宜亦先勝臨軒之問矣諸子以謂如
何
問為學者以經術為宗為政者以法令為本二者殊途也
故善為學者未必能為政能為政者不必在於學此傳籍
之所載古人之所有可考而知也雖然子皮欲使尹何為
邑子產至有操刀製錦之說則欲善其政者不可不求之
於學至漢薛宣有言則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則
為政之要若不在於學矣二者常竊有疑不識有官君子

陳力就列之際施為注措其果有得於學乎將文學政事
不相為用而書生之空言與州縣臨民治物之際乎試辯
明之
問疆埸之警頻年未已　　人情共駭然後須使者而遂重
幣如聞朝廷具貨賂也極臣又將卑詞而予之聞之議者
頗謂順從　　意則無厭之求為一難絡抗章論列亦動過
旅之聽夫金　　之强盛也而國家適漢吳之厄氣弱力微
將不與之耶狼貪虎噬何所不有勞軍動衆塗炭生靈果
時之禍可一二鑒也將與之耶野燒潛危何時而已欲之
無窮供之在目復月之患未易言也廟堂之上聖君賢相

賢相痛心夙夜密謀，當有至論，然學者亦不可不知須言其象。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班固天下之良史也，以良史之筆論英主之事，宜其萬世繇然，以余攷之，頗有疑者。沛公之誑入關也，項王射虎之威，意在不測，項伯夜見張良，具告與茹遁免鴻門之阽；彭城之西，固嘗不利，而丁以弗之窘，縱而賢不相把之論，脫之使去。項伯、丁公，是俱有德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項伯則封之，於丁公則戮之，是何所施同而所報者異耶。平生所憎者莫如雍齒，以其數相窘辱，有敌怨之深，此群臣所知；平生所惡者莫如丘嫂，

以其憂羹轢釜，無長者之風，此布衣之恨。雍齒、丘嫂，是俱有隙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雍齒則先侯之，於丘嫂則至其子猶未望也，是何所負同而所報者異耶。抑亦堅編叙得於傳聞，容有未審耶，抑亦聖君之行事，自有深意，不可以常情料之耶。諸生留心經史有日矣，試為我疑焉。

問：除戎器，戒不虞，雖萃事之時，有所不免，而謂銷兵之說，可以忽略兵制者，豈其理也。國朝之制，兵屬樞密院，調用達及朝廷主之。今為密院者，實不主兵，諸將各擁衆號召，不可遽用，而士卒又皆驕逸，兆得之大勢，如黔然，兆弱御[illegible]决裂之憂，此豈經久為國之道哉。故余嘗謂者將帥如今日懷忠尚義，恭子儀、光弼之為人，而以尊崇王室為心則可，萬一他時倉卒之際，撥之不來，麾之不動，懷嘉相視，莫可誰何，當是時，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虎臣驕心，決不至是，然理之所在，不可不慮。試條其利便，可以經久施行者，著於篇。

鄜起隱松北山文集卷之八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與梅和勝

某頃坐荼毒冒昧以銘文為請顧母氏餘齡雖當為大筆所補傳尚慮執事以某不孝荒謬見今日禍罰窮困皆其自取無足憫憐而拒絕之八月十三日吳彥成附致所賜緘書文字等縷縷誠懇無不允此是夜率諸孫於柩前號泣拜領翌日付鐫人載諸壙石謹以短書一通隨石刻特獻具于別函少見卑懷荷戴之意伏望鑒覽

與章少董

伏自清漣岸下挽舟一別今已六年書問不相通者亦許久蓋身在濤壑袞袞流離無日不為窮愁所役所以懷想雖勤而候問之禮無從可致也別後竟不知守官何地中間靜中始謂得謫海島是何棲息之卑也仕宦不能自傳者大率如此第學者有薄祿可食隨小大以利澤及人不與俗吏俱化便自可喜然少董亦何所不至耶如聞兩失賢助且未得子良為在懷某今亦三十五歲矣前年既奉母氏歸葬挈家入浦江作學堂教人子弟匏繫踰年遭阻寇盜旁擾百端歸尋故居化為瓦礫脫死求命者以數十計坐此鬱鬱胸中荒落諸況不復云也今日得便謾遺而不肖來日欲道衢信如蘄春行李亦怱怱此猶未既所懷兩幅紙數字因風亦有望於故人云

答茂苑直

晚來雪意已成客子畏寒懶出然馳高誼忽被寄帖承尊候萬福深感深慰某嘗謂有人持一鈎之絲坐沮洳之上雖未得魚然魚之小大已自可見操長竿巨綸以泛東海而立者雖未知所得何物然其人決不為蝦蜊升斗而來也區區所懷如此餘俟面刻以盡

與諸義恭

某今年正月十四日在梅州座上讀邸報見書銘新除大用欣慰伏惟神明俱贊福履交集公少年取巍科而涵養器局一洗時病校雖小遲未足為賀且嘗署所藏兆人聞書想其咀嚼攬取日以增積使將施設運動福利生靈者今皆可得而充矣敬御欲抑堪伏自開闢忽忽歲月鄉里盜後禍患百出去年於母氏塋園之旁編蓬為居且此收召魂魄今春道江南入蘄春見和勝得一書與發守求試漕司到鄉已為他人所先雖守之似有那融之意正恐難必歲暮矣默觀之技術不似前故人聞此尚當千里相憐也未參悟間千百保重

與周務本

其命薄耳寒春試文字有司復不喜試後傷寒幾死中得出閩三月十九日纔能抵家日欲通致一書又念敗北而歸令孫子騁賞況之意簡牘雖自文飾每臨紙而不敢書比見浦江士友所投之皓修門之言番番有之然後知某雖奇蹇無能而公尚受壽夫稱也與溝中此身又復流轉不敢之眾未有面叙之期執筆慙汗而已

與張叔靖

其自去歲承別皆家倚生百無足道今年夏不雨薄土境惡甚穀不登場津糜不給懷抱亦雷雷所幸村野孫宗

俗客不到門瘓坐觀書可以百日不出每念將間之久欲作一書苦無便有便與盡輒已亦恃叔靖通敏無礙千里自笑相照也今日天寒得酒飲甚亟寫此書憑季弟達之并有一詩奉寄區區之懷悉具於詩故不多及

與蒲義榮

冬寒伏惟使節按行之暇台侯萬福某去年羈旅卧病出京邪如醉夢中人雖不能道一語而別然依依戀之心猶能起以來歸到鄉之後氣蘇意定念在中都荷眷存非一旋承擁節淮東稍施所學見之政事日欲為賀謝之書而窮居僻寂寡便未能左右平時懷憂國憂君之意多皆閒延頸於文書鉛槧之中俾為制使者則一道吏民當被府賜某技窮退屏百念灰廢惟侯故人家家光大剋除眷獎林閒拭目得再見三王之治快意而死如此而已其餘祝頌不情之語不敢道也

答姜秀才

昨日承訪遠副以長牋叙致勤誠感何可也答謂求師固難為說尤難吾子以退之師說見告請援得以師說為謝柳子厚謂魏晉氏以下世益不事師唯退之奮不顧俗作師說一篇以勉誘後進然猶召鬨取怒不已況餘人乎今之晚學在里巷中固衆小生以訢不知更相授受不龜之

藥賣不百金至於投人而售之使人輕慢而不知尊亦徒自輕賤輕道也故予深以為戒又自知學術荒淺幼年貧甚不得專精於學獨受性恐後不甘為槩俗羈紲放縱讀書今方技窮退屏無所成就已不敢導人以所知也去年吾子過聽很謂可從之游不敢有不可得而辭者最得數相往來磨琢甚樂今年予亦多事而吾子以亦抗志學營志謂奉青之狀已得之矣豈敢竊竊然援而教之也此無他不敢好為人師而已長牋之辭方知有帛帛不至也默無乃失所所疑乎圖裂地而取封志豈在於百里紙窓寸屋之間所得賢士顧訪商確今古抵掌一笑攻窮人之

所望也屬歘疾作苦未報悚悚

與滿令衛

午刻尊侯萬福前領薑母百斤且勤枉過他出迎肅不逮蘇老衆忙詰謝亦復不果當蒙亮之苗已出土而園丁不識蓺性盛介坊告頻遣至看覩合作如何培養柢自備人工為之左右當不使其有半塗之廢也已有折簡之約更不闕封切望照恕

答滿叔豹

叔豹吾友辱誨字承日來所苦不衰使人耽書悵歎久之失意遠歸貧病如此其何以堪來書謂夏初一書往復之

後無一字相及視安否如秦越疑若有之然自揆於心則有說夏時既叙來帖家人就葬小子生不旬日以毒瘡化去家人憂苦成疾盛暑中子死妻病百端煎悲八月十三日遂艇挈還金華到家則官中征羅絹紬帛兒無錢里胥每登門徬徨無所出坐此懷抱無一日好然念吾叔豹之心則猶夢寐不忘也數日前郡中見韋子云嘗得左右書具言體中未平欲附藥去又不知近來疾狀如何相對憂慮得書始大驚懼爾平生交善相知如左右者有幾尚期他日相扶行道萬一終坐坎壈則桑榆暮景歸悉往來冀終此身公何謂舊約之易寒如此乎乍寒病人易覺增重惟寬心調治其更數日定走左右而叙此不笑及媿媿悚悚

與滿叢榮

前日奉誨帖已登與就道紙筆不便不皇報謝拜賜而歸媿不自安古文尚書孝經實所未見開卷一覽如聞琴瑟鏗鏘之聲而字畫奇怪氣象深穩又如今人中見古人也幸甚幸甚越夕伏惟治行之餘尊候萬福左右取科名十年矣行已趣操士大夫雅論高之今日之召正當國步艱虞之後班獨朝廷責任於公者甚重而有識之士所以相望者亦不輕矣切須據發所學力救今日之弊其窮顛之

身不能奮發見之行事然竊嘗思之為治者貴乎知大體毛舉細故非所急也蓋治道之錯繆如人之有疾病元氣虛耗根本搖動者病也瘡瘍疥癬見於皮膚者亦病也若元氣充實足以滋養肢體則瘡瘍癬疥無自而作有亦隨手平復苟元氣中潰則其外雖充實光潤終亦僵仆而已矣國家累年綱紀破壞風俗頹靡小人方且上下欺謾種種兒戲當時如取元氣向絕之人飾其衣冠傳以粉澤而指為姣好賴天地宗廟之靈於未傾未絕之間扶而起之此大幸也竊見比來諸公施設政事雖未敢加衣冠粉澤於病人之身而目前所留意者已在瘡瘍疥癬之末所謂

元氣之未還也，漢未省也。嗚呼，於今日閑暇一變之時，扶之不正，邇恐是難為力矣。左右亦有意於此乎。元氣之還不還在小人之去不去，雖然小人非能盡去也。堯舜三代之時，所用者豈能無小人。要之君子勝而小人寡，治既積久，小人華焉，故不害為治。歷代衰弱之際，所用者豈能無君子。要之小人勝而君子寡，亂既積久，君子微焉，故不害為亂。今日朝廷之上，小人雖未能盡去，要當使君子之道勝，相與講求大體，其不係於人心之去就者，姑且緩之，俟氣充力强之後，徐徐施行未晚也。苟坐視元氣之耗，獨尋癡癥不平處，挹抓以塞責，他時當復有飾衣冠塗粉澤以

相欺者矣。義榮前日又謂所見必言之，言而不合則去。愚恐此論過矣。大抵獻言進說，要當使實利及人，得虛名而輒已，無益也。蓋一人之見，不能獨治，故委之宰相，宰相又不能獨為也，故託之庶僚。人君有所未省，宰相則論之，臺諫則論之；宰相有所未省，庶僚則言之，臺諫亦可言之。上下相規，期在於得其是而已矣。使皆為義榮之說，則言而見從，固大善；一言不從，委而去之，庶僚持此以事宰相，宰相持此以事人君，尚誰與求治乎。彼仲尼孟軻亦何為而徘徊於諸君之門也。須義榮直其道而平其心，婉其辭而和其氣，君相之間，從容贊議，共進君子，去小人，勿相與抱

抓癡癥以塞責，如此則天下幸甚，朋友幸甚。屬以[illegible]劄，無緣再詣，道中千百加愛。

與潘令衡

城中款晤，甚慰。甲拖組管族人詣門下，不值而還，適於日暮，不遑奉候也。移晷伏惟萬福。示諭創立義社，招募武勇，此二事與某謀，合大同而小異，然須得太守決意力行，則利博而功大，行之不決，則此論近乎迂闊，此某所以懷區區而不敢獻也。五馬固不識之，聞頗好言采善，然亦不能專委。昨日又歸與諸公議之，大凡行事須出於誠意，乃見功效。借使條陳利害以兩事進之太守，太守聽而欲行之，

又一人持異說搖動其間，則吾事沮矣。蓋獻說者多，而太守不專聽故也。某徐思之，與其懷高論而不得施，坐視其失，曷若以此策斟酌行於一鄉，保全里社，尚為德不細。春塘之人素歸重左右，若還此，相與防捍盜賊，暗消奸雄，使更相提救，彼此聯結，亦可外助太守也。專人布露，更仕詳察。

與葉彥法

伏自癸卯告別，迨今六年，中間二三書相往復之後，音耗不通矣。懷仰如何。即日秋深，氣爽，福祿駢集，紳笏之榮，實所祈典。某忝小人根連黨結，誤君父，已覩頹受祿，又豈

其餘窮及婦女市恩之罪，天未顯戮，而附炎得志者方沾沾自寵，正如得盜財爲盜役，而自以爲得志也。留少宗丈懷志秉節，於衆人憂危撼動之中，忘身勇奮，脫天下生靈之急，傳之後世，可以賭今日人材猥濊之羞，是雖瑞其官高爵，未足報稱。列旦服其門，爭行燕美。如吾友者，受朝廷九品官，不爲忝矣。每款以數字馳賀，又念前日與書問生衣，一旦見人有名稱，便奏年牘，此正世俗之薄習，故同術至今，左右鑒其志否。前月緣辭拔援，似闡里巷，誰不愁遺之嘆。總見宗學士魁從之詔，方知果然。留宗丈脫節勝奮，草木知名，無所愧恨，第可爲朝廷惜，不敢爲左右慕。閫內孺人之弔也，京畿關在何時，羡赴有日矣否？其窮居如所進取事，的不在懷，但得四野安靖，保守松楸，盡讀未見之書，爲樂亦大，他無足云也。未聞，蓋練器業，前赦罷休。

與張叔靖

去秋握手無十日，從容之歡，隔闊相疎，已抱經年之恨矣。因循度日，諮問不時，則公與我均有懶病，可不怪也。冬序稍寒，伏惟尊候萬福。某自去年得瘧寒疾，百療不愈，今年五月纔脫，然窮寒中病，復苦之如此，奈何？季平久在埸舍，令挈家而歸，想手足相得之歡，倍於曩昔。爲別一年，寄榜萬變，從人嘗有卧不安枕之憂，吾生歲暮，日斜所感如此。

懷今懷古，嘗與生抱何當客坐共開此懷，未閑千萬[illegible]

答何元章

石季平過門，奉誨帖并文字。即日秋暘明爽，伏惟尊候萬福。山居和詩，初無佳語，准備過情，亦所敬望。解紛伽陀纙讀數過，真入道者之指南也。叙述三詩之意，後撰成詩話一通，再此寫呈，非好辯也。往反掌深，又且作得一篇文字，亦可解頤否。兩嶺礙人，不得早承顏傾倒，日甚。時因順風以片紙數字驚驗鈍根，是亦教誨之而已矣。邇來淳論稍定，時事施行，似有次序，貧者遂得力田治圃，窮豈年一飯之飽。鳴𫇦幸未參時閒，惟善保寢與行，迓泰來之福。

寄張叔靖

異鄉不得從容，爲恨然，來往每得季平書，則動靜之詳，固亦聞之。潔己先還舍，投以筆示，伏承日來探道愈深，德履康固，人得省問，德時來敘一房，衣聚還自江湖，上下高標，説轉懼，某疎頭昏冊，竊坐而老，熟見時事寢寄，而情懷不平之氣，無路可舒，方日如游星之角，不足道也。行便甚遽，援筆爲問，不多及。

謝主文陳用中

十月二十四日，載秀才附到所賜牋書，捧讀之餘，悚然汗下。何謂未有一字見意，而教誨甚已在門，豈寵之以先

旨之賜者乃所以閔其不敏之罪輒加以拔獎太甚覆數
勤縛皆非門下生所宜蒙者私情娓惕良不自安忠孝互
用之語此正為損桂之久內生霍霧一時用舉之誤推瑕
之德銘於肺肝矣

又

某自幼讀書竊嘗古人文章自舍法入學至癸卯漕臺試
中間偶十為第一筆行累行推許年漸長身漸窮則人漸
輕笑而不與今年自顧齒髮四十有三世態欺危年益老
而身益困所狀之扶當豈不為人所喜故決意退縮而婚
友相挽使強顏有司求銷寸長豈有遭逢之幸雖然老而
得此夫何足云向恐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受知門下自今
日始而已

與沈元用給事

先生發望所以壓服人心者已在大名表暴之先既歷清
切則識與不識皆浩然屬望宣和甲辰某以浙漕薦書廁
先生禮部筆硯是時固常微隨馬塵覘識風采迨擁節而
來聊薦桑梓而某以奇蹇無聊之身日就大庭念欲俯伏
字下一年台光則貴賤相懸無所陳說恐與旅進後生均
冒與謁之誅坐以不敢前今復道里阻修正遠旌棨瞻仰
崇重不勝旦暮之心

又

東陽郡自去年孤危耗散日可寒心非給事救護百計則
邛令排鈎兇黨之民皆庇盜賊而衣冠之士已為蒲汙抑
漸之思矣雖然大人君子有康濟撫物之功而其身抱靜
觀不明之嘆者古來如此執事以命世之才生靈之德豈
不足以塞二三黃髮小民於將餒萬廢付以大柄總今
日發舉好惡之所觀察者不以ㄙ嚴退人材使其皆得
勉力就事則見斯世躋焉稱與始窮周之業也

又

某宋疏實生因數指屋輒煩舉送適應令貢郡稍遠拐始
之明日起夫言謝值將兵告變閉閣不得入後數日再詣
則已在郡人臥轍之後坐此參差不及而奉一言之教心
顧大旆瞻日未收上賴台明有以照察

答徐彥思

某正月十七日承是月十四日所惠教如獲對面審聞尊
候起居之詳慰感並集中都甲辰之別扁舟東還塵埃萬
狀不能以片紙奉高卿之問年來世事危迫率不數日傳
聞一變雖家居里閈而襆被束裝常若沉落之客前年冬
始聞之官海陽爾後遂不知動靜蓋其經年不到郡城到
縣即暮還無從問故人消息也得書始知周旋勞苦亦

而利鈍待次可量傾倒彥思冀持才術不遠今日萬務救
錯不知當以何道救之慨然憂傷必有度濟斯民之策如
僕但能為時流泝爾去秋緑紫未淨親友挽使亦詩賦正
以為愁無足一男道也子六歲二女子皆過十歲此曹相
催已成老翁田桑雖粗可衣食但鞅手作事便覺窘短來
書乃謂近來優裕此語必自不相知者得之建昌闗在何
時未行間或尚須到城當探何館舍上謁數年相别之懷
非握手促膝未易開也秋寒多愛

寄章少董

伏自嘆昔一拜海鹽之間其後人事变更身計窮蹇淪沉

窮轉十五年闊遠成隔闊雖書問不通於左右然追懷雅
故一二於心想少董亦不為疑跡相疎遂忘情照也去年
見裁示瑣話起居甚詳大足為慰即日春和復惟燕居凌
游寢膳萬福永康舊歲為過兵所眾高居如故否生計當
不至挑殘世態如此不知以何道救之恐未易論也某因
卧村野苟度光陰者已四十四年蒲柳早衰種種情懶獨
有卿斷田園一事尚須料理其餘不問也政和相從之樂
從隔於非常憂患之前已成異夢念之悵然車馬何時能
一到城既想之心尚與少甚不爾傾鄉未易休也未聞保
重

與蘇世德

初二日一見不得款繼辱賜過復值出初三日薄暮還家
不敢知門皆以為探冬晴得雨便寒伏惟靜坐窮經其樂
想當從容休裕自可知也某抗走營營未暇寧息湖上相
從之樂念之難忘左右負村種學種種高妙今暫不偶要
知非後日驚人之漸不為折閱不售乃良賈之志也方時
小寒柿紅橘熟園雜林落之間奉板輿而游觀樂亦多矣
某更三五日暑如浦江月末或緣幹再入郡中當詣門一
款會從可請友亦為話此意也區區奉狀

與蔣義榮

往者福慶當有唐鑑之約公今榮被除書即造堂堂此書
頗如前言春首知携至會稽奉紹光懸之人熟見古人用
心處後日仰首伸吭不至以使言勤論玷辱朋舊公之惠
多矣

與張子韶

晉者天為小人之私附大臣之末為幸甚至兩月之間出
均陵為入承饕款為疏甚稔執事暴去蔡勢垂意延接所
以相與之情比他人加厚何感如之奉違之日已見呼紹
與迓吏儋謂五月視事近此孟秋有自越來者詢之猶未
聞赴侍者又謂獄中審不平今猶未愈坐貧不能專治閒

惟是驅恩之心夢寐不忘湖山之西也近潘義榮得叔侍家問始知已至紹興驚喜中草草具此託宛轉內便附達并以數字相寄要知動靜也某自離臨安至桐廬值大水閉關山徑五月半到家了人事即閉門靜坐植蔬種菜以給鹽酪爾後若衣食更無計則復如異時作書會爾他無足論者俟知大旆所止即旦暮趨馳欵陛上謁如向來之約也餘懷非面不能具道臨書增情

答梅秀才

得長牋為禮過當驚嚴深愧遂稽報謝中心慙負不可言漢唐史家亦無本昱少時已至貧無錢買書宛轉貸借手自傳寫故粗得誦寄記其後頗經兵火雖家藏古書散亡畧盡二史固不能保年來老大靈霧內生舊學荒落二史非但無本其藏於心者亦捨我而去矣吾友安貧力學讀經之餘有志於此深可慶慰殊以不及承命為媿也雖然有一言敢為吾子獻或者謂經以傳道史以傳事此大不然使天下俗學晚生知經而不知史者必此言也夫經曷嘗無事史曷嘗非道道與事散於經史之間治亂安危存亡成敗明聖仁惠昏童暴虐之君忠良佞人奸邪險曲之士靡不具道學者不可不知也崇觀舍法之獘肉食鄙人倡為所從之說學校之士從而聽之自本經諸孟子外

盡指為異端不經之書漫不加意聞有論議漢唐間人物者則朋友笑之師儒黜之曰是安得麤拙之語故一時氣格意象熟爛委靡及化為紳笏貴人則進無保國捍難之功退無伏節死義之行此無他無古以鑒今爾吾友今者漸能畏避俗學求味古人內懷不自已之志豈患無書哉善學之士問其有志與無志不問其有書與無書也昔人讀書不知義者猶受書肆說鈴之誚苟堆積文籍而不能遊目於其間與無書等耳濟南老生未死尚書可以口傳而滿天下漢唐史所入門書爾心果嗜之何患其不獲逢遘道山與書多秩繁不具有立身揚名自可取而觀之恨無鄴侯藏軸之多不稱子雲奇字之問區區更俟面言而已謹奉狀以謝

答潘義榮

某窮居村落坐廢時序睽違執事惟日馳思春雨微寒伏候動止萬福比叔恩還到二日寄捧讀感媿書葉叔恩殊取去不為有款請目區區之意初欲一鳴後見時政施行自有次序不容更以吞蟲之聲煩聒天地遂收藏不敢出寵借之擧非敢當也鄉里今年盜賊竊發頗聞司諫移寓就利常有抑於太守信仁人之言哉某比於園中創小亭名可友今以小記奉呈暇日能以一詩光之否嘻危此身

尤覺如影泡一家猶傳金頤方為父兄計然此亦一日幾
算之意也福慶之約恐使堂偕行難以趨詣不爾則同叔
愚自山間迤邐可以一日之款區區奉狀希亮

與范茂明

伏自丙午正月蘭溪蕭院拜違憂危艱棘慢慢四年莫知
公家弟兄所在日夜掛念非若尋常闊別之人漫為懷想
之言也今年二月十六日始得寺丞之報於淮甸來者笑
而不信蓋進行之時雖臣子深淵而茂直則將絕人於紛
擾中自有保身之理又數日傳者再三至受疑繼之三月
十三日義榮報甚詳乃知果罹此禍旅櫬之還殯葬已畢

痛哉何公家禍患之厚而凶變遽及此耶豈緣業之會雖
仁人智士有不能自免也自聞此報痛在心骨但與賊累
與王當訖言相驚之時坐貧不能城居惴惴村落頃刻不
自保兼亦不知從人所寓含蓄涕淚茫然無起哭弔問之
地可勝痛哉時事變更百怪並作日望材術之士如茂直
輩力相挽救速成反旆之功而今又至於此極天意不可
問也伏惟羅此手足斷離之苦友性自天愛何以割即日
感念之餘尊候作止棠休城居無事如意否日來傳聞稍
靜當少安心區區面別之情甚於飢渴傷慕事正究未能
如願承教當以秋初為約也謹上狀

答石季平

某正初留寓門下甚久值新歲展覲還安不獲聞教被帖
承還第之餘履茲春序尊候萬福棠患可支亭詩字字高
妙不勝珍感近辦于賦范茂明惠到兩篇甚佳忽忽未暇
錄呈也小亭殊陋而留詩者皆高人大筆第恐從今與氣
不在西山矣戀戀之情非而不既上狀希照亮

與陳去非

癸巳得寇攘路燧火其後澗閣險阻垂二十年南北殊況
無從嗣將今者偶以梧桐發榮而舍人方隱癖清切正此
騰上其為幸會亦豈偶然伏惟坐愚拙人事極疎得官海邦
待三年之闕未有驅策之便爾臨書豈勝增情

與凌季文

某鈍朽無堪辨忝同年已大幸而復唱之聲切聯高躅于
時但知系附為榮而未知有相與之樂奉違之後抗走營
營倏忽歲月今略安兩月之間辱慈惠而蒙厚意者無所
不至然後始邈然追思慨然相懷矣敝居在金華最村處
仲夏望中抵家應接人事略適則閉門孤坐在深井八月
七日田子偉忽附到教字九月七日再得書發緘伏讀既
知履此窮秋作止萬福又知子韶動止之詳非尋常慰喜
之心也李文繼精風流又名聲灼灼令只以幕吏待次何

也豈造物者之於寒士常有意相扼耶某自遲綿後更不
兩薄土早失什五窘短尤甚前望遠賜日月不可勝計欲
從人千覓則面生慙赧公謝答何李文生事當薄有涯親
戚間有可借力者否因書碩見報也秋風益高千萬涵養
以我遠業餘無足言者謹上狀

與張子韶

某奉違之久杜門深坐兀如枯禪九月八日領八月二十
日所賜教大用魏嘉子韶名塞天下前此議論嚼嚴閑然
四起者物理之常然某嘗謂仕宦之初若使令儕仰柔頤
頻回可喜衆人憐愛如處子則他日恐法可觀聚罵招鴆

而駭怪僵塞不仆者恐後日卻是見兩根子韶以謂何
不可念之事此間所聞又卻不然丘公因甚長者只吏不
如法恐非其力至於盤官謗死之者亦不自丘公起也願
更審其所從來移於懷犢恐有以神交開之誤某素不識
丘因所聞如此不敢不告有某吳序作書令春有賴亦待
作瑣瑣經營以紓目前今皆不復為欲從人千覓則如有
鬼神扼其咽使言不得發獨坐食以待遠閑鼓動甚矣除
衣叢結冰而不能闊也

答陳用中

九月六日領專書教誨尉悲懸感并至某前此凡三瀆起

於皆是達否拜賜之明日即遣內史書由浙書如來教但
旋開諸貴人紛紛扰捷處內史亦預其數今日得渠報字
幽筆不為虛行但云文字諸公自春夏之交已為有力者
所取不能自效入文書填委不及報復長箋之勤內簡具
言恐欲見令以封納才業如喜先生朝夕便當衡擢恐亦
無復作吏部銓錄封也某夏五月還家杜門窮坐家貧闕
遠且無攀援增溝爾手力晚到夜具書俟明即遣不究
所懷惟以時保重

與黃少董

某今年二月於令姪德文處領所惠教筆具審年來起居

之幹且承稱譽益深德行彌著蓬門高潔不見風波反側
之憂浩然馳想如見古人奉教之明日即如燕安不皇具
報媿荷之意日對令姪言之某枯朽餘生末流中偶叨紬
紛無足稱道少董潛心典籍古人有所不及而世無有知
者見傳丈子駁數為執政者言之欲以鄉校奏說其言竟
未行德文少年力學酣藉深遠定為令器蓋家有名叔自
當薰染如是也霜風益高豐宰不忘君子之側仰祭惠令
保綏別膺殊命顧望之切

答徐彥思

與成季冬邪佐附到其月十四日所惠教筆辛亥正月十

三日具短書，仍託邢佐尋便附上，當不至沉墜。故閒挈孟斷絃，復抱閨房之戚，驚悼未皇慰問，而車馬不久，亦為紅西之行，人事交奪，因循至今，極深媿負。冬序已寒，伏惟治邑有道，尊候萬福。某衰朽餘生，偶成職事，皆朋舊救扶之力，廷唱後類集百日，司事既罷，隨例以幕吏出都，益孤寒無援，又同年二三公，皆以鈍拙自信，不能干冕，所以至此。選邠要盱稻無杜可康，百事窘短，為況可知。爾南城如何，陸分安堵否？賢者所至必理，想雖羈危誅剟之中，自熙熙為樂郡也。未間保重。

與袁季文

十二月十日，領教并信物等，宙閤發此，涉年待次，豈暇尋候萬福。為別滋久，瞻念日深，一郎之逝，如在天角，比得書來，符意委曲，恍若半夜長谷，夜半孤燈對話之時也。承能增置屋貨，少脫煮救之患，何喜如之。吾黨前望官期歲月尚遠，他無利害，得伏臘無討爾。今累經畫暑，有次第，高卧讀書，豈不樂且休哉。若拙者殊未有策，雖不至無飯可炊，但兒女長大，逼人新春，圖與四五友生入北山深處，尋一書室，為長年安坐之計，他未暇置論。次九，寂寞苦寒冰雪，又作念與故人握手一笑而未可得，切冀益加保護，以向新且大來之休。

與王子野

某去年道仙里，雨中杯酒分散之後，曉渡桐江，風大作，泝上溯水漫天，迂回山間三百里，凡四日始及蘭溪，還鄉日與人事相接，遂不得附至一書，謝前日過門顧遇之勤。負愧無地，乍別風誼，甚甚，一年雖跋之懷，以日為歲。念法慧兩月之間，承顏接辭，數辱辱意，縣寒孤燈，長廊夜坐，無役可忘。自去冬即聞奚赴臨安，伏惟到官之初，視事豈暇尊八萬松，其瀰漫之迹，百無足言。仰首同年，藉藉飛奮，如子野高譽在人，郎暮小官，其能久留，行見受除，坐即清貴。某韶要得官，近長安，公官守已得地矣，相距正遠，未有良晤之期，此心悵悵，望希采狀。

答周希甫

某悚息，伏惟以閒，況非所堪，如希甫之政，士民皆能頌之，不俟小人羅列以進也。小官無大設施，所先催科勤二者，既盡之矣，夫復何慮。承欲訪民間利病，助太守半年條具之目，此尤見君子存心之美，不為官職苟且之計，必欲有實利以及人，幸甚幸甚。雖然，民之利病，係於朝廷則可為朝廷言之，係於守令者，為守令言之，非無益也。今之係朝廷者，宜舉言所能，犇係守令者，使守令得人，則吾民自可一二折而求理矣。縣鄉亦無甚利害，其瑣瑣者，恐不足以

任賢者之德之徐思之有所見當繼此以進

與戴端甫

某德薄下一話遂別風雪滿道公方衝冒成行為之戚戚二月初見端修問公起居則云今復如建康矣益相悵悵二月今某病傷寒醫者誤投熱藥幾至委頓不能行坐者四十日後來得公到湖所寄書始知動靜且承勉從辟召僻就曹掾體上之餘尊侯萬福入仕之初種種尤當戒御名端甫易得推情任意凡百宜少思之又前此奔馳道路汨汨不休他人或以為言某獨知公母老而貧與國又未可赴惟經畫稍勞未為甲也既就祿矣太夫人在堂隨分菽水已是膝下無窮之歡正當靜養為他日千萬里之計宦藏功名皆有定數御名勿忙也端甫人物高妙未可輕用朋友道喪久矣區區一言未必有補然設以苦勁取怪求足以洗末世相說之病端甫想其愚否某今年從得少氣兒女遂免號寒之患又與三四友生入北山深處治一小室尋未見之書讀之自可度日其餘惟俟交朋先大救焉古道一接泥塗之困他無足云時益何熱萬萬自愛

答張子韶

二月二十日領所賜緘書是時病傷寒伏枕踊讀猶再過也某嘗觀古君子及當世偉人其辭清貴登要近書率頁[?]

緜歷州縣親見民間情狀故他日運動天下薦人材建功立業無不一當於人心近世文章政事分為兩途朝廷貴人雍容高談指州縣為猥冗之司謂非清選者所當與俗吏又謂非我無以辦事故貪污不法恣其所為此風俗凋敝之由百姓困窮之本也子韶以文章名海內晉躋臺閣為州郡幕官閱牘聽訟矻矻加意如積勞求進稱秉寸祿之人何其美也仰見設心措意常在於遠者大者向所謂緜歷觀見者正高懷之所存福某杜門窮生虛用光陰自春夏苦淡多病稍歆觀一一必傳之而山亦福緣淺薄所致但村落閑塞熱寒秋春聲已緣無憂矣因風未忘時賜教策

答賁[?]季文

二月間叔倚附至緘書五月初蒙又附到四月六日所寄厚意藹然荷深矣即辰暑雨未收伏惟遠業益茂動止愈佳某初聞季文能增置房貸有度日之計如已有之旋聞回祿一行一掃而盡今復窮姬如故有自鹽官來者則云季文在鄉里不免關鑰銖以紓目前闕之使人驚嘆才名蓋世人如冰雪而使公為是信乎貧之能累人也方欲附書奉施依書會而四月六日之書已報越帥有謀拔之請欣慰可勝言哉某異時在鄉里衣食窘竟又不能借[?]

溫於俗子時亦啻啻自過省後即不復為今在鄉里役四五童蒙以所得添助歲租得亦不至闕食然自經費之外謹不敢動殊未見有官況也一笑季文孤寒無援亦與小人相似得無忍貧賤此外無他術也陳仲文諸公君試宗御學官思中皆所未聞殊荷見報同年斬翔紙益欽嘆彥柔近蒙惜紙之問荷意不忘有一書附謝切為母佳便達之力行古道莳副畀寵區區之願也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九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聲淅瀝寒入齒根尤在窓壁晨興啟戶四顧皓然乃堦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傍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固虛而有若根亦牢而不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見高標且拖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鑱之巨柄使盡力兮擊修竿之來壓覩負荷兮類精羽之將沉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振色始始其後淨節篠篠以離合寒梢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趣松柏同條遭玄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發屈分巘谷之餘爱兮終櫕蟲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可枉其直復還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腸君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冷則夫子之被圍原憲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去朋黨還消其氣舒而體閑則二疏之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雪兮正同雪兮未止勿扶滿滿之勢孰見行行之美在物猶然人豈不爾亦有窮困偃蹇於環堵之間者盍其引之使物然而起

秋雨賦并引

秋雨踰旬門巷窮寂念百年之在身知再生之有德

中夜感而賦之

維歲庚午白露戒之前夕，秋霄不絕，子夜未央，非風非雷，聲在四簷，居士醉醒相半，覺寐都忘，橫枕聽之，則秋雨之至於西江也。蓋仝之屋，蟲然以鳴，原憲之樞，颯焉而入，蕉號之桃，振舞而繁動子猷之竹，飄蕭而細集其初若有若無，類李祐入蔡州之肅後則若馳若驟如光武破王尋之忽少焉再作，風松沸鼎，山城百家，想萬絲之斜漏，居士耳受心感，坐而嘆曰，辰角未見，執挽河耶，然貫以入土者，宿

種穀麥待以流脂者，大田有禾，收豐歲之美利，醞釀氣之偏頗，薰嘉味於酒醴，增吾民之笑歌，是皆助天地釀和予不敢以為多也，為腹疾乎，入荅若於陋室乎，將望饑待天澤之恣而雜于畢乎，茲未必也，化魚乎，添柳耶，我指忿蜩文貝，裹落青錢之實乎，抑又何足惜也，雖濤茜之過流猶河伯之未達，予貧甚而門外無累飯以來者，知予暴之瀕，未卜日也，然則予何嘆，曰，嘆陰晴之遞見，寒暑之易流也。君恩重而身已老，知已學而心莫酬，行百里者，偕九十之始半，失桑榆者亦何貯而可收，雖使驟漂搖落者，盡為孤臣之淚，猶不足以定痛。故不若息於鄰朝清夜，慕予悲之少休。

大易賦并序

觀如居士既取漢魏以來易學參訂其說竊拾餘意撰竊餘十五卷每旦又陳易書案上往復誦之無大以賦

風雨寒上，爐香晝夜，初被濯以危坐，徐玩味乎羲經，有奇偶兮探洛書之數，有首足兮具河圖之形，彼連山歸藏兮雖絕編之已久，吾文王孔子兮尚觭弁以猶生，秘七八而勿示，著九六以通變，極三才而盡變，贊萬化以會精，得鬼神以至理，發蟲魚之隱情，聖人謂象而用之，必有物也，故有以萬有二千五百二十之數，藏之於四十九莖，大矣哉

繫其凡，雖曰彖辭精微其數也，乃若挈天地囊氣毋者，要不可以容禁，楊子雲之骨朽矣，孰弔之曰，此三大聖相授之妙，而方州部家欲以準自名乎，吃鯤不能對，有客出而難予曰，子謂易不可讀，則今之學古之學也，按隋經籍志自漢抵魏，費直古文也，訓康伯繫辭之作，鄭玄之易，王弼之卦，合四家之注，已二十二卷，豈其皆糟粕與，諸授受派探微抉隱，遠者釋聖，稚者析人，角河內女子，亦得以說卦三篇補散落，子患言之多，曷不泛其浩浩，而守其卓也，子曰噫嘻，客孰知無跡則索，窮處窮多則渾沌鑿，字一人而鳥馬不真，語再傳而魯魚皆錯，是以說象則羲畫論數則

爭梒。至有以龍爲驪羊爲羔，果产、孰半、皆見好而之产，
猶病而進藥，又怪則五行傳會，六情假託，如蛇下深，魚入
亨，一牛兩首，逆陳卒中，僅巫祝之相若，大抵春秋可以言
災異。而漢儒射覆，咸流爲東方朔也。客辭屈則作而謝曰
先生之易何如。曰我知我懇，我戒我慈，覺擁腫之似。而同
象之比。中夜以興，秉明而起，爲拜聖賢，如忽相值，請乾坤
而覆載之恩。推損益、洞盈虛之竟。信則可事。塞則當！渭
中孚兮。則好爵之可縻。惟無妄兮。則勿藥而有喜。旣濟
兮。漸爲困蒙。覩考祥兮。天常視履。壯兮則爲羸藩之[?]。睽
兮則見負塗之豕。危厲已熏於艮背。是況必成於遯尾。故

折獄致刑者豐也，也。而赦過宥罪者解之理。火在天上兮。
當出門而同人。天與水違兮。作事而謀始。飛鳥以凶兮，孟
山有雷。當口乃窮兮，豈澤無水。泰兮則小往而大來。[?]兮
則驚遠而懼邇。益戒顚頤。無忘戚趾。井會燕[?]。將思出其。
兮在旅以焚巢，將渙渙以奔机。卑以自牧。亦不易方。然後
用行藏而爲名。御也，至。吾之所得於易者。如斯而已。乃若
其收象義精粗不棄，窺爾衆說，拾其餘瀋，有叢聞未[?]。分
以足集而藏也，所以備遺忘於衰齡。敢望其於不肖之肩
家句，見爲凉郎之細也。

山齋賦

止如居士樓所寫爲山齋，有叟趁其下，仰而笑曰，吾
何謂是，貽號書生，頃嘗發玉階之方寸，泰天威于咫
尺，非山中之人，今者囚冠正木偶，閑[?]南冠而縶，非居
受山之峙，前有謝亭長之閣，右乃見脊[?]之[?]，非居
山之地，名何謂趣而然，進門之不出，觀如感而賦曰，
于世居金華赤松之下，原林豐草，曠野平圃，異而爽，勃而
巖初環翠以通幽，鑿嶽巖于遼麻，忽數峯之援起，入寒碧
于穹蒼，豁初平叱石之處，孝標讀書之鄉，雖雲可耕也，類
子眞之谷口，而盤之樂兮，與李愿之太行矣，有桑有麻，有
梨有栗，吾非耕而佃上，則灌而搰上，或無餌而釣寒溪，或

帶經而鋤，晚日不知，芰製之異乎韓禱，不知編茅而類乎
棠霜。桃飛花而徒赤，雪擁門而入室，所以鹿豕不驚，鳥鳥
相得，盎是山中之一物，斯吾者因爲儒要當禪[?]作賦，可
以得官，宋[?]竿而隨人，燒尾何爲，守枯槁而遠長安也，豹
如豹隱霧中許久，猶未成乎一斑也，蓋亦捨蜩飛之控
地，觀鵬翼之垂天乎，閑而甘之，氣符食芹，誠忘其陋，不謂
冰猴之已冠也，奈何草茅之性，終在岢霞之病，不座服勞
而力已竭，頃息而中愈弱，雖僕以侑觴，且犢而憂懸眩，視
此心無一日不在乎山間，果以滄浪不羅之身，負藪澤[?]
飲之姤。大不足以禦魑魅之祥。小不足以汙豺虎之口。夙

碕嶺亦天高地厚。爰葺此居。使翁百憩。蓬蒿兮門前。杉籽兮蔽後。湖光兮蕩左。江聲兮注右。賓客雖過于高軒。書記不通乎卜走。躑躅蓁蘙。崎嶇叢叢。蓋要洞丁之所雜沓。罷吳者居之。不妨戴隱思于粉儀。寄危根于培塿也。寂無人聲。柴門晝扃。隅坐一室。度秋林之巢上。如臨鳥聲。聽風雨之寘上。掃庸神之滯圍。對孤燈之餘清。盥櫛罷而小汲。雜茶菴以同烹。間迷塗于貝葉。窺奥義于義經。是皆追省愆尤。收召魂魄。處陰休影之地。洒心修行之庭。彼何遠也。請吾小齋為無寔而名。殊不知憂幽之病。既定于中。州縣在旁。何落吾事。不須勞以柱頰。肯披襟乎爽氣。故園之蓼不

生。稚子之迎且罷。惟松楸之悲式感動于造化。則首丘而死。尚有望于終焉之計。

北山文集卷之十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

膠西趙虛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illegible]佺梓

灘平江

橋外客舟連夜發。飽吹十幅風蒲滑。天明無處覓高城。但見吳江波浪闊。

讀先明經捨身品

學打蒲團真奇特。虎口捐身資福德。却有同時畏避人。後來亦自成彌勒。

浦江道中

驚憂度歲月。應覺佳序晚。玉露破金蘂。方知秋氣深。

偶書

何時見池館。一二佳友生。酣飲入深夜。竹間燈火明。

歐公與梅聖俞論古人。有純用平聲字為詩。如枯桑知天風是也。而未有用側字者。翌日聖俞為詩云。月出斷岸口。照此別舸背。獨且與婦飲。頗勝俗客對。大為歐公所賞。定用其語。作側字四絕。平字梅花一篇

側字[illegible]仄

久雨閉陋室。靜為絡脈塞。乙子語大慈。戒聽勿入耳。

具酒作社飲。此事古俗。執背其果蔬。披肘醉于其

飭物時屯我壯志特未已事業力自致貧賤命可奠
案上只筆硯砌下秀菊杞我願足大豪尚頼有此爾

平字梅花

江梅兆凡根先春花南枝玲瓏皆瑤英雕鑴誰為之天高
孤芳寒風來幽香隨朝暾晴霜萎蘭膏塗真妃移之當砌
簾吟腸清相冥吾將詠花神妖紅徒紛披何如今江梅芬
芳無休時終愁芝蘭嗔侵渠名聲衰

得雨偶書

夏暑踰秋驕未盡萬物望望久焦渴大雨一霈天地涼星
斗明煥草木瀾

曉起

昨夜花間成醉眠今日天風吹始醒爐香深炷坐中庭獨
看竹梢移午影

夜坐

酒軟剛腸愁脉脉夜靜微風搖老柏七星掛卯雲縱橫月
影昏昏半墻白

村居二首

山風拂拂墮松釵午日亭亭覆矮槐一晌閑名歸酒盞萬
鈞清思入詩懷

清心只有前溪水息念惟憑一炷香不覺青春倏過去沛
村桑棗吐新黃

浦江道中三絶

瘦骨巖巖樞患餘迹隨人事愈馳驅何時洒掃松楸畔小
蓋茅庵只讀書

籃輿風裊揭殘簾雨著春衣溯欲粘滿眼陰雲壓平野此
時懷抱悪情懨

寒梅蕾積香成蘤右拗安排綠入緗景物年年覺新好所
憐幽獨自蕭騷

寺前書院

竹屋紙窓無限好觀書學字不妨清譁知夜夢饒驚枕葉
歸依前自越聲

和季平哭小女時避地灵峯

芝山蘇東木皮棺見此令人鼻骨酸自是杏殤風易剪不
須悲痛淚闌干退之北湖殁小女於曾峯驛有詩哭之曰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題後廨壁

滿眼烟塵雜鼓旗經冬首鼠負妥疑樹頭新綠今如此嗟
負春光固可知

題雲峯見山閣

兵火相尋音問絶登高寄目望偏神金華山且望不見況
乃欲見山下人

避方寇五絶

皇家休運正無疆、撼樹蚍蜉不自量、未作天街一杯血、獰愚山谷恣跳梁、

咲恣愚民倚怪神、誅鋤當見不逡旬、何當耳目親旗鼓、只是流離失業人、

朝廷平日祗尊儒、文武於今遂兩途、聞說官軍又旗靡、誰反黄石老人書、

猨〻霜風捲地寒、狼星斜角夜漫〻、書生無路堪馳驛、被酒燈前把劍看、

將軍失策又顛擠、感激令人動壯懷、安得帳前圍百萬、悠悠旌旆夜銜枚〻、

即事

梅子垂〻傍短墻、淡烟微雨暗池塘、年來日覺傷春甚、覺鏡敧欹淡數行

清明前十日大雪二首

五花素色遍窓簷、紙帳重將布被添、天為韶陽太妖冶、故令剪水作精嚴、

南山春晏蕨生芽、怪得清寒數倍加、一雪洗將紅紫去、高低林樹試瑤花

夜金沙嶺

兩行古木影交加、山從侵雲水見沙、最好嶺前高處起、竹林深處兩三家、

渡胡源口二絶

粉出便與上小航、眼明重喜見江鄉、夢魂擬寄浪頭宿、一夜隨潮入富陽

梨棗迎霜壓樹黃、籃茅新屋漸成行、人情喜見兵戈息、路上時聞酒甕香、

吳江有三高祠、舒臨爽子皮、步兵、校尉、前里先生也、先生一人題其祠曰冥迹名利等煎熬、見盡英雄兩鬢毛、自古五湖風月好、至今分付屬三高、因和之、

外物由來如夢幻、達人輕視等毫毛、拔身為有區〻者、始覺諸公節行高、

道旁贈梅花

一枝横出小橋東、凡木旁邊迥不同、未肯臨風吐香粉、先將信蕊試輕紅、

嵩山老儒余志寧卜築廬詩為賦之

紙窗竹屋閉幽然、古木蒼頭對好陰、大巧家風拙如此、世人何苦用機心、

題横溪坊客舘二首

吹成東風自不忙、徐〻一側與芬芳、輪欲寄岸老楊樹也

向栖頭上峨黃、

翎鬣却兩作春妍、綠綴黃輕物物鮮、村落可憐秖依舊、稀疎茅屋起炊烟、

春到村居好四絶

春到村居好、茅簷日漸長、行深山行潰、烘暖早茶香、

春到村居好、園林興味長、去年今歲別、蜂蟻各開張、

春到村居好、枯腸飽可嘗、筍尖將露角、麥秀欲生鬚、

春到村居好、清明欲禁烟、亂紅桃下雨、飄白柳飛綿、

呈周務本三絶

民困吏猶愈荒疲、不得田園破一黎、此邑端須知令尹、春

來處處泰連畦、

浦江分此裂人家、生事高低各有涯、安得巨靈開二嶺、放教仁術遍金華、

撫字心勞清愈甚、潔廉官小俸無多、知公但欲邦人樂、雖瘦雖貧不奈何、

偶書

身名蹭蹬元無況、杯酒流行發自寬、夜半窮愁閉梅雨、香燈火沒中看、

休收軒

自是牛圖不早傳、向來牛鼻不須牽、軒閑袖手見真意、妨

情懷得此自然、

然淨軒

小小軒窗冷逼人、竹無俗韻水無塵、正如蓋若游南浦、不見樊然花柳春、

水碓

遶岸車翻水碓忙、謹於春事亦經營、斯民情狀盡如此、力役從今莫提征、

客夜霜寒

晚寒與客入疎窓、夢破江南一夜霜、可但山林小搖落、樹頭[illegible]、葉可飛黃、

貴谿道中四絶

人見寒雲東欲去、爭呼爭頌玉花飛、誰知萬里征途上、重子衰中未有衣、

竹塢小花吟更長、悠念臨流翫處山、山邊不知幽客意、指人相顧知幽還、

村村木物各風烟、物性無私秋自然、鐵翼汀邊臨水下、藏頭野鴨傍沙眠、

晚投村舍款柴扉、一望門前野色微、西日隨雲斜照盡、半山秋雨落餘飛、

和張叔清三絶

尋常自綠北面食杜門誰謂道開名大抑野性如麋鹿不
解將身敲市行。
後生修飾正爭妍老者何頻與拍肩竹逕柴門開深寂稀
康只願得高眠。
屋後不嘗接芋陌門前寥落翳茶蘭思疾不顧妻兒只依
舊燈窓夜讀書。
楊思恭惠酒作小詩謝之
炎炎酷暑日偏長餉餉一尊百勝封寄瓊酥雖甚美一
甌何以潤枯腸。
贈蘭臺許先序

蘭臺先生常宿淳陽天慶觀有行年四十九還此北
窓宿蓋其地乃唐之紫極宮也李太白年四十九時
宿其宮嘗有詩曰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異哉先
生其謫仙之後身耶先生嘗戲以斯文談笑化爲珠玉
誠不是塵網中求其德行文學尚非大白所敢望焉
太白死垂四百年矣英爽之氣大空開陶鍊許久通
明圓悟自應過之因爲詩云
天邊長鹿下碧空再將太白作坡翁不然安得四十九還
宿潯陽太極宮。
每歲正月慶太陽嶺半山間有梅花嘗以此時開每
見必折一枝丙午歲成一絶
孤根橫石半岩生玉骨知稀仍發榮我有此間來往久年
年須挽一枝行。
即事二絶
春風盡日恣顛狂吹散遊雲夜月光露蒂清寒入花骨暗
聞簾幕度幽香
藹藹春景物稱山家屋角園上綠葉遮薄晚微雲疏過雨一
番小麥颤輕花
偶成
亂栽花木傍山栽雖有柴門未必開過眼利名休挽我年

來心地已如灰。
聞百舌
閒吭百舌語千般貴是春來不耐閑爲見幽人無與語故
來相對作啁閒。
送李平甫中四絶
霜風落葉小寒天去去客依依馬不鞭我最平生若離別可
能相送不悽然。
與君今夜宿郵亭遲曉東西各去程記取短橋攜手處明
朝都似夢初驚。
田夫擊鼓祀田祖鮮祭相呼盡欲醉我顧四郊無犬吠嘗

人此真樂耕耘
野蝶成團夾路飛秋郊此景最佳時寒梨霜柿濃無數紅
橘黃橙半壓枝

次桐廬

回舟逆水甚徐徐尚距桐江百里餘只有夢魂無阻礙夜
來先已到吾廬

夜聞雪聲

怒號中夜忽收聲枯葉寒梢細細鳴曉起一杯簷外支端
階無處認梅英

己酉立春前一日得雨時有百日之晴

陽春明日五更四破畢先令一雨來要得群生蒙實惠故
將膏澤潤枯莖

二月二十一日枕上聞鶯時霖雨之後

山前急雨促春耕癡我偷得小圃行今日定知晴有處吃
然林際一聲鳴

三月五日園中

人愁春去少花枝我愛園林春晚時嘉木陰陰吐新葉好
風微度綠參差

己酉三月二十一日夜夢中作

曲闌干畔短籬邊用意春工亦不閒一夜西風借霜力幽
香噴出小金錢

玉能甫作葡萄一枝於團扇之上戲作小詩報之

妙筆寫天成渾如小架月初明扶疎老蔓穀新葉下
垂纍纍紫水晶

和元素春風三絕

方欣解凍入花叢蔌蔌依鶯翦片紅草木豈能勝造化亦
開吹落任東風

平分四序逐收巧覺但留情白與紅莫訝曉來成錦綻清
微微擾舞絲風

一掃園林寂寂空抱枝蝴蝶尚尋紅摧殘老物興人情不

比窮秋九月風

題西巖

終日徘徊得好涼候炎暑變水霜會須月上出山去更
看蓑荇生夜奇

題靈谷寺潤公環翠軒

窓外小山重疊好陰陰松竹翠相層老人嘉此幽尋來深
性遶香為拂塵

宿鶴岩二絶

巍然山骨自天成上與霄參斗極平安得羽衣燒栢實不
開山下是非聲

君子望為家低已甚廉家不整齊此亦人間最高况
遊物外服群走。

夜寒覺有霜

不勝孤衾寒窓月，分外清圓遠寺鐘，後園便當收摘柚，無
疑侵曉一霜濃、

至夜獨酌二絕

一冊韓文酒一杯，吾無獨酌興悠哉。夜寒徒醉即就枕。臥
待新陽明月來。
久苦群陰不可排，一朝驅退亦宜哉。萬年拱上君王壽，為
奏門前欲泰來。

雪後觀月

風高天闊淨無塵，萬荒生光冷射人，不見曉來逢晚雪，但
看霜月益精神、

枕上聞雪聲

日落天風微骨清，涑涑玉片舞中庭。夢回細響鳴松竹。疑
作春蠶食葉聽、

梅花三絕并序

昔日多以梅花比婦人，唯近世詩人或以比男子，如
何郎試湯餅，荀令炷爐香之句是也，而未有以之比
賢人正士者，近得三絕焉，梅當花於窮冬寒冱之時，

偃傲於疏烟寒雨之間，而姿色秀潤，正如有道之士
居貧賤而容貌不枯，常有優游自得之意，故余以之
比顏子，其詩曰、

溫溫玉質倚天真，俯視凡花出後塵。靜對寒林守孤寂。有
顏氏子獨甘貧。

至若樹老花疏，根孤枝勁，皤然犯雪，精神不衰，則又
如耆老碩德之人，坐視晚節，凋零而此獨撐危難而
不撓。故又以之比顏真卿，其詩曰、

樹老根危雪滿巔。令人頓意魯公賢。同時柔脆皆僵仆。正
色清芬獨凜然。

又一種不能寄林群處，而生於溪岸江皋之側，日蔭
天寒，寂寞悽惋，則又如一介放逐之臣，雖流落憔悴，
內懷感慨，而終有自信不疑之色。故又以之比屈平，
其詩曰

水邊寂寞一枝梅。君謂高標好似誰。潔白不甘塵穢沒。屈
原孤立佩蘭時。

和諸仲嚴八絕

春陰

薄雲不雨鬥朝曦，簾幕沉沉燕子歸，細起一爐香霧潤，猶
秋醒滿怯單衣、

雪片雲輕楊花集乎、浮水映人家、炊煙、初晴開桑葉、搖
野風斜落杏花、

春晴

竹夢心驚一蝶輕、隔窓驚覺搖茶聲、偶然尊酒得佳趣、半
入花間燈火明、

青娥淡々畫無人、々舊柳邊涼不見塵、飲水曲肱眠細草、絶
勝肉食坐車茵、

春雪

天散琪花壓曉春、豈將災沴禍吾民、為嗔貿貨歸　故
種人間萬頃銀、

水柱垂簷雪滿山、今年寒食不勝寒、何門可曳長裾謁、高
卧從教判墨漫、

春雨

蕣集深條簾未開、柳添新耳雨生苔、悲歌莫作子桑態、要
飯無人為我來、

春風

劉郎桃樹欲撓春、一夜飄零最惱人、不似窮秋作霜露、摧
殘蒲柳有誰嗔、

八月初一夜聞雨

過山秋雨鬱臨池、深夜書齋枕獨欹、正似逢紅倚江浦、繫
小舟聽雨時、

戲詠秋香

有來穠黃衣紵縷輕、披環珮玉交加、異哉秋氣方凄冷、風
露何能作此花

獨坐

午枕殘魂破夢晴、明窓晝日竹陰移、小爐翻轉香殘燼、猶
有清香一縷飛、

石希孟寄示賦茄花佳、有未盡善處、敢為塗改、丙戌
小詩寄之、

寄來推文麗且新、冰寒於水青興園、敢將丹粉畫西子、要

見濃塗失墨人。向吾甫佑寄從高達學、遠道以紙黃蒲見仍文要加學竄朱鉞無以紹茅兩子
月以書墨後全送之以來中

偶書

未抱床頭兩鬢絲、忽來樓上倚闌干、蕭霽香地捲不起、細
草連天艷是寒、

題小幾本□陀寶

萬柄高荷碧玉□、人家時見一枝叢、何年種此北山北、便
向中間安小舟、

荷花

美艷向人花灼々、青圓如盌葉田々、月明徙倚闌干處、緫

修真香惱去年、
至元戊直時在禄章
寒竹儀〻愛晚風、果香醞酒小寒中、主人尚作桃花飲、
華參須何惜紅、
諸暨道中遇雪
亂花催臘舞江干、村酒沽來豈閑啟、便女雲間休剪水、
松嶺上不知寒、

北山文集卷之十二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
膠西趙鹿泉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臘月三日發烏道上寄潘義榮音邊
天風生暮寒、一夜斯雪積、遲明冠從輿、亂入山徑穿茅蓆
兩三家、雞犬不見跡、冬令頃非嚴、草木借春色、忽陽入堯
峰、芽暖浪蕊折、肅然變霜威、老者瞰哀息、獨餘山上松、不
動如寒敵、十丈儒標致、四面風斯遲、時於翠葉中、碎排瓊
玉向、忽我遊照冥、但覺心志愜、椎鼻作孤吟、清思浩無極、
陪權郡符正民九日遊西山
郡公寄部理庫、夕不可醒、何書庭無訟、一切就整肅、秋風
九月涼、開眼頗佳處、洞庭落帽會、千載有賢躅、兩山多爽
氣、高亦且嶬俟、旋出古城隅、薄霧隱疏木、乍見溪山明、已
覺胸懷雲開、阿蘭若、小步穿徑曲、還與不定例、更到山
之巔、平台動高懷、臨風展遐矚、扶光迫四池、回標逸清綠、
釣叢陳寄坐、羅列遊者俠、羲容岸小幘、裙數免拘束、時因
交錯驚、鷗鷺入叢竹、導從儼旌旗、城郭初燈燭、我惜人物
微、情懷久塵俗、終日陪後乘、可但玩黃菊、亦復見民田、枯
秸瘦無穀、那能給租賦、止可緩須臾、吾民窘窮狀、竊攢非
一見、頗施齊深手、小使千里足、他此登高樂、常擬入紙卷

書令登春臺、老稚同鼓腹、公徐登廟堂、季天選鴻鵠、下撫
清中原、更作四海福、

和趙疇之司戶三首

文士務悅目、常患器局畢、余雖嗜古勁、而乏嫵媚姿、紬繹
超深悃、漸摩賴良規、溫言謾相訹、何以慰所思、
吾子渾天潢、努力能自敍、詩句如春風、容易亦新巧、所以
多生賢、要在謹相從、更須觀南山、其中藏霧豹、
老過日斜時、貧唯懸磬室、檮朱譜青衫、自頤亦何得、方作
斗升計、莫怪蹲書役、相觀摩善道、正賴朋友力、

寄題李監酒不俗閣

高士常恫俗、無心欲違世、野鶴在雞群、依嗟同款翅、昂昂
望九皋、自有物外意、下士求免俗、正恐俗難避、婣姻母學西
子、象玉徒頊揰、低回雖欽容、不改凡兄氣、開君闢小閣、瀟
然高風致、隨硯翰墨費、兩帶春煙細、盡將窗几閑、一洗塵
昂累、漢有弘羊者、權貼著言利、流風至今殘、已作千古鑒、
少聊爾耳、升斗亦云寄、頓我困埃塵、從前甘俗吏、坊是
為貧人、寧嗜勿置、

送蕭德起赴召

中原八駿涉沙漠、春風移十年、壯士
磨寶劍、怒氣當裂肝、荊湘跨閩浙、米貴仍無錢、征求未可

纔、民力悉已殫、嗟我無遠謀、念此心獨寒、九重益思治、久
席坐不安、先生為時起、素抱今可言、治近與治遠、二者將
毋先、堂堂東海風、千載猶凜然、餘芳勉自振、宋世無相懸、
懸生牧于稂、州縣方迍邅、感激欲起舞、袖短無由翻、臨風
望相別、江湖羅殺船

送待正民罷倅來嘉

去年鼓枻渡庭闈、門前楊柳如金色、今年公去柳何如、已
作涼陰彝集碧、歲月忽忽無足恨、離合人生那免得、身如
丁尾傷相逢、付是不須論定、嗟我今朝為抱不滿、攀轅爲
為邦人惜。求嘉推望城海濱、吏久不良民弊積、年來閥府

符卻公旁助劃、除知有力、歲當乙卯夏不雨、旱霧吹風千
里赤、愛人節費惜錙銖、棄庳單窮猶足食、比歹與師日于澤、
全州縣皇皇處、供億傳哉、昨發仁人言、未至取魚憂竭澤、
青衫幕吏有何能、遠物是樺相扶拔、自知愚拙生靈霧、臨
事昏蒙無遠識、天機遲鈍猶態作、指臭又得成痼疾、唯公
道眼借餘青、頓許披心霧、貞素人生感恩未易言、正恐不
能同木石、仙才秀骨公所有、化作文章可華國、持身況若
玉壺冰、透裏無塵只青白、暫分半刺聊爾耳、此豈能令公
識塞、行當擺脫州縣冗、下跨秋風開六翮、璇龐有室俱可
入、頸吐詩書資頭童、行除強派法求元、韓背湖平江樹隔

贈周希父

憶昨被覈君同時具行李海風九月寒孤舟相次起扁舟下雙溪鼓棹共秋水覽勝定徘徊得酒對飲青絲拂骨髓奇先後獻天子六驭駐松江端門晝高敞披雲就日五色炫光燒孤根際春陽生動自茲始褊付有斯相小大蔭所委茍偽忽東西分此舊處凡公居陋室中屋壁初料理人靜夜燈孤葉動聲入耳終日皆大風簷冰來相倚坐想觸鬓送清吟不知已名御書紙錦囊莫貴各兩紙

丁巳年七月二十一日禱雨中元水府八月六日展謝祠下侍枝肯也然禱後越七日始雨神所為耶五不然也甯自神出不無愆期之左有如不然神之靈上賜也多矣為詩以問之

奉祀出闤闠禱雨祠中元陳祠信已戴抃從心亦度山雲妄騧石散去如飛煙愁裹迫秋陽汗流頸使延趍想念七狀歸馬不敢鞭雲臺欲旬決寒兆方解慈皇慈言嘉霆報貺程弗偏期乃百神功共相成豊年遣所致祠丈斧適登如前我載謁水府蕩蕩口莫言黃屋四海心貢己湯未賢抑畏動黎庶精誠格高閔正恐三日雨帝勑下九天神令享豈報然乎其不然貪功認有者鄙賤人所惜神聰祉四海宜弗諂爾想蓋思贊元化後共聞所先小臣此將命老

刺繡未捐

送宋叔汾郎中總領湖北

余生得奇疾做世事矜謗錯落氣少食指篇心不想人亦前向河濱不作斛交數自分與兩山終馬約良倍憶昨奉薇省孤跡繼刺發楓落吳江冷此是誠君處東廚竊餘饋西府共官署文書入同閣蔚偽出瀰馭從遠一毫髮所適無與趣重愧牛鐸凡不與黃鍾今注迭霸癖入天衢先我呈遠步所幸將從容一笑或相遇君今持使節息此戒徒御谷抉圖良苦徐慘尚從布北方暗　馬君相勤遠慮正當收把握留作南堂助何為使吾子千里爲財賦蒼鹽白鹿皮似亦夫所精君如玉壺冰遺棄無滓物清詩近道要容易不所吐人於寸管中時見斑一窺其如將刷手妙敏辭悉发刀刊未輕發千牛已神快使閩中興業吾知有餘裕無乃上流鎮猛虎夕也聚三軍從不施軼以守堅戍千金日發之又慎民生衰聊煩笑談間非君可誰付長江八月帆飽舟檣具結束將行更功名成遲於如問深衷亦下旋武昌渡公餘一尊酒時可對醜妓[illegible]在中輪將日以贅嗟余蒲柳姿頒髮已垂黃雙溪有小園清流鎖煙霧守案牝遊憂合眼見鳥飛鳥堪久旁從於[illegible]患頑不[illegible]逐樸被行亦夫今茲懷別恨寂坐不能語酒醺可無言君

行已稍遠。

送方公美少卿宣諭京畿

春風入江南，紅蕖小桃坼。亞卿何壯哉，持節使江北。牙牌
刻金字，黃旗書御墨。奉將出雲天，爲巴布恩德。十歲分三
光，河洛　霧黑。夜泣孤鬼冤，毒貫生靈腹。糜胎此枯骨，起
自燕山役。今茲欲滌削，造物豈易測。閔中幾多人，性命懸
兆億。　雖識天意回，甚蕉灰國賊。闢其所東拔，取文以前在
民間一尺布。持去如卷席，竊盡脂與膏。遂我自州覺，救之
萬孔瘡。後生休天澤，江南今後賀。萬室生理，逼疼患欲蘇
從。又恐尔符貸使者，宜執先第一。必反側不問，增甲兵當

務修稼穡，葉名無欲奪。奏報須盡實，隨宜替官吏。著意看
發賊。偏私生怨讟，截怨藏隱處。舉手殺簡易（吾者功名）御乃耗民力。
要令鄰禹輒到處，便休息。九重愛物心，八荒欲安宅。行行
致功名，男子惟報國。

胡德輝郎中由禮部出守桐廬，同舍取劉禹錫移石
甕田，設發印開箱，何處送新圖之句，分爲韻，亦分
賦得字。

春風吹楊花，楊花亂江渭。中有使君舟，雙旌將此衛。少駐
五頃容，我成此詩人。生天地間，用舍當聽。隨緣能無喜
氣。匠石牢背遺，姑存萬牛力。輕重惟所施，方公在瀛州，衆

論務瑰奇，圖書浩煙詩。笑閱寒暑移，取作南宮前。未欲爲
羽儀，雍容入青瑣。人以旦夕期，承流思師帥。小試煩一麾，
濮陽正不惡，安用薄彼爲。第令牧民心，常如慮嬰兒。休息
戒擾動，飽煖母凍飢。清淨乃要道，中庸亦良規。桐江古佳
郡，此鄉公所知。一水綠浩蕩，千峯碧參差。高風爲宗師
道稻花香。不妨乘爭外，時訪嚴陵祠。囊中錦詩句，因風寄
所思。

悲閔農

十載之先分，號令南北阻。閩遣撫兵軍，恐毀民　楚甫王
業無真祖，假閃有其入，不容不作歸，遂爲可奈，戰方闕興

岡。寸已歸仍五，窮民前臣癈。延頸待摩拊，于襄上所覩。聲
援仍應作，詔書下雲天，所至若甘雨。車前拜且兇，稽首立
如堵。無嘗不壹衆，有市皆有備。鼠窺烏鵲墻頭出，兒女
其中老人者，扶弟自扶將。歧命何思矣，愴心悲細要。宣料
須臾身，從此見官府。韓上萬萬年，左右皆伊呂。復持三組
全，保我在田畝。予前拜老人，悦謝難縷縷。會逢元凍手，不
痛兆父母，如閒當時心。念念惟嘉士，邦人吹　沙，尤望尊
後汝成功，當閑天宇。養雖用武，今茲結新懽，不成節一染。
開龍出飛鳥，汝亦良得所。予獨稱泰閑，異世同門，聚
掌心果猶迷，周旋之，尚並抱河洛，四面倨龍虎，惟錄蓋世

兵制馭立畫宋不應移造化私用財孫胤見還雖必然求
保更精處錯兵閒造兵欲取必知典吏良民自安德處定
招僞道義尊本朝好約信疏　整頓天地開事〻皆就札
吾民百憂足可使再辛黃冠巾作人家耕鉏飽禾黍會酒
大清塵一掃淨千古蕬行豈不動道里以蔣數見公行清
凉蕭然失祥暑日隨下幕吏一馬行似踏月明見旌旗夢
寐聞蕭鼓棗六餅肥炊渠酸菜饒煮徧覽江山勝勝腹浩
撐拄不見少增重攻白太無補

和李公實郎中燕歌行

李侯氣爽常清凉上奉慈親髮垂霜弟兄如鳳皆翱翔秋

吟朔為慘中腸白雲孤飛客他鄉然此王事將有方妻嬸
老醜勝空房我獨繞膝念莫志已無針線在衣裳歲〻臨
風感清商侯門忠義慶綿長家夠金花滿床杖與敬愛
未渠央倚門亦莫苦相望槐密陰春布帆水

和公實書懷

學古設拙儀高〻成繆悠吾今百念冷泛〻如虛舟參佐
托裴度道路無一愁癩同陳元龍臥床百尺樓

呑江虞仲機宜歸語

大公悅行高祖迎趙璧在懷出秦庭力行釣周還虞游下 某米康步兮
叔眾〻妻嫂驚謙家叔婿辭公卿彭澤柳外陶淵明又如

長鋏成悲鳴沂浴既罷風舞趣斐然成章孔不稱浩然之
志孟豈乎登山臨水賦有情回船上馬詩句精又如　營
之氣已見華山之馬將還丘園之夢欲成天際之舟可識
其在今茲則還報王稟秣馬脂車與離長安之日

金房道間皆蠟梅居人取以為薪局務本識為蠟梅
歎予用其韵是花在東南每見一枝無不眼明者

邊城草木枯散漫惟蠟梅花時不成容深黃吐春明如行
沙磧中眼明見瑰瑰初謂此邦人推為百世題文房與崑
室佳處定使陪蓋苑蕉葉類屏置山齋隈事有大不然嘗
吁嗟徘徊頃夫所樵探入九皆梅材餘芳隨束薪日赴煙

與埃幽香幾家火靈根萬花灰我欲從化工緩語搖類眼
天涯有清容不善為身謀紛〻犯霜露旦〻斤斧摧寧若
橘變枳甘心植長淮今蘂負幽姿風韵元不顔胡為雜榛
棘徒與樗櫟偕謂工為毒手毋令識者哀

再和

我賦蠟梅什吁嗟何獨梅天衢誰謂高富貴容姦回世路
可僻窮蘊穴定奇瑰劉貴東如虹李卻方為魁漢帝稱盧
權太史不得陪楚亦多大夫灵均獨江隈天馬縶四足悲
鳴提徘徊樵楠遇拙匠血指成棄材高岡鳳鳴資竈下龍
焚埃泛翻無不爾何歎花為灰我欲勸處子幾膚讀叙

我欲勸勍士無膚巧相媢時來鷄犬仙勢去金石摧置器
戒如斗酌酒當如淮陶陶醉鄉中壯心休自頹小視造物
者今與見輩偕浩氣塞天地容易毋悲哀

送陳季常判院

去年奉使天西角選事才疏君自覺不應尚或人改觀增
重端因君合粲君才如刃新發硎到手盤牛能解落豈能
復我因憂撥又自搏風上寥廓峽東秋江風浪清笑君出
峽舟楫拍去年聯馬聽蕭鼓今也恨不同此行古人持兵
衛樂水碩哉何肯能獨繫車留集石若資助勿謂相捨負
志情

送周務本從宜

蜀風吹西湖與君持行李瘦馬共遊翁寒燈對孤郎新涼
秋葉飄歸櫂君獨理棄我天一方穩下大江水丈夫志四
海吾豈較遐邇行藏天所為況自非偶爾獨憂綿薄資可
盡力難起嘉賓日以遠緩急尚誰倚置此勿復論遇坎吾
有止我積漢中粟君種彭澤米努力隨小大同作飯生藍
他年眠晃歸對酒吝嵩書

送何元英

人未夏入秦馬足臨渭水辛酉冬使蜀去渭亦無幾君於
兩年間同我三萬里我今寄我閫君復持行李審未掛塵
埃閑閑亦勞矣無騷讀詩書平視取青紫側翅隨人飛此
計寧得已人生功與名天付在男子有物執其柄小大聽
所委請君但強飯加意重生理見睍儻弗驗橫骨正刀匕
青春到邊城雜花亂如綺備粟三百萬護種一千壘日與
諸少年醉卧春風裏行行勿我念峽東江未起辯事早言
還下榻當設醴

寄劉張子公尚書

昔我初至秦使者不到蜀延首歸城秦千里寄孤目遠公
今出峽賤蹤仍羈束要看使君船翩翩轉江曲西州去思
者何啻連萬屋攀依猶弗還我意豈能足所憐蜀人病癡

骨未生肉公兮幼弗留共與甚康辨自惟救護心寢食對
溝瀆四顧莫有助此志亦卑獨公兮那得留峽水峻而速
要去登堂廟大作天下福病身雖助慶別恨容千斛勢須
更勉強渭上幾一熟郡縣歲苛賦療瘡貯餘粟便當乞身
歸往去友麋鹿

類試院放榜要論以得士為慶依古詩一章呈詳定
錢憲元素及同院諸公紹興甲子十月二十八日也

書生業辭藝不為覓科舉胸中負器識筆下有今古君看
阿房賦豈是布衣語獨其在翰名貴賤惟所主得之類至
寶棄去賤如土有司開化爐鎔鑄要精處時方為兆鑄小

治不應鼓諸公皆名流學海浩吞吐丹靈骨先換入榜盡
龍虎坊以執文柄我以費羅取書生家風寒僕馬在何許
跅足赴重圍裹飯坐長廡視公簾幕開若有霄漢阻那知
先達心每事必念祖未杞經綮棄尚杞燈燭黃閣防周諄
隙考校到毫縷雜置戰場文一字不輕與如持古黃鍾端
坐分律呂在處究其危可但十得五棄此賢能書足以上
天府蜀士多寡矣父老自能數討或有遺珠勉使相接武
我輩酒尊空邊城隔煙雨

北山文集卷十二終

鄭忠隱公北山文集卷十三

後學曹定遠輯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弘能梓

送樓仲輝知溫州序

某與舍人樓公鄉井學校硯席所業經幼時無不同也然欽慕之心為久且親至其聚散出處之跡則常不及同焉政和辛卯某不得為鄉貢士而公升禮部越二年癸巳某以貢士不得第而公奏名矣是其初已不得同也其後公歷仕路翱翔二十年而某以布衣窮悴亦若是之久中間自覺如水禽浩蕩見人即飛仍然相避是其後又不得同

也紹興丁巳公為左史舍人某適為西府屬官省戶部令時比意謂與將學校之歡可尋矣而公乃謂名不可以緇亭將有心而節之者束手藏筆亦請君相鼓櫂一笑而虛舟已在大江之外矣至於今是又不可得而同也噫聚散之異乃爾耶雖然初不得同則業不倖也後又不得同則命不倖也二者皆非策寒所及今所謂不得同者則暫而已矣門方吹竽操瑟馬往衆東鼠腊懷璞何之如某失所錮之利而從升斗廢山林之娛而飄塵埃寧能久為是邪赤松生春雲吾其望故廬而歸矣公於時回首三十年之雅略去名勢戳肥黍熟相與閒書論古今慨興亡而浩歌

則後日之與庶乎其可以同焉俟他日有翻然出為天下之志則予當起彈其冠

靜孫小名序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箋謂承華者鄂也鄂得華之光明則韡然而盛亦猶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詩人興之余既名叔義長子為華孫今有弟焉可為韡孫

蓬孫小名序

章郎生子之月余新除監察御史書至其家德文小名其子曰臺孫邢郎生子之月余以秘書少監出陝西得詔遣書見報且請小名其子余名之曰蓬孫焉臺少蓬皆借外祖官他時兩孫長大登科書小錄能念老人否

胡仲容歷隱序

木偶困漂古人所嘆盡流落羈寓終不若里舍田園之樂也鄉士胡仲容不見且二十年一日相訪於宣問其所止則曰買居華亭勞以羈寓流落之語則仲容殊不領分從容謂予曰華亭之居前名之以歷隱後扁之以筆盡置其間者皆書史圖畫琴瑟筆硯之類與之遊者皆邑之賢士大夫予聞其言始恨慰勞之語不應為仲容發也大抵學者急於修身修身則無往而不得其所仲容去桑梓而無羇窮流落之色買居清閒而有里舍田園之趣豈易修其身者歟雖然修身不可一日怠也君之告我者果信也則書吾言於壁而益自勉焉

送井都運出峽序

自古理財佐軍興惟劉晏有功於國晏之為財可計乎曰專漕事歲運四十萬斛曰榷鹽歲收六十萬緡曰用常平法諸州米鹽有三百萬之儲用是三者操其低昂故自見錢流而舊史謂為管蕭之亞西自狄兵而來理財佐軍者其入數可計乎曰用糧則歲合一百六十餘萬斛而糴居其半曰用錢則歲支三千萬緡不足而鹽酒稅亦半之心勞力苦皆有功於國然而以罪斥以病免以憂死不得善

後而去理財之數過晏遠甚而名譽不得與晏齊何哉蓋晏綜第五琦之後其所羅取徧江淮非若今日東不出陝西不至渭捨聚斂剝盡二十年來已者止蜀一隅受之其不晏若者如此晏專以懋遷為術而佐以禁榷諸州儲米從便流出之以救所無今所以取蜀者既倍越常賦而累用之征責辦於錙銖捷抒之間軍儲以給期告無餘資可以貸匱矣其不晏若者又如此江淮之財轉以輸軍舟運可致故吏有罪帑有金則官不復憂百姓不復知非若蜀道險巇推挽不進蔦山之間急流盤屈舟破米沉則追逮填塞纖有償已其不晏若者又如此今者之事不同如是

尚安得與士安爭名乎況復印紙為鈔取於民與真錢同
用於市三幣僅比一真取數愈多用數愈賤軍不加裕而
民益貧主計者以憂以免以憂死無多怪者吾友寶孟大
監以材能任用自維揚受命入蜀為帥為漕再為四路轉
運副使其理財佐軍之日心勞力苦比他人獨久且多紹
興甲子代者今待治行有日某命酒酌而賀之曰右蜀軍
十萬衆創內外分戍之供饋散取諸郡而衆難之狀如前
所云支出想後則諸營已餒飢婦人女子亦謀而出
此皆異時已見之事若乃虜寇起關外有急則籌糧令
卒頃則有禍宜乎主計之官不得善後而去今寶孟俛仰

數乎軍中飽暖如一日申酉之役重兵陝輔成功不以匱
食不還大將揮佐求津今皆願留不可得公乃乘春水未
漲之時舟楫皆具浩然望三峽惆悵而出勢如釋縛解贅
而就安暇豈不樂甚矣哉又開酌而言曰寶孟去無負吾
事矣然則蜀人思之乎曰思則吾勿知也大抵吾民之財
憂徒取之則彼輕安樂取之則彼重剝延方為生靈憂
蜀人但知閉戶休息以倘累年剝削之痛往時被兵
之暴蟄怨相關之事今已忘之矣而乃并軍增修備禦不
可察形勢如故事一旦含書而去尚安爾思乎或弟
士大夫之思在其後所未知也寶孟安恤此酒闌舟動子
行矣

烏有編序

長短句亦詩也詩有節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被酒
不平謳吟慷慨亦足以發胸中之微隱余每有是焉然賦
事咏物時有浼綺靡而猶𢙢忽者豈誠然歟蓋悲思鬱㶿
入於音聲則以情致為主不得不極其辭如真是也毛居
士逢場作戲烏有是哉輒自號其集曰烏有編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
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

民問疾苦頒條教約與為清平之會一日登其上顧謂僚
屬曰是堂扁榜開併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
公唐人之英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風蕃為品人象公
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初實為利於公爾者 天子
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蜀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措餘
芳者多矣繼吾公之志所在表仰要之此邦乃其遺流
風之地吾今大其像繪置堂上使其勿剗刻之而吾使後
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吏東陽某言佛吏
啓而言曰真卿小卿子頵公于其之後自頵而下今乃傳十
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杲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

人益出，杲卿常山之名，既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繼踵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書名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知善為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弊，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為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猶以為不足道。觀其千日議論，悖慢落落難合，唐史謂之李峴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己，此豈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茲鈇逆亂之旁，二者惟人所自擇而已。

矣。公為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知杞、載、輔國千古纍纍猶有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為宜，則予為我記於石。

西征道里記并序

紹興乙未，上以陝西初復，命簽書樞密樓公炤以朝廷安輯撫貸之意，某以秘書少監被旨參謀。是役也，審擇將帥也，諫軍馬經費用度省務疾苦，振恤隱孤，表揚忠義，公皆推行，如上意，故其本末具序，屬吏不敢私錄。至於所過道里，則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盡，而耳目所際，得以以驗遺蹤而知往古，與夫兵火凋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向背，時有可得而窺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北關，六月二十四日至永興，七月十三日進至鳳翔，越三十七日，府告無事，公率官吏以歸，水陸凡六十驛，往來七千二百里（本計七千一百九十里，以來至縣十里；河水南侵，自婁子城稍路旁山回程衍十里）。右通直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參議，左朝請大夫新差知吉州軍州事江少虞、左朝請郎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姚焯機宜，右從事郎新湖州德清縣主簿樓垍書寫機宜文字，左朝奉郎行大理寺丞王師心、右奉郎監行在榷貨務閻大鈞、右宣教郎前溫州平陽縣丞郭子欽幹辦，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孝恭提舉錢糧，右承直郎前江西提

刑司幹辦事穆平、左承直郎新泉州永春縣丞王晞韓、右文林郎前監潭州南嶽廟曾雲、右迪功郎新潭州善化縣主簿宋有、右從事郎葉光准備差遣，右文林郎前建州建陽縣尉李若川點檢醫藥飯食，凡一十五員。左宣教郎試秘書少監充樞密行府參謀鄭某序。

行府舟具，設發前一日，宰執出餞于接待院。二十二日，道銅口、臨平鎮、長安閘，宿崇德縣。二十三日，石門、皂林、永樂，由秀州城外宿杉青閘。二十四日，西吟，宿平望。二十五日，大風阻吳江不進。二十六日，吳江縣登垂虹亭，宿平江府。二十七日，許市、望亭，宿無錫縣。二十八日，滿蕩樂社橋

林宿常州。二十九日發牛呂城閘。宿丹陽縣。三十日新豐丹徒鎮。宿鎮江府。五月一日行府官望拜于府庭。二日曾茶丹陽樓。登連滄觀。〻人馬翻重。渡三日濟渡至瓜州鎮。揚子橋。宿揚州城外。四日邵伯閘車樂宿高郵軍。命茶鎮世忠閣五月。樊良丁至梵水宿寶應縣。六日黃蒲鎮河檢宿楚州。七日磨盤宿淮陰縣。八日高秋堡洪澤閘宿瀆頭。九日龜山鎮宿泗州。僧伽有像而未塔。劉麟書周載翁府日視碑。而鍾繇無碑。叩之隧地。[illegible]大梵寺。未往特云。十一日治陸。十一日拔宜姚棹等三員。帶神嶽實庫行。十二日唐家店湖口宿臨淮縣。十三日中路宿青陽驛。十四日馬

頭店通海鎮宿虹縣城。因隋渠爲埒。瀦水深濶。城具樓櫓。虹兩諸邑。往〻皆城。虹獨興容。據蝕蓋自此爲始也。蓋自虹以上爲陸。木已叢生。縣以東水接淮口。淮地卑而縣以北陽有湖口萬安東西百里。北南半之。隨蝕引湖繞城。石東南出花。□公□。又淮劍可登。二十里與湖水接通小舟若置閘於河。以時入瀉。又累治隘塞。則數十斛之舟。致宿無疑或乎。尤河水入蔡河。上皇奉玉清之所也。由殿後小竹徑登某谷殿。出竹廊稽牢殿。稽牢建閣至實所於石不草殿下竹芍花仍閣一處地閣 祖宗以來。每日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東廡下曰洗面閣。

曰司飾閣。餘不能記。由殿後稍北至坤寧殿。〻屏止畫墨竹蘆雁之類。然無全本矣。他殿則此盡自福寧至孝思殿。前一殿即欽先。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皆在。由欽先出肅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後見陝西諸將自言數對劉豫於此堂。〻左竹徑之上曰迎曦軒。石爲圍爐對迎曦日月。〻有御書銘曰巍然屏石秀色拔塵。御止雲實乃與月榭安得厚德靜樂深仁。俯鑒沼沚。永固玉春之下。鑿石爲曲水。又至修內司謂是寶繪堂。兩旁軒閣不能悉記。復由延春閣下稍東。今太母之故居。不敢詳也。過小門入錦莊。纖稚飾用羅木作假檀香堂。後有池。左

曰披翠軒。右曰觀瀾軒。上曰棲鳳閣寢室之旁曰紫雲閣。中有小圍爐。可坐三人。爐四柱承以雕蓮。入膺恩門登殿。殿左曰玉鑾。右曰清微。後曰宣和。庭下皆修竹。殿後石曰迎真軒。右曰玉虛軒。迎真之上曰妙有閣。玉虛之上曰宣道閣。又一殿忘其名。自此則石爲山。分左右斜廊爲複道。手臺。〻上過玉華殿。由玉華下入抵後石房亦御書左序有軒曰稽古。宣和東廡下五庫。以聖德超千古爲號。皆塗朱抹綠小牌。庫上曰翰林司。曰寶閣。西廡下曰尚書內省。餘不能記。復由宣和西趨曲水。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字文洪範之類。登瑤華事〻在水間。四面樓殿

相對不能徧至自瑠璃廠出過拱辰門上馬出後以闕概
所置忠銳將留二日京師舊城外不復有屋自保康門外
西至太學道無數家太學止廊廡敗屋中存敎化堂〻椅
猶在兵卒雜處其上而改張於堂下國子監令以養太學
生具忘壁畧如學校都亭驛東偏廢事棟牌尚是僞齊年
號糊窓用舉人試卷見當是試題及舉人文字專用本朝
廟諱瓊林苑 人云以爲營至今闕以小〻城今明池斷
棟頹壁望之蕭然四日八角鎮酺溝宿中牟五日白沙鎮
圃田宿鄭州六日侯家莊須水鎮宿滎陽縣滎陽滎水發
出之地也滎入江不與江合橫江而出於滎陽復入地至

北山文集 卷十三 赤浪 十

陶丘而出故禹貢說滎水謂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
北往年京師之水人不知所從但言鄭州積水不決吾滎
水也周德修侍郎云七日洪溝店道旁錄三大字曰溟洪
溝今謂華崇閘蚁有長坎然必非禹與溱畫者又孟店汜
水縣鷹坡子洛口鎮宿鞏縣汜水卽行慶關也過關乃下
視大河矣 昔相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據嵩園問
之卽所謂洛口倉者八日十八里朝拜 昭厚陵又七里
過黑石頭渡十里縣鳳臺又拜太里會聖宮宿偃師縣
仁廟永昭陵景矣 英廟永厚陵近 昭陵周平崗種栢
成道〻旁不斷而周以枳橘陵四面闕角樓觀雖存頹毀

亦半隳闕角爲神門南向門內對石羊馬駝象之類神臺
二層皆植栢臺高二丈許最下約圍千五丈作五水道臺
前與內門東及大門外皆二大石人對立 欽慈曹太皇
陵望之可見又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
歷可門餘陵規模皆如此 厚陵下宮爲火焚林木枯立
諸陵洛河在前少室在左嵩高在右山川佳氣不改而宮
室蕩然閑皆爲賓掠所毀守陵兵級云九日石橋店白馬
寺宿西京〻號三川者卽黃河洛河伊水也伊闕又名闕
塞山又謂龍門大內對伊闕望王屋不百里宮墻之內草
深不見遺基舊分水南水北今水南者什七八今止永北

北山文集 卷十三 赤浪 十一

有二千戶水南荒矣（四程目川望業智子 以水凡去五百餘家）白馬寺漢明
帝所建今惟元豐府治後門有堂曰書錦翟業所爲業本
西洛人今爲鄉郡故云十一日榆林鋪碇閘宿新安縣永
至新安十里許道旁山石一柱聳勢欲傾危過者畏仰謂
之老與縣令皆言宋擊封狄定行軍半山有廟月崇賜徽
三十不然無文識可考十二日缺門鎮千秋店宿澠池縣
行十里過會盟臺澠池新安之間溪山人家如東浙用溪
石壘墻十三日東西土壕乾壕宿石壕鎮杜甫作石壕新
安吏二詩卽其地是日陝府安撫吳玠甲馬來迎（他迎不宁）
（之是行自東陝西出也）十四日魏店橫渠宿陝府十五日望拜召公

甘棠木舊在府署西南隅，今亡矣。郡有召公祠，土人號處置
于縣七，而夏縣平陸油城，今皆隔河，夏縣城九十八里，即
温公涑水也。湖河築二小城，時一二騎揭小旗俱還，放
放牧堤上，馬鞭渠在城之東南。 人破陝所自入，初陝之
陷也，郡將李彥仙閉守，彥仙遇士卒有恩，方城中食盡，煮
豆以啖其下，而自飲其汁，雪寒單露，將校反加以衣，彥仙
復持以予寒者，城破巷戰而死，覆其家，郡之婦人女子，猶
抃金以允犒賊，哭李觀察不設，故陝無噍類，父老謂 久
不得城，無食欲去，適有人告以馬鞭渠可入城，遂陷， 始
敵西而全陝沒矣。十六日新店曲屋宿靈寶縣，上南五里，

北山文集 卷十二 宋巳 十二

即函谷，十七日黑曲鋪、秦村遠鎮，宿胡城縣，十八日經伯
鋪、鄉、田、攢節店，宿閿鄉縣，閿鄉、胡城二縣，元屬虢州，太守
戰國三年，隸陝府，自府界至虢三十里，是日虢守賢孫父
老迎於胡城之東。胡城南、桃林塞，即武王放牛之地。閿鄉
縣治對荊山，一山自秦川起至閿鄉，荊山也，兩皆多谷嶺。
迎之趙潮陽，度此嶺也，中條在大河北，與潼關相對，又東
則首山也，俗號居水北山，南紋首陽山，為首陽下。十九日開
之 日上西店西嶽廟，行府官謁於祠下，至華陰驛出
日門，朝謁雲臺觀，然後還宿潼關。戍河是古桃林塞。河山
之壯，俯視他關。獨城內蕪廢，華州差使臣番休守關，關門

北向，入潼半里，大河洶湧，乃涇渭洛三水會處，號三河口。
洛水有二，一水自藍田由商入西京，所謂伊洛者，一水自
西夏由常鹽之閒，出保安同州，至陝華與涇渭會，所謂三
水之洛。潼關三繞河口，下無屏障，道上人馬河北皆見之。
若稍加營治戍兵，其關未易犯也。關以西漸與河遠。是日
知華州武功大夫龐迪，甲士迎於關西店嶽祠草創門右，
明皇大碑，火後剝裂，有隸數百字，不復連文，約六丈高，蓋
壘石成之，座下四石鑿裂，度出淮西，題名刻其西偏，副使
馬掬行軍司馬韓愈，判官馮宿，李宗閔之徒，不能悉記。雲
臺觀本存無幾，獨 聖祖并 章聖皇帝御容所在，曰會

北山文集 卷十二 宋巳 一

真殿無恙，壁間御像如新，老道士云，以南極壽星據其上，
故得不毀。觀後希夷祠堂上，前石刻 太宗皇帝御
書并詩，有恭生往世樊洞然，今我如同赤子看，大開無
為三教盛，承平方說四夷寬之句。又一章，有煉質成鶴骨，
餌藥駐童顏，靜想神仙事，忙中道路閑注舊謂服中亦得陽北道之閑也
又一章，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
徵詔，總把三峯乞與君。 敕聖皇帝賜道人鄭隱一章，有
醉醉皮裘思晦迹，行高終自有人知，又一章賜鄭隱歸山，
長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猶避萬乘成嘉遁，隱
出千峯覽治平。 仁宗皇帝賜武元亨一章，只向身邊有

大還殿、御月殿在秋天三靈窓像講分別、尸質清虛本自
然、詩石皆無幾闘老道士又指一古槐、謂是緱憂木、命夷
齊藏書槐腹中觀依華山而立、蓮華峯仙人掌石月、玉女
盆、二十八宿明星館、石鼓山皆在最高處、獨蓮華峯仙人
掌可望而見、蓮峯下有瀑布水簾、仙掌石閒、隱然有跡、如
人對面、出右手上、擎偃月、玉女盆即杜甫所謂安得仙人
九節杖、挂到玉女洗頭盆是也、雲臺西即劉禹錫所見道
上種桃若霞之處、所謂玄都觀者、今亡矣、華山書院、謂華
山十字、分之四隅為四州、益謂東北為冀、東南為豫、西南
為梁、雍、又有人言有康遐判者、嘗與東坡為倏踰百歲、從

弟子四五人、往來諸峯間、無定處、然土人不能具舉其名、
又有道士能言張確之事、密為隊賊守華、嘗題詩曰、辟山
起伏朝雲斂、恰似千官奉至尊、兵罰未平宜假手、願推餘
力致乾坤、二十一日、較水鎮柳子店、將相鄉、按石刻、為鄉
汾陽之甲宿、華州之治、對少華、對太華者、華陰也、二十一
日、赤水、鎮東西陽村宿、渭南縣、二十二日、零口鎮、新豐市、
道北一里、有馬周廟、宿臨潼縣、華清宮之西館、宮後即驪
山、新豐古城、故驪戎國、故山以驪名、山間宮殿基址、皆在、
廢理木在長生殿之上、蓮花湯發自山足、為石渠、引泉入
宇、雕白石為蓮開十瓣、以湯泉號白蓮池、即妃子浴所、次

太子泉、次百官泉、雖業故號、僕隸今游之、獨向蓮池浴士
大夫、西館即當時遊幸、小園慧寓之地、明皇自臨潼為複
道、往來長安、按石刻可盡見、今止有玉石像二軀、立荒廟
中、二十三日、灞水漲不進、是日知永興軍節制崇治軍馬
張中孚、遣輕舟來迎、二十四日、灞橋鎮、渡水、長樂坡、宿永
興軍、軍以漕居為府治、後有涼榭、別為一區、堂下張芸叟
輩數人題名刻石、東門外興慶池、乃明皇藩邸、灞橋濱周
勃以下迎文帝之地、常樂坡、唐人餞襄鄉使者烈之塘、鄠
縣夏之扈國、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即奉天、奉天元隸乾州、
熙寧五年、廢乾、故隸府、二十五日至七月七日、行府並治

事、永興軍、八日、赭林店、沙坡、偏店、宿咸陽縣、縣在渭水之
東北、未渡渭二里許、有故墟、謂是舊咸陽、自赭林道旁十
許、西入十里、即未央宮基、又秦頒制書臺、樗里子墓、皆渭
河南、不及至也、是日、環慶帥趙彬、甲士迎于咸陽橋、九日
銀店、馬跑泉、高店、宿興平縣、馬跑泉高店之間、塚上數尺
高拱、餘木二三本、曰楊妃塚、十日、東陽臺、馬嵬坡、東扶風
宿武功縣、馬嵬旁短墻周圍、務人指謂妃子死所、以之報
本寺、唐太宗所生之第、殿後一室、中有神堯像、而珍諸帝
于壁、報本之東、又有大佛閣寺、僧亦謂是李氏故宅、當太
宗之所生、未能詳也、自崇陽以西、皆土山、人多穴處、其上

理宜無摧壓之患，然見路旁高山多摧拆，存者尚如半掌。則土穴缺有壓者，居人當自能揣爾。惟武功大佛旁一洞數里，遠報本寺，僧云洞置自巢賊時，今人又增穿之。中間避亂千餘家入其中。 知而不能取，陝西往往為洞，皆所不及。穿洞之法，初若掘井，深三丈，即旁穿之，自此高低橫斜縱定勢，低處深或四五十丈，高處去平地不遠，烟水所不能及。凡洞中土皆自初穿井中出之，土盡洞成，復築塞其井，却別為入竅，去竅丈許為仰門，陳劲弩，攻者過㶊即斃。如是者數重。時於半里一里，鑿斜氣穿道，謂之哨眼。有眼或因墻角與夫懸崖積水之旁，人不能知。其下繫牛馬，置碓磨，積粟鑿井，無不可者，也久倍堅如石室。但五年前一洞壓死者千餘人，僧云此亦天數。然今陝西遺民半是十洞中生。今人目者顧懲覆壓之禍，於洞下多立柱而仰板矣。武功今屬乾州。是日知州武功大夫趙立來迎。十一日杏林店、邏店，宿扶風縣。十二日東新店、龍尾坡、青陽店，宿岐山縣。后稷封有邰，岐山即其地，或謂別有邰城，今廢鄉是也。又云郿之聚亭，或謂是武功，皆未能詳。郿縣在府東南百里，有塢郿，董卓所築。是日涇原帥張中彥、知鳳翔府賀崇仁來迎。十三日任官村、橫水店，至鳳翔府。府古扶風郡，壤地饒沃，四川如掌，長安猶祈不逮。岐山之陽，蓋周

原也。平川盡處，修竹流水，彌望無窮。農家種麻尤盛。生民之詩曰維糜維芑者，蓋謂麻也，俗今書糜為麻。秦州有麻條壁，麻米類稷，可麵可餅，可為棊子。西人飽食麵，非麻猶飢。將家云出戰攜糗粆，乾不可食，唯麻半掬則津液便生。餘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馬上，遇水取浸漬潤之，尤美。邊郡刈麻則自外而內，刈麥則自內而外，蓋麻以寒熟，麥以暖熟故也。府君廳事，李希烈所建，無甚雄大，而四面出簷，制度如殿。後圃芍藥堂、東偏中和、燕申二堂，亦佳屋，餘皆近鄙。東北隅有凌虛臺，東坡書記之。臺高纔二丈，不見凌虛之勢，然水竹尚勝可喜。燕中堂後龜決大刻蒼茂，正德政碑，後人磨去，刻維摩頌，嵩師推。後刻九成宮圖於其陰。九成宮，隋仁壽中所建，去州百里許，按圖大略與驪山相似，以有國且不親到，故不詳。裁師推記謂文帝遣楊素營之，土木之役，因一時死傷甚衆，宮旁夜鬼哭，文帝聞而惡，獨孤后為言於帝，乃解。後遂與后每歲避暑，多遊樂不歸。東有華清，西有九成，訪遺跡，則見隋唐之不競也。寶雞縣府西南六十五里，本秦武公所都，所謂陳倉者。自是入大散關、河池（河池故道作[illegible]）為西蜀之吭。 之犯蜀也，吳玠既敗，走之道迷不能出，殺且盡，要軍待斃，趙立為畫歸路，乃得脫。其後立又為先驅道之。 再入而玠少卻。十四日至

八月十九日行府皆治事鳳翔新鄜延路經畧使卲彥慶
河路經略使楊政秦鳳路經略使吳璘四川都轉運使陳
遠猷以下各稟議分職而退二十日行府遵舊路漸次舍
道理如故獨至泗州由下源天長大儀出鎮江府禁復舟
行陝西兵歸者禁軍合計三萬四千有奇雖分隸諸帥然
各有將分遂將仍存正副番祖宗之眾政舊法猶在也涇
原禁軍僅八千比諸路為勁而勁原勁兵盡在山外陝西
弓箭手舊一十六萬今存七萬復以土田不均古破無法
雖七萬人未必可用夏國主與州謂之衙頭衙頭至麟府
路近處可九百里秦隴六百里環慶三百里會州界二百

五十里諸路今與西界接壤惟鄜延最闊瀕河會川城至
涇原甘泉谷山百里以北皆西界也夏國左廂監軍司接
麟府沿邊地分管戶二萬餘宥州監軍司接慶州保安軍
延安府地分管戶四萬餘靈州監軍司接涇原環慶地分
沿邊管戶一萬餘兹其大略也恭俟渝淮近京入洛至
關陝其所經歷得於聞見者靡不具載竊觀今日天下之
勢東南為　天子駐蹕之區朝廷臺省監司守令耳目親
近之地故治具比他道為修陝西諸郡雖號新復然自淪
陷元惡用意變易三綱五常之外自餘軍民無不內懷天
日相與持循檢約未敢有無　國家毀法度之心故其風

俗綱紀視東南猶整整也獨京西京畿與夫接淮甸之地
一時所沒於劉豫完顏亶焚之中郡邑無民官府無法田
野未耕荒穢猶在如久病困瘁之人頭目手足皆有生意
而中焦痞涸益未易全復也朝廷誠能精選長吏審擇牧
守仍於三京量度士夫使之撫視瘡痍修治闕塞於年歲
間先養氣血與東西上下脈絡流通則天下平矣

溧水縣學記

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校者溧水縣學
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閻杞為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李
朝正謁廟之日學所存者僅惟門殿榛莽穢翳蕭然煨燼

之餘李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戶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
不相與出力飭新兹廢者豈薄乎弟子長老愀然進曰披
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墾賦取不均餅闊穰之
不能絕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夯吏多無計今獨
幾得良令求生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寢旦起治政
事謂隱租匿役邑之大弊置度立程若將庶治者敕吏捍
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太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婁婁從容
皆於暇日聞孝悌忠信爭先為之長老又進而言曰公向
謂廢而不飾者今兹敢請侯即日為牽條佐諸葺宮經營
四顧默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繩墨授梓人俾次第

旁屋皆以舊殿為制為堂為廡為樓處士之舍賓之次器用之庫庖湢之所外至小學為屋一百八十楹自經始於紹興丁年二月丙午凡二十有八月而落成皆廉用積餘植什補壞而為之者士既鼓篋上丁釋奠升降拜起人乃知在儒雅教化之中而輪奐焉新之自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答問之言則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之後苟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潰散之也邑長老之意也雖然常布之士群居於詩書禮樂之府漸漬以仁義中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夫朝廷取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出然既稱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邑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侯者猶未能知也侯名朝正字始表登建炎某年進士第

知旨齋記

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嗚呼古人能取喻如此世之甘犧牲饜豢者雖五鼎七牢百珍八簋具其側彼未必以為美者以其未嘗得味耳鄭自五季家全華皇術祖中散涓先公奉議三數公皆涵泳儒學後世枝葉分派詩書凋零子弟用幹盤克家其嘗以為日中者或至食藜忘卒而常編摩箱之言有在得舊聞者矣某棄生奇孤耕無田居無屋見他人有錫毓偽來則染指流涎不能自已故浮淨見道腹無甚餘紹興二年既登進士第至九年備數禁庭雖自知事業無以勝人而人或不見謂不肖族兄信仲慨然嘆曰吾或嘉者之肥人也吾知之矣雖然吾宗舊大丈矣醍醐酥酪若書取六經諸子之言設為肴炙以作成其美則他日屢而飫之者何獨弟也哉於是即舍之東偏闢館聚書教其孫子而使某命名焉欣然援筆補記禮而揭其齋曰知旨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 上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王陟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而宣撫使居焉於在城之西北闢自亭名之揮築于城上郡山東嘉陵江峻如丁其前亭榜以是名也歲月久深榜自已廢規撫究隨土木與俱棲遲公治而起之某一日置酒其上命賓僚問曰茲亭新矣吾以思耕名其故號可乎客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強而仕也而休一聲谷口之雲於公豈不甚樂然公方為 上經理西門斯民日幾孚康不思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某曰噫嘻豈為是哉覽長江之險思當田之利予實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於鳳之大散旁由故鎮

綜繞漁關循岸而出力未能截自漁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動劍入閬東走安漢疾趍于合之漢初已則會東西二川併勢紫茭峽之道爭門而出由觀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綠崖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流須逆挽至漁關之葉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銜日盡犯險率破大竹為百丈之筏纜有力者十百為群皆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溺俱入者皆蜀人之膏也小人特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減厚罪大則鑿舟沉之

歲陷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衆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京廬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都邊鄙不聳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塞卒亡萬今皆櫜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關外率以平歲緣田為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鐘即減漕粟三鐘之力併諸屯備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歲則時救衰粗當下　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賓僚聞而稱善某曰謂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十四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辨

裔孫鄭弘能梓

出官諸先妣墳祭文

嗚呼吾母抱恨終天藏于深壤垂二十年我虞其旁巢四周旋方池小徑制霞蘋烟雜植梅杏為以芳妍每春藂燦繁紫慧顏脫巾篋仕承邑蜀川風樹之悲負痛何言今當遠去吉辰既涓依忘松柏中心怡然江山阻修道里更千向雪孤飛此恨有焉敢陳薄奠其告予前靈其安樂勿動勿慟當蜜休以貢九原尚享

代姪婿祭外舅文

母氏與公曰妹曰兄惟公與婿曰舅曰甥公有季女我實婦之柔順勤孝惟家之宜歲在壬子公女不淑棄我而亡琴瑟斷絶不越三載公亦歸壽孰失淑子又忘外舅吾婦不可復見我公不可復覩蓋此身抱痛何深一奠已矣涕淚盈巾尚享

祭滿朝議文

公之享年也算於耆耋而又耳目聰明心志寬裕對人無衰老憊殆之容故人之有親者無不指公以為賀公之有子也賢于天下而又醺醐酥醇以次皆佳雍容紳笏者半

一門矣故人之教子者無不視公以為法嗚呼美哉某伏念曩時雖與令人兄弟輩有場屋舊自顧身方窮賤勢不可求親然公每見以開懷笑語示以雅故不相忘之意不謂今已使我追望如古人矣嗚呼悲哉鄉邦賢大夫人云亡而拘縻寸祿遠在海濱哭不望帷葬不臨穴遣一介之吏持觴豆以薦區區雖臨風悲慨有涕如綆茲亦多矣嗚呼悵哉尚享

又代人作

惟公蚤年修身飭行稱於州里不以家貧為累而以教子為心及其後也安榮壽考坐收教子之功家貧如故而休

顯之名享之甚寵嗚呼可謂賢也已矣高掩九原計無遺恨一觴之奠聊薦區區非為悲也尚享

同官祭石監場文

惟公千里扁舟一官遠宦於某輩無於曲游從之雅而接手懽然宜如平生蓋聲氣相同則笑言浹洽不待約而契也令緒未定斗粟未得事不辭勞中暍而死曾未旬日使其家為惸惸無告之人蓋造物雖同而死生聚散不可定而免也嗚呼哀哉世無和扁不能起公已仆之身僚友之情雖痛何及賴欽既具更當津致公之孺人奉旅櫬以歸使善視扶滕之孤長育教誨期於成立而已不識可以少慰九泉否乎如有精爽一觴之奠為我歆之尚享

謝文宣王祭文代人作

爰自攝郡之修今未旬日恭被 上旨移守會稽聞命肅征雖當去此然化民成俗何往而非聖師之遺其推以為政者雖四海之遠猶當奉以周旋不為二郡而有彼此也載陳清酌用告賓塗尚享

祭中元水府文

旱久傷稼 皇帝憂勤顏色謂神之能以雲雨出雷者惟中元最聞命小臣鄭某祝于祠下二十一日某既致命矣念其還也求得霑而嘉澤以報天子則某所以為朝廷來

者無乃羞乎九重縱勝以僥而乃不得報以賜嗚呼如何王以水府之尊發號顯著人所欽戴天子遣使祝錄而能然無所報稱則自餘以靈威業神者將疑而息矣使有代者宜勿為神所疑王者雖令百神使之受職其廟可忽又況今方孔棣貫出所係神亦有為當能一一鑒也謹再拜告王以歸尚享

擬宰執祭呂安父文

國家恩洽九寰視七年如愛子而淮西獨至於逆天柔師無王悖斯禍亦久而公獨當其變乎叢棘之係奠不肯勝豈公勇於奮身而料之有不遂乎且吾等所以慙汗多於

流涕而痛惜公者，為是而增悲也。嗚呼公乎，如鬪虬之奕
起倉卒，血刃在旁，公不失則，叱咤如霆，震其狂悖，反勇下
堂，和顏已屈，如閉僭偽，諾為巢窟，執公而潰，急以為質。
上遑追救，萬馬馳突，痛傷役時，狂寇皆逸，鬨公臨流，號召
群賊，謂不濟渡，有如白日，下馬危坐，罵詬叫，骨血濺五步。
天地改色，惟公之壯，協輦同力，數萬之衆，抱不能北，淮水
洋洋，鑒此英特，頭璧碎地，尚皆可得。嗚呼公乎，是從艱難
屢見反側，雀鼠微命，多自愛惜，如公之死，未見髣髴，當與
古人，霸雪相追。我念初終，公無負國，國事累公，負痛何極。
樞公之家，上已優恤，公有諸孤，皆許紳笏，興言及此，泉

為感幽，俾陳豆觴，如見英物。尚享。

祭外姑文

鄭與石姻，自上世先，我遊甥室，垂三十年，纏綿之好，宜朝
夕然。夫人視我，視之不偏，我視夫人，視母無嫌。初我布衣，
半世蹇連，書生窮瘁，受萬目憐，惟吾夫人，遇我無猜，不為
其女，計飢念寒，賑捐齋大，學意彌堅，擯斥瑣梯，資我炭炯。
嗟嗟此意，今何所言。念自紳笏，驂遑累年，東嘉峻嶺，建鄭
長川，道途阻修，竟之未緣。我既庭從，定省臨安，夫人具無，
許以翩翩。中春之杪，拜于江干，來見其女，未災而歡，毋子
相謂，指秋未旋，十一朔暴下，何劣剩從，病亦良已，而命在天。

繼日伐夜，若扼其咽，爾娃三易，晃求可端，越歲辛未，一諾
弗宣，噎嗚肝脾，以就終天，修短之數，莫可控搏。夫人之死，
哭負痛冤，甫于在遠，肖問未前，病不時頹，死惟見棺，殊哉
此恨，可堆沛爪，豈必爭利，暫懸輞軒，尚須小宗，本以東還，
舊其鳥衣，承注遲遲，精爽未泯，爲我歆焉。尚享。

外姑吳室祭文

哀哀夫人，纔爲婕娘，莫女婦我，兄弟皆在旁，曰棺曰衾，曰歛
以殮，於吳氏川慈諄，報哀哀夫人，家為故鄉，諸郎大事，
罔能力當，曰姻曰賓，曰北曰同，僉集相視，我皆弗皇，仲冬
乙酉，日云最良，冀女歸哭，扶棺下堂，獨恐吏戮，在天一方。

霄戴之質，外孫孫續修修之忠，賈于中詩，惟我考妣，嘗仕
尚黃，焚進之念，且且不忘，儻因是緒，截途浦陽，新墳草木，
溪花幽芳，尚開墓下，金爐薦香。尚享。

祭韋且叟尚書文

嗚呼，士之在天壤間，名稱不足以載德，氣節不足以動人，
豈無聞述化，歲月而盡之者，是雖累百年，奚益。如公名稱，
如公氣節，身雖捲於九泉，亦當自有生氣，況已再見甲子
乎。人莫不慕，遠而我固不以為悲也。雖然，問其家則無一
區之宅，問其田則無百畝之地，問其堂則有九十歲之母。
建嗚，當寶方從朝廷，竭然奬之，此則可悲，亦須奉事公於

永嘉惠頒最厚。去年見公於金陵，話言最親。及行，公而來也。音問最速，而今復奠祭最晚，悲甚矣。嗚呼哀哉，尚饗。

樞密行府祭江神文

某被

旨宣慰閩陝，偕屬吏將佐，以五月初吉，侯渡于鎮江，惟神知輿圖之復還，書三光之再合，故風淨浪安，庶舟楫以佐行李者，亦神之事。解纤之先，謹遣某官再拜以告，尚享。

庚申歲焚黃祭文

某紹興七年以文林郎為樞密院編修官，品秩陞朝，明堂，勅恩封贈知　鼎皇考承事贈宣教郎，皇妣姚氏贈孺人。維

吾考妣不以某為愚，而命之學，積功累歲以成其業，躬柔學以濟其須，德不我負矣。而嗣承不肖，無弗衛護，方期延垂老，侍門庭，計日待養之時，乃困窮場屋，左顛右仆，歲三十二，布其衣，木鶩風矣。嗚呼，尚忍言哉。遂今進官既成，叨還禁地，回首慈容，皆在泉壤，雖僅躬持告牒，奉上君恩，秋為前爾，而又贈典得於丁巳，副黃焚於六甫，中間遷從往來參佐南北，實未皇暇。今復予告，嚴程迫於王命，遣伐展省，禮儀未備，誣遲後日之歸，中懷再卻之罷，亦尚休哉。尚享。

祭外舅姑文

維外舅姑之視婿，已子若也。以所愛女歸書生寒士，謂其後日或能振拔，則可以為富貴之地。外舅姑之懷此念，有遺恨矣。某拜舅於政和甲午，而哭於己未；其從容款密之數，賭摧傷痛割之悲，猶不足也。某忝紳笏於紹興壬子，姑則見之，至於戊午之冬，蒙　上親擢，自省戶為臺察言事官，越庚申叨塵禁班，而姑乃死於戊午之冬，是其前日以女歸書生之意，不及見而備矣。痛何窮哉。今也予告還鄉，焚黃先壠，道出衢陽，謹以薦奠哭于靈下，言有盡而悲無窮。嗚呼痛哉，尚享。

祭樓通奉文

嘗謂人之事年也，皆惡夭，然亦豈能必永，公壽踰八十，纔蒙稀，仁一也。恨人之仕宦也，皆愿窮然，亦豈能必達，公宦至三品，始終無玷，二也。恨人之有子也，皆惡不肖，然亦少能必賢，公子為二府，中外是賴，三也。恨人生得三也，恨反死其於身名之美，州里之光，亦休矣。雖然，公之子以奉親為職，而不以富貴利達為崇；公之心以山林為趣，而不以珪組紱冕為樂。故去年震于丐歸切至，　上止令奉金歲時德音，手嚴程之告，俾迎公以來，而公終弗肯至也。今年樊壽杞昂，五星出東方，正兩大夫崇護棐丞相請行，還日公遂為朝廷致頌於昔，茲中濃寶賜賚之恨，而嘗藥

不遠之痛頓開迺祺嗚呼黃龍之宴自雖久虛他日或直功名成就恢復之畫以中興名臣泯滅而拜於廟下則公之微恨可以盡釋而孝子茹荼之戚稍焉苟祿輒生像拘省穴一觴之奠寫悲無限拜遣斯文有淚零落尚享

宣諭祭江神文

某被 旨由江淑撫諭將士既事使川陝致以今月二十八日與一行官吏渡大江而西某嘗謂天子之命亦但行於朝也亦行乎幽則廷之事亦但百官受職也百神亦受其職夫安靜江流順濟舟楫此王今日之職也雖然某亦豈敢恃天子扶朝廷而不禹於王哉謹遣其官先一日再

拜焚香告於祠下惟王鑒之尚享

宣撫謁廟祭文

吾民奉牲牢祀神以求福輸貢賦養吏以求治神與吏同惠民者也某愚且陋 天子之命帥所部將猶士卒禦土因過鄙以牧此方者非曰能之竊有意焉視事之初駭謁祠下并告區區之心惟神鑒之尚享

祭胡宣撫文

惟公高文大筆時所推重凡檄然朝廷之上書皆公之筆蘇收為船器出獲諸將則三軍特倚成父母公而相依嗚呼哀哉此一時英將之士兵資文武之才 上折賞重之

為寶者也歲在壬戌見公河池對鶴丹必不足以比氣象類色之好季春之初背云有處曾不兼旬人也哭不憖遺之老嗚呼哀哉泰山之頹當池于婁馬不治之於其要也總帳之間泣者昧昧阿郎可憐而幼女僅離於抱我緣使貞在天一涯涕目持觴痛霄載之臨道嗚呼哀哉扁舟東下翁事已矣其留於此者數栽戰守之略其載以歸者資有紹志未成之業也嗚呼哀哉尚享

祈雨祭文

某五月十八日被 旨吏于此視事之初不雨者兼旬矣西方宿重兵勤建餉夏田已不苗而積吏與民何郵撤治

康廣所指秋成為命令也列日如焚風埃蝗蝝所播雖者後有夏田焦灼之漸吏猶衣冠而屈湯火伏自計料修身弭災為政弗悉未應處得罪于神靈如公因是以磬平素之不敏則此民何負哉神其齊澤之尚享

又

某伺蚓今神太南部以為歲殺者也先一日戶部以水旱蟲蝗之報樸部使者其方守之神而不祭為其平日享一方香火牲牢之素而不從於變其民祓然之也厚之何也盛大軍屯月斯賦會聚吏民業境內百神之休相多矣今年夏旱異常衆會中于山靈助王可禱而雨王有廟

焉貌其像於山之陽有龍焉湫其神於山之陰取湫求恭
邑禱之踰旬不報也豈使民之過惡酷烈雖神無所致其
力耶抑所謂神者須亦得名於偶爾也二者其未能辨也然
我初禱弗虔未嘗神意故甘澤嘉霔閟而未興亦不可得
而知也今宣撫使涓辰祓躍躬詣祠下遣官再酌靈湫而
奉之謹與神爲三日之約倘能如約相報惠雨盈尺則將
聿鼓吹餞歸之後至當修葺廟宇羅列羊豕上靈休於朝
而永修血饗若曰三日有未能約五日過五日雖雨非神
或云某守之神者
之賜也而神之祠自是衰矣某謹再拜以告尚享

祭胡忠烈文

維天設險連秦控蜀分疆中梁 馬南牧五路塵高所向
顛覆蜀不備備民魂默夜無與進閒勢將流棄公於是時
張膽明目呼吸豪傑變化神速橫截渭上如虎據谷一叙
晝出鬼兒夜哭帀長貽慣勒馬退縮迺營迺壘迺邑迺城
爲號爲令爲準爲繩旣作壯士俾吏而兵亦勸農夫俾教
而耕方圓四出尊大朝廷天道匠測物化難明敵不能困
而病可何逭名浩浩義張亭亭其所措畫貫可變更後人
蔑之亦足安寧 帝聞鼓鼙有詔若曰惟我虎臣足爲忠
烈其詩廟祀世享勿絕將士奉命涕泣自揭土木必興光
毙具款而序亏蔵巍棟中傑丹臒炳耀曾未累月我使治

尊椒漿清潔我使治頻羊豕羅列持此告成神其欣悅公
有賢季威名隱然 上方注委屏蔽西邊公之門下忠義
相傳節梲候牧寵貴綿延卑皆望選罔敢怨尤功名之後
又何保全公惠斯人雖老能言人之懷公今昔弗怨山邑
蓋祺庭花慕烟豚蹄香火永無愧焉尚享

祭樊宣幹文

某政和壬辰爲貢士見公辟廱學若而志修賢書生也紹
興辛酉使川陝見公南鄭官小而行潔賢令尹也既而某
負荷重責此身孤寄賫懷之助首以屬公相從而左再歲
於此謂可以固辟廱之稚償南鄭之勞却日揮戈少補東

隅之恨而公死矣嗚呼哀哉殯車在道聊致奠觴酒酬車
行萬事已矣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少保文

惟公器度宏廓儀貌英偉山西之氣發憂邊鄙錦裘繡帽
孟奇男子不矜不暴不貪不侈惟戒惟御惟德惟禮福善
之道謂天甚邇安享豈報尚期萬里如何難諶而數止此
數也在天非人所爲乃於人者公無少歉軍律簡嚴家訓
謹擬平生忠義君父知之節旄入覲上寄天垠視儀亞保
寵光而歸身困杉矣名當永垂秋風九泉無恨可齎載念
初終我則感動如奪手足安得無痛四川東門倚公爲重

不陵歟，賤有險歟，挫民歟，不攖兵歟，可用非求純公疏哉
皆中，我聞尊酒公與彼共靈，如有聞聽我以勉尚矣。

吳鴻道求錢葬親疏文

吳鴻道家七閩，知書能文，為貧而去鄉里，自前年聞二親俱亡，積留淺土，其家為貧而不能葬，鴻道日夜抱痛廢寐歟歸，又為貧而不能行。余雖甚憐之，亦又為貧而無以相振。故叙其事以告諸高義不貧者，雖然不敢自謂貧而以空言相惠也，聊以薄禮先見寸心。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十七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十五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較
裔孫鄭弘能梓

余彥誠墓誌銘

建陽初睦之還安余氏有諱鍾者，徙居婺之義烏，再世而生榮，榮生喜，喜生明，彥誠蓋明之季子，諱信，彥誠其字也。某嘗時遊義烏，邑流慶陂，見其旁有民田數千畝，比歲大旱，聞之邑人，則曰彥誠用家錢百萬，修塞堰瀦源水，遇旱歲，無高下彼我均沒之，鄉里霑足。予嘗嘆曰：余氏其昌矣，彼心如此，必有過人者。既而聞彥誠果好義輕財，折節下

士，汲為貨巨產，推視一鄉，率皆因低昂稍散，知予為取，而制其利，鄉人無不稱其長者。故紛爭鬬怨者得其一言，則得然以平。宣和庚子，青溪盜起，浙東西諸郡往往失守，彥誠紏率里豪，扞蔽鄉曲，有奇功。大帥上其名，補承信郎，綱青州准備差使，居官以廉謹聞。是時戎雲初復，人皆振皇。自得彥誠被綴往來幽薊間，常忽忽不樂，語其儕曰：情已測，而浸不為備，正猶狎虎豹而去其閑，咆吼之患亦在朝夕。益畀圖之，度無有能用其言者，遂解官求罷。既歸，則又語所親曰：時危矣，與其無益而死，曷若奉親教子以終餘日。當路交辟不應。紹興四年五月甲寅，以疾卒于寢

享年六十一彥誠為人倜儻尚氣雅好賓客至終日忘倦
宗族貧窶姻戚孤嫠知友流寓者斥帑廩之無不得所
事繼母尤孝家道肅睦內外無閒言晚嗜佛書論之實畧
不稍家旁寶林寺冠東南兵火後數年為墟彥誠嗚始施
財不惜時而還舊觀其餘津梁斷壞病涉之地靡不修舉
嘉其心志閑閑凡所為皆落落可喜某初與彥誠昧平
生因其開館舍延子弟迎予俾子瑛者為師禮意頻年不
衰一日過其門瑛率舍中後生數輩羅列執書質問義理
本秀穎不凡彥誠從容其間一話言皆有激勵教導之意
由是深得彥誠之用心遂為相知乙卯二月某日之官來

嘉公之孫汝拜叔齡相與至門而請曰先子卜葬有日壙
中之名竊願有託某非但義不得辭亦喜為彥誠撰述平
生之事悲而許之彥誠娶同里王氏生兩男子汝年承仕
郎遊公議就校尉叔齡右廸功郎和厚而通敏一女子適
士人許師顏孫男五人文煥文梓文炳文質文昌皆力學
之業自汝年而下其所成就異日當有可觀者王氏先十
有一年而卒彥誠以乙卯某月某甲子葬于寶林鄉蜀墅
原從王氏之藏也銘曰
富其宗又仁其里淑其身亦昌其子諸孫詵詵業以
書史猶俟耆年其壽而死命之書為彥誠銘者以此

外姑墓誌銘

浙江進士杜謹妻謝氏生女睟而謹死后四年謝攜其女
于逆故贈朝請郎何君々育之十年擇同邑士者梁子文
姆之今孤子石知彰之母夫人是也夫人生三男長曰知
彰次知柔知言女三人長適吳位鄭其次適士人鄭琰次
適承節郎何邦獻某頃聞石夫人用幹蠱棄筆硯夫人申
申恨之歎曰吾父業儒蚤死今吾夫學又廢奈何會朝請
公之子婺登上舍第夫人散慕感激謂知彰輩眉目皆秀
必可澤以仁義故力為求師友又以巽女見婦幾諸子稍
由從之遊於時石氏當大非豪門不婣人見以所愛女歸

寒士家貧姑嚴嘗撓意而事禮法皆不以為樂獨夫人
此心焉其後某雖忝竊科名可以少塞相貴重之意然知
彰方復不能卒業知柔出為伯父采之後為舉子者獨知
言一人而夫人死矣眷所不能泊也恐夫々人莊靚寡言
動有儀則凡婦道治內之美無一不備蓋以女子而知儒
學之貴其資性可知也紹興戊午三月來訪其女於臨安
六月甲子感微恙而卒七月甲子知言籍柩以歸十一月
甲子葬於邑之南溪園石夫人初葬不吉先以丙辰十月
甲子從南溪故夫人祔之夫人享年六十三方諸子嘗質
不遠之辰夫人顧謂其門々甥石氏名稱為甚嘗怡悉語

子不克參縣令安得一言而死使兄弟相勉念先業而思
奮庶幾吾不齊志而沒地也嗚呼覽寒泉勞苦之詠誦蓼
莪劬瘁之詩斯言可忘哉其既為之銘左朝散郎尚書吏
部員外郎黃珪書之左朝請大夫司封員外郎章𧨏題其
額俾知彰刻而藏之云銘曰

坦𡈼原與水泉兹為南溪之園兆斯還祔爰家苻氏
考妣藏之慶延緜

左中奉大夫致仕苻公神道碑

魯頃公之後有仕秦為苻璽令者以苻為氏傳漢唐五代
宋世可考建昌南豐之苻蓋今世之名族也左中奉大夫

致仕苻公是為南豐之賢公諱授字天啟曾大父倧大父
懷德皆隱德弗耀父明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公已
讀書自奮然慶喜之澤猶涵閟未發衆知其必有矣公生
果不群器度明爽洽聞彊記辭華如綺場屋老生然皆畏
之中元豐二年進士第調興國軍司理參軍丁母南康郡
夫人瞿氏憂服除調邵州邵陽縣主簿就移筠州上高縣
令終更入遠為彭州錄事參軍改京秩差欽州□源縣丁
金紫公憂服除知越州剡縣用年勞陞朝賜五品服秩滿
差通判龍州未行戶部辟主管在京左廂店宅務又通判
海州唐州提點西京崇福宮再提舉江南太平觀

州聖節恩轉朝議大夫賜三品服 上嗣歷覃恩轉
右中奉大夫遇郊恩封南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解
褐入仕歷五朝六十年而歸祿告老紹興乙卯某為溫州
判官公之子行中通守是邦決除耗政利斂難事而久許
歲灊屬志行修潔與一分巧宦詐條士竊議是必名教積
習所致者或以此南豐苻中奉子也中奉一生靜退雖不
與躁進者爭急流至其耿耿胸次貪則貪有不能折挺塞
是公居厚容為之於朝且使見宰相公曰竟庫何傷自媒
求進其傷實多終戶部官足不至時政之門建還與游羽
外以𥼶絢凡推判有汲之政雍奉新悅之實斷然不為不

公亦既回向老矣其由是群公之為人歲戊午某備員行
在所聞公之夫人湯氏前一年卒公已上章掛冠亟遣書
行中趣其母夫人之憂且使為備侍節哀善事中奉致期
頤養榮之養則孝子之心尚有餘樂越康東行中以黃州
返使君之狀為公乞神道碑矣讀其狀蓋已未十二月辛
卯以疾終于正寢庚申四月己酉已葬太平鄉石檔原合
湯夫人之兆悲哉公為人端莊清潔有信義無矜色丞歲
儲祿綠飾翰林揚繪願推重之有南豐居士詩十二卷平
居喫敝衣見於被服動靜之間自成一家嘗官號令簡嚴
而過繁必擬所至吏不敢退退則詛盡之乃已民間愛慕

咸父母懷之，其在上高，嘗與高安兩令分二邑之民爭於
境上，今猶以為美談。晚年志意蕭散，耳目聰明，對燈火讀
細字書。享年八十四。男五人：長建中，右承議郎、知信州貴
溪縣；次用中，嘗前恭大中，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行中，
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幼未名而夭。女二人：長適右
迪功郎、臨江軍清江縣尉辛奕邦；次適右奉議郎、通判韶
州上官閔，亦前卒。孫男十二人：懃、感、懇、想、悲，皆登仕郎；惪、
悳、恩、惠、恕、息、愬。孫女七人，皆幼。湯夫人，處士詳之女，有賢
行，與公齊年，歸符公甲子凡一周。大中、行中才嘗適用，久
疾，見不肯出，每歲時老人雍容堂上，二子帥諸婦孫子捧
觴上壽，庸間煒然，人皆指為偕老之慶。嗚呼！爵祿殖滋味
也，人所同嗜，公獨安義命，守澹泊，不為滋味所奪，而平生
所享比他人往往反為甚豐，彼有貪饕冒昧，足陷無厭之
域者，一失所嗜，并與所當得者失之，聞中奉之風，有愧矣。
某既知公為詳，而黄州之狀復緘以來，其可辭銘！

符氏德義，昔于南豐，有闕其耕，發之自公。公之文章，
以取科第，陶冶鍛鍊，亦傳永世。公之政事，克振厥職，
肯予詳明，為役之則。弗爭而進，弗取而保，留賞于考，
衆如公何。石榴之原，兆久寧矣，黄土蒼蒼，公則拖矣。
鑴彼金石，載此銘詩，維其邛人，實味欽之。

何氏孝妣墓表

建炎元年四月丁亥，將仕郎何君卒；明年正月己酉，葬于
邑之同義鄉長松塢。又明年某月甲子，君之夫人鄧氏卒，
以其年九月丙午，合葬長松之原。紹興十四年，其子槃致
書為某言曰：槃不孝，併失怙恃，屬時多艱，風波靡寧，僅於
鞍馬之隙，奉二柩葬於土，所謂彰遺德而傳後世者，未遑
及也。念遂湮沒，則罪逆之身，殞越難報，尚惟論撰世次，發
揚幽光，表於墓上，則無窮之恨，萬分可塞。鄉人劉友端謹
以請。允其為我圖之。某因念先府君閨狀有姑歸義烏何
氏，勤儉名御淑，克相其夫，而何氏以昌，即夫人也。夫人之賢，
蓋先公話父平日所相與稱道者，某其敢忘之？君諱某，字
某，終世為婺之義烏人。曾大父凝，大父祐，皆不仕；父某，亦
守將仕郎。將仕公生三男，君仲子也。幼子負逆學，蚤死，君
與伯兄奉承乃父，經畫其家。將仕公賦性豪毅，智度深遠，
而又奮志為生，君獨從容恭悟，得其懽心，以古人積累取
予之道，闢陳其旁，使貧窶受惠，孫婺得所。田園自饒，而州
里稱為長者。將仕公即世，君則以所以事父者事其兄，兄
謹遜順，發於至誠，相處六十年間，周旋曲折，如手足之不
相忤。既孝友著聞，門戶和氣藹然，故凡與君締結朋好者，
皆吾鄉之賢士也。其居在市溪曲水之間，騷人閒鍾門巷

然夫人鄭氏具肴醴延賓客君待以衎衎序款款安然
而廣名譽益和庚子盜起清溪朝廷分兵勦治鄭當所在
蟠結牢甚渠魁然上破賊之策東南平朝廷命褒以官人
咸謂禁之依賴其親當自此始不幸君與夫人死矣君享
年七十夫人七十皆以疾終于寢鄭爲金華大姓夫人之
懿德初歸吾宗凡君孝友之行終始無缺者皆其贊助之
力君爲人簡潔方正寡笑言平生不事進取而涉獵經傳
該道今古得其理義晩年尤好修塔廟治津梁樂施惠蓋
其與夫人冀設心在於化人爲善非因惑於禍福之說也
嗚呼世之作德者無留無報也哉余覽何氏自上世綿精

然將仕公三男子貴最力業而舉業不就君四男子宗炅
無皆先卒所存者獨渠爾乃能奮布衣取官今爲保義郎
磊落慷慨未可量孫男三人炘炌燦咸積學自進女一人
適進士陳阡孝友之澤至今未已是雖金石之傳不在壙
中而鄉里稱道自可傳於後世惟茲墓上之碑姑見渠之
孝思云爾某月某日乃立石爲銘曰
長松之原戊申之阡惟茲墳中無金石傳所傳後胄
鄉黨之言歲越甲子具此深銘長松生風朝雲暮烟
視我銘詩何千萬年

族嫂陳氏墓誌銘

其族有光諱濬字資深世居婺之金華故中散公諱叶之
孫故知錄公諱汝嘉之子宣和辛丑東南盜平某還自外
邑資深已丁世故人凋零破壞無家不孤資深之夫人方
卧病指其子琯筆爲某哭且言曰兄不幸枉禍之餘獨四
男子蔵以累叔僕詩書義理之言時開道之他日爲家爲
學僕立門戶護蔭前人之大痛所以友兄之誼篤矣某聞
而嘆曰嫂志如是資深之業其憂不昌乎自是琯與琚者
合志經營僑寓邑結力振起之而瓌與琦者未嘗一日不
以書卷自隨紹興壬子某既登進士第蒙 上委使十年
未得歸閩琯筆各專其業某第歸館聚書延士園池花木

庭幃昕溫夫人雍容其間若笑言某恤禮則起居康寧規範
勤儉中散公之家世風流如在也歲癸亥七月乙丑夫人
以疾卒明年甲子琯遣人走益昌以葬請余銘其曰夫人
之賢鄉里宗族能道之不銘可傳也至歲月次序則宜表
之金石夫人姓陳氏同郡贈中奉大夫諱郯臣之女享年
六十八男五人長曰瑞先卒次即琯琚瓌琦女六人長適
貢士陳栢次適進士張頖陳格陳正己陳惇陳岍孫男女
一十四人以甲子十月二十日葬保福山合于資深之塋
銘曰
於陽中馳義理其子家再昌若堂之封壤泉幾聚之

且長有紙銘詩，為琊萬里下巴江。

右承議郎致仕曹公墓誌

某族叔千之名士也，以女歸同郡曹君，君佐嘗怪君佐以田家改業為太學士，而士大夫之賢者樂與之遊，是必有道。識者曰，君佐之學，蓋其兄安雅公實畀之。安雅辛苦治生，生事理，則詩其父買書擇師教其弟，又教其子績習之，自屢改矣。政和丙申，某遊鄉校，績為同舍。明年績貢辟雍，又明年中上舍高選，自是名宦益振，而安雅教子功成，終其癸亥，公隨績宦益昌，越乙丑二月十九日卒。績奉喪歸葬如禮。前期以左朝奉議郎前知渠州流江縣事績抆泉之狀

乞血請銘，謚其可辭。公諱宏，字安雅，世為婺之金華人。曾祖光明，祖歡，父某，皆隱德不仕。安雅天性孝友，遇人誠信和易，喜慍不形於色，鄉黨欽愛之。君佐雖未第而死，然績已試之，諸孫相次進。茂穎者後自湖北漕司薦送，安雅知門戶儒學之風不衰，則圍棊飲酒，所在自得，方某世宦游四川也，請於朝以績省行，及行，肯留師從，常未嘗必紹興，領歸從老人問行止，至則安雅欣然隨之，謂所親曰閩夷險，擇遠近，非吾望子孫意。自入蜀過峽，陟棧，下馬，行步如飛，左右者趨之莫及。居益昌且二年，每相見必飲，飲卿曲，持盃笑語，盡醉而去。二日忽令績寄謝知友，治後事

鄭忠愍北山文集卷十六

膠西趙炭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箎梓

跋許右丞詩

近世家者，欽慕右族，好古人，其思坐山林而不及識，近見所爲義作爲公家詩，氣質中和，字畫端重，粹然不減親見也。此詩傳之後世，可以知右丞，而溫公之名，亦因以傳矣。

跋中散留題

元祐中某爲兒，聞伯祖中散嘗宰樂清，至大觀中叔父承議宰平陽，紹興五年某爲州縣吏，蓋三世仕宦於溫矣。六

年秋，時爲尚說，得石刻有中散書一十三字，遣人平陽尋之，則無矣。蓋公字畫益平陽經幽火，宜無存者。中散刻於義塾，雖百年猶新也。再寘於石，煩令樂清寅榜黎季公立於雲巖寺。

擬跋御書羊祜傳

紹興七年九月，宗祀明堂前二日，皇帝書晉羊祜傳，千四百二十九字，以賜臣某，臣既拜，且拜又賜，命良刻碑入石，藏之什襲，為私門世世之寶，復再拜而言曰：彼孫皓失德，虐擾吳氏，地險力悍，未易取也。惟祜持廣諸於晉制之德，如陽春煖日，行於積陰之山，和氣所被

皆不約而解，所以卒不得與長江不得限，而晉已亡何人
矣。皇帝陛下以威武鎮艱難之運，以仁孚中　祖宗之德
雖城中赤子，暫謂南北，而兼愛之心同一視也。拈書之外
豈但將相紛紜，爍然壁而已哉。垂休敷元，意蓋有在。顧臣
老矣，不足以對揚盛美，僕布宣德意，有如拈者出焉。陛
下奏干吳之策，于時臣當自山林間，捧持露布，稽首闕廷
躬上萬歲之觴。臣無任區區。

跋左達功所示李泰發詩卷

宣和丁酉，某以桑梓拜天台，左先生於金華。于時達功總
十歲許，侍在先生之旁，照人如玉筍。後二十二年，達功和

方以安而移稍未貴也，而材尤治，乃至是耶。既而由參政
以上詩見其稱道許與如此，知達功富貴不朽矣。

跋劉光遠所得詩

又越推隋唐稱名將者可百人，延安劉侯為一時之冠
矣。雖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威名勇快，勳業高下，又分
有他日好事君子玩其手筆墨之間，俟其辛自悉也。

跋了翁帖

了翁所篇記室，今予不及見而識也。紹興戊午，禮部試進
士，有以周易義奏名者，揭榜賢記室之子，予所羅而得者
也。又時揭屋留文彦而周易卷時議論，建既以與公行家

吳按以點綴，是為陳瑸氏。今識了翁帖，則陳氏之門界嚮久矣。

跋東坡帖

東坡先生之賢，天下所同仰也。退翁則又先生之所與賢
可知也。不及拜東坡而親其遺墨，不及親退翁而識其遠
孫，想高躅以猶存，挹餘芳而有感。余生雖晚，亦少慰矣。

跋張大夫景修詩卷

某少年時聞毗陵有先生，以詩名而不得見。即今卷中姓
名是也。宣和壬寅，識先生之子寺丞君於○南昌，又二十
年見先生之遺墨於小溪，玩筆力之遒勁，詠句法之中和，
澹然蘊仁，如對君子。平昔之心，亦少慰矣。

跋胡帖

資政胡丈筆諸，今時士大夫稱高者記錄之，不足論也。許
帖類皆氣味醇厚，議論詳審，所以待寮屬之意何溫與，想
其公視，故贊助其間者，計亦數數矣。

跋潘公達所示潘仲嚴詩卷

金華潘氏與予同鄉井，予賤學校，游從尤稚，仲嚴才氣之
豪，其詩之秀，不因今日詩卷而後詳也。然公達自東吳道
長沙，道紀三峽風濤之險，行李間關者萬里，而篋中仲嚴
三十八詩，與偕來無恙，珍藏愛護，所謂不忘。公達友朋之
誼，何如予晚所謂賢於人遠矣。　眇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擬策進士

問漢高之王蜀也子房佐之反掌而成帝業先主之王蜀也孔明佐之數載不能窺中原豈謂巴蜀地勢先主與漢高之時無異也孔明之才視子房亦為相遠也而又嘗稽訓練漢高不如先主之久懷輯底勤漢高不如先主之深天下之民謳吟而思者亦皆願異縣之化為漢也然久而不能成功者其義安在豈漢高與先主不可同日而語也抑亦彼此之時異不可以一槩論耶忠臣義士鑒古思今嘗有子房孔明之志欲扶助王室掃胡塵而取中原計將安出

又

問易與天地準未易可知雖然潔靜精微易教也重教者非聖人罔能若乃率教而學之其亦可論矣乎居觀象玩辭有疑於心者故今日敢與諸君講之巽風也如風行天上小畜山下有風蠱若此者非謂巽乎然諸卦有不以巽為風而曰木者何耶離火也如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有若此者非謂離乎然諸卦有不以離為火而曰電曰明者又何耶以至地中有水師地上有水比類以體之是坎則以水名象也然諸卦有不以坎為水而曰雲曰泉曰雨者又何耶作易者果有意耶偶自爾耶按卦求義不知如此類見於上下經者有幾諸君不謂精微為難言而略之否

又

問卦以二體成者五十有六餘皆重體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已聖人設象名卦重體之意皆寓乎其中獨於乾坤隱而不見曰天行地勢而已此其故何也於天行不曰乾於地勢則曰坤又何也坎曰習離曰兩雷曰洊艮曰兼巽曰隨兌曰麗豈是指名盡體抑有辨乎其無辨也謂無辨則可而不可相無而用否果有辨也則六者之義各安卦以對庶祛其惑

又

問伏羲氏始畫八卦神農氏重而為六十四文王分上下經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攷古學者之論也此五聖人也而易贊止曰易歷三聖何哉或曰重卦者大禹也如是則六聖人矣易贊何所據而三云耶謂禹無與於易可也果何據焉果何孫奭之言謂周公無與焉亦可也果何據寔子之言又象繫文王之所作歟抑亦夫子之所作歟謂文王作

□象與繫辭乃十翼之數，似亦□也。謂爲夫子，夫子不應□
賛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
焉而明吉凶。是□□於矣，非特如此。十翼之目，惟序卦、說
卦、雜卦無異論，而或以彖象分上下，或以文言分乾坤
十之數雖在，而所以爲十者異矣。將何所適乎。晉太康初
所得古人易，有上下經，而無彖象文言繫辭。漢藝文志列
於學官者，乃十二篇，又何哉。其所謂十二篇者，比今所傳
本同歟否也。諸君縉經有年矣，願聞至論，以袪其惑。

又

問。臯陶歌虞，奚斯頌魯，此班固兩都賦序論也。讀書論詩

竊有疑者。何則，歌虞之言，書可詳也。求之於詩，魯頌乃史
克所作，奚斯無與焉。固稱其頌魯，何所見耶。閟宮卒章有
曰，奚斯所作，豈泮宮以上三篇，則出於史克之手，其閟宮
一篇，乃公子之頌乎。信爲此說，則又有悖乎正俗之作。夫
固一世名儒也。其文章豈無所據，如謂賦靈光者，亦有奚
斯頌僖之言。或者過不在孟堅乎。又頌者所以美盛德之
形容，雖史克敢於魯作之，又何也。願併其告。

朝旨策吳援

問。將者國之輔也。將門英種，多在山西，不識所謂輔國家
者，止於攻城略地，却敵奏功而已耶，抑亦戢政□亂，猶有

□□安民之道也。□□□□□□則介胄之士，日□□
戰，或謂無事之時，安□將□□□士卒，簡練而汰老弱也
田而成績，飭禁徵章，廣漫之□體，信義綏遠之國，是數者
有爲輔國之要。恭惟治朝，上講好修睦，理場安靖，君輩稟
弓矢論者，群居論講，亦有及此者，願詳以告。

朝旨策楊庭

問。楊雄曰，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此言上下相資
施報，不可以偏廢也。漆身吞炭，結草銜環者，古書具載，不
使縷數。恭惟 主上御世之德，有如乾健，接物之溫，過於
春陽，中興不才之臣，爲國宣勞者，固自不淺。而天地父母

之恩，所以遇將帥者，亦渥矣。高官厚廩之外，推金帛，輟玩
好，賜田園，賜飲食，厚意無一不至者。宜諸將之鏤骨銘心，
以碎首捐軀自誓也。君將家之秀也。 上俾策□□文，又
將揚其紳箴，所以寵君門者，至矣。不識他日□官□之
圖，與乃父共報 上恩者，如何其心，願悉聞之，將告於朝。

□山文集卷之十七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獨坐偶書

焚香閒坐處、滯念掃無餘、世事尤宜靜、交情只可疎、舒伸當視蠖、遲沐戒如魚、暖甚一窗日、三冬宜讀書。

寄徐彥偲

郁城判袂十年餘、世路艱危跡頗孤、顧影不知天際雁、貫分芳轍中魚、危言空慕劉蕡策、痛哭難看賈誼書、一笑何時成破涕、為君揮手話區區。

和周希父季日雪

昊吹雲東旋、顛倒六花風飄逆、先呈瑞除消、故作寒懶遊、想季子高卧、媿袁安、出處君休問、長謠向酒闌。

和符倅上范相書雨

上詔纔頒為渙雲、臺得雨騷陽、吳明帝時大旱上于雲臺並得雨詔帝不登詩吹聞書獻王輔、〻對曰寒焱旨民下此水在山之象果得雨、三秋正此憂焦窘、菓室今共喜康哉、扇風青端有助、庾蓮水渌但知涼、東都豈是留裝地、公亦相從早趣裝、

送仲列王

六年我別都垂金、今日君行都再除、綠〻文壽當共取

憩歲月款分襟、為才已見名難掩、送別何辭酒滿斟、夢憶兩湖好風物、須頻著意細登臨、

送張仲仁教授

自從文墨困徒勞、欽仰先生絳帳高、豹閉可窺嗟礙管、牛雖未解見藏刀、笑言契闊生離恨、歲月侵尋逼鬢毛、金馬玉堂門戶敞、會須平步慰吾曹、

贈張叔靖

弱定求除自有天、豈須朦上賦蕎有千牛疾癖多憂、折、十駕徐行未必艱、再上公孫方見用、晏成賈誼既堪憐、弟令泊貯唐囊進、慷慨行親孟子前、

和吳庸吏吳江歲晚書懷

雪銷殘臘爭無塵、官柳溪梅欲試新、星爲晴移驚客夢、帝闕高敞除日辰、補天煉石曾無計、却日揮戈正在人、莫数兆貰念剛卯、酒杯書卷足相親、

早過烏龍嶺

烏龍嶺上萬峯齒、疑是羊腸九曲盤、山麓吐雲人世遠、松梢滴露客衣寒、驛馳寸祿息寧緩、難淚小園心未安、早顧事攻歎後古不須垂老抖衣冠、

憶梅

[illegible]打破[illegible]孫獨臨修竹龍驟

寒偏帶晚風香，清吟但喜花孤瘦，酬賞誰知樹老蒼。千里遠移無健步，一枝橫倚記東墻。

和友人書懷

君似冰壺徹底清，豈容隨衆詠叙耕。自慚才大難爲用，無奈詩窮益有名。禍此遺民緣俗吏，找回興業賴書生。欲煩盡挽天河水，一洗當年海上盟。

和方景南偶晴

閑暑知秋近，淮濱氣已清。風雷驚夜雨，鐘鼓報新晴。霧散槐庭畔，雲開耙關明。馬行朝路熟，人喜積陰傾。初爲方爭出，螢輝莫亂鳴。小窗偏得暖，更待晚涼生。

九月二十二日侍祠明堂口占

明廷可薜奏君王，祀事嚴稱肅建章。天拱星辰將日表，風回燈燭護龍光。侍祠官罪閑鳴玉，導駕班回散寶香。宣室受釐誰入對，爲時陳論莫荒唐。

和丘師悅二首

白菊

先予恐輸梅，羅邊想早開。素心甘冷淡，秀色背塵埃。眼老富情看，官閑吏不催。煩君助幽勝，小飾爲移來。

深夜

鼓鼙傳永漏，風露結新寒。小照金初冷，孤斟玉屢乾。感時方自歎，假寐故求安。且撥爐中火，清吟玩[illegible]肝。

希父刪定惠近詩一軸成四韻謝之

小研花藤字畫精，五言重喜見長城。主深斧鑿渾無迹，意靜波瀾轉覺平。湖上幽奇君勝賦，筆端蕪陋我堪驚。貪多獨有珍藏計，他日山間要眼明。

隋堤口占呈李公寔郎中

十年隄上草青青，今日重來春愛驚。載路壺漿皆再造，向人榆柳若平生。漸看葵藿得參永，頓銀河洗甲兵。鄧禹車前曾無事，幕中棊局夜燈明。

再用青字韻

黃旗分破柳楊青，旋屋穿林任不停。笑極老人翻欲泣，姑餘污吏好偷生。帳開縹緲傳新曲，酒賤諸翻醉老兵。與子相從亦云樂，袖鞭吟看遠山明。

和公寔早行二首

曉破重行李，窗燈尚半存。寒更停古驛，落月暗孤村。道遠尚勞形，勞神亂亂昏。高眠憶吾里，布被擁朝暾。

家子發中夜，小爐香半存。病驅愁瘦馬，殘夢憂前村。柳近和風飄，夢高望月昏。何所屋吾奏，竹屋對朝暾。

和樞密宿泗道中書事用存字韻二首

鐵彈發雲块，首君次長吏。分卯乞千里，桑麻催發村。返報

足白晝昧暮對黃昏客枕寒無夢尖吟街燈殘
老柳不多在故家寧復存風癡寧敗屋虎玩出下村天遠
楚山秀浪高淮月昏吟鞭破霜曉馬首待何收

己未十二月二日致齋惠照

壇殿夜漫漫臨祠惕禮官降神欣樂奏望瘞肅更闌雨意
垂簷黑風聲過竹寒曉庭人寂寂鳥鳥拾餘殘

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宿齋房中

籍所深嚴客過難過人鳥侵未須還簷遠暖日桃天瘦鳥
踏風枝竹影閑細細亂花新茗碗霏霏香霧小爐山滿庭
斜日無公吏秖似東陽田舍間

謹勝仲卿有斛寶檻成新句用韵和呈

寶函重鎖環金鈕册櫝雙盤帶錦斜長樂春風迎母后未
央和氣集皇家簾垂禁衛收黃繖檻罩天仙下玉花班退
分鑾猶在耳五絃歌舜未須誇[illegible]

初夏憶故園

四山木葉綠交加數架茅茨是我家窓隙微風入飛絮竹
邊清露落殘花得閑慵寐夢須好無句不斷詩可誇底事
年來紙沉汀只皆得沒髮毛華

道中執蔣呈子範寶文前便寄叔游也

[illegible]

葉已疎山柿紅馬侍賜閑韁不勝為知王命信常通功名
成處非人力到手先令玉盞空

馬上

承酒衝寒不滿腸日高猶幾馬蹄霜鳥依宿樹傍邊語梅
在遠林幽處香兩去泥移還未得求來書訊且都忘征途
一任如天遠不過歸時杳子真

初寒

邊城秋意老寒色到庭除雨久苔花暗風高柳葉疎異鄉
思骨肉多病喜分書尚是無歸計東陽故有居

仙人山寨至日

戍兵列野半空營偵騎嘉茂萬仞江山下不知傳鼓角天
邊所見引旌幟歲寒木落鳥穿屋書靜無垂雲連窓教羅
所營無一事偏勝催杓[illegible]餘紅

寒食偶書

楚鄉孤坐檢重扉寒食荒村[illegible]久門書[illegible]得心
開金竹世緣知臨流開米方終日[illegible]看梅花幾時欲上
高樓望吳越無邊煙雨正重重[illegible]

擬送楊帥

久戍思賢月中興入[illegible]
心[illegible]

娛蠡弓謹退師浩歌藏戰甲雅非習朝儀天近霜風几寰
深雨露滋告庭行有命祖載敢無詩壺意留金勒歌聲寄
五色明年秋秋賤釀酒約歸期

偶書

嶽風連日塞雲低庭樹清寒小雨飛芟底孤花無奈瘦墻
邊新笋不妨肥特迎賓客幾成佇撥遣文書似解圍卑賀
任時發尊酒故園松菊望人歸

送吳信叟

人生聚散只尋常特地閑情是異鄉夜話不知邊月落離
愁還似峽江長摶風有力須騰上守塞無能合退藏黃閣

有人如見問為言衰病憶東陽

偶書

午庭吏散日侵墀坐向春陽亦樂哉看蝶得香穿竹去等
鶯求友過花來三年客夢隨天遠萬里家書對酒開雖有
是非榮辱在其如方寸只如灰

晚春有感

櫻桃已熟酴醾放春去雖忙意尚遲葉底紅團珠照樹架
邊香瘦玉開花有書可讀嘗無暇對月方閑奈憶家始悟
渭城寒夜唱餅煖須是小生涯南唐[illegible]

寶信堂前杏花盛開置酒招同官以詩先之

晴光先已媚簾櫳炫晝那堪杏吐紅柳色半分高致外鳥
聲全在艷香中催科共惜錢初減種藝須聞麥已豐官府
吾儕亦云暇可來携榼對東風

四月二十日登烏毅山[illegible]

紅奴樓閣起江皋特地精神[illegible]城郭帶烟無十里舳
艫運過千艘[illegible]中官事[illegible]步日喜生依舊勞未到
張燈猶晚渡錦腰催拍送江[illegible]

悼王思中

風前不見玉壺冰追想叔然決欲横官小僅能離令尹家

貧只紙似君生涯沉毎見仁人勇惠愛常留長者名不負
銘詩并篆實千年松栢共佳聲

悼東陽許誠之父

此同令子棠膠庠知有德行厥後只開鄉塾懷雖善富壓
指氣節亦剛腸掩棺往事成千古刻石高文冠一鄉梅嶺
速墳松栢茂便看褒寵賁幽光

悼馮元通母夫人

去載湖山春雨霏阿參專為板輿歸相迎定約魚供饌入
府那知鶴對飛九子始終術懿德一門中外被餘輝送
不歸東向客雨望高原淚落衣

悼句龍府君

自古英豪在釣耕，先生傳後豈其卿。筆端不合窮天巧，名下須還缺勢榮。已見春風移世變，所留賢子是家禁。細吟絮甲梅邊句，何恨九原青草生。

悼方公吳母夫人

太博先生志行全，夫人內助實稱賢。寡居勤儉五千日，享福安榮九十年。已作芝蘭綿後裔，却將金玉閟深泉。如全上義宗家未久，月卿手自栽松柏。遠寄哀辭為慘然。仁詩請

北山文集卷十八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十九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曾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長沙道中

微雨過雲春半泥，晚風留雪柳偏寒。一身扶病方為客，馬上哦詩獨自寬。

宿撞抗劉家店

隨逢老馬踏深泥，投宿村坊燈火微。休問客衣何似冷，牀前猶有雪花飛。

趙知監惠牡丹二首

太守分花春滿盤，謂從御苑剪來看。恩寬罪大方流落，敢伸眉向牡丹。

遠衛嵐霧香如故，再殹春陽色轉紅。親手滿餅添淨水，一時四獻梵王宮。

法會堂前消葡一架，每晨日至其上，鄉人輒報飯具。感而為此。

竈下釜聲成朵粽，階前日影上蒲萄。頑僮不用催人飯，每食焉知媿爾曹。

拭叨本覺院以也抒兵，住持舜長老，於前山松竹深處結草菴居之，求詩，擬而不與。

咫尺樓臺是上方，問師何事此中忝。辭煩留我隨緣好，不
欠中庭一炷香。

即事二首

微涼可愛是薰風，嶺外風行雨中。溽暑四圍如甑釜，不
妨燕得荔枝紅。

又

雨和山色得能好，風攪梅花篩樸香。本是吳儂歸不早，青
鞋天遣遍諸方。

茉莉

真香入玉初無夜，香欲尋人玉始開。不是滿枝生綠葉，端
只恐作嶺頭梅。

久雨

門前芳綠路無蹤，窗下芹芽雲滿樓。況是幽人本多懶，飲
宂小社一尊依。後之有幽人本多暇更幽一尊寄之句

四月間讀杜牧之荷葉詩一時四首作兩風之句字
擬為立春絶。

水霽將東度窮冬，昨夜陽和始用工。多少柳條知此意，一
時開眼望東風。

雪中偶書

大日山頭嶽雪飛，人生悲樂自隨宜。地食鶉感黎無宋[illegible]

溼孤燈傳夜歸。

用立春韻和貴集周道人

萬金家信隔秋來，欲往誰能化鳥去。還客何為未變死，直
緣君有古人風。

即事五首

娟娟好是叢前竹，爭綠相依向曉晴。萬葉忽驚風不定，都
翻宿雨下清池。

窓外斜陽弄晚晴，除隙是在小窓西。其言無酒堪供醉，花
氣熏人已欲迷。

雨西樓閑受午暑，傍砌蒲葡生暮涼。我作嫩居無去憶，二
分新綠亦難忘。

古寺孤雲除寒齋，落葉中消愁。誰是酒，無素酒尊空。

日暮鳥雀瞑空庭，風雨悲方知古今處同寄老枝。

馬伏波背征蠻操鞍翼鑠時年六十一，陸鴻漸景陵
人，蚤年事比丘，後始改業為儒。今復州東門外小寺
斷碑猶言是鴻漸當時受業院也。予去年紫恩謫桂
陽，正年六十一。今徙復州，嘗訪鴻漸之遺蹤，戲成絶一
去年寥落征鞍急，翼鑠殊非馬伏波。今見有緣希陸羽，暮
途求佛又如何。

鴻漸復從鷹中有詩云不羨黃金盞，不羨白玉杯。

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長江水，曾向章
華亭下來。予自章臺謫廣右，荊渚開延尉，皆自良愛
竊賦小詩。
自訟，緣因深負罪，不須醉尉苦相催，有如陸羽須驚羨，我
向章華亭下來。

栽竹種紅蕉後數日，風雨不見，賦小詩
瘦竹犯寒扶直節，花蕉垂老抱丹心，小園半月兩風雨，猶
背相望空苦吟。

贈傳神者
我向無中生出妄，君從妄裏卻求真，蒭蕘可畫雖依本，所

睹知君畫不親。

睡起
雨過雲深竹屋低，老人睡起亦多時，風飄嫩竹從篸入，示
挽竹梢題小詩。

數日相識多以荔子分惠，荔子雨久而酸，予方絕糧
日買米而炊，戲成二十八言。
窮居無米接薪粱，豹龍相先送荔枝，安得僊人煉丹竈，試
將紅玉甑中炊。

梅花
幾泉水聖向劉又球，作方壺不帶瑕，要把露華和月貯，將

歸寄室浸梅花。
廣人謂取素馨半開者，囊置卧榻間，終夜有香，用之果然。
素馨玉潔小窗前，采采輕花置枕邊，夢繞夢回何所似，深
風慢火養龍涎。

良弼以予生朝將至，以古賦一首為壽，作三絕與之，
勉其省慈念咎當在念親之先。
乾坤高厚受無偏，雖大其如未許憐，莫向歲時加念我，共
須憂畏補前愆。
五月榴花照午時，三年知汝憶親聞，小箋寫賦隨香到，信
是今年已歲饑。

孔燕飛飛竹色深，阿槐嬌賀想同斟，要知此日婦姑意，便
是南方子父心。

鄉人買放鷓鴣詞，有言問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
名為鷓鴣，前日相識惠野雞一籠，云骨脆而美，移之
良妣，視之則鷓鴣也，使庖人具烹食，作小詩述之。串
腸腹亢須一守，漿杯美那敢嘗其腴，厨人不用催煙火，已
學羅池放鷓鴣。

老翁真箇似兒童，見汲井埋盆作小池，還之句也。去歲
用此格為小詩云，半區芳屋豪雜無地，容旋作小
池，種有菜頭翻，畢畢老翁跨躪似兒，見鄰家收之

石方盈尺借可容水三升置小魚其間終日翫之不

厭復借退之全句成一絕

誰鑿紫石便如斗我貯清泉汗作池恭待小魚終日看老

翁真箇似童兒

無兎而用雞毛無直幹而用柤竹是二者故封則

難得其近有工以羊毛易雞以松梢當竹筆既勁利

而管尤可喜為賦四絕句

小縷松梢作管城蒼枯鮮瘦不妨輕快隨醉客翻翻處尚

帶山頭風雨聲

老根先入遠煙膠更取纖枝束細毫再作一家香氣聚尖

人研弄亦風騷

何用生花曾入夢豈如大冊要如椽豈應便冠湘東品班

竹容渠作比肩（梁元帝為湘東王筆有三品金管銀管斑竹管）

不因裁製巧相規柯葉風霜未改移今抱寸心何所用助

君多寫歲寒詩

題異香花俗呼指甲花

小比木犀無醞藉輕黃碎蘂亂交加邦人不解聽誰說一

地稱為指甲花

立之惠生花數穗類藤蔓開花微黃四出蘂如半米

肥而綠朶鬱圓而不銳十花百蘂其下不四五葉

不如其香之異也累九則大率以味如木樨而酷

烈過之三二日後清芬滿室凡平時茉莉素馨所不

及花於枝杪自窮秋至深冬未已嗚呼指甲之名陋

矣求之於花亦不類豈定名之始或者無以付之耶

將山鄉習鄙而莫之覺耶抑有所囓而今不能傳也有

一於此皆花之不幸竊易其名為異香賦于詩後

初寒

初寒未便成寒色好似春時天氣陰手把菊花無一語晚

風時與做霜心

菊花

宮染黃金一樣圓風來香在短籬邊雖然不耐持杯賞未

與癡人當賭錢（貫休來成見此花陸龜蒙正為金錢花也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

花賭）

夜寒

颯颯風吹屋上茅夜寒都在早梅梢明朝會取東窗暖又

有羲經暖一爻

與午不至夜

效尋村酒不濃最欲少愁多酒易供燈下一身家萬里今

年除夕是三冬

所居苦多鼠近得一猫子畜之雖未能捕而鼠只斂迹
嫩白輕班尚帶癡縱身捉尾未成威已知穴內兩端者低
囂餘藏少退肥

就寢

夜坐簷顏得酒紅困來頭重觸屛風徑趨布枕燈花落身
在春寒細雨中

虩虎捕蠅壁間極輕利砌下蝸牛究轉滿中不勝其
鈍許衡名以蠅虎為虩

窓牖回旋備虩虎塔前遲鈍念蝸牛靜中物理曾觀妙一
歎世間堪白頭

辛未中春過極熱流汗蒸而風雨如深秋

起來忘了對朝曦蒸而如秋意轉遲信是嶺南秋未不
雨餘菊花香嬌節了了有春半如秋意轉遲
及楊葉滿庭落亂帶之句

無題

雨出翁失高秋了城開花香入燕巢恐酒盡盡來君力薄
化作心木不知

偶思

道侍小閑紫茉莉香生紫色茫茫來門多壅容
今猶似傳家

蒲賓中從大雨跌蠹毆關諸僮聚食笑語為賦一絕

建德收屋方傾雨畫壁空囊正念飢暫見炊煙多笑語可
憐僮僕太無知

高補之十月旦生朝一絕 高藏賦得教官

明光覽賦為終篇政恐前身是漢賢何似高門耕孤矢漢
家此日恰新年

戴簡文浩然詩成不往也

臨賀山泉清似政公廚釀酒色如泉因山相望雖千里豈
是江頭無便船

至夜手編集經史專音

送紙迎神各就醮病奴雖與白關門暫收古劄書千字靜
對寒燈酒一樽

至日

寒風已足識新陽耶夜千林不禁霜七日欲知天道復大
三先看土圭長

寄室中焚去莽降真香

村落家庭半邊到門猶未識人家終朝靜坐無相還慢
火自香到了針

偶書

落花無夜雨孫坐城春愁黑白錯供愁誰能為我悲人白
詩裁酒知識自然傷

汴宮出示盛作一編，并諸父還之集一冊，作二十八
字先還其編。
葚蔕殘膏濃復淡，筆生春意醉而涵。愁時俳伐還之集，須
信芝蘭別有根。
廣中皆提樹，取其葉，用水浸之，葉肉盡潰，而脉理猶
存，綃穀不足為其輕也。土人作如蓮花畀之，號菩提
燈，見而戲為此絶。
初疑雲母光相射，又似秋蟬翼不枯。都墨有燈千佛供，菩
提葉巧一孤燈。
九六編成，考左氏所載掛象，以近世占法合之，得絶一

靜坐羲規三易古，焚香警布六爻靈。反身修德前賢意，莫
把窮通扣杳冥。
封州極少酴醾，近得數藁，度小如紙花，而清芬異常。
小蠻和雨送酴醾，瘦怯東風玉糝稀。堂是書窓少培埴，大
都香尽不須肥。
無題
池塘行處煙迷柳，簾幕陰中雨過山。燕子不知春有恨，銜
將花片入梁間。
傳推官勸農七絶句，擬和其五
晞因官事出郊坰，更向春時得好晴。山鳥自應知客意，不
須相答苦飛鳴。
右出郭
一搖天邊兩角雲，嶺頭都見嶺南春。莫嫌小魯東山意，様
是了來平地人。
右登嶺
迷蒿深處有人家，户外蛛絲網露華。數樹芭蕉乾未得，長
官親自見生涯。
右山家
老人聽贊勸農章，扶杖欣然意未長。住頗門前少呼喚，自
然工力到耕桑。

右田父
五馬蕭蕭不醉歸，紙從所颭旌旗。今朝故為勸農出，未
與諸君泛酒池。
右勸農回
南方紫笑，粗葉大花，人稱其香，予但聞其如酒酸醒
酸，有酷烈逼人之氣。戲為二十八字記之。
紫笑花香非所好，人言香勝亦予欺。初疑兩者東南偏，又
似微生乞得時。
即事
小徑深來穿竹入，半宮到枕書眠。爲呼人笑荔枝熟，如

此封州已二年。

子種和道者衆古詩後遠一絕。

蒼璧方斷白鹿皮瑕瑶更以木瓜詩從來特得吟詩戒此是懸豹破成昨以白鹿皮蕈蒼璧以察而不大判也自見西溪叢

牕前種小梅樹今年未著花但春來緑陰亂成每過之必徘細注視蕤葉開或青圓如豆也戊二十八言

水邊移得竹邊栽樹小條新花未開緑葉參差須細看尚疑低處有青梅。

早春

雨過花梢些子濕曉來窓下雲時寒江鄉此際春猶斬長

是味梅帶雪香。

壬申在封州今亡迎雨至元宵不止城中凡卓没街石人家僅此亦也

山城泥濘乘人家雨歇泥絲更似麻元夜何妨燈數點汗來分免有蓮花。

曲亭遠望

酴醾如玉在新條風肅朝陽宿霧消候聽不知花有無清寒惟覺夢無聊。

草察書事

爭巢野鵲渠木枝得友黃雀栖柳條鄒史老夫供一笑卜

化爲烏亦勞心。

無題

郁邑幾將隨雨暗蕉心開處向人開簡中覓得無詩句滯思如膠索不來。

早春有感

帶煙郁邑陰晴好趁暖花苞日夜肥有宅一區園十畝不知天遣幾時歸杜老有天遣幾時歸之句

竹間見雙蝶

東山桃李錦成堆粉翅飛飛又卻回向此相隨穿緑竹須知端爲道人來。

秋思

曉來竹榻爽將秉雨後又還黃葉添秋色庭前容不盡薦風蕭颯過疎簾。

從姪兄弟赴省同試作二十八言送之

丹桂亭亭五十尺共持玉斧取來看從前知有姜肱被草怕早春天上寒。

風竹

蕭然風竹亂猗猗孤立梅花竹四圍宮女回旋翻翠袖中間玉壁是真妃。

假山

興山間自王孫翠，秋意亦到假山中。峯間雨閑窗隈入洞
寒雲與小爐通。

秋雨還涼

數日窓無睡，竹影煙中長有鳥絲飛。不知小雨催時節，但
覺朝來欠挾衣。

雜興二首

頻婆隨我泛江湖，更到南方一物無。前世只餘孤嶼鳥，好
看耶有丈人烏。皆以孤嶼鳥與公孫剌蹵退之詩也。身之影為頻婆，見華嚴經。
村眉向人雖是瘦，寒梅於我未全疎。山齋獨酌已半醉，自
看小童尋晚蔬。

梅

默坐觀書久不言，爲梅牽我到詩邊。月明孤影瘦如畫，曉
起數枝清欲仙。

醉觀了權家兩姬舞

綵雲裝束綾金穴，衆袖翩躚玉一團。自是屋深燈燭入，不
應簾裏有花飛。羅浮詩，舞雪佳人巳一團。

僮方摘茶知予晝寢擬摘以待呼而成之

頭童未穩老夫眠，客至如今我欲眠。汝但閉門推客去，破
茶不礙夢魂圓。

雜興

不似張翁作豨肥，衰顏白髮故依稀。從來絡日爲瑕負，帶
看微風過竹枝。

薔薇

一架薔薇四面垂，花工不苦費胭脂。淡紅點染輕隨粉，絕
編幽香清客知。

傳經幹以所業一編出示戲贈一絕

萬里一身同影到，行餘無物與俱來。箧中祭富人休怪，新
得明珠十一枚。所惠詩文大小十一篇。

偶題窓閒

一錫山行豈是僧，霸陵要自莫呵依。蒙恩君從知輕重，曾

䒭坤縱六十州。

飯後以水噀蟻時予有華嚴日課

蟻子紛紛滿地旋，豈知鍋釜久無煙。贈渠一滴華嚴水，好
去生他忉利天。

元信自滑州遣朋尋以明微水壺名酒作二十八言謝之

足翁明微一虛無，卷乾江心秋月孤。自舊相從杯酒裏，豈
惟今日見水壺。

孫丈以酴醾奉太守贈二絕予戲用其韻

玉笛曉寒梅片舞，詩可更將春事付。叢然璀璨開東風，未
足小軒清絕處。

墻裏一區誰氏宅無墻不作天桃色單條包[illegible]和花[illegible]
香傍與新詩力、

翌日趙守轉以酴醾惠予用前韻謝之

僕架新醾香未露先得一枝天所付既得攜持不等心賦
猶轉施愚豹處、
惜露擅心嫌粉白數花放作雪兒圖中不為客分春使
君行亦分春力、

擬為陳亭之謝

肯為酴醾頻好句、、成貴賦就、明年公對紫薇花欲
得此事無[illegible]愛處、

酴醾、、作酴醾句自得新詩貴為子花亂已是戴恩光更
發露無[illegible]力、

蒜谷

雕巧春風手[illegible]乗手春無巧是天垂物鳴近似見東葉村
時全無每杏花[illegible]
木崇議香花、

宮也內蓮

芬陀利出於也上妙香熏我之生陰月明風細愈添憐藏
恐下有威光藏[illegible]
[illegible]

杜門

柴門常閉甚須開謝可張羅亦陋哉閑聽竹間幽鳥語絕
勝門外俗人來、

癸酉年梅花開已踰月而窓外黃菊方爛然

江梅久矣報金鈴籬菊傲然方鑄金嶺外四時惟一氣雜
分冬霧與秋陰、

長春花紅俗謂月々者是也

小藥頻頻包碎綺嫩紅日日駐朝霞氣溫已是如三月更
向亭前推落花、

五更霜寒擁被不寐

酒憑孤枕聊成寐寒入霜鐘更覺清戶外只知居士睡那
知秋然念平生、

枕上

一兩開團風曲山篆爐灰合楮無煙霜鐘不管春陰逼帶
到寒窗客夢邊、

北山文集卷十九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二十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校

裔孫鄭弘能梓

答唐德餘

某再拜。德門君子，蘊藉不凡，老身何幸，獲忝姻契。頃辱蹤跡過上，相從未款，學勤義實，難盡得久在眼中，而溫潤之姿，已一見不可忘矣。別後寤寐眷眷之誠，無時暫輟，相隔未及奉一字爲問，已爲季賢所先，甚慰。所示書喻，何嘗從容以說中抱懇悃，惟有頌歎耳。

又

某再拜。中間所辱教，乃和中後來附到，詢盛皇則還矣，無緣即報，尤切媿負。某永嘉閑尚在一年外，所幸時事苟安，五穀皆稔，熟飲飽食，散州縣文墨之勞，爲田舍讀書之樂，宜兆所致。德餘妙年好學，其氣味又自積習名教中來，加意不已，未可量也。惟自愛而已。

與戴端甫

某頓首端甫司法。某四月二十五日曾託令兄附問，計已呈達。自後老妻卧病，度夏以來，呻吟藥藥，及秋纔定，四首有記不與故人通音者，今忽半年，可量傾倒。邇辰秋序漸涼，不審尊候何似，伏惟學古入官，每事加意，職業修舉，有

神相之動靜之福，不俟占而知也。皆錄士上少尉文湖之庇，坐荷歲月。今年鄉里比與時韶之稔歲，貧者運無饑粜之憂，第閑坐之久，其他用度窘匱可笑，公當不復念此也。嘗川官況如何，對者之居所在皆樂，林者之奉必如意，老人當甚安之。朱文叔數辭吾書，爭留遂爲浦江馬子經婿，昨日得書，尤甚勸告成迎娶，近婚同家人董歸妻家，嘗與子韶得數日款也。時事久□，□氣似亦宗净。端甫才器高遠，法令小書嘗亦很□，今在州郡間，如良馬駒，不必多行，但其斷然顧盼人，至益嘉然，凡馬視矣。獨老者愧然瘵坐，阻遠良朋，無由游之益，縣氣盈於面目，何當一見清

風流此懷抱也。有便過還鄉，不惜時賜警論，庶庶相忘。雖令時風俗所尚，然敢篤古道，故以望於吾友。此外唯加愛而已。

答蔣茂先

某再拜。去冬鶯奉，東深款爲慰。淨退事之客，途風雪異常，不遂初意，愧然抱不臨□之恨。還家惆然，作似亦悵觀故，知其無他，不復奉一紙。別後安問寂介之來，□以續書勤。慈斯三，深媿簡缺之罪，而懶惰閑界如此也。□上未見，西既臨書，但有傾倒。

答湯叔倚

某惡坐山林懶放自便有親故如叔侍僕仰難動而踰年不奉一紙之問寘寘何年子韶来肯被絨菊歸情委曲和氣時然深所愧感子韶覲迎抵吾鄉為十日款備聞左右勤敬奉公清潤如玉同僚傾仰郡人受賜殊增氣也拱挹一居每事如舊今年時雨順成淖糜粗給門無債家可以踰年不出猶是春時一到令兄龍圖門下叔悉常相見也其他百無可言但得時事按書有方體場無警田園問安與讀書志願侄足每書賜以假借不情之語非所望於叔侍宜深照之自餘惟有祝禱

與王元渤舍人

某頃肯丹徉某奇屯聊落坐場屋二十年之間先生振拔出之去年賜以温須與以至論相與之意厚矣其後避鬧玩官乃見新去翻手[illegible]知師席所在前日子韶純來邊此共遣起居乃承下喻[illegible]懷悠然大慰夙夜瞻望之勤君子之用舍係乎時時之[illegible]係乎天中興之治天其相之則用令行藏可定論也其間門百措寧禮不給海邦官寄[illegible]年日月役使男無教授童家以資歲計此外無他技能[illegible]不敢以累知己者區區此懷知察

與徐彥思

某頃背彥思知軍朝奉中間曾以蠟紙表記未知浮沉遊

見所惠右季平書當已呈達仍聞於此之沈公政已明即遂之官暫還仙里神明共相尊候動止為福妹壻傾渴也以彥思才力而行於私情交勝忌嫉妨功之時有所擬蹶諸者此固其理要之君子之道久乃光明爾如聞同季平之言與浦江方氏為親甚書甚喜遠路方報吾儕白髮如許尋如不討者諒亦所樂得一賢婦承家奉祀他時林間閒老相助為喜如吾胡安敢不為哉其自叨冒後兒女長大日前用度亦復增廣非無以為計去年還自行朝不免且作書會以待歲闕年與兄相若矣於末流中得一官又習事不慣未必能如今人俛仰仕宦也近抵浦江隨動

靜之詳問得附致保吉之語自餘有懷唯面可究未知當在何日也臨書增情而已

與袁才老

某今日前上才老奉議啓日少欠侍每欲[illegible]未得一見之後非但頃挫無聊而[illegible]故[illegible]也[illegible]出[illegible]以[illegible]常如前中無非不念與時傾蓋不[illegible]而來[illegible]江[illegible]無其廣口紀任來之便[illegible]從探伺動息近抵浦江如聞從中所此想此省性別後[illegible]德契天行己無愧神明保贊尊候動止萬福且奇乘餘生偶叨倖勞得官水嘉坐於此閒[illegible]心以故不[illegible]以請可[illegible]十[illegible]今誰身[illegible]得不能十五去

嵗朝集僧置局其間凡吾人笑歌嬉火之地盡為兎絲之
場遺址依然每一過之尚如小閣夜半望友人未至之時
也其如傾想何弟寓邑中更須旬日始望一含無緣參謁
聆誨增情而已或尚從容賡口此後當圖求見區區有懷
非面莫既自餘唯祝保練前途珠瓏

與林材茂

某啓曰頓首林茂知丞奉牘某鄉關朋友談藉藉故願一
見近抵邑下遂披風度洒然如見冰玉所恨館寓覯會日
與俗事應接未暇款叩至論此意併與傾蓋之私顧足之
禮抱以歸耳別後冬深或寒伏惟信道益堅德政彌著有

神相之尊候萬福某敝舍於門如昨無可言者邑事施行
當然有次序更須委曲諸論力免可畏之民不為惡衆緻
冬者君子為善之產他日行之天下者如此而已使車或
暇議事趨郡當近我里無惜罪見則此西區區臨紹之懷自
餘更冀善調眠食

答吳鳴道

某頓首再拜適承賜過蕪拜長牋之寵偶出錯迎蔽不遠
愧感增懷小人宗薄無堪見所勸棄何以紫此伏承二親
在殯客寓遠鄉無窮之感見於新篇竹深言切讀之感物
悲泣不知所措而又將復委置求道於集賢哲於讀深慨

余言之未當也昔有寒女與富家為鄰同夜績穴其壁當
家問之對曰貧無火不能夜績願借隙間餘光為一縷也
使富人許之後世稱寒之士多誤此為求裕之資某嘗戲
論此事夫寒女之借光幸其與富人鄰爾故壁外燈燭之
餘可以相及爲一與車胤孫康鄰墻而奠其餘光不亦難
乎今日待左右之言正如車孫二公之家夜為壁外寒女
所隙雖有相憐之意不敢自惜隙光然螢雪自照不暇安
能相救也耶某家故貧在鄉民如南巷之阮艱難險苦凜
泊流轉自記識人事後今且四十年矣年來雖得紳紛而
五竊相循不使諂事權貴動取憎嫉闔門百指米鹽不具

則論文講學教授生徒以待海邦之闕在鄉曲間正賴為
議者所憐不意左右之過聽也左右高才力學其人不為
不賢求財與親其事不為不美以某素嘗貧賤於窮乏
味不為不知書冊上高誼古人其所樂措不為不識然敢
戴燈舍隙恩想寒女之時誠以點螢自照壁無餘光可以
少助夜績之勤來書以元振竟夫之事見教豈所敢當然
某宗黨與朋友論之量卿輩幸而得所遺爾脫或赴想之
時元振家書未至竟夫船無參錢不知何以取之以此知
士之求人人之為義皆必在其可也觀左右詠氣慷慨知
度不凡當自一言可以貴顯嘆嘆為說者誠以盡辱盛禮

進退不皇，庶幾吐實之言，可以少贖不敏之罪，爾尚逸而見并叔此懷，皇恐皇恐。

答張子韶

某頓首再拜子韶狀元。去歲季秋之別，忽忽數月，因循多故，雜以慵懶，所以書記曠廢許久。四月間，德起寄到三月二十五日所惠教誨，佩領雅貺，深自媿感。竊承變歲以來，尊候動止萬福，直道勁情，竟不容於當路，一父罷去，扁舟江湖，想其胸中浩然，無得而屈折之，可勝快哉。子韶之學，為道也，非為仕也，道之行不行，在時而不在我，聽之而已。某官期猶半年，近得與交代通書，平時亦自顧寡合愚鈍，

雖此叨冒，不敢全為仕宦計，如向來江下布襪草鞋之事，當自不廢，邇來又見吾子韶關事如此，前日於家旁益樹桑，種菜浚池糞田，作老農家活，庶幾下勒步相發時，亦便可指窺而來。季文久不得書，恐之不忘，渠到會稽，又不知作何應對也。同舍中獨聞子野不幸，藏因衝死於湖，人生信如泡幻，可傷可傷。向江常通問，季使中幅紙之教，不能無望於左右，中律鴉鶩等，有餘雖亦珍襲。

與凌季文

某頓首再拜季文推官，比得子韶三月二十五日書，中具道動止，殊以為慰。書後今又兩月，恐惟起聚已遂

以宮視事之餘，神相吉履，尊候萬福。教箚之及，猶是去秋後來，杳不通問，計亦事緒冗併，不應相棄，不久相忘之，易也。公雖作撫州郡之縣，然會稽人情，當已相安，諸事悉見條理否。子韶與用恩不相能而去，何以至是也，子韶韶仕路可畏，不是吾輩出頭時甚，令人煩惱。某官期尚半年，自得渠此書，益樹桑種菜，整葺書舍，辦為方拙容身之地。季文以謂如何。向來見子韶，談道舊將同官之賢，不容口云，相處極歡，計季文到彼，自當有佳況也。法慧同舍獨子野國衡不幸，痛傷何已。同年數相通問者，為雖彥柔，今在何許，已赴江陰否。時向大暑，唯幾愚令保綏，行聞峻召。

與許守章尚書

某竊恐判府龍學尚書，非但今日致仕杖家，為一世所仰當，知未良之時，氣象固已廓廓萬里矣。然平昔身臨州縣，編閩人，計與時賢否，不可欺，慈計門下必興闕華要人之述，其何人乃得斂衽事為下，執之左右之，且禁且懼，惟天對今公扶披虎，使其行，為方拙之愚，不至即以瘵曠自取辜也。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一歲更衰，麻縈退伏，身荷之福，大人行之，相公先生，論道經邦，功參造化，同寅協恭，和以及庶生，今茲

今辰天人歡相所以萃吉祥而下報者當無不至矣伏冀
深惟眷注精御寢興即奉綸言再還釣席天下幸甚

慰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先朝議康寧百歲鄉人所共尊仰而又令人
兄弟為之子起居飲食笑語而終不見世路艱危之狀無
可憾者第人子愛親之心豈有終盡他人以為足而公當
益以為悲也如聞三月十七日已襄奉歸福慶山果然否
抑係海邦無由躬陳弔問謹令西巖寺僧具少薄禮乞賜
台察

又

某頓首再拜中間新除維音與士大夫相慶未皇具書以
慶也繼得鄉問知先朝議貴體中不平意謂如往年飲食
不美旋即平復見報狀忽有賜葬錢之詔驚悼失乞禮當
即日走慰而州縣塵埃日與簿書流轉令人有以原貸之
否久違台範瞻望教誨其何有已賴紙筆不能盡爾

與潘義榮

永嘉去歲旱損異常秋冬間民已狂餒頼章書遣人浮海
招致客米粗可不乏但民間無錢可糴某夜出錢飢民得
垂死者數百勸率在城豪户作齊齋淳糜日給萬人以
百日為期官又出常平米引之然春夾多雨秋稻未熟陡
人食不敢飽奈何奈何有可警教者須時賜之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相公調一天下初不以彼此為心而永嘉士
民戀德依仁追恨當時卧轍攀轅之不力也永嘉民無儲
粟雖朝廷得剩州米五千斛并客販継來但貧者無一金
可糴今餓矣其他皆不異時伏乞終察

答薛德老郎中

某頓首再拜仙鄉雨行別不乞凡百必自關知自五月十
七日一晴遂無雨田家饑困頻年無力以生早禾遭當孕
育之時相顧憂懼者萬室以之六月十日始獲通濟來書

乃五月望日所兩賜惠助者寓在焦窮之先也前日撥聚
本州縣濟及米自外來者凡十七萬有窮民尚不飽歲復
不登計將安出今幸少蘇耳官告錢章書走介至乞存懇
析甚切邦人初不知此錢永嘉之民豈能如數苦欲取足
則不復為郡矣幸督府從一二限之請又諸邑可勸者不均
元降官資多少只說初品今邇少寬其間不能盡滿人意
者蓋某力有所不及也章書務從長闊奈相關府邦人戀
且喜但州郡殘薄迎送之費亦所不堪聞于郡諸告歸幸
未來何智也彦采在盈川校吏閒否疲事文心時相見此
以愈遠未能作書夏中暑一病數日今尚疲恭拜問草

幸甚愧有可使奉周旋者因書不外一二及之

與何倅

某頓首再拜執事才德兼茂朝望隱然式政蕃宣此雖東賦之漸飛纓臺閣政自不晚鄉邦陋甚而溪山樓閣昔人之臨賞風流尚存政事之餘亦有可以發公之高吟清思者否投身吏役恨未得款曲從公遊也

又

某再拜某占籍金華家城北三十里紹興初公造化其小野田園之氣因得變換紳紡周當而叙此恩萬分矣然一行作吏塵埃逼人坐擁文書又復化為俗物上負知遇無

可言者永嘉民頑喜訟弊如鼠穴持身效力然亦未敢自欺尚賴庇庥未即曠敗自餘言不能究此

與凌季文

某頓首季文學士不奉起居之久非敢簡也蕭吏勞役吏送迎旁午民訟財匱觸事費力塵坎中遂不覺蹉跎許時公在芸館中疑若無事而亦久不作一紙問年書何也豈人事紛冗處處皆然耶不見領冗諸公只聊能以為論秋毫再賢俊惟自神相休尊候動止萬福中間得薛卿中書口了語予告閣監官誓忘本未定又得相識書云子韶不之參書不知也至[illegible]安否[illegible]此來求治起打見為言區區

也某霸食踰年抗走營營已為俗吏而俗吏分上事亦未勞了日積罪去有負交朋之望耳館中書當略傲想季文日翱翔其間樂哉樂哉會聞進用益慰老懷自餘為遠業強飯

與章尚書

某頓首再拜永嘉弊如鼠穴皆起於胥吏之擾民龍學尚書深劾抉去之郡民始知有生之樂去年早刻相仍計不知所出海上之米一來而比屋皆飽判佐小吏因得竊福無愁色其所以德永嘉者固不俟論說之區區也秦丞相開府之日而有紹興之命李端明連吏已遷符侍受代觧

[illegible]部中返鄉旁午勞費既不能[illegible]而舟楫從之之弊又賴有此勞而出之獨陽奉之受其民藏於心府者念念不能忘耳

與陳去非

某頓首[illegible]作寧制勅講讀延之妙選編者之至榮足慰今人後生晚儕之隆望二錢者筆之耀伏惟欽慕益茂中外成仰其所以屬望我公者甚大且遠未及以此而為賀也半面後生始見區區拜候之誠

又

某頓首再拜王公之門名位益隆則寒賤之人難自以疏

直院舍人衷〻騰上行且入夔龍之室矣如某者不識尚
可以寸紙羶緘爲修問之資否乎執事上或折之則把宜
凡格之上時有三十年白首同舍生之書亦敦篤風教之
一也皇恐皇恐

與李端明

某再拜某十六日既辭侍右風湖不與弁相得宿孤興望
日抵青田暫寓湯泉寺更三五日行矣去大參益遠懷仰
益不自勝不日朝廷爲生靈以府堂起公則因時濟物之
心計亦不可藏當須欣然赴之愚拙孤生尚幾竭其區〻

又

某再頓首拜伏蒙寵頒台翰并石刻二本拜賜榮幸魯公
之英風大丞相之文端明之跋皆傳遠信後者某何人亦
得以名姓附致其間蓋大人君子筆端小爲造化亦足以
借人無窮之寵顧捻此身以承大惠

又

某悚息如事卜以二十五日成禮遠蒙頒賜不勝感激章
增書生頗能以小官節約前日端明衆揚襄榮聚范氏帽
幔杯酒羽緣當以報之矣然十尊盛〻如春酌以拔賓衆
固不知寒女之貧也

答大平州陳守

某頓首再拜某十九日受省劄二十日早奉祀以行二十
一日抵祠下即刻成禮背此移文者蓋祠覊庭治不得不
布於執事故也上託餘庇得以就事方茲懷感更蒙賜諭
愧益深矣

又

某皇恐再拜　九重既分遣祠祀徼騰以俟嘉應小臣乃
不得報以歸方昇榮受懼莫知爲計閣下筆紱歸禮專介
臨之禮用增甚銜命無狀設復纍犒以累司賦乎寵頒并
用四納其于别狀逆知執事愛悌之故敢刊其區〻

又

某皇恐再拜別紙嗣至已同閣城拜領鎖吏閲白後時之
罪懇賜闊恕前一夕亦遣本院人吏一名詣采石料理竪
臨流至使某與路人爭渡所遣者尚爾鎖吏何責焉偶府
中亦治無貳車臨督之備見州郡分體朝廷之憂無所不
至豈勝欽仰某歸途衆舫待一小舟可以夜發曉至亦嘗
面白貳車知彼處並無和座遂騎而還亦以禱祠無功不
敢就清流而自安也蒙寵諭謾及之

與陳師與

某頓首再拜某自幼年仰德未遂披書爲者一見大慰寧
昔而公亦開懷欵揖相接如平生雖數程見浪極豔州下

燒此厚意千里不能忘也去年建康夏不雨秋旌所官亦
入冬　偶変怪終歲不得伸眉迨　六飛還幸則奔走道
路迨随人事共還有不可言者雖欲修裁短幅上候興居
久而未能亦照恕之否未即參晤尚勤瞻望之心臨紙悃
然

又

某再拜某不敢以世俗不情之語上瀆盛美如安撫丈武
才掌氣節落落與古人比一經顛躓久而未振者豈君子
之用舍自有時耶顧益調護坐俟善類之興某屢乖亡奇
日竊東廚升斗皆有芒刺臨安一居甚安便第年晚出者

不過接三數客報一二書遂對燈火翛然兀坐不復覺到
書卷中並勝愧恨何當從容高論破此積鄙

與蒲義榮

某頓首再拜義榮中書舍人郎中初冬戒寒伏惟祠宮高
閒台候動止萬福江干見公於小閣波心之上一語成別
至勝悵然自後羅滾滾度日未能寄書為問而公之起居
得之甚詳深以為慰如聞扁舟抵岸徑向蘭江與眷聚同
為北山之居行朝是非傾側之地車馬之氣上成烟霧而
公乘興一來蕭然脫去想當秋晴日暖躡徉杖屨樂有不
可勝言者殊使人懷想悵慕為無窮也鋒曹考功最為閑
要日得與群寮為敵每被見情狀使士大夫不至户外有
滯抑足静則欣然自得今者移置臺中且入午錄遂無所
用其心素蓄之根益不自平矣但如舍人必不待久在山
閒事定理明則公論又將驅公以出承敕之幸固在旦夕
閒爾鄉里閒今歲可得上熟耕垣田硬如石亦有桂可錄
餘可知也恭發近得書矣懷聞萬端非幅紙可盡未閒帷
保練生經坐待殊壁區區至望

答曾天游

某再拜公之去國也某文拘不能遍詣郊外門念仰德有
素某在省户雖聞得一見而文書填委坐窮日力不能從

容名理爾復承飛為言官則一見之款又不得如在省時
參差闊遠今遂千里其為愧悵未易可平尚惟珍重飛黄
為國自愛即還禁近以慰士大夫日日之望自餘難以寸
筆殫布伏幸台照

又

某再拜屬有遠役離北關之一日拜綫賜於舟中伏承為
別以來脉中常小不平今已全愈豈勝慰喜至於閩労周
旋則感佩之情抱以西去矣剖走遣僚臣視陝右而鄉人
乎累事儕伙行然後無補分毫則為慚懣甚區區行李已
及得離當以六月中至永興卜下後可還長途萬里惟有

瞻戀之懷、

與秦丞相

某稟自再拜僕射相公即日炎夏伏惟從容廟堂神明共護鈞候動止萬福某備員行府何補事功道路無虞咸託大庇行李即今已次穀熟邵縣念比物愈賤米粟愈多如永城會亭皆小鎮邑亦庾米萬數聞京洛間斗粟不三十金造化所以相佑者是豈淺淺第三年之旱人斯具舟不得不爲之計也新疆百姓所以望摩拊者事非一條得賢守令則朝廷不必一一措畫彼自能因時順勢種種辦集選守令似常談區區之愚謂今日之計莫先於此仰惟留

意史旬日當至故都道路節次具稟未緣參覲伏乞爲天下生靈保重、

與李參政

某稟自頓首參政某道路忿猝不能時具申稟伏計德宇洪深且後蒙略之厚不賜遣尤下情感愧即日炎暑伏惟協濟廟堂鈞候動止萬福樞府二十八日到京一行官吏咸託大庇舊城之內十廢六七獨內蔚椶柳茂密樓觀尊嚴如故望之使人淚下新復百姓如久病乍復之人實無氣力但米多肉賤且能一飽度日至於摩拊料理爲經久之計因有望於朝廷也尚遠參侍惟勵卿德之心伏乞上爲時倚保重、

答胡承功

某再拜察學史今時第一等人羽儀禁路參贊廟乃宜而淹留城都亦 年久何也四川關利害甚大且重九重所深念豈不謂四川安寧則天下休息俟時中興致公歲地未晚今者與國復還 惠顧旣中興矣公其益厚鼎茵倚須騰上以允人望、

又

某再拜樓丈出關陝某被 旨參佐自四月末辭臨安區區道路亦旣百日關陝人情安帖措畫大畧亦定旦暮歸

矣樓丈日望大旆之來庶得面盡曲折第鬧暴水毀路往來不快計行李亦須少阻願嚴督前驅於行府未去間得拜光儀不勝大幸、

答孫學士

某頓首再拜太沖知郎學士前日同朝甚慰然鹿鹿抗走與公未得親也去夏山間承高論兩月且閒懷相與便如平生私自欣悼後來承乏省戶益多事而公亦不爲朝廷留矣旦暮懷想惟心自知拜教之辱伏承待次高閑台候動止萬福 上以關陝初復命樞臣出使夏四月被 旨久佐七月抵鳳翔而南今已小如[illegible]念諸太[illegible]

聞而不得見也茲忽被教審聞動履趙丈又具言门来為
況甚佳既以慰浣而華示委曲素之溫然恍如小山飛瀑
留燈夜坐共讀樂子試卷時也如馳想何樓櫃措畫分也
事大略已定惟侯一見趙丈付以茶馬數端使為歸計此
只兩日開示王齊州極醇雅第到此太後時然亦不敢不
為官長稱其才趙丈雖老而精明可喜櫃還朝廷當能力
言於上也[illegible]垂察某自去秋作言官亡狀自合引去今
尚強顏奔走者公當照見其心更兩月到臨安初春當得
歸雅恭未望他日尚當放死生頌以悟紙問我於金華山
之北来書累紙不敢放尤亦幸加諒自餘保重不日騰擢

所蘊以福利天下至望至望

與張全真

某頓首再拜去歲冬月某備員參政大資樞節行朝
覲對而去于心不得伏謁麾下人物殊微又不敢聊修記
候南昌起居慌懼之心積一歲矣即日恭惟卧鎮名藩十
州受賜坐膺顯相鈞候動止萬福　某宴四月被　旨參佐
樞密行府踰閩陝抵春闈半年萬里幸不墮鞭笑以歸今
[illegible]之[illegible]力竊疏甚念異時隨衆人出入門牆均奉教
約而[illegible]深床庇之因豈與所自紙封忍意
惟心自知雖每世作笑讀之後致其區區[illegible]
領也南昌控阨江西所繫重大往年饑民嘯聚為盜以
令皆一二安集為郡縣如故則九重之憂亦日以解倪尾
禁密講求所以福利四海之道公其旦夕歸乎此心徒朝
夕以幾歲餘將更臘寒方重仰惟精調齒鼎上副眷倚之
懷

答陳長卿

某頓首再拜即判台候萬福某前日蒙臨過喻以令祖銘
文事中懷感愧殆不勝言累日令之終不敢承命竊請行
狀見所以種德遺後之道汪洋深厚非文氣蓋世者未易
發揚顧此窮悴衰老之筆出語蕪陋自蓋藏不暇敢承命

乎又念辛亥歲公考蘭省進士某以乘子被選宜有諸生
禮令欲論撰先世之令猷不仰求名手而反下須之某所
以尤不敢者此也懷二不敢不以告諸執事則輕率不揆
之羞實自貽之頒賜手寫行狀藏之匱中他時閒坐被擢
閱卷欲與古人同遊日故不以歸納伏幸裁照區區尚冀
面言

謝何立問惠詩文

某再拜前日得見已如對冰雪徐讀所惠詩文五采交眩
不味粹然真所謂赤珠之丹所不化純金美之露所不能
隱也[illegible]勝欽聳其行有[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以之壓鎭壓風波之險耶。不再拜。

答井都運

某頓首再拜都運中大春序𢸦晩。伏惟旬候動止萬福。某叨拜車馬之孫。已深銘荷。昨日又被長牋之辱。有所慷感。惫勤而撻過。非所宜蒙也。然嘗謂事功之不立。非世乏材而然也。天生一世人。自足一世用。謂乏材者非也。不材者貪進而忘其陋。有材者計功而愛其力。此事功之所以不立也。不材者貪進不自知也。有材者愛力智太過也。古人則不然。揣力知分。不材者退聽。故無僨事之譏。念國憂時。有材者展用。亦無獨善之蔽。君上馭人群而立事功者。如

此而已。左右綿歷之久。養成俊偉之望。甚盛甚休。夫取四路之材。供億十萬之衆。此非綿薄者所能。左右如探諸囊而餉賓客。取之用之。一談笑而辦。眞今國憂時之士。騁驥展用之日。而雅志方有鼓枻出峽。泛長江秋水之興。無乃近愛力之嫌乎。使者雖甚愚。爲朝廷惜有材之士。非所敢也。借曰承時時戒。未見代者。然大師卧病。從他司上之。於賓主之間。若有未盡。勉出袖中之手。力扶羽蜀之民。某有望於左右。謂書言謝。不覺縷縷。切幸深察。

與何都容

某再拜提刑一日燥除。開知發財。無罪速使按亦勤勞。知聞寡隃和意。太母固嬰成此休功。尤爲可嘉。某被鼴甚雅贊書獨遲。拘繫之身。不能自力。惟切瞻望而已。

又

某再拜。某每西之行。爲上流而出。仰託朝廷。不至敗事。抵襄陽被受分畫指揮。使知此責不輕矣。畫疆分界。死無定處。止令與北宮商議索價之高。務自爲爾。使者尚足共意委之。而歸到彭水。且俟今日。調和內外事有萬然。不夫此非真爲大。常使樞密不聞其累。當亦想而知也。稽留歲月。又既不以爲罪。而意伯亦稍紓。豈密庸之功有及此耶。幸甚幸甚。無驗惕九百。皆已指畫。不至上煩鈞念。

仰惟照察。

又

某再拜。某受生淑繇。所遭無易者。去歲一病瀕死。衰羸頽眩。力病加甚。一此後後。胡宣撫拉察不十日而死。軍無主帥。百事散漫。人心搖亢。不敢傾跌。久遷爲料理。請恩過聽。號畀付之。不勝憂懼。某宣辭雖然。莫肯減以病後心志凋落。體力未全。又積習之餘。觸事即廢。非畏職務以姑息苟安。實是據見分賞用自十萬緡以下皆不輸也。以行又慎保當賦。費亦甚調。一不如法。祠坊四起。此其奈何。區區之心有未易言者。縷一二布之。望萬矣。

答何寓倫仲

蒙辱故人華示惕然悚懼退而楨濯誦之悚懼增甚為士盛德也惟是傑有重望氣力可以運動感移者乃克當之區區綿薄敢事此語藍田有賈既貧且病每見道旁寶玉雖眼明心動然欲市而取之則貧無資欲懷而去則病無力抱空恨而已雖然朱邑龔為猥微回卑賤稷契其人不因閣下而進矣此言薦舉之力止可施於中人非常之才不待薦而猶與之呢喊多士之外所謂中賢之可薦者既坐綿薄而非常之士又將不因推轂而進反復無以當厚意此所以增悚懼焉行大用矣願以今日所以見告者他

日躬行之以覽善類敢持是說以謝

答張子公

某再拜下諭稱提本末具悉台意此事在酒務言之利害昭然豈有無本而能取利者乎在宣司言之亦有不得不論者成都有稱提錢近二十七萬其僣有酒本者二十六萬有奇僣而復還閣而復取乃為旋轉若一去而不還久假而不歸所謂稱提錢者殆虛名也一旦引法有撤換稱提乎然某所謂取者非謂盡竭之也蓋與趙耶康一處之內於酒務自不覺欠而於稱提錢本漸有復還之理所以下令本利相度自趙耶數目漸欠積累而不敢料影頗者此也撤司無綱紀甚矣諸庫務或出入無文記或金然與雜物同曆每致一事懸名在而實亡當田有若數在曆而倉則無之馬有匹數在曆而廐則無之官有請受在曆而人則無之其他不可縷舉某備員以來例皆攷究累使就實如稱提錢亦是愚意所見如是未嘗與人謀也到此未久人未知心腹所欲知者皆訪詢詳問而斷以愚意而已至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尚書宜為深思之

又

剩估錢一事左術下詢豈不深感承公不勝怨罵而罷去其所親聞於胡文者而愚意復不以為然也剩估舊法在

處行之而獨四川能起怨者何耶此猶未論而於軍中有大利害尚書亦聞今年冬絹發賊事乎七月初諸處多是樂絹都漕司無以為計乃至退還役此推託不肯收受資閬二州是也既而去者無人擔負則道路驛舖兵捉擾人亦而絹無所歸今年亦如是矣州郡官吏安得皆是賢者所在容情作弊期限甫逼欺詐並至欲盡退還則軍衣不敷後欲以換絹與之一夫有詞三軍不能平也欲取官吏加罪能盡侔廉乎尚有剩估之法可以防閑俾汗官黠人知其必貸而少自戢爾以為向來剩估錢不依法取於在千人而料之民間或剩估不收實而良綃亦或直之類

恐招怨之由有在是也若取緡之兵幣者以賞佑之以所
佑之數從合千人徃之取一二尤無狀者按照之似亦無
害若旋行允當之後尚有無稽之論則付之勿恤而已更
望尚書不以其愚而終告之幸甚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某正月至軍前蜀人皆摸越入山甘幸懷見
哭之意謂其必以土地予　也今月十八日遂自謂上人
心方少定而胡承公死矣公奔之關中外諱然其夜半入
府取其印盡籍府庫而收其文記呼諸將戒諭之至明出
榜通衢應軍事許請宣諭司自陳方將安帖數日之後率

鍚政以五千人奮十日穀城與趙原以控　來襲可守可
戰蓋諸路之衝也城成而聯者四集于時已恐爲　朝廷
所留而遣人致懇丞相且猶妄以釣府爲言謂不起之廟
堂則宜付之西吏今乃大不然矣宣司積樂不可聞眠不
免暴以法度繩之已持書數千失勸將士盡聯緣邊之田
未成不儉則蜀人其少寬矣恐欲知此間曲折謾縷布
之

答何憲子應

某頓首再拜提刑直閣伏被置中惠胹審聞即日台候動
止萬福不勝慰慰某去歲既一見然有萬里之役自中西

部寄西南便顧相從膝談第以夏秋不雨關外民饑欲死
水運方斗升而進二司與事無處閑暇意欲撥遣措畫累
見次序然後壓致渝從相與問閑密笑問道心胸以慰平
生今得書而公以奉常之命背我去矣賢傍得將羽儀朝
廷豈不深慶惟懽日之來期亦稍錫而增懺爾奉相外傳
并遣中佳什遠辱寄示憤重爲衾東林後壁小詩不謂亦
煩過眼二帖縱　公擇不自彩之但人得以相累耳何也
并用愧感公之東去於川陝上爲名公卿何疑然澄清之
志除德之語雖朝夕勿忘也某蒙　上委寄無他奇畫惟
嚴法度示信義使人漸由綱紀之內自餘買牛置農器力

勸將士盡聯緣邊之田處儲不儉公私其少寬乎屬在原
賴接聞草草爲書姑慰愈遠致望之懷其他不能爲盡惟
道塗保重是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會稽大府密邇行朝增職付之可見　上意益显
蔡召還參東政事之資也阻遠無緣詣門下賀慶東望瞻
仰何勝如之代幾若保綏和即膺真拜不勝區區頌願之
心

又

某再拜去歲九月遞介持書謝政府仍奉短記至幸亦人

亦未遠已聞帥起之命討只悅紹興捷至也下詔王直閣
附到繢䀹備審曲折深以感慰　東朝就養天下休息權
容從容輔弼為朝廷增重威德計亦可樂某遠守邊徼坐
移歲暑一無足言其未至曠失者寔餘之及之此朝夕之
所以懷感也戒諭寬猛之道書紳感銘某受於天者終不
能改而人事漸操今亦庶幾焉

又

某再拜承乏窮邊當綱紀盡廢財用殫竭之時加以旱
秋霖無所措手雖自去年人馬無調發而目前調發之費
方興了純幸朝廷可移司之請遂得併罷官吏百冀遂那

人馬就食水運并以當因所行允責計司以此數項自利
州而上已減水運二十四萬減和糴十萬減備布估錢三
十一萬減賞絹錢四十三萬減[illegible]錢四十萬軍器物料錢
十萬閏裒外大小參在其者八百貫利得一[illegible]更當商為
捐減秋冬間力懇朝廷求歸[illegible]不[illegible]何[illegible]之[illegible]亦所願俟
自來[illegible]之[illegible]助[illegible]無望於公矣是行續布[illegible]三之績

[illegible]程舍

某[illegible]拜伏承寵被內制超置台府[illegible]上[illegible]延之[illegible]用[illegible]傳吾
[illegible]之光伏惟[illegible]慶[illegible]容蓄積待用[illegible]日已久就容班到閒
亦與不識皆知為廊廟器士人相賀不在今日更惟益輒

興發褒承寵眷以副中外之望

又

某再拜某棠　上寄委承乏西邊才短人微目覩曠敗非
朝廷假借使得自竭則此地未容以歲月苟也商秦岷隴
凡利害重大最分畫一切了畢若行所與者今月十七日
已移司利州自是併減官吏省節浮冗利役不可言旦夕
別具呈稟自餘疆場寧靖不乞鈞慮

慰句龍中丞

某頓首再拜頃聞先朝議以微恙終壽初不敢信而傳者
衆至知公果抱此戚驚吁悲悼不能自已何造物者專以

禁禍挺公使遇險相仍而不得振即親猶失之他尚何云
至於孝愛絕人一旦孤立起居笑語以時追慕其痛傷顛
頓銜茹悲憤當有大不堪者節哀自重持平奏吉之後以
大勳業照映門戶則九原猶可慰也

與程舍人

某再拜某前年冬使道西出至江鄂間見邸報伏詩姓名
悵已遠外不得見去夏以來獲接西南士友所以講聞盛
業甚休目以君相得賢為慶而不敢為左右賀也方圓積
司小定修起尺求自通叙不謂肯賜之記萬里先到[illegible]此
愧感無言可喻果不彼林[illegible][illegible]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以進矣

又

某再拜朝廷尊崇武事向息必有傷使出爲華藻宜令人之不捲於蜀也欽仰之甚彥寔昭先諸公頃皆肯屈相從之久粹然之氣今猶不忘自處有同舍之樂順之則其請祠不謂已爲古人聞之傷痛併蒙見告尤知聽意

又

某再拜孫法曹待稱譽如此賢可知也第本司官屬機宜而下凡十員幹兩員專管治種田不用士人外餘八員乃張漢之曹續涉淡歲衍樊雍候彥璋沈寀之范芝皆已入叅以三四人未奏名者先試以事然已充數矣某去年孫

入西方眼無相識訪而不可枝如諸爾也豈敢圖聊獨承命之曉爾雖然不敢忘也

與李穀叔

某再拜伏審密承殊寵擢置副端朝廷得人士類稱慶殿院殖學抱器韞藏有日今此發揮其剛明之氣忠厚之澤雍容於人主之前者想惟娓娓然也爲貴耕耒前有萬里此正未定爲左右賀少見區區之意云爾

又

某再拜某去歲之冬奉使西方聯聞以來今涉三歲傾向道誼蜀日不忘其不能以時上記則愛宠奪之亦屬殺暑之否感徵在天一涯卻走以狀至左右千之待盛等不通上辭而還併違且久別春峽險大賀

答費州郭知郡

某上啓某為以遠來目見陝蜀利害朝廷既有所疑漸哀謂可以不至甚悞而歸矣軍無主帥忽被之肯憂悞殊無計但重為力而誅不勝朝廷他日協之無及矣塵照斷深亦有以相警悟否不勝因風之私

又

某再拜軍籍群甲士卒皆休息不勝幸甚但屯列十萬之

衆何翕嚴備器械衆糧無一可罷用度動以百萬計累州出而不問則他無從出外有闕誤則內為郡邑之憂督而急之則郡邑亦宮可恤若恐彼此照察於本司合起窠名不至有闕是為大幸下論嚴備錢方且關之尤見留意也因示故縷縷

答提刑何秘監

某再拜丁巳參際於建康戊午周旋於臨安其後某承乏計入拜衛上變峽之水行是不得均詢焉矣庚酉萬里寄書訓然雖獻本懷何以自見今不復縷云也敍事學系久留刑儀朝廷持節鄉邦因自遂有光進而諸人凶

於未嘗不竊以為恨、行觀勝上、以滿此言、

又

某再拜、去歲被旨出使、止是撫諭江鄂、困為川陝之行、中道得分畫指揮、遂此留滯、數月之間、以身嘗死者屢矣、今復拘縶於此、愈深責重、如蹈繫水而立、未示委由、深見朋友之意、尤切感荷也、閩外大旱、合江而上、水涸如草、軍衛升斗而與人與洋關鑄悴尤甚、近減成今閩盡捨二州支發、及減免和糴之類、方有生意、欲推而廣之、勢必未能者、一司千務、萬孔皆未補塞、區區之懷、欲言不盡、

答巴州周知郡

某再拜、縷縷之諭、一一備悉、某到此、愛惜錙銖、如私帑中物、閩左右節用之言、豈勝欣喜、雖然、吾人又當體國觀時、較量輕重、不可一概論也、新數夫之費、此郡縣之小節、撫存乎赤、乃朝廷之大恩、至於不循教令、為蠹害民者、自當以之以法、更惟財照、

答□□使

小有新行戶聽從之樂以前如數每念小窮孤寂側耳聽公者備拔之滿于分使人不能忘也鄉里輕飾已非所任今後救冤可為浩歎行當見在右膝上首以文字飛騰此以貨慨然臨書之懷係係難置所以心之精微

不能致力分也

答鮑右司

某再拜、別後瞬息、良勤中懷、兩審修問、皆徹覩否、初聞榮擢寄蜀、方竊慶慰、旋知復出江上、國事勤劳、自無外內、委之重者、直非付之親耶、更少展力、徑登禁近、無疑矣、某因緣使道、遂成留滯、舊歲不登、一司窘乏、無從綢繆、隨事補塞、未見功效、惟日憂畏也、此懷何當面說、臨書增仰、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為別累年、不緣面望、職書不致、慨亦如何、去冬銜命而出、正月抵故鎮、諸郡記問、如東南而公無一紙相誠、毋切疑怪、今領惠帖、乃知守屏遺教、何所遺墜、使不及拜也、嗣承閩報成矣、而北山之役、遂成謾語、深切慙負、此身流轉於利害之境、久而未脫、狀如孤舟、繫入波浪中、勢雖未究、代岸之心、元不忘耳、懷戀蓬嵩、悵悵無以為情、何當寄坐、傾倒此意、臨書惘然、

答簡州文知錄

某再拜、理據緘書、已知鼎味、詳覽所編、究竟所存、某何人何不彼如此、可與年也、或執事之言、不至虛辱、其其可以問學念誦

答□州守文□□

某再拜，向聞抱琴悲斷絃之悲，因以修建，履頓不敏，涓淚
於文書兵食之間，久而未以求緘兆來奏之傷然，且認衬
存不見所絕之意，深感深矣。素相之詩，初何為而一一，朝廷
重違推志，聞已報可，伏計今至即行矣。拘繫終無緣瞻望
以慰平昔為恨何窮

與王參政

某再拜，自聞鈞旆來自濟一，求望延頸，替今已閱月，九月
二十九日，果聽德音，想惟穎馭渡淮，率先拜鑽，雍容班
首，驩動百僚，君臣之慶，可謂盛矣。無緣面賀，但切馳情

又

某再拜，某遠守邊徼，朝廷有大慶而不得與自執事之後
惠，豈亦時相之賀也。此是者創知有新釐政而未知為誰
不敢獻其敬，然當建兆乞參政為一言之，千冒臭然

與兵部程侍郎

某再拜，紹興壬子廷策進士，熙於前者生，得瞻望光塵，又
三歲矣，更承喜此身，日多事矣，賢何道頗細無日不護而
伏承以宜之禮，曠不及修，使遺書之蹤，默自文而不能，侍郎
大尚存雅故，而昭察之，恐點，更叙判，慨惟滿懷

又

某再拜，某去冬，被 旨出使，中途聞卸敕，知執事者將選
朝端自慰，喜謂旦夕使道東，雖不以累辰別均，節次而平
教約，尚可卑也。疆埸無人，誠蒙留領，不足縮得心一一，不免
負荷，足憂而相距萬里，承顏未遑，中亦悉然矣，言之為書，
始見萬一

答梁州知郡郭立閣郭思之子

某再拜，特承緘示，先閣學士詩，辭讀再拜，如見風采，其憂
時之心，先見之明，與古並駕，而潞公之知人，接士又何其
絕俗也，三復欽仰，非言可盡

答京西蔡運使

某再拜，信使來，能言動靜，謂為政甚力，及讀來緘，果見料

理荒殘，所以為國為民之意甚遠，不勝欽歎，某纔當邊寨
負重憂，深疾病之餘，志意衰落，非前日上竺山間人物也。
何當一見，道此心曲

答江西蔣運使

某再拜，伏承長令將一歲，所謂學坊夜話，道坎語，離此
懷未嘗頃刻置，誠以四首萬里，各在一涯，托走塵埃，寡無
修問之暇，記室指以為尤，某亦何辭來緘昭之，更被甚溫
之旨，使人益以感愧，此懷作作，萬一不究

答蘭州李知郡

某再拜，頤試特恩進士，僉兆老友，宜可為諸公持衡者，豈

前策問於我，數仰不知勤勤之不怛也。更須造問成亦深

矣，區區之懷，終不能盡。

答俵安撫知軍

某再拜。睽安仕宦，大抵相值類，而款晤之日少。及其別也，

飄忽東西，各隨所向，惟自企懷爾。緣寺美解之後，訖問不

能通，今忽被況，感慰如何。獨以相距正遠，未緣面叙，臨紙

此懷尚有不勝言者。

答銅梁王知縣

某再拜。去歲入西方，便聞賢譽，獨以未見為恨。繼而承乏

軍前，相距正遠，一紙之辱，始見區區款慕之心，無足德者

率易之罪，恐未免爾。尚幾仁明有以原察。

又

某再拜。別紙之示，備見君子之心，不相視如他人矣。深所

感佩。第事不可成，誠如來教。吏祿可裁者，尚未盡其說，頗

詳及之。大之郡從負是殆然，此意區區，蚤夜所不敢忘者。某

自到官，竭以寸計，累以枚計，人或笑其瑣瑣，而某獨謂積

習爛漫之餘，不先從自己與本司正之，莫可回也。今已得

移司指揮矣。併省官吏，輕減水運，又復力勸諸路盡耕沿

邊之田，來歲儻不儉，庶可少寬。每取川郡一錢，如割截身

股。恐爲聞，因左右緣緣布之。

答譚監務

某再拜。長至令辰，以軍中後於治理，不敢修問，騎緘寵臨，

愧荷深矣。新陽已至，道德方應時而茂，百順之臻，不復以

煩賢者，惟幾為遠業自愛重。

又

某再拜。書記之妙，意味之溫，依荷雖深，亦有餘愧。簡當簡

以治職業，率將士以就升傳，人儀不以為難，而諒其愚，庶

幾可療。受於股肓血，就饋餉內已困弊，而外猶告不給，殫

竭愚慮，欲紓萬分，而未得其策。三虞之目，獨此為未敢領

雖然，終期不負閤下之意而已。

答賈茶馬

某再拜。馬政朝廷所先，茶賦蜀人所病，隨宜兼濟之，當有

能者宜。九重之不能捨左右也。久孜來音，頗勞東望，方

忽被況，何然如之。少出袖中之手，以奏之，政便可一新，不

勝至望。

答劉綬戶部

某再拜。去年中夏到官，秋冬間臨安故舊有遣書道盛美

者，及接此間士友，其稱謂閤下同一辭。所恨事權非前日

比，何官蜀之外，盡是朝廷除授，無路可以振揚光耀。然以

所行人物姓名，前闢造化，敢當爲左右勉之，計制之以蕭

投簪士爲與當亦何有息認又何行待勸人之言

答喻郎中

某再拜去年中秋被事帖時以病後目眩忿悴之報命並史床前書之使者去事隨日生又四面書問如束筍奉懷雖深不復通記矣正此悒悒處領華示使若對面何慰如之山居無事文思當益清苦相從之日殊未有期臨紙倘邇

又

某再拜騎絨蠲然與來帖俱玩不能去手惟宿意新學有來處非後生淺學所能讀也 東朝號嵩蓋禮文所

煥必尋執筆華藻之士爲時特書公其可以起紫矣

答貢茶馬

某再拜左右指心剛明發於政事者類非習故玩常之能欽仰之一一云也顧今六宰歷處每以區區無所借助爲恨今少快矣雖然久係名籍還台遂人者衆總集委蛇曲折以濟利刃此所望於左右者也愚知報爾

答盧南安撫李待制

某再拜某東陽陋人既試科名藉斗粟以活其禁平時謙巖顧識而不果今兹備員守還雖有聯事之舊而參用猶坐拘縶既適違德何勤如之區區此懷言不能

又

某再拜遷爲名府付之得人朝廷無慮第老成君子當有儀華近危之師閫者爲允也某疾病之餘志力衰落負此重責夙夜愈懼警惕之益後當乃諸左右兹未敢爾

答韓參議

某再拜猥煩之久付代而歸想如解縛至於親故相見之懽圍坐逢迎之樂等其涯矣第憂世之心功名之會方相邀而未遂識者豈容無恨更煩別故爲禮過勤俗冗相仍占辭不盡伏惟照恕之

答致政李中大

某再拜伏承賜門之盛已遂所乞蓋易退之風朝廷之所獎厲而士大夫之所欽仰也休孝天和年德彌高與兕卿於名利之場者何所有間無緣而慶更有兕成悅之懷之有何佳者希察之可也

又

某自到知交必御動靜如聞日來體力稍安門已有壁今兹被召甚可喜者既俗吏前迎之嗟而就第會從容之樂當不容而登也某備數塵區區而如武第自不以知當今蜀人求安樂之道未知得添否爾同知愛言之

答虞運使

事亦拜賢者擬煩然所宜務濟變予未有衆論然不擇事
而安古人之心也比以遣發田侯一軍老小踰二萬衆再
舉之須供饋之費本司雖已一切戒約各有定數然經由
路分僅不闕護出之必遺州縣之憂故冀得君子審來協
濟田令行已久矣公亦可無事然度亦未出峽且煩在司
照顧下諸少慶無害也伏幾諒察

與羅中丞

某再拜往者漢中饑又閬外居處之民日有移徙今夏漢
中麥大熟而門外疆場已定人情甚樂雖對境時有文移
壁會紛紜及陝西叛亡歸來者不遏以禮酬答善謝北

境無足慮惟是疾病之身年來衰憊策勉清絕恐猶能
上累雅故此其所以不能頃刻安也中丞亦有以警教之
否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四川連閬外大將當田將八人又二十餘萬斛
魚關合江上下糜費皆滿水運之數亦十去五六今秋又
與兵少師於興趙之外馬氣之間修築李田大寨軍民安
堵之實無數於所減百八十萬緡外當史在擬定又約
到此當定來歲界馬各苑綵始限其分畫界一切了畢第
某自暇累到此幼累觸病豚犬新婦六月末娩子中胃屎

忍死又老身疾病比舊愈衰黽勉從事其亦何聊僕及兩
孝從君相丐祠宮之祿未知得遂否爾

答勾龍中丞

某再拜某守邊何能行亦再歲霸士夫同客々而區區自
省寔無以自容也兵未可還錢費未可處而之論如坐吾
軍中而見其情狀豈不銘歎至謂其間自有寬省之術則
小人日夜計慮而未得者公其終惠之乎惠一言使見大
略更容思索以進則豈獨某之幸公所以幸鄉里者多矣
至和至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某去年冬月嘗拜稟自計還呈淺近領六月二十
八日所賜緘帖既荷不忘又得以詳起居慰慰殆不勝言
久不收鄉書但聞夏旱異常深以為憂會稽大縣仁人之
澤自應爾也某頑策駑鈍凡百粗見倫理前記亦布其累
歲以裁減數目拜呈右護軍昔養六萬今九萬人又十年
功賞二師下轉行十萬餘官歲計尚牽抵不合其所裁減
皆本司所用度也利州以下水運減三分之一以上至魚
關一節僅減五分之四以本司營田及糴買數就關頭兌
那故有是也魚關計司四月支歲計有一年之積本司備
粟今有三十萬斛[illegible]歲亦於數當加多矣然

欽人得以不盡除去窠名爲恨，此所不能辨也。今年五月
成二考，專人馬祠文字已在道，未知便得遂否爾。

又

宋修撰之論，恐應命不及。此間並無辟差窠闕，舊官舊條
本司專用，近稍稍從朝廷除授矣。此外惟關外四倅計僚
皆已有人，其爲代者，近亦朝廷差人矣。若微者，若在川中，
巽當自知，蓋今日宣司非昔時比也。下書報修撰，公乞鈞
旨，送建周會稽，介潔而能書，範夫庇覆下，惟惠顧之，幸甚。
中間相隨，宣諭一出，陝西損臂而還，亦嘗干知廟堂，命薄
無所成就，其氣力微弱，有言無效，樞密能造化之否？率易

奉致，區區皇恐。

答盧南李待制

某再拜，顧見懷日日之私，拘繫不得前也。下諭有謗沮之
約，奉之欣愧。左右以法從名流，上項非溢美當輕於行
李，彤館人負盛至華之勤，公文不敢徵遠來命，姑依應而
往，若以所欲論者，邊幅紙詳告，何足以通千里之心？公其
深照之可也。

答成都熊察運使

某再拜，下諭職事二件備見，留意抵以欽服。買頭錢遂年
承例入帳。 告科撥計司非敢輒取也。水火不到，盤亦
是有制置司以來取用，獨今年某奏知推廣計，所今亦以
都之害，使非舊例，敢創開耶？目今卷錢如非，此備不可決，
須所減二百萬，皆是若意裁節，究轉那兌之數，若計司感
帳難一一盡得，猶闕三百萬緡。朝廷方令多方剗刷，關鹽
井所亦是我帳得。 告之物，約時價爲高下，初無定直，責
司知市價，則知計司所取爲虛實矣。至於必欲取盈自責，
恐亦紛紛。已禁止計司，仍於價直令相周旋，且久，因見自
可與之面話也。

答賈都大

某再拜，下諭督過之言，聞之媿悚，然恐意以左右申請爲

是則不敢也。使臣請給，既無所疑，自當申明，以欺以蔽帳
目所取錢，互相支貸，則不相關矣。茶馬司錢作，一百言與官
小錢爭來一日，其領精所以一切命者非不虔身，由知
在右絶私無倚，則人起風波置反收使公論而發之，故
無爲左右代山爾。今若只指前此爲私爲非，使臣請受則
似太甚矣。必須了上之爲利路使臣所受例不合有關之，
皆得補其意見，亦不出於一時可恩，則其恩無競，惟平
心論道，從行間無他事，於督過取事，蓋某所敢職事所在，
時乃一點正，深知交見諒也，悚悚愧悚。

答夔路郝運判

某再拜鹽事以所未安再瀆條畫以繁重大雖四顧無寄及其舉行尚當有疵切勿悼往從論提令見的確也蹊路米比十二十三兩年所運已減三分之一近又兩次將利路餘每分借然而米運終不前何也零落留滯於江干荻實之鄉米敗而人散勤瘁歲月豈仁人君子每形愛物忠衆之言見於施行者乃如是相戾乎左右必有以處也利米散於閬州出卸亦戒都漕司如所論矣併幾諒察

答閬州何教授

尚書上古之書也但尚書傳於今者非上古之本上古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已謂時人無能知者更以竹簡寫之[illegible]

易科斗為隸書遂多訛謬或謂逸書若稽古之上猶有粵字字說脫落又以若為順以稽為考左右破安國此論而專以稽古為義此可以類見左右之學矣可勝欽歎後之所傳尚書孔融作傳鄭元注賾陸德明知其非孔氏本至學記引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氏註云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是知元果不見孔氏尚書也孔氏書晉元帝時從出於豫章流傳至今今日適吏休少閒因與左右論之

答潼川路于提刑

某再拜獄因奏議宜端人之所共嫉前此申明使點計不得逞豈不甚善但先引罪人之制而繼之以今來勘狀則思琳昭者今乃謝勘狀雖爾而罪人之詞云云疑若恥禁也未嘗示諭再三已曉然矣吾人何必激濁揚清深有望於賢使者故不得不為左右辨之道理既明使自不足置慮幸察

答范運使

某再拜牛車之喻備見經畫所以求欲寬民者無所不至但閬卓筒與牛車自是兩般不可更相為用蓋水脉增減不一大井之水必用取之有不勝則至於用牛車歇水小井雖牛亦當暫停今乘變卓筒為牛車未詳其說蜀人困敝

極矣要當以不擾為先徐徐因事調獲乃為得計又欲尋逼利而取之雖意在裕之恐後日不能無患賢者之心洞洲可見職事有疑不敢不稟其愚更望詳察

答韓知郡

某再拜傷農之憂尤見遠識此蚤夜所不敢忘也諸漕大率以無錢為辭勢亦不能辦宜司分就諸郡微增市價糴之而悉意相助者十不一二三珠可數也目今已糴數亦五十萬通帶田備待凡百四十萬矣但旁必費力譬如粟粒不知頭數蓋相助者寡爾今年帶田比去歲增廣公當亦為我喜聞熈愛故及之

答西路何提刑

某再拜久不聽晴雖日對文書未嘗不懷氷雪而使忍也忽被專教豈不慰感然遽紙爲别相置於疎絶之地不復具記問如知交當有獲罪於執事者爾勿自知爾愧甚愧甚令弟雖未見高門氣格已可畫爲出于其長不足爲德某承之邊陲行次再茂區區縣綴悄悄然久見可警悟者日顧不彼臨之而未之有聞不終知望之至使間爲瑞因書不能具道諒察幸甚

答合州楊知郡

某再拜三江之衝貔貅之咒群各有專職亦賢守足爲左右林[illegible]嚴慎不能自當以惠人亦務爲己任人亦以是公矣故助餘糧之計亦不得辭也欲望亦休寬之在[illegible]倚而俟爾

又

某再拜詞章之民久思休息而其以綿隨闕從之役適當其責非請而肯同出力則區區歸人其爲有濟經營之發之言則微朝夕以聽之無寶遲情之爲既不敢請求非所望於知交者焉正惠公守處之實以至論也敢不欽承

與李中丞

某再拜中司之選尊重而光榮祖宗以來非學問行義兼著者不以付之蓋參贊大政專休生靈皆便自此途出中丞其爲時茂對茲寵區區賀幅當總是以行

又

某再拜某甚陋人也紫 上寄委不得以陋辭罷勉邊陲行亦兩載爲蜀人旋減科賦今亦二百四十萬緡種營田一千二百餘頃第春兵如故而陞轉十年以前軍功未已蜀人方致盡捐所賦此所不能辨也至於詮閱練士馬凡百不乏聪聽

答宗運使

某頓首再拜運使大監奉教伏承憂氣已爽神相吉德爲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别仍惟惜[illegible]道者非[illegible]然千里遥慕精微照盡則亦付之同[illegible]而已辱既所以尤愧怍也激猶錢之論備見君子[illegible]之意第某亦無可爲計者欲取諸軍更戍之[illegible]將士有名之費行今一切罷去則違拂人情以非[illegible]必不肯從乞蓋行蜀減省州縣小吏無知之說此[illegible]則因日[illegible]有事則歸兄如鼠左右當自[illegible]知[illegible]元[illegible]則已今般下至如今年所取之數亦有近者之 [illegible]必不敢繫空爲名雖然責司因取西路之[illegible]至於所取蘇[illegible]自有累年舊例大[illegible]坐麻固未久[illegible]

同官還使應副軍前者非一宜撫矣何今日而獨見詰然雖然如左右所論豈不較然但吾人職事當通而為一凡有利害均為國事不可見此而忘彼大抵今日之責在於同心講究共爲撙節之道經營一件然後損除一件此錢自百八十萬緡裁減將一半今一半者公上折減而力有未能每歲終具支用數目之[illegible]敢使朝廷聞知也自領[illegible]風夜思[illegible]得盡[illegible]年十月以後所添井戶錢引一道當[illegible]用此數[illegible]之冗似可少寬以夕當行下矣[illegible]兩類左右錢每[illegible]於繳上而未能相稽使公書洗[illegible]其[illegible]意未[illegible]於四川可勝惧恐

更望深諒此心而[illegible]之於理有未當者知[illegible]示[illegible]恐早[illegible]未緣參[illegible]伏幾爲遠業加愛

答錢宜幹

某[illegible]當重寄願得賢知友之助此旦夕之心也左右尋[illegible]當不辜但無所彼受而將一宦有所不敢先明權攝以待後[illegible]又[illegible]使[illegible]自諒所以處此者當亦無[illegible]求速[illegible]俾[illegible]悉

[illegible]運判

某恐[illegible]事冬[illegible]不能使人[illegible]中[illegible]必得應報而後已將卸日[illegible]行下諸[illegible]得終已哉君[illegible]既敢卻有

不當條析再來自是無害吾人于官事何所容心大率只如爐亭中講題目衆說交攻歸於至當之論其為友朋者常自若也願公無疑幸甚幸甚

答柴仲元章

某再拜與元章別後無非膠仰之日然一從流轉西南責重憂深惟軍旅財賦是問不復作書寄遠矣被帖恍然如夢寐中與故人語其爲欣喜何疑未真也廬陵古佳郡隨事爲利益自有樂地但[illegible]雖[illegible]藉宜上清華尚使摽州郡之煩者亦何理哉厚自珍護以俟知寵

又

某[illegible]西出使道[illegible]府[illegible]壬戌[illegible]會議[illegible]月胡[illegible]政物故五月被[illegible]之日帶甲[illegible]十萬仰口待哺而[illegible]無停粟西川久疲之民[illegible]力[illegible]作[illegible]餉以救之則[illegible]買數下[illegible]近一十萬斛糴實[illegible]歲[illegible]人[illegible]萬緡[illegible]場安錢知[illegible]落祠官[illegible]不[illegible]得[illegible]來起[illegible]知友言之

卷第二十 終

鄭忠懸公北山文集卷二十一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先君守官醴陵日予嘗隨先生讀書嶽麓山法華臺上時年一十五今茲再來四十有七年矣置榻設几之處歷歷可尋感而賦

懸翁髯髦昔書取曾向華臺借憑几小飛短褐隨先生風雨孤燈讀經史氣麤膽大眼無人拔擢舉象角連蠢那知物外有浣塵但欲書中覓青紫嘗持杯酒望高城弔彼洛陽年少子棘闈累敗三十年百煉自知俱繞指後來踟躕宦轍場恩重如山報無毅今茲趺髮蓬霜顛戰咏舊遊真媿恥一松一石如雅故應笑懸翁今乃爾感翁明日便南去歲月為其重致此憑欄之恨在無言珍重湘西山與木

瀟瀟雨中春

瀟瀟雨中春四首失殘風葺葺亭前菜新舊已相雜豐因守僧憑日擢萬鉤靡有累可庾綠蕪供堪荷鋤門前茶葑深户外林網合時與遂吼春雲中一孤塔

荊州之川曰江曰漢曰沱曰潛曰三澨其澤曰雲夢漢志謂三澨在江夏竟陵竟陵即今之景陵從州是也春秋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夢與雲自不同據武昌道漢陽至復州非冬盼水涸則沙淤梗阻乃三澨之尾所謂夢澤也已二月春水未生行蒲稗間累日得至景陵望孤城蓋大澤中之環堵州治即古章臺也

江氣荒空闊春雲壓洲渚蒲稗迷遠目舒眷川陸阻野鹿領公行寒花自幽吐不知何處林時聲祭神鼓遙望景陵治大澤置環堵行行即城闉民舍雜官府編蓋辨門巷具體亦何數幽哉且如家謂是因伏所茅茨隱柴扉一竹便撑拄西園榆柳青風擾亂花舞十日南窗下卧聽清明雨此是古章臺家山在何許

鄭家送蘆筍并借茶具戲作一篇欲簡泮宮後不往

有客餉園蔬借我叢基爲幽人本多懶欣起快雙目念茲兩區中勝負等榮辱勿作勝負觀此戲殊不俗要須先生來一笑供捧腹餘墨猶有酒晚食正無肉願共南窗風辭此菜根玉

知識相問多以封川氣候寬涼爲言大暑中因念退之云柳州爲州在嶺之上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矣封川去柳又幾里氣候不問而知因賦此篇

退之序柳陽水缺山不平中州清淑氣至此斷以停封川經交方更迴柳幾程不療已甚余謂涼鼓宜情山窮人書

凌草茇虎公行，濃雲從地起，地氣還相蒸，靈雨洞洗之，十日不得清閑，門坐小室，斜尋視餘傾見酒稍慊，書孤吟步中庭，突熾亦何有感恩泱縱橫。

偶書

冬溫霜氣薄，日暮嵐烟凄，肅然一區宅，半與主人共，門前行跡稀，病足免叩送，觀書忽倦懶，酒力亦微動，寒燈吐詠花，布被尋幽夢。洪裴氏厭前而居壁而後主人居之故有半共之句

對月再用韻

團團滿庭月，冷浸華霜重，何人萬里外，與此盃光共，摩雲度征鴻，天開目難送，三杯見妙理，一靜服群動，陶然夜氣中，可以觀幻夢。

封州學東池歲率孳魚，冬曉粥之，用佐養士。教授高公補之至，以紹興己巳之春，奚偶徵早，至秋，掌計者告陟，鼓出池魚，則比舊加三倍，得衆謂公躬自賦池魚不化為芑苴，故所獲如是。觀如居士曰，漢武帝建海旁民入租漁，海魚不勝計，縣官利而取之，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再來，由是知物之聚散，皆天道至之意，殺戮念念以豢飯不絕為見，則當池魚以豈其入，亦天意哉，戲賦之。

縣官漁海魚不登，捐以予民魚乃復，一物豈耗皆有道，大抵天心憐不足，先生手持尺二提，教養孝為周王來，曰上非堂說書罷，只恐稟餼生塵埃，池魚賣錢俯可計，此是從來學宮例，今年張綱牽紫纓，魚出錢歸稱數倍，青衿摩腹誦經史，笑謂東池昔無此，豈識先生東海頭，一竿不數任公子。

八月來大溽暑，小屋真甑釜，土人謂自是以往，雖窮冬亦然，既而十二日，得秋分之氣，忽觸涼生，與東南興異，固知造物之妙，人豈能盡識之，賦此四韻。

萬物由造化，譁通天地心，宗門閑溽暑，汗而如滂澍，便謂域外無四序，常相尋，露氣簡清瑩，方知秋意深。

梅花

玉骨瘦花寒，冰壺清露滴，暗香驚返魂，穠自芝蘭側，慈熱置書几案，百態出纖細，欲與詩茶，此雪霜色，高標邀難親，欲來還不得，箇中須有詩，苦覓不到業，要須明月來，藐之閒姑射。

學山野燒炎炎，登高望泮宮，如在火地中間，泮師率諸生救之，下至餐泉飲食，悉以授火父而揆成蔑許，一學固有功，然不豫除草莽，絶大路，亦其過也，戲為賦之。

得延宮頗滑，防患計微拙，學宮墻木老，十里望不絕，變除

失謀備溫蔓久盤紆野燒因風起四垣伍烈々堂上叢低㸒飛灰如落雪天矯遙磬掞流熛向門闕可但光孔聖亦已照十哲諸生困猝々姬步未敢越相與望而畏鹿駭然陽夾似聞先生窘書篋自提挈傾盆澆一室覆釜蒸亦竭勢過焉與薪杯水謾毫末頗欲伏忠信石壁黔蒼列願茲炯煌高難試膏與燹護持終有物遠近同撲滅翹悚尋木險氣定始焦渴三日冷官門笑手猶可熱先生聽我言事細不堪忽徙薪與去菓此理同一揆勿謂草含無大過芽已萌

冬至春不雨元夕後一日雨作邦人甚喜

晴冬釀春過氣候如濁酒我雖六慶有亦若醉一斗朝來天風雲鳥業聚良久向晚等甘露數點漸還有庵還萬瓦鳴飄蕭近窗牖鬱陶散襟懷秀潤入花柳出門閑炎讀野舞皆白叟指予西江水不可到南畝十日田無秧奈此家發口乃知天地心慈愛均父母吾儕拙於言額上但加手人窮詩或工肯為作詩否

又雨

山嵐變濃雲地氣虔冬熱急雨春風顛十日聲不絕谷中流水入牆外古溝咽堀然簷下雀狀若木雞拙我亦[illegible]定癡坐萬慮散厨兵忽相報謂已糁蒸腐隨飯就一飽[illegible]

看柘香藂

又

東吾溫蒻寶雨點無頭數窮巷一居深編茅四簷陡風平江靜流山近雲低度州城杯斗小沒骭泥藏路遠望池塘綠似是春生處幽人不多睡抱藂仍相取陶然醉復醒鄉雞啼朝暮

清明前風雨數旬城外桃李無在者書室中有酴醾一枝置之甚久蓋風雨所不及也為賦五韻

素質吐孤芳柔條數疲綠誰將刻楮手作此數蕤玉園林炯兩多百卉飛蔌々小室偶深靜花意猶清淑置之硯席

聞舜觀常芬作

廣南食檳榔先嚼蜆（音殼小蛤）灰萋藤葉（萋藤作）七津咽灰藤則濁吐出一二然後檳榔繼進所吐津到地如血唇齒頰吞皆紅初見甚駭乃上人自老無貴賤老幼男女行坐咀嚼滑非此不為以適歷悠焉於風俗珍貴凡姻親之結好賓客之款集包苴之請託非此亦無以通慇懃焉余始至或勸食之檳榔未入口而灰汁蒸頰腫其門炎泥喻睽未能遺賦此長韻

海風飄捷林如攪風吹樹頭結檳榔賈胡相銜渾巨艟防以百斛輸官場官揚出之不留積布散僅足資南方開蕢

入叢破痞癖，鉢而自可攻腹腸，如何費耗比叔乘，大家窮
室爭妝藏，那人低頭為予說，瘴嵐毒霧恃誰當，蔞藤生葉
大於錢，翅殺火化灰如霜，離心小切紫花碎，灰葉佐助消
百狀，賓朋相逢未與酒，茶點亦先茶與黃，摩挲藥孫更蘇，
取此味我知君未嘗，吾那合姓問名者，不許無偶先登堂，
盤匜封題累文繡，簡牋唯用多為先，聞公嚼爛尚稱好，隨
我嗅此嘗更良，支頤細聽那人說，風俗今知果甚別，為飢
一飯衆皆飽（言以肯然食合也），食婺忘爭定誰輟，語言混雜常靄靄，懷袖攜
持類簪帶，無貴賤，如激丹人不知，望峇頰血，初疑被害
遭折齒，又怪病陽狂嚼舌，豈能為呼嚥珠玖，恐或遇仙饕

絳雪，又疑學詞喔心出喉，嚌皆紅臉未散，自求口實象先
頤，頤中有物名噬嗑，噬遇腊肉為吝，飲食在頤尤欲節，
酸鹹甘苦各有臟，偏受辛毒何其拙，那知玉液貴如酥，乏
是華池要清潔，我皆效尤進溇步，土灰在喉津已竭，一身
生死託造化，瑣瑣誰能汙牙頰，

清明前三日將晚風寒大作枕上賦此

寒雲層行晚，雪霰如塵漲鶩，雷下簷來萬尾鳴，枯竹長驂
不敢眠，起視亂雙目，報言此何祥，衆寶歸我屋，細大同胸
求照，堪比燈燭，又如傾水晶，一掃可數斛，翁速共羅取，寫
者人訴欲，長鬚爾何癡，妄相堪抹腹，降雹雖大而是宜頭
不教都逐春風老，地遠孤花木，瘴棗為枝林，東皇意寧足，
時龍作清明，雲間散珠玉，

聞杜鵑

少年聞杜鵑，不領杜鵑意，朝將書卷閑，深對春風醉，啼急
落花飛，不發書生睡，年來聞杜鵑，萬感集腸胃，罪大畏斧
鉞，恩寬逃天地，桑榆寄晚日，骨髓環深愧，草含燈火寒，嚙
鄉娟而細，休作斷腸聲，孤臣已無淚，

茉莉

嶺上老梅樹，歲晚寄凡木，霜風吹枯枝，曾有花如玉，茉莉
抱何性，犯此炎暑酷，琢玉耳為花，承以數枝綠，憐渠一種

香，徧歷寒與燠，空庭三更月，酒醒人幽獨，有如高世士，含
情不虛發，時於寂默中，呈意微相屬，鼻觀既得趣，就枕欲
清熟，夢中見至均，九竅皆芬馥，

鄰翁以紫石斛承龍山一塊為予書室之奉，斛蓋端
溪之不堪為硯者，然較以所栽山石則勝矣，予是以
有白鹿蒼壁之句，白鹿蒼壁事見兩漢書，若乃忘真
假遺美惡，則予不知此石之與真山果同異哉，

見山不見理，真假析為二，看假作真山，細大豈殊致，鄰翁
憐索居，奉我石一塊，夾空步如小，枯澀少堅緻，承以下裁
然，其體潤而細，翁言白鹿皮，蒼壁衡側置，想惣加謝翁分

别兆所食但見翠中山屹立出塵外便爽欲清癯向晚亦孤翠蕭蕭風雨天雲氣或箕旋雖無禽鳥聲頗若巖洞邃側耳聽其中恐有隱者在

或問茉莉素馨孰優予曰素馨與茉莉香比肩但素馨葉似薔薇而碎枝似酴醿而短大率類草花比茉莉其體質閑雅不及也

茉莉天姿如麗人肌理細膩骨肉勻衆葉蕤蕤闘綠雲小蕊大花意淑貞素馨于時亦呈新蓄香便未甘後塵獨恨靈五雖絜清珠瓔纔數終坐貧（靈五事見柳子厚集）

焚香

五月黃梅爛書潤絲濕柏子採枯花松脂滑明桂穫火紙灰深古鼎孤煙立偷然便假寐萬慮無相及不知此何參透頂衆妙入處靜動始定惟虛道乃集心清杜老句高韻不容襲餘馨裊中幾客雨窓前急

降真香清而烈有法用柚花建茶等蒸煑逐可柔和相〻分惡甕之果爾但手末燙則降真之性終在也

南海有枯木木根名降真評品坐粗烈不在沈水倫高人泮仙方蒸花助氣氣尾飄鋪柚蕊沸鼎騰渤雲霞透紫玉傾頓骨如有神矯揉迷自然但怪汲殘醒銅爐既消欲花氣亦遠遐餘馨觸鼻觀到底貞性存

晚雨

連日午後雨勢欲漂茅屋雨從炎海來初不洗煩溽殘虹掛雲端落照明如燭舍中不勝困散步眺林麓渾無一葉動寂立類枯木俳佪傍西簷意頗不自足舉扇招微風遲之入修竹

黎伯英解元贈予一大缶封泥如法初謂酒也至乃西山泉云暑中時可一酌珍重其意為賦此章

有客凌西山泉源出山足初勺爱其甘既享不能獨汲取滿陶甖置滿彭亨腹携持若抱甕前致且勤祝是為清明渊可用洗煩溽珍重客此言其敢付僮僕新手注方壺尚

帶峨山綠我坐三生貧大爵非所欲半世蔦蓼腸兩飯惟疏采豈無牢醴殘恥豢色身肉交淡況可新味厚費為毒頻話等甘露蔦條糟與麴醨酣六經間作我清淨福旁有教者云矣〻責從俗下有龜紫窩上是盧仝屋中置短尾銚細煑茶花熟時可邀清風同飮一甌玉

黃蒙征以石菖蒲一本相遺石圓而蒼小竅數十大卑與蜂窠無異又類蓮房竅中皆菖蒲地也石生海旁俗號羊肚云

細腰紡垂窠藏精事生育兒已傳翼飛孤戀尚憑屋水仙屁霓裳吴實青如綠實盡秋房枝衆竅存虛貝何人得二

物妙手夸神速摩挲小變之形在質為玉徐拾菖蒲子小大量其廣一種一根貴有地皆充足澆以西山泉秀色逐可掬使我讀書舍涼意無三伏常苦簿務中靜看江湖綠奉眠宜有詩所媿詩箇俗

即事

新涼到郊墅秋水滿陂澤主人坐輕舠恰受二三客入網旋烹鮮逢菰方小摘求同炊饌肥酸分聲去石榴新折所欣情欽覩豈問坐席穿岸草度幽香退後金三尺風櫂水光綠照作杯中色沃此懷抱腸看朱漸成碧我今幸飲公酔甚狂不得眩眼既生花蒼顛先墮幘假寐便尋夢那知紅袖折殘燭興歸曉分破三月白

小飲木樨花下

東山有佳處修竹臨滄浪上下秀色中木樨寄孤芳玉霖後叢黄先作蕊蓄黄置之婆娑枝金釘落熒煌或云仙人醉披：綠羅裳隨此小蝢玦散落天一方我來便酌酒是香那能諱但怪秋山老猶有幽意長哦詩未辯詩已照明月光樂哉徑節可知在夫何卿豈非化蝴蝶以夢棲其旁明朝整冠坐開巷書亦香

山齋霜寒

山齋僅容身寒到不嫌窄小窗壓茅簷虛靜自生白寂寥

賢聖心類倒文書冊限以一簾垂中外厚事隔時於高樹投野鳥翻漆翮南方得此冬天用享孤客秖恐明朝晴獲作三春色長指振葉落終有吳江懷

索酒

紅僕兩趣勿遲久去肯餅中有餘不必論多少速攜來我已持杯先在手長年嗜軟類炎夏今日寒風透窗牖離邊黃菊帶清霜沙際味橘似初有嘗臨書卷問古人教我真全如一口不須辛苦學餐霞飲祇開懷多食酒（時有教予吐納者食[illegible]閉見衛了）

對菊

淵明不可作此芳落天涯幽香抱孤貞正色斂金蕤眷言出俗韻寒透方相宜南方十月溫不見落葉飛江氣與嶺瘦質此傲霜姿向晚通微雨月波澹明輝風高便覺好獨酌臨東籬對之不減飯要看清露滋

有客致木綿椅坐為山齋之用

秋收冬花種葉花寒到廣東真是寒（吉斗貝頭）山齋竹椅冷如冰欲以為坐無蒲團剪斷未必藉華綢頗此流落心於淳隔要及此下蒸碧為染吉貝包才竹長剪引綠作方枕軟長宜斜卧一偏雖是凝塵少未容瘦骨苦夜幾獨但須為此意溫色我亦靈坐其敝安家世窮慙豈今見廣文何老先

緣證。

庚午臘中苦寒不雪不雪領南之常而苦寒為未有矣。

蕭風動修竹，終夜玉相戛，曉望山頂松，孫瘦凍欲折，欣然掃茅亭，準擬看飛雪，待之既踰時，脚硬冷如鐵，青山全不老，暮雨空淒絕，豈非地氣偏，溫潤舊不洩，剪水下雲來，秖向虛空歇，今年臘中寒，萬口稱凜冽，此是雪先聲，蕩洗嶺南熱，髮變且貧，驚造化無差別，會須煙瘴林，都有琪花結。

辛未元夜

草色潤如酥，肴取焦枯居。

輕寒猶小城，遠綠生春草，迎神樂元夜，笑語聞藝鼓，惟有南園月，報我時節好，寸燈豈為稀，巵酒未為少，欲隨短鬢旁人靜茅屋小。

竹閒孤坐

遠竹竹自如，窺竹竹不可，移床向前軒，與之相並坐，交日一心處，徃風萬處破，忽作雪窓響，斷雲涼雨過。

閏四月夜草亭獨坐翫月

山城向中夜，暑氣亦暫歇，飲茶互宣靜，飛螢亂明滅，清風開竹枝，入此半軒月，坐久觀我身，不見煩惱熱，天邊白玉盤，只恐有時缺，頗思得詩句，收遞好時節，著意搜萬象，萬象無一說。

杭州學橫翠軒

太華戴雪十丈寒，砥柱中流萬天倚，未教蒼翠入青蒼，故對書窓且橫黛，平鋪秀氣一里許，不聚雲尖與山脚，何人半被好東絹，畫出瀟湘秋色薄。

無俗軒

軒前疊小山，山下生新竹，秀色更幽光，都作軒窓綠，公來坐其上，更置一林玉，岸巾人亦涼，意態不須肉，落房隨飛秀，是中安有俗。

碧桃花

手捉銅壺汲滄將，去年曾浸寒梅枝，今年汲水浸桃萼，刪玉之瘦紅初肥，天天灼灼豈不佳，如酒透骨春顏宜，飲與山齋雲併飛，彼哉者芳抱清姿，細香入我苦吟鼻，此意但非桃所知，我今頗倒六鑿，對花下悟雲雲疑，何人豈眼絕世態，試以公論分妍媸，東鄰有女夜績較，雷五不移珠與璣。

寒食

江鄉時節逢寒食，花落未斤春色，嶺南能有幾多花，寒食將之掃春跡，花多花少非我事，春去春來亦堪惜，樂門風雨小庭寒，無柰池塘煙草碧，欲將詩句慰窮愁，眼中萬

衆皆相識欣然應接已無暇都為老來無筆力。佺

遊西山

我來西江邊元坐閱寒暑水外有佳處欲往輒興阻昨朝主人開聯轡臨洲渚開船入江雲絶渡不須檝杖策徑登崖騎從草可數松杉生好風導我綠陰緑迎門野僧璩對佛香爐古峻上百級棧竹屋亂撐拄旁導得小徑窈窕通深塢石蘚布青錢叢泉迸飛乳幽蘭隱高人孤芳秀寒女樹靜忽啼猿林密疑藏虎春半果如秋空翠元無雨蒼崖隔桃花不可至其所但聽業間翁似與秦人語不會武陵溪端的在何許褭回聳心骨感歎就茅俎麴蘖驅我醉豈

復更爾汝一笑諧真性萬事落塵土謂已脫囚拘天孀井阱府預恐懼與適天野魅孤旅此身尚有累未是得輕舉驍駒已載歌蘭棹倚前浦中流望林泉隔岸聞簫鼓上馬向紫扃山際玉鈎吐

客惠賓州竹筆甚佳取退之鄭群贈簟詩讀之數過成古風云

春溪風猗光八赤竹新漸作琉璃色世人貴耳便賤目那知不抵蘄州笛年來媿千宋漢蔣夏日自嫌汗挽席有時定誦法書句悵恨宗人不多得山齋置榻容一身君惠清涼到心骨門前客至莫見嗔老子解衣喧鼻息

偶題

軒前有修竹穿紙入窓櫺清風動搖之壁間影縱橫軒後有修竹山花依以生幽芳吐孤艷不與翠色爭愚翁坐其間萬慮蠢不萌不識動與靜但覺懷抱清千古媿張籍眼明心已盲

白蓮草亭前盆池所出也慣見紅華忽遇此本孤高淡素有足愛者衆皆以比婦人而予獨以擬顏子云

皎人織絹已奇絶輕梭引然不濕水何為玉人靡琢玉亦在冷冷水泉底截肪磨玷既成花蓋以青銅聳而起體色當從太虛來五采世間供一洗似云嫦娥醉步跌誤墮汙

泥出清泚又疑驪山妃子泉邊窮擾浮到此華清宮白泉以玉石鑿半開蓮花湧自蓮的中湧出妃子浴則出花上但不知今於存果開元時故物否也斯言謾與何足稽泥乃窮鄉寧有是我聞賢者在泥塗其湼不緇豈無以外觀不逐紛華遺塵室常隨吉祥止心齋但飲章酒肥土志盡熟青黃美黨然蓄積為德馨表裏絶塵無與比黃香陋巷風雨黨細看豈非顏氏子

道者家成人為書顏擬成一詩

恭躬高懸太守書方盤炯炯連三珠庫賢正坐久寥落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忽此相遇南海隅是贅今雖草草新元士來都尊士居士貧更在玉川上三間破書四壁無我借得之稍

蕚薩、罷掃共費十日餘、竹窓掛處青山入、水色坐照髮與
齋、焚香下簾百念靜、雖未得道〻不殊、假道為名亦道者、
鷄俟慕道名豈虛、風流閒暇兩轓朱、筆含墨光能卷舒、醞
釀為我小飛動、到紙先有袖思扶、我身漂零秋葉孤、短景
日就乖榆枯、願憑大刻消百痾、呼吸瘴霧同醍醐心諒顒魯公字
瘴通

向居易有望闕雲遮眼思鄉雨滴心之句用其韻矣

秋思十首

積雨蕩閑暑、一涼總有望、夜氣入燈花、細影搖書幌、楓葉
飛紅薄、夔到吳江上、孤笛遏蘋蘸、鱸魚出烟浪、覺來空惆

悵、猿子啼青峰、

頃隨千官群、曉入丹鳳闕、侍立近金爐、下殿香未歇、宮槐
零露清、馬穩罕晏蹶、日近長安遠、搖曳難辭紲、默主背面
思、孤臣眼中血、

天高不礙眼、觸目見老雲、況復烟霧清、八荒靜無塵、垂空
不可狀、變化何輪囷、遼知五色光、上下蔵北辰、我今在人
世、悵望那得親、

涼至欲飲酒、此興不可遣、手撲緒腹裂、傾之若流霞、可但
飲文字、搜尋到魚蝦、忽焉見妙理、眼亂皆成花、方知水底
賦、杜老言不誇、

天邊定何物、洗此瘴鄉眼、初如黃金盤、便似白玉椀、明河
在其中、無處光不滿、舉杯對之飲、漸虛音書散、竹風吹我
睡、不得終夜款、

雨風催戶西、落葉動桐思、梧香穿石路、孤起學蔬絲、簾垂
草亭靜、蘿薜弄幽姿、萬物同一氣、榮悴只如斯、哦詩〻未
成、覽鏡添霜鬢、

南方秋不淒、奈我居異鄉、不見楓葉丹、但憐菊花黃、播遷
燕如客、斜書雁成行、夢中清愁闊、云此是瀟湘、瀟湘連洞
庭、何處是東陽、

憶昨離帝都、一別還如雨、花時雖淹病、亦作越人語、茅屋

終夜寒、單衣豈還暑、荷葉未全乾、桃花已欲吐、兩湖蓮藕
香、今也在何許、

日落紅綠淨、山近空翠濕、爭枝鳥未棲、閉戶人先息、孤坐
明月中、寒光入胸臆、衣潤毛骨冷、萬叔塵慮滌、誰知茅屋
下、我獨對姑射、

老松成偃蓋、瘦竹抱虛心、清風度其中、瑟〻韶濩音、聽之
送熱病、翛然歸故林、三洞既微欸、亦松亦幽尋、高樓訪沈
約、四窓桐葉陰、

風俗

民生各異俗、王制論不挽、惟茲封州郡、山之一谷間、秦秋

無青黃難冬有紅紫嗜好旣殊尙言語亦相牴閒之彼不
肯告我此勿理駛去如鹿麋爾聚若蚍蟻如何蘊風刼
女爲生子已而忽超然天下同一理嶺南自嶺南勿用嶺
北比況自江山情稚故均鄰里嶽夜松桂間受月如受水
根根抱虛明葉葉蕩塵洗先生一杯酒月到酒尊底盡此
寄吾鄕吾鄕秖如此

靜獨

飮酒或濡首作詩防嘔心疾走欲避影不如常處陰階前
享明月但皷無絃琴淸風儻相過付之修竹林一靜服祥
勳爲緣寧我侵

壬申年射州作正月以雨至元宵不止

人國作元夜剪紗炽紅燈天欲下膏澤萬尾飛流火燒燈
雨何何不過市井嘆春苦無此雨從誰覓豊年旋見縣女
臨管絃見雨不止意缺然百千燈光秖照夜山下一犂知
幾錢人間萬事有輕重況是作止當從天

趙子禮勸農興有詩和者盈轎然皆頌德讃兆勸農
也擬和一篇

山縣窮吐不知春鹵莽之種那得耘勸使一日臨如可汀
爾父老爾勿寒勅書勸諭同人情要使秋稼如雲屯饋爾
飮食頗厨兵爾醉且飽其力耕麻麥荏菽兆一名農有罪
事毋虛稱畫羽毛上勿登買租但議頌殊恩自今無問
陰雨晴扎扎聽爾耰鋤鳴柳子厚有扎扎耒耜聲之句

又

山田磽薄高低泰田者緣山呼鳥耘情農不趨林外垌毋
以悍此求暫安守出見之告以情爾輩勿視米價平官今
不用農爲兵雖屢豊年自當耕醉飽酒食爾有冬田畯至
喜兆肇稱衆曰此亭公所發願當去甘棠頌公恩郁郁之
兩明日晴聽我吹豳擊鼓鳴

良嗣壬申年來爲生朝壽作一詩吞之

惟吾始生朝汝祖五十八甫及貫誼少祖易大夫簀懷綳

至不天能有幾歲月不得著班衣慘慘意常缺吾如汝祖
年汝已雙髻莪似我蒲伏歲汝方事紳笏我更得祖壽尙
有十年活女之事親且加我一陪聞其如父與子實福勢
相軋吳勝福力微萬衆如箭發向兆天地恩誰肉兩軀骨
後汝皆渺茫前愆正磨刮今茲各天涯痱水東西隔汝作
幾雲歲我類杏腸剝天之加汝者如與復如奪每見榴花
紅爲汝惜時節手持祝生香自向爐中爇但願早團欒盤
餐共麤糲將此離別數造物爲除殺少寬寒暑期末作枯
木折

夜聞雨聲賦古風時趙使君祈雨之翌日也

山齋道人夢覘清夢中細響忽可聽三峽飛泉出幽陘蕩蠶食此春葉聲又疑相如夜病渴蝙眼亂溜石觜鳴呼噫起視果安在云是四層廿雨傾于時火流截三月田兒正作霧縱橫脈朝太守拜壇下五龍奉命雲雷驚小兒放散蜴衝去神鼓羅嫛巫舞停田翁翻溝出膚水婦子田邊笑相迎聞豈今歲多醇酒是聞指日當雲平山齋一飽想無慮摩腹卧看秋風生

癸酉中冬四日江行

新寒蕩餘暑小雨結離愁行人向西去江水自東流我趁孤舟歸回腸市萬周假寐摸篷中清夢何悠悠恍若傳兩翼飄然得浮游仙風入山骨佳氣遠林丘塵外人物古雲間樓殿幽自念此何許而客區中囚旁有老人笑謂予失初謀貪前慕垂餌遂為香所釣今茲猝身抱病炙荒陬落歲骨肉念百年離合變俛默事迎送嗟嗟亦良羞予欲從之往江波拍舡頭危坐記儻恍熏心尚怨尤玉巧客可慮水跌那許收

自訟

我昔貧時冬少襦四壁亦無帷有柱從脚踏官職場腰及奴婢妻子飲緣因針入穀忘鈇入室古云當見好要銜跌足泥滓寒滞泣牛衣獲如故衔恩省咎到骨髓羈罪一悉雖自然山深生覺困炯痹天閑日思霑雨露性中不愛貧家詩亦又未然工部句文章雖謂不得力陋儒豈是冠相誤

郡治西廳錦被花不為治架每花開覆地而紅或綠他木以扶予分其本植掌亭之東家僮相與栽木於地高七尺許上布圓竹復破竹交加之外出四簷如屋之狀鑿小窗側戶以窺視而出入餘皆花地下置一榻一几可以獨酌作詩以記之云

栽花傍庭砌立木為花屋小戶虛一偏橫窗闢其腹分竹接寸尋尺寸引勾曲鳩工在所拮夜雨頻洗沃枝條日滋

榮滿架籠新綠紅淺時香深揖還蓄殘服此花名錦被羅我四圍足已之公孫布豈不堪華縟自慚流落人尚此享庶福我欲飲其中影交醽醁擁被即長謠假枕眠清馥又欲效王勃醉覆先磨墨引此嘲覆而臟胃成機軸容筆起臨風定作花芬馥（王勃每醉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臥覺乃援筆成文）

米盡

米幾今年不論錢雀鼠儼飲人留幾青急不遐百枚去可待明珠一斗還其如家寄已淹久羞澀囊中無可看今朝欲寫景公帖四顧門外將誰干經營薄少置廚舍呼童告使知艱難從今且作淨康計雜以山芋供兩盤嗟予是身

亦老矣。造物未置飢與寒，何嘗饞煞七寸粳飯香及霞皆
同餐。北鬱單越之國，粳米長七寸，火珠熟之，飯香所至，人皆來食，事見嚴經。

春雨村居

茅蓀竹屋吹山風，雨山流水環西東，如開蓬窗小舟尖，四
面烟雨春濛濛，㸌然擁被看周易，烟濛萬象羅心胸。蔬碧
所容可半斗，妙理盡在膓腹中。杜牧詩膓腹罄古明朝晏起寒庖
空，市小米賤升斗豈，攜籃挑薺奴勿慵，無煮爛秫供乃翁

門中錦被花始開一枝紅白二色，趙守以二詩見報
依韻答之

兩種色，一枝花，何郎汗易餅。妃子醉流霞。寂寥難伴山齋

客。風味宜歸太守家。

又

幾上紅，江頭紅，其纖其濯皆春風，平鋪豈是寶刀剪，怯月
渦用輕烟籠，何人不置芙蓉帳，置向山園寂寞中，欲尋詩
句費天巧，亂蕊秀發詩不工，一枝和露奉明妝，知我陋室
非所容，果然花去玉為報，瑣細換得光玲瓏，頗然只擁公
孫布，曉枕不知傳鼓鐘。

出江

兩岸出前江，開帆破洪浪，何必春水船，而後始天上，一家
五年別，萬里遠來訪，自闢穆禁近，延首日顒望，今朝兩打
即。想喜不可狀。垂衣小兒笑，叙事老妻愴，一杯藜藿羹，敢
謂復同餉。地氣既疏泄，山居亦清曠，長貧不愁貧，時和定
無癢，相與戴君恩，形影且依傍，惟憐罔羅身，此去幾時放，
欲以問白鷗，白鷗波浩蕩。高方諸生，惟山谷以遠者焯重，益地氣不泄也。

又

漲綠舟在龍觀道，蟻旋磨，忽此作江行，開篷得虛坐。回首
城邑卑，極目天地大，千山雨後綠，靡洞不敢涴，音烏去声古木俵數
枝，野渡僧一個。蒼心黃漸肥，莽子紅欲破，淨練鋪其中，到
底只容拖，烟消日乍出，四顧無所遁。遁字以不敢云垂綠隨行分玉
纏，筆墨頗侍遇，收作小圖畫，素壁將橫卧。

大暑竹下獨酌

新竹日以深，竹葉日以繁，參差四簷外，小大皆琅玕，陰暑
方盛氣，勢欲焚山樊，翛然此君子，不容至其間，清風如可
人，亦復恰我願，黃昏開竹抄，放入月一彎。綠陰隨合之，碎
玉光斕斑。我挈大壺酒，欲與風月懽。清風不我留，月亦無
一言，獨酌徑就醉，夢涼天地寬。

閨門詩三首

幽思春雲亂，擬向琴中說，微寒鍼處高，未鼓絃中絕，尚有
無絃韻，或可奏明月。階前望冰輪，去去不停輟，薄命如棄
何，秋風河漢闊

無心事鈆黛。采采菊金黃。徘徊欲寄遠。要娶遶瀟湘。豈不懷君子。念念不敢忘。西鄰擊神鼓。東隣開筵觴。三嗅籬邊英。淚落秋風香。

晨光入幽戶。手織回紋書。聞古有雙鯉。為人致區區。書成立江邊。天寒渺無魚。徘徊既莫致。修袋何由舒。歸來更無語。悵望庭花疏。

正月十一夜燈開雙花

鈆杯壓短檠。清膏沃盡草。烟烟孤焰度。此此雙花好。誰為夜氣溫。晴助春風巧。碎剪朝霞紅。緣以金粟小。或云兩玉蟲。飛來抱釵枝。美人輕燎之。要看火中實。我聞家道和。可

以感寄。吳門閨將有喜。每事吉先兆。而我方衫衰。貧交落南嶠。胡為今夕光。熠熠似相報。無乃天地慈。四海施共照。陽和隨根性。凍為脫枯槁。吾其得歸歟。頂戴君恩老。

北山文集卷二十一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二十二

膠西趙庶文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登嶽麓法華臺嶽麓兵火後寺已兩剏惟臺為舊物當時住持鄭道者物故二十年矣

湘西嶽麓法華臺。四十年中又再來。惟石與松如雅故。問付茶寺已塵埃。區區獨恨恩難報。區區無言志已頹。退宿時相愁不寐。雨蒂香雨雜驚雷。

投宿蕭圻縣

咫尺蕭圻縣。泥濘路屈盤。小橋殘雪急。驅策索信

無人。寄愁惊獨酒。覓轉披聞有寺。一榻借安。

初至法會

正值僧忽煩。僕馬怒投幽寺息塵埃。杜門蕙影惟便靜。覽鏡雙眉未忍開。春色更兼山色好。雨聲常帶竹聲來。呼童起視桮中物。為爾忍崩進一杯。

昨晴

幾日春山雨作霖。曉風端為破重陰。登樓物色渾如畫。倚檻情懷未易吟。萬里斜陽鳥飛去。四圍煙樹客愁深。箇中定有超然法。趺坐端須仔細尋。

十月初嬰寄良嗣詩三句云。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

遠夢與汝同居，覺而足之。
武昌分別處，江岸倚籃輿。對飲三杯後，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遠，夢與汝同居。何日秋風夜，燈窗聽讀書。

口占
僧房花木蹟，鳥雀下庭除。氣候爭寒煖，春光半有無。雨山雲外瘦，一塔雨中孤。誰用詩人筆，收拾好畫圖。

未至邑州，道旁有甘泉，既酌泉，成松竹百步，投宿小寺，翌日又酌泉登輿，松竹間蘭香甚盛，感而賦之，時自務封。
一宿招提又累旬，寸心孤影自知怍。客從庵前尋幽蘭，

在幽林澗底香。動靜於人曾兩意，升沉如夢亦都忘。但悲垂老思無報，淚眼瞻依日月光。

予嗜茶，而封州難得，有一種如下等修仁，珠茶滿而日進兩杯。
一甌方此寄天涯，用啜君貴拙有加。飽食正為頻觸飯，空腸卻嗜玉川茶。長髯亂舞輕於土，短尾濃煎不見花。撐拄可堪書卷少，空教塵垢鬢生華。

岳陽道中
客子方驚畏，津亭更敍寒。亂雲藏野寺，積雪覆溪橋。米價還雖賤，酤邊轉不饒。梅花有何故，冷笑背寒條。傍有酒肆，終日不售。

予往古之，僧貴切予無占位牌詐官也。

即事
可信南方氣候温，冬寒未退已飛蚊。虎霜豈復冰魚膽，剪雨定無春韭根。向晚孤城人寂寂，閉門幽夢酒醺醺。起來欲向寒梅說，一見眼明惟是君。

故居
北山三十里，憶得舊書堂。小徑通蔬圃，新醅壓酒牀。晚涼荷葉嫩，細雨橘花香。此夢今何許，隨緣又一方。

元旦二首
傍城山曲處，草徑一房幽。元夕孤燈裏，殘香靜夜頭。父靖

無薔冷，獨坐祇清愁。也擬尋詩句，吟成醉卻休。

正月燒燈夜，封川轉覺幽。十分憑月色，數點照城頭。依習邪知陋，安陵諒不愁。家家松火吠，春米未霄休。人家大率每夜無燈，貴春碓明，也然松明。

春熱
地氣冬來不復藏，亂花都向臘前芳。無寒疑是青春老，耐靜從他白日長。野蝶舞餘還自去，沙鷗飛斷卻成行。迎風儘著單衣坐，爭凡留心醫藥方。

即事
已來登眺最寒煖，正爭春城古亭去少，門霜鼓角新。雞寧新遠

江山真是好，風俗不妨貪。克己從清約，須知太守仁。

憶所

憶昨少年日，家無斗粟藏。街盃須徑醉，得意必真狂。老去唯思睡，年來秖念鄉。幽齋誰共語，看徹篆紋香。

久雨

漂泊初時尚念鄉，如今恚定已都忘。小窗積雨苔編潤，慢火薰籠集裏香。正要門前蛛結網，何妨籬上蝶成行。山前春雨非常好，出鉢應須飽十方。

有客問予每日何事客退賦此

杜門背得酒瓶乾，餘事誰能着眼看。髮鬢殘香幽夢斷，冥濛細雨夢花殘。林間寺隱孤鐘晚，水外人壺杜飲懽。萬里一身聊爾爾，此生唯覺上恩寬。

封川大率園不蔬，人采小蓼食之，葉尖而細，號尖頭蓼，亦謂之辣蓼，誤食往往殺人。又春水肥時，河豚魚極賤，二物郡人所酷嗜也。作詩自戒。河豚本草一名脹肚魚。

遠地窮鄉口腹殊，居然孤客莫隨渠。路旁施采尖頭蓼，江上爭尋脹肚魚。野葛可嘗雖是惜，馬肝不食未為疎。此生飫日皆君賜，饘粥充飢自有餘。

吾鄉城外北室，宛轉皆亭園。自北門外南徹浮橋嚴為遊春勝地，因清明念之，賦此。

短墻疎竹小園亭，記得東風婺女城。久驅菖蒲催禊半，肥梅子待清明。橋邊沙印驕驄跡，水外花藏醉客聲。年少不知身解老，曾將豪氣與春爭。

茉莉

小蘂稜根帶蘚苔，着中相對亦佳哉。素英吐處秾如玉，清思牽人全似梅。淺綠剪羅和葉看，真香持爵逐風來。觀君可與酴醾匹，高士寧容俗子陪。或謂茉莉花帶葉看可比酴醾故有是句

西鄰桑間有隙地，從可五丈，其橫五分之一，荒叢是棘之所聚也。鄰翁借予栽竹，因賦之。

荒園茅塞閉墻隈，多謝西鄰借我開。力課頑僮殘斷甕，小通幽徑發蒼苔。種雲無處容檻木，遮日聊須買竹栽。十畝故鄉松與菊，不須便望主人回。

民入錢抱債公庫，東塘決水取魚甚盛，漁翁得抱債者販婦則旁午于塘上者，皆婦人也。

積水翻澄映，輕舸徧遠灣。鳴榔時撥刺，掣網亂斕斒。販婦貪趁市，漁翁喜動顏。輸他鷗鷺飽，煙際不勝閑。

封州

莫道封州是小州，封州雖小客何愁。荔枝受暑色方好，茉莉行風香更幽。得醉便眠尋夢蝶，欲行還立看沙鷗。向北

造物曾留意謹把餘生為我排

五更醉卧

獨坐前軒引破觥。滿牀書卷任縱橫。明蟾自可當燈燭。修竹便為佳友生。陸眠添花知輕醉。小窓欹枕奪春耕。日高擁被還思起。聽得廚頭有菜羹。

栽竹

信手移老竹。簡易種瓜根。小雨回生意。蒼苔覆斷痕。影還隨稿榮。凉已到清尊。相對如佳友。何妨僖閉門。

閑中

須知造物有恩深。遣我閑中見物心。拱水高低鷗自在。過花先後蝶相尋。門前父老忽聞語。種罷今年當值陰。秋甕頭添醱酒。與鄉邪客興多斟。

賦詩

悄爾還思賦。賦詩未得詩。過雲飛雨急。斜照曉凉遲。嫩綠開荷葉。新紅入荔枝。蕭蕭換短髮。倚檻立多時。

時官多以封州僻陋井邑蕭條居處狀陋為歎覩如閩而賦之。

相逢都說在天涯。城似墻頭舍似蝸。畫角樓前皆郭外。虎欄竹上是人家。草深正恐鹿為虎。日暮漸迷鷗與鴉。老子豈知兄別相。高眠飽看荔枝花。

幽居

蠻徼分來氣未清。江風又雨瘴烟屢。出巢燕老梨花落。抱樹蜂啼荔子青。人客漸稀真省事。古賢相對可談經。餅中況是無多酒。更把柴門著意扃。

偶書

帝恩容貸比天寬。天見孤臣涕淚潸。數日得看書半卷。一身猶占屋三間。閑閑便是故鄉月。盈盈只如東越山。第引香泉涼心骨。老要終自不違顏。

重五

共卿還午節。卧病此衰翁。竹物迎新葉。榴花開小紅。山深人寂寂。氣潤雨濛濛。煮酒無尋處。菖蒲在水中。

又

記得山居暑服輕。石榴低照酒尊明。綵茸花裏占詩句。竹黍盤中脫綠繃。浙人重午以竹葉為粽老去容身惟有睡。午宜採藥斷絕行蹤。令門外參蒿艾。且免炎鄉瘴癘生。

夏夜用人韻

放逐居事外。罪籍比刑餘。敢歎山樊熟。惟驚歲月除。城棧蓄福遠。河漢曉星踈。元坐窮清景。明朝晚看書。

元信所日惠入佳酒兩尊今日惠蓮數頭實圓而大云蓮池中白蓮子也

翁池初泛小青錢，低有弱々淡竹似，香老不隨明月墮，了
肥爭靈寶珠圓，乍披紺包神都爽，欲學柔房意尚猶，檢點
關尋亦新呢，心知無報且陶然。

夏夜小雨獨坐

柴門惟一靜，夏月不知長，竹下小窓暗，燈前飛雨涼，棋低
無對手，欲少佔中觴，此夜此時節，身眠未用忙。

經月門無客，客來必謂予此居蕭然如僧舍

東望雄山翠若堆，蔚羅盤曲注兩江，隈窓滿蜂匣分屋
角窓成燕子雙門設，雀羅遮坐客，煙排金果照書窓須還
佳處如僧舍，杖挑雲到此來。

閒居常自足

閒居常自足，誰欠亦誰贏，辟穀知難學，餐霞豈易從，菜來
餐地主，米不恩酔僧，白日惟高臥，黃昏便點燈。地主送予米菜鄰僧
送虛全來

黃粱征惠石菖蒲，既賦古風，復成四韻

附石菖蒲誰手種，形模姿色妙難如，黃蜂變去惟寒在，綠
玉抽來纔寸餘，夜為霧華凝几案，曉添塞井向堦除，如何
便得生秋意，更欲中間置小魚。

初秋

包殺腰鐮銅戶忙，芭蕉葉底稻田黃，微風有意回閒暑，小
雨頻來作夜涼，煙際輕舟分霧色，望中飛鷺點山光，初秋
便自宜孫客，鄰舍數家都酒香。

秋夜聞雨

海風吹屋亂珠更，花結燈昏背短檠，暑遂新涼知有漸，酒
扶孫夢未曾成，滿簾都作芭蕉響，四壁時兼絡緯聲，曉起
茅簷餘滴，爐香凝坐不妨清。

讀杜子美三大禮賦

牢落長安賦就時，青苔到獨有誰知，年踰四十猶無祿，筐
下千篇盡有詩，風雨飄零長是客，干戈悲哽獨憂時，平生
愛作驚人句，博得如今杜拾遺。

閒居

閒居秋卯森前山，瘴霧中猿猱都下，欲鳥雀未歸叢，弄影
試新月，披襟招好風，銀漬向何久，零露溼梧桐。

秋夜山居

孤村城西一里餘，不妨山徑自崎嶇，四鄰酒熟人常笑，萬
木秋深葉不枯，空翠入窓濃欲滴，夜涼扶月靜尤孤，有時
雖是風翻屋，猶我元無屋上烏。

重陽太守招登東山，以服疾不能赴

明對佳辰兩鬢斑，幽憂深閉屋三間，其能去溼方摩腹，菊
酒已矣少慰頹，骨瘦免教先落帽，獨行無分作頹山，遙知

太守豈高處塵客許成爆影閑。

相識有道予以紫石硯者，謂是下巖石，名曰玉斗。予自湖南北轉之嶺，畏行李重滯，舊所用委棄不存。正以無硯為窘，得之喜甚。且愛其名，捧而截之曰，亞父後爾尚無恙耶。為賦此。

猒知端鴝色如肝，此語傳聞識有年。李觀匣中方念往，乞增擾從豈知全臨池。欲試曾觀滴，把墨重看未忍研，何言邦同御筆句，貯雲含霧對封川。柳子厚謝揚尚書寄柳州有貯雲含霧到南窗之句

鄰翁以黃菊一本見贈，是歲冬暖，梅已成蕊，以四韻戲贈。

鄰翁情鄭重，贈我小金錢。半歸開蒼蘚，分根帶曉烟。數花浮酒面，三嗅種籬邊。舍比凍梅近，蕊香更忽撫。

哭涂義榮二首

花約後前落，茉黃朝來玉折，報潘郎，一匣每嘆如懸磬，三版俄驚戒若堂。泉石半生閑日月，絲綸餘事入文章。似應秖有凋零恨，為盡雲空不見行。公六兄弟相繼出父至〻未有書

少年聯轡入京華，闊步起群便起家。親覽聲名高漢殿，憂時蹤跡便長沙。公頁自司諫出監沏口稅藏刀所在留餘刃，懷璧終身不見瑕。老眼看公春夢散，不勝哀涕落天涯。

曉望有感

霜信晴寒氣氣風，數家籬落淺煙中。沙鷗徑去魚兒飽，野鳥相呼柹子紅。寺隱鐘聲穿竹去，洞深人跡與雲通。為門猗苣將何報，萬里湛忻段子松。

客至木綿坐，已為長韻，又成四韻

批淚綠冷惟同，然況是冬溪凜冽天，莫訝壺生枵館席，却緣坐少席文亂感君四坐千分暖，為我長針細衲綿，從此門前有來客，不須稱還足留連。

庚午冬至夜

今夜雲開北陸風，丈三將到土圭中。剝窮誰見陰陽妙，來復方知天地功。孤坐看燈渾是夢，參顏枝酒不生紅。却憐

土俗追時節，言語雖殊意亦同。

衡嶽左右道旁茅舍竹門中有老人，八十一歲，宣和間嘗為蕪湖尉，因兵火棄官寓湖湘，無生涯，學者時過之問經義，遂相資助，皆自言如是，予飯其旁，飯已即行，馬上擬成。

茅舍柴門盡亦高，松姿鶴骨向人清。闔門饘粥于金重，九品冠裳一唾輕。仁義到頭馬用稼，聲名真是豈其卿。我憐痩馬銜烟雨，不得從容叢老成。

自憐

本偶深來萬里身，自憐蕭拙向三春。人窮但有城守傳守

悄然無下筆神，春後雲深歸央晚，厨中飯盡煮蔬貧，五更小雨却堪喜，數樣寒蔬色已新。

春晝

深村春晝永，事事不相關，花少蜂蝶瘦，水清鷗鷺閑，拓窗終展竹，枕傍前山，付與傍然憂，與花天地間。

頻夜燈花頻，予有何喜，其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何煩喜事燈來報，喜事山間足可誇，綠竹乍移都出筍，素馨新臘小開花，東牙送飯勉新健，細字抄書筆有加，况是山前膏雨足，平平春水浸秋芽。

草亭假寐

茅畦深處短墻西，中有茅亭客未知，天許病身全得懶，日烘春困恰如癡，壁間花影篆依隔，塞上書篇燕異窺，更欲東風輕過竹，老夫假寐一些時。

涉園偶成

頹齡正是投閑好，膝薄誰知與拙兼，棋信天機那論失，酒隨客量不教添，靜銜小雨看花蕾，時撥芬香候筍尖，惟為業間如有詩，比翁難作逸群髯。

懷舊

宗近何山雲滿離，出塘深處芰荷稀，雨除燕向花間出，吹撥人，從竹後歸來到底，屠貞足穿，食他糠粃不知肥，半生享過清門福，四行更除事事非。

去冬

去冬竹老迎新雪，節下珠璣到滿盤，正月便回春意暖，五更微帶雨聲寒，門前寂寞何須惜，鬢歲衰殘且是閑，祇有報恩心耿耿，仔絲都作六如看。（是身如夢幻泡影露電）

夜坐

靜坐始知閑有味，懶行終是病相侵，雨聲歇處亂雲薄，月影來時清夜深，幾卷傍堦如有語，簡瓢在手更孤斟，寥寥萬古聖賢意，落盡燈花空寸心。

晚涼小酌

城頭落角送闌暑，倚檻頃之風滿襟，去鳥漸迷山落日，鳴蟬忽靜木垂陰，秀雲初月光猶淡，出水新荷綠未深，蕭散晚涼君醉否，一杯尋見古人心。

山齋深陋，無焚香，旁舍開之，而齋中不甚覺，蓋香隨風以流也，為四十言。

閣時清透骨，聚處細成絪，夾攀火得所，山深風奈何，四總抑然破，比舍得香多，利彼與自利，吾心寧有他。

寒蕊

寂寞霜不結，風勁是霜晴，日落晚光度，山空流水悲，樓鴉

爭樹杲凍雞下窩遲，季子家何在，衣單知不知。

循省

慨居栽竹暮濤然，禁係其如是趣，因高枕亦成煞，枕夢小窓長作客窓愁，捫心罪在愚臣，懸肉骨恩歸聖主，復日有省循千點淚，臨風分付與江流。

臘月十三日送邢婿還鄉

鄂渚分攜驚昨夢，如今豈謂一尊同，塵埃萬里王自潤，風雨對眠床亦東，問得平安歸客子，留將恩憐與衰翁，征衫殘着不須還，漸向湖南春色中。

辛未除夜

爆竹猶能熏，桃符又上門，老身逢歲月，春色斷乾坤，桂嶺家何在，茅堂酒滿尊，小籠溫衲被，清夢接黃昏。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

江風侵山雲不乾，迎春送臘雨霏霏，句萌潛識化工意，泥濘莫遲行路難，閉户定無元夜醮，擁衾如對九秋寒，池塘煙草弄風貝，此景當從晴後看。

無寐

瓦裂慨平生，柳子厚云男兒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無眠枕半橫，逐臣常内訟，謫夢自多驚，殘曉星月淺，近山鐘鼓清，晨炊知米賤，猶恐貴經營。

又

孤衾萬感不能平，䆁也捫心未覺盲，驟雨過雲饒數點，宿醒扶夢止三更，塵煙侵我須教老，春物牽愁自在生，啼裏犬雞無寸效，如今方愧子真耕。

澄淨遠望

村舍無樓可望遠，茅亭遠望似登樓，絕彩聚散雲無住，最愛縈回水自由，詩思已隨芳草動，春寒少爲好山留，誰將紫馬換美酒，與我同消萬古愁。

春晓

寒雞不飽亦知鳴，布被堆中又五更，喚此枕邊烟浪夢，雜然風外鼓鐘聲，花籠宿霧方含濕，燕識朝陽已弄明，盥罷是身無始業，一爐香火向三清。

無詩

草創園亭隨意坐，任緣花竹倩人栽，風聲與客将寒去，物色知春有信來，逆氣暫時因酒見，物華空自把詩催，案頭禿筆無才思，不賦一言真陋哉。

幽趣十二首

幽趣無人會，閒居我自知，筍尖穿落葉，花蕊掛遊絲，兵在蜂來少，風斜燕不遲，老夫無定力，破戒爲題詩。

幽趣無人會，閒居趣自成，孤舟横水渡，宿鷺入烟朋，風葉

低遲趂皆錢斷復生，小門無客欵雖犬不闗葉，

幽趣無人會，須還我獨親，閒書風為拂，待性恂相因，而復

竹色淨月中梅意貞，北山小雨景蒼然，未歸人。

幽趣無人會，人應為我愁，山深雲易聚，市遠酒難謀，恃力

窺鶯熟，爭巢鵲避鳩，老夫春睡美，蝴蝶是莊周。

幽趣無人會，池塘又吐青，雲間萬里客，竹下一門扃，空翠

侵書帙，飛花入草亭，杖藜尋栢子，慢火待餘馨。

幽趣無人會，欣然自解顏，雨來飛鳥急，沙靜小魚閑，翠滴

峰巒表，香霏草木間，吾心久忘物，物意苦相關。

幽趣無人會，春風自過門，青圓梅弄子，綠匝竹生孫，花少

蜂蝶度，霧濃鷗鷺傍，草深藜藿飽，庭坐學盾兒。

幽趣無人會，清閑五月中，魚跳荷葉閃，猿哭萬枝紅，幽竹

有新月，鈎簾入好風，神仙赤松地，正恐自相通。

幽趣無人會，雖然亦有為，晚涼尋藥藥，細雨架除籬，掃屋

除蛛網，添花助蜜脾，黃昏方隱几，消與又催詩。

幽趣無人會，天寬物自安，變休憐兒鴨，勿為老嗟吟，苦

秋霖適身閒，步躋情舉頭，常見日，山水任重重。

幽趣無人會，閑中見物天，綠虛甘露結，紅緻水晶圓，倒孕

潛貨化，成行出緊蠶，家中無巨細，動靜各隨緣。

幽趣無人會，小依遠岫行，爽境時彌剩，古木綠陰連

抱與鮑花飛度粉，輕山泉成石咽，孤咽不勝清，

讀柳子厚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之句，

有感，

參星三洞畫掩扉，遮藏足得趁，前兆雨餘燕，踏竹梢下風

動，蝶隨花片飛，閑自鈎簾通野色，時因酌酒見玄機，思鄉

化作身千億，底事鄉侯深念歸。

擬題黎萬尉梅隱用其韻

梅仙隱去事難論，故種咏梅隱小軒，雖似掃除顏色冗，不

妨遊戲簿書繁，月明客共藏花影，醉憂君應到酒尊，我亦

寄身修竹裏，頗欣成性得存存。

自寬

摩淚複嶺煙如墨，照以澄江一洗開，芳草望中春去遠，落

花聲裏鳥聲回，風飄空翠入修竹，潤滴幽溪生綠苔，不是

從前賦清苦，未應得向此中來。

山人

何古山人分在山，山人何幸此偷安，身閑不束休官帶，疑

經聊爵子夏冠（小杜，杜子夏也），酒量自來惟根窄，能居隨分不須

寬，性餘骨骼緘封來，盡是君恩報答難。

雜興

秋夜城外小，遠望一川長，問客雲中祭嶺，舟水底

聊是李半俗不成傳縣其間者變以料可惜

八月開對月獨酌

月到空庭色界虛酒壺安傾向冰壺司史高危清露滴坊

第一輪册桂承獨酌雖成狂態度附身惟有醉工夫醉中

妙與參禪趣此妙須知禪所無

開孫立之

無分雙清岸醉巾蒼須煮鼎與誰斟笑頌食指報珍味阻

向歌喉聽平聲落塵檻外寒花應照空座上明水定生春雷

剪莫若催歸緒不比山齋酒困人

黃義卿知郡母夫人挽章

往歲封川秋水肥板輿行色映萊衣江魚未屬使君去弔

鶴飛時孫子歸脂澤二 隱留舊藥錯詩于古載餘輝何參

與我同題塔慧門皆從佛欲輝

臘中會桂堂太守勸客滿觴嘗吟怕渡野塘寒酒氣

且歸又同月掛竹梢明愛此二語作為兩詩云

不辭芳酒滿怕渡野塘寒從月便燈照新春送臘人

方郎星容意敢闌珊緊散皆如夢相吟月盡歡

成第花塢冷月掛竹梢明淺量二杯酒新歌藥古情依故

夜色歸村有寒蘇倦客無眠處朝陽才背月 席未以朗附見此淡

冬大暖地無花飛如雨已而遷雪以表異日也

冬今常溫客不愁日來還用理衣裘浪開易落鷥花兩過

收成實似參秋木葉搖風擁循吳江煙帶暝起沙陽何人

自酒生春意驛後新詩到筆頭

凝遠傅推官吉先予以紹興已已六月自復徵封吉

先後一月

照流人來到封川相繼人看凍水蓮居指君病成一使道

我已出三年款門對坐惟棋局判袂論情付酒船九月

秋風吞晚疾可能相望不依然

病酒

醒病初非病貞扣植貞孤愁如送別清渴欲生塵菊

時思比節竹未忙荷蕖果知可析莫致一既新

以下黃菊藉秋始開為賦此篇

小樹枝上行更揚雨迎分錢未肯收綠籍九秋扶正色誰

說三吟為消香門前篇布空庸妖胡麻喧綠卻甘長占昔

風流人處同碎花浮泛一時更

十月二十三日出門便早從舟游西山不詩以屬和

此

開紹侵晚陰轉棹順江流寺侵盤龍淺叫殘波馬而衣晚

春草細雲際小橋幾窩物致清絕處竊想縱横

州和

冀會今千日，光陰逝水流。筭日聊寓目，古佛不從頭。
人聲雜，雲煙閒亦幽。一舟横晚渡，回首興悠悠。

初春五言

積暖消陽過，輕寒宿沴消。簾纖飛雨綠，清徹入花條。節物
病身老，家山歸夢遥。華叢存玉數，不復見無聊。

又七言

古人書卷摸翻尋，齒髮蕭疏歲月侵。萬壑寒山孤枕夢，滿
城風雨五更心。茱萸軟草涵空翠，寂歷初花弄曉陰。燕子
未來寒意重，數峰圍處入雲深。

初夏

春物闌珊送晚風，芰荷叢角草茸茸。野梅結子疎枝重，老
竹生孫翠影濃。煮酒情懷還是客，異鄉歌哭且相從。悠悠
熟枕皆佳處，醉夢何妨度曉鍾。

寒食雜興二篇

安居豈足安居地，木偶漂來且度幾。日向柳邊回晚照，荷
喧雲不斂餘飛。相逢又說分新火，孤坐誰憐尚侍久。試破
晚頭開煮酒，菖蒲香細蝶花肥。
小小園亭畫捲簾，身閑不用更偷閒。柳綿盡日飛低處，春
色於人去住閒。已醉更應將酒醉，賞花須索把詩還。令
已見霜頭禿，不比休來只興慨。

閒興

隱隱修竹小茅廬，足可安閒置老夫。懶不觀書惟得計，貧
惟煮菜果無圖。更今更肯求摸外，鵬亦相疎遠坐閉閣邊。
爭嚴方瓶頂，焚香千古問毗盧。

出江

淨綠已欣平似簟，更因過雨助清渼。何人孤笛穿雲杪，送
岸歸舟入樹陰。鷗鳥慣看遷客面，江山偏識老夫心。半輪
小捲黃昏月，欲得新詩簡裏尋。

綠淨軒

我刱新軒不費錢，小將蘆壁斂東偏。誰留止水涵千丈，今
為陳人洗舊緣。樹近直疑甑作屋，月明方見玉為天。箇中
豈敢容凡客，獨與清風泛酒船。

病後浩思

百病相尋體未平，幽懷感物雜星星。覓懷却呈：：還之納凉句。地早精
潤野梅瘦成脱，無霜山柿青。覺鏡但存心懷慨，秋節猶覺
步玲瓏。如何每事難精進，日參華嚴千字經。予自去年手
寫華嚴千字經，日以千字為程，後得至二千字而病，病起欲
復擇千字每臨，未能復精并耶。

九山文集卷二十二終

後學曾定遠斠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弘能梓

甲寅九月末雨至十月二十三日得晴開是日六飛

進捷諸將告捷

容雨重陰一月餘似聞 禹又長驅怪來林外升晴日已

奏江邊報捷書

季天叙爲人相宅過余求蘐戲書二絕

由來南巷獨其貫季老從諳眼有神未服相傾長高棣方

圖種德滿前人

一區憩塋已偷安常念風波世路艱若謂他時庇衆士會

須令我作千間

別家山二絕

簡書催我就征途對坐西山暫索居聞說仕途嶮甚未

應從此便相疎

此蕙松筠莫相負未肯微官縛此身若有杼鄉須不帶定

君林共付他人

代荅

塞污鉏莠紋萬呂草木懷君豈易忘出爲蒼生施此手他

年使故園荒

雪中度馮公嶺二絕

雪積雲騰畫杳冥萬山玉立不勝清舉頭秖恐是天五松

栢已爲璟璈聲

琪花亂欲成羽交嶺人言路已漫我所征夫弟前邁山

翁不畏雪霜寒

范才翁惠除醨

寶刀分惠過墻西度比寒梅不肯肥只恐東風苦無賴爲

君文作玉花飛

題黃德者改亭二絕

花木横斜轉小蹊疎簾竹屋任高低何人移得曾惡耕置

在君家縣事西

吏宄文移紙作堆誰能亭榭靜中開直須事外関門坐莫

放人從門外來

和李端明題靈峯

靈峯特立萬山中秋過濃嵐怨欝葱勞絕遠遊雖寡助其

如氣象自摩空

題大龍湫

龍湫清漪高且清自料吾心略相似何因流順勢無從情傾

倒向人只如此

小徑禪房瑣綠苔，坐中聞葉亦紛哉。比人不是流鶯何但
敢初放開處来。

臘梅

縞衣仙子變新妝，浸染春前一樣黃。不肯欣然爭臘雪，只
許孤艷付寒香。

宿上盧寺下四絕

北風吹水打船頭，艇泊長蘆祇欲愁。試遣長髯伺煙際，望
中李郭亦來不。懷李叔海。

未晚風飽自行快，去帆浪高知進難。舟子勿生淹泊恨，偶
然遲速我殊安。

建鄴春江水拍天，越潮先發六宮船。何時彩筆飛清禁，縹
緲金鋪生瑞煙。

風伯清塵過浙西，隨春萬騎擁旌旗。野人不識巡方意，幾
蹕還憂為稼。

八月初四日謝雨禾石中元祠

山柳葉迷容夜月，古松枝勁起秋風。定知明日便回首，百
里牛羊烟霧中。中元祠古牧地。

和樓析谷過涇陽感舊二絕

十年瘴癘已淹消，訪舊寧須傍馬行。莫問關中來高祖，重
收樓定奈縣。

遲臘由來過幻花，栽香移好果南華。棗下漢殿猶棄空，劉
紫涇陽細供花。

樓桓谷過華山，沛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擬用韻作
詩以後之。

四時已開閉管事，留度始了事去仙。古人石上世一手，寫
意後人非偶然。太華絕頂一峯上有跡如巨手，俗號仙人掌。

且說高王崇法律，從他漢武好神仙。關中既使開如禹，自
奔山與能安然。

陝西戲成二絕

邊城土俗自隨宜，物色人情浩不齊。略有江鄉相似處，平

煙林下一聲雞。

出門上馬難所樂，盲見秋風亦念家。何日隨堤霜後路，亂
飛榆柳指平沙。

隨處翔，有何日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指平沙之句
今至堤上復用前韻

沐雨梳塵幾萬里，勞生令我憶山家。秋風小艇浮萊局，野
色侵蕪水見沙。

早行二絕

風柳蕭疏月夜凝，客程中夜馬蕭蕭。擁鞍彎彎如殘夢，曉
入一朝酬未然。

頻有携榻又催程寸許孤燈照壁青破縣殘更深傳鹿
行十里見明星。

和江廣仲華山二絕

仙人掌

意氣軒軒勢入雲爲誰出手右經綸夜扶星斗朝擎日氣
力何知幾萬鈞。

陳希夷無夢木

世累都忘春復秋婆娑枕木亦無憂不知千古雲開夢之
見山前馬不。

馬上口占三絕

秋陽未作結霜威入門從下落日紅家子何須念行役馬
蹄多在柳陰中。

霜葉紅邊棗熟黃穴底肯稻麥花馬首漸東京路近小
寒無用苦思家。

小枝圓熟果纍纍知得大都秦建昆公老後相逢豈歲相
公何苦出關河。

九月

他客飄零歲轉遷尊宗公菊花叢外始嚴霜厚起晉
晝天涯各暫展。

北集

天下共知歸漢德東西那可限鴻溝雖令羽劃大河水分
得人心兩處不。

靈壁驛有方公美少卿留題戲和于壁

君把使旌臨泗水我參樞幕過潼關秋風想見吹歸渡先
有淮南第一山。

雨晚

黛壓江邊草樹低麥摧秋色望中迷却知向晚有晴意兩
過一聲村落雞。

眼昏

月下對花燈下字年來漸覺老相關頗思瞑坐收餘力他

日歸家祇看山。

勝仲少卿公惠巖桂并詩二絕用韻和之

搓風暗綠染之葉團日輕黃小小花細認幽香已清絕更
隨齊馥出君家。

秋桂荷君親折贈傾蓉高插傍胡床兒童誤自溫金鴨三
日爐全不設香。

十二月二日臘祭前一日致齋惠興呈清叟察院絕三

峨冠執去公宜碁端見臨祠我亦嚴深炷爐香通問訊小
寒清坐隔疎簾。

[illegible]

嶺梅尋雪岸頭、
排闥從窺湖水畔梅花瘦著竹籬邊殘年未便無冰雪
急云何已斷然、
懷山居二絶
冷淺酒寒人寄坐花深雨細蝶移枝十年未爾作歸計此
恨故園鶯自知
枝頭最得曉花瘦帶雨剪來春韭香憶把餘隨付松枕明
朝春夢不勝長、
即事
竹軒曉出見湖山小窗焚香暫得閒簾動東風入雙蝶清

愁何處不相関、
觀橘花
漸看綠葉秋來密最愛輕花露未晞何日增枝兄奈寒為
此臨酒脫金衣、素裏金衣皆見橘頌、
禮部直舍枯竹嫩篠叢出燕雀飛來欲折以二韵記云
火邊遺竹但枯枝瘦筍叢生未及孫篠嫩不禁風燕雀綠
梢煙外起還低、
發風水洞
山邊新寒鶯遠處風收細雨作初晴曉光微動鷗鷺起黃
黑鳥亂飛鳴、

離家
我有君恩未報身紛因西歸念行人門前小閣闌干半傍
待何妨候到春、
道中四絶
過雨山間雲出沒夕陽天際鳥浮沉此身馬上志四海不
是尋常客子心
水深沙明不見泥寒煙漠漠樹垂垂漁人不識閒中趣輕
網容嗟逆使旗、
敗蘆衘霜思往歲舊遊夢醒平生鬢華已逐心事老溪
水猶如前日清、

寒意與多曉色交雲隨疎雨又還消山行全似三春日林
際一叢姿顏焦、
燭夜燭花
寂炬香光照夜紅垂垂簾幕靜無風金盤五寸花成穗可
但釵頭綴玉蟲、
題安仁江亭絶覽亭
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絶覽未爲叨丈夫心地須超出此
外當知更有高、
十一月十三日宿東林是日小雨不見廬山戲留絶
句示坊大、

濃淡暮雨遮人蹤，遠壑幽巒向客攢。清曠本吾胸次景，不須雲裏覓衡山。

過大冶縣

吏民但困市塵小，鷗鴈相呼湖海寬。蓄怨誰能力耕墾，猶歌依舊好為官。

二月十七日馬上

愁多髮白惟知老，病起花飛不見春。我得此生真偶爾，休貪畫餅作癡人。

河池秋雨

一雨一涼秋氣味，添愁添病客情懷。故園十畝楂梨好，箇家歸心未得諧。

夜坐戲書

窗前寒雨正無邊，案上含花燭影偏。莫念江湖家萬里，一盃徑醉且高眠。

春日

朝來弄日花頭密，晴裏窺春柳眼多。任是老人情意疎，箇般時節奈愁何。

移司道中四絕

花梯破甕入河池，今日還轅歲一暮。道是得歸元未是，却經嶺蒲利州吹。

乃鼓吹寒猶出，鳥避旌旗去肯留。頼我才疎何所用，空將行李怨清幽。

千山似翦憐渠瘦，一水如藍對我寒。今日看來心未靜，書將歸去靜時看。

隨車千騎鐵成圍，諸將前驅鞴鼓旗。不似東陽村舍晚，芒鞋踏雨看山時。

戲題堂前梅

徒步移來知未久，花根猶用小欄遮。似能向我憐幽獨，旋放南梢一兩花。

憶文達

不如當日在山家，修竹叢中一逕斜。飽食醉眠渾沒事，風朝雨夜秖愁花。

寒食日

休日文書得少閑，試尋高處凭闌干。落花芳草不勝恨，細雨斜風都是寒。

登烏奴

金壺瞰腹貯春醪，路入山堂脚〻高。但得遠塵寬俗歛，不須臨下見秋毫。

一絕寄家

孤枕夢回當半夜，倚樓魂斷是斜陽。如何行李猶淹泊，未

報蒲帆過武昌。
骨肉聞已至廣安，而連日有雨，甚念之，戲成絕句
行人未到雨蕭蕭，最苦酴醾葉盡飄。風雨不遮春去路，障
泥空滿馬蹄驕。馬惜障泥，或遇雨不肯行。
二絕寄章氏女子
女子有家雖戀汝，外甥似舅豈忘槃。春風萬里空相憶，但
願平安數寄書。
蓋昌春晚百花開，骨肉今朝對酒盃。共說相思悲復喜，就
中憐汝不同來。
寄吳信叟
聞說吳郎入漢中，掃除亭樹祝東風。三年不與故人醉，留
取數枝桃杏紅。
春晚
東望故園天一涯，宦身到處且回家。六房吏散無留事，滿
袖亂紅飄落花。
甲子春晴久，三月晦得頻雨，喜而為二絕句。
夜半風雷破久晴，西疇使曉尚泠泠。欣然擁被重尋睡，春
鬼溪中春麥青。
春曉鬱蒸如溽暑，朝來蕭颯似清秋。千山雨後陰雲斂，三
日漲前野水流。

元夜二絕
春風燈火傾城醉，明月花枝滿地寒。不足隴頭新麥綠，田
夫未肯遠來看。
門前又結綵為山，千騎從容鼓吹間。報謂柴扉連竹塢，一
燈和月夜深關。
蓋昌霪雨踰月，貢郊皆浸，禱祠之後，倉廩保全，居民
復業，運使園博喜而賦詩，輒成三絕句，以報來貺。
一月山前雨帶風，拍天江水漲驚洪。朝來莫怪波瀾靜，收
向詩翁筆勢中。
千倉積粟棟榱崇，夜從洪流亦殆哉。不是腊青天所惜，豈

應水到却千回。
朝廷得澤徧封畿，避水人家即日歸。獨愧困漂如木偶，求
還田舍理柴扉。
送何元英出峽三絕
呼兒攜婦載書編，月色灘聲共一船。回首已遊三峽水，此
行那不謂登仙。
莫憶雙溪水似藍，暫留荊渚脫征衫。更頻頻向沙頭望，望
我西風出峽帆。
壯士椎牛進酒危，五年不享鱠鱸肥。君如亦有垂涎興，準
擬羹煎我歸。

出峽題舟中

才疎任重覺艱難，今日東歸意已闌，勿謂一舟輕似葉，君恩端的重如山。

忠州豐都觀，乃陰長生之地，山最高處楣楹間一古井，謂具真人丹成乘雲仙去之遺跡，道士云時有雲氣出井中，過而賦之

莫向山頭覓古人，青山之外已為塵，環圓朱橘懷中物，雲氣有無何足論。

北山文集卷二十三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二十四

膠西趙處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落職宮觀復監居住謝表

積為大戾，罪動神明，姑示小懲，深銜父母，念省修之已後，徒感第以何追。中謝。伏念臣植根奇孤，振迹寒遠，宦歲初服，天樂為臨，坤雖分寄閫之權，政殿竊崇資之寵，所微稱實，動激處患，是宜慚悳之深，用發滿盈之累，撫心自責，靡貌益悚，可之伏此，罪[illegible]擢[illegible]，皆其自取，雷霆之上，斧鉞猶臨，故煩聖度之私，曲付洪恩之內，乾坤善貸，螻蟻俱全，此盖皇帝陛下愛本生仁，[illegible]同經罪，示一世以無偏之平，恩此春臨萬物，以自新之路，存生之賜，過望若驚。臣敢不痛悟前非，恪遵古訓，第惟晚節，罔知報恭之辰，所倖餘年，盡是省循之日。臣無任。

謝宮祠表

罪重責輕，既居善地，命微恩大，更界真祠，竊懷[illegible]以鞅觖，條訓詞而感涕。中謝。伏念臣[illegible]竄精殆，久困懸床，偶脫塵埃，依日月，彫優而實無以稱，福過而災亦頻生，夙夜惟寅，言行相失，風雷在上，震讋衆詞，其必宿父母，鄰慈容忍，[illegible]

此身之買禍，嘗收危罷恭技循省之故，忽稱知傳，紙作矜
憐之音遠，迴自失，蚴潛慮皇，此蓋 皇帝陛下，德邁湯文
性同堯舜，闊步而總大要，高明而建中和，彌物平施，自有
至公之度，容光必照，尤通在下之情，包此罪愆，賜之寬宥
臣敢不靜修往行，仰戴鴻恩，躬或可拊，擊竭區區之志，天
何以報，惟知蕩蕩之仁

到封州謝表

成法 投憑個 大秀吉資，仰戴仁天，念孤恩至此，以何
息，雖流涕痛懲，而夢及垂衣，竟纔俯伴溫詞，荒然晨夜，以
奔馳，惟此寢興，而震慄中謝 伏念臣本於件欸，帚布起家

遭逢盡出於聖神，報答不忘於頂踵，而臣取窮有道，自福
無門，心思暗以皆迷，祿食溥而取敗，敢效愚之勿懇，寬體
國之未知，遠戾編年，分涉有日，彼天視屢，既招盈滿之禍
惟道平施，豈正偏私之罪，當霆所過，斧鉞猶輕，陛下以仁
為恩，朝廷乎帝其觀，自從供於一切，優容全收，震曜之威
止從輕典，許集傷殘之氣，再保膚神，無所糜軀，惟知頓首
此蓋 皇帝陛下，功高治定，道契格工，闊步以示人，象
著明而在上，説內外不羅於恭，大德同生，無隱微不得其
情，容光必照，自諧咸者，亦惟徽之，致此妄迷，仰蒙全貸，臣
敢不熏心知慚，伏地省非，竭惟精勿之未，而給恭業，猶有

再生之路，贈報乾坤，自無任

謝姻

積矣孤恩，上操朝廷之先藏，璇毒無以知宜存之感，承難
舞蹈，昔則有愧，伏念某學不師道，仕以為貧，分符州縣而
來，使者清華之域，而南之役，素以所尊，久知康之富，致個
書蓋寵優，枝葉豈盡良而無疵，自策開，輒承必迷津而失
據，譬皆自執，過莫可文，有術內愧於酒，以數罪奈何其擢
發，理推於法，豈當全活於重大之條，已絕觀視之心，協
同公議，曾叔元化之功，遭動始機，再遇皇慈之廣，此其為
德，非所敢望，仍孤若舉中，幾同百八十五，與宜，以前謝，以稱，於

正而遇法，罰屬黃藏，尺素發揚，已遭貶，況未決，是皆平素所
對，風高密學之家，身借孤危之軀，敢違罪戾，自全保命，其
賴不奉上，股肩以心，思理借書，可畫盡求萬，善之心，寫卷
卜居，不替依仁之願，其為感懷，罔既敢陳

回謝觀船啟

某伏承以恤，杜隆雲鐵，以一時送贈人之貨，分二人之等
寄，多先華之特惠，莫枯瘁之叛，直宥謂竟代作之惠和之
意，故移廬兼志其罪累之困，出佚以蘇意，形高談某自蒙
寬典，盡歸前非，獨念散置之永負，周救驛封，而上記中懷
微有飢棲，最繇，柏蓋將以無窮，遊蔑珠，至生所遠，而寫謝

如光昞懷，伏冀仁慈，有以恕察。

擬賀發解舉人啟

明詔搜賢，趁槐花而獻賦；有司造榜，先桃浪以開程。伏惟

惟慶解元，稟賦已精，磨礱云久，已於秋漢，快覩紀斗之祥，

行即春風，以覩化龍之異。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二十四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周易窺餘序

窺餘，窺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去心志，慮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他時兒童輩有問，寔就荒廢，無以對，故取平昔所誦，分昔易學與意會者，挽次第編錄，時自省覽。此窺餘之所為作，所為名，序之所為後之也。伏羲氏畫八卦，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輩謂神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揚雄謂文王，攻為神農之說者曰：耒耨之利，日中之市，同已取諸益、取諸噬嗑，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自當無論矣。孔穎達、王弼又謂伏羲氏始用蓍，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蓍猶在六爻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取諸夬，重卦者非伏羲乎？伏羲氏畫卦，又為重卦；文王為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為十翼；周公為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為之，本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穎達既堅守弼論，不獲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已。要是指摘相勝，無明白證據，當以王孔為允。後有疑者以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蓋不考明夷爾文本產

畏嫌自謂文王之理，亦不待先聖莫予爲明矣。猶從子產意見易彖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何疑焉。歐陽讀者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彖繫乃文王所爲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彖，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與夫子所爲彖繫自不相殽。芝謂呂説疑乾彖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爲彖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複紛紛，以彖象繫辭二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説卦雜卦四篇號爲十者，蘭道主之。彖也，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

而與序卦説卦雜卦三篇號爲十者，胡旦主之。以彖分大小，而不以象分上下，且謂爲傳，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爲是，姑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爲書始也蒙，何也？曰：予於乾坤不敢議也。易者天地萬物之興，乾坤則又易之興。聖人始易書之義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特要歸截之文言，孰謂今者可以一言定乎哉？乾坤而不敢論，自也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焉有一見其行微，則隨于紊殊之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因未敢妄有窺焉。又謂易四篇録之，未能免紫陽夫子下拯遺語算門名家者，

不勝訟，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概不過彖義二者，乾淳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足義者此作也；盡掃象變，不用古法，而專以意訓者，弼也。予爲書，爲象乎，爲義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欲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於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予竊餘所不然也。近世程頤正叔皆爲易傳，朱震子發又爲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間，其於發古今之奧爲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以一辭盡，有可竊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大得古書，

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十翼自爲篇秩，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弼嗣象本釋經，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於當爻。安之取古本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聖人之言未大悖也。併見於序之末。紹興壬申正月旦，魏如居士山齋書。

宋氏九六編序

左氏載春秋卜筮顯冥之過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為二十有六元變者三論卦體以明吉凶而不由筮得者八總三十有七卦蓋凡兩書予志欲集為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畫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驗說或近世推占之法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逐宮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編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晉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陽會汲縣民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宗藏入秘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

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冥裴子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既集同異下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經史專音序

凡字書一音者韻略科以四聲各從本韻用之無疑自一音以上韻糾圖之附圖者皆字之有他音者也甚矣他音之多岐而尋音之艱失也後學狃於傳誦抑或失真揚屢之間迫於點劃義復不當往往謬誤字可以通用而不知六經百氏固有專讀之音欲取謬用亦不能免乎病此近為學通書取音一以上經史有字音及名物定號不相蒙用者標於上而以又音繫其下訓釋可以發明者既于後本字外事實可以資益者并載之蓋簡而易見辨而可守也推是韻略音注比類文容有不同而予於圖無去取亦各有音別為敘例附序之後通號曰經史專音凡五卷陸氏有言書音之用本示童蒙予為是書攷援不能周盡其於示童子也庶幾焉爾紹興十九年十二月日觀如居士序

達齋編序

不知病而投藥非藥之夫用藥之罪也寒溫虛性兹使乖

宜此方之失亦借方之過也己巳以來辯于病者既分以藥必投以方所以體朝廷好生之德保全疲癃之身仁亦至矣近取所得方集而編之是皆用而有驗非所謂未達不敢嘗者也因號之曰達齋編紹興二十年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盝記

紹興丁卯承之坤維嘗以俗寫舊籍蓋於盤曷有絹畫洛水羅漢一軸絹長二尺許十六和幅為之云是孫太古筆大古固蜀人然以素不知畫其真偽不能辨但用筆簡易瀟然有倫理似若作五言絕句者篇小而意足如所欲攷

[illegible]以人事外亦覩事小[illegible]必取[illegible]日如是道[illegible]趣[illegible]
余歸東陽蓋亡失居閒處獨念之不能忘因志其人物于
此十六尊者行臨[illegible]中者一人握杖於水依其上
者一人皆頷尊須杖而步者一人[illegible]府四顧者二人脫屐
就步者一人坐而舉足欲脫者一人[illegible]後來者一人負
之前則坐石[illegible]語者二人負立一人握足[illegible]不二人[illegible]已
以[illegible]置木杪者一人舉手招未渡者一人[illegible]物不及寸而
相貌衣服竟類無一同嗚呼為此者可謂能矣[illegible]
之古今人物小畫記謂在京師與[illegible]絹中[illegible]勝而後
昔後至[illegible]陽以示趙侍御[illegible]其[illegible]然若有[illegible]則曰

予所藏也[illegible]二十[illegible]之與而[illegible]予行[illegible]中[illegible]無
[illegible]友[illegible]仕宦于蜀至[illegible]有花木翎毛竹筍[illegible]行
[illegible]筆[illegible]篇自念[illegible]七年所[illegible]書[illegible]幅
[illegible]無侍御手[illegible]之勞然易以[illegible]數之[illegible]葉而獲者獨[illegible]
爾特不知能再還乎否也為之記[illegible]之如見畫焉

[illegible]記

[illegible]見書生進[illegible]予自幼年[illegible]之今六十三矣硯大[illegible]
[illegible]者有[illegible]一大次不一[illegible]
予[illegible]木用以當[illegible]於
取[illegible]也[illegible]

其[illegible]人百年[illegible]由是[illegible]入[illegible]
紹興壬戌以奉大對所[illegible]泰未嘗一日[illegible]其用者
後省親旁邑弗以偕行偶里中[illegible]起居人宗伏還則硯十
矣逮乙卯官永嘉受貽以紫蓮葉球小而肉[illegible]足觀音
石[illegible]初出永嘉而知者猶少質比端溪之[illegible]微不及丁
巳以後[illegible]與相[illegible]
[illegible]相[illegible]使而[illegible]至[illegible]陵[illegible]病郵亭中瀕死後雖得生[illegible]
[illegible]健忘硯失所在[illegible]師坤維越已[illegible]
狀如[illegible]宜[illegible]可[illegible]不藏前[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予以
適用者[illegible]所用大章[illegible]閑也[illegible]置[illegible]刊[illegible]

對[illegible]偕在[illegible]閒[illegible]首尾六年丁卯冬奏[illegible]道次武昌
以[illegible]　上寬恩令食本祠[illegible]於桂陽又與偕往[illegible]
[illegible]失之[illegible]桂陽移景陵由景陵南至嶺外二
年間雖[illegible]用而筆[illegible]無所歸[illegible]近又得一馬名
曰[illegible]下[illegible]佳品而予不能辨也嗚呼[illegible]表去
來[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永嘉之道以為[illegible]之
[illegible]以[illegible]予[illegible]硯[illegible]予耶今老矣[illegible]者[illegible]用
以[illegible]與予[illegible]終
始[illegible]而[illegible]予當[illegible]棄予而往汝亦[illegible]有[illegible]硯之

石花記

南海島嶼水濱有石數腰而止融結葩華者俗謂石花聞
之老人其根附土石之間並高不二三寸則散而叢生細
管交合不可枚數其狀不一而大體皆類於芝至或圓根
蟠屈鱗紋隱起時有若蛟螭然者扣之琤然有聲謂是海
潮激齧岸石久而成此於理或是以予觀之鹹水浸淫既
久石皆銷蝕（音局）所存獨其筋骨輕沙蕩漾至上留積附麗因
其脉理遂成條達之形其質脆而不堅燥而不潤色不能
全白蓋沙土之性在也紹興庚午過一本於封川留其生
出如是政和壬辰予偕里人韋少董卿之以鄉書西上少董
篋中積置一物護之惟謹一日強請出之少董曰此琅玕

也上世所愛重將攜至中都吏求鉞者觀之予時少年不
博物但嘗為少董言郭璞謂琅玕狀似珠若不相似然越
明年少董登科于懷書東歸不知其葉後聞嘗持入相國
寺觀者聚首信者多疑者少或曰琅玕雖叢生乃是喬木
也似至者紺碧而高大與此絕異少董則未信也以疑藏
之按今所見蓋石花也嗚呼物之真偽頗豈易辨哉夫揶
予厚之質叡則是有心於飾偽今此石初不以偽欺人而
人自不能識也不識故雜然稱珍使得所遺則其定價何
止於難求因敘石花併記于此

敵生祠記

君子之為政也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言曰君子寧久
於是乎秩滿金不足報璽書必召而入吾邦既借之不留
焉之不聽則君子之顏色使如景星在天不旦暮可仰去
思之心曷依乎此生祠之所為作也雖然生祠於古有之
後世行之獨不可以勢力長亦不得以請遏蓋一方之
誠意士民之所樂為者其州孤寄于二廣之間地狹而瘠
丁疎而貧前所治縣不可以當大者謂無財不可以為政
政前凡歲月待以周歲終更善罷則回首竊喜謂之脫去
之民之病所罹頗甚紹興某年某官至府下車慨然歎曰
朝廷以郡綏於我來是雖小邦豈不足以為政從以異時

所以奉太守者悉以奉公所以取民者稍取諸己則郡或
可理於是詢訪利病守以清約分庭門舍推抑其甚者則斥
財傳之費以經常之賦入之外一錢之用一日之役弗以
征也經界法行戶部以土色稅版責于郡縣公先甲而戒
閭容簡易吏畏事集率先一路以秘書版民無爭者黃堂
下簾白日無事時詣學宮見諸生告以聖志樂育教養之
意俾自修飭士咸趨嚮進然日入於儒乎時公之
為政已逾年蓋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有言之日也祠
之建于津木所謂不得以請遏者其公之謂歟公諱某
字某登某年進士第某也我之教官所見所為觀刻于石

予石兩刻之右

草亭記

魏如所僦蔡氏半宅，西向止於壁，累月之後，主人謂予將
既不相疑，棗復不見猜，可與為鄰也。又縛屋後三楹，并西
壁外數丈荒棄之地，俾得藏書，庶作春取。後屋加塗墍為
山籬，其冬窖藏瓦缶，闢一小亭其上，深廣皆一丈二尺，覆
之以草。亭成，悲錫揭故遠，請命以名。予曰：城外草徑縈曲，
果深至吾居，主人元不以草為廢，陳瓦不相衛，仰見星日，
風雨之所深漏，總其陋，故是亭用豐草覆之，吾甚溥偃仰
既無帶，務草亭之宅，幽閑婉雅，又無池塘夢草之句，乾隆

飲水，方見真性，而此亭不覺不語，無非無擾，竊且臨之閑
暴經一久。閑以書藥，考前經加深，省式讀黃帝書，辨金石
草木之毒，以養其身，詠詩人之作，見歌草木之名，以廣
其識。亭之下，雖無果之之菜，而夜雨亦可剪，無數之之竹，
而亦尋亦有陰。自變萍不留之外，其餘抱于心者，長短高
低，聽其自然，無種往來。日步成趣，而除遠望，動搖春風，則
煙草極目，蓋亦自然而有趣者。旁舍皆萊茅寡，士時至亭
上，問經義，然日論山麥閑事，留予閒，不飲至暮，草草
而止。惟是眾大恩，時常頌報之心，登吾亭者，皆所不知。
閒亭之名，具知

衆美堂記

衆美酒名也。僦破屋三間居之，而曰堂云者，蓋假堂以足名
酒之意，亦猶行腳僧而自謂有禪勒樓閣也。予飲酒少而
性喜飲，知友憫爾流落，或遺酒以助其無聊，即以一甕雜
貯之，喜平甘苦，集諸家之美，是為一味，此酒之所為名。嘗
觀坡老書東皋子傳後，然後知事物多寡之理，未有不相
為乘除者。坡在惠州，以南雄循惠梅藤五太守，時時送酒
坡，又自釀，率用米一斛，得酒六斗。予之居封也，月買米以
炊，無餘粒可釀，德慶梧賀三太守遇新酒熟、冬臘節，則以
酒相及，廣帥忽然及之，而不可計為常數，比坡酒少矣。然

坡閑居未嘗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較東皋日給三升，自
謂日飲五合，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予則無是也。
杜門幽屏，客視予如梗苴之窮，兩汴雖相值，不以為情，至
野人道士，予視之則又驚麋駭鹿之若，俱不可得而致。予
盛寒之日，其所自飲，又不過一盃，是用酒之數，比坡亦少
矣。然非相乘除之理在是耶？書生窮餓，較量及此，真可一
笑。書以為記，使後人讀而笑之。

記硨磲盃

坡蘇居海南，盡鬻酒器以給衣食，餘一銀荷葉，亦製巧妙，
心所甚愛，則有之。予初於椰石於岸摸，忽尋得硨磲杯，什襲

豈復有錢荷葉侃叔蘇昔賢矣。三年親[illegible]于鐵雖多
不[illegible]以與酒前後增杯累三枚，皆海螺類，內一枚，斷者
何是碑。色白而質堅，予向[illegible]須之，然致認文碑碟蓋
有之。似下者，今杯乃蚌屬，非石也。知杯者，謂其材出朱崖
水、廉州，[illegible]不能為，取材者不於山而於海，得之則以碑碟
也。隨材之小大方圓斫，然其形似某物，則唐人取而耗
之，名碟曰碑，又曰碑碟也。得名同矣。封州太守趙子檀嘗酌
予以碑碟杯，比前所得長闊加倍，內理細膩，而明淨特異，要
之皆石也。瀕海人皆以碑碟予其最稀，以為珠。從記予此
以告嗜者。

記白朱砂

封州民朝生者，病寒疾，病久不愈，氣血凋耗，日覆重衾，厥
以州撥五斤重，僅見根株，掌中無盡炭，然火不知溫，蓋垂
死矣。有道士過，授丹一粒，不移時，病者令撤錢不用，又少
頃，去火，又進丹一粒，起而食，飲如常，或問業於道士，道
士曰：此白朱砂也。方以得之，道士笑而不應。予去年來自
朝，此隨行僮二人，病發其二。餘一人，汪樂雄，服命竟手，然
不治不去，氣血亦[illegible]，招大李與封民，經與究補，從道士得一
粒，親手投之，踰夕而蘇，太守趙公亦信，一日欣然謂予曰：
道士肯以方授我矣，如方治藥，二成，吾家有病羸病編年

者試以投之，嘴隨藥定，於再服一[illegible]疾頓行，公謂予許之
而往觀焉，自日[illegible]以抵暮，火盡，藥成，色如霜，相與省求
成團，若珠玉之光，衆人競取，火益晶明可愛，嗚呼異哉，夫
信處心忠厚，視人疾病，如身在其身，令得其方甚奇，豈天
以活人之功界之耶。劉然，世間多異方，亦未嘗無良藥。
而不利足以起人死。良藥無授，亦可以傷人。父生顧公論
方名，慎與上之業者，必告之曰：汝所告如封民，則吾之甚
為可命矣。

題雲谷集後

儒之真賢二書，正陽純陽二真人相授之答錄也，其間用

字甚淺，或淺俚，及僻怪近怪者，則後得之。謀好事者之所
增益，至其論乾坤之闔闢，陰陽之升降，日月盈虛，五行消
長，與夫形色氣數，配之在人，推以在萬物者，皆精深妙密，
纏上然蓋古之能言者也。或問書之折錄何如？曰：真有道
之言，可學歟？曰：可。孰可以爭也？曰：如純陽真人者，則可以
學之。然則世安得皆真人？曰：真矣，何待於學乎？曰：不然，儼
不可以一日能也。洞濯凡骨，變其精神，內外如冰雪，與天
地之氣相流通，而上參刻，不掛潤而契，始遊戲此法，則猶
等級而升究，無甚難者，有如未然，欲以三百日致還升于
霞之下，不已甚矣[illegible]是欺初授，答者，所以答人為書

之心。故人遂物之失，但其說恍惚變化，不可求索，似易也
而難，似約也而甚繁，以有則一法，必廣忽化為無以萬應
俱捐。非知道者未易識此。漢武帝英傑蓋代之主，留神繚
眇，盡致方術之士，無所得，則尋安期于海上，僊而可學，帝
何至是耶。初處兄弟起臥於群羊雜陸之中，赤松父老蓋
僊視之也。羊既化石，相顧一笑，騎鶴鹿以俯去，此豈一世
修行人哉。予于此書，非欲取鏡中花、水中月，惟是貿隨珠
而不鍵，臨屋漏而無愧者，實有志乎學之。

可友亭記跋

予丁未歲，作小亭于舍西，與山各四尖，有正相對，亭四柱
南北可坐二人，其前梧柘藤蔓，雜以枇杷，後則梅杉松檜
黃楊翁鬱，小徑紆曲，與木叢亭陰，蓋太夫人依真之隴也。
有長溪每汎，檻水湊衝，細既久，則瀟書聲交上，觀之，空翠
蕭森，山氣連接，禽鳥自在，聞其聲而不見其飛往，上志言
自得，竟日不出，家人求之，後懷書行木葉間出，是時能文
之士，以詩相貴者近百篇，里人行制潘公義榮一詩，在予
心所甚愛，有意掛壁得歸，少加增葺，以遂餘志。近聞義榮
已下世，予復身在萬里，詩不敢忘，今年乃使西山有索居
之歎乎。追省舊所作亭記，并敍義榮詩於此，用以自懲
□□君不見子猷嘗好與俗殊，愛竹不可一日無，又不

大白情在世絕倫，舉杯邀月獨相親，屈指二子去已遠，塵
埃那復斷高人，鄭侯未避身更慨，拂衣東園關門軒
容膝，日寄傲，坐對寬宕徘徊之，四山蒼翠如堆玉，松奏壁
乎雲作屋，泠鮮爽氣日夕佳，不學時情易翻覆，田文唾面
真小兒，翟公署門良可悲，悠悠桂利悲一世，與哉此友誰
能知，鄭侯與我論心久，年少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絕交
書，要須著我成三友。

人面竹說

嶺南以人面竹為柱杖，蓋竹之奇也。其節既密不齊，密則
節相去不以寸，前平後凸，纍纍疊疊下向，刻人之背，平處

上方下銳，類人之面，竹由是而得名。予始見之，謂如頑
之所謂凸，高者是竹中實，偶有折杖剖視之，其心洞洞然
也。噫，予竹類人之面，而人不類竹之心也。人心不同如面
謂面之生不一，而人心隨之。今竹之面如一，其心之虛亦
如一，過人遠矣。夫具耳目口鼻之用者，必謂之人，而其心
或非也。人而人心者，間得矣，人面而心不然者，果人也
歟。竹無耳目口鼻之用，偶以類似，故人面目之，曾不知中
虛且直，心與面如一，彼非特人面而心亦人矣。世必有人
其面竹其心者，吾謂之君子。

學如不及說

道不遠人，然求道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也。日緊心思，雖已真積力久，惟日不足，常恐交一臂而失之，此學如不及之意也。天下有所謂不可及者，有所謂不及者，日月在漢，丘陵學也。此所謂不可及也。道一貫而終綴忽，几似而失泉，此所謂不及也。人之於學，如登天乎，如學山乎，以不如是其難也。如是則　可及也，苟謂可及，而不以為難，則終綴失泉之患，必在其後。思心東之，而吾之于亦果不及矣。故聖人之學，不肯以為難，不敢謂其易，自視闕然，亦曰如宋及而已矣。惟如是，故天下後世，不至於畏道而不求，亦不至於忽道而自足。夫子大聖人也，其為言，乃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子集大成，而其言云爾，所以為中人法也。雖然，有師如夫子，有弟子如顏回，而回猶歎吾乎其後，豈亦如不及之意歟。回而降，雖其高第猶自付，書須懇勤，學之為道，鳥乎其獨歟。

後學曹定遠輯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弘能梓

筆格銘并序

所傚案居溝中，有斷石數塊，蓋其家為山之廢也。一小石橫不四寸，有尖三起伏，洒濯土壤，置諸几案，用以格筆，且為之銘曰：

質不韞玉，使潤而生輝，器不為硯，使磨而不磷。因形近似，予待取用之，寔汝之病，然方駕則貧墟居上之所憑，接坐則予墨客卿之與並。較之雜斷棄於溝中，汝豈不幸。

硯銘并序

玉斗硯得於鄭雖之後，恐或損失，不敢日用。寔明窗靜時出而焉，周易謹為之銘曰：

賓貧汝堅，用利吾墨，彼舌者筆，受闢潤声，咸汝德。塑久而或磷，利甚反賊，充舌勿吐，為過其則，汝其齒

自贊

咄咄斯人，來從何許，耳目周圓，手足備具，孰為汝塗，塞九竅，頑劍昏癡，憎不適乎世務，官卑職峻，雇祭暴集，觀者稱賀，汝切不如其由，福兮與生，乃罪矢發，覩者恐怖，女亦莫

乃芸鼓淘其紛，勿省纂緝，間亦手不忍棄者，謂其思弟甚
子。又笑解頤，知其樸樂詩書。一辭不措。嘗天子所謂狗怪
者是亡其僕從旁而言之。亦松之鄉。谷口之諸天聖花有
以人行號滎陽先生者。乃斯人之父。

贊所傳神

是耶。非耶。為此人者誰耶。面之，是否自不能識。中之類不
類，豈待而知耶。天地間有所謂長物者我也，而耶哉。

黎解元莊嚴觀音像見而贊之

端嚴淨妙，具慈悲相，廣大智慧，具應悲心。菩薩之心如月
在水，水性無邊，照亦不已。我同衆生恭仰相貌，誓同一切

行菩薩道。

玉鏡如書帙號曰觀如，編題其首以伽陀

如謂夢幻泡影露電六者，六物如人，人如六物，彼此相如
而衆生不作如是觀也。觀如居士提此偈言

箇中三業身，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無有真實相。
是諸六物者，衆生悉如之，以實諸有故，逐隨起滅中。
我今於諸有，不起空華見。普願同一切，當作如是觀。

宣和丁酉太尉於天基臺中讀金光明經，見摩訶薩埵
投身飼虎因緣，嘗以頌贊歎之，紹興庚午臨封，又得
是經誦讀，復成一偈，前詩見初集

究有不淨，如刀兵利，佛豈欲人置身其處，惟見前法權喜
怖畏猛火，針金龍汝雖無，大慈悲父，持戒定慧，作汝津梁
無有障蔽，羅爽非虛，寬視無異，虎七子者，比丘等是

海濱石有根莖而生，類於芝者，俗呼為石花，已為作
記，今日數設花座，嚴置淨室，晉奉十方，用紀山齋淨
緣，為此偈曰

幻化無窮，天巧難觀，諸香妙葉，種種呈露，都隨春來，亦隨
春去，繽紛顛倒，與空同處。此華希有，周流四序，雨風露烟，
盈虛朝暮，以何因緣，其體堅固，無顏色染，無開落故。

最樂居士一日舉境李說和尚話頭云，撥草拈風，且

圖見性，只今性在甚處？既得見性，便脫生死，臘月三
十日，如何脫得？既脫生死，便知去處，眼光落地，向什
麼處去？觀如居士戲作伽陀云

莫疑處，莫疑處，順風開帆迎風住。要尋路，要尋路，直西須
向東門去。但看枯藤倒掛天，山前幾度三春雨。

趙元信近來得小闋歌曲，使須熟讀，此還是有所得
否，予戲成此偈

清秋爆裹便高眠，古老詩中借一聯，猿抱子歸青嶂裏，鳥
啣花落碧巖前。

胡識惠蕊摇葉燈戲為頌曰

戎有吾提燈，常照虚室内，不用菩提葉，煩他巧装綴。是燈無晝夜，光明過沙界，癡風吹不滅，業雨漂不壞。君如亦須照，而上實無賣，歸向佛堂中，恐有一戰在。

臨行小頌別見春清源二老

不在四旁，亦非中央，簡中生出老村，溪看盡桃花，歸故鄉。

又一頌別趙使君

元從簡中来，却從簡中去，雲月團圓印海空。此是人門端的處。

北山文集卷二十六終

鄭忠肅公北山文集卷二十七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曾定遠輯

裔孫鄭弘龍梓

擬墓表係省記

滎陽氏，五季末，有自閩中避亂，趙浙東者，一族居婺之金華，今為拱埛鄭；一族居衢之西安，今為石室鄭。拱埛有諱百榮者，生三子，曰克從、克允、克明，後枝為東西中三派。克從有子曰祥，以成士官至朝請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克從亦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東鄭也。克允有子曰諤，累貢禮部不第，克明有子曰諧，進士特奏名不赴，故西中兩鄭烟落不能起。先生蓋府君諧之子，兩派之學德君子也。諱某，字子覺，生於天聖辛未七月二十五日某甲子，卒於崇寧乙酉十一月四日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五。嘗主衢之汉縣、岳之平江、潭之湘鄉簿，由湘鄉陞為醴陵縣令，由醴陵致其仕，得承事郎。娶盛氏。男子二人，長曰某，次曰卯老，未名而卒。女子二人，長適申錫，妥次適楊某，皆同郡士。先生有器止，美鬚髯，目如畫，未冠時入太學，賦清徽也，風養萬物，名聲大振，一時俞館以為不及。文忠歐陽公以禮延致，謂為秀傑，然八舉不第，元祐戊辰始以特恩調官，非其志也。先生既以家事付兩弟，生理大富，丁母太夫人

方氏晏賤食無死，群除棄鄉不興，為近寺僧所儕分飯食
之。年且五十，始娶盛氏。盛夫人買所遺嫁，俾賜溫飽。先生
靦取以遺其弟或翁之，則曰：人患不義而生，古無貧死者。
遇大寒，獨處一室，竊竊誦書。夫人杜寂之，多見其早露凍
慄，問衣之所在，則曰解付某人矣。率以為常。歷四任，以下
及人之臧否，至其談說今古，論質理，則衰衰成文。方其從
仕小官，不見書懟，有加諸綴者，先生受而不振。其在相鄉
洞賓短卻州，朝廷出察訪使者，湖南北兩道安撫使交兵
以進，與會旁午，先生事至即辦，贒贊第功，同列或據取之，
先生與而不爭。掛冠之日，隨陵士民相與言曰：鄭大夫賢

無以歸，各致金帛，先生中夜發舟去，一錢不取。至鄉無屋
可入，從族人借環堵之舍，編竹以居。時年七十四，每歲時
祭享，見其尊夫人畫像，必流涕俯伏，移時猶謂其子某曰：
吾以不自振耀，使吾母半世承空，與辛苦同盡，茲為大痛。
汝輩今業求富貴，他時無寒餓汝母，如吾母也。乙酉冬三
月，公疾病，酒閻盡，夜燈讀細字，貴望旦，如有所不樂。盥沐
正衣冠以逝。有詩集二十卷。山谷嘗詠其「看書從日影，對
客避簷風」及「酒量暖年終是減，花天雨意自然多」之句，曰：
平澹不刻削，雖置古作者中，未見孰先後。其為名流所歎
重如此。戊子春三月十六日甲寅，始克葬于東鄂鄉官田

山祖塋之側。某復寒窮，勢力未足以得鄉大夫之文以銘
之。歲宣和戊戌，予始得以先生之盛德表於墓上而繫之
以辭曰：
先生之狀，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
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及其死也，所存者厚德清
名而已。以此易彼，瑞不磨滅。
某宣和間嘗擬為先公菜表，竊紀潛德之大槩，以俟作者。
待制潘公良貴一日探篋見之，歎曰：上世委社于後者，如
此其深。君其愛重。後十年，某叨取科名，紹興壬戌以端明
殿學士、繆當坤維，寄闕越乙丑，進職資政殿，恩寵日隆，材

力寖敝，念一旦顛仆，則先公幽宮未銘之恨，必抱以終天。
丁卯春，叩首致書潘公曰：惟公鄉井筆硯之舊，知某最深。
今叨名位，踰分滿盈之禍，恐勿克逭。官田之山，松楸拱抱，
而下無信後之碑。先公所留詩文二十卷，又恐罔盜火化
去，其何以流清芬於永久？甫忍貴身，日復一日，栗不蓋庸。
公卒憐之，賜以大筆，表之墓上，使他時不肖孤骨朽而豐
珉不壞，則存沒之光，不一朝夕止。敢狀以請。公報曰：先中
奉長者之聲，人誰不聞？文字其敢輕道。然念福慶山先人
之藏，亦未有銘，非公無所託者，積食遂鼓，茲志往來于懷
久而未敢有言。茲來示，宗不蓋痛，不知歸渡之墳墓也。重

原缺

是二老人之遺美，當互見吾二人之手，此菲陋今日所以不得辭曰：先生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與夫以彼易此之句，使良貴竭精盡慮，未知於此語上更能少進否也。報至未幾，某以罪戾暴著，物論匆忩，上懷不忍，止投南裔，年餘，待制潘公亦已頓斷。嗚呼！我之所以託公，公之所以望我者，皆不遂矣。竊伏自念，衰殘餘生，羸以瘴癘，其何能久？謹錄始末，以付後之有立者。

祭鄭商佐文

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吾有女為公家婦，女有子，實公長孫。

數年之閒，隨我萬里，每書須百日乃傳公家，雖倚望婦孫之歸，勢未能也。去年秋，某與累偕出峽至鄂，以累獨之桂陽，婦孫各隨其母，某出門謂稽糠曰：到鄉務力遣女。即命其往見翁，拜舅姑，外孫已八歲，意趣類成人，婦攜以歸，商佐當少慰意矣。嗚呼！豈知吾為此言，（豈不可得）而公之易簀已七日矣。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公病，吾不赴寢而問；公死，吾不臨棺而哭；吾女之歸，公不能坐受棗栗於堂；吾外孫不得扶公之膝，受城南讀書之誡；衰衣練服，號呼直驅之前，而商佐如勿聞也。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夢幻泡影，迭觀不認，以為有未能忘情，則觀處安得不以為悲？然公諸即自悔以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二十八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海
　　　　　　　　　　　裔孫鄭弘能梓

回肇慶倅黃魁

某官學冠域中，名滿天下，雖步武玉堂，今已為晚，然猶迂回外郡，豈聰注特異，晦其光者，所以遠其用耶？即有殊恩，往登近密，衰朽者尚幸見之。

又

某頃者揖際英範于一日，而睽闊之恨，抱之十五年矣。謹候羽儀騰上，用稱名實，即馳書賀慶，且料郵能之懷，不謂

退然自處於恬靜之中，而區區之跡，旋以罪戾纏囊，書說不修，寒與莫問，因循以至于今，盛德高明，有以照察其心否？

又

某戊午歲以考工郎貳右司，因職事暫寓天竺，時如象固隨羣，同有得珠之娛，竊自欣幸，越年而出使湖南，又明年留頗，自是澗遊一派，名姓不至於几格之下，念之營營也。高誼不忘，過蒙省記，言之慚懼。

又

黃柑建茗，領貺極珍，痛桐中有此秋色，如一到洞庭也。小閣新見，時叢天上見之，不得今而得之，佩奉情貺，言其可

度,裁日體中小不佳,老眼昏霧,書字不能楷,更惟台察,

又

某方約蔡簿臨行,為取書呈,遽者欲付,而陳承務來,復領
既示,就聆即日台候萬福,不勝感慰,端石又荷尋致,委拜
嘉賜,老極慢怯,硯不以眼為輕重,第說硯者謂石老則無
眼,嫩則眼多,嫩與老以眼辨,又下巖所產眼綠而精明,他
巖雖或有之,不及也,正如火點鬪斗焦之類,雖是石病,要
是他巖石則不得有此,說之信否,不能識,設書以質石工,
率易皇恐,區區報謝,言不能盡,

與蒼梧陳簽

又不暇時為懷,可知枯冷杜門,無從修問,全恃手照,不以
為忘,高才淹泊,備見靜養,不擇事而安,政所以質造夫,惟
自珍護,以對來休,

又

中間溯從遊江西,高誼肯過其門,幸矣,而蒲柳衰姿,望秋
懷病,已恨不及迎肅,八月二十五日吏被專帖,委曲周盡,
若奉顏色,循省之乘,惕然增愧,莫知所以當也,孫兒雖嘗
率易稟叙,並以說祀為媿,又欲裁謝,病懶未能,茲因順風,
敢布其略,

田胡撥舟

鈞惟提舉帥運,培積官政,紬繹郡光,茂植嘉祥,畢集壽
晴暴,頗見且且,不置,宦遊南北,來,返參際,今茲使節在望,
而某也懷於因山,不敢與士大夫通名謁,史中有愧,恨,非言
可陳,尚冀高明賜之照矚,

又

某屏伏遠荒,無所聞知,獨上民頌賛德政之藉,雖深山赤
子,每竊慕之,謂被甯康矣,非但洗萬觴累年之貧,而生養
安處,皆在條理之內,故身雖蟄處,而仰德之心,常與西江
俱下也,諒聞之餘,輒復及此,

又

某才力綿薄,而繆當重寄,淺愚暗,而自投罪罟,陰天厚
地,一切容而恕之,此恩莫報也,惟是深懲痛省,坐見前非,
孤負聽知,有深揣,茲所以杜門斂跡,惕然不知寒暑之度,
覆藏瘴霧,以待終斃而已,受嗟氣敢布之,

又

某罪戾以來,知友記問,時有及門,其或禮數渢優,尚如待
願人者,必避而不敢須五雲之賜,既已拜矣,獨傲負廢吏,
不敢恬然從封塵絕衆也,謹別具劄子布稟,惟仁明察其
小心,幸甚,

與方安撫務德

某不敢輒修謝箴之慶，蓋爲新之梯天所以報君子，而致
成之寵上所以錫俟藩，不似遥〻之頌也。惠緩時候，茂對
殊祉，即膺除召，從上清華，惟日以俟。

又

某伏蒙便角，頒賜公醞海錯等，既多且貴，仰佩不忘之賜。
門庭無客，家亦無人，老饕口飲心醉，所以爲感媿者，未易
以一紙言也。

與董梧州彥明

知郡綿歷之久，聞望之休，把麾南來，尤見静恭，此邦治府
不遠，日夜隨江流過臨封者，皆公境內謳吟之辭也。政成

期月，誰謂不然。

又

紹興壬子，廷唱既出，大雨無具，踞深閒公旅瑣中，治
飲食，借衣服，陳輿馬以歸之，緘封此感，今二十年，不謂猶
以罔罪之身，託餘芘於隣壤也。近因傳幹具報，記念之誠
無由可敘。

又

期集之三日，即懷刺上謁，偶台從他出，再往再不遇，踰月
後至馬門外，必求一見，而即辭行李去矣。爾後宦遊，也
從如水萍風絮，東西南北，竹無心穀，高明之懷，于公貴日

以未致一言爲恨也，何當面承，焚此曲折。

又

頃者解后倅〻中，且能問姓字而忘其名，適備數班列中
外十年，嘗有邑尚訪，竟不相從，彥明兄曾不以一聲相聞
何也。今者流落廢置，衆所不顧，而彥明兄乃謂識其舊，又
何也。豈君子器識異人，高誼度越，唯是敦舊每如是耶，媿
荷不可言。

答劉教授藥明

毋使至惠問勤甚，惟此高誼，不知閒廢之人，何以得之也
第有媿荷而已。似聞足疾尚未脫然，閑居蕭散，經史山林

之勝，皆所以導和氣而全壽，令人不藥而平也。嶺外望鄉
南如天上，心無勝近之日，面晤豈勝參〻。

與葉柳州邦直

頃晰短記，因緣塵浼，已荷報教之温，九月末，傳幹來，復領
覓示，門旁委曲，一一皆有古人高誼中來，非枯吟者所應得
丁今歲風，尚溢于中，羅池古郡，皆賢者之風流文采，散在溪
山草木間者，尚歷〻可數。年兄雖時煩小憩，亦可時覽，以
助嘯詠資閒暇，不應陳人以不得陪爲恨矣。某八月初忽感
寒熱，披涼頓失度，臟腑交相爲沴，纏綿八十日，今雖大略
小安而古疾復可慮，具以寛，不盡

之息每得書其言說芘二天無所不至老懷感激何以自
勝思陋無訓尚幸始終保全之仰特題塔之情輒敢布其
心腹慙懼滋甚湯餅剪刀兆但鈇工精緻亦正濟家中所
乏奉既感荷之餘僮婢皆知舞手濺娩閨寂中無以為報
謹今此斬書輒縷縷如家問者遵不累幅之戒也亦望台察

與陳總領漢卿

某自閏寵膺宸渥榮正郎位綱領六路委任專切留於九
月內因獅僕還以劄目宛轉附上少逞胸中權慶之誠未
知得以何辰月記室也即日冬序向寒伏惟神相賢業台
候動止萬福事涂浸啟光大為樂雖褰寢之間無佞勤祝

至於順時慎疾亦右訓之所戒具有區區敢以是請

又

伏自前冬奉廣右之帆雖切感佩然以不一見為恨後來
益更渺邈無從上記交守印領漕事與今茲寵任高華皆
即得於風聞而不敢輒為問惟日欽嚮禎守便來乃更蒙
荻為禮勤至何高誼如此之篤而其以牽略棠之恥且荷
目懸其眾庚深重無生全理然餘恩混貸得以尚存殘喘
但年益高疾病相尋春夏以來瘡瘍腹臟交利為診今猶
羸休未已區區之懷尚從不能宣究伏冀台察

別方安撫

伏審光膺宸命移鎮近潘地與望隆寵隨恩重伏惟惟慶
某正擬卧病尚阻修箴更辱移書惟知貫愧念旌麾之已
遠攀緩竭以無從喊恋之私毫楮難盡

又

某自正月二日感瘡病中間新除欣喜至於體輕但欲略
拜區區亦不能成止候安健而日復一日病勢有加今踰
七十日又旬餘不喜食二月間自羅池買得杉木四片已
治周身之具雖未至昏迷而皮骨自覺無神矣託芘之久
語離之遽懷此高誼雖言何窮儻或未至顛仆不知他時
尚容修記犯門闕否自餘惟為遠業善保重

別方桂川

某三年之間且下元記室前此行來汶虔不可故已閑
忽辱陳書隨感且悲伏承問[illegible]一舟聊舟北去棣差
光映何處如之并託記之久深賜有係今遠一派往歸時
向偶自正月病痛已七十日迄未不能進食加之嘔吐兼
有以見示已當治須所得之日矣承前授詩予義為此不
亦用其然令兄尚中可以互見也未聞龔龔惠時珍愛

答袁教授

代子蘭裕雖有得上之慶然側賢者志日中胃亦有同
魏閻到彌年益以疏發而不問宣隨所向得多少衛憂去

始閉以絳帳豬與少衛為代歇迎相望貢夾不飲于心懷
鄉之心漠猶自見某書下述情辭薪然緘符之餘始見天
竺波瀾也遂以懺師某衰敝日甚自正月二日感寒熱至
今未平背亦因觸去死無幾占藉授將孫皆書之不能親
染爾後遇便尚得剔記代製祭

附錄疏文

溫州齊齋粥會疏文

竊見本州去歲年穀不登目今小民無食流移飢乘殊
可憫憐今欲募善士以為粥會取之日以五千人為率
費米十石足三月約該米千石飽民度三月有生意矣

諸善士隨力信捨米數過此則人以半升米日一飯
之所濟尤厚願為先從事者

右伏以飢民滿道皆懷填壑之憂仁者動心欲施蘇瘵之
惠荼難踰於千石德已倫於萬人僕分指救[illegible]當有崩
桑之報

祈雨疏文

雨暘不時農民何罪政事失當官吏可誅念永乞於此方
曾視事之未久心誠無愧豈易逃於空谷欲更將久勤
於軍節下念其望如杖候於秋成願布德霑化的寸雨

保福法堂疏文

保福名山東陽勝剎頃坐叔魔之火化為煨燼之烟念閱
藏之已深悲鳩工而未遂僅成寢舍爰處緇流須法演法
之堂是為崇福之本擬增輪奐允賴檀那四塢松楸皆接
麒麟之塚百年雨火況鄰烏鳥之巢敢憑洒掃之勞溥獲
福澤之賜

北山文集卷二十八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二十九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寄家親里

剛中再啟，承乏永嘉，日在文書深處，不暇爾問，中間曾附短簡為信，計曾得之。去年九月緣召　旨赴行朝，道備極艱貧自正，初于告敍家，因而畢結女子姻事，前日方絜眷抵毆會，追于嚴程，不遑走　詣矣，日幾因晤畚就副親朋區區之望。

寄茂先秘書

茂先秘書大孝親家，即日苦寒，伏惟偏侍之餘，體力康寧。剛中區區待次，坐越窮年，參倍未期，敢幾盆自調節，以全孝道。萬千之禱，不宣。

寄商佐親家

剛中頓首再拜，前日抱溪躔見，未緣，尚幸過門覽照。今月得之道左，知車馬已還矣，瞻係何窮。冬陰成寒，伏惟尊候萬福。聯雲劉居士以有驗之術來訪，試使詣門下，可觀其術，或有定轉為道處，無惜一言，幸甚幸甚。謹奉啟執事者，區區有懷，須面乃究，不宣。

剛中再啟，還家之初，曾奉來使之書，未幾又辱惠實，殊用感愧，尺未緣良晤，惟對　母倍膺長至之福，區區餘不能盡也。

與茂先書

剛中再拜，比者　茂先褒奉畫樓，非但備見勞苦，而寵穹之責種種不苟，蓋知孝子有愛親之意，送車未乘，于今欽嘆未已也。華緘遠來，龍佩盛眷，屬歲晏，書記稍多，裁報草草，皇恐皇恐。

與叔倚

易海陵遠闕，為來祠，此亦良計，書到即就劄，以慰相公，今得之矣。屬承相公處塵在告，五月文字積壓，故差遲，不免少留來人，以待也。雖然，時方有為，如吾　叔倚者，頓當在附處，即朋友言之有愧。

又

邊事孔棘，朝廷見會合大兵為進討之計，竊恐欲知兒飛文字，並成幾啟盆　朝廷下禮部于都司，司堅持不可，再料理，僅于數日前降得指揮，不然，丁此擾攘，遂至廢矣。豈不幸哉。錄書指揮，可以報建帥南諸公也，伏致不暇為書之意，龍一使至叔義，且煩留宅中，俟叔義來取即付之。

與姻家

親家母孺人伏惟即日鈞候萬福。七一姐孺人并初娘一

二均休令姪　兄同住家人輩再三附意此婦蒲江不得罷歸少款何必遠有沾惠殊使人不進也向聞七一姐以小四嫂孺人不安今必已十全無事此有要示諭

剛中時問

果子一奩海味兩甕護往殊愧無物也

太醫袁侯究轉試問之但恐今為臺諫難辨爾蓋自不能出見人而人亦不能來故也

與知郡大卿

知君大卿數撰即刻名候萬福屢每過臨盡為別恨宣當造詣又不獲見中懷依依且日旋㫁便行無緣出邵須合

珍愛勿藥淮陽召還之命指日矣不宣

前鈇兩行

四二郎可以來否慈文慈娼諸人皆未眼作書並多多致意也二女亦不作字自好將息桓郎向前讀書識好惡賀娘牙兒討安

與巨濟書

剛中　上啟　巨濟弟友承務即日深秋甚涼伏惟里居清閑慈履佳福老兄寫此同骨肉無慈弟以今歲大禮及科舉多事逐日翻家故紙應接人事其勞有不勝言者緬想村居之樂豈勝欣羨承眎道從于吾族有所假借而書

第無一事撓之此尤可喜州縣相識止可聽緩急意外之撓爾聞馬澗(地名)有人至標墳若從理會自可作公狀投之已寫批子在抱溪(地名)書中矣諸公赴試而歸值明堂習儀正冗草草附此為問不盡所懷惟順序加愛是望不宣

剛中啟上

鈇題

剛中悚息再拜剛中竭吐和在告今數月前日奉　惠字不能即報今恐闊循曠絕獲罪將深鼓力疾為此萬萬娼恕也與　公親且舊而每書加以甚溫不情之語知其必有取罪之由也今年久晴行朝如焚釜日日在文書叢圍

中四體皆灼爛不見住處鄉居不至焦枯否兩恒闊憂而歸計已至永康矣時事可問而知也待制暫休還里兄弟從容之樂想不如九天之安也可勝欽仰病倦復兩目皆赤為書草草不盡所懷但有慚怍馳仰而已

剛中再拜

與叔義書

剛中再拜啟此馳念姚忠來得所惠帖大用慰[illegible]剛中同賤累寓此無恙第大暑異常肌理灼爛金石視之欲流既田疇乎御里若至今未得雨雨至早禾亦無及但或謝念九日已過涼矣不知果否當此旱乾所須石斛之業當隨

分付務昔精矣不皇之尚望技時切竊以時珍不少惜辰。

與叔侍書

去歲之試業風丁倖倖以來所當得不敢言謝今復領過情之語殊愧悚也村力秀捷如吾　叔侍者方久用行少當不使朽拙者自反而慙耶何當面見索技此悚。　剛中再拜

與季城書

蒙示教捷來漢聞日伏惟尊候萬福近常以幅紙拜候實　日附今欽所修記今後因倚不能當番容也泰關已行

云自欲封歸更不敢取到此時事如箕正[illegible]賢猶出力不足之時而閒靜眠恐朝廷失計為多爾區區之懷筆語所不能盡也。

與念二將仕

念二將仕念　觀思歸亦欲參選尋詞因令附同官便行以還虜意庭帷之心此間旁丁可以無慮若其來往之劑猶未可指候隨宜理會也自餘曲折可問而知故此得以略。　剛中再拜

同中再年念二承務未實閒所復[illegible]沐任[illegible]為[illegible]甚多今望當已其得而多[illegible]

窓此閒曲折今似必具言之矣未觀風度正望多愛。將仕位下安樂行者漸能行潤氣終弱然之來全無私於怪之可喜頗能隨梧哥念業求矣九十姐八月二十七日生一女子子母平善此尤欣幸也念二郎以四川差遣不可入近與家人商量求泰欲今一歸卻更求以久不作官念之欲得一歸但萬里水陸之險非得十分便頗不可行而他日自細想得又非得良便不可尚遲上來夫者以此歸一成歸當在初春啟行至鄰今有報矣九一哥大今了謀得李氏乃朝奉鄰房之行矣其父近知榮州解罷已于七月念九日大歸凡百切如意但新婦未可責以家事且作好看耳恐要知故知考

與邦直書

剛中皇恐頓首再拜路次用之任重力微日就憂爭自愛頗覺衰老　朝廷一切混貸只身須今日矣已二紀自約此再從臨封嶺既衰晚以烟瘴其何能久第　臨天皇地與夫知己之恩猶未報言之弟下區區敢為吾　知者有所之恢無地。　剛中再拜

北山文卷二十九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究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封州寄良嗣書

自許老三月来復州，衆謂汝輩皆當無恙，獨我自念罪犯深重，又汝所坐，亦是錢物，决無往還之理，今得信果然，掃住卻又去封，亦不甚遠，此天地造物之私也。父子須當碎亦知恩我四月十日，復州備錄到省劄，十一日出門，六月九了到，到不二十日，杜方来，得媽媽安信，并汝開行者所發書，慰喜非常。我自離復州，一路不入州郡，過縣自更馬人脚外，皆徑過，止潭衡間暴下困乏，共遲留三四日。封守極賢明，今在半村郭間一小宅子居住，到即杜門念咎。此外一切勿以為念，媽媽得書，與骨肉若能自寬者，又未知其是如何。汝所陳般家利害，亦分明，但思慮未甚周，彼人子之心，論年不見，要自囹圄中免死得命，雖甚流落，亦願便得團聚，曾不知汝非他人比，既身坐重罪，又其父有大罪，朝廷不忍誅，以 陰恩姑置父子於嶺表，正當杜門綃伏，以聽後命，豈可便望與骨肉會合，此事非但我如此，汝亦有焉，窮一年苦拖拽，未及相就之間，更有旋行，一家狼狽極矣，父子不足論也。杜方歸到鄉里，已是九月中旬

使令粹裝指亦是来春，今若得至秋，放心殺務不遲，展邦半年許，邦無憂患，二者孰愈哉。汝又謂般家後作經紀，經紀二字，切不可說著，此又致禍之門。目下粗衣淡飯，莫問飢飽，此說說度日，更三四個月之後，莫若團聚一小紫穀家，並以給朝暮。婦當之說，聞之且喜且憂，喜則喜汝有依，有所依而不善處，則吾所深憂也。安知其無深意乎，熟思之，熟思之。作到不得自以為言，而對他人說及，仍索白其人，亦令勿發，但只作尋常編置人相待，徐假其力，圖營社之事，亦須謹密，不此之思，但見目前少快，恐致還務之禍。嘗往不行不洪，恐外議謂予自有盤費故也，在彼而謂是康食，切不得與人亂往還，及出入之類，言語自案溫之外，半字不得亂寫，亦不須數遣人來，封州有便處可通書，自通書矣。来書又謂以我所作詩寫為念，不知謂何等文字，豈殘亦未曾加，兩恐吾憂，故設謂已畢耶。目錄須見汝說與經同置，今何如也，為有長短編亦在檢數耶，更以實報来。辯汝之事，竟如何，恐無還理，或謂指揮不帶下，則自無役理，然汝指揮與子雲同，而子雲自謂已辯，何也。汝在彼聽 勅，豈不知有無，辯汝指揮，謂無之，而子雲報我，謂果已辯，謂指揮雖不帶，而物已在官，則官中自有行遣。今杜方來得已是四月念二，而廣州累經延行，又我在桂陽界

上得卲官五月十八日書後開亦無承受何也不可〻〻
可解然此猶是餘事且頭數月閑無他閑叚萹章〻〻自桂
陽來六百里半月程不知柳距 計幾里可批來十三郎六
月二十日發道歸〻過桂陽界上日自走介諸監乞公堠
封州翻結而歸長沙無耗竟歸路恐亦不至狼狽遂到賀州人已回且
得柴一人了當甚幸〻〻汪童已深癢又偏身生瘡如大疯
人已癈物盖往日拖拽損也汪樂亦且而已兩行脚在此且
我小便猶有紅淡然今亦豈計此飲食并身體比相別時
並減一半謂將息得好耆非小人亂說則知識相寬之語
寔不然也嬤〻頭雪白不忍聞之汝果足衣服且逐日旋

抵不要歸府追家中盡被寒無所出徒然生受也杜方且
支與到柳盤費從可支與四封盤費俟我抑支與四鄉果
足家書便附取來書中戒慢言語我所以必欲杜方四此
耆欲更得問汝仔細故也汝生日時為當時只寫冊子上
已忘記可再寫來處中將息之道如汝所告更不得少食
生冷之類飢飽生冷不慎風此取瘁之大者此外無所言

七月五日晚

說貴公書未嘗不把旋涕泗思良因柳覺至此也而
公發沉離顛沛中猶且小心慎密絕無怨悱之念形于
言語其困窮不變京淵罪累所得而撓者也樂其也女欲復學曾定達理達

本末共福今似學業無慶特久契敢問也家事以次並告
〻言〻剛中踪承 趙添監遣發汪樂時曾惠書以在道
路未遑答今有短記煩轉達之幸甚

剛中撞棟再拜

令姪行後五日縣吏遣兩僕送衣服至其一至柳州縣
大患其一封川七僕以四月二十三日離東陽措揀迎
碎累並家居無他恐愛念欲知耳 剛中又拜 羅二
能還 仰丈名門風亦望批裁也

與德和書

剛中啟奉 德和友姪承務嬬來得書知日來為虔之佳

借一五姪孫人房下郎娘一二均佳甚慰遠懷且荷不忘
也老嬬四月二十六日抵封川道路安樂又嬬在鄉月危
百術外發豈敢忘 德門戶事非叔義又不敢煩說他人
裁亦實寒有可為老叔致力者幸不惜也諸弟各計無恙
住下骨肉同慶此以遣僕寫書稍多未暇致問條悉慎愛
以振前業不宜悉剛中啟奉 德和友姪承務

五月十二日

錫德一入隨一吾人皆如期不見此皆到求卷計已了罪金
喜病猶不肯欲要今將息幾時若要求歸今令隨馬歸去
日行不過一程房幾可起但其〻〻業〻中趕未〻知

〻〻家薄業在彼允百更望照顧恐叔義心力亦有所不
周爾。
今日遣五十八由水路去使臣三員出第十月盡或十一
月初方到更一當五十八月初遣却是十月初到也適又
發書由夔路去了今護爾此由金房去報安我自得家中
五月念二日書及子令不收隻字不知九二郎如何也若
得此幾時書信通流諸事亦自漸有頭緒又如此隔斷不
知家中如今事是如何前後所批歸公什物件作如何措
置也〻〻、〻心不可說耳顧兩處安樂餘亦無□次問
書從亦日〻遞書發來

七月念五

青詞

臣聞安泰自便積德尤而弗悟者多背道以興災疾病既
聚投父母而不逮者必呼　天而求救輒因迫切敢冒高
虛伏念臣劣率一生昏迷至老雖當富貴之日不忘寒苦
之時奈何入官因功享祿太過九州無所謂寬殃之何負
萬罪集身類　君因而終免意者人漸累而　天未能明
可定而神勿容比年以來毒癰交聚嘔吐不已實熱諸攻
藥餌善而勿瘳病雖久而勿應纏綿至此沉謝可期而於
陽者乃謂時罹衡蹤今已剿然而可救原勝者大冥六妙

竿結恐當抒意以求天用馨丹誠歸依妙化伏望至忘空之
大濟度危殃萬里蒙慈少緩塵埋之日兩家稚耋同寬愁
緒之憂雖幸曲全仰惟　洪造

北山文集卷三十

忠愍公北山文集跋

是集之遺大宋迄今五百餘秋矣故雖傳同宗賢而雲亡偽散感慨係之自去歲

邑侯趙　兩塢　先朔而是集藏稿遂呈覽焉乃　侯旋

諭刊行公諸海內而　賢君良求有參訂閱相與觀成而是集之鐫俟鉞告竣矣雖吾　先祖忠愍公之後輝耀

朝廊修明舊章者頼不乏人而遺々散百年後夫且賞鑒多賢樂襄厥美則吾　祖之餘芳與今茲也大雅並垂不朽矣能　闡與宗叔世成肇務成斯舉世之君子有不以是集為迂疎而辱賜品題者天固終日望之焉爾

皆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冬月裔孫弘能百拜敬跋

叱咤氣之所鐘也洪武九年二月一日胡翰識書

忠愍堂々百世歸西川草木尚餘威天生一部英雄氣化作龍蛇紙上飛

同里後學曹志百拜識

先祖仙康學修靜退絕意科名元末遭亂隱居于坦溪之□和乃定遠曹氏創業　始祖也

元從英賢明家重器捍患之才懷復之志權奸忌之猜畜奪氣一時遺屯千載公議

萬曆丙辰春日同里後學曹一岳百拜敬贊

動心忍性學乃見真危論極疏聳動天聽誉田成賦西土攸定建牙秉鉞敵人遠屯道行儼然百世起敬

同里後學曹茂緒纂贊百拜謹書

兵揚在當時諸將中號稱雄傑視書生輩為何如北山公以英才偉畧行事適機宜率采可畏愛卒使之聽伏不敢動公心之精微於祭忠烈廟文亦足管窺一斑矣西山真文忠公有云非才與材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不能成天下之功信哉斯言嗚呼獨如天何哉

同里後學曹時震百拜謹識

焉謖敢違武侯令神功不受李公呼北山老子真豪傑坐掀中權後二異

里後學黃珍薰沐謹書

北山集後跋

忠愍鄭公挺然命世之才精忠之氣在朝則讜之在野則頌之者也然源深則流自遠根固其葉必茂故其子德肖名稱其實克紹其裘而其後表表出慶者又難以枚舉至如況老子方彥淵謚宗驥南夫者道揚前烈廣集衆學使先公之辭翰篇章得延於五百年後者豈非諸子孫能保其氣澤續其風聲世守其業而不墜哉況繼此而任修輯之責又有如世臣如弘能弘并其人所討遐接夫數十傳之遺緒而無過抑乎　前人之休光者數子有之矣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秋同里後學曹究遠謹書

所日西隴兩虎臣吳楊亦合遐威名無人駕馭俱飛去安得先生起九京

里後學曹永祚薰沐拜題

功高宇宙誰堪並師留威名振北庭千古文章難泯沒重泙珠玉北山靈

蕭山後學王策薰沐拜題

北山文集跋終

家傳跋卷乃

太府卿可軒翁之所編次也。傳跋　先忠愍公事，視他書為較詳。其藁本舊載竹友伯父處，奈何古人書冊多用線穿，歲久線脫，錯亂記讀，莫可究其端緒，考覈中間故實，失去一十五篇，諡恭親。　先封翁欲搜訪以補不足，其有望於後人者至矣。逮今不能益之，而反損之，豈不大可懼乎。嘗於頃年，雖僅能收拾，而勿遂整理，然以兵燹相仍，凡家之是書散亡十九，猶幸此傳獨存，意忠義之氣所感，若有神物而護持者也。壬子歲偶因檢閱故書，獲得之於殘編敗幅間，深慮去後不無為蠹魚之歸，由是始加訂正。其脫簡大義也不續者，於中只得除去數段，謄錄成帙，俾吾家子姪各錄一本，相與寶而藏之，庶使　先世之風節勲業不遂泯滅，而後來之人亦可因此以知積慶流芳之所自也。吁，余力薄志固，勿能鋟梓以壽其傳，實　祖宗之罪人。天其或嘉相之，則繼志述事之責尚有望於後人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九世孫鎰敬識于卷末云

鄭[illegible]為[illegible]監君上忠愍公九世孫也貴熏
絕[illegible]常[illegible]許文[illegible]公門人[illegible]祖於景
先[illegible]之心性之理而今[illegible]篇行於
世而[illegible]經新[illegible]亦[illegible]樓編見[illegible]且穫羅[illegible]紹祖世於
不[illegible]千仲宗景濂詩先生[illegible]本其書[illegible]而述其行
寔也其見重於名流巨卿如此，固見其問學之緒流而
忠愍不獨家傳人也夫。康熙三十四年乙亥秋六月二十
五日[illegible]

北山文集　小跋　一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

瀔西垞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節義紀錄跋

忠義立身之大節，行乎己者真，則感乎人者亦至。雷奮蟄起，鶴鳴子和，秋霖無間然矣。方高大父北山先生玉所之若足也，夜半冒鈇鉞，叩天闕以活胡編修之死；及使川陝也，隻馬出關，獨立於胡塵萬騎內，手犯鋒鏑，面折虜使，遂斧歸地之險，全骨皆忠，從臨絕義，而視此身若無有焉。蓋所以吳江州甘於廢斥，師貳卿安於囚纍，贊舍人無悔於歙州之竄，皆於此乎權輿。嗚呼，天理人事，相為感通，向使吾先公至誠未至於貫金石，危行未至於泣鬼神，其何以彰顯於[redacted]。哉是雖先公所遭之不幸，而又於其間有大幸者存焉。顯非秦檜之所能盡厭藏也，蓋非天乎。其夫可法石公之高誼，絕出倫父，豈非吾　皇知乎肅之行尚否之所根蒂然，視紹興時輩亦相與閒合矣，頗不敢光煒映，用是刊叙其詳，以為吾家大訓云。

咸淳己巳如月既望五世孫宗孫仔作跋識

北山文集　跋　一

題祭吳忠烈公磨崖碑

祭吳忠烈磨崖碑文，韓琬寄字書遒勁，進配古昔，端明此

樂豈獨為性者設哉所以推廣斯民得邮之意將重磻嵩
之芸激揚士來教勸忠義為無窮之休至矣遠哉杜落成
之初勸呼歲旋不止如昔人有扶纕之喻也此乃默成先
生後北山先生所寄之書其他語尚多霆孫少時因族家
集中　咸淳戊辰年夏吾始得見先生模本　五世孫
足老其曰公有賢業都各隱然又曰公所門下忠義相傳
且終之曰拳拳謹畏固敢忽視默成先生所以意在是乎
嗚呼後二十年雍公開宣威府稍有蜀侍家之如有鄭宣
撫在之論在當時又何如耶後學潘霆孫百拜書之卷末
以歸

北山文集　卷　跋　一

以書生馭宿將充事也豈應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
山鄭公其劉之集使人躍如禀然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
謂至矣處哉于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為之表而
尊夜豈能使然於稱發之中余嗚呼予房好於後裔士也
孔門精於求士用也惟慕謂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
後一百二十年里下士王栢傷今思古乃為之長大息歎
其於崔碑之後
侍矣鄭公負氣之剛負才之棋其在朝有長拜之忠其治
蜀有孔明之功不能杜君側之奸卒殞于嶺南之封疑乎
其山其廟乎其川融其得于天者不以人窮固一世之哀

鄭忠愍公北山集卷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曹定遠輯
裔孫鄭弘能梓

宋故資政殿學士鄭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試秘書監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　太子
侍讀何耕撰
故資政殿學士東陽鄭公紹興間宣撫四川留蜀門者六
年承朝廷新與金和之後外飭邊備內御將帥上接士大
夫辨其賢不肖而各用其長下撫五十六州之民無有遠
邇皆使安之道路歌謠如出一口故相秦檜忌其能誣致

北山文集　卷之　誌銘　一

其罪罷從讒吏鍛鍊之竟竄嶺外以歿縉紳惜歎而蜀
人思之至今猶死　朝廷知其冤追復元官職其孫良嗣
以二十四年十月五日始克葬公於東陽鄉招福之原後
二十七年良嗣以書抵耕曰先公名節在朝廷績在蜀子
孫人蓋知先公之貴者乃今墓道之碑未立于其國之耕
以不能文辭不獲命則退考其家傳而次第其本末云公
諱剛中字亨仲其先閩人五代末避亂於浙東故居鼓之今
爲與衢之西安金華之祖百嶽生三子克從克允克明克
從之子謙仕至中散大夫公克允之曾孫也大父說累貢
禮部不第父亢亦八上晚用累舉恩調醴陵令致仕終於

承事郎以公貴累贈中奉大夫公自幼秀頴嘗從學高不行
遯群兒嬉戲既長受教倬然若處眉宇情韻俊偉詞采煥
發中奉公憂承先四望無母姜氏夫人賢而嚴教婦勞
學以濟其須公亦志減奇偉益用力於學時從上下行
可必爲翁然見者歎其至春宮擬不利經丁母夫人憂
公年亦髮之四十矣而屢策而氣不少挫識者期其遠
到紹興二年　廷對擢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左文林郎
溫州軍事判官溫多郡大守李用顯人每與公商榷事決
滯獄輒中一郡政一以付公會歲旱荒公徒行閭巷問疾
饑民窮困夜不倦或欲責富民出米以給公曰困也然行

北山文集　卷之　誌銘　二

之無法則洶乎性會持議競及以生民不若節富民米
價以常平錢官自給之用公策全活甚眾寶當時頌焉以
年召赴　行在所未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
對便殿所陳皆當世要務　光堯深器之改宣義郎除樞
密院編修官七年兼權太常博士上行有事於明堂前一日
當享太廟或謂方行　徽宗三年之喪未宜以吉禮見宗
廟公獻議曰　陛下以萬機之繁奪閣極之哀坐朝起居
如平時矣方將親御戎輅以圖恢復何獨至於見宗廟而
曰未可三年之喪　陛下行之力庶不以爲例是之禮也
景德間明德太后之喪未嘗廢宗臣以爲當如故事從

六年達憤而書右司員外郎嘗因　面對奏曰前代貴人
去也寡特詔贊以下之令行可皆不肯任怨者以之
漸身而始遠也恐令無所已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
府亦均之時　大駕自建康移蹕臨安公又奏以修治臨安
非上又以對殺置罰足以使人雖走一函之以擊之
專於水火離間含中原而不可以制勝使間防失此外侮
可入則一處制渡師即東南臨安庸足恃哉臣願　陛下
既定之後勿以爲安上下一心不置中原於度外乃可不
然臣恐不能繼後日之機詞旨剴切聞者悚然會大臣主
和議金使在廷中外疑懼又奏曰大方蜀人豈有無因而

北山文集　卷之　誌銘

自已虎方得肉必不無故而舍之今敵人一旦欲與我和
還我已失之地歸我已棄之民是不可信也然彼閑我以
好言宗我以善意宗何辭而峻絕之乎正當虛心守以中
正盡當之道而已除尚書考功員外郎號能舉職除監察
御史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尤詳大抵
以學士長參議何施本語皆驚人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
書言不當與金和議者至欲斬秦檜　帝怒罪將
不測乃從甚人言公力爲申救禮部侍郎曹勛
亦以罷去奏曰方今金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
之心得禍福之幾皆在乎此衆智交陳群策並入

其臣上之心，豈有他意。顧 陛下優容之，其愛護者類如
此。九年除宗正少卿，改秘書少監。金人歸我中原故地，樞
密樓公絕江踰淮，道京入洛，以至關陝，其所經歷存問故
老，褒表忠義，與夫敵情曲折，山川形要，悉以上聞。當奏一
出公手。歸朝又面奏保京陝之策。尋除權尚書禮部侍郎，
轉通直郎，兼詳定一司勅令。十年轉奉議郎，以明堂恩封
滎陽縣開國男，除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刑部侍郎。奉上
太皇后冊寶，宰臣當攝太尉行事，公謂太尉秦官，不雅馴，
宜改為少師。至論獄事，反復精審，必歸於無冤而後已。十
一年，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金人叛盟， 朝廷將

用兵，公奏曰： 陛下震發沉潛，布昭聖武，檄書一行，萬物
吐氣。然敵多詐，善為妖祥，稍覺失利，便以甘言間我。
陛下能持斷然之決，而□已而果再與金和，誓已定，後
岳飛各以宣撫使握兵於外，一日命為樞臣而收其權，公
為之制宜，以此策信矣。然利害得失常相倚伏，邊事更
變則激而發，起當周思熟計，益審其後。因書七策，皆施行
之。進寶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為川陝宣諭使，且與金人分
畫西北地界。金遣於陝宣諭二人至境，必欲得鐵山，
公問之習邊事者，皆曰：無鐵山則無蜀矣。公與反復論辨，
卒屈之。又得商州、秦州地十之四五，凡可以平蔽全蜀者，
皆在焉。始公將越境，與北官議事，父老擁馬前諫曰：
引之入，乃萬全。今往就之，得無意外慮耶？公曰：吾計之審
矣。引之入，彼坐於吾家而不去，執之則為國生事，縱之則
遺害國威，固莫若此也。縱有他，不過殺一使者耳。衆歎曰：
公勇過賁育矣。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後去陝，字
專領四川，云轉朝奉郎，遇 太母回鑾恩，轉朝散郎，進爵
子。十三年磨勘轉朝請郎，遇郊恩進爵伯。十五年除資政
殿學士。十六年除朝奉大夫，遇郊恩進爵郡侯。公自護畫
界時，固已聳動群聽，遠尊閫寄，號令肅然，旌旗為之改色。
興軍十萬，衆皆西人，勁悍異職，楊政、郭浩俱為都統制，分

領之，權勢相引，而政尤黠。公嘗欲移屯一軍，政意不欲，謂
公曰：公不欲移此軍，奈楊政不肯何。公正色折之曰：某叢
生上變，寄偶與諸君相照，君欲以身試法耶？政恐懼下階
揖謝。公命之坐，曰：君能知過甚善，吾胸中即快然矣。自是
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訖公之去，不敢桀。公持紀律
嚴而濟之以恩，事細大必察而行之以簡，推誠盡公，人人
說服，不獨畏其威而已。蜀自軍興以來，橫歛百出，民不聊
生。講和之後，當有以休息之，而供億不少損。公每慮一旦
有變，誅求無藝，民益不堪，於是畢精極思，求兵民可以兩
足者而力行之。首奏移司益昌，以便饋運，總修營田之政，

嘗於吾所築亭，揭以思耕而爲之記，其畧曰，嘉陵江水之險，以灘名者殆百，米舟相銜，遇石而碎，與溺俱入者，皆蜀人之膏也，今塞卒十萬，皆橐弓卷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關外，率以平歲計之，得粟一鍾，即省漕粟三鍾之力，度足支五歲，則可以請於天子，蠲貸農租矣，然公行之，皆有條序，課之以程，分之以利，勤者必賞，怠者必罰，愈久而愈信，故軍樂從，竟有成效，蜀有紙幣，患無錢以權之，公請益置監鑄小鐵錢，至今通行，凡六年間，爲民減科歛至七百萬緡，而備邊金穀亦數千萬計，蜀人方倚以爲長城，而奇禍作矣，十九年以奏事出蜀至武昌，有 旨罷

使蒞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明年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仍與徙于九江，連謫甚衆，吹毛百端，無所得，竟以嫁怨 朝廷爲名坐之，移封州安置，初檜使人諭公以金三萬而進，公嘆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今日講和，正爲他時妖後計，要當息民繕備爲先，卒不進，檜已不說，會金人欲取吾北人之在我者，公每每爲檜言不可遣，而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其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梟勇，亦在遣中，以此自危，相結謀叛，事覺，公察其情雖可矜，而縱之必生患，乃先斬以聞，檜滋不說，積前後怨怒，且知公材器決不爲己下，遂極力排之，公至封，數之怡

然窮大易六十四卦之旨，而爲之說，手寫華嚴經，間以詩文自娛，留封六年，無幾微怨懟之意見於詞色，俄寢疾，索紙筆書兩頌，翛然而逝，實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也，公蓋以是日生，其始終之際亦異哉，享年六十有七，未幾，復官職[illegible]以良嗣遇郊恩，贈宣[illegible]大[illegible]，娶石氏，累贈永寧郡太夫人，有賢行，始能安公之貧，中能相公以富貴，末能經紀其患難，方禍之作，良嗣亦就逮，詣柳州，夫人往來封柳間，拊護甚至，公死，獨任後事，以喪歸葬，皆夫人力也，後公十四年卒，公二男子，良顯早卒，次即良嗣，今爲朝散郎直徽猷閣，權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二女子，長適

新權知柳州邢晦，次適故吏部侍郎韋服，孫男女一十一人，男曰楊孫，宣教郎，曰莊孫，承事郎，曰正孫，通仕郎，曰季孫，將仕郎，女適迪功郎詹寅，進士俞恪，將仕郎李清叔，進士蔣處和，餘在室，曾孫男女亦一十一人，男曰伯衍，將仕郎，伯護，伯源，舉進士，餘皆幼，公平生著文甚多，遭禍散落，所傳於世者，有北山集三十卷，周易窺餘十五卷，經史專音五卷，良嗣訪尋未已也，公天資英傑，而養之者厚，發爲文章，渾渾如江河，而措諸事業者，光明俊偉如此，非間世異人而能翦裁，向使得極其用，益大所施設，則其正君經國之方，開物成務之略，當不止是而已，故士君子之論，皆

為時耆而不得與公竝也然人臣以有能護其身而不能
揜其名能顯之於一時乃所以伸之於萬代異時權位烜
赫可以生殺人者今皆與草木俱腐人至羞稱之而聞公
之風者欽社敬慕了誠少貶焉其所得不既多矣乎敝才
卯耕以進士赴頭省試于盆昌適遇公行皆為三百許言
以送公至以清節比侍南康為公比而論者不以為過
此蓋非牛之言也蜀父老之言也銘曰

稟古聖心　春氣浩然　自孟軻没　蓋失其傳
士錢民中　見利則遷　或少沮之　惴慄以顚
英上鄭公　才雄氣全　其峻如山　其沉如淵

盡瘁内殿　吳鋭首蔗　入為名卿　[illegible]丁天
出總元戎　丁考广宜　甯息而人　[illegible]公[illegible]
公此孩心　振吹矧偏　悍浮拉氣　叵此[illegible]
廼實廼倉　廼徹廼田　孰病孰呻　拊眠汝箸
孰蠹賊汝　以鋤以鐫　而人榮之　詩必曲拳
彼相何人　醜正怙權　愷加無疑　宛轉遁遷
投之瘴海　兕虎狗攣　公甘若飴　於節益堅
百世望斷　蓋靡殘焉　遂然天開　[illegible]登洗漱
身官顯名　追榮九泉　歸然其丘　東陽之阡
其不泯者　何千萬年

良嗣求何秘監作墓誌銘書

嘗謂世有公論非大賢無所歸人有至情非知己無所訴
然而道可污也故公論或不得行天可勝也故至情或不
得用而大賢與知己俱不易得也故忠臣義士或遭陷困
齎志而沒沒之後或遂至於名不稱焉豈不甚可哀耶所
幸公論未始一日亡於下至情未始一日昧於心亡且道
隆天定而與大賢知己者遇則事雖千載猶可行而恨雖
九泉猶可下也其用是敢以　先君子之故瀝懇於閤下
惟閤下一俯聽之伏念　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晩
出經世績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

君愛民竭忠盡瘁為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艱論死貶表天
下識與不識無不為之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賢名
筆作為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湮於千萬人之口
無益也葬之日權臣之凶焰未熄不肖孤僅能叙次年月
以納諸壙既乃負罪慄慄周遊四方覬得伸於知己以為
不朽之託而歲復歲遷延焉無從慰此至情廢寢忘食常恐
溘先朝露且終抱不孝已矣天或矜之俾得其覊伸控投
於閤下亦切意閤下必慨然於此也　恭惟　某官以英才
盛德為西南之人懷揚歷既久入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
[illegible]大[illegible]人皆所矜式而累與[illegible]今之所謂

大賢可歸以公論者捨閣下其誰也哉　先君子守蜀之
狀閣下既知之矣當　先君子出蜀時閣下手送行之序
亦俊淩設千百人息沒於舟次其序有曰蜀人特頌配之
於諸葛武侯當南征之間而不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三
十有二年閣下累蹇進而某亦自外入備數尚書郎亟
走上謁荷閣下　見相慰勉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
先君與武侯而東以噫斯言可忘哉則愚之所謂知己
可許以至情者捨閣下其誰也夫如是而不披肝膽以告
焉則是　先君子之盛德秘行與時而可發者昔者韓
昌黎文見張中丞傳後敘每掩卷太息曰使我　先君子

而遇今之昌黎公其亦猶是乎夫張中丞固有李翰傳得
昌黎公乃益顯若許遠雷萬春輩非昌黎公則朽腐而已
耳豈能流芳於後世耶嗚呼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於前
人一等矣昌黎公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
間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蓋謂從所經由得之故當也
而閣下於我先君子則親見而素聞昌黎公又曰兩家子
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蓋傷其後之無所辨明也而
閣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勞問焉此非加於前人一
等耶閣下之慨然於此蓋可必無疑矣某於是勇於自決
纂緝錄家傳八卷鄉風年矣以免于執事者僅不損振為

一律業勒為銘文使永表於神道則死者不死某亦得與
人子齒矣其為德可以淺深計耶輕瀆嚴重狀紙震越

跋

北山先生功烈在蜀孔明之後一人而已何適夫蜀人也
故述其事為詳文亦鋪叙首尾有法若先生曲酬泛應
推適交凡崗之樽俎翰墨談笑間至今縉紳韋布流傳以
為故實者亦不能備載蓋其體然也嗚呼　先生不可見
已見是文亦足以知　先生之大槩矣　秋臺翁書此時
甚得意未久與宇宙同變衔恨而殁觀此令人遠想作然
短氣

後學潘桂拜手謹跋

初心在欲役關河保蜀功勞不自多諸葛大名垂宇宙北
山千古共巍巍

後學徐木潤書

秋臺翁生於嘉定戊辰書此時六十一風致不減幸更醴
泉銘始欲命琢玉李璞摹刻嘉石而流落顛墮負其初志
忽忽三十七年矣六月不堪把玩惟能撫遺編而流清淚
天其嘉相之

玄孫凡老百拜謹識大德乙巳默

甲戌乙亥間師道杜門深居日無所為則取家所藏鄉先

正遺文遺事泉集之名敬鄉錄弟聞見單寡未敢旁及閒
以詢之友朋而許君益之手錄北山鄭公行實以來尚恨
未見全集及銘誌之屬時葉君審言寓坦溪實公裔孫家
訊之得墓銘遺事雪竹賦卷再拜伏讀益知公之詳唯吾
郡人物挺出建炎紹興間忠義感畀則忠簡宗公文學氣
節則默成潘公而公抒國勤勞志在恢復當時並稱宗如
老虎之當北鄭如伏熊之臨西公平生與潘雅契立朝不
主和議亦合至於卒忤檜相竄斥以死其受禍尤甚若公
者參於二公之間不亦偉乎英風遺烈照映鄉井後生小
子仰之猶足矯然有立也師道既取雪竹賦諫和議救胡

邦衡二書及他詩文入錄中而又反復此編於其銘文之
感槩頓挫之奇古楷法之精麗見諸公之風誼又讀公之
子良嗣乞銘之書至情懇切亦交有發焉豈非平生大幸
哉既以歸之坦溪因識歲月其後
元統三年十月下元日里晚生吳師道謹書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耕道夫
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爲悉而公行能
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忠蜀
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
法所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
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營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
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
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缺錢七百七
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六百萬後患無錢以權之即利
州鑄鐵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貫二千而得千錢
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
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
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蠲削誌中所謂歲
科數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關外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
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

政以宣司都統制屯漢中皆擁强兵自衛與大帥抗莫敢
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誌中所
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
能俾財用足横斂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
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
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
至於道夫亦爲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
爲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
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
歷詆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而竊笑之勢檜姑

也乃命禮部侍奏，但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發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名爲倉部郎，累遷祭酒。鄉人趙溫叔爲相，雅欲相鈎致，亦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涉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尙肯屈志以附權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淸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總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崇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

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叔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令以秘書繋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小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歎下張，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濂謹題

南渡興宗老，衆陽有鄭公。飛騰年不早，傾復志誰同。策策當朝議，堂堂治蜀功。權奸何見忌，直道自多窮。瘴海飄消息，先天悟始終。文章慹電速，魁壘吾才雄。身後名尤盛，生前爵已崇。子能傳孝友，天亦佑公忠。侍讀錯翻古，秋壹字畫工，矣前無遺事，短髮樹秋風。至正戊戌中秋，括蒼林彬祖書

伯衡竊聞公之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悍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

嗾於王庶，庶以爲不若處一宗室有威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即繼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武起久矣，又引公所逐使臣譏彥忠者，相與出力擠之，遂與大獄，而公竟貶封州，以殁於戮。正人之不能獨立於古則然，豈惟公乎。且公帥蜀六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狙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猶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覸觀墓銘文，俯𤸰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亦以著群枉害正，其勢於婚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嘆也。洪武四年夏四

月十日史官眉山蘇伯衡書

北山鄭公之勲業行實著之於銘見之於群公之題贊亦既顯白而無事乎剿說而重述也獨恨公以剛正磊落夫有為之才適丁奧運之中梨陽明之氣剝陰濁之稜瘥遂使剛正之士沮抑不振邪暗之黨逞肆姦謀卒至亡國而後已故公之搆禍雖曰人為夫亦氣運之致然然弟有嘗有家者不當以氣運諉惟當盡力於人事以斡旋拯救罔此志士仁人之心也然君子雖厄於一時而生氣之不捲則彌遠彌光小人雖得志於當世而唾罵於千載則無人不然則作德作偽之效有識之士所以卒為此而不為彼

也是故士大夫讀公之銘常取公之志行為法以益自砥礪監彼之奸黨為戒而深用警省則公雖沒亦足為世風教之助此紀述者之本意也故予讀公之銘不暇他及輒申此於群言之左庶後之覽者同一勸戒不為無用之空言云爾

洪武六年三月望前一日金華晚生范祖幹識

古之忠臣正士其氣量才識有大過人者其於言志行不以權貴所壓而沮其志不以横逆所加而改其節其守之也堅其養之也有素固不由學問之精而施諸事業暫然也愿伏讀鄭忠愍公墓誌銘有以見其人公紹興癸

科第歷永嘉判官歷仕至資政殿學士次其顛末德行忠業赫赫著顯罔可殫紀觀其在朝奏議委曲有回天之力抗疏剴切恢復中原之志人莫敢者而公力言之非其才識之明其能然乎及其総戎于外審山川之形勢以察敵情使公忠之大義以服悍將上宣主威下撫民瘼奈何以直道事人卒忤時相擯斥瘴海死而無悔豈非氣量宏偉其能然乎此雖一時之不幸然流芳汗竹則又萬世之幸也觀公之沒猶不沒也矧其餘慶流于奕葉愈久而彌光其亦天定亦能勝人之報也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中秋日金華晚學生游彦存謹識

宋之南渡國勢不競實由奸檜操秉鈞軸專政誤主是以有志恢復中原之士無忌嫉之不遠斥則死卒不獲伸其志若北山忠愍鄭公其人也公忠義大節著于朝其治兩蜀政尤偉著終始以不附和議忤檜遂致竄逐封川以沒於乎奸檜當國之日勢位赫奕威焰足以死生人公固莫與之抗也百世之下仰公之英風遺烈有如景星慶雲之昭晰于天見公之名皆欽祇起敬而莫敢褻視彼檜翹蠖喙之徒犬彘之穢見其名輒唾之善惡之在人心判若黑白如此則夫人之於忠義又何憚而不為哉今奸檜之後不聞有為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公之後人皆循循雅飭有

士君子之行然則公之志雖不行伸於當時而但泮於千
後世者不既厚乎柱拜觀眾銘敬書于後而歸之
里後學杜柱敬書

北山文集卷之一終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illegible]定東校
裔孫鄭弘能梓

感雪竹賦題後跋已見集中

城塘戲閑傳故老遺門先世遺裔部加尚王父莊毅公與北山資政鄭公為莫逆形容交也每過北山公賜飲一話以助雅袞有竟日從容之言定說八八附則以他日不可倚猶得邊以求宮議之其晚年求今日合之宜作北山翁交稱尤烈篤居臨封方六年先君殲亦病臣屢繼以不待見知思陵至有御以不附秦檜致去國久之語二公風

節照映一世到今聞者凜然今觀北山翁所作雪竹賦則其平生不屈之操緊可見矣嶽與兩君子權勢折忠臣者亦嚴耶公發以其有通家之契俾書于卷翁君卷後俯仰高風不勝感慨

咸淳祀良月二十有五日契家孫王城拜手敬書

北山鄭先生未遇時作先生考以宣和庚子未富南陽作中詩及崇亂錄所書從鄭君實山自先世之[illegible]秋相繼還宗封禁寄往之皆嘆昔所經行者皆為火[illegible]之先生自言躬[illegible]雖窮之翁狀僅脫斷死此一雪竹也叙既窮更靖康元二以至被遇思陵秉鉞全蜀然卒以執翁不阿忤

柳相翰貽封此又一雪竹也，固而能自奮，既奮復推壓而所守固自若，先生之高節勁氣，其不屈於權奸如此，使後乎元二之厄，而有如先生者立乎其間，則所以爕陰陽卿背者宜有甚於叢肢，其為雪竹益凜凜百世下矣。嗚呼悲夫。景山與客謝翺沿徙金華山中，過先生故居，先生五世孫見老，出雪竹書卷及諸賢所書是賦，肅襟締玩，因得想見風烈，蓋於是距宣和之庚子一百七十年矣。

其年孟陬既望，方景山拜手謹書

金華鄭子有家藏其　祖北山先生所作感雪竹賦，其匠意造語，與後所為事，豈以至論死，輒相應不差毫髮，子有既求名畫寫雪竹於前，復扣諸公作行草古篆書其後，寂先秋臺葉公閣草法類小王，勁崒可愛，作於咸淳辛未，至今寶之，以為妙。余嘗評北山賦於窮約時作，疑一時卒然以氣為文者，皆可能至曰觀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然起兮信泥塗之可拔，則不特一時之氣凌轢埃壒，而狀物之妙，因以發其胸中之所蘊者，殆不減古人，此其所以卒悴搶相而客死貽封其屈也，乃所以自拔而伸，而物莫得而沉之也。秋臺晚亦有志於自拔者，卒沈焉，可傷已。後之欲拔乎流俗者，其毋為積羽之所沈哉。

後辛未十九年正月丙申粤人謝翺書

叔子縣郎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罔敢失墜，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迹不可復得，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後請里中前輩用行草籀體雜書是賦其後。予三十年前見之公家陵山房，今病耗十忘八九，視袖間之未亡，如白水之可見，為之驚怖錯愕，把翫不能釋手。蓋自公下地，家世所藏皆雲散鳥滅，而此卷迺猶賴以猶子子升，得不為他姓之所饜棄，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節，因是勿泯，猶足以為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之微，亦安能借几世變而獨存哉。此賦資政公未遇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足以信夫平生事業之著三分積羽將沉，沉塗可拔，則[illegible]之禍早已兆見於斯，使當時阿意取容之念，一萌於心，則絲繪雲月，雕鏤冰玉，秖以取嗤來世，雖孝子慈孫，欲為之扶拭以蓋徃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礪行，常不敢後，而孟子所謂聞伯夷柳下惠之風，廉頑立懦，寬鄙敦薄，直以百世言之也。葉公昌父、小葉出入韋革嚴獻間，潘公希聲行書全倣顏徐，迹其辭氣風流，尚足想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予豈齊人而已。

至順二年歲陽辛未秋九月十又四日

烏蜀山樵柳貫識

愴昔紹興間國步日云蹙廟堂倡和議僅保一隅尺椽上
宣撫公六載鎮全蜀力爭關外地盡樹漢中栗冤征地民
力倉廪富備蓄讜言抗　使君命誓不辱拳拳葵藿心素
志在匡復奸臣持國柄忠義遭斥逐傷哉夷洲竄九死隨
俾壽賢公未達時有感賦雪竹詞氣何激昂兆見若龜卜
開孫念家毡圖象再盈軸愴予弱冠初展玩曾三復凌雲
竟丘墟文脈誰能續君其善寶藏冥雪護珠玉千古一歎
歎令人仰高躅

至元己丑春予過凌雲山房晤浦易方翁父及安謝皋羽
二先生持遊臥羊山解后凌雲鄭公子有出此卷相與展

玩逮今四十又三年矣至順辛未秋因訪故山坦水問子
有公仙去已久其猶子子升予妹婿也以前輩遺墨數大
軸見示此其一耳感嘆之餘輒題卷末以歸之

葉謹翁謹識

士君子以平生之志發為一時之言而一時之言或為終
身之符若北山鄭公所作感雪竹賦是也方其比物發興
引以自道異時奮挺於困阸之餘不屈於摧折之際往往
如之夫修身俟言之死勿變固有志者之事而靜氣成僞
所以定命者其理亦微矣昔王沂公賦梅雪中云云果踐
魁名韓魏公賦雪老枝擎雪卒荷大任今鄭公雪竹前後

俾映三公者皆宋之偉人也可亦異哉昔

元統乙亥十月甲子吳師道謹識

寄相仲積題

北山先生鄭公雪竹賦并畫卷

古人不可作雪竹有奇思鄭公錄驂詞戎者攻鱗事向來
拈筆閒才士巧相值誰從歲寒窺便得瑚璉器東蜀正援
攘靖康更元二上天忽同霙大地惟剡吹玄陰知已凝積
羽忍不墜狂飆多求可及蛙蠩饑雛朋乃煌煌勁節特
一致秦閱收甲兵蜀閤堆旗幟每疑一寸心長提千畝翠
挈行尚香時窘連等墨戲相君本彌甥年老常扶匙自應

傳遺文重襲在篋笥蒲山蒼竹林凡木總顛頓因之寄題
詩為洒懷古淚

浦陽吳萊謹題

植物中惟竹稟貞剛之氣獨多故能凌厲夫霜雪之摧折
而不易行改度此竹之所以可貴歟以其可貴也是以士
君子每托之以比德焉北山鄭資政忠愍公未遇之時有
感於雪竹而為賦之其中含比興之義終始取竹以自喻
辭氣工致寓乎莫犯後公出為國家之用以忠義為質特
立當世為奸檜摧壓排抑不撓不隨之死以之質諸賦中
之語酈少爽也於戲若公之氣節比之於竹殆無愧焉斯

所謂唯莊有之，是以似之者矣。百世之下讀公之贊，惕然有以自警也。不揣末學，輒敢掛陋書于後，者蓋亦不勝夫仰止之私焉爾。

永樂十二年龍集甲午冬十一月朔日庚子，裔後生杜柘敬識

梅花三絕題跋 詩已見集中

陋巷之癯，淳乎道腴。河朔一老，北風愁[redacted]天寒。憔悴豈三問，梅有三似，是耶非耶？北山老仙，其梅之徒。作為此詩，夫豈厚誣。有之似之，終身之符。耳孫克肖，儁氣蔚扶。爾此先什，爛然驪珠。存翁示我，寐醒惰蘇。仰止先哲，拜手敬書。

山台劉憲鑑元益

比梅三絕并序

北山先生鄭公微時所作也。距今幾二百年。一日，公玄孫見老道余舊事，知少[redacted]為摸寫三絕之意，命仍蔣澤翁作其畫，且請鄉之老成善書者，如葉昌父作楷，潘希賢作行，何鍊卿作草，余取錫作篆，潘仲性作隸，而王會之、徐玉汝、李堅、陳伯脩，及倡珍玉潤輩為之敘跋，遂成鉅軸。中貫余舊簽一追憶，悵悵纖已，因誦公所作，屬余為寫一通，以志病存焉。爾余亦慨然領其命，時天意欲雪，案有初梅新花，即相對磨墨，濡信紙，拭筆書既，詠以一二遍，信公行實，以慷慨數語，以想望公之風節云。

陰雲遮天飛雪，物色茫茫困摧折，孤根偃蹇不受哀，故谿冰崖自芳潔，蹄人出處亦相似。三向花前比君子，但知老氣隨名高，不覺炎荒有身死。後來摸寫讚存古，骨脉猶香精靈聚。信哉奇崛誰與留，電掣雷威六丁取。當時紀詠四五人，于今追憶那得真。公于詩我注如雨，懷新意舊情紛紛。吾生自愧不學書，家雞野鶩渾荒蕪。情真語切心已領，揮灑横出從模糊。花開花落還成空，人亡人存但飄風。君不見萬形皆有壞，此理此心終古在。 元貞乙未十二月十有二日四明後學陳深書于月泉精舍

元貞乙未冬，金華鄭君子有訪余浦陽，一日誦 其祖崇陽公比梅三絕并敘，時月泉主人已為援筆大書，且賦詩紀其事，子有復俾余別寫一本。余不識字，詎敢當命，辭不獲，并書二絕呂謝。

梅花長在美人空，朗詠清吟似見公。自愛孤芳比三子，那知出處正相同。

昔人妙墨敵蘭亭，不入昭陵付六丁。虬甥欲索珠璧肘，料應貽笑北山靈。

偎華山張森敬題

鉄肝遷叟秉剛腸，只有梅花可比方。任是東風染紅紫，有

留冰雪臘前香、

鄭子有常輯北山梅花三比詩，余既為之書，因竊謂梅之晚開者在正二月間，日和風軟，烟紅霧綠照映上下，而清香素艷，挺然其中，凌霜傲雪之意，曾未咸臘之初也。余以比司馬溫公，官雖工宰輔，自處如寒士，惜北山不及之，遂作一絕補其闕。震翁見而喜之，俾余書此紙云。皆

戊子歲七月二十六潛桂識

叢余為震翁書

北山三比，謂北山以自況，後人常復以北山比梅，余既比溫公，暇日又須作一絕以頌北山，先書此紙識之。桂又書

功翁甾蒞羽山荔紀梁封川道路長載晚凜然何於似晚香疎影正昏黃、

陳震翁裹令余書

鄭北山三比詩，余續寫比溫公一絕，且云又將以比北山三載矣。震公今以桂大病稍愈，欲踐之，亟索鄙句，勉成一章云。皆辛卯九月廿三夜初鼓書，潛桂仲忱甫

半枝枯瘁剩殘葩，雪虐風饕壓不斜，人道梅花似潛子，如柯自不比梅花、

甲午人日書

足老竊聞　先北山梅花三比既成，常有言曰，三詩鄙甚

但取類不悉處幾不致以臘澤汙湯吾梅耳後百數十年

不肖耳孫琦書

予鄉之蕭，竹真作楷，秋壑作行，尚絅作草，積齋作篆，觀我作隸，澤翁作畫，魯齋樗公作跋，軸成牛腰，[illegible]子寄藏龍門山中，遂于六丁下取，隨而入空虛者數十種，毋一念求未嘗不[illegible]之以圻，震翁出示此卷，有神物護持，令人幾欲抱遺書而痛泣，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足老百拜敬題

治翁賦此君軒，以程嬰杵臼夷齊比竹，北山鄭先生以二顏屈平比梅，下上百餘年，二老鑒裁如出一律，曰竹曰梅

𤣥如斯，玉隹翁得寓司馬其李淳於梅竹哉，謹題歲月以識。大德庚子仲春分社日書於小隱李菴題　諱潛桂

北山先生梅花三比之後，復以比北山溫公，玉齋遂有如何自不比梅花之句，欲為補亡，知空菴者必以余言為然

桃李場中幾度春，高標元不染芳塵，知君性有遺仙鶴，終老荒山野水濱。

大德壬寅小春既望鄧傳孫敬書於棲居

萬物從來各有真，紋為草木此為人，梅花不管人間事，歲歲年年自在春。

李貫題

諸老留題盡可珍一時巨軸刼灰塵空菴妙墨猶遺在千
載於今見侶人
陳蕢孫題

右梅花三比詩故四川宣撫北山先生鄭公所作公在南
渡厄貧不振而志氣凜凜故假以自况耳紹興末年因忤
檜相流落封州又如梅花不及移植於何遜之東閣林逋
之孤山而橫陳於蓁壤間然清香正色固自不減紙動識
花者之嗟歎也惜未有人以梅比公耳
丁亥中元後四日後學淄桂書

風微寒清曉行孤山雖落間若聞梅兄竹其弟縈乃語之

曰吾非凡草木比或與人不以其倫子校諫弟告之不知
誰可與兄儔也曰必如孤竹二子才可與吾同出處必徵
君處士方可與吾同氣味又否則鐵心石腸風饕雪虐中
強項不肯屈者斯分我半席若夫艷陽天紅紫場中朝榮
華而暮飄風者非但我不屑而彼亦自三舍于降觀北山
所指顏子清臣正平三賢為梅花比作三絶句讀罷作而
嘆曰無此主人則無此客梅花亦須為北山首肯恩也一
轉為梅花補亡
歲旃蒙協洽臘月既望桐城老人洪天祐敬書

雖落橫枝素藉吾儒風饕雪虐剛烈丈夫月香水影獨清
江湖聘彼北山有懷林逋托與方人翼而有諸青年處約
蘊體德腴既顛氣節生死弗渝晚斥嶺海况之自如未遇
已兆微久乃符持擘其心花貌其膏擘者其精貌者其粗
百世如在英爽蜀象閣者有人先志昭矣
元統乙亥季夏一日　實祐丙辰老吏賈從書于姜嫣館

梅花至清潔貫蕭異之木也精英不悶於歲寒之餘碩果
光成於純陽之月其為用也見於商書見詠於召南夫水
陸之花可愛者甚繁而中古以來君子之所以詠歌者甚
多未有踰於梅者也昔人有云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北山鄭忠愍公未遇時賦梅花三絶謂其姿色秀潤獨守

孤寂有似顏子之甘貧謂其冒犯霜雪正色凜然有似顏
平原之不撓高標真泉不甘與穢則又有似屈原之孤立
也然則托於梅花擬夫三賢者比德也義至當矣公
之家居自幼讀書樂道素位而行年踰四十僕然猶布衣
也及以科第發身出　朝鎮蜀為時名卿抗志特立不少
屈意以迎合附麗士致逐攘竄逐封川其節操愈堅是則
公之出處始終有似於比梅三絶無少異也托物興懷厥
子豈偶然哉於乎公之忠節直氣奕奕見諸詩文開悟十
大夫所當觀感而慕効者歟是以公之玄孫兄光命筆謀
梅者作圖于貫後請善書錄公比梅三絶并叙于右裝潢

成卷及今公之後人善保藏之時出而與有共觀亦足以
作其生氣玩好云乎哉三讀降嘆藏而歸之
宣德三年歲次戊申秋九月初吉杜桓敬書
三硯記題跋記已見集中
澄泥古硯尤精美未遜馬肝與龍尾吕翁仙去幾百年秘
法不傳今已矣道人平生手三硏散落世間寧有几製成
風字乃絕品首圓質重下留趾■身爐精天所憐摩挲冷
面凝青紫不紋剥落真質在黝然上有玄雲黎坐令焦土
為至寶不隨草木同銷毀前生來結文字緣天手捧壁芸
香熏背題卻無建安字藏猷盍彝吾所耻當時澤潞限南

北令嘉萬方車同軌鄭公何處所得之武呂曾費百金市
晚年竟黍林下探案頭晏滴筆嚴水一一朝委棄真可惜天
數離合固其理千枝萬索靡歲月豈期朋舊特分似昔年
舊物今復見戒爾後人謹緘藏書帋夜靜驚不寐悦然紫
氣射窓几念吾來恩遠磨研朏胛冷壞淚如流
昔至大己酉仲冬■日拜觀　北山硯銘詩卷後遂賦長
句書于卷後後學汪遠百拜謹題
先北山風字陶泓天于紹興丁卯得於成津壬申書其㐀
意出為吾家文字之祥欵元孫足老謹百拜而為之銘
銘曰

吕氏陶泓傳最古從翁旬來歸土不遺泰缺固其所天
手壁返珠還浦拂拭再拜觀吾祖摩挲手澤續前緒潤涵
靈波膚玉女風自火出乃能兩
是年十月旦書于結隣之小室
我聞亡硯存心形久役々青毡故物在吳比端溪石犬勝
兼破缸鑄錢古瓦號呂仙作陶泓堅緻可行墨臨風寫楚
騷■抄周易日陳素几閑事若先友執盥手復研磨此
樂足起速去來豈無熱世事固難必百年韜匱藏我祖時
而出聽言四叟中頗覺皆好齊敬仰小齋翁三硯記平昔
六穀填飼梁璧々可致詰卸以二口字仙手儼遺跡珍重

玉潤貴補綴墨收拾往々有護持其物元非失■公教受
用文字發祥毖王色配金華良工陶不得若比鄴臺雀相
去乃伯仟
後一百二十有五年五世孫鄭足老得先高王父宣撫寶
玫山齋先生亡硯於曾老姑犖慶邢晨家神訶壁返歐陽
文忠公硯譜所載澤潞萬道人澄泥硯是也撫灌視之硯
陰刻先翁之字手澤燁然旁篆二方圜篆色金聲青毡舊
物如涌山谷蘭森詩樣呈秋臺史君大書陶硯銘下贈筆
力超卓字法遒勁如獲少霞長吉銘兩手壁兵匱藏土壹
命縣工製新匣請真空道人繕錄三硯記因寫和醒泉長

韵於其後尺老敬識
余歸自京師謁玄默居士于坦溪之上其從子仲愚出示家藏風字陶硯乃其先忠愍公師蜀時所用者也本末在公所為三硯記中按公以紹興十一年辛酉歲出宣諭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為川陝宣撫副使至十七年六月罷歸以俱在憂患間者首尾六年與戊辰秋因事遺失之語則得硯之歲實癸亥而今作乙亥其為筆誤無疑後百二十五年公之五世孫雙巖居士復得之於邢侯之家則咸淳八年壬申也逮今洪武丁巳又二百二十二年矣仲愚視如曲阜之履秀實之笏寶而藏之罔敢失墜雖有好之者

易之以明月夜光勿與易也昔人有云雖千金與硯而聘夫之士大夫彼必將辭金而受硯是硯為文房之寶明矣硯為文房之寶苟名為士大夫於凡天下之硯且猶貴重之而況鄭氏家藏先祖之硯氏名猶存乎澤未泯然則為子孫者其貴之重之又當何如宜乎仲愚之寶藏也仲愚上距忠愍公七世承存士君二世以詩書傳業而又能守其故廬保其器物世澤之深亦可槩見矣高門大閥無非故家右族世變之餘更宗祧之不能守別望實有其先世遺物而尚論其世如鄭氏者乎此余觀此硯不惟有以窺公之風烈而且喜公之有後

洪武十年夏四月二日眉山蘇伯衡書

鄭忠愍公之九世孫木子虞氏乃蘇太史稱仲愚者是也一日為予出其家之所藏先世陶硯并公所為硯記古今諸作題識備悉余得而觀之不惟知硯之美可敬可愛而於公之志節雖歷艱微而不忘乎筆硯之好者抑可見也且公之少年侍父宦歸而貧無一硯以資其學至研堅木以為書則公之所守固有所自矣及公既貴任歷外藩而至於耆耋之歲雖所用之硯屢得屢失而終不能忘情於文字之間及至晚年得硯玉斗而特誓以疏易寫經不許他用於此見公之所以貴重乎硯者至老而不衰者乎玉

斗今不復存而所謂陶硯者以公之文考之則於桂陽還謫之際已失之矣及公之後裔雙巖翁乃始購而得之故里邢侯之家其地里歲時相去之遠蓋有不可知者然豈勿拘也但推公之所嘗而其子孫又能寶公之文與公之玩而藏之則凡所以繼公之學而發泄乎公之事業者將必能用公之硯而與之無窮不徒愛玩之而已也然則公雖沒世其德澤之在於人在於子孫者千載猶一日今古猶一時耳嗚呼其引長乎哉

洪武己未正月羊日里人葉國識

咸淳壬申雙巖鄭居士復得其　先忠愍公師蜀時所用

匣字陶硯，上陰刻公之字，蓋公親筆云。嶷岩視之，不啻得弘璧大圭也。乃裝潢一卷，請鄉先達潘公桂書公三硯記于首，後自撰銘賦詩記其後，硯歲月于後。其寶之愛之，尊之重之為何如哉。洪武丁巳，眉山蘇公平仲為題識之。是年去咸淳壬申，實一百六年。蘇公書為百二十二年者，一時逆推之誤耳。逮今永樂一百四十三年，上距紹興癸亥公得硯之日，則二百七十一年矣。公之八世孫巖直相傳藏弆[illegible]謹。一日，遣其子瀫持此卷并硯相示，俾桓識之。按公登紹興壬子甲科進士第，授溫州判官，辛酉以資政殿學士宣撫川陝，其立朝大節，治蜀功業，鏗鍧炳煥，皆非常

人所能及者。卒以剛正忤奸檜，謫居封川，材不獲盡展，而竟吞志以沒。惜哉！今公之後嗣皆能敬承公之餘緒，而寶有文獻之傳，罔敢失墜，况公之故物有若斯硯焉者，名字具在，氣澤斯存，其可不知寶愛尊貴而藏之者乎？雖然，公之所以不朽者，固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斯所謂物因人而重者也。桓竊觀斯硯，三復記文，慨想風烈，令人斂衽起敬不已，敬識而歸之。

是年冬十一月望日，里後學杜桓書。

題跋忠愍公送婿邢得昭歸娶女詩後

從將皆降將，今時異昔時。任渠天柱折，好在北山碑。

紹興丁巳，公與銓同為編修官密院，戊午又同考校省闈。給事欲屈無提之與下拜，公與銓爭不可，言頗訐，上大震怒，禍將不測。公與諫議大夫李誼等夜半引救，上賜可。銓得釋謫監廣州鹽倉。公又引大義折檜，遂改除僉書福唐幕。辛酉到官。壬戌秋，閩帥程邁中銓以飛語，後投嶺表。己巳春，新州守張棣承廣帥王鈇風旨，劾奏銓移吉陽。未幾，亦自四川被譴徙封州，亦坐鈇之譖也。乙亥夏公病不起。銓方拘島上，訖不能致奠布云，敢習收葬之義以報公恩，抱恨千古。丙子冬，銓徙衡。戊寅冬，公之婿邢晦罷官，道雁城，出示公遺墨，讀之潸然出涕，為有悼亡之誠，

輒書楚詞于後，蓋上以為天子慟，而下以哭其私也。詞曰：

[illegible]兮水深，懷高風兮涕漸我襟。無[illegible]人兮青規黃閣，康欽登庸兮黃鍾[illegible]。抑死者不可作兮，云誰與歸？喟斯文之不遺兮，莫知我悲。恭覽遺墨兮，風雅具體，彼羊質蒙皐比兮，其顏有泚。

盧陵胡銓書。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亨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為幕官，予尉為之。未幾改秩，然　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為從臣。　上益知其賢，遂宣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其禍終之。乙亥冬十一月，害公者既殂。　上知其冤，將徙

大用而公前已物故求裁于壘移至柳公之婿義柳司户
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愴然因書其後云
紹興丙子仲冬晦日上饒李先題
胡讀亦由貴跡李還不出柳陵相慨冰清在紙至今遺墨
猶香
契家孫潘霆孫敬題
北山先生此詩有胡李二公跋足後學不容復措辭柱三
讀而嘆曰吳子野訪東坡于惠州交遊之誼也黄元明訪
山谷于宜州兄弟之誼也邢德昭訪北山於封州翁婿之
誼也此詩句法精鍊字畫嚴整了無遷謫衰墮之氣不減
蘇黄第二聯尤工蓋胡李二公未發者故敢及之
乙酉臘月望里後學潘桂敬書
萬里問安婿之誼也二詩惜别翁之情也千載之下凜凜
有生氣者胡李二公之跋也子有其善保之哉
學後劉庚芝拜手敬書
路八千来婿亦難相看冰玉問平安剪燈夜話思全蜀五
十四州天上寛
永嘉曹穆孫書
玉潔冰清五十六北山草木亦含芳自如[illegible]李地同傳璧
合珠聯有耿光

釋自閑
中軍數韓錫去潮州喜湘姪来欲識邢郎高誼但看鄭老
餞詩
小人讒禹可畏君子得與常邏老秦殁已一歲胡李方始
量移
準用於丁頴後璀亡在京死前惜是蒼生無福北山不待
陰乾
仲方主和秦祖知孝朋好辱先却是北山有後可軒輪奏
凜然
徐木潤
北山先生鄭公送其婿邢德昭詩蓋謫居封川時也賊檜
忌公爲甚而害公爲深推以重劾羅以大獄子有柳州之
竄而將吏賓客無一免者紹興已巳公赴謫所趙成之
徒又從而逼辱之德昭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而萬里跋
涉訪問安否公賦詩餞别方且雍容莊重不撓不挫沛然
若無事時非易所謂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者乎
世徒以能推公者殆見其淺耳乙亥夏公在封州捐館而
是冬檜亦殂利害禍福蕩爲太空而是非榮辱悉返其正
但恨不見其秦先亡耳夫生也晚近遊金陵後公且百餘
年矣見有過檜之墟墓者無不皆裂髮衝墓側有仆碑數

尺牘無一字蓋人耻污其筆其後嗣子孫亦無敢起穢以
自臭暨夫歸發訪北山遺事以廣舊聞咸謂公不可以
輿中年人物暨論而此詩真跡出於其元孫足老且有當
時胡李二公名筆以佐其光明故後進生稱誦讚述惟恐
勿逮然後知小人之忌君子其摧折於一時者所以昭揚
於異日彼之自謂得志者乎以為大不得志也觀是詩者
當有起於利害禍福之外足老字子有以儒學粹行世其
家云

里下後學盛夫謹書